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一〇六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〇六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總集

西泠五布衣遺著二十六卷(二)……清　丁　丙輯　當歸草堂　一
冬心先生集四卷　清金壽門著……一
冬心先生續集一卷　清金壽門著……四一
冬心先生隨筆一卷　清金壽門著……六一
冬心先生雜著一卷　清金壽門著……六五
冬心集拾遺一卷　清金壽門著……九〇
冬心先生自度曲一卷　清金壽門著……一〇七
冬心先生三體詩一卷……清　金壽門著　小石山房　一一三
羅氏一家集五卷……清　羅　笏　羅震亨　羅晉亨　羅鼎亨　撰　金陵叢書　一二一
崑崙集一卷續一卷附一卷釋文一卷……民　葉德輝輯　郋　園　一八九

詩總集——詩經

毛詩殘三卷（存卷四～六）……漢　鄭　玄箋　靈峰草堂　二二三

鄭氏詩譜考正一卷……漢 鄭玄撰 宋 歐陽修補 清 丁晏重編　頤志齋　二五五
毛詩異同評三卷……晉 孫毓撰 清 宋澤元校　懺花庵　二八九
難孫氏毛詩評一卷……晉 陳統撰 清 宋澤元校　懺花庵　三一一
毛詩國風定本一卷……唐 顏師古撰　鶴壽堂　三二三
慈湖詩傳二十卷附錄一卷……宋 楊簡撰　四明　三三七
詩考補注二卷補遺一卷……宋 王應麟輯 清 丁晏補注　頤志齋　六二五
詩傳旁通十五卷……元 梁益撰　常州先哲　七〇一
詩故十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明 朱謀㙔撰 民 魏元曠撰 民 胡思敬撰　胡氏豫章　八一一

wt86/06

參也先生集

閻高行篆署檢

同治戊辰錢
唐丁氏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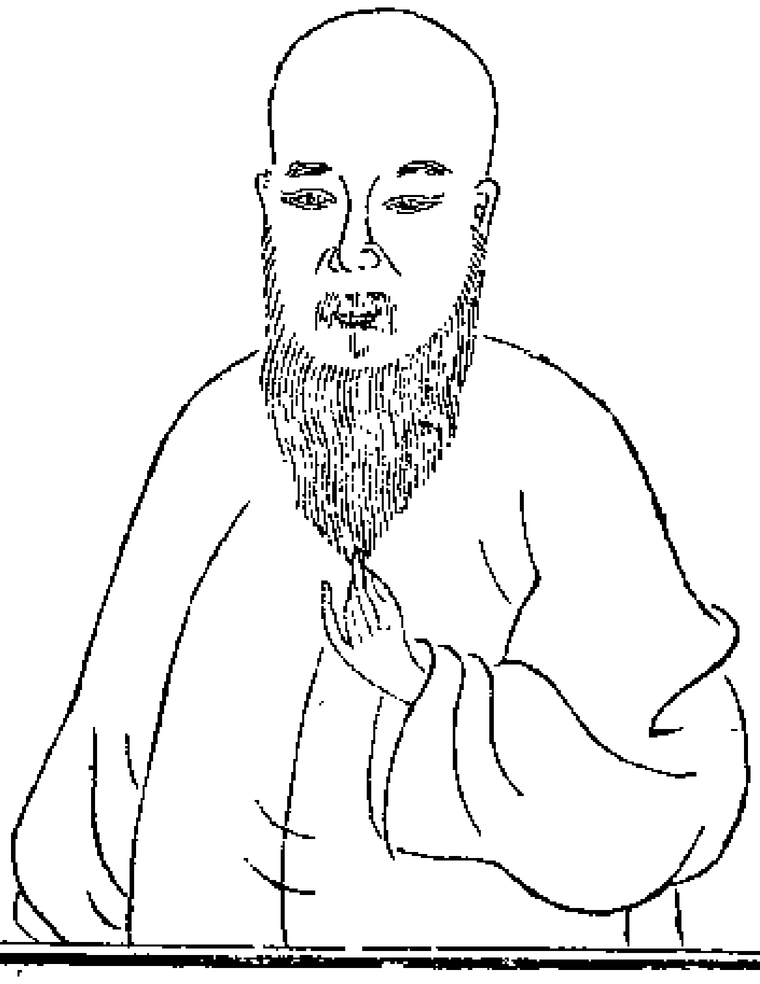
予賦性幽夐少耽索居味道之樂有田幾稜屋數區在錢塘江上中爲書堂面江背山江之外又山無窮若沃洲天姥雲門洛思諸峯嶺羣欲褰裳涉波匯就予者於是目厭煙霏耳飽瀾洄意若有得時取古人經籍文辭研披不間昕夕會心而吟紙墨遂多然猶不自慊近交里閈二三能言之士大抵多與予同其好林壑間儁僧隱流盋單瓢笠之往還復饒苦硬清峭之思相與攄發抉擿盡取高車彯纓輩所不至之境不道之語而琢之績之由是世遂比數予於詩人

予翩然祕匿懼其隘而不廣於見聞直而不慳於比興齊而不腴於枝葉笑覆陸機之詆屢矣或有躋予於鉅公派別者予曰昔徐師川不深附西江張伯雨能超乎鐵雅詩固各有體趨今何如則古邪迺鄙意所好常在玉溪天隨之間玉溪賞其窈眇之音而清豔不乏天隨標其幽遐之旨而奧衍爲多然甯必規玉溪而範天隨哉予之詩不玉溪不天隨即玉溪即天隨耳比長年來益爲汗漫遊徧走齊魯燕趙秦晉楚粵之邦或名嶽大河傾寫胸臆或荒臺陊殿棖觸古懷或雨零風欷感傷羇屑或箏人酒徒飛揚意氣境會所遷聲情隨赴不諧衆耳唯矜孤吹此則予詩之大凡也孤露以後舊業隨廢欲求天隨子松江通潮之田小雞山之樵薪已不可得旅食益困念玉溪生有打鐘掃地爲清涼山行者誓願因亦誓願五十之年便將衣裓入林得句呈佛以送餘生遂發憤將舊槀删削編香都爲四卷寫一淨本付之鏤木家自今有索冬心先生而望岫息心者得不披對此集乎冬心先生者予丙申病痁江上寒宵懷人不寐申旦

遂取崔國輔寂寥抱冬心之語以自號今以氏其集云雍正十一年十月錢塘金農自序

同治丁卯冬蕭山後學丁文蔚重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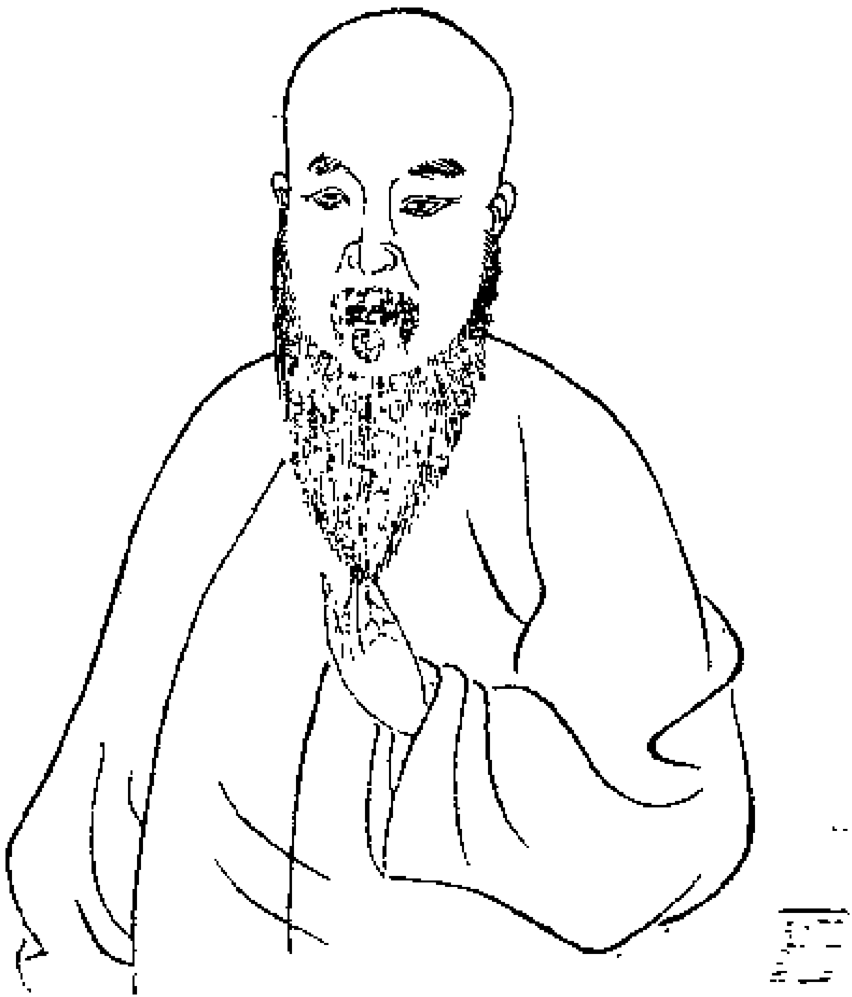
冬心先生四十七歲小像



廣陵高翔寫

冬心先生小像　一　當歸草堂

堯之外臣漢逸
民著簪韋帶
不諱貧踈髯
高顴全天真半
生舟楫歸與輪
詩名到處傳千
春蕭州鎦仲益
題



冬心先生小像　二　當歸草堂

文蔚里居時嘗影刊　先生詩集工未
竟而寇至板燬於火零殘標本攜
往行笥其前小像爲任君渭長手橅
參用　先生晚年自寫真視高本
小異今泉唐　家竹舟松生昆仲重刊
先生詩竟既屬文蔚影摹高本
因附橅任本於後俾景仰
先生者兼識中歲晚年風采云同治戊辰
人日文蔚并記　福州吳玉田鐫

冬心先生集卷第一

錢塘金　農　壽門

予處田野與物無爭賦雜體一章頌稼事也遍爲告誡以當農謠

蠶桑月令過芒種天所予老巫卜瓦卦請驗古諺語勤墾穲稏與田家苦驕陽行禱不雨厄勸龍各一觴踊踏復踊踏蘢阪筋力顫鞭箠爾雖長甯識牛性善西埭比戶忙窄衣只掩髂甯泥三尺渾朝來喧築壩王命布農事秋收戒其荒朧朧墟中煙五里鬪炊香太歲值豐年出入皆大吉督工郵夫子風俗恥貨殖

月夜叩（靄）禪師講堂

去天只一握峯勢儼西華欻聞雲脚香蒼蒼滿牀下二十五條衣吾師諦妙義住于恐界中不唾琉璃地禪定靈鴿棲客心生幽怖破寺寒月來水光千萬樹儃佪念夙緣今宵待瓶鉢悄聽鄰鐘聲合掌亂山謁

雪中懷會稽陶十二（紉雅）

山雪白皚皚郊扉晝不開嬾爲洛陽卧誰共霸陵杯窺硼鳥聲合入林江影來遙思嚴長史清

嘯茶娥臺

寄吳丈（允嘉）

北郭依喬木青山屬隱君心知白雲妙書愛衆香熏草閣編遺集澎湖采舊聞猶誇健如犢課子事耕耘

楊（知章）見過冬心齋予出漢唐金石搨本二百四十種共觀

空巷草根苦遭此秋雨屯離披一尺長那知中有人守窮如守盟向壁獨弔影書家得申韓二子欣造請聖唐與神漢文字古所敦吉金貞石志辨證蒐株源嗟嗟瞑色催客去倚江渚炊煙飢不生寒雞各上距

碧瀾堂寄王（豫）

酒濺紗巾春甕開碧瀾堂外望瀠洄此間綠竹聲淒唳善病王郎竟不來

雨後獨步池上

煙際曳筇人掩關繞行池上夜忘還浮萍剛得雨吹散吐出月痕如破環

盧圻港

瓜皮艇子水黏天認得盧圻港口煙一帀霜叢

有人語晚風撐到卧牀前

若溪曲二首

淨綠瓜瓤嫩揉藍草汁熏光明河畔水好與染羅帬

下若䎱物香細嘗淡爲貴但能通顏色何必沙糖味

題貞曜先生集後

苦詞峭刻寡情權孟保荒逃石井闌一尉終身貧至此溪堂草木笑清寒

同鮑十四明府（鈔）高十一秀才（嵒）過夾山漾舟中阻風

先生解官印快遊忘目開我已一笑諾况擕杜秀才單櫂入鏡行春波宛南浦煙翠浮嵐中活脫峯伍伍長林夾山漾修坂小康邨如何寂莫意展望傷客魂青冥變茫蒼纖末從雲起只此十里閒愁風復愁水

雙林晚景

若練吳波折復迴遥岑悄沒夕陽催絕無人影櫓聲過蘋葉中間一道開

曲江之上先人敝廬在焉積痾初勸雜書

六首

門庭就衰落彈指等浮漚羌非廣絕交客肯淚見投戀戀兩黃犬蕭蕭一蒼頭自拾甑中塵貧寠忘苟求麻薄葛麤疎摧燒各悲秋

七八月之間胡爲抱積痟酒庫麴蘗荒相思屢欠呵比無俗喧瘂耳目成嬾惰野花牆匡生瞎泉牀下過蝸蝸涼葉飛虛堂枕手卧

鄉里時問疾幼女戲搥背合和藥一劑差覺醫可愛辛苦服三苓本草出袖內江湖計已輟攝生理固在誓將乞神農邱樊承潛晦

舊種倔强松弱藤互勾棘上巢塌翅禽反哺形傴仄馴性年復年奚恐施繳弋似憐主人意當午吽不息博得二千石餘糧爲汝飡

憶昔載遊具賢尹眞吾曹春帆十幅蒲太湖行過遭百里洲上樹疎瘦如牛毛題詩大雷山詭蹟搜冥嵌至今寒夢中洶洶驚波濤

退院赴齋期緇流澹孤蹤禪派話靈嶽方袍策短笻功德離垢幢竦然聞清鐘秋光妙渲染溪雲洩陰濃變雨忽不雨朵朵簷際峯（比日嘗過梵天講寺爲散疾之遊）

前江後山書堂修竹十五竿爲人删除作詩惜之

籊籊青竹竿環繞江上宅移自剡中僧歲之攝提格略除蟲𧓾侵不計土肥瘠非無食肉相稍喜共蕭索微陽蔭檻隅凉吹遮林隙娟秀若翠葆婆娑悅婉嫿今秋遊故鄣羇旅成俗客負此十五莖苦節抱孤直可憐遭斸去束縛竟抛擲甯爲篝與箕免受煎茶厄

四哀詩

而翁遠竄謫惡信來夢寐肉與骨相離袖有一掬淚痛君投荒爲瘴癘犵獠地近復奔東都絕粒嵩陽寺七年賦零丁漫滅背上字（蔡本騶）

少壯藩邸遊晚歸啚于遇紛本工小筆能箋爾雅誤逢逢羅刹江忽聞王公訃哀哉篆墓輙銘語賤子作（叶）丙舍繞沮洳殘花剝如雨（王璵）

黑頭槊戟郎引我稱兄弟未解算錢刀恰諳食苦蕎昨歲結清櫂水嬉共秋禊隔世悲音塵朋黨失文藝商洽同輩兒驕人只門第（楊守晟）

古樂栖神明撫琴卧巖藪絲中有木聲不生荊棘手嘗言海虞老指法非矯揉棘心旦復旦天乎奪長壽幽龕何時營撤絃瀝吾酒（張雲）

題鮑十四遊鄧尉探梅諸詩後二首

鮑清風是木腸兒銅井銅阬踐素期塔影湖光樹中見花香偏在裹頭時

方丈鐙明萬籟虛夙生慧業究何如開堂一語君參否水底蓬塵山上魚

平望驛曉發過太湖

解纜畫眉橋川程浩瀰瀰乞得美滿風快如渡彭蠡貼天波空靈初陽樹迢遞回頭莫蹬峰厭厭末梳洗

宿焦山

縹緲松寥山積翠下無路風籟鐘微茫鶴跡雲散聚如聞定中僧禪窟勸小住牽月濯巾缾江光漾高樹

廣陵客舍寄答謝大（遵王）

一月閉門恆自飢連朝養疴懶賦詩高僧送米苦難得殘客索書伴不知昨朝小飲酒人處拍浮笑記鮦陽語三十六陂清露香秋暑已被花銷去中年以往萬事輸豈惜齒痛鬢半枯柔絲纖管領風味早衰吾欲稱老夫

南郭

連垌重阪近幽栖菜甲抽青自灌畦剛得天涼三日雨秋光如水草蟲啼

題方氏池上壁

憑欄送遠目積陰生陂塘水木自明瑟梟鷺何拍張棊從嶽僧覆茶共蜀客嘗纖雨晚飛來睎髮池上涼

楊三十五過宿廣陵客舍

秋林正涼雨爲洗客衣塵而我爾衡病夫君原憲貧歲看華鬢改話到故山眞今夜然鐙坐鄉愁添一人

秋來

紈扇生衣捐已無掩書不讀閉精盧故人笑比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疎

汪（塤）陳（章）見送眞州舟中漫述二首

一夜風葉中聽雨聲不休既阻帆的的復掩鐙修修誰不惜游子騷怨含離憂去如楚江蘺弱根日以浮

他鄉樂亦苦淚滴杯酒閒車有書滿槖無金兩鋟怯渡黃連港笑箏甘草山豈爲滑稽雄暫僑旅客顏

孫（憲）遣米予于僧廚作粥食之戲報此詩

學佛疲津梁辟穀乃不可長飢東方生胡能逹青瑣遺諸桑下留餓悲蘇閒墮墐戸類蟄蟲繩牀擁絮坐橘橘聞叩聲于思劇憐我三升分倉儲精鑿出揚簸作糜感殷勤瓦銚撥宿火一飽計已奢何須炙車輠

月夜陸（立）劉（乃大）見過

一卷細注陸德明千鵙不醉劉公榮譚經飲酒得二友時顧寂莫僧寮清奇葩芬口義可取糟邱寓言理非誚獨我天寒夜失眠低頭決決霜月苦

閔（華）治酒送別

雷陂重相送餞席暫淹留人作浮雲笑酒生明日愁西風孤燭夜涼笛五湖舟繚白縈青外家山話越州

松陵雨泊

依然襆被返句吳蹤跡荒涼似野梟一夕菰蒲打篷雨聲聲引夢入江湖

懷人絕句三十首

漢陰丈人甘遯跡筆札奇奧驅夔魖破費菖蒲
洗煩惱三層樓上注蟲魚
數來武林作詞客市上獨傾酒百杯觀者圍場
頓撟舌硬弓力挽獼如雷
杪櫂陰薇菩薩泉壁挂鎖子空厨煙記得山中
秋雨歇大家來看兜羅緜
宋元雕本積萬卷夫子著書游禁庭近不得意
但高卧秋風吹老古槐廳
平生沈九嚴十六雕句鍊格超籬樊昨賦宮體
更新變對君端欲把降旛
玉練槌香天氣晴秋來曾訪長官清蘋花百里
柍煙水柔櫓一枝搖進城
流淚定悲朱邸改幽潛已逐鶴書徵年年送客
稅爲郡支俸何人刻七經
詩文酷似梅歐陽七十授官君最强不畏早朝
待宮漏尺三汗脚滿鞾霜
季子豈長貧賤者逸經熟闕祕且奇縛帚莽中
每來往尖頭僧請覆殘棊
嚼徵含商譜曲遲語兒溪畔憶爰絲渚禽喧聒
無來客雨散秋堂長澤葵

解印眞成衰謝翁會稽仙令箏飄蓬左車作惡
何人問只合抽身藥院中
今年專仿甘風子論畫老兒特見招漸漸斜陽
平水閣簷花顛倒散魚苗
疎放偏能堅酒戒滑稽豈願叟華裾春城絃管
春如海多少蛾眉笑喞虛
御紅千盞抵千園圃主輕拋客惡難三載歸來
歸便去花開却讓別人看
慧郎赤牘踰淮至說道渠翁遽棄家移向軒轅
臺頂住鹿牀輕載獨輪車
裝潢莊嚴賢伯仲畫中眞贋辨精麤寒家一廚
付火刼只賸鉤金灌佛圖
談笑項侯妙天下撐腸拄腹多異書壯哉尙欲
走輦轂鞭掉西風禿尾驢
一瓶顏色勝秋泉留待相逢話洞天落葉打頭
如過雨倚江樓認孝廉船
陳三與我稱至友年復年來悲斷萍試問燕城
苦吟客落花憶否鮚埼亭
七年不見朱循吏往事漫漶如掃瞿曇說休糧
買山隱白髭鬚稱罷官人

片石岡巒各殊狀果然娬媚若煙鬟紛紛誇有
空青府可敵玲瓏繹望山
琴傳樊氏古良工君趁涼飇彈塞鴻堂上槐花
飄一寸七條絃在水聲中
沉湎直可呼黯伯朝朝醉死忘頽齡有時誑我
說斷飲怕我上天囚酒星
蟬腹龜腸淸若無九朝三飡眞仙儒井闌淘米
日趁影一笑騰騰據竈觚
童時頑劣逃邨塾連臂比鄰蕭八郎不識春光
是何物白薔薇底捉迷藏

散職舊銜冰檥淸初删苜蓿又發萌糟牀漉酒
留客聽家婢合和骨董羹
收藏三百十種帖一一舊搨浮古香乞君題遍
極攷訂爛紙敗煤重開光
金牛湖上漲層巒烏榜紅舷昔共歡纔看拋墳
過冷節落花飛絮滾成團
今秋鄭國歸來後郎訪荒齋賭酒傳團坐繩牀
夜聯句百蟲啼雨葉堆門
樂府十篇音節長衆中猥誦風騷狂莫教傳入
京城去驚動龐眉老侍郎

畫蘭竹自題紙尾寄程五（鳴）江二（炳炎）

寫竹兼寫蘭攲疏墨痕吐一花與一枝無媚有
淸苦擲紙自太息不入畫師譜酬人分精麤妙
語吾所取鈐以小私印署名隸書古半幅懸空
齋色香滿巖塢隱坐整日看冷吟獨閉戶飲水
張玉琴斜陽忽飛雨

江上遲厲二（鶚）

疏琴有澁聲昨夜雨不止嗒然罷空彈獨立當
門水新漉酒一升冷熱味何似墟煙山葉中知
君來曳履

近溪菴懷（亦諳）上人

菴改團瓢形溪迷白沙路一年不來遊經行憚
寒沍晶晶銀色雲盤盤螺髻樹夙愛軏氏癯永
懷己公句可憐在山僧三徙城中住

曉登棲霞嶺歷水樂洞轉憩慧日精舍覓
壁上題名汎湖而歸雜書三首寄昔年
同遊王（煛）周（京可直）金（士章）厲（鶚）汪（潭
臺）諸朋好

彝壁雲容翠巘寬此閒濟勝若驂鸞野梅苦竹
無人見破曉冰霜各自寒

煙林葉盡聲如掃山鳥日高啼已空獨立吟成有誰和一方寒玉水丁東

蛛塵蘚墨認依稀怊悵題名身世非坐對諸峯浸湖面黃妃塔下放船歸

宿韜光飛雨軒

隙塵抖擻上方眠飛雨軒中暫息緣試問蒲團琳長老可曾聽厭滿山泉

小善庵予別業也舊甃磽确得泉涓涓泠泠廚僧常取供之因作是詩

擿泉鑿石根我家青芝隖源非黷而惡蒙蒙天臾府疾風中多纏怪木上欲罊洞深納積陰雷雨不敢洩入山瓢杓喧引供歲沃沃僧廚十二筒斷竹復續竹擊聲若礧硠高秋聚沆瀣三漱勞舌神可以消宿憊

臘月二十四日江上無事因出家醞要諸鄰翁小飲

曾讀逸氏傳南邨舊隱淪清江圍屋樹寒雨對牀人歲晏藥苗路花開酒國春依然敦漢俗祭竈請比鄰

江上歲暮雜詩四首

內史書蘭亭絕品閱世久風流翠墨香得之獨漉叟（舊爲劉山人所藏）楮爛字畫全光華神氣厚舊傳七遺民淋漓跋其後惜爲老黠工名蹟已割取積去珠尙存何傷落吾手少日曾習臨搴帷羞新婦自看仍自收空箱防汙垢一事勝辯師未飮缸面酒（冬心齋中石刻禊帖）

有物爬沙行合眼聽怪絕索索復苴苴天寒一夜雪撒鹽與鋪糅清曉生萬潔牀琴凍折絃巷門荒脫闌主人病就愁澁縮中陰閉身比枯木僵心如宿火熱坐失江上山微茫辨明滅新添空澗中泉聲日嗚咽（雪）

高生作畫圖送予還鄉土淡墨善工愁至情寫終古鬱鬱刺孤城愔愔飛小雨戢香江南山樹有別離苦恍聞吹浦笛又覺打津鼓吳艭一霎行朔風渡揚子（叶）抵家帀月深悶懷若墻堵展軸每思君何時奉清塵（題廣陵高翔送予還錢塘山水軸子）

古鏡破難照中斂寒月精么錢薄無用上漬丹砂明蹉吾兩不如萬事忝所生可憐窮鳥賦鄉人多譏評（戲答楊三十五知）

雪夜懷吳興姚秀才（世鈺）

密雪廳空閉明鐙葉埽多思君若橎酒寒夜可
來麽

書和靖先生集後

不婚不宦失津涯身後高名動慕嗟畢竟有人
廬舍側俸錢治墓服緦麻

冬心先生集卷第一

冬心先生集卷第二

錢塘金　農　壽門

章邱繡江亭寄杭孝廉（士駿）桑貢士（調元）

賺得閒情半日看繡江亭似散花灘綠差差水鄉心動只少東邊鬭鴨闌

樊川雪後至西坡庵奉陳文貞公題名

餘雪媚樵徑精廬策杖行眼明半峯影心洗百泉聲馴鶴穲穲立朝曦曖曖生樊川陳閣老巖壁有題名

與陳學士（壯履）晚食戲成三首

漫道蕭娘纖指同熏人辛味出枰中何能强食過三斗酷吏甯逢屈突通

昇仙事渺髮斑斑銀押生光飣坐開我是江南未歸客一拳如見潤州山

雪虐風饕飲凍醅圍爐偏向夜深來可知印綬尋常物只博丁郎啗百枚

春雪

春雪玉塵飛春風柳絮稀薄寒欺網戶清豔妬羅幃斂袂奩綦掩哦詩篝火微小遊仙有夢今夕降眞妃

伎席詠落梅二首

比翼靑禽去不回花枝轉悎十分開粉縩已退衣香減空捧銀槎唱落梅

離笛含愁綺席春橫汾咫尺隔芳津而今月地雲階別玉女驄中夢綠塵

匠里

匠里聚邨落高春湛露晞溪清鑿堯韭山野賸周薇風以適初古人多道勝肥耦耕今不廢椒酳共春祈

聖王坪

訪道通幽象仙山視聽殊鶴鳴知子午松吹叶笙竽香霧迷三里天漿散百瓠肯教容易別瓊月閉金鋪

石淙院與禪人茶話

虛空同瞑坐監拂老湯師一夕莊嚴論三生茗果期花宮何窈窕藥樹自遼迤不厭春泉沸淙淙檐下垂

桑林

遺蹟桑林舊熙熙物態舒地猶傳谷飲人半雜廬居匼帀春山遠冥濛社雨餘回瞻請禱處如

侍六龍輿

吉祥寺泉上十韻

新霽來山中精舍騁遊聠始入灌木陰稍深洽風善維南豁平疇極西聳浮巘靜雲一族居幽澗衆流衍沈出浸淺莎濫時破重蘚濔濔靈液華涓涓漣珠演手斠不亂淆口飲有廉辨卽此澹交訂君子意非奸惜哉無名緇綠塵闇茶荈明朝續水緣石鼎攜松澆

過北碕精舍得宋高僧手寫涅槃經殘本卽題其後

欲嘗米汁來禪扉孤松解帶剛十圍向日苾芻香馡馡馴禽相對無妄飛纖堂拭案白拂揮漆龕朽壞生蛜蝛殘經一卷認依稀口誦深悔前毀誹彼國長者忘是非文字不作陰符機聖僧手寫心弗違朱絲闌好界畫徵法王力大書體肥肯落人間寒與饑閱歲六百方我歸如石韞玉今吐輝此中妙諦多福威昆明浩劫增歔欷

緋桃花下喜雨

東風作惡春無據花上浮塵吹不去忽聞好雨浙浙鳴虛廊灑瓦天將曙轆轤井畔紅蜉蠑夭

桃漸破含笑迎一枝半葉三沐浴從此穠華分外生

伎席

丁香花弱飄成泥東家蝴蝶西家飛春風三月細馬騎秀靨破玉雙眉齊下馬入門戲牽衣韉餘煖無人知航船鱗鱗一棹迷琵琶笑撥月色肥金源曲子聲如絲外洋粉巾來索題斂光鬟影紅袖圍冬郎豔體賦贈誰銅鑪瑲咽烏夜啼醉鄉勸住歸不歸對面何須生九疑

嬉子

雙燭生花送喜頻紅絲嬉子漾流塵不結綺櫳雕戶裏恰無人處上羅巾

山中吉祥草忽爾吐花抽莖高出葉上連綴紫萼若排粟然驟之妙香逆鼻眞祇林幽品也古老嘗云十歲始一開終鮮有見者今獲覩此實予之厚幸矣因賦轉韻五字詩記之

萲草可忘憂青棠能蠲忿何如吉祥花伸眉開笑吻葳蕤抽亭亭攢萼明龕燈一領紫袈裟桄對天台僧善相本端然忻忻若舊識莫使姹女

來亂汝好顏色潤風無繁聲逆鼻清香生轉悵九節蒲仙萁空負名

送賀十五（德輿）之辰州

五月沅陵道毒淫多畏途滑稽齊贅壻潦倒楚狂夫霧瘴砂牀暗蠻溪銅柱孤此行悲老馬誰與秣青芻

送（性原）上座還青州

夢醒槐根日未晡願聞妙法闡醍醐石人閉口窗相妬蓮子空心自不汙成佛莫教靈運後彌天得似道安無袒肩持盋歸去如蓋涼雲薛

瀫湖

攜客步至七柿灘望樊山

各領清涼味愔愔郝塢深沁脾向花水張腋立風林君作洛生詠我彈越客琴芙蓉山九點濃翠撲衣襟

梅子岡

引眺梅子岡林端曲盤上雖無一鶴隨已與孤雲往飛瀑暢秋源前山開翠幌叉手立移時庵門揭茶牓

石閭道院

屋嚴俯石閭赴嶺得幽造花癯向夕斂水活入林冒願要白兔公齋房誦真誥啖芝七孔明心光翳盡掃

遊王屋山

不駕短轅車不騎伏櫪馬手拄猢猻藤獨遊到巖下松栝風棱棱亂石如隕星留我三日住雲白山轉青衆山列修脊野雲覆成幄朱衣鳥一雙其音奏韶樂靈藥滿目前傳聞灌香泉年年長芝朮仙官亦種田

尋孟尊師草堂

遺蛻處仙史翠微通草堂何時安藥臼于此置繩牀叩玉陰泉出如人雙樹長嗒然白雲外巾舄得清涼

水經注云析城山中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今遊斯地但見灌陰鬱莽而已靈源故道失其所在感賦此詩

峭閣飛梁想洞天山中遺跡已千年無端草木叢生綠不見東西清濁泉

樊口西郊行藥

何處病眼開荒荒刮昏膜不著比邱衣尚留居

士屬樊上得延佇信步歷蓀蘼孤鏧清磬空諸峯白雲各此閒微徑僻斜景閉壚落誰識地隱人時來一行藥

龍涎香二首寄吳秀才（焯）厲孝廉（鶚）

氤氳盤鼻驗香煤如帶龍堂曉霧來懶與人閒鬬檀麝夕熏睡鴨已心灰

方壺島客渺難逢一餅淒涼話故宮南渡銷亡天水碧空傳樂府補題中

憶康山舊遊寄懷余（元甲）高（翔）馬（曰楚曰琯曰璐）汪（士慎）

曩哲風流地朋遊數往還飲盟無算爵花社一家山談藝揮犀柄塡詞按翠鬟相思渺天末腸斷茱萸灣

寄丁（敬）

被褐臧榮緒躭貧范史雲立言敦雅頌取友別蕕薰蜀郡草堂集陳倉石鼓文何年共幽覽矯首海鷗羣

懷吳門陸（嶠）

公子美無度讀書吳郡閒門留鬱林石狀對小雞山終歲淹秋駕何時綴玉班殷勤通旅夢細

雨穆陵關

吳江朱（志廣）下第後聞作粵西山水之遊詩以懷之二首

席帽奚傷落羽悲曉辭魏闕叉天涯白藤書笈單車出誰送才人沈亞之

玉笋瑤篸山態新灘江正好浣緇塵桂林風土君須記聞說梅花也瘴人

遊天壇值雪

瑤房璚室路幽微晨降雲軿萬玉妃記取年年石幢側仙人翦水作花飛

憩王屋山後十方院二首

斗室虛無隘九州蕭條還作釆眞游黃梅花坼融朝霰疑是銅仙鉛淚流

大椿靈餌話堯年鍊液升煙日馭前玉女投壺天一笑人閒何苦種桑田

樊川梅花下獨酌懷沈助教（閔述蜀中）

一株忽見謝公墩無數花鬚綴玉痕香隨酒杯隨入口影斜苔閣正銷寬風塵不憚冰霜路家世應知水月邨驛使難逢空悵立故人芳訊隔彭門

東峪訪馬山人（復圖卜肆）

高顴稱狂客端居證道情避人華獨坐請雨東長生呼吸天關闔神明水鏡淸揲蓍兼布卦江國問歸程

寄贈陳徵君（約）

辭却三公位桔槔日灌園中林絕蕭艾隙地長葵萱避世子孫樂隔雲雞犬喧龍門山可到九曲探河源

春苕

漠漠復緜緜春苕翠管圓日焦歎蕙帶風落笑

榆錢多雨偏三月無人又一年陰房託幽迹不上玉階前

樊口

名山一百里樊口似丹邱巖戶雲孤汪花源水四周塵袪持隱訣松卧迯天游桑苧江南客風流老此州

寄家書呈江上諸兄弟

燧易星迴遠報書鄉愁如瘧笑驅除數莖白髮千杯酒九曲黃河雙鯉魚中歲弟兄貧亦好全家煙水夢何疎海鮮橋外樟亭路無賴春風三月初

老子祠李花

月夜長明洗眼昏上淸一氣貫仙根玉鈿霧縠休輕比恐汙元元七葉孫

平定道中

雨後春流瀉黛脂李謨作頌託微辭行人飲馬來偷見一陣花飛妬女祠

悅公溪上紫藤著花

覆澗藤陰合開時瓔珞同百年無夭閼三月正玲瓏弄色魚鱗上吹香佛鉢中吳興思髣髴花

瀨紫濛濛

晉陽遇同鄉李叟（載通）二首

記室相逢幕府淸玉溪箋奏擅才名婆留鄉語聽來熟恍在春風衣錦城

白髮蕭蕭映綠尊每談古蹟黯銷魂明朝殘樹殘山外一弔離宮賀六渾

遊晉祠

叔虞祠不改水木發淸妍鸛鵒長生樹泠泠難老泉影如青織立味在玉漿前更領涼堂趣風中揮七絃

次香山驛

香山驛斷飛狐口折臂難誇射鵰手昏霾眯眼脂流泔欲覓清陰少楊栁左驂右騑何足奇但恨匹馬行尫羸稊田米賤那得食飽後之衣風披披吹角嘶笳本游邏杭慨悲歌有誰和百里宿店馬亦飢飲齧滿腹槽下卧我心兀兀墮渺茫不隨騎吏隨牑郎富春江上足煙水涼笛一聲汀草長

題青林溝所居

壓坌炎花晝已空投簪久羨濯纓翁鮮花活水山中路輕篷纖絺林下風烏榼一雙貧不廢金丹四百老彌工何年得遂茅茨約黛色玲瓏遠可通

唐檢討（繼祖）除祠部郎中有寄

南宮典禮出蓬池星位推尊衆所知舊日文名沈家令新年官職趙中儀冰廳風冷披香早藤格花明退食遲若夢江湖應念我投竿釋褐渺無期

詠頻婆果二首

晚涼纔過浴蘭時一種甘香欲壓枝爲語玉溪

溪上女不勞紅豆寄相思

臙脂塗頰粉肌明瑤席新嘗别味清翻恨炎州鮮荔子祇同風露不同生

月夜紫薇花下有懷陸舍人（慶元）陳吉士（師儉）

如聞仙漏暗泉中冉冉芳蕤月浸空今夜應知宿清禁青綾客對紫薇翁

午亭山邨陳文貞公居里也去公薨後十五年尋乃遊其門與嗣君學士爲筆札之徒每企公之清德餘風合乎古而不可没者因連綴成篇計得小詩四首較之夸毗無徵之音微有異焉

獨持清德道彌尊半飽（相國自號半飽居士）遺風在菜根廄吏尚然思楚國棧車牝馬久無存

河嶽精靈絶代誇恥居王後論詩家瓣香一脈纔如願蛛網梁塵拜絳紗

溪上青山接太行午亭便是午橋莊能消裴令生前槭繡尾魚今尺二長

令狐學士被恩齊趨步曾登白玉梯夾道槐陰門似水雨餘好護舊沙隄

敱予汾州于郎中（顥）遠貺喻麋戲報三首

人香清不醭一挺復一螺老夫亂塗抹刦勝畫
叟蛾

羊眞孔草已矣書法以心爲師昨日墨池乾涸
重開花更淋漓

虵孫蛇子久摧枝那數松煙含綠滋磨向晴牕

鉤石本崇徽公主手痕碑

[illegible]過濟勝講寺

入寺戒壇古遠風吹塔鈴空廓且麤飯淨手獨
繙經林瘦多病葉鶴孤自長齡連宵有山夢夢
見泉山靑

湘中楊隱士（棻）寄遺君山茶片奉荅四首

茶稱仙掌夙曾聞白絹紅鈐遠寄勤除却巢兄
無別客開函疑有洞庭雲

安得中泠汲滿瓶楚狂毀後愈芳馨煎時若入
薑鹽味豈異嬴秦施五刑

明爐山窖菡茗天踈寮涼院證因緣笑他紗帽
籠頭坐水厄虛名直浪傳

八餅何須琢月輪不如細啜越瓷新漫憂銷耗
通宵醒元是秋堂少睡人

東岡卧病

蟾蜍兩歲照秋林忽忽奚堪百感侵久別金莖
分草露頓忘碧海守蹄涔西方尚競椒蘭氣北
里新除鄭衛音敢與王郎比朝隱愛閑多病閉
門深

秋雨小止雜書遣懷簡陳學士三首來日
擬作九女臺之遊

層館竦且清人定無喧黷合抱樹鬱欒連陰雨
淋漉滴如寒漏聞夜比華池獨披書燭幢幢恍
陪玉堂宿

先生慕渴羌飲酒若決渠山中時拄笏花底仍
懸車近從農圃言續記齊諧書物理不可測朽
瓜化爲魚

玲瓏洞陽東前月窺天柱縹緲王屋西昨秋躧
靈府晨擬導沁流遐矚希風古攬身九女臺峯
峯弄媚嫵

十五夜對月有懷淮上舊遊

素華先夕淨雲靄忽到尊前分外佳巳驗珠胎
隨影滿可憐玉鏡借光揩西風一桁秋河路涼
笛三更鴈齒階記得天涯流恨處照人頭白是

淸淮

石閭曉起將遊洞陽山中

流影西斜月帳空披衣獨坐尚朦朧依人香草如湘曲爭旦淸猿似峽中眼界明來千障失心苗開處九關通無煩市上壺公術好御仙山離合風

登陽臺觀

淸齋朝盥入山行悅忽松幢葆蓋迎欲向月田除桂蠹願從雲海訪芝精心如絳闕三池滿足比青禽兩翼輕歌罷人閒可哀曲陽臺觀側竊

留名

客來自覃懷見餉地黃奉酬十韻

客遊枋口來顏貌溫而雅遺我地黃好翠莖連根株言采藥櫃山經宿色不渝靈品彰土德流膏蘊精腴吾衰氣血耗六府如空鑪何能協風火兼之固機樞久服自奇效導行登天都入夜視有光心淵生寶珠抱朴語頗誕此物非靑芻敢云飼老馬報君以艮駒

往歲逢閔（敏）于褒垣道中旋卽別去近傳流寓鄒魯閒短句奉寄

去年芳草畔揮別上虎亭今夕涼波外相思小洞庭斯斯聞墜葉歷歷見明星試問東阿客曾招帝子靈

寄王三孝廉（爽）并訊城北舊游諸子

激箭風高落木初思君終日歎離居山重水渺雲難合春北秋南鴈不如入社桂堂知習賦一牀湘管定工書壚頭嵇阮常相見亦念殊鄉野鬢疎

晏歲山舍夜卧

峪中氣淒厲晏歲百端結木隕山趾寒泉枯溪

腹泄夜惟粥鎘親書就燈檐闊通塞非不推吾生秉苦節

雙雀二首

交飛凍雀意相關啄穗悲啼往復還漫道不逢生處樂野田却勝紇干山

未許明珠逐後塵豈同寡鵠仰高旻烏桓城廢空倉冷誰唱雌雄雙白翎

臼丈（慶餘）見招以豆糜爲僉走筆記之

草蟲亂啼豆葉靑溪雨變涼豆花明二七爲族極蕃衍莢肥偏向磧田生雖無畛域有行次秋

成不讓嘉禾名丈人年年自刈穫筐之筥之儲豐贏是日急雪大如掌冒寒招我勞邨氓一盤脫粟異春碓菽乃熬粥藿作羹咄嗟而辦諳古法流匙滑潤含芬馨緼絮共歡致足飽奚用羊臛方登鉶此鄉昔聞閔仲叔弗求滋美充容形平居造席只周黨輒供斯食屏膏腥我與丈人稱至友調飢頓釋空腸鳴破冰得水漱口齒起立更覺迷晶瑩山中路斷見虎迹朔飈獵獵欺虛檽

立春日答張巽

如苔池水將鎔色似火花枝已釀胎此日芹盤爭送菜春風暗裏逐人來

冬心先生集卷第二

冬心先生集卷第三

錢塘金　農　壽門

遊海會寺

靑陽更始正春融拄杖來遊此寺中陰壑斷崖泉出樹飛簷浮柱塔生風經殘未覩番書妙佛古猶傳塑像工嬾學朝天奏韶護自憐蹤迹一龕同

卷髮曲（有小序）

卷髮曲悲彼姝中棄而爲房老也予寫其紛亂之思託己之微意焉噫同情者可以怨矣

舞釵股折粧鏡沒膏沐羞容衆芳歇黃支之犀巧琢誰偏似天邊未圓月欲理翻愁同亂絲趙家新鬢儂不知一梳再梳已決絕那復纏緜是舊時

遊竇氏別圃衛秀才（惟順）相邀過其草堂

閑話

駘蕩春遊戀物華已忘寄迹在天涯活禽生卉看滕宅石磴松檽過薛家巖隙倘須搴月幌酒中只少泛星槎潛機幽賾皆名理衛玠清言似

永嘉

題郭外人家種莎

滿徑移莎短鏃稀閉門春雨鬱生肥勸君牽犢扶犂去好織青青襏襫衣

兔坑之陰有野花色如退紅每迎朝陽而開惜未及日昃則飄謝矣因成二首

暫沾朝露領朝陽鏡裏朱顏似窈娘半日開花半日謝背人偷泣貿風光

野叢浮豔自無名却恨新恩頃刻傾若把紅枝較榮悴從今暮槿號長生

與謝山人（夔）池上弈二首

方罫楸枰布勢遲鉤連小刼動偏師隔宵涼雨波如簟想見銅池滉瀁時

腷膊聲中黑白機茶香獨渴眛心微西南風急舟幾覆一角何人笑解圍

感春口號

春光門外半驚過杏靨桃緋可奈何莫怪撩衣嬾輕出滿山荊棘較花多

邯鄲花謝曲爲盧江應（彤）賦

月頭月尾花謝開春雨春風客去來冶遊潛在

邯鄲陌酒卷白波一百杯而今賸有衫痕濺題字柱心空照面可憐掃地軸簾入前閣後堂都不見建安才子動猜嫌那復聞歌阿鵲鹽久虛消息通魚鑰枉說清陰窺畫檐簸錢聲寂莎堦黑隻影相思長悵憶隱語徒教休洗紅燕支山遠無顏色勸君收淚莫偷啼手弄狂塵爲破迷畢竟東南孔雀故巢好雙飛終解共雙棲

慕園題竹

便娟修竹覆欄楹出格幽姿天與成薄粉分沾何騶馬清風合置薛先生湘中未掩含啼態淇上空添掃翠情不見鷓雛殊脈脈可知佳復負虛名

重遊王屋訪唐開元時御愛松并韓抗爲司馬鍊師書刻石不得小憩陽臺觀抵暮出山

行尋御愛松偃蓋杳無迹憫茲百木長縛炬遭幽厄又訪遺敎碑批答獎眞籍韓康賣藥孫狂書失鉤畫二者渺莫逢重來空念昔願遊不死庭丹元嘯津液滅景走三尸潛光鍊九魄此閒陽臺觀髣髴軒轅宅芝囷納流霞蒲澗委玉舄我欲近掇之左神恐呵責學道苦云晚取諸古逋客日落毛髮森出山悲天窄八極騁輪蹄難追崦嵫迫

橫山舊廬獨吟

朱夏慕閑關煩痟或消殄才了人迹稀離離花光泫列岫窓靄蔽微鐘礀路緬松下百骸輕清風勝和扁

松花

五粒三鍼想物初非花非霧伴潛居麻姑滄海塵相似炎帝香蒲粉不如雲蓋結時朝絳節鶴巢傾處點青裾果能服食身輕舉還爇陰脂勘異書

孤蟬

已散青林樂孤蟬送夕飇露涼金鴈驛柳斷赤闌橋枵腹無全飽枯形非一朝遺榮守清節不共侍中貂

張二丈（伊）以白苧布見遺感作十韻

白苧一匹新出機銀光爛爛雪澧澧阿翁笑贈意良厚却勝祁陽之輕絺周官書載厥名好疏物更見風人詩其長四丈濶尺五縝密何減冰

蠶絲感君知我有野性裁成曲領寬袖衣罕逢襏襫少苛禮樓䕶桐帽方相宜今夏此邦多凋瘵糾纆疫癘民苦飢旱魃搆虐土龜坼雌雷晝鳴雨不飛胡爲卑處受毒勢鄉心早已歸江湄準擬松毛縛棚香透屋涼颸穩卧黃琉璃

初秋養疾樊上

巖居養疾遠郛郭擪葠术多于粥飯緣秋潤曲流喧枕上槐花一寸積門前未忘舌本思今日尚損腰圍似去年雲笈珠林從妙悟絶勝騶衍共談天

榼山寺示諸僧衆

疊嶂鉤連擁磴斜迦藍齋會設無遮佛煙聚處疑成塔林雨吹來半雜花年記鼠兒碑尚在山尋雞足路還賒欲求文字資禪餘須辦緇帷茗一車

寄贈于三郎中山居四首

身離束縛卸犀圍白袷披時少是非抖擻絶無塵土雜豈如十日澣朱衣

彤闈瑣闥了前因省直年光夢未眞試問仙曹春雪裏乳毛松格屬何人

蘗苗五葉當蔬畦穩卧家山丹竈西久別瓠稜朝謁早淮南不養汝南雞

而今隱作爛柯翁三百枯棊誰與同一詠覆圖閒雨句秋鐙却憶鄭郎中

菖蒲

菖蒲九節俯潭清飲水仙人緣骨輕砌草林花空識面肯從塵土論交情

北寺水廊聽雨有懷虞十八（以晉）

僧廊聽雨寫明珠塵垢齊蠲煩惱無忽憶綠蓑青笠客池邊合眼卽江湖

中秋夜翫月感作二首

當頭無翳欲梯空畢竟銀潢潛可通世上浮颸與纖泿不教闌入玉輪中

蟾戸光明盼一年露盤濕栫又涼天須憐今夜金波苦何處團圞照粉田

東岡之下老屋三楹陳文貞公讀書處也予嘗遊憩其閒懷企有作

秋氣斂虛館東岡生道心林疎風脫翠山暗雨添陰旣有出煙磬復多聒渚禽六時喧寂意欲繼謝公吟

海會寺池上觀魚呈道禪師四首

不戲田田蓮葉東浮陽呑餌樂無窮阿師撫掌
留公案大海何如沸鼎中

紫鱗勿損有懷珠活潑天機相沫濡未必歲收
千百利堂堂策策少驚呼

憑檻風來聚藻涼可知聞法喻空王撇波逐隊
爭迎我錯認臨江白石郎

八功德水溯靈蹤清淨雲山覿面逢恍在放生
池上坐拋殘香飯聽湖鐘（吾郡西湖上有放生池往年嘗遊其間觀僧施食）

東岡望砥柱山

砥柱峯高儼帝囷每于檐隙挹鮮新酒塲莫負
今朝約風掃疎林雨洗塵

白鷴詞（有小序）

蕭頴士之言曰白鷴羽族之幽奇也神
貌閑暇不雜于衆鳥人莫得而馴狎之
若紲乎籠樊之中殊可嘅已玆覩其毰
毸拘囚之狀似類予者因成短歌珍禽
有知能弗引吭悲鳴一和予耶

白璧一雙買白鷴主人三載愛漸慳朝來不飲
亦不啄何日開籠返故山素襟難易原太潔身
若穹廬古時雪安得見爾生逢南越王西京貢
入趨步隨鸞凰

上黨道中二首

霜驛平分朔鴈程天連上黨識雄名他年若掌
周官樂好驗山中牛鐸聲

熨斗臺荒漳水寒壺關西隔路迷漫遠峯挽髻
雲堆絮偏在匆匆馬首看

聞喜縣中早發行四十里宋秀才（士諤）乃
出豐饌相邀午食因紀長歌并以述連

日勞役之不同也

驛鼓紞紞打五更羊胛已熟東方明落葉滿頭
人曉行馬蹄鬆快沙路平轉憐前日歷奇險左
縈右旋皆山程午攀峯脊穿嶺腹恍如百級登
梯搖懸旌其上石門束關鑰窮陰出鬼含怒獰
人馬困憊欲歔咋解鞍投枕舒煩情今朝坦𡰥
筋力健况復曦景鮮雲生當年韓趙空戰鬭時
清安有烽煙驚絳水涑水渺何許徒令懷古吁
交并邑中才藝數裴秀後來領袖多儒名襄陵
之酒果易醉西郊汎醳勞相迎腊腊膜膜非不

飽未免秋風刮面思蓴羹

詣（虛滋）上人齋堂蔬飯望中條山

淨名已悟小輪圍紺宇精嚴一欸扉孤竹瘦於
尊者相野雲白似道人衣何曾心地妨禽鳥且
向齋堂飽蕨薇試上莓梯腰脚健中條山色見
纖微

入王官谷

棲逸王官谷清暉日夕娛一池寒藻合三詔舊
堂無荒壟除山稅東菑足晚餔土風稱習儉仍
不改唐虞

蒲州劉高士（仲益）隱居不仕時時斷炊作
詩慰之二首

林藪惟知味道腴長貧何用計華枯解嘲却笑
丹陽尹一斛檳榔消食無
我亦枵然人外閑飢腸時復破天慳采薇歌罷
鉤簾坐飽看君家雷首山

書乾𦠆子郭汾陽事

旌旄開府攝兵戎永鎮蒲州郭令公自古功名
堪一笑元來河瀆親家翁

渡黃河二首

沆瀣曾聞致太平龍門竹箭疾流驚星源自解
通銀漢豈待千年後始清
喧豗怒觸起盤渦曲檣篷篠怯渡河從此登車
問騶卒夢時可有惡風波

前年邂逅郭十一（膺吉）于滄州昨歲又遇
于沁縣今秋㝷過登封意外把臂感而
有作

康莊迷軌失亭衢潦倒秋風獨向隅萬竅不休
悲宋玉一毛無濟泣楊朱日斜黃葉先朝寺山
映青旗賣酒壚話到前期更憐汝三年三處客
音殊

舊有寫經研自爲銘曰白乳一泓忍草一
莖細寫貝葉經水墨雲山粥飯僧屬廣
陵高翔以八分書之汪士愼鐫其背往
歲攜遊京師僦居慈仁寺六月多雨青
苔及榻客廚時時斷炊竟易米于貴人
矣今偶登嵩山過片石菴閱釋氏之書
休憩樹下忽念故物率成二詩詩中雜
述所感不專言研也

紫衣三載已飄零筆墨無緣再乞靈今日齋堂

空一飽思惟樹下悵繙經

手閑却嬾注蟲魚且就蒿高十笏居到處雲山
到處佛淨名小品倩誰書

過玉晨道觀潭上

潭上淨難唾坐見新泉豁竇竹不爲喧濾雲始
覺活黛影幻所思狂名戒相掇如在洞霄宮尋
源一杖撥

中條山下人家

蒼翠中條路人家荒史前逃名却蒲帛無象喻
犓犖廣場勤春稼長廊畫古賢好將山下水一

灌溉陰田

坐洗藥泉上出匣中雷氏琴手絃而口歌
之

琴古之才遺黝而心匪爛今出幽匣中零落殆
已半所幸五音全和平不我叛客居若架巢女
蘿以爲幔一曲楚明光緩爪自澡盥彈無剿絃
憒聽有捐斤歎松吹過流雲溪籟激清旦謝彼
撼鈴人毋來發聲亂

寄盧郡掾（叙）

之官已三月高卧狎青冥牀上列茶鬴花開鏁

印廳無言募刁戔大道問瞿硎聞說謝曹掾行
壽千歲苓

過（茄蒙）仁者方丈禪話

方袍林下緇相見折松枝古水自荒裔連峯轉
委蛇龕深寂無垢雲白淨如篩後佛參前佛清
涼生四肢

題湘陰女郎畫竹三首

粧閣流風洗黛痕管夫人法卷中存生來不畫
紅花樹怕見倡桃笑倚門

竹枝新長楚江頭便有煙昏細雨愁若說無心
心最苦斑斑湘女暮啼秋

物外嬋娟用意深此君寫照在虛襟散傳南國
知增價豈止吳兒一鋌金

僦居玉溪與（無悶）講師精藍相近屢過率
贈

聽法何心發愛涎溪光汎汎石戔戔一牛鳴地
時相見雙樹影堂還結緣消受佛香方外客濳
通茶夢定中天南宗釋老門風在拔苦元來出
四禪

盧郡掾官齋銷夏卽事有贈四首

笑釋形拘坐綠槐黃粱未熟睡先催問君轉乞邯鄲枕入夢無須出夢來

濟源水味恨難同茶事殷勤羨乃公野竹也知能請客暑風都變作清風

冷金牋上五言多才子偏敎鬢已皤花塢夕陽吟更好而今大歷勝元和

退耕決計話抽簪九品官貧七不堪攜手山妻鹿門隱草堂何必在終南（君自秦徙居楚中近二紀矣）

秋雨坐槐樹下書懷

昨宵娟魄明銀蟾似水潋潋棲短檐雲翳那礙

半影娟露洗轉覺清光添低頭思鄉了無益三更著枕垂風簾今朝熟衣換儆笥滿城秋雨飛霏霰陰晴之理意難度豈能乙巳窮窺占階前老槐十圍大碧羅張織高厭厭花開未落葉忽落可憐樹亦生涼炎嗟予朱顏就沮喪口鮮滋味非醯鹽方枘圓鑿匪所用顧者却避多猜嫌客嘲肩戲深且險伯尼反貪盜跖廉江東士氣乃不振堅守中壘提封嚴何如傭書鐵佛寺寫經一卷直一縑

懷甬東邢十九（大穳）秋試二首

高槐纂纂報花期花愛秋黃弄雨絲遙憶西陵渡江客擔書可有僦船資

白頭未嫁守家機周召餘風好發揮料爾今番領鄉薦三杯仙露換麻衣

懷張（機）客淮陰黃（樹穀）客廣陵

清淮淼淼接雷塘二子淹留各異鄉心迹無聊如賀老風流不墜在江郎對花鏤管知爭巧乞食吹篪也覺狂念否春華戀分袂卿杯相與坐藜牀

寄盛上舍（綸）三首

江墅通僧窟談禪卯色天瘦權與癩可（謂孚中聖眼兩小師）同坐筲箕泉

里中詞客惟汝苦調潘郎鬢絲今日阿儂憔悴秋霜也到吟髭

紫琳割得自端州相贈煙光浩不收笑比水田三百頃代耕何用漏蹄牛（春朋予曾以手製田研奉貽）

茶事八韻

雲根一蹄泉白乳好顏色汲來日煮茶準之自有則離火斥穢薪溜谷用無息候湯毋妄沸司命在盡職鍑古亥牀支甌香淨巾拭櫝藏品不

同甘苦味全畬何如小峴春獨飲通仙默蓬蓬
肺渴塵驅去若五賊

八月十五日夜對月寄內二首

一夜光華濯魄新明明穴鼻認來眞月中田地
知多少不見花開散麝塵
刀鐶有夢逼秋期料得家人歌扊扅江上歸船
杳無信可憐虛嫁弄潮兒

攜酒送客

毳幕韋韝客去初客中送客折轅車晩峯千髻
煙相妬淸酒一樽玉不如冷飲果然添耳熱愁
看從此與天疎馬頭生角烏頭白塞上悲歌磨
盾書

旅夜聞箏贈別孔氏兄弟三首

彈箏峽裏響淙淙豈是秦聲按瑣聰紫鴈斜飛
絳河近不教零落一雙雙
開元妙藝幾人知曾拜瓌瓌作女師細數哀絃
剛十四此生長恨月圓時
夜闌手語動離心我亦聞之淒怨深難免西風
傷老大恍疑孤艇泊楓林

題賣餅家壁

葱肆漿房半故儒康衢賣餅亦潛夫淒淒夔夔
油鐙裏讀罷公羊一卷無

雨夜寄廣陵諸子

一鐙如菽雨繇繇楊子橋頭阻遠天葉落曉潮
思楚樹酒添涼席夢吳船王曇何減聞歌日陸
展尤憐染髮年通夜蕭騷不成寐傞傞獨鶴感
孀眠

送周郎赴劍州

曲換明珠天下無岷沱西去寸心孤若逢蜀道
蕭蕭雨一弔伶人張野狐

懷鮑十四涿州

鄺亭流寓注書成自有清資日下名一束腰犀
須早辦范雲來歲即公卿

送猗氏杜（祺孫）之雍州

劍鐔扣罷又重看飯顆山前骨相寒天上雙鸞
求未得河東五牸畜何難且同吟社親書槧莫
以離杯負菊欄此別霜華快如洗到時落葉滿
長安

觀獵二首

飛鞚疾于鷙射生惡少年風毛與雨血何苦污

青天

萬事落人後馬箠空有銘不若揖鯨卒甸知太
白經（戊申九秋予在太行道中作馬箠銘銘曰滑溪之𧩙可策而走爾雲爾雲毋落人後）

嘉定楊（謙）以水墨畫梅見寄不減清𡰥長
者家風客𢚅展看如掇冷香漫題二首

一枝梅好墨淋漓寄自逃禪老畫師所恨未曾
親見得鉤完花瓣點椒時
莫認錙塵涴素衣畧同清瘦是耶非水邊林下
從頭想如此江南不早歸

冬雪

稷稷冬雪深即之在林表噫氣失煖威頭寒出
陰矯正如客心苦墮落無復蹻相警保堅白勿
使不潔擾

著敝裘寄丁處士江上

羊裘雖敝戀此翁歲久毛禿非背我貧憐老鞹
勿可棄故物却與故人同是鄉九月巳飛雪衆
草悽枯百蟲閉披時未抵酒力融身弗煖兮心
轉熱朱門值得一錢無較之冬縕回寒噓手斅
欲覓不龜藥江頭洴澼今何如

送酉吴詩僧（超）嬰南歸

詩僧新得靈運孫杼山集好十卷存苦吟五字
振禪藻家風羨汝眞荃蓀臘月行滕趁清旦歸
去還應弄柔翰冰雪之交花正開佛案寒香吹
不散

木瓜山下賣花翁見送木瓜報之小詩

不數宣城簇露枝額黃顏色映書帷園官送到
香如溢正是客心酸楚時

雪中懷汪十六（譚）客居梁溪并寄王先輩
（尌）

昔時綠池上聽雪捉觥船此日黃茆外離家負
秫田幾生續流詠何物駐凋年因念夫椒客充
寒有半氊

懷陳學士午亭山居

思母菴長鏈相違歲月徂高松戀雲壑飛翠濕
山廚詩擬剡中好泉聽樊口無不須緣玉杖醉
倒兩兒扶

墮車戲作

衡泥郭外聽轔轔難覓當壚飲火春失笑連宵
夢蜀狗餓夫翻作墮車人

己酉除夕

客歲更難挽堂堂去寂然自添商陸火誰送水衡錢疊鼓聲何逼孤杯味可憐柈中消夜果風物憶南天

冬心先生集卷第三

冬心先生集卷第四

錢塘金　農　壽門

元日過張少府小飲花下

仙尉逢梅福同爲上日吟鼻香開酒庫眼亂入花林貧物春溫早迎人善氣深西山掃殘雪蠟屐試登臨

沽酒

沽酒旗亭雪後稀玉缸享貧典春衣新年客味渾依舊無怪空瓶毘毘歸

八日寄小姪二首

鼎鼎飛光催客頻元辰纔過又靈辰池冰忽泮花銷雪果信春風是恨人

千里歸情攪晏眠何時接手玉華前阿咸定爾憐頭白嬾逐銀幡鬬少年

憶茶

草鋪綠罽地無塵朝日烹微榆火新兩串春團三道印不知茶宴赴何人

水北蘭若與孔（毓銘）對棊即送歸里二首

僧寮一局子丁丁本欲忘機機反生算盡苦心閒見絕松無交影水無聲

合離聚散各如何君說還鄉卧磵阿來日休棊向歧路路中歧路較棊多

過善師禪林蔬飯

病起維摩招客來鉢囊初解小徘徊澗鐘山磬經時聽意樹心花頃刻開昔夢詎忘青豆舍妙香猶驗白檀灰從茲斷飲吾何有多事春風勸舉杯

訪韋隱君（用頁）山居

先生履韈笑雙穿不礙幽尋精舍前樵斧無聲雉登木嚴花弄色雨添泉兩朝耆碩遺風邈百

氏菁華副墨傳從此槃游申古訓往來人擬洛社賢

東郊客舍寄章十五（全八）

風襟不整減心情一任牀塵滿把生但覺交遊無飽佐幾曾才藝識蕭卿春浮暖陌芳埛遠花圻山櫻野館明只合杜門稱嬾放注書且喜腦華清

過長林寺

青山傳捨宅一宿去來緣樹下問僧臘龕中送佛錢連逕迷壞磴細綆出新泉露地牛何在千

畦欲募田

上巳日禊飲風漪園有懷顧十二（韋之）客洛陽

三月重三節紅敷正好春浮杯曲池映濯髮禊堂新絶少衣分麝無煩扇障塵馳情想溱洧亦有未歸人

蔡七舍人（端）富于藏書皆手自精校曩歲嘗一訪之今渡京江削牘寄予因答來晛

昔訪瀼東宅百千萬卷書今來京口信三十六鱗魚丹墨校無恙寒暄愼獨居臨風答嘉藻何日誦瓊琚

雀啄覆粟曲

牛折角車淪泥雀爭殘粟天色黳啫啫嘖嘖聲惻悽勸汝且食戒勿語無如飽腹將雛栖昔人辨聽反爲累吁嗟從來口舌眞禍梯

遣悶二首

黃羊祀竈却無因故智昏昏喪所眞天帝聘錢何處貸萬緡不及鄭商人

團團朝日出東隅多少驅車九達衢莫哂長貧

河上客緯蕭自可得明珠

有憶二首

涎涎誰憐燕尾長芹泥冷落已銷香換巢一去非無意不愛雕梁愛草堂

紅啼薇帳吐愁煙曲榭翻爲杞國天回想昨年花好些倘容酒病老夫顚

紅檐

隔夜携蒲星陣橫四絃愁是子絃聲合昏花下澌澌雨不放紅檐一刻晴

關里逢華陽蔣三丈（衡）

昔君訪我蒲帆八幅飽挂東吳船鐵幢浦口立談斜照目注寒林煙是時各具豪氣詎屑事屠儈君誇强仕頭顱未白我懷鉛槧矜少年忽忽別去不相見者踰廿載塞鴻江鯉何處問訊同周旋知君遠走秦關三輔地鉤弋宮廢徒弔渭水昆明天比歲我亦惘惘出戶滅櫂味閩粵荆湘燕趙而達伊祁故都悲顚連黃河怒洩也曾窮源到碣石中條山色總在老夫七尺烏藤前今春鄉思頓起假裝返越國車濂馬瘏難覓脂秣殊可憐道過關里展謁孔廟觀禮器正届

皇帝重光樻棡新豆籩轆轤街南兖公陋巷忽與君聚首顏家兄弟簞瓢取樂誠好賢初驚鬢髮已變霜雪有衰態坐定轉訴羽毛凋脫泥土忘飛翻君言抱經載橐來此聖人之邦償夙志願寫淨本一二列入兩廡青瑤鐫我聆斯語獵襟增歎息蔡邕往矣三體茫昧靡完全魏邯鄲遺蹟就殘毀所留大歷開成諸儒楷法贅門懸及言世尹愛客不遺舊闕櫨加堊為君分餘田軒窗開拓得以正心執管摹點畫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三字毋頗偏惜我濩落鮮用將乘秋風

放歸溜胡能快覩羣書功畢奏寘魯壁累襆垂濂傳呼嗟華陽眞逸方瞳湛碧自長壽他日隨君金堂瑤館攝景攀神仙

題貯清館

策竹到竹裏竹風導我行連蹊石多態瀺灂魚至清忽見九節蒲不共衆草生問之了無答仙貌誰削成

不睡枕上口號二首

攪舍鼾聲久破除不眠夜夜似鰥魚若須閉目垂簾坐此是仙人我弗如

居然枯腊稱恁羸煮藥空堂試一匙八萬四千毛孔裏汗來微有睡來時

病起扶杖循廊小步二首

曾鬬蘭陵八百兒爭先趁步向嫌遲而今花底紅藤杖扶得晴廊立片時

蹣跚平地亦難前跛脚虛教摩涌泉不信去年攀虎窟太行容易上青天

問顏大（懋倫）疾

榻掩青苔徑沒莎巷中深轍幾人過海枯石爛愁仍在鳳躁龍狂病轉多齊物彭殤原可擬同

年椿菌又如何憐君秋雨秋風裏擁被寒聽亦抱痾

秋雨

秋雨如塵多積病抱幽耿晝分木客吟夜同鴈奴警池面風澁澁簷端樹冋冋何以曲泉牀偃卧弔孤影

短睡十韻

睡鄉蛩蛩人樂哉此中詡我久弗來得毋以夜為日在酒國蠟煙如蘇花成埃騰瓠飛爵忘漏促沉湎何嘗是鳩媒嬌絲脆竹志易惑溺之宮

徵皆生災不然夭桃百媚楚女顋翠蛾一一畫彍煤長袖善舞更擅曲行雲行雨迷陽臺我聞若輩苛責語口勿能辯酸心摧吁嗟作客抱寂寞三旬負病形尫隤豈但寡歡屛聲色即今斷飲焚尊壘斯須拱揖遽別去依舊獨眠魚目開

懷戚五丈（東發）江上

黑齒曾遊古陋邦歸來散髮卧清江纂書可載車兼兩負郭難謀田十雙堂下野花迷舊席門前枯柳繫輕艭遙知待我餘杭酒醉弄霜天鐵笛腔

西林秋夜聽支十丈彈琴

秋夜白頭客抱琴彈此聲離堂花漠漠古樹水丁丁絃直寸心合曲徵六氣清斷雲與孤鴈都是欲歸情

題何山人（琦）活埋庵十韻

客舍如團焦林木紛幽覃急喉何居士投老樂湛湛一日百憂生戚戚獨繭蠶而非酒可解具鋪心失貪抱頭嬾卧起署名活埋庵我覩慘弗懌問答皆悲談讀書不得力辛苦慚丁男滋味檗與茶安能變成甘勸子且遊世單步行荷擔

出門山滿目好山在終南

新絃曲

故琴今夕張新絃彈者生澁聲可憐一絃斷兮一絃續心有別離手則然枯桐本非爨下棄收之古囊且自閟宮徵何嘗音不諧試向歲寒尋此意

貧交送別曲答諸酒人并呈蔣三丈

貴交之別祖帳長纓驂紺幰大道傍腊夫炙豕還刲羊昔聞相送吏部郎貧交之別則不爾濁醪六杯話千里落落酒徒倘如此白頭故人可知矣

秋柳和陳三（撰）三首

蓬鬆綠鬢減腰圍可奈風欺霜倒飛已失三眠舊時態絕如房老泣孤幃

何愁婀娜一枝殘金縷衣銷舞袖寒轉眼明年春二月龍池曉雨拂闌干

近事

曦光烘紙坐堂廉書字無緣換束縑可笑客塵生鏡襆花前嬾去摘風髯

六言寄題洪三上舍（公褒）江湖載酒遊卷

閉關貪飲十榼束帶笑迎五經何似江湖一舸綠波顏色滿瓶此中可夢南浦而外宜遊洞庭小泊互爲主客野鷗飛下涼汀

馬日琯日璐兄弟招同王岐余元甲汪埴厲鶚閔華汪沆陳皐集小玲瓏山館

少游兄弟性相仍石屋宜招世外朋萬翠竹深非俗籟一圭山遠見孤棱酒闌還作將歸雁月好爭如無盡燈尙與梅花有良約香黏瑶席嚼春冰

宣城沈丈廷瑞畫松歌

我家萬松嶺下松已無煙煤掃迹天水愁模糊却于宣城老子畫中見綠髯紺髮拱揖如丈夫昔聞張璪員外最奇古手握雙管齊運與衆殊紙上一爲生枝一枯枿落落之狀未肯容臃腫今君遠追遺法自森別硬筆有同劉飛鬼國鐵何假鬼氏大火來煅成直幹彊立焉能遭錯折要我作詩贈我長幅好攜歸挂壁終日坐歎絕疣琴悶雨髣髴是爾聲此聲荒涼可聽不可說

過唐太守紹祖吳興郡舍信宿三日瀕別漫拔十韻

春風君瀾堂扁舟晚來泊汀草雜汀花野香各無著鞿屐入郡齋相見話歲籥囅然笑口開情好宛如昨即知廉守賢民事自疏論信宿三日留殷勤一杯酌朋輩得蕭李文翰乃紛作夜聞雨淋浪其心在寥廓明將泛江湖馴鷺先我諾去去綠蓑衣魚竿計非錯

廣陵北郭花下獨酌

獨攜小榼少人同林木參覃地百弓我與飛花都解飲好風相送酒杯中

寄閔八

貧而好客鄭卿賢小別相思若閏年簡雨疎風草堂閉定知一夕長苦錢

吳丈宏讌攜酒過寓園竹閒對酌長句奉酬

三春虛擲花事拋今甫重幕燕定巢既無爇入其爭席却鮮弟子私相嘲結朋惟愛老蒼好晚乃與君深締交越日載酒過別圃竹下一壺傾松膠此間種竹可五畝勿遭惡棘纏荒茆繁陰當午生冷翠弗揉自直異曲匏滿林得風作笑語綠膚新粉抽煙梢夙聞妙手擅鉤勒蕭協律

泒非誇哆欲乞放筆寫萬个目接厓谷心垌郊君言秋涼再連話爲我潑墨畫出金錯刀

五月二日吳孝廉（瀚）上舍（濂）招飲遍嘗所藏名醞聽吳下李周二生擫笛度曲醉成此詩

綠蒲節近晚酒香先開酒庫招客枕酒名記注細可數舼船瀲灩同品嘗中有氾光春更好新鶯出浴燭膩黃飲如建瓴不放手三萬六千少年塲君家弟兄工譜曲滅字偷聲皆樂録傳鈔今已遍江南肯使酒徒洽空局周郎小李產吳

趨鸂鶒灘頭一雙玉忽來筵上勸我醉激管清喉夜忘促調變伊涼入破多後庭還唱定風波眼花迷纈心苗損恍聽狗兒吹笛膽娘歌

題汪六處士（士慎）蘭竹二首

雨過深林筆研涼女蘭開處却無郎柔荑駢穗多纖態不數金陵馬四娘

道人絕粒面蒼黧寫竹偏來南垞西清瘦兩竿如削玉首陽山下見夷齊

寄題李徵君（秉元）青櫺別業

劄地棲殿道味清一辭州辟見初心小經曾習

嚴彭祖至孝無慚何展禽雲卷有時來枕席聾遊自古在山林餘糧我辦支筇去十八盤中曲磴尋

褚先生（恒謙）老毀儒服委迹浮屠聞其瓶拂隱于鄞縣山中寄贈

渴來安得萬年冰却羨清涼住九層晚謝朱轓烏府客老爲白閣紫衣僧長眉掃墖花開久左手鈔書鐙下能歷盡刼灰人隔世飇輪輾破法輪升

憶家

爛銀月色露檐垂千里思家鴈信遲正是擣衣

衣半濕夜燒熨斗坐空帷

將遊楚中於眞州江上登舟二首

眞州判袂客途新悄悄迢迢最黯神上得孤舟聞疊鼓橫波送酒却無人

亂柳摧心野郭秋隔江山翠晚奩收月初缺處津頭別髣髴湘煙楚竹愁

寄岳州黃處士（端齡）

一繩天外鴈來初露脚涼飛月魄虛沅芷澧蘭騷客遠朱橋粉郭酒人疎須憐夜杓難同飲莫

悵風帆少定居愛爾洞庭吹笛賦昔年傾倒老
尙書

過小孤山

古縣蕭條對岸開大江行色捞人催水風多處
輕艎眼浮出青山似覆杯

郢中放舟至襄陽

船頭望青山衆態逞婉嫿飢壢明浦樹飽風送
帆席纔作郢中吟緬懷峴首客際晚計郵程百
五宿江驛

寒夜過荊山人山居

雪中寒色到肩隅黃葉堆門月暈無想見苦吟
風燭下靈龜屏息玉蟾枯

西池精舍梅花二首

半影疎枝夢不忘獨來樹下設禪牀酒鐺歌板
都無用莫亂梅花好道場
月光明似佛堂鐙池水生寒又結冰消受清香
透毛骨除非前世此山僧

復至武昌將還錢塘留別許（士諤）二首

一掌好風吹煖煙乞來不費沈郎錢連朝絕似
嘉陵路水送山迎天上船

官道垂楊客繫留堆棉撈絮武昌樓此番傷別
無須酒坐有仙人許散愁

秋夜鮑明府（鈖）攜酒就劉郎泊小酌與姚（世鍾）同過

秋夜秋池幽且娟涼鷗涼鷺五湖天水明于月
宜同夢樹老如人又十年散髮賀循言可聽啣
杯謝鷸迹堪憐劉郎泊記思前度好續吳興掌
故傳

玉湖阻風唐太守招飲沿月歸宿舟中作
此遣興

石尤風甚厲故人酒頗佳阻風兼中酒百憂釋
客懷先生了公事文案無繁哇簞竹閉鈴閣乳
雀馴苔階組圭澹相忘林壑期不乖既恕向栩
狂且作鍤佮埋歸來見涼月其光新磨揩空船
啣尾卧獨浪如長淮

歲暮復寓吳興姚大（世鈺）蓮花莊之寒鑑

樓雜書五首

家家三尺好溪光此處溪光墨瀋香樓上南山
如女色曉奩開候翠眉長
宿葦枯蘆有鴈聲連宵倚檻詎忘情還須把酒

吹寒笛十二冋圓坐月明

題壁蛛絲親拂除諸郎昔共此深居蘭熏玉縝嗟摧折不見對牀人讀書（謂亡友秉衡豐萬兄弟）

鷗波亭外水濛濛記得今秋攜釣筒消受白蓮花世界風來四面卧當中

雪倘未晴雨復暄六時思與阿誰言纜船絶少金欄客漁弟漁兄笑叩門

吳中春雨泊舟入夜寒甚被酒作歌

春雨打篷雲冥冥篷底聽雨泊遠汀十十五五長短亭好山對面失洞庭野梅縛棘香零丁疎

香激玉飛瓏玲苦寒噤痒夜不寐水際一鐙如孤螢照書冷燄光星星傾三百杯影勸形滋味濁清辨涇渭醉來荒唐嗤楚醒伴我卧者空酒瓶

自曲阿之潤州渡江作三首

小辛邨圯曲街通孟佐湖荒遠岫空好試斜風細雨裏紅闌射鴨竹枝弓

碧草抽心花脫胎舊情棖觸客腸迴去年今日離筵上楚女春衫拭酒杯

迎船塔影渡江遲愛誦瓜郎五字詩對面相思

若千里石簰山下落潮時

懷張先輩（劭持）林居

十年焚軌卧林荻深閉書堂少俗矜收得此心如鎮石常時見面有寒冰空囊趙壹清無匹一揖奚康嬾未能曾共春風三度醉櫻桃花下曳青藤

柳三首

銷寬橋外綠匆匆樹亦銷寬客送空萬縷千絲生便好翦刀誰説勝春風

酒邊青幔水邊樓郎馬蹄忙可暫留三月長條

如翠帚掃愁不得反添愁

偏汝無端替别離離多合少費相思獨眠人夢模糊甚正是飛花作雪時

廣陵秋日雜作三首寄一二友舊

精廬淨于水雙樹縹綠初石琴託心謠竹扇擅草書騶從時罕逢隼旟來已虛惟有秋鐙下翹生不我疎

明年當爲僧漸欲匿名姓負薪叔敖飢苦雨子桑病未能希十賚安可膺五聘抗顔誓還山還山慰幽夐

何兄與樊弟巖館忘世情茶夢澹而媚藥塵香且清屢訪花隱翁踵息無一聲好比江上鷗戢影戀舊盟

送宣城沈隱君遊楚中

君訪漢陰好機心機事無山寒道士洑月古郎官湖活筆添松格清謠想鶴癯明春定歸卧巖戶足茶租

城南僧舍寄梁高士（文瀚）二首

乾淨逍遙地經年白社情晚雲看千變清磬槌一聲杞菊澹相向龜魚時放生此中悟蕭寂禪悅㝡聰明

高卧午纔起浮華已嬾攀秋林廣陵郭鄉夢富春山帖帖風襟短栖栖蓬首閑故人書遠寄好附酒船還

新編拙詩四卷手自鈔錄付女兒收藏雜題五首

聖代空嗟骨相癯常裁別體闢榛蕪他年詩話添公案不在張爲主客圖

鐘聲斷處攢眉想日影趖時擁鼻吟隻字也須辛苦得恆河沙裏覓鉤金

古調洽洽造眇微玉池清水自生肥流傳若待官三品誰重襄陽是布衣

天涯詩老淚相稱棖觸清愁歲月增一櫂今成五湖長酒波如練雨如澠

卷帙編完頂髮疎中郎有女好收儲帽箱剥落經籯倣莫損嚴家餓隸書

冬心先生集卷第四

冬心先生續集自序

康熙癸未予年十七習聲韻之學同里項二丈霜田引爲小友每遇耆英宿儒高會輒褰裳從之嘗云子詩度越時彥舉體便佳梵夾道藏不可偏廢惜吾老矣未得見子他日成大名也西湖後嶺水樂洞聞有詩僧亦諳己公之亞青鞋布韈常造精廬得句呈佛旬日忘返又南山之南吳慶伯徵君隱居徵君閉關却軌著書比牛腰粗婆娑蹩躠隔月昇軟輿過談亦諳禪窟見予林逋墓上作謂亦諳曰吾新營生壙宜乞此

子寒瘦詩阿師爲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盤太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藉之不泯也丙戌四月渡羅刹江訪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至會稽探禹穴觀窆石作九言詩太史激賞誇示賓坐曰吾年逾耄耋景迫崦嵫忽覩此郎君紫豪一管能顛狂耶丁亥戊子閒讀書吳中何義門先生家先生言吾門儁乂衆多擅麐角之奇惟斯人五七字詩儼然孟襄陽顧華陽流派時秀州朱竹垞檢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予懷剌往謁檢討出迎笑曰子非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唐金二十六乎子之詩吾菑雖衰脫猶能記而歌也予頻年喜遊屢遊長興下楊邑長鮑西岡十四兄官舍賡唱迭和大雷山小沈瀆都題滿矣西岡曰君詩有僊骨神竦氣王無蓬蓬塵湯西厓少宰評君爲獨產醴泉芝草何須根源前輩鑒識真不虛耳辛丑首春浪遊揚州謝秀才前義拜袞之歲已馳譽江表不可一世見予景申集雕本撾壁發癲曰吾目光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余葭白舍人揚州之領袖也嘗千金結客置酒爲樂醉

後睨視捋予鬚曰天下撐腸拄腹卷軸勝于君者不少如君詩無一賤語豈可得哉程友聲汪虒先兩上舍領之以爲知言予客揚州最久朱布衣貫男貧交詩友也貫男嚴冬擁敗絮偃卧破屋中日趦不爨噤瘁拭涕磨竈煤苦吟缺唇瓶梅花啾啾有鬼語自謝曰寒郊夜哭天不爲吾雨粟乎鬼語騷雅之變世間詩作乞兒語纔可恥耳時于葭白前義所讀予詩則下拜曰此金薤頂上人雍正癸卯夏五予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偶一接論索予詩啞啞撫

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畛亦不屑效吾鄉家雞聲自成孤調吾老眼慵開今日爲子增雙明也歲乙巳客于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相國午亭留詠殆遍郎中條王屋無處不大膽題詩也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中進士領芸局翺翔禁庭十年而罷歸不深讀書今每夜一鐙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是吾後進冤園挾冊吾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靈湫汲綆之施不息不窮君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詩弟子矣甲寅八月歸安明府裘魯青招予遊吳興吳興予

舊遊地明府愛予陳武帝故里畚時有矯異命縣吏鈔一通令其子誦之乾隆元年開博學鴻詞科明府薦予姓名于節鉞大夫遂到都門徐澂齋編修爲舊契嘉定張南華與澂齋同官閒予詩何如澂齋答曰壽門詩如香洲之芷青邱之萬日飫大官羊者罕知其味然性好奇嗇一洋舶小犬常攜之四方齊魯嵩洛秦晉楚粵之邦往返二萬餘里頗伴其羈旅顛頓之行吟也華亭張得天尚書曾屛車騎訪予于櫻桃斜街云昨日潭柘寺見君風氏圖古松歌病虎痴龍

造語險怪蒼髯叟近雖摧伐更想詩人不易逢也君善八分遐陬外域爭購紛紛極類建甯光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吾當言之曲阜上公請君君不吝汲穎之勞乎戊午除夕泊舟西江滕王閣下尋吳處士鏡秋鏡秋工樂章賀鬼頭姜散仙直似之予詩四卷鏡秋爲予箋注云黃金十餅明珠一簞何足取貴君之詩磊磊焉落落焉始足貴也丙寅予在新安適臨川李穆堂侍郎來遊黃山春風杖履共話曩昔乃云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吾謫居京師時曾

諸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者四十九家今可以償夙願矣若君詩蕺顏轢謝含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烏虖諸公先後奄逝墓木俱拱予亦年將七十矣追念長者之言不勝慚汗被于黐頫世之享上壽而操觚者未必篤愛區區若是其心傾倒耶予編續集上下卷成因抒往事述之簡端

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二月十日雪中錢唐金吉金撰

昨秋八月既望厲二樊榭自揚州歸語我曰

兒見佥二十六自序其續集之文乎大怪絕語語皆述陳人之言類點鬼簿然自佳不拾人牙後一字不一涉操觚家蹊徑見髯老倔彊處閒渠臘尾返家江行必質之予矣予曰唯然魏武感喬元一言遂有車過腹痛之語蓋深悼知己之不易也況文人自昔工于傾做求一寓目即生嫉妬者已如星中月況能舉其所得譽之終身者乎況其人已往其語尤可念乎未幾樊榭下世予哭之失聲且還怨髯老之詩之異何稱之者遽爲陳人也耶

今春人日髯來請曰予將開雕予續集先雕此序君書足張我軍請勿憚指腕之勞也嗟乎予愛髯詩未後諸老往往能舉其全篇尤愛其七字四句之作以爲風調頓挫別擅酸鹽三唐以還無是作矣然有予甚喜者顧不見之集中何耶每欲手鈔其七言絕句都爲一卷時得披詠會阻多病今其請勤勤予何可辭乃語髯曰子援東萊趙詹事鄰雞之語應指新城特新城未見子耳使見之其傾倒必有出于羣公外者奈何承天水公陽秋曰

吻乎髯無以對第曰予袖中一瓣香從未爲過去賢刧諸佛拈却子言良是行當爲蠶尾老人作最後之供以懺此罪過子但爲我書此毋作豐干老古錐也予乃一笑罷去日來風雨經旬頗多暇逸因擬南唐所琢羊鬬嶺石硯試晶陽子天關煤爲錄竟此序計一千三百六十有六字云

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春三月望日同里友弟丁敬身并記于硯林

（按續集世未傳播嘗于吳興書舫見先生自書此序楷隸小册審爲眞蹟後得刻本乃丁）

（先生書末署山陰陳叉民刻字小板潛行刊印極精右據刻本錄出較與上一字原作昇疑誤今意改作昇里後學魏錫曾識）

冬心先生續集自序（按羅刻此序譌奪多字今據原刻袖珍本）

康熙癸未予年十七習聲韻之學同里項丈霜田引爲小友每遇耆英宿儒高會輒褰裳從之嘗云子詩度越時彥舉體便佳梵夾道藏不可偏廢惜吾老矣未得見子他日成大名也西湖後嶺水樂洞閒有詩僧亦語已公之亞青鞵布韈常造精廬得句呈佛旬日怱返又南山之南吳慶伯徵君隱居徵君閉關卻軌著書比牛腰粗婆娑甓甓隔月舁輭輿過談亦語禪窟見予林逋墓上作謂亦語曰吾新營生壙空乞此子寒瘦詩阿師爲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盤太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藉之不泯也丙戌四月渡羅刹江訪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至會稽探禹穴觀窆石作九言詩太史激賞詩示賓坐曰吾年逾耄耋景迫崦嵫忽覩此郎君柴豪一管能顛狂邪丁亥戊子閒讀書吳中何義門先生家先生言吾門儁乂衆多擅譽角之奇惟斯人五七字詩儼然孟襄陽顧華陽流派時秀州朱竹垞檢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予懷刺往謁檢討出迎笑曰子非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唐金二十六乎子之詩吾齒雖衰脫猶能記而歌也予頻年喜遊屢遊長興下榻邑長鮑西岡十四兄官舍賡唱迭和大雷山小沇瀆都題滿矣西岡曰君詩有傴骨神竦氣王無蓬蓬塵湯西厓少宰評君爲獨產醴泉芝艸何須椒源前輩鑒識眞不虛耳辛丑首春湞遊揚州謝秀才前義拜袞之歲已

馳譽江表不可一世見子景申集雕本拍壁發癲曰吾目光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余葭白舍人揚州之領袖也嘗千金結客置酒爲樂醉後睨視捋予鬚曰天下撐腸拄腹卷軸勝于君者不少如君詩無一賤語豈可得哉程友聲汪虒先兩上舍頷之以爲知言予客揚州最久朱布衣貫男貧交詩友也貫男嚴冬擁敗絮僵臥破屋中日趁不爨喋痒拭涕磨竉煤苦吟齘脣瓶梅花啾啾有鬼語自謂曰寒郊夜哭天不爲吾雨粟乎鬼語騷雅之變世閒詩作乞兒語纔可恥耳時于葭白前義所讀予詩則下拜曰此金鼇頂上人雍正癸卯夏五予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偶一接論索予詩啞啞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自成孤調吾老眼牖開今日爲子增雙明也歲乙巳客于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相國午亭酉詠殆遍郎中條王屋無處不大膽題詩也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中進士領芸局翱翔禁庭十年而罷歸不深讀書今每夜一鐙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是吾後進免園挾冊吾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甕湫汲綆之施不息不窮君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詩弟子矣甲寅八月歸安明府裘魯青招予遊吳興吳興予舊遊地明府愛予陳武帝故里曲特有矯異命縣吏鈔一通令其子誦之乾隆元年開博學鴻詞科明府薦予姓名于節鉞大夫遂到都門徐澂齋編修爲舊契嘉定張

南華與澂齋同官問予詩何如澂齋答曰壽門詩如香洲之芷青邱之蒿日飫大官羊者咩知其味然性好奇畜一洋舶小犬常擕之四方齊魯嵩洛秦晉楚粤之邦往返二萬餘里頗伴其覊旅顛頓之行吟也華亭張得天尙書曾屏車騎訪予于櫻桃斜街云昨日潭柘寺見君風氏園古松歌病虎癡龍造語險怪蒼髯叜近雖摧伏更想詩人不易逢也君善八分遐陬外域爭購紛紛極類建甯尤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后刻吾當言之曲阜上公請君君不吝泓穎之勞乎戊午除夕泊舟西江滕王閣下尋吳處士鏡秋鏡秋工樂章賀鬼頭姜散仙直似之予詩四卷鏡秋爲予箋注云黃金十餅明珠一簞何足取貴君之詩

磊磊落落焉始足貴也丙寅予在新安適臨川李穆堂侍郎來遊黃山春風杖履共話曩昔乃云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吾誦居京師時曾諸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者四十九家今可以償夙願矣若君詩輘顏轢謝含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烏虖諸公先後奄逝墓木俱拱予亦年將七十矣追念長者之言不勝慚汗被予穎頗世之享上壽而操觚者未必篤愛區區若是其心傾倒邪予編續續集上下卷成因抒往事述之简端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二月十日雪中錢唐金吉金撰

昨秋八月既望厲二樊榭自揚州歸語我曰兒見金二十六自序其續集之文乎大怪絕語語皆述陳人之言類點鬼簿然自佳不拾人牙後一字不一涉操觚家蹊徑見髯老倔彊處閒渠臘尾返家江行必質之予矣予曰唯然魏武感喬卆一言遂有車過腹痛之語益深悼知己之不易也況文人自昔工于傾軋求一寓目即生嫉妒者已如星中月況能舉其所得譽之終身者乎況其人已往其語尤可念乎未幾樊榭下世予哭之失聲且遷怨髯老之詩之異何稱之者遽爲陳人也邪今春人日髯來請曰予將開雕予續集先雕此序君書足張我軍請勿憚指腕之勞也嗟乎予愛髯詩未後諸老往往能舉其全篇尤愛其七字四句之作以爲風調頓挫別擅酸鹽三唐以還無是作矣然有予甚喜者顧不見

之集中何邪每欲手鈔其七言絕句都爲一卷時得披詠會阻多病今其請勤勤予何可辭乃語髯曰子援東萊趙詹事鄰雞之語應指新城特新城未見子耳使見之其傾倒必有出予羣公外者奈何承天水公陽秋曰吻乎髯無以對第曰予袖中一瓣香從未爲過去賢劫諸佛拈卻予言良是行當爲蠶尾老人作最後之供耳懺悔罪過予但爲我書此毋作豐干老古錐也予乃一笑罷去日來風雨經旬頗多暇逸因滌南唐所琢羊鬪嶺后硯試晶陽子天關煤爲錄竟此序計一千三百六十有六字云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春三月望日同里友弟丁敬身并記于硯林　山陰陳又民刻字

冬心先生續集

門人揚州羅　聘編

楚州張先生攜青毛神龜一頭相贈因賦神龜篇

神龜何來出叢蓍離靈淵飲而不食壽萬年追想甲子纔分地天此龜疑是洪荒先其長周尺尺二形具足其背曰神屋藏六妙用在信縮屏息無聲忘晦朔青毛蔽體一寸餘茸翠飛瑤光舒洽氣逼人三伏初蓑衣仙占卜奇曾見古皇軒轅同宓羲張公攜贈意頗重昨乘輜車夜入夢世間凡水多腥涎無憂樹下養以均州十斛大缸滿注天上泉久之宛若江淮河海相周旋日對眞可蠲煩惱祓疾癘延烋貞豈特洗眼增雙明三卷金字經學得導引敖游乎黃庭我亦不死與爾終始

雙禽曲

白練雀一雙林中號其性不叛不妄飛不揀別家枝上棲別家樹雖好密葉蔽空根合抱虞人禍機卒難保飢時且食山果紅莫啄地下叩頭蟲彼方乞憐求天公

遊魚曲

我生嘗羨同隊魚大魚小魚一族居綠差差水碧玉如飛花撲面三月初欲寄故人千里書故人遠爲宰相隔十餘載尺素迢迢望江海北固山下有毒鉤毋貪其餌還爾游

過古上人

瓢笠空獨往阿師禪味同林疏目不隘雲懶心相與若交

時一檢佛先正當中秋蛩亦何苦號斷蘚牀空

郃陽褚（峻）飛白歌

郃陽褚峻性好奇九嵕山前嘗拓昭陵碑青氈白椎自載隨太少二室搜其祕岷沱大江探其危蛇虺陰宅虎豹窟獨來獨往極艱饑后碣有字掃空苔蘚色苟得一字兩字心先馳頻年亥我頗賁我百番把贈琴[illegible]濤我如歐趙嗜古志亦苦願補史傳歲月星爵之闕遺今[illegible]相見邪溝上枯荷敗柳西風吹我顧顑頷汝落莫汝時慰我忘孤羈汝言曾工飛白書能作此歌惟吾師我聞飛白人罕習漢世須辨俗所爲用筆似帚卻非帚轉折向背毋乖離雪浪輕張仙鳥翼鋸機亂吐冰蠶絲此中妙理妙善解變化極巧鬖髿般與僮汝誦我詩重再拜發狂笑面同韡皮明朝別我汝忽去錢刀不計還家貲到處題名磨甓瓦儻逢秦宮鄴臺當摹追眼底紛紛牽犬臂鷹手嗚呼峻也果異幽幷兒

寄歸安令袁明府（思芹）

故人爲令擅風儀日復相思歲及期一樹稱梨知作賦寔能除蠹憫瘡痍

汎蕭家湖

迴汀曲渚暖生烟風柳風蒲綠漲天我是釣師人識否白鷗前導在春船

過開高士（執芹）隱居

清光愛平旦盥罷一相親水滋鄰左右藥田緜冬春言訓到居士心契臧丈人沖隱有嘉會著簪不厭貧

簡陸秀才（立）

落花未全落四月有餘春野水多於屋荒苔不見人瞻瞻空遠託寂寂屬前因第一難忘者茶鄉與筍鄰

長夏坐[illegible]上

園庵非卑居逍遙獲長暇經聲出溪中茶器散林下滑簟輕自攜小風清可借鳥斷魚從容吾其同休夏

水軒

東頭開水軒幽矚彌日夕後先花漂溪下上鷗散席詩卷得九僧茗柯思二客此地可息陰熱惱若冰釋

薄游楚州居東溪之上三易朔晦矣目有所存雜書二首

狗子貓兒可共居天生佛性人得如終朝俗客罕相見足垢頭脂快洗除

東陽餉米義難受上谷借書老更癡三十年來抱詩苦冷癡何處問秦醫

東溪

自入東溪住東溪無俗昬水清魚獨樂蒲老雨相喧散髮已遺世開書合閉門寄言楚州長吾計避朱轓

寄天台僧（元濟）

我愛白足僧林中置禪室忍草詎可傷鬅鵒久已馴一繩

經譯無五種倉禮畢聞戀在山泉石梁不輕出

稽留山中讀書二首

上世重韋布今人重犀龜二者性各殊有賴文字垂女蘿長惻惻貞木高纚纚觀物遺浮榮巖壑無乖期

先民隱于牧羊豕亦同羣讀書善解書五十何苦勤一薦鑿坏遯交辟毀車焚果然槠山老不失爲徵君

過淨雲精舍懷（正相）上人在西洛

雲離忽雲合壘壘復盤盤松子向人落山光滿屋寒栖心六時好道眼百年看今夜託遙夢秋聲八節灘

訪太湖上周丈（仲文）

幽居小洑瀆枉訪遂天開山好在舍下雲生交睫閒美田秋有穫靑桂暮相攀七十何言老夫君多古顏

贈楊仙翁

仙扉如滑玉仙磴有陰霞列坐雜山鳥逆開尋澗花大年堯甲子上隱漢元嘉向夕耽言妙清風出齒牙

安隱寺泉上

扁舟五十里到寺寺門清突與老松遇暗隨孤磬行鳥時來石案苔欲上山榴愛此池頭水汲之雙玉罌

祁二十五隱君（嘉方）游南山歸索予贈詩

有客著遊屐齋心三日遲循泉入[illegible]戶囊藥出松櫳丹籙不可讀白雲以爲期還家話山水佳處似嵩伊

江上得大梁竇十二（源）書

袖手坐清曉沈吟十月初江寒鴈無次山遠樹生疏庾氏少新產何郎有故廬殷勤望來使花下洛城書

題江寺左壁

江寺晝冥冥江根照路青衆山自駢抱一鴈遠零丁何處闍吹笛有時逢負笭寬簑獨來去炊飯飯荒亭

酬詩弟子東（枝鳳）

前年子來謁蕭寺從我遊入林風滿衣六月如寒秋授以五字詩韋郎最清貴其音近疏達其澹有滋味今年子更奇弔古狂不休雷塘嗚咽水何事干卿愁知我燕趙行送別出吟卷纏綿復纏綿一日三見面

屢訪石林書堂留必竟日輒賞鄙詩奉酬一篇

一過石囷坐再來林幌眠對石澹無語開林夕生娟主人與客同晏處釋塵服千鴟酒常持七略書可讀是月暑雨多顛頓其如何華鑣嬾相逐時時叩嚴阿我詩衆口嫌苦味失調適愛之獨有君天上矜標格鶴不浴而白玉不[illegible]而溫豈意歎賞開關此長者言

閔（廷容）邀其郡中士友自小東門汎舟紅橋予亦繼遊因作長歌

小秦淮上風光賤隔歲鉛華阻相見水本無情卻有情綠波如對故人面君今沽酒兼買舟連臂紫衣招白頭肯負紅橋好天氣雙鳥梳翎宿雨收五月荷鄉共清坐花開不多葉頗大芳草雜紅醉罷休離愁別怨毋輕流東船沸管

露正溥西舫催絃燭漸殘莫笑吟詩苦鉤棘游絲書滿纈還看

上黨張水部出觀宋范寬畫獨山草堂圖

留我看畫雙瞳明笑啟廚鑰開寒廳短童捧出頗矜貴兩頭小軸魚膽青宋楮堅光未糜壞款字低行類垂薤畫中遺事畫外尋慢展輕叉且高挂一峯孤撐如破巾下築精舍牀少塵林花新沐方過雨爐香不絕疑有人當年妖禍遭非兵前藏貴相後嚴相細說流傳茶話多卻喜雲戀尚無恙先生棄官臥潭濱葛衣典庫長飢貧此畫勿失苦亦樂肯換三秉之粟十束薪

乾隆元年八月予遊京師十月驅車出國門之曲阜

縣展謁孔廟作長歌

八月飛雪遊帝京棲棲苦面誰相傾獻書嬾上公與卿中朝漸巳忘姓名十月堅冰返堠程得行便行無阻行小車一輛喧四更北風恥作鶡旦鳴人不送迎山逌迎緜之亙之殊多情冷光寒翠猖際生先師儒里瞻尊榮入廟讀拜安心旌馨香何必刑牢牲告曰藝事通微誠嗚呼五經昌且明吾欲手寫承熹平字畫端謹矯俗猶隸學勿絕用乃亨刻石嵌壁開暗盲此開古柏含元精壽可千歲歷戊庚左圖右列如墉城弗爲火奪惟汝貞舊時熟識毋乖盟日坐其下緊籟清恍然樂奏聞竽笙（按眞蹟生獨下尚有雄州大邑豪泰輕二句）

魯中雜詩

雪裹綿衣宅斷炊徉狂何以給朝飢新藏奇貨古刀布錢癖居然似富兒

溺飲湛冥已喪眞長年長夜復千巡國中所見皆糠粕損酒毀器無其人

三熏三沐開經囊精進林中妙意長禮畢小身辟支佛寫時指放玉毫光

琵琶纖手失春蔥欲續幺弦調不同殘燭淚流花暗泣傷心偏話玉熙宮

寄贈（詠）公

息心想絕室風味本來殊無垢林如洗獨眠鶴太孤瘦權多秀句懶瓚在名區比日誇新得解衣有智珠

餌菊

葉疏花更疏寒菊澹如此有酒香入杯無人影在水可以充齋廚夕糧笑糠秕滄之得長生我亦康風子

廣陵客舍病目長歌遣懷

桃花不紅李不白病眼難分好顏色眼中如火如撒沙以手抉之出不得三朝眩痛迷西東兼旬昏皆醫復矇洗處當求上池水吹來偏是少姨風道家養目專用晦萬物何勞盡長對六時息翁下垂簾視弗在外視在內新學此方坐繩帷[illegible]形神屋同枯龜七重惱熱盡退減自然銀海生華滋楊叟（吉[illegible]）善醫有仁智問疾殷勤隔日至親爲長訣藥一囊我忽心悲去年事客秋九月憂患并哭罷好友（歸安）

（合裘曾壽先生）又哭兄（侗兄聿禪師）摧殘蘭茝傷鶺鴒老淚傾瀉幾喪明入春幽結頓萌發遂令雙瞳更怳惚片詩吟就祭延光帝鑒其微宥其罰他鄉已近寒食天耳畔香輪雜畫船草綠河橋未能見贈鈿抬翠笑無緣

自題四十三歲小像後三首

十載重逢身外身二三千里路沙塵天涯豈少爭相識娘子關前墮馬人

柴車已毀幔全無烟櫂霜蓬計不孤拋卻殘書一竿去有鱸魚處釣江湖

燭油燈影話飄零往事無情隔杳冥杯底青山波上宅每年秋雨夢中聽

汪處士（愼）將次移家先寄一詩

落落與君好相憐老勿譏此生同瓦礫無累及兒孫心外得太古耳中思妙言草堂貲若辦先辦種魚軒

曉起入西湖周覽湖中諸山復捨舟渡黃泥嶺憩靈隱寺門觀南宋人紀遊題字予出馬希仁所斲琴蜀僧爲彈商音一曲是日心意恬適放筆成歌有未盡者以俟再來

二豎已退脫苦攖獨眠遙夜華津生曉起東方半辨色宿林衆鳥忽其聲敲石得火燈挂壁洗頭濯足四體輕一童抱琴一童扶柳櫪突如小鹿前後行重巒居然在胷次久未覩面心長傾笑携孤艇出湖嵴此湖天下無此淸青山

之青分外青逼眞故人雙眼晴遠兮近兮紛來迎拾舟造嶺入幽翳緊綴寬轍正試霜新晴蕭九娘家炊午飯野蔬柔菽同爲羹選勝且向寺門坐千龕禮佛陰苔平谽谺古洞按舊蹟咸淳姓氏昭文明吾本州士走他縣少而將老纔題名大書懸厓繼往哲即事差免識荒傖何來蜀僧論琴旨請彈雅曲銷塵情塵情既銷音轉妙松乎水邪交相爭始悔廣陵城中作羈客徒抱惡倉形拘傖

坐冷泉亭迫暮止宿僧舍明旦出山復至泉上取別口號二首

匆匆亭下澣衣塵清坐斜陽想淨因莫怪流泉作人語不留人聽反催人

僧房借宿五更起泱泱有聲曉不休此水殷勤出山送老夫一步一回頭

夜坐小善盦

到此徑路絕果然毛骨清久之散雲氣初不辨泉聲貝葉淨可寫精藍夙有名香長與粥薄夜話記前生

寒夜聽韓丈彈琴送姜五入蜀二首

不聞人聲聞水聲其妙卻在琴中生惜別悲離彈亦苦幽幽咽咽催天明

天明日出送高臺馬亂嘶時首重回莫忘昨夜傷心曲此去瞿唐灔澦堆

屋後荒篠冬心先生歸來復理成林春雨既生清夜可聽因懷楚中劉六丈（道源道源）亦愛竹千里屬寄以慰相思

簃簃竹閒雨久不聞此聲好似故人至長話池上清一燈夜將半小閣天未明所空是何夢夢在湘江行

江上沽酒小酌漫成短歌

春江照戶若我私春山笑人亦故欺惟我得知人不知有酒客飲眞是癡青州從事歡相約一醉千場恍如昨山月江風他處無肯教舟蹬風零落

與丁隱君（敬）詣南屏山中訪讓公

君袖石我抱琴癖各異癖心同心妙僧須向巖中尋今年南屏暑早退入寺人影涼愔愔僧留樹下坐移日飯香蒓

苦憶頗深石有高格居然列上品琴多異先直可輕黃金天教此僧亦貪戀捶琴弄石發冷吟奇賞俱足愛之至疑石能語琴反瘖一僧二老大懽喜相對滋味如秋陰

南屏山中觀米外史琴臺石刻二大字同周京顧之珽金志章鄭江魯曾煜汪臺厲鶚杭世駿梁啟心張湄丁敬施安陳兆崙顧之麟陸秩吳城諸詩老大恆讓山二上人作

一僧導我行南山小而歸石潤雲逢逢松喧風靡靡突見米顛書劖削瘦螭擬慨想趙宋閒操觚者誰子琴亾臺亦亾何以辨物始惟餘徑尺字筆畫古苔委此音妙不聞斷爾戀寸晷重湖多少秋忽落青鞵底

送鹽運判官鮑十四（鈖）仍爲長興邑宰同丁（敬）作

送君不奉卣與彝恐君飲之生別離送君不隙絲與竹恐君聽之傷心目果然無酒無管弦但多愉悅捐憂痾稽留山民龍泓子共理茶經檢畫史十月分司不値錢好詩方得千古傳北郭開舟何所見秋風騷騷雲物變日復一日年復年連峯疊巘青如前仍作長興舊令尹縣中父老爭迎邨光明河上水有情重來偏照長官淸

十一月九日社中諸君同集繡谷亭待雪

風凄百草病我心感幽牽微霰若將集共晒西齋前索索氣逆鼻棱棱寒聳肩先嘗元相醞早設江郎氈何時積三尺結想林中天狂飛如亂巾一白同瓊田洛社遊可期郢曲和罕傳凍鶴當爲謀今年是堯年

新雪同周（京）梁（啟心）作

前年鄭子國昨歲新安江聽雪雪不休百壺傾玉缸今冬倦翮還非客仍是客策策初作聲皚皚盈已白氈帳可辟寒香篝如燒春回憶千里遊洽笑當壚人果然故鄉好街泥少霑涴淨侶得二妙林閒鬬茶坐

重遊安隱寺獨坐泉上歸從舊時松徑宿於舟中曉起開行臨平山色歷歷在目漫作長歌紀之

十年前曾泉上坐松毛氄氄松蓋大泉喧松喧六月樂熱痱全消無一箇今年重遊泉上亭長松拱揖如相迎可憐我老松不老我髮已白松仍青寺門甎塔影離離撫松弄泉與僧熟臨平山下晚泊船又共汀鷗沙鷺宿侵曉紆回柔櫓行夜來霜濃變作晴數峯有意露圭角要試先生雙眼明

正月十五夜風雪不止漫賦

芳陌華闉風雪寒閉門空倚曲闌干今年今夜無情月第一回圓不得看

上春同周（京）厲（鶚）杭（世駿）梁（啟心）施（安）過顧（之麟）高齋試箸小詠四首

楚葵產青泥小摘玉一把何勞野人獻堆盤作春社（芹）

新茁蒿如許羹材風味殊可以芼爲食問三閭大夫（蒿）

夜雨剪春韭咀之含芳辛夫君肉食相不似庾郎貧（韭）

擷翠試爽提風詩有深取得此薺味甘當思荼蘗苦（薺）

乾隆十一年三月廿有二日乃予六十犬馬之辰觸情感事雜書四首非所以自壽也

淸江三月好風多自唱年年銅斗歌莫哂求官我無分金襴不換一漁蓑

白傅無兒詩更達蕭郎捨宅計非差春來笑話親書券寶與仙人掃落花

潞河渺渺隔天涯記得鄉言亦復佳此日荒園失料理誰收竹粉拾松釵（老妻時尚在天津女家）

快活平頭六十人老夫見道長精神從今造酒營生壙先對青山醉百巡

論畫雜詩二十四首

草堂一所君王賜隱服還山送老資十志居然千古事自書自畫自題詩

唐朝絕藝推韓幹善畫風鬉霧鬣奇此法不傳留一語殿中廐馬是臣師

晉公游戲畫五牛最後一匹金絡頭不比田家晚晴候野塘浮鼻野風秋

風吹草低毳幕孤矮卷胡瓌卓歇圖燕市昔酬三十券明昌印記半模糊

應夢眞容入定相我嘗瞻拜生吝嗟一幢遠勝十六軸奇古不數盧楞迦

金陵徐熙海棠好曾見妖紅滿樹開蝴蝶成團蜂逐隊誤飛來卻有千回

筆底三百六十灘忽驚眞水喧狂瀾壞廊無佛無僧住袖拂蛛絲子細看

長沙助教易元吉畫出榭林翠作堆孤猿喪子弔夜月月色此時如死灰

南朝宮紙女兒膚散木疏花影欲扶此畫不遭香蠹蝕山移海瀆笑須臾

龍眠畫佛畫菩薩三十二品多淨因自後紛紛多醜相刀林沸鑊鬼生嗔

我愛宣和最長卷蜀花粵鳥被春迷瘦金書體偏矜貴不似今人信手題

日其貴游數趙昌朱闌碧瓦豈尋常宮中團扇畫蟬雀小卉雜窠疑弄香

潑墨米家山大好吳生習氣嗤汝曹蓮房蔗滓都收用不藉一牀秋兔豪

濠梁崔白工小景內府法絹獨梭機酸榴花下雙練雀只近亞字闌前飛

出門往往逢麴車破墨亂畫松叉丫毀裂不爲豪富奪黃金無用若泥沙

隱君名不挂朝端物外風標取次看江路野梅僧壁竹肯教天子賞酸寒

楚山清曉眞名蹟南渡流傳直百金一雙官窰軸零落裝潢誰知趙孟林

秀木幽坡覆短莎馬和之畫日摩挲楊家妹子書偏愛白髮周郎嫵媚多

甘風子與梁風子細筆減筆俱通仙但知償酒付傭保不損三百青銅錢

醉眠伎館溫和尚水墨蒲萄舉世誇怪葉狂藤等兒戲儼然一領破袈裟

畫貓驛卒有神技澤吻磨牙逞虎威夜深張壁可絕鼠果少清油污白衣

一翁七客皆遺老賸水殘山紙上看相對淒涼話亾國学

袍蘊襪葛巾寒

王孫畫羊吾舊物失去蒼茫異代非春草年年生怨絲可憐縠羅上天飛

朱陽館主荆蠻民遠岫疏林無點塵也曾著箇龍門衲此老何嘗不畫人

龍井山中信步有得遂成四韻

撰杖信所往南山游目新不然訪泉竇或者遇樵人草媚青於髮松喧散若塵此心結元契幽鑰啟仙眞

憶吳興京口諸勝遊作此遣懷以示詩弟子孫（松）

養疾草堂上駸駸歲月徂長飢辭脯糒清夢落江湖三癸亭何在五州山到無門生侍籃轝入市笑胡盧

與吳門薄[illegible]具舟至木瀆訪王（伯子）巖東草堂信宿不去際晚循遊池上欣然有作二首

舟輕如身輕溪風喜不逆況與靜者期遂造幽人宅長林蔽檀欒諸峯見娩嫿巾鞵無煩苛茶瓜有清格或坐或軒眠忘言憺將夕

將夕池上行衆鳥喧亦妙游魚無懼心前軒方罷釣顧同魚鳥樂挈杖且一笑后徑宛轉橋小立各傾要知君託棲遯此中可埋照

弁山僧（心印）乞予畫瘦竹一枝長供佛前畫畢題此

好遊名山扶一藤林中忽遇長眉僧合掌乞畫苦寒竹先生近日無他能竹中不復畫荆棘荆棘乃竹之盜賊老來嬾似水牯牛隨意題詩在上頭

題喻高士（大本）山居

天放俗械無卽事息羣動花苦林雨滅鐘寒澗風送清覿思阿蒙從游有二仲新著潁陽書玉檢且一諷

吳興眠佛寺僧（覺）老近聞已亾（覺）老平日愛予長短句詩今作此體悼之

我佛出世苦如此疲於津梁臥不起若是尋常粥飯僧那得前知了生死燈非燈第二月散壞風吹卽滅伊蘭水沫芭蕉樹彈指之閒生懼怖睡蛇夜動同轉輪問疾都來問病因一笑而逝掃去火上塵刀圭無用歎寂寞藥王療病亦多錯甘露有時變毒藥

朱水部典郡河東過我江上草堂對花共飲醉而成詩

年年釣魚不在魚日日讀書是何書故人新典股肱郡來訪城南野老居野老居無所有只有清江鄰左右紅薔薇花香滿扉傾杯莫惜酒汚衣且看百雙蝴蝶花閒飛蝴蝶易散花易落此會須憐今夕樂瀲灩春缸勸再酌明朝分袂去天涯淮陰市洛陽街黃河聲怒如奔雷君嘶五馬空徘徊記得太行山突兀我舊題詩探虎窟側帽風前搔白髮

過靈隱寺聞（虛）長老游衡嶽寄懷

古寺風清清山門少送迎樹全無束縛雞亦愛偷行坐石意已足聽泉渴不生憶師南嶽去一只草鞵輕

韓安（約伯）僻居有年嘗牧羊山中又種秫田數畝以供釀事暇則著琴說十篇近臘過其池上韓安手操一曲因作詩贈之

山中獨行黃初平松下小像陶淵明驅羊變石豈欺世漉酒用巾非沽名偶然之事便千古後人遐企心先傾安也高隱樓柴荊揖讓昔賢無煩纓更聞抱藝闡微緒開襟出琴冬氣清池頭閑弄兩三聲水泙泙魚丁丁櫩花晴墮弦上驚恍如刺船東海移吾情

江行連日舟中書寄陳高士（仲謀）

春雨打我夢春山迎我舟中行第一程欲愁那得愁雨歇無踪珠山遙失橫黛汀草夾汀花未開疑有待郵籤計日

多日日少風波故人東郭賢消息今如何星迴燧復更不見空游矚想子仙骨輕眞覺天下俗杖攜百結藤酒飲小屈卮琵琶亭上月獨箇去題詩

居揚州舊城西方寺中每日飯訖繙諸佛經語語筆妙七十老翁矣念都絕我亦如來最小之弟也廣長舌在豈無白言因作古佛頌

七池無狂華雙樹無暴禽中有道場精進林雪山白牛日食草其糞合香爲佛寶以此塗地香不了長者居士與尊師各具智慧千人俱多樂少苦功德施童男掃塔復洗塔塔內舍利一百八清淨耳聞諸天樂昔傳佛在師子城說法無量度衆生能使荊棘柔輭沙礫咸光明

僦居西方寺旬日矣漫題古壁

無佛又無僧空堂一點燈杯貪京口酒書殺剡中藤古夢今都應訣人老未能此時何所想池上鶴窺冰

越日又成一詩書揭客坐

速客客不至毋煩客其言飢禽方乞食落葉時打門藥可鐺心疾泉宜洗眼昏夜深牛糞火笑撥自溫存

晨起盥沐畫佛一軀佛著無價衣藉草坐樹下其樹周帀枝葉莊嚴眞化城中妙相也觀我畫者擬我以盧楞迦之流非五濁人所能爲畫畢合十指爪復演說八十四字題卷首云

菩提樹有淨妙音三株兩株青愔愔此是佛家無憂林佛

坐其下吉祥草耳鼻口舌除熱惱甘露灌頂若雪澡大地諸先先不生佛一毛孔生光明盲者忽覩開雙盲優鉢羅花香雨徧遂令尋常百面見誰曰寶山空手轉

揚州詩弟子羅（聘）云前身花之寺僧寫眞者圖其小影予賦長歌一篇

花之僧住花之寺今生來作詩弟子閉戶嘗設太常齋行歌不諷尙書里二清二妙隔世交大圓佛鏡著方袍五七字句一千首寫禿人間秋兔毫香茅滿把三椽屋舊跡前蹤尋面目隨吾杖履從吾游覉縲纏蒙山矗矗天上天下天四周爾正年少吾白頭當杯莫負蕪城酒一醉同銷萬古愁

畫梅贈汪六（士愼）

尋梅勿憚行老年天與健半樹出江樓一林見山店戲拈凍筆頭未畫意先有枝蘂花亦繁空香欲需手遠師丁野堂春風吹滿紙題作萬玉圖笑寄晉居士居士■斷炊嘿弃寒耿耿挂壁三摩挲賞我橫斜影

汪六（士愼）失明三年忽近展紙能作狂草神妙之處儼然如雙瞳未損時知予臥病蕭寺自擕大書一通見贈予因口誦病中五字詩（士愼）笑之不止笑之正所以賞之也相對終日塵事俱忘王右軍云人生老病當以樂死信哉信哉

雙扉久不聞人聲忽驚打門聲丁丁黃犬吠客■衣迎咄

哉瞽叜無世情袖中大字大如斗自言寫時頗運肘心光頓發空諸有當前多少美少年有眼有手徒紛然但見滿紙醜惡筆倒顚問我病聽我詩笑得面皺捧兩頤池上鶴窺冰風吹寒棱棱愛我此詩非衆能我病經旬乖水火夜失安眠晝難坐於潛白朮高麗薓阿誰贈藥權相尋叜兮叜言小弟目盲非不辨老兄輭腳亦何妨木棉裘煖飽飯日復日明日還來荒寺話斜陽

番禺鈕叜（豫士）博物好遊來自海隅賦贈此詩

忽有來船客高談動衆聽囊書習禽乙浮海辨魚丁淰淰雲虛白羅羅山渲青今年年九十南極老人星

任城南浦荷花二首

萬柄荷花八面生紅襟翠袖亦風情玲瓏水殿前頭去人語不聞聞雨聲

白板小橋通碧塘無欄無檻鏡中央野香留客晚還立三十六鷗世界涼

兩淮都轉運司何公（謙）自號如如居士平生斷葷血潔身奉佛稱弟子日親梵夾垂三十年嘗宿再來可想見矣居士舊爲三品大夫比羅事待罪於囹圄者一載今邀

聖恩釋歸故里因用古韻作歌以貺之

何居士前生乃是雪山僧山中雪深坐一燈今生雖未毀儒服學佛堅守五戒之精能手不拘攣口不響緇長齋拜

經又寫經大哉世界在掌握兩翼鴨二足雞羊角彎彎豬四蹶終年宰殺憫勿施近羅憂患囚重徙若墮眢井迷東西收心尺宅已忘斧鑕楞嚴諸品諷誦無閒日朔復晦晦復朔晝夜相更夢天竺開眼圜牆亂草皆狠牙合眼便見大如車輪青蓮華久而拔苦出沈獄依然歸奉空王臥空谷秋風帖帖吹晚波津頭戀別白髮多作歌贈者蘇伐羅

送吳（麐）還新安

揚子橋邊送客舟十年前事話無休大江之上不忍別猶此青山兩白頭

與黃（元御）相見於揚州往復彌月頗得古懽一旦別去溯清淮而歸東萊矣賦詩祖餞其行

讀君七難篇其道通神明方瞳負奇術能令死者生若拯
智井溺若釋重狴摎肺腑果作語今醫誰知名慕君與君
好申契同弟兄正空人外游領略秋光晴胡爲市月留遽
去心怦怦清淮邈且長水有離別聲君家近勞山草木含
靈英吾願隨采擷[illegible]景祛三彭

嘉定楊丈（謙）年七十矣乞予爲詩

先生終日求眞形袖有一卷龍虎經今年七十得大道百
四十歲應長齡大道不在人在我地之水離之火丹成上
天無不可但看點點明窗塵一呼一吸生精神藥葫蘆大
貯古春眞了翁非鈍漢納景韜光自輕健垂簾卽是蓬萊
山山中飽喫桃花飯

山中白雲曲

雲從佛髻光中生縷縷莊嚴縷縷明只有緇經人愛看同
眠同坐更同行
一朵白雲生相奇飛來故意弄春姿有如玉女披衣立待
我詩成去未遲

弄月蓮花溝歌爲徐（本清）作

此月團團復團團我呼天上爛銀盤不照秦女彈箏筵拉
拉雜雜十四弦不照楚客悲秋船嗚嗚咽咽聲可憐又不
照塞翁黃沙白草枕戈鋋又不照妖狐拜月猨嘯烟以反
雪中曳尾之蛆地下叩頭之蟲偸吸清光萬萬千此月偏
照黃山最高處蓮花峯頭龍潭前峯奇石怪松偃蹇更與
此月相周旋有一人兮雙碧眼手弄此月吟詩篇嘲笑壓
倒李供奉飽喫月窟玉屑之飯稱飛仙

題汪丈（舸）小像

潯陽江大別山先生客游淌朱顏今春歸來脫塵服便與
倦鳥還林間任他處處風浪顚不休泊心如泊舟閉門七
字傲五侯逃禪畫作老僧影壞色衣一領衣內智珠光同
同清晨枉訪出此圖指說骨相非華敷厲病（樊榭）已亾全
癡（謝山）死眼中能詩惟有子又言子筆含騷愁爲我細寫
頻年荒津敗驛之離憂題成寄去花前讀定瀹靈芽爇枯
木漫笑區區下劣人肩際白毫長過腹

朐陽尋墓詩爲淮陰程七（仲南）作

寒無衣飢無食人生此苦未爲苦母棺忽迷葬所難覓泉
上土此苦終古皇天亦無補七郎七郎清羸瘦疾白日不
照雙瞳去尋得空抱一燈夜夜黑如漆七郎七郎心茲茲
影倀倀昨者到朐陽郁洲之山老龍之潭何暇追游歌樂
方有人指點亂草野火驅牛羊荒冢纍纍髺髺小北邱遺
骸背負返故鄉果然三十男兒强淮流嗚咽摧肝腸長貧
反覺滋味長從來大孝戴青史七郎七郎眞孝子

題雪夜讀書圖爲朱（質）作

書生有奇舉其氣可吞虎舌作霹靂飛鼻端火欲吐山南
雪如鵶出獵誰敢侮所獲非惡腥殪醜泄我怒歸來破屋
中弓弆箭沒羽燭影何幢幢玉檢讀且舞舞罷循復謂咀

味同石乳今夜天下寒萬木皆僂傴獨此枯梅枝著花香一縷淵然道心發唾珠落靈府

部姪三日前以竹箑畫新花時果見寄忽感微疾捐世矣人生浮脆一至於此驚怛不足哭之以詩

吾家騏驥産渥洼忽聞蹶足生悲嗟昨寄畫扇尚在篋蕭蕭數筆絕代詩半青半黃山枇杷雨中慘紅莪葵花今朝偷看已隔世便覺生氣無一些高樓浸水月魄死人不見兮夜如此傷逝之淚老更多想著淒風入懷裏秦嘉少婦守空房穉氏小男纔扶牀短檠留照莫輕棄機聲咽咽書聲長

喻小姑善畫工書請予贈詩

昔傳貴胄曹夫人臨平藕花工寫眞又稱宮中楊妹子媚筆能摹內庫紙女史書畫非粉脂不獨謝家柳絮詩今覩喻姑纖手巧翠墨丹青兼二妙年華三五月東方待嫁西京執戟郎

揚州雜詩二十四首

玉女窗西碧海東人間容易路潛通靈臺不昧華池滿明月忽生唾霧中

梅子黃時雨不休一枝亂開安石榴莪葵昨夜倒牆臥惱殺苦吟賀鬼頭

巳無解詠蕭夫子安得寫眞何秀才可惜城南好山水青鞵布韈見誰來

六月六日寒生毛但聞滿紙風蕭蕭記得昔人通馬語穹廬古雪幾曾消

不須索紙來占夢卻有康騈可劇談燭搯香銷花蔌蔌愁難分別是江南

嬾問五陵客姓名馬蹏特特車轔轔終年足垢不一洗莫笑我如陰子春

花愛徐郎親手栽園丁巳報五分開酒鎗原是君家物毎日鬧紅堆裏來

謠曲歌行清復新要如泉石長精神眼中只有王文度踏徧蕪城少此人

曇廠郵荒非故廬寫經人邈思何如五千文字今無恙不要奴書與婢書

日日抱琴作枕看溪堂高臥溪風寒直須石潤林花吐人去多時始一彈

楚女春衫曾拭酒洛妃羅韈舊題詩而今頭白風流減不敢人前唱竹枝

夜來趺坐失鼾聲不睡工夫道巳成始信無牀脅尊者四蛇二鼠敢相驚

博陵太守舊知賢勸我春耕上潩田若貸俸錢三十貫老夫明日買烏犍

山澤有時氣不通高人厄歲想孤蹤眼爲雙耳手爲口天不喑聾豈易逢

畫舫空畱波照影香輪漸遠草無聲帕來紅板橋頭立短命桃花最薄情

三過嚴灘訪隱居相傳高蹈故人疏釣壇之下一垂釣不釣尋常赬尾魚

唐朝鎮庫墨尺許異錦包纏生光華欲知造法擣萬杵好覓松明載一車

健筆摩空顛且狂窮年文價太荒唐一錢不值遭鄉擯眞箇鞭笞鸞鳳皇

待漏朝衣篋內存開看不散舊溫馨君誇門第門才盛五品仙郎一品孫

東家亭上花開落西舍池頭月缺圓酒不招人山隔面揚州何苦住年年

推倒繙經臺已空阿師了了在胷中一朝燒佛通紅火不向世間乞死風

松比人長覆石闌人如松立影生寒一雙我有弄泉手濺沫飛流獨飽看

何故幽懷觸處生山中之人亦不平罪松責竹嘲明月說是無情卻有情

[illegible]一心願隨郎馬蹏山隔南北天東西對坐花前各無語玉偏偷泣珠偷嚬

[illegible]放魚曲爲川上翁作

毗鄰一望青菰蒲烟漠漠兮雲疏疏先生之宅臨水居有

時罩網千百魚不懼不怖魚自如高人輕利豈在得赦爾三十六鱗遊江湖遊江湖翻躑躅卻畏四面飛鵜鶘

成都陳孝儀服田力穡閒工五字古詩寄贈

佳句託幽夐豐囤享太平洛生終日詠虞氏九年耕不愧稱名士毋荒作蠢氓眼前輕一顧車馬錦官城

畫杏花

青驄嘶動控芳埃牆裏紅枝牆外開唯有杏花偏得意三年又見狀元來

畫芭蕉

綠得僧窗夢不成芭蕉偏向短牆生秋來葉上無情雨白了人頭是此聲

[illegible]與蒿上人花下小酌

春夜一壺酒醍醐可比清畱僧對花飲看月出林行風擾何能損雲眠了不生老夫愛禪悅前世有交情

辛亥金陵曉起擬作攝山之遊

林鳥未噪月墮屋老夫先起寒可掬開門自汲澆藥泉埽地纔完茶已熟茶啜一杯春露濃坐聽四百八十曉寺鐘若不輕綴布韈攝山去笑人豈止六朝松

初八夜月

團團樹影水中央若有微風滿袖涼可怪月光畱不住二更容易下西牆

[illegible]冰燈

春寒滴水便成冰巧製工夫屬手能懸處定逢銀海客點時宜照雪山僧先分第一回圓月名署無雙寶相燈八面玲瓏看不足璿房瑤室幻千層

壽女士方（婉儀）

謝家才女誇門第（女士爲方伯方願瑛之孫女）嫁得王郎好夫壻（爲羅聘之妻）不但能詩詠絜工能畫能書妍且麗七言巧和冰燈歌（曾和予冰燈詩二章傳頌一時）時塗雲母春梅多紅絲小硯簪花筆一螺豈屑描雙蛾今年六月是生辰蓮塘瀲灩花精神無滓無塵清可比風裳水珮證前生

舊傳隋時展子虔有春夜侍遊圖不可得見漫作一首

露溼葳蕤玉帳空南朝月色恨無窮生綃一幅尋名蹟試問斜街粉鋪中

盧[illegible]江（昉）以茅山菖蒲相貺作詩答之

遺我九節蒲駐顏可扶老終朝眉目間歷歷青不了愛此五寸玉風味刮骨清一物兩心同水石見交情寄向羅翠庭相賞知有害負奇澹蕩人能詩二三子（謂雪廬雲溪二友）來年入茅山游憩擬其眞花開紫蒙茸滄之延長春

過淨因精舍

抱寺一水晝夜明入門小僧眉目清石檻松櫺隔深竹不聞人聲聞碁聲久覺空翠溼衣屨叉手獨箇林閒行叉手獨箇林閒行春風留我非世情再來試聽念佛鳥自有淵

尋巖花迎

琴叟季大（爾）出游海上詩以贈行

伏羲古琴縧嶺客袖拂流塵自收拾二弦三弦四弦十四弦衆樂繁音皆琴之臣妾對人且莫彈一聲此中松風山泉空泠泠前年陶隱君明居士（謂仲張二山人）酬贈詩篇書滿紙歎息枯桐毀面喪宮徵擲碎何必長安市今秋出遊無機心成連先生勿浪尋打頭黃葉深復深

[illegible]夜月

蘋末清風四面涼有心久立小迴廊纔看月出雲初起便笑雲兆笑月忙

[illegible]老已至矣抒寫近懷寄執友楊八丈（自貴）

我老未全老白髭鬚白更妙常在劉窔花前說年少今春耳聾聾尚能聽打清涼山上鐘絕勝張丞不聞大江聲洶洶我貧九府之錢無一串書牀卻有千金硯此中水田三頃何曾賤眼猶明先瀏瀏終朝弄筆愁復愁偏畫野梅酸苦竹嘅秋細寫滿紙小楷如蠅頭雙腳嬾迷所向免得折腰謁公相偶然出門散袖行健步拋去紅藤杖衰顏近喜親酒杯平原督郵麴秀才相約而至笑口開醉鄉那許俗子來賦長歌乞誰和殷勤覓寄楊臨賀只等百二秦關鴈飛過

過友人故居感作

門外已殘春殘春草又新酒香昨夜夢花悼去年人躡屨

游吳國題襟記漢津風流邈不見開陽埽牀塵

過信公禪院感作

林下與僧別多年不記年香尋喫茶處花想坐池邊舊種禮新塔荒廚閒賜田四靈詩一卷堆案尙依然

衰病閉門梅花樹下漫作三首

鳳躁龍狂耳失聽惟看梅影上窗櫺老夫半月不蹔出日寫維摩救疾經

苦齋新挑作旅囊鼻香如觸遶花行長鎌一匹紙穴皮伴我春風畫學生（謂門人項均）

千枝萬蕊手親栽靈谷山僧乞得來莫謂小庭無所有曾中三百座樓臺

冬心先生既編其詩爲冬心先生集後復編續集一卷因次其生平游歷交游愴然於知己之感其序弁於世詩卷函枕篋中摩挲永日意有出入即爲刊聱融楷過情聘所及見癸未秋先生沒於揚州佛舍書幾琴瑟几杖器服百年之聚浩然雲散此卷亦已泯焉精光靈氣猝歸槁壤可爲隕涕聘浮生飄泊舊學漸蕪將恐日月奄多遺澤無復可識於是經年求訪倚席之講授好事長者之藏弆酒亭佛寺之壁蠟車覆瓿之餘於塵蘚垢蝕縑素湍裂閒尋循點畫指定擬似至於嵗會廢事釐爲一卷仍其原序以終先生之志先生既編續集十數年而歿今又十年矣遺文故物與人俱盡徒使白頭弟子掇拾於百一哲人之悲將何窮已先生詩清音促節況諸幽澗之水此則出峽以後縈草赴后有迤演自得之槩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門人羅聘謹題於津門客舍

三山吳玉田鐫

冬心先生隨筆

客遊漢陽僦屋而居其地人多强斥文鮮雅馴無復張仲新李憕舉酒長謠之遺風矣予故閉置閤與人接人亦無得而窺惟有先予而來處者廣陵余四丈茁邨歙州鮑君景熙時相垂訪焉余丈爲予廿年老友鮑君爲予新知余丈雖屬朋輩其纂著淵博足堪爲吾師鮑君盛年篤學其耽古廣識頗與予同兩賢往還無虛日眞慰我澤畔之寂寥矣鮑君一日攜精楮乞予記所見典籍書畫作周氏雲烟過眼錄觀予隨筆書之如粵人啖諫果所得甘味不多也惜歲晏惘惘又將它適未竟其請俟異時合并再抒鄙說以報鮑君聞之余丈其許我乎乾隆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錢塘金農手識

經解一百三十八種成德校勘刻于崑山徐太司寇家十三年而後成諸儒之說頗精覈也吾友海甯馬寒中先生蓄典籍最多有經解所未雕版者六十五種惜其逝矣其書散失當俟執業之徒搜輯刻之

古史六十卷宋蘇轍纂著康熙戊子歲予讀書吳門先師義門家塾虞山毛斧季先輩攜觀此冊宋咸湻刻本也毛丈是時年七十餘矣目光如炬言笑弗衰眞有道之士也

新唐書糾繆二十卷宋吳縝所述亦一時辯舌瀾翻也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卷目錄六十卷明成祖勅命儒臣纂修湖廣王洪等編緝因卷帙浩繁未遑鋟刻止寫原本至宏治間藏之金匱嘉靖間大內失火世宗亟命搬救書幸未焚勅閣臣徐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謄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鈔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前年予膺薦入京師予一鉅公邸第偶見此書之九千六十三四兩冊楷法精好洵大觀也

史通二十卷唐劉知幾撰說亾友張顩三先生嘗以白金言流易之藏于師予林乃南宋沈家刻手也康熙五十一年予訪先生先生留飲水周書屋出此書相賞丹黃論斷先生之術亦勤矣

前漢紀三十卷漢荀悅撰先師義門先生有宋刻本批注用五色筆

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蕭山毛西河先生所藏元至正年間刻本先生自爲詳攷補錄不識丁者未之見也

唐鑑十四卷宋范祖禹纂澤州陳閣老所藏予雍正間客游澤州留午亭山邨三載其嗣君南坨學士出觀紙用精楮殆所謂石溪張三宅刻印也

長短經十卷唐趙蕤撰其言近乎陰符主王霸者不可不知也秀水朱竹垞先生入之從橫家深明捭闔之說不淺矣予藏此書十年友人潘貫齋典郡秦中轉而贈之

唐文粹一百卷姚鉉纂輯吳興姚玉裁秀才儲藏于蓮花莊莊爲趙松雪故宅花開時玉裁招客共讀之字畫古雅宋時刻本

古賢小字錄一卷宋陳思撰思臨安人咸淳二年解元開書肆于睦親坊當時朝士咸與之遊張水部藏是書傳爲陳解元手寫刻之獻元老者

山谷刀筆十五卷宋黃庭堅手簡予遊濟南得之李中丞官廨密行細字北宋刻本也

會稽三賦宋王龜齡所作計書三十八葉一卷禦兒呂氏所藏亦宋時刻本呂氏破殘巢無完卵其書不知歸誰何插架矣

路史宋羅泌纂前紀九卷後紀十四卷餘論十卷國名紀八卷發揮六卷其計四十七卷其說頗詭奇與史家有別予曾于蔡九霞先生處見之先生矜詡爲宋時刻本

南部新書五冊宋錢希白著吾友長興令鮑西岡收藏西岡得之郡中鄭丈芷畦元吳中發刻本

蒼厓先生金石例十卷吾鄉吳尺鳧秀才瓶花齋鈔本也墓銘體制極爲詳核志幽壙者不可不研究

九域志十卷潤州王正仲集著其于郡縣分析頗極詳洽正仲史學最明元豐間儒者也是書爲宋鋟刻向藏吳門陸氏轉入葉九來先生家有歸來草堂圖書記

救荒本草二卷周王撰輯其書與孟詵食療本草陳士良食性本草有別蓋二人所記不過飲饌調攝而已無補于斯民若救之餓也此則有圖有說圖以肖其形說以著其用首言產生之壤同異之名次言寒熱之性甘苦之味終言淘浸烹煮蒸曬調和之法草木野菜凡四百一十四種見舊本草者一百三十八種新增者二百七十六種或遇歉歲按而求之隨地采食其功更有倍于徐之才陳藏器唐昚微之徒矣

古林餘錄三卷壽春魏南夫所輯乾道八年刻南夫名杞宋觀文殿學士其書載記皆大滌洞天事學士曾提舉洞霄宮故能詳說也予鈔于澤州陳相國家

剡中稽古小志一卷宋樂史輯錄山川人物采述至精其爲太常博士時所作也博士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修地輿者不可不覽耳是書亦宋雕本予曾觀于毘陵莊翰林宅

信目剩言四卷海甯施彥執所著其說頗有徵無怍乎信目二字也是書爲吾友孫中谷編修所藏云得之粵西一故家楮板精妙逼眞宋刻彥執尚有北窗炙輠二卷亦說部中可愛者

古物辨名三卷鄱陽鍾有信所著有信自號南浦翁宋咸淳間進士觀是書者得其元始無復有空腹之譏矣刻手既佳而裝治更善書皆倒摺四周外向設遭蟲鼠之厄于中無損也亾友馬寒中先生祕藏先生歿後其子好摴蒱已準百錢落博徒之手矣悲夫

墨史三卷陸友纂其書旱傳友字友仁吳郡人平生工[illegible]書善鑒別當時朋從有古器者必正之友仁定甲乙所居

皆稱竹十萬云愛其虛心有節以自況也又有硯史印史未版行是書爲花山馬氏道古樓物近歸于廣陵馬嶰谷何不至爲蠹室糊筐筥也

黃庭內景經一卷晉楊羲義和所書汴宋之君題作會稽內史吾友王吏部虛舟定爲上清眞人眞蹟頗有據也向藏吳門韓宗伯家近歸歸安令裘魯青明府明府愛之不啻瓊玖是卷長二丈許絹色如菊之始華字體堅古不同俗書其骨竦其氣充其心亭亭其意冥冥恍覩鸞隺翔乎華池絳闕也予屢過訪明府必出以相賞雍正十三年
天子開宏博之科明府薦予姓名于節鉞大夫因赴京師旋還杭州小住淮上傳聞明府抱項疾卒于吳興官舍交好淪亾能無痛心予服緦麻設酒醴而遙奠之明府之郎君鏞幼擅八法爲予書弟子定守先人之遺不受豪右之攫奪也明府名思芹江西新建人（交字輕率老友余苗邨徵君改作締字覺文字淵學眞吾一字之師矣十月二十日農記）

徐履墨竹小幅爲梁溪秦氏所藏用筆疏簡有得風作笑之態予曾觀于聽松庵中傳聞墨竹之始爲五代郭崇韜夫人後遂摹寫開柯丹邱吳仲圭一派然唐張立已有成都大慈寺墨竹畫壁一堵未必始于閨幃也履宋淳熙間人殿試日寫竹一枝題云畫竹一竿送與試官其高致可以想見

甘風子人物一卷予觀于吳門蔣進士家其畫高妙畫中人皆奇服鵔冠蘿帶大似列仙之臞頗可想見甘風子狂態也風子關右人平生溺于麯蘗作畫每從大醉後落墨醒後即毀裂去雖金帛不可得今人塗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便縣之市肆以易斗米畫那得佳耶卷尾有楊鐵厓張伯雨劉仲儒王魯存諸公題記

張長史草書一卷舊藏檇李曹秋嶽侍郎家今歸之廣陵項氏項氏以三百金購得者長史以狂縱見稱此獨不作劒拔弩張之筆太湖精不可測也雍正九年予同王虛舟先生過觀欲鉤刻片石惜無安仲威好手一運刀也

范寬獨山草堂圖一卷爲張水部東萊所藏予乾隆元年十二月觀于其家筆墨簡古是平生得意作上有賈丞相曲腳封字嚴氏鈐山印記殊覺幽蘭爲秋風所敗也東萊解組林居大有九朝三食之厄未嘗付質庫佐一頓餐賢者而後樂此信夫越夕予題七言古詩于卷尾

孫祖同山水一幅爲濟源王高士仲密所藏予游澤州三過其居必設茗果出以共觀其山多神秀所謂得草木而華者祖同四明人與香溪先生爲友香溪愛重之當隆冬憐其寒贈之以衣笑謝之曰一衣與萬鍾等受之無名不受也更善寫石小筆署款每稱雪竇樵人

都豐廉地獄變相一卷極得蕭公伯懲惡圖筆意足爲畫鬼者開一生面不作刀林沸鑊之狀可愛也雍正三年予游京師見于阿學士雲皐先生家云得之眞定相國之孫

縑素之尾有蕉林祕玩印記

胡瓌番騎卓歇圖一卷爲吳門謝丈水部所藏水部攜游廣陵予獲觀之卷長八尺奚官習馬之態頗有鼻端出火古飛霹靂豪舉也穹廬什器無不畢具令人如在古骨剌之地矣卷首有宋徽宗題字世所傳瘦金書者是也

米友仁楚山清曉圖一卷頗肖乃翁無怪乎元章有譽兒之癖也是卷爲裘魯青先生儲藏先生以三百緡得之梁駙馬都尉趙嵒好繪事精于鑒賞時人謂之趙家畫選場先生殆似之矣卷首有紹興內府圖記吳文定公跋

冷謙吳山圖小立幅爲予所藏予得之金陵王謝子弟山巒樹葉皆有古色所謂石如飛白木如籀眞化人之筆也

楷名紙百破當覓好手若宋之趙孟林重裝之

楊善楷書一卷極有姿趣如春雲舒卷于巖谷中非唐三館諸生寫經之體也同時有王供奉之勤人購其書者以十餅金吾寧惡之惡其肥俗也善字好善元至正閒孝廉當時無人知其能書之勤有書名而不佳善無書名而佳難與胡昭輩言也予屢觀于魯青先生官齋先生頗賞予斯言以予有類乎楊善也

趙子昂手簡一紙予雍正七年客堯都飲一豪貴家酒坐其奴以此拭卮匜予見而奪之豪貴不惜也改歲舟過吳趨重爲裝界尙無糟醨之汚迹耳其書絕似蘇靈芝其言是長者言今之世安得有此恤貧之人也附記卷末云云友人牟成甫之貧香嚴所謂錐也無者豐年猶啼飢況此荒歉將何以果其腹而贍其老稱淵明乞食魯公乞米賴古多賢可爲口實仁人義士有能損魯肅之囷而實萊蕪之甑者乎

陳近仁竹堂注易圖一卷爲臨汾張少府所藏不知其妙也圖中精舍三閒叢以幽篁有人據牀而坐案設丹黃二筆攤卷目視有道之士也近仁淳熙閒人平居深通周易義理與福清林黃中爲經術友黃中著周易經傳曾糾朱子近仁亦助其說豈可便指爲朱子之罪人也邪予蘇儀中有治平貢硯一枚與少府換得之寘于冬心齋

冬心先生書醇古方整從漢人分隸得來溢而爲行草如老樹著花姿媚橫出此冊隨筆記所見典籍書畫寫作並精人書俱老足資攷証而有裨益尺璧易購此無價巳藍叔博學精賞鑑嘗影刊先生詩集若將此卷坿雕詩後吾知海內好古家且以後覩爲憾也庚申冬日長洲江湜記于東甌寓齋

蕭山丁藍叔文蔚嘗得冬心先生客漢陽時書蹟屬友某君別爲摹本予皆見之此從摹本錄出頗有筆誤問眞蹟云巳寄里中矣因稍加校正取自序語題曰隨筆爲當歸草堂付剞工吳玉柱（玉田弟）繕刊中多可與詩集相證明者光緒四年冬十月里後學魏錫曾

冬心先生雜著

光緒戊寅冬鐫

冬心先生以詩畫名一世皆於古人規模意象之外別出一奇勝情高致超超元著殆所謂逸品者於畫尤自珍惜每幅或題小詩或著數語風趣橫生總之無一凡近語此卷皆題畫佛畫竹畫梅畫馬自畫象贊及研銘揚州舊有刊本已久不存近有刻入巾箱小品中者袖珍小字苦於繙閱今爲重刻以廣其傳昔人嘗謂人之精神不在正襟危坐中而時時流露於散髮斜簪之際好鍛蠟屐亦可以見前賢風流先生往矣零縑斷素得之者珍于拱璧此雖小品猶穆然想見其人於百年之閒矣同里後學陳鴻壽引

冬心先生雜著目錄

研銘（有序）
畫竹題記（有序）
畫梅題記
畫馬題記
畫佛題記（有序）
自寫眞題記

右冬心先生雜著六種初刻罕覯陳氏以巾箱小品本苦于繙閱（當卽世行華韻軒本）重刻以廣其傳今就兩刻參校巾箱本無雜著標目首畫竹題記次畫梅畫馬畫佛次自寫眞次研銘陳本則總標雜著研銘列畫記前畫佛自寫眞題記列畫馬前又缺畫佛題記自序及畫竹題記三十一條其他篇段字句亦多岐出按畫佛題記自序云予初畫竹繼畫江路野梅又畫東骨利國馬之大者轉而畫諸佛是先生畫馬實先于畫佛陳本以意刪定雖云重刻蓋非舊觀今沿標題雜著之稱因存陳序幷首研銘餘悉依巾箱本閒改顯然誤字一二俟求初刻正之光緒戊寅九月望後學魏錫曾識于漳浦古雷鄉

余爲當歸草堂校刊此種旋得湖州凌子與霞邗上來書云冬心畫記尚有吳門潘氏桐西書屋刻本時剞劂垂成道遠不及借校附記于此錫曾

（福州吳玉田鐫）

文章之體不一而銘爲最古釋名云銘名也記其美使可稱名也臧武仲之論銘也有令德紀功稱伐之義焉則銘不專於誠儆矣古者盤杅几席尊彝斿常楛矢嘉量敦器讒鼎景鍾辰鑑刻漏之屬莫不有銘研其一也自帝鴻氏墨海有製沿及李唐以來研之產不一地形不一式藏不一人衍石墨相著而累之語爲銘者不一家豈不以文房之用畢世相守尊如嚴師密如執友寶如球璧琬琰護如頭目腦髓者惟研爲然墨次之筆與紙叉次之使石卿之策勳獻而不著得不笑文籍先生爲少恩哉予平昔無他嗜好惟與研爲侶貧不能致必至損衣縮食以迎來之自謂合乎歲寒不渝之盟焉石材之良楛美惡亦頗具識辨若親德人而遠薄夫也稍收一二佳品得良匠剜斵精古居北之身日習其事銘因此作亦陶貞白山中白雲聊自怡耳舟展所至朋遊好事者謂有奇嚮各出所儲相索予因喜得盡窺諸家之秘而甲乙之幾如子將之月旦季野之陽秋也下逮侍書明童掃黛房老圓匳楯匣尋請品題而予之斐章於是盈軸矣賅而存之其中寓規者十之三彰美者十之七寓規者座右所陳之比也彰美者彝器所勒之比也至其辭之爲雅爲鄭爲莊爲諧爲正爲庾則予不自知石不能言惟俟有道者定之耳且余夙有金石文字之癖金文爲佚籀之冢嘗欲效呂大防薛尚功翟耆年諸公蒐討遺逸輯錄成書有所未暇石文自五鳳石刻下

至漢唐八分之流別心摹手追私謂得其神骨不減李潮一字百金也研正后類銘成輒以八分書之睹落鄙於結鄰想竊樹於曲水拘墟者得毋以予言爲夸乎

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嘉平望日錢塘金農自序

冬心齋研銘

錢塘　金　農　壽門

魯隱君研銘

一畝宮齋民居菖蒲榻勤著書莫羨西鄰有麥魚

后處士研銘

持平用方子亥苗族頑陰不冰是謂溫谷

寫周易研銘

纔履之節君子是敦一卷周易垂簾闔門手寫不倦心光存吾慕著龜占可以釋百憂水洞洞雲幽幽此道最精顏惡頭

張省度魚研銘

我聞鯈魚可以忘憂羅羅其尾載泳載游江海豈少籍人畜師沈毒鉤者亟須避之

蒲子春研銘

爍爍者光處幽實顯豈看破天下而始貴其眼哉

水田研銘

田四周同我耕者水牯牛歲歉弗收吾將汝尤

巾箱研銘

頭上葛巾已漉酒箱中賸有研相守日日狂吟杯在手杯乾作書瘦蛟走不識字人曾見否

敝屣研銘

東郭雪中老翁江上棄之棄之吾何忍棄之

康石舟研銘

日初出雞子黃一夫不改其耕而天下康天下康田與桑

草書大研銘

櫃皮作字茗帚書仙人游戲信有之磨墨一斗丈六紙狂草須讓楊風子

缺角研銘

頭銳且禿不修邊幅腹中有墨君所獨

團研銘

研如此不惡面如此便俗侏儒侏儒多飽粟今之相者兮果無怍

汪近人七峯草堂研銘

松吐煙磨有餘水一滴玉蟾蜍七峯青草堂上對寫之日無恙

朴山先生注大戴禮記研銘

守其渠疏其湮邑其說十四經

注老子研銘

河上公開其原腐毫罔傳元牝之門

雲研銘

雲一縷朝朝暮暮潤如許豈待玉女披衣而後作雨邪

香洲道士研銘

負此　雙好眼睛五侯七校皆所輕願隨飲水陰長生作書高揭芙蓉城羣仙拍手紛相迎

余茁邨濡雪堂研銘

濡雪翁鶴髮新棄熱客愛冷人與石結交如宅之有鄰冬釭吐孤花苦吟窮八垠已忘肩山矗矗兩手龜吾知先生甯守黍谷寒不受黍谷春

鶴研銘

鶴不飛極苦饑玉池水飲則肥堯年大寒何處歸有一人攜之遊二頃田爲爾謀

鷗研銘

秋水關鷗矯翼三沐浴之中有片席

注書研銘

石卿助我箋蟲魚相隨海角天涯居白髮滿頭了殘書河

東猗氏眞不如

許菊齡瓢研銘

山翁在山飲山中泉髓既洗兮腹何枵然攜之入林開果風吹之而有聲焉

吳棺園寫經研銘

有一善人寫經閉關諸花香中忍界之天挹澡瓶水而灌福田放白毫光在指節間

春帆書屋研銘

產南粵路五千珠江上絲榕天春帆客載汝還文筆快下水船

寶簪分个軒潑墨研銘

寫韻軒開此君相對默默者雲若五斛黛

謏圃鳩研銘

離墨山中花雨濛濛曉鳩梳羽噈聲空上林好棲一枝禽有經曷不書之

金星研銘

花離離孔翠飛山滲金夕照微傚洮河欺石末配庾郎銅筆格

大全研銘

貌朴古類儒者乃淹中稷下席橫經資我寫勝斷甎半瓦

田研銘

尺宅中有寸田寸田無荊棘得非伊耆氏之豐年耕之耕之掌流五色煙

大蕉葉研銘

芭蕉葉大禪機緘藏中生活水冬溫夏涼

小蕉葉研銘

嫩蕉葉抽春芽試作書開心花

唐仲長子光研銘

山有時聾澤有時瘖道之不亨六賊是侵結廬北渚此研在側餌藥長生水德尚黑

宋謝幼槃研銘

江西詩社多逸民廿五人中十九人謝家小弟才清眞竹友之集七卷新席有斯研方瓊瑑明窗虛幌無凝塵筆花如燒開千春

楊吉人藥局研銘

丹砂田菖蒲井耕而不稷汲之有綆韓康宋清同其品

婁正檀隱君宋研銘

天水之民古孑遺不言不笑偏工書冷面落落交最疏一接俗人三祓除

王橙齋古泉研銘

契刀赤仄當千直一用之不竭果是王郎有錢癖

冷紅先生塡詞研銘

彎彌眉纖彌腰秀靨微笑迴紅潮江郎攜來夢筆橋初三月底譜六幺記曲孃子非其曹

春泉居士小玲瓏研銘

玲瓏片石豈蟲所蝕其香生九竅之文心乎吾何測之

皇甫孟陽畫蘭研銘

澧有蘭產我田墨灌之生紫煙搴其芳香與色畫者誰楚騷客

蕉田居士松皮研銘

松皮其形松脂其色豈無松子歲收一石齋心讀書柴扉反關如聞松風出齒牙閒

勘書研銘

開卷不辨虎與魚莫對君而書君愛潔朝沐日有度毋盜貪泉來恐觸君怒

巢空閣主人宋研銘

非芝之紫得茶之白一世二世趙宋之后君工書兼能詩莫寫灰堆山且題幼婦辭

代耕草堂研銘

疏溝洫耡蒿芻歲收何減南國珠此中不納五斗租卻勝買田迴踵湖

樊榭山民填詞研銘

紅絲研鏡匳藏墨一螺譜樂章井華清甘且香爭歌之柳七郎

閔廉風石卵研銘

團圞如墮星雨餘天色眞空青利我之用磨我墨不數翡翠能屑金文字妙書體精石柱記卵塔銘二者得兼惟阿兄

廉泉先生研銘

牛漏蹏尙可耕入隳四體忝所生目矇耳毦夜失明墨池乾涸無精神不如捐棄同書檠

金陵沈隱君研銘

擕山在几此研相親白雲與游堯之外臣

馬嶰谷蕉葉研銘

夜含露朝吐雲詎遭修竹有彈文七聘堂牕洞開仙客馬明生作書無點埃落筆聲認雨來

楊都督研銘

上馬殺賊怒露斷下馬作書和氣親運筆如使槊其力足以舉百鈞平東將軍何嘗眼大同車輪

王東令舍人著作研銘

紫薇省文筆新得汝潤澤如麗春心無垢面無塵風格老何嫌醜舍人

孱守齋主人洮河研銘

質比緑玉色如海苔君毋泿用日磨礱煤

拱樓亭贈嫁研銘

玉堂仙人非鑪官嫁女卻似戴叔鸞練帬竹笥笑不完匳中有研奚酸寒遠勝明珠贈一簞女夫得之盥且看三危之露生溥溥星光爛兮夜未闌著書當向毛公壇

丁敬身改書研銘

毋貪墨甯雖黃功最深補訛亡

鳬研銘

若野鳬之飲于水花翼拍拍可憐紫

內子口研銘

毋長舌毋露齒閨中之研乃如此椒有頌菊有銘以筆代口含芳馨

沈董子研銘

唐家小兒秀無比一雙瞳神翦秋水舞勺年頗能書右將軍笑不如

女郎小研銘

十三年紀待嫁不嫁石家女顏色可療飢桃花好面皮

西唐山人畫山研銘

作畫不燒枯樹枝鼠鬚蕉墨何所師妖花暴禽君弗爲隔江晴翠窗案開故宮紈扇湘竹斑輕描細染南朝山

原高士括囊研銘

開君囊有何備一㝵書習禽乙

張仲騤孝廉試闈研銘

七十老翁何所求三上春官名不收偷詩磨研細縕浮作文辛苦書蠅頭曲江領宴願始休

三弱先生著作研銘

佐良史石之職善屬文分曲直若以積墨敗水而汙其面何異褻君子之德也

呂湘中研銘

骨露而寒耳通有漏長身君子何癡其瘦邪

林塘主人風字研銘

揷我豪頌清風水得之而行千里瞬息中八方六合將毋同王郎王郎才敏捷不愧滕王閣上客

邊壽民月圓研銘

何取乎規有此圓相三五不虧作滿月狀

馬涉江鐸研銘

服勞者牛非其所繫先生得之掌周官樂而無戾

透風透月兩明軒重蓮研銘

波生華合丹只用青蓮花七寶池頭是爾家

盧嘯崖雙魚小研銘

鰈魚一雙墨沼春朝莫書恨字寄紅板橋

[illegible]趙飲谷塡詞研銘

其曲寡和其人則餓誰曰詞場無不可迂辛髯蘇計乃左研兮鮮用空錦裹颷輪墮落頻爾我弗如山南之茶磨

龐公研銘

結團菴龍樹前白足僧研有緣銅槃既淨拭洗之菩薩泉現一絲絲若紺髮然

張法生請室上書研銘

釋放因返汝魂魚脫笱鶴離樊賴石氏辯沈冤雖不言而代言

兩山先生指頭畫研銘

吳生精舍如佛巢白頭與研爲石交以指濡墨萬象包鮮花活樹多風騷何須一牀秋兔豪

瞽師郝用光研銘

西河子夏經術昌明雖盲於目不盲於心

水墨雲山粥飯僧寫經研銘

白乳一泓忍草一莖細寫貝葉經水墨雲山粥飯僧

又

朝寫經夕寫經香林古雪銅龕鐙此時欲守西方聖人酒戒吾不能

汪竹廬斧研銘

斧柯山君宅之武陽水君淬之月中樹君伐之

飲牛主人綠肪研銘

青琅玕出碧波香荷葉露試一磨仙書綠字校不訛千金爲聘豈曰多肯換翠袖之雙蛾

屐研銘

莫笑老而無齒曾行萬里之路蹇兮蹇兮何傷乎遲暮

蔣康民端州研銘

仙骨堅玉之清子何來五羊城

作漢隸研銘

月霸圓兮象爾形其上異色開翠屏殺墨如剸犀何啻大食之刀新出刷五官中郎將落筆役百靈吾欲繼之書鴻都之石經

秋竹先生田研銘

一夫用力乃芸己田刈之穫之歲獲大年卻無猛虎之吏白晝打門橫索錢

揣存老人水巖研銘

紫緋之衣非貴秩石分三品此第一山中人兮甘世黜手校遺文無墜失

對鷗生塡詞研銘

弄筆晨書玉津無限揩之不乾相思淚眼

閩郎界烏絲闌研銘

界烏絲闌直毋頗偏代主人耕方罫之田

獲亭主人不滿研銘

雖小缺而如句驪之天雖小蝕卻享大椿之年谷神抱虛真氣綿綿惟其不滿兮得方寸之獨全

孟姬畫小草研銘

春草多生春田無莱葹有蘅茎綠窗纖手磨松鉛吳綃作畫衆翠鮮稚蜂小蝶毋垂涎

郭姬譜曲研銘

研有匳筆有牀譜羅暴丁六娘

瓶棄研銘

砧娘擣練之爲用乎變人支牀之所遺乎取而改之何異嗟爨下半焦之桐乎

汪師李麟碑研銘

寒山一片石以手摸之探幽賾此中功德惟君有得

胡盧研銘

與浮江湖千金一壺

老匏居士影石研銘

翳桑餓夫守此無域之荒畦所謂朝飲不給其面多鱗者也

腰帶研銘

蘿帶山人韋帶隱人噫吾不知世上有玉帶之貴人

黃松石黃雲研銘

若細若緼非沈非冥一見生喜黃色天庭

沈凡民圓研銘

環摧璧破鏡蝕光何如片石凹中央青麐紫鳯不死方飢而食之同仙漿

新羅山人畫竹研銘

此研畫竹翠袖江頭年年秋雨作湘女愁

范原野琴研銘

太古質何蒼蒼家風一曲范履霜有聲無聲解聽爲誰耳塞豆者烏能知之

冬心先生年踰六十始學畫竹前賢竹派不知有人宅東西種植修篁約千萬計先生卽以爲師去春先生病起目矇耳聵之狀輒自愛惜名山老疾時時動念今夏四月輕艣短櫂別剡中諸勝過吳興攬蒼弁闞大雷下浸太湖狎洞庭揖林屋品第茶經慧泉泉上躡屐嘗憩招隱復渡江訪焦先瓜牛廬又至廣陵客謝司空寺無日不爲此君寫照也畫竹之多不在彭城而在廣陵矣每畫畢必有題記一襟悵觸之感秋雨兀坐編次成集江君鶴亭見而嘆賞不置命傔人鈔錄付剞劂氏江君早歲能文交道矜愼獨取乎章布寂寞之言其賢誰得而測之邪乾隆上章敦牂九月九日錢塘金農自序

冬心先生畫竹題記

鸞鳳非竹實不飽予畫竹竹之實歲無所收安得爲羽儀者之倉也竹之族六十有一而獨盛西南曰篃曰筱曰簬曰筀曰篔簹曰篠簩皆可貌其幽姿者也其他若篃簩之類則不堪寫入豪楮矣宋人有詠竹米詩竹米者竹實也卽穫也儋石之儲何人見之所以巢于阿閣者常饑也予之常饑又何怪乎

康熙丁亥予讀書于先師何義門先生家見沈貞吉隱君畫竹小幅翳薈之趣如坐幽谷其父爲孟淵處士其子卽石田翁也居相城里山與溪艇非勝流淨侶弗與遊三世不慕紼紱著聲韋帶皆享耄耋大年吳中譚往哲者至今

稱之今予追想其筆漫然寫此然不強合其妙耳幷題詩曰文洋州世不復有閻助教近已無聞卽今坡老亦疏闊斂衽何人知此君

宋湻熈閒省元徐履善墨竹得風作笑之態時時出紙上雍正壬子王吏部虛舟先生攜覩梁溪聽松盦中傳聞履殿試日寫新篁于卷尾題云畫竹一竿送與試官其淸狂殊可愛也十餘年來虛舟先生已歸道山此畫無存予養疴江上偶作小筆輒一動念履之畫竹世不恆見覩後之夏㫤文璧姚綬之徒幾有威鳳山雞之喩矣

籊籊竹竿畫以自賞儻逢王方平吾欲斫取贈其作垂釣之具焉上虞江三石頭策策之魚不少釣旣不得得亦不責此逸民中高蹈遺世之人也今有其人吾當友之

先民有言同能不如獨詣又曰衆毀不如獨賞獨詣可求于己獨賞罕逢其人予於畫竹亦然不趨時流不干名譽叢篁一枝出之靈府清風滿林惟許白練雀飛來相對也

眉山長帽翁畫竹橫軸乾隆元年九月曾見于京師一豪貴家墨瀋筆勢有崩雲挾石之勢自屬奇蹟予每落想摹寫往往來胷中頗有得也若魏國夫人疏篁瘦篠眞閨幃閒穉物只合配女郎詩耳

予自丁卯歲從江上遷居南城隅種竹無算日夕對之寫其面目若五斛黛在豪楮閒煙嘘風嬉之態頗謂得之文

湖州柯丹邱未嘗知有其人也

五代隃麋內庫紙開軒畫竹雲舒舒莫將蒲葦輕相比此是楊風子草書

古人云怒氣畫竹予有何怒而畫此軍中十萬夫也胷次圭角筆底崢嶸試問舌飛霹靂鼻生火者可能亂畫一筆兩筆也

近得一大硯狀貌甚古人皆以爲砧娘擣練之石也閉門獨坐畫長竹數竿題以寄遠措句用韻不拘規矩極詩之變吾黨惟陳楞山厲樊榭丁鈍丁杭堇浦陳竹町頗能賞之五君子亦擅斯體之妙者也詩曰此硯一錢雖不直此硯千金卻不易中有海眼疑出泉坐對常想百年前百年

前頭誰識得此硯定爲空階擣衣石終日摩挲我獨怬抱向孤松松下之高堂畫竹不畫今畫古湘江人愁湘雲苦舊時騷怨渺何許重磨輕煙掃長毫題詩大膽氣益豪豈屑啾啾唶唶聲嘈嘈天風忽爾吹蓬蒿扶背側望皆汝曹只合寄與茅山道士勞山樵

酈道元注水經山陰縣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宂不可芟豈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餒也夫山陰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爲是邑長宜憫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畫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與之霜苞雪翠觸目興感爲何如也

時雨夜過春泥皆潤曉起碧翁忽開霽顏玉版師奮然露

頂自林中來白足一雙未礙其行腳也劉宋沈道虔屋後生大筍或竊之乃笑止之曰惜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買送此語頗蘊藉也予偶畫竹并畫迸土纖纖欲出之狀儻逢朵頤物色人可能從紙上掘去燒之作午食也

前人畫竹鉤勒之妙不名一家有以朱碧渲色爲之者亦能品中高藝也予屑險麋半挺漫然寫意所得在成都大慈寺灌頂院壁上唐張立用筆之法可以想見

冬心先生出遊四十年老且倦矣四十年之中渡揚子過淮陰歷齊魯燕趙而觀帝京自帝京趨嵩洛之晉之秦之粵之閩達彭蠡遷鄂渚汎衡湘灘江關車之輪舟之楫有時晏坐一室泊如也傔人從者或三四人或六七人各治

其事泓穎取資抑何多焉即煬竈析薪抱甕汲水久而忘其服勞之苦也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閏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近來先生僻好畫竹長幅矮卷日竟十數蘭陵陳彭學畫竹可亂先生眞嗚呼上世賢哲之士若衞威將軍陳仲于灌園公沙穆賃舂司馬相如滌器梟覆爲治家庸申屠蟠爲漆工闞澤傭書杜廣爲廄卒袁安爲富翁運租祁嘉作都養給倉吳逵行庖南霽雲爲長年操舟陸羽龍蓋寺牧牛程賀充滄州廳僕灑掃此身初非有意處于卑賤而不恤也人貴乎自立耳自立則其執役不爲屈不爲辱也下至王褒之髯奴炙酒張志和之漁

童捧釣杜甫之阿段伐木楊伯起之阿對種蔬雖後無所顯然亦見用于名流而不泯其傳也

老而無能詩亦懶作五七字句謏人而已可勿錄也然平生高岸之氣尚在當于畫竹滿幅時一寓己意林下清風惠貺不淺觀之者不從塵坌中求我則得之矣

唐宋以來寫竹枝者不尙丹青專用水墨大半出于高流勝侶之筆非畫史俗工所能也其于堅冰積雪時乃見此君歲寒之盟與梅兄松叟久而勿替也于愛竹不啻好色近復揮掃往往畫以自賞閒或作易米計然未嘗有好事者連船運租償送也

極有時而摧爲薪樵有時而蠹其腹物之生也其如戕賊

何竹族甚蕃不夭閼不龍鍾亭亭特立若翠葆玉人日夕清風出懷袖閒庾公之塵揩之而拂去也予與通好輒爲寫眞此君面目惟青城野鶴可相並亞

凡花之發于句萌也自含葩以及落蒂倏而敷榮倏而擊斂便生盛衰比興之感焉暈朱調鉛壯夫不爲也予僻性愛竹愛其陵霜傲雪無朝華夕瘁之態每聞多竹勝地如渭川淇上者直造竹所不問主人往往人見之錯呼爲王郎暇日則寫其貌黟縣陳元賓我不淺也

予畫竹不畫石石何難乎顏色未古雪作飛白者乃佳若攢苔用兩點皴不屑畫也

畫竹宜瘦瘦多壽自然飽風霜耳蒙莊十圍臃腫之木予

覺嬾對圖繪恐客嘲賓戲以我爲肉食相也

一枝新長楚江頭便有煙昏細雨愁若說無心心最苦斑斑湘女暮啼秋此予二十年前題湘陰女子畫竹詩也予近善此製遂轉以自贈白頭潦倒空負青青琅玕之照眼睫也老醜不嫁意欲何爲難免彼姝撫口笑之不止耳

予家書堂前後皆植竹每于雨洗煙開時輒爲此君寫照一枝二葉蓋不假何郎之粉蕭娘之黛作入時面目也

僕人陳彭冬心先生字曰幼錢復字之曰八百侍先生硯席歷百二十朔晦矣先生受二豎之擾三載僕半散去若風籜之解也彭獨留藥鐺粥鬲晨夜無怠四方朋交皆謂戴逵已應災星孰知尚在人世今年五月霍然而起嘗作

東晳近遊清若著弁彭相隨以往詣天聖寺覩寺壁畫竹一堵歸寫此幅彭乞請收藏噫其不好摴蒱籔錢之戲又不愛珠犀金玉之貴而寶蘆中窮士之殘煤禿管亦異矣

虛心高節久面不改其操竹之美德也若戕伐之煎茶縛彗之厄非愛護弗能免之耳予畫此數竿如見所生設百年後紙淪墨敝煎茶縛彗之厄可免也

曉道士梅沙彌寫竹一竿極似之不補桃花三兩枝何須賣人題惡詩

居無竹食無肉居無竹長俗也食無肉長瘦也是日西廊分種修篁七竿適有客餉豚蹏者予得飽肉坐竹中居然

不俗不瘦之人矣因磨王仲卿墨畫此紙幅蕭蕭秋聲如灑雨耳砌下甘蕉叢棘毋妒長身君子挺立不屈也

野蒲出水雛鴨唼萍初夏新篁已解粉籜窺人作微笑矣

南朝官紙滑如女兒膚晨起寫此一竿世無文殊誰能見賞香溫茶熟時只好自看也

唐蕭協律善墨竹畫十五竿贈醉吟先生醉吟先生作長歌報之傾倒其絕藝逼眞舉世無倫也予遠希前哲寫此牝牡十三輩茲茲宇宙何處投人一字之褒難逢雅賞其他可以取譬而不爲矣

竹有祖竹有孫藝竹者善于蓄畜也齊民要術所載京家種植西家收利又非人力之能施矣予江上舊廬多竹園

數世不改青瑤華今轉徙居何氏妹壻書屋瓦松梁苔蓮見曦景而著筐一竿無有也蓄畜收利之說則託之墨卿畫此長卷將欲授高枕石頭之人也

嵊谷風秋柯亭人古信手寫來便是竹譜

天寶遺事云商山隱士高太素居清心亭亭下有秀竹棱棱玉立不羨侯家戟門也予仿小筆數竿以貽潛林逋客潛林爲太素雲仍之孫千載相望其發光戢影敦蠱履之節同一軌也

予遊弁山尋小玲瓏石不得信宿僧寮僧心印乞畫瘦竹一枝長供佛前竹尊者頓開生面矣幷題七字古詩曰好遊名山扶一藤林間忽遇長眉僧合掌乞畫苦寒竹先生近日無他能竹中不復畫荊棘荊棘乃竹之盜賊老來嫻似冰牯牛隨意題詩在上頭

九龍山人嘗于月下隔船聞簫聲欣然寫竹一枝相報越日估客奉紅羅綸一端復請山人畫爲配山人索取前畫裂之其事頗爲美談予今年四月十五夜泊舟九龍山前緬想高風漫興畫此長幅何地無月何時無簫聲卽估客比比皆是紅羅綸豈少耶然求之今之世萬無其人耳言之可發一笑

興化鄭進士板橋風流雅謔極有書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筆兼衆妙之長十年前予與先後遊廣陵相親相洽若鷗鷺之在汀渚也又善畫竹雨梢風籜不學而能廣陵故多

明董巧而黠侯板橋所欲每逢酒天花地間各挾研牋紈扇求其笑寫一竿板橋不敢不應其索也若少不稱懷鑾子田頗郎意則更畫醉墨漬污上襟袖不惜也今試吏于齊東濰縣矣便娟之徑可添伎席否翠蛾紅靨之圍詎少濰硯按紙之人邪吾素性愛竹近頗畫此亦不學而能恨板橋不見我也

予畫此幅墨竹無蕭灑之姿有顦顇之狀大似玉川子在揚州羈旅所見蕭郎空宅中數竿也予亦客居斯土如玉川子之無依宜乎此君蒼蒼涼涼喪其天眞而無好面目也噫人之相遭故然相同物因以隨之可怪也哉

五月十三爲竹醉日杜秀才從太原來遺桑落酒一尊予獨嘗竹下餘瀝澆之三杯通大道矣卽以酒和墨漫寫直幅竹何能飲亦何能醉邪淋漓敧斜便若覩此君沈湎拍浮之態也

曩在汪伯子巖東草堂見張萱畫飛白竹紙長一丈許乾墨渴筆枝葉皆古儼如快雪初晴微風不動想作者非娟媚之姿悅人也予縛黃羊尾毛畫此巨幅縱意所到不習其能然幽眇閒小有合耳寄與新安方密菴密菴善別畫千里之外定驩然以張萱目我也賢者樂此不賢者又何樂哉

竹裏清風竹外塵風吹不斷少塵生此閒乾淨無多地只許高僧領鶴行

舟屐往來蕪城幾三十年畫梅之妙得二友焉汪士慎巢林高翔西唐人品皆是楊補之丁野堂之流巢林畫繁枝千花萬蘂管領冷香儼然霸橋風雪中西唐畫疏枝半開軃朵用玉樓人口脂抹一點紅頁縑精楮各臻其微予此歲沉痾頓起輒事畫竹然無所師從每當幽篁解籜時乞靈于此君李超兒墨日供揮灑嘗爲二友稱賞賞予目無古人不求形似出乎町畦之外也

飲鄭氏園大醉如泥爛銀月色今夕尤佳畫此竹枝自代解酲并題小詩其上詩云花氣已闌人罷酒棋聲方散月當階新篁一枝纔落墨便有清風生百骸予之竹與詩皆不求同于人也同乎人則有瓦礫在後之譏矣

昔賢畫竹有畫于成都笮橋觀音院中又畫于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然如生墨色淋漓寒奧四出令觀者雖執熱亟思挾纊也今人目不接古千雲直上之狀何能得其萬一耶乾隆庚午六月朔日遊石塔寺訪吳興寄舟開士遂在禪室寫此長幅以充供養眼塵心垢都爲蠲去予之所得葢有宿因默契于先哲也

風約約雨修修翠袖半溼吹不休竹枝竹枝湘女愁

宣城沈叟稱厓年八十似四十歲人雍正間會合于廣陵之紅橋叟善畫松龍之鱗鱗石之衙衙唐張璪畫法也廣陵猗頓富家出白金一流叟始放筆爲直幹然不問其誰何以宣德丈六名紙請乞也乾隆壬戌鮑辛甫先生領鹽運判官招叟遊杭烏巾白褐叟欣然來西湖諸精藍粉壁輒作大幅未嘗索取三百青銅錢于交叟居小友之次星紀凡歷二周每見叟破墨皴動欲師其雙管齊下生枝枯枿之妙不可得也予今年學畫竹竹之品與松同總要在象外體物之初耳叟已騎箕天上予則吹篪市中相感更多歎息也

磨墨五升畫此狂竹查查牙牙不肯屈伏天上天下吾願斷取一竿贈之不釣陽鱎而釣諸侯也世人中有眼大如車輪者定知此意

結夏僧屋野人有獻瓜果者予小嘗之畫此墨竹相答題詩云不勞纖手剝蓮蓬西域瓜漿消熱中畫出張高士家竹暑風卻變作清風北郊去市已遠若養羊牧豕鬻薪種菜定有游明根孫期葛洪范宣一流人吾將訪之儻不得見當再往也

予今年又至廣陵有于思復來之誚所居北郭僧廬僧廬多竹惜在頹石汙瀦中未見其娟秀之媚幽獨也近日風雨無事輒作數竿聊爲此君湔洗塵服耳

竹之生也緣坡穿徑絕無行次葳蕤檀欒若君子之在野焉當其抽萌擯翳元功造化誰維司之予畫竹一月之中磨煤孤柱破費凡幾許此幅寄贈丁隱君敬身龍泓不遠展看于風篁嶺下車馬塵是何物也

予入夏來不巾不襪逭暑無方雪車冰柱安可得哉畫竹

一幅以當休憩純用焦墨長竿大葉葉葉皆亂有客過而詫曰此嬴秦戰場中折刀頭也得毋鬼國鐵爲硬筆邪吾爲先生聚鬼國鐵于九州鑄萬古愁何如

宋程郎中堂善墨竹爲湖州老文入室弟子嘗登峩眉山見菩薩竹節外之枝葺密如衮輒寫其形于乾明寺寺壁予用吾鄉元時林松泉代郡鹿膠墨摹之恍若晚風攪花作百顛狂卻未有落地霑泥之苦也

吳門薄君自昆相見廣陵贈予東魏興和甎硯一枚色澤若幽幽之雲吐巖竇中琢手精奇四周三道墨池深窪眞希世物貯硯之器是宋髹漆紋理如牛毛如蛇腹亦可寶也因試其良畫西蜀叢竹長幅報之題云貽我古硯報君新篁此中有渭川之千畝何用洛陽二頃之耕疆

丹陽許濱江門善畫窠石水仙薄冰殘雪時見嫣然趙子固九十三莖畫法江門深得之汀洲華喦秋岳僑居吾鄉相對皆白首矣嘗畫蘭草紙卷卷有長五丈者一炊飯頃便了能事清而不媚恍聞幽香散空谷中二老每遇古林茶話各出所製詩示予恨不能踵其後塵也今年六月予忽爾畫竹竹亦不惡頗爲二老歎賞于鼂公閒云宋李息齋無此題記數行也近日習家池頭風荷露蓋世上人可不必畫必欲潑墨塗染只好懸諸蒸肆供拾笒逋者作息肩之觀也

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鬩也既不出矣招

剡溪之人來畫老竹數竿在大石罅石作乘白者一作黳黑者二下有敗棘有惡草不意幽林絲谷中伏處此輩也畫畢擲筆太息自解不得吾當搔首問青天耳

楚州陸三竹民新拜頭銜曰江湖釣魚師予以紙上一竿贈之直釣乃可不可效狢人沈毒鉤也此是老夫癡想觀者莫以爲有此事耳并題小詩申廣其意新婦磯頭嬾寄書竹竿笑贈莫踟躕釣魚須釣一尺半三十六鱗如抹朱

吾杭南山之南樵路澗道中皆有叢竹之勝人行其下翠霑衣襟今遠客廣陵每一思之則寫其形并題小詩託楮先生通般勤焉雨後修篁分外青蕭蕭如在過溪亭世間都是無情物只有秋聲最好聽

金錯刀李家重瞳兒畫竹法也予戲筆爲之物外服古之士定知予有自來也

大秋雨師暴行其政渺渺江湖恍在戶庭半月來朝曦夕陽偶見竹影不三日而淋漉之聲又滿耳矣子桑之病杜門懶出惟有此君知我也寫畢乃作詩二首以寄意焉詩曰六番陰雨一番晴晴卻無多雨又傾如此秋光太欺客擕燈畫竹到天明一派叢生苦竹洲枝枝葉葉正涼秋得風恍若作微笑笑我無家人白頭

古人身處貧賤執業甚卑若太公望賣漿孟津老萊子緝毛楚國嚴遵卜筮成都肆韓康賣藥長安道上樊宏藝漆壽張嚴清運炭越城步隲種瓜江東劉寶賣牛衣高唐農

家傳昭賣歷日靈州州境朱百年伐樵若于會稽山中朱桃椎置芒屩于益州路口以上河上公緯蕭宛孔氏治鐵雍伯販脂濁氏胃脯段干木儈馬灌嬰市繒趙岐炊餅徐孺子磨鏡王猛編畚沈驎士織簾鄭叟醬翁之流或異時通顯名著旂常或畢世幽潛跡先蓬藋者也冬心先生客廣陵五閱月衣上塵滿把矣臣朔九朝三食之厄未免也日畫墨竹欲鬻以自給終不得有損魯公之囷而實萊蕪之甑爲可歎已

此幅墨竹爲巢林先生作題詩曰去年新竹種西牆今歲牆陰筍漸長一日生枝三日葉秋來便已蔽斜陽其意未盡又題詩曰明歲滿林筍更稠百千萬竿青不休好似老夫多崛强雪深一丈肯低頭予與巢林俱是鶴髮翁矣當前行樂莫負景光若豫章之木七年而成陰不暇畫之以奉先生也

秋聲中惟竹聲爲妙雨聲苦落葉聲愁松聲寒野鳥聲喧溪流之聲泄予今年客廣陵繞舍皆竹蕭蕭騷騷歷歷屑屑非苦愁寒喧之聲而若空山絕粒人幽吟之不輟也晨起清盥畢畫此滿幅恍聞竹聲出紙上世有太拙薛先生自能知之耳塞豆者烏得辨聽其妙者耶

金陵余綸仿宋本錄寫

江氏鶴亭古梅盦藏板

冬心先生畫梅題記

白玉蟾善畫梅梅枝戌削幾類荆棘著花甚繁寒葩凍蕚不知有世上人玉蟾本姓葛名長庚棄家遊海上號海瓊子又號蠙菴武夷散人神霄散吏紫清眞人殆乎仙者也昔年曾見其小幅題詩亦清絕今想像爲之頗多合處予初號曰冬心先生又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龍梭僊客百二硯田富翁心出家菴粥飯僧可謂遙遙相契於千載矣惜予客遊無定日在塵埃中羽衣一領何時得遂沖舉也

世傳楊補之畫梅得繁花如簇之妙徽宗題曰邨梅丁野堂畫梅理宗愛之野堂遂有江路野梅之對二老皆蒙兩朝睿賞而品目之千古藝林侈爲美談今予亦作橫枝疏影之態何由入 九重而供 御覽也畫畢戲言可發觀者一笑

吾鄉龔御史田居先生家有辛貢粉梅長卷丁處士鈍丁家有王冕紅梅小立幅皆元時高流妙筆予用二老之法畫於一幅中白白朱朱但覺春光滿眉睫間老子於此興不淺也

徑山林道人乞予畫梅寫此寄之并自度新詞書其上三五溪翁謂陳仲父鐳亘生諸隱君也

山僧送米乞我墨池游戲極瘦梅花畫裏酸香香撲[illegible]松下寄寄到冷清清地定笑約溪翁三五看龍汲泉閑[illegible]茶器

乾隆丙子初春峩眉山中精能院漏尊者遺單丁阿鈍持書相訊予作此詩畣之改月仿九里山人畫法畫此長幅又書此詩以寄勝侶茶熟香溫時可多物外之賞也

蜀僧書來日之昨先問梅花後問鶴野梅瘦鶴各平安只有老夫病腰腳腰腳不利常閉門閉門便是羅浮邨月夜畫梅鶴在側鶴舞一回清人魂畫梅乞米尋常事那得高流送米至我竟長飢鶴缺糧攜鶴且抱梅花睡冒寒畫得一枝梅卻好鄰僧送米來寄與山中應笑我我如飢鶴立蒼苔

硯水生冰墨半乾畫梅須畫晚來寒樹無醜態香霑袖不愛花人莫與看

吾郡孤山下荒亭之中有梅十數橫斜多態相傳逋僊手植每花時必吟賞其側今客揚州若號寒之蟲墐戶不出追想風格呵凍寫此尚不失其古貌也恨無薛家筆法添畫襹褷六鶴于左右耳

畫梅須有風格風格宜瘦不在肥耳楊補之爲華光和尚入室弟子其瘦處如鷺立寒汀不欲爲人作近玩也客窗仿擬以寄勝流

宋蕭太虛沖元觀道士善畫墨梅著花疏秀別出一格康熙丁酉舊里楊工求進士攜蕭之小立軸觀于陳楞山玉几山房恍若行行籬落間各題詩一篇後工求領二千石典郡秦中此畫不復再見矣今二君皆下世追想昔日遊處展玩寫此長幅二君無由共賞也不禁憮然

石門僧畫梅吾友丁敬身藏一軸密蕚繁枝孤詣獨絕踵後塵者越城王郎予雪中仿其意尚不至於望塵不及耳

晨起用杜道士小龍精墨爲梅兄寫照

東鄰滿坐管絃鬧西舍終朝車馬喧只有老夫貪午睡梅花開後不開門

野梅如棘滿江津別有風光不受春畫畢自看還自惜問花到底贈何人

畫梅之妙在廣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畫繁枝高西唐畫疏枝皆是世上不食煙火人予畫此幅居然不疏不繁之間觀者擬我丁埜堂一流儼如在江路酸香之中也

雀查查忽地吹香到我家一枝照眼是雪是梅花

乾隆元年應舉至都門與徐亮直翰林過張司寇宅司寇出觀趙王孫墨梅小立幅冷香清豔展視撩人大似予緇塵涴素衣也今二老仙去予亦衰頹追寫寒葩不覺黯然自失恨不令二老見我橫枝滿幅含毫作簡齋詩句一題其上也

宋釋氏澤禪師善畫梅嘗云用心四十年纔能作花圈少圓耳元趙子固亦云濃墨點椒大是難事可見古人不苟敗煤禿管豈肯輕易落于紙上耶予畫梅率意爲之每嘗一圈一點處深領此語之妙以示吾門諸弟子也

吾家有聽春亭因自稱爲聽春翁亭左右前後種老梅三

十本毎當天寒作雪凍蕚一枝不待東風吹動而吐花也今僑居邗上結想江頭漫寫橫斜小幅未知亭中窺人明月比舊如何須於淸夢去時問之

驛路梅花影倒垂離情別緒繫相思故人近日全疏我折一枝兒寄與誰

橫斜梅影古牆西八九分花開已齊偏是東風多狡獪亂吹亂落亂霑泥

客窗偶見緋梅半樹用玉樓人口脂畫之彼姝曉妝毋惱老奴竊其香匳而損其一點紅也不覺失笑

水邊林下一兩三株瘦影看來有若無白白朱朱數不盡是花鬚

玉女窗中有人同夢夢在水邊林下此予五年前爲華亭沈君沃田畫梅花帳子句也時沈君方納姬金屋有詩紀事朋儕多豔稱之今予用臙脂螺黛寫此小幅復書前詞家有明珠十斛之人者贈之何如

以詩爲贄游吾門者有二士焉羅生聘項生均皆習體物之詩聘得予風華七字之長均得予幽微五字之工二生盛年耽吟勿輟無日不追隨杖屨執業相親也二生見予畫又復學之聘放膽作大榦極橫斜之妙均小心作瘦枝壼蘤閒之能可謂冰雪聰明異乎流俗之趨向也今均袖紙二番請予畫暗香疏影圖因就其所欲而畫之天空如洗鷺立寒汀可比擬也

取春翁畫埜梅無數花枝顚倒開舍南舍北處處石黏苔最難寫天寒欲雪水際小樓臺但見凍禽上下唬香弄影不見有人來

華光長老寫橫枝說與西江獺阿師今日風前呵手畫幾回錯認雪飛時

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樓若有人淸到十分寒滿把始知明月是前身

一枝兩枝橫復斜林下水邊香正奢我亦騎驢孟夫子不辭風雪爲梅花

楊補之甥湯叔雅宋開禧閒與弟叔用皆工墨梅各出新意謂之倒暈花枝時有茅進士汝元亦擅名當世叔雅畫

梅曾見之於吾鄉梁少師家不愧逃禪叟而叔用及汝元之疏枝瘦蕚未嘗覯也今予追想叔雅之筆寫此一幅冷冷落落大似深山絕粒人觀者當惜其緇塵滿素衣也

古牋一番畫江路野梅題詩其上裝成小立軸奉寄巢林先生壽梅勿憚行老年天與健半樹出江樓一林見山店戲拈凍筆頭未畫意先有枝繁花瓣繁空香欲霑手愛仿予野堂萬玉紛滿紙謝卻金帛求笑寄巢居士居士嘗斷欸嚓寒耿耿挂壁三摩挲賞我橫斜影

冬心先生畫馬題記

乾隆十五年在吳門謝林邨宅見隋朝胡瓌番馬圖骨格雄偉與駑駘有異後郃陽褚峻自九嵕山來攜示石刻昭陵六馬慘澹中有古氣非趙王孫三世之用筆也客窗漫爾畫之風鬟霧鬣寫其不受羈紲控御者何從而顧之哉目前無杜二郎咄咄神駿不敢妄求今之詩人品題也

唐賢畫馬世不多見元趙魏公名蹟尙在人閒諸儲藏家皆是粉鎌長卷馬之羣五五十十自八至百或栖陰晚浴或花底滾塵芳草斜陽中交嘶相嚙之狀也騏驥驊騮未有貌及獨行萬里者予畫非專師愛其神駿偶然圖之昂首空闊伯樂罕逢笑題一詩以寫老懷詩曰撲面風沙行路難昔年曾躡五雲端紅韉今敝雕鞍損不與人騎更好看

涷雨初晴僧階之苔絕鮮客履因坐庭陰畫此匹馬不嘶不動尾搖風乃於尺幅見之馬乎馬乎舉體無千金之裝皮相者何能估價也擲筆一笑

馬知人意亦回頭唐韋瓚句也予笑而測之狹邪者得非張公子杜舍人一流邪晴窗無事畫此春驄行行芳草且少留之衣香鬢影或從生綃中出也并賦小詩花閒酒幔水邊樓嘶處隨郎郊外游一自玉人春信杳夕陽西下不回頭

爲此老驥尙有壯心譬之於人不無日暮途窮之歎世閒罷寫者覩之踖踖然同一傷感乎又題一詩聊以解嘲古戰場中數箭瘢悲涼老馬憶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人作牛羊一例看

予摹唐人畫馬皆畫西域大宛國種用筆雄俊別開生面而圉夫冰雪在鬚寒磔之態亦復骯髒朔颷怒號展軸看之怳然置身古骨刺之地也畫畢復題數行以告世之愛馬者

驕嘶掣影耳生風曉日曈曨正照東誰把傾城與傾國翠蛾紅袖換花驄

龍過三浴歲駸駸長抱馳驅報主心牽向朱門問高價何人一顧值千金

古之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衞忌相髭許鄙相脁投伐褐相胷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各有所能未若伯樂具相之全者也設有良驥不但伯樂難逢要求各有所能者亦未易得也予用曹韓畫法畫此一匹所謂若滅若沒之形今之世何人妙解而識之哉畫畢爲之慨然

馬尾搖風春日暄花前花後杏花繁愛他蹀躞京城裏騎過吾家兩狀元昔貴游詩云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誦之殊多豔羨也狀元何足重三年便出一箇讀書人箇箇皆能爲之其所以異者要在平生事業不朽耳吾家昆弟掇巍科後著作之編盈尺矣無愧榜頭名也今

於畫馬乃戲及之非爲馬幸也毷氉秀才毋嗤老夫詩張門庭

禿筆掃驊騮韋偃畫馬之妙也其紅藕覆背圖一軸乾隆元年見之京師王侍郎宅曾題詩左方侍郎逝後此畫爲厮養卒竊去歸之內城賣漿家矣今拈豪追想其意所謂頭一點尾一抹者乃於素縑中摹得之每逢上巳湔帬之日不無有斜陽芳草香輪漸遠之感也

昔聞有良驥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污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冪之驥于是俯而噴仰而鳴以爲伯樂知己也今予畫馬蒼蒼涼涼有顧影酸嘶自憐之態其悲跋涉之勞乎世無伯樂

即遇其人亦云暮矣吾不欲求知於風塵漠野之間也

世傳韓幹畫馬一日有人詣門自稱冥使請馬爲坐騎公乃畫馬一匹焚之後于寢室見前冥使來謝云關山迢遞賴公無跋涉之苦矣其感召遂若是乎今予寫此頗亦通靈安得有求之者入夢而相告也

予年來畫馬馬皆丈餘雄偉獨大赤喙黑身耳如批竹尾若擁篲所謂騕褭者是也騕褭者神馬也其種出東骨利國一日行千里日食須海上龍芻非沙洲飼以菼萁瓜州飼以藚草西蜀飼以稗草安北飼以沙蓬根鍼可比唯崑官所載古天子十二閑中有之當時曹韓圖寫者殆近是歟

畫佛題記序

予初畫竹以竹爲師繼又畫江路野梅不知世有丁野堂又畫東骨利國馬之大者轉而畫諸佛時時見於夢寐中三年之久遂成畫佛題記一卷計二十七篇語多放誕不可以考工氏繩尺擬之也廣陵執業門人羅聘爲予編次之懼予八十衰翁恐後失傳乃請吾友杭堇浦太史序予文幷刊藏朱草詩林其用心亦良苦矣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七月七日前薦舉博學鴻詞杭郡金農漫述

冬心先生畫佛題記

漢明帝時佛從西域雞足山來入中國其教日興後之奉者皆四天下智慧之士下至凶暴之徒未嘗不畏其果報而五體投地也若晉衛協畫七佛圖顧愷之瓦官寺畫維摩詰像前宋陸探微甘露寺畫寶檀菩薩像謝靈運天王堂畫熾光菩薩像梁張僧繇天皇寺畫盧舍那像隋展子虔畫佇立觀音像鄭法士永泰寺畫阿育王像史道碩畫五天羅漢像尉遲跋質那婆羅門畫寶林菩薩像其子乙僧光澤寺畫樂音菩薩像唐閻立本畫思維菩薩像吳道子畫毘盧遮那佛像盧楞伽畫降靈文殊菩薩像楊庭光畫長壽佛像翟琰畫釋迦佛像李果奴畫無量壽佛像王維畫孔雀明王像韓幹畫須菩提像周昉畫如意輪菩薩像辛澄畫寶生佛像左全畫師子國王菩薩變像范瓊畫正坐佛圖張南本聖壽寺畫賓頭盧變相張騰文殊閣下畫報身如來像後梁朱繇畫香花佛像跋異福先寺畫自在觀音像後晉王仁壽畫彌勒下生像南唐王齊翰畫辟支佛像前蜀杜子瓌畫侍香菩薩像杜齯龜畫歡喜國佛像釋貫休畫應夢羅漢像吳越釋蘊能畫妙聲如來像富玫畫白衣觀音像宋后恪畫藥師佛像周文矩畫金光明菩薩像武洞清畫智積菩薩像侯翼畫寶印菩薩像句龍爽畫普陀水月觀音像李公麟畫長帶觀音像關仝畫龍窠佛像董源畫定光佛像黃居寀畫著色觀音像梁楷畫化城行化佛像趙廣畫妙光林中披髮觀音像趙伯駒畫拘那舍牟尼佛像釋智什畫白描阿彌陀佛像釋梵隆畫十散聖像歷代畫之今則去古甚遠不可得見惟於著錄中想慕而已余年踰七十世間一切妄念種種不生此身雖屬穢濁然日治清齋每當平旦十指新沐熏以妙香執筆敬寫極盡莊嚴尚不叛乎昔賢遺法也世多善男子願一一覩之永充供養云

十五年前曾爲援鶉居士寫金剛經一卷居士刻之棗木精裝千本喜施天下名勝禪林與伐那婆斯尊宿貝葉之書爭光也即外域遐方若朝鮮若日本若暹羅若琉球若安南諸國以及小瓊島大西洋皆附海舶遠行散布之地無不知中華有心出家菴粥飯僧之柔翰矣今年又畫佛畫菩薩畫羅漢將俟世之信心敬奉者鋟摹上石一如寫經之流傳云

龍眠居士中歲畫馬墮入惡趣幾乎此身變爲滾塵矣後遂毀去轉而畫佛懺悔前因年來予亦畫馬四蹏隻影見於夢寐閒殊多惆悵從此不復寫衰草斜陽酸嘶之狀也近奉空王自稱心出家菴粥飯僧工寫諸佛墨池龍樹常現智慧雲是日朝曦照戶冬氣益清但覺煩悁一瞬頓釋因作香林大自在菩薩端正相以寄長齋之人上池水須汲供之

上世慧業文人奉佛者若何點周顒之流然未能斷葷血

而節情慾當時故有周妻何肉之誚也予自先室捐逝潔身獨處舊畜一瘖妾又復遣去今客遊廣陵寄食僧廚積歲清齋日日以菜羮作供其中滋味亦覺不薄寫經之暇畫佛爲事七十衰翁非求福覯但願享此太平飽看江南諸寺門前山色耳

佛之化城城中有無憂林林中有十二種樹龍窠其一也若思維若音樂若如意若菩提若貝多羅若伊那提若寶相人間亦未易覯耳予畫菩薩妙相奇柯異葉以狀莊嚴恍如佛光上下隱現在方寸也古云世無文殊誰能相賞予聞斯語爲之興歎

五代釋貫休天福間蜀主賜紫衣號禪月大師其畫羅漢皆從夢中所見予年十三四時逢上元節隨先處士過長明寺觀其眞形十六軸隆鼻朵頤龐眉大目各盡意態雖古綠如漆而精爽突出尺許實通神之筆也後爲彭城李公奪之送入西湖聖因寺供養秀州汪屋乾隆八年重裝予書籤題名世上一切下劣人不得瞻覩也今予亦畫羅漢諸佛若有宿因因憶往歲舊事漫記于此云

古佛頌頌曰七池無狂花雙樹無暴禽中有道場精進林雪山白牛日食草其糞合香爲佛寶以此塗地香不了長者居士與導師各具智慧千人俱多樂少苦功德施童男掃塔復洗塔塔內舍利一百八清淨耳聞諸天樂昔傳佛在師子城說法無量度衆生能令荊棘柔輭沙礫成光明

芭蕉佛家稱之爲樹以喻己身要常保堅固也予於綠天林中畫古佛一軀坐藉忍草耳寂音聞師子城賓頭盧變相髣髴似之合十敬禮者當具香花作供五濁不污自生善心

予年踰七十乃我佛如來最小之弟也唐賈島詩云得句先呈佛其奉西方聖人可知矣予近畫佛及四大菩薩十六羅漢諸像亦必施入金繩界地中以充供養爲善之樂與衆共之

有客贈我古紙一番因而畫之客曰先生畫突過虎頭金粟渾灝之氣滿紙也若縣之香林中豈止得錢百萬耶相與一笑

王右丞室中惟繩牀經案而已掃地焚香日飯名僧數輩暇則寫佛其辟支佛圖曾見於揚州北柳巷涂洛水軒後閣歸馬氏嶰谷今不知果在玲瓏山館耶近予畫沙門妙相兼畫貝多一株無垢之葉非復世閒所有功德雲縷縷然護之合十指爪拜而奉者龐居士其人乎

閉門飽太常齋畫佛一軀意境俱別佛之上下左右草木華滋而含和氣香林異品一一寫之我佛通徹解悟以廣長舌演諸妙言山中頑石爲之點頭信然信然

舊傳顧常侍愷之在瓦官寺畫維摩詰圖觀者千人得錢百萬施留寺中抑何盛歟今予寫長壽佛像於浮玉山歷堂不受一文意欲乞我佛髻內寶珠藏入無縫塔其許我

乎

釋迦成道日冬心出家菴粥飯僧汲菩薩泉新沐指爪以雪山牛頭香熏之執筆敬寫長壽佛一軀於無憂林中與四大天下善男子永充供養云

晨起熏沐畫佛一軀佛著無價衣藉坐樹下其樹周帀枝葉莊嚴眞化城中寶相也觀我畫者擬我以盧楞迦之流非今五濁人所能爲畫畢復演說八十四字題卷首云菩提樹有淨妙香三株兩株青幍幍此是佛家無憂林佛坐其下吉祥草耳鼻口舌除熱惱甘露灌頂若雪澡大地諸兆光不生佛一毛孔生光明盲者忽覩開雙盲優鉢羅花香雨遍能令尋常百回見誰曰寶山空手轉

富孜吳越時人所畫白衣觀音世代寔遠不可得見予結想爲之上下左右復畫五色雲縷縷不絕眞化城中絪縕之氣也客過觀而興歎曰先生畫法全是六朝神品唐宋閒無此奇古唐宋以後何暇論哉予乃荅曰二十年前曾在龍泓居士家覩陸探微佛像故竊其用筆之妙也客去予取其言書于卷軸之上云

冬心先生自寫眞題記

古來寫眞在晉則有顧愷之爲裴楷圖貌南齊謝赫爲漢蕭傳神唐王維爲孟浩然畫像于刺史亭朱抱一寫張果先生眞李放寫香山居士眞宋林少蘊畫希夷先生華山道中像李士雲畫半山老人騎驢像何充寫東坡居士眞張大同寫山谷老人眞皆是傳寫家絕藝也未有自爲寫眞者惟雲笈七籤所載大中年閒道士吳某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予因用水墨白描法自爲寫三朝老民七十三歲像遠寄鄉之老友丁鈍丁隱君隱君不見予近五載矣能不思之乎他日歸江上與隱君杖履相接高吟攬勝驗吾衰容尚不改山林氣象也

宋時有三朵花後仙去能自寫眞東坡先生作詩贈之予今年七十三歲矣顧影多慨然之思因亦自寫壽道士小像於尺幅中筆意疏簡勿飾丹青枯藤一枝不失白頭老夫故態也舉付廣陵羅聘聘學詩於予稱入室弟子又愛畫初仿予江路野梅繼又學予人物蕃馬奇樹窠石筆端聰明無毫末之舛焉聘年正富異日舟屐遠遊遇佳山水見非常人聞予名欲識予者當出以示之知予尚在人閒也

宋白玉蟾善畫梅予嘗用其法作橫斜瘦枝玉蟾自寫眞予亦自圖形貌不求同其同而相契合於同也寫畢以寄朱君二亭二亭居江都市上日坐肆中與魚鹽屠沽雜處

雜劇㤜必手一冊書也深夜閉門三更燈火猶琅琅誦讀之聲不輟予目之爲南濠都少卿平素與予往還最密禮敬弗倦今攜予小像縣之別舍知非漠然視我也其地喧豗茶通穢雜又何礙哉

宋蜀僧元靄以傳神受知於太宗一時輦下王公大夫爭求其筆太宗嘗曰可能自寫形貌乎元靄遂寫沙門側面小影上嘉獎之河東柳開爲之贊予亦自寫昔邪居士半身像但不能倣阿師看人顏色弄粉墨耳圖畢以寄龍興寺蒲長老長老春秋八十八矣神明勿衰間齒重生髮轉黑皋如嬰兒眞難足山前古尊宿也予今年七十有三倘客廣陵未歸爲僧之願未償寄示此軸者要道眼觀我骨相是佛家弟子乎禪林野狐乎不覺掀髯失笑

自寫百二硯田富翁小像畢喈喈甲言之富翁者田舍郎之美稱也觀予骨相貧寠安得有此謂乎賴家傳一硯終身筆耕墨耨又遨四方歲收不薄硯亦遂多一而十十而百有二矣乃笑顧曰不啻洛陽二頃也署號百二硯田富翁宜哉吾鄰張氏子有先世良田在吳興每歲畜牛四十蹏代耕當秋成望望然黃雲如覆車不三十年鬻於他人何豐腴之不久長邪今將是軸寄與吳處士於河渚處士閉門教授鄉里粥親硯田所獲相較爲何如吾并欲以富翁之名轉贈處士也

十年前臥疾江鄉吾友鄭進士板橋宰濰縣聞予捐世服緦麻設位而哭沈上舍房仲道赴東萊乃云冬心先生雖捜二豎至今無恙也板橋始破涕改容千里致書慰問予感其生死不渝賦詩報謝之近板橋解組予復出遊嘗相見廣陵僧廬予仿昔人自爲寫眞寄板橋板橋擅墨竹絕似文湖州乞畫一枝寫我滿面塵土可乎

舊傳王右軍嘗臨鏡自寫眞不特其書翰爲古今絕藝也予臨池清暇亦復自寫面壁圖作物外之想焉山顛水涘若有人招支公一鶴可從我遊乎此幅宜贈棲霞上禪堂松開士縣經龕中定有識我者指曰此心出家盦粥飯僧

項生均初以爲友嘗相見於花前酒邊也一日將詩代贄執弟子之禮遊吾門乃拜請曰願先生導且教之其爲詩簡秀清妙狀其長身如鶴之癯而高出一頭也近學予畫梅梅格戍削中有古意有時爲予作暗香疏影之態以應四方求索者雖鑒別若句處士亦不復辨識非予之殘煤禿管也嗟乎前年得羅生聘今年又得項生共結詩畫之緣也衰瞶放廢竊有樂焉世閒富貴利達何暇問哉因自寫小像付之要使其知予冷癖之吟寒葩之寄是業之所傳得其人矣

天地之大出門何從隻鶴可隨孤藤可策單舸可乘片雲可憩若百尺之桐愛其生也不雙秀澤之山望之則巋然特然而一也人之無偶有異乎衆物焉予因自寫枯梅蓋主獨立圖當覓寡諧者寄贈之嗚呼寡諧者豈易覯哉予

匹影失羣悵悵惘惘不知有誰想世之瞽者喑者聾者癃躄者癩者癲者禿節者毀面者癭者瘻者拘攣者褰縮者傴[illegible]者此中疑有寡諸者在也

冬心集拾遺

光緒六年八月刊於福州

冬心集拾遺
詩五十四首
序一首
書一首
表一首
贊一首
題辭一首
跋二首
題畫八十八首

西湖修禊詩（見西湖修禊詩刊本）

乾隆丙寅閏三月三日修禊事于湖上效蘭亭體賦四

言五言

遐慕前古抱此沖襟風祛霾徑雨洗夕岑韋布圭組申契

何深祓除不祥汎醴謠吟

羃歷前湖津續遊意俱愜彷彿曲水閒邀情託稱壘餘葩

數嘉林紛落隨步羼人事觀物表重三欣再浹

觀單仲謀舍人所藏唐薛稷畫鶴（以下見吳顥杭郡詩輯）

高麗松扇撲去塵宣州木瓜香逼人客裏秋先冷如水白

頭不著衣裳新彌勒同龕飽看畫玉貌皆寫青田眞胎仙

本來壽無量尾淵粉脫更入神鶴乎鶴乎何長身褚公之

甥藝絕倫今君結喉例寒餓有此詎愚翳桑貧若遇權場

錄名蹟一縑可値三百緡

汪濟人招要林館飲酒賦詩

杪欏樹底青梧梧曲池怪石羅堂襟芳尊疊陳朋盍簪主

情褐壘手奉斟賤子取醉樂不任復設茗事舌本尋徑山

雙井開蓬心水味極濃茶味深牛甌嫩色如秋陰此時安

聽風中琴戴公昆弟懷瓊琛大小雅言和其音謝家兒好

耽書淫一門有集須雕鋟何幸與之同清吟

斜陽

板橋瓦曲酒壚荒一段清愁百折腸蛙散冷香花落粉最

難留住是斜陽

淮隄柳

綠柳一枝紅板橋東風用力媚春朝可憐種向淮隄上不

是低頭便折腰

立冬日陸（騰）招同許（大綸）魯（曾煜）梁（啟心）吳（城）范（璧新）許（承祖）江（源）釋（篆玉）南屏山看紅葉（見釋篆玉話墮集）

烘霞絢采勝春游縱目楓林爛漫收一衲貌如后門叟高

人袖有柘湖秋此中眞意堪消日方外清談可散愁聞道

南屏金鯽好八功德水訪千頭

哭周穆門（見周京無悔齋集附錄）

論交四十載老友忽云徂讖應蛇年促神傷鹿夢孤詩編

傳北郭書蹟滿東吳一笑泉臺近從游許我無

詠邱氏古樹（見王昶湖海詩傳）

前輩風流一草堂舊家松柏話句章歲寒自有諸孫守不

數成都八百桑

養素園介壽（以下見王德溥寶日軒集附存詩）

七十老而傳其禮見禮經有子策令名文字生芳馨養親

奉甘旨精潔非羊鉶君家闢小園竹檻紛松櫺樂志具閑

論戒奢勒新銘玉池濯仙骨丹砂駐長齡是日風景和消

搖乎廣庭載誦難老篇舉觴開雲屏

養素園十景詩

繞屋梅花

古屋淨于水梅花發冷香冉于疏枝下窺見月明光

倚樓臨水

髣髴千頃陂上有高樓好蒙莊秋水篇可以託遐抱

遠樹柔藍

青青三百樹一望在平陸朝夕與客同矊矊生遠目

乾溪雨漲

積雨濺濺聲入耳非凡響一道白於練便作清溪賞

夏木垂陰

崇柯羃重帷高吟者誰子五帝與三皇不知何人是

疏雨梧桐

井梧覆蒼菭園扉午後開有客青油繖不辭風雨來

三秋丹桂

丹桂散麝塵其下設茶具四士與五君分詠小山句

古寺鐘鳴

鐘聲古招提深省未能寐因之思南朝四百八十寺

秋深紅葉

小園秋氣清丹黃樹如織何待短轅車坐看好顏色

遠山雪霽

雪晴湖上山簇簇髻頭齊孤藤其雙屐昨與幽人期

盧雅雨運使招集紅橋觀芍藥（以下見李堂綠庵詩話）

看花都是白頭人愛惜風光愛惜身到此百杯須滿飲果然四月有餘春枝頭紅影初離雨扇底狂香欲拂塵知道使君詩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

晚秋湖上分韻

最無情事性相乖只有朋游老更借不怕湖雲欺白髮且尋秋草試青鞵今年九月此佳日飲酒一杯多好懷小雨段家橋外去晚波十里若磨揩

春風扇微和（以下見胡榮擬唐試帖類選）

獻歲和風早青陽發上春吹噓鄒谷黍披拂楚江蘋乍暖冰澌滿徐來甲坼新漢宮駘蕩日洛禊洽遊塵汎蕙光皆遍催花力漸勻孤黃轉寒色願此借芳辰

秋山極天淨

平野秋容淡蒼蒼見遠山金天淨如鏡翠岫碧於鬟霞襯游氛滅雲歸孤黛開高泉垂碇深落木露孱顏泰華虛無

裏衡巫縹緲閒幾時攀絕頂乘月浩歌還

秦鏡

照膽傳方鏡由來本自秦鸞驚無匿影鵲畫絕纖塵興樂依紅壁咸陽重紫珍重圓四規魄合照兩邊人菱彩朝光動花奩月色新虛明能鑒物拂拭不嫌頻

龍池春草

年年春草發興慶濯龍池禁籞風光遠天家露液滋繞隄青漸合拂水翠全迷嫩可鋪花片深堪映柳絲扇迴承輦處香動拂袍時何必尋南浦萋萋凝碧姿

冷紅詞客六十像（以下據眞蹟）

昔年汝我少年場一卷清詞冉渴羌畢竟二分明月下白

頭容得老夫狂

雪霽南香草堂分韻

殘年抱幽獨雪霽屋如巢秦羽方頭責揚雄有客嘲冰文浮暝色梅信圻寒苞且與一觴進懽然世外交

奉別西岡明府歸錢塘兼寄諸朋好

之月訪嚴邑正値生霸時抖擻征衣塵細話諸山奇惟君嗜史庫立言存淸規日要高膺事疏覃同題詩吾黨五六人睽離思彌熟合抱樹鬱欒連陰雨淋漉由來解賀春漉灰酒一斛殘夢耿客鐙江聲欲崩屋詰朝長揖去上篙放舴艋還鄉掃寒廳短綆汲甎井洗我筆竹叢稍稍涼吹併峯滾看泄雲日圭測趖影

甲子七月十二日諸名流會復園先生池上適紅板橋新成同人分韻得七陽

習家池上好風光小小紅橋映綠楊數到低闌非十二略通曲水豈尋常適來翠鳥分吟席安得輕艌作臥牀管領淸秋閑意味白髭須稱老夫狂

奉和德州先生江氏水南花墅賞芍藥詩原韻四首

名花重看惜依留別有含香一種愁偏是使君多麗句朝天來自古神州

嫣紅姹紫萬千枝駢萼交跗更出奇隱約水南幽勝地頻年恨未共追隨

不數劉家七寶妝風流人說次公狂須知月榭雲階好一笑開襟飛羽觴

年年歲歲作歡遊身在花間香四周此日藥欄傳故事新詩直到海東頭

高秋軒小像

高氏旣學易高生復工詩一畫與五言妙悟人天時小窗芭蕉樹入秋晨露滋愛彼淨綠好可以爲書資

題畫

幽居儼似綠圍莊宛柹緋桃占一方如此春波如此屋讀書端合讓王郎

梅子

江南暑雨一番新結得青青葉底勻梅子酸時酸不了眼前多少皺眉人

懷人絕句三十首（中十三首與集本全異）

養痾居士雲鴻乙䌾冷幅巾蚤製成戲倩麻姑與搔背皴箕聲裹聽射聲

魏丈東林述祖德牛欄雞栅守遺銘郁郁風送響磃礴繞樹拖條柳櫪聽

去年客送燕京去憐爾辛勤道路艱數遍官塘亭堠子故鄉三百六十（平）山

南榮對酌小重陽削稾精劖服老狂玉練槌香好天氣同鄉人各在他鄉

五口才口盧與駱戰鬭家望老承恩著成妙德先生傳肯

負哀名曰愍孫
莽蕩當湖聚洲島短遝舴艋揀羨材句吳蓴鱠君家物此
語曾聞齊帝來
疏寮十笏晝凝香瓊想瑤思獨擅長女邏花閒列書庫幾
人親奉東脩羊
餞驅出門指□道室內小兒啼呱呱萬里巴江行不斷東
風曾拜杜鵑無
文集商邱□□老布衣依舊歸窮廬晚年佞佛詐瘋疾日
日銅龕譯梵書
冀翁烘染非浙派破書天慳心寂貪記得茅堂叉手立看
君橫幅畫春嵐

先生久享歸田樂嬾著朝衫惹俗塵何事閒吟憂稼穡勸
農使者屬前身
頗訝羈棲炎瘴地滇中海稻種當治可知閨有櫺機婦正
擬唐人鏡聽詞
問訊起居輕利否猶傳腳氣未全蘇畏寒我卻晝煬火釀
雪年先兩病夫

（按字句與集本不同者集本玉練槌香天氣晴秋來曾訪長官清此作綺歲成名淡宦情難忘招我弄秋晴集本支俸何人刻七經此作小經集本今年專仿廿風子此作今年專仿馬一角集本琴傳樊氏古良工此作徐陳雅解捶琴趣集本今秋鄖國歸來後此作省親鄖國）

以詩集付女海珊（見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

一帙詩成手自刪苦心孤詣破深艱斯才不出雲霞上相
見多於松石閒變隸向誰遺大闢美髯自合狎重鬟只爭
貞曜他年諡莫到名山便不還

雍正甲寅九月予客廣陵褚峻自吳興來將還郃陽
從余游者浹旬於去之日出宋庫羅紋紙界烏絲闌
乞余作飛白謌爲言非夫子莫能作也予時抱禪病
未敢破詘穎之戒峻必欲得之又留三日再請曰歸
橐無長物惟求夫子詩壓裝耳予感其勤惓之意乃
賦此篇峻真好詩也哉峻工飛白書頗得古賢遺法
今之人不爲也其善椎搨極搜殘闕剝蝕之文予詩
中亦言之世之交峻者定以余言爲可徵也（見陸紹曾張燕昌飛白錄）

郃陽褚峻性好奇九嵕山前嘗拓昭陵碑青氈白椎自載
隨壯哉猛氣可敵千熊羆太少二室搜其祕岷沱大江探
其危蛇虺陰宅虎豹窟獨往恆觸饑石碣有字掃空苔雨
色苟得一字兩字心先馳頻年交我頗資我百番把贈翠
墨光淋漓我如歐趙嗜古志亦苦願補史傳歲月爵里之
闕遺今秋相見邗溝上枯荷敗柳西風吹我顧憔悴君落
寞君時慰我忘孤羈君言曾工飛白書能作此歌惟吾師
我聞飛白人罕習漢世須辨俗所爲用筆似帚卻非帚轉
折向背毋乖離雪浪輕張仙鳥翼銀機亂吐冰蠶絲此中
妙理君善解變化極巧髣髴般與倕君誦我詩重再拜發
狂笑面同韡皮明朝別我君忽去錢刀不計還家貲到處

題名廳廢瓦儻逢秦宮鄴臺當摹追眼底紛紛牽牛臂鷹手嗚呼峻也果異幽井兒（按此詩已見鮑集此初棗梨處較前詩句亦有異同惟獨往上此無獨來二字牽犬此作牽牛疑飛白鐵刊寫脫誤今悉仍之）

稗勺序（見鮑鈔原書）

或有問于余曰辛甫鮑先生之以稗勺名書也蓋小說家者流義並取于稗如湻謂細米爲稗街談巷說細碎之言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茲稗而有取于稗義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余應之曰子不見先生自序之有取于稗海一勺乎昔談天衍之言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于是有稗海環之九州之外乃有大瀛海環之小司馬謂稗海小海也先生亦遯辭耳或曰衍之言迂大而閎辨僅與雕龍炙轂堅白異同輩稱滑稽之雄耳豈先生著書自命之意哉余曰子何泥于文而鮮達于義乎先生之學紛綸博稽著書甚富要皆根柢理道以明人事其述古也覈而不泛其稱今也信而不誣卽間及二氏當九流既息之後亦采其無悖于儒術而不助其瀾豈與臣安未央虞初周說淺薄依託之詞同日而語哉揚子謂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先生一卷之書雖偶然攢筆必勸諷昭然立意忠厚其于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者如示之沿河而下況夫探星宿之源窮溟涬之趣是編何足以盡先生之底蘊乎稽留山民金農序

上學使帥公念祖（書見禅句）

錢塘金農頓首再拜獻書學使大人閣下農草茅下士夙鮮師承名外膠庠躬辭衿帶非敢自放取高傲阱居士之之隱節也徒以早歲貧辛衣膳奔走兩載甓都三年王屋僮個關里畱滯周南漢陽則耽翫晴川揚子則相親佛火漸臻五十之期將抱無聞之恥今者淮陰倦游江干息影舊友猥列之薦章大人過蒙於禮援比之孔融舉禰衡袁逢待趙壹古今相較當復無過農自受命以來涕因感集從容自問進退爲難伏聞

聖天子搜奇巖穴蓋非特崇信虛聲而已必有鄭元王肅賈逵董遇之經術更益之以劉騊駼荀悅王沈魚豢之史

才更益之以杜夔荀勖鄭爰萬寶常之樂律更益之以張華郭璞劉杳徐之才之博虛而後張衡運其精思蔡邕綜其密意于雲逞其沈博長卿施其夸飾鎔裁法彥和之雕龍程量有史通之品藻庶幾對揚明問無忝大科農顓愚則一無可恃曩自童年迨于立歲蔓辭紛衍根柢孔疏閉有流傳見稱賢達譬之蟲鳴蚓竅自號自吟暫覩或樞于清幽縱覽豈當于汗漫矧復使之弭筆而賦聊蒼對策而同樊遜編題未審溫卷何能設復問以十家年之歷譜十九事之祥瑞記成周山川之圖作西陲地理之序書同三篋之亾手有五斤之重欠伸張目默塞低頭不免倒綳終于曳白一遺垂翅可勝嗟腨卽使大人以方圓取材鯫生以僥倖獲選柴車上道單衣應徵蓬蓽之榮于斯極矣然而玉堂之掌故未諳文館之鴻裁尙隔旣無徐生之爲容不知慶氏之習禮加猿猱以冠履野性難馴祓枯楊之春萼精華早竭樊英至而觀聽衰周黨脣而毁言起推原舉主兼責後期上之不能議明堂郊社宗雩禘祫之禮樂次之不能闡石渠金鐀蘭庭祕閣之鴻猷下之不能敷長揚羽獵子虛上林之麗藻蕪詞弱句塵累堂皇媛媛姝姝包羞忍詬匪特來者難誣抑恐鄉邦不齒故敢披瀝下情仰干公慮察茂宰阿私之好遂山民林壑之懷翦拂旣施于駑駘斧斤得寬于樗櫟農雖不得出大賢之門自當終身執弟子之禮感激恩私銘愈金石躋階泥首幸少垂憐臨穎曷勝悚惶之至

擬進詩表（據原本）

聖朝老民金農稽首頓首上言竊民籍本錢塘少未就舉及長游于四方歷齊魯秦晉楚蜀閩粵之邦作詩歌頌太
平享
盛世生成之福七十六年近雖左耳聾聵無知欣逢
皇上恭奉
皇太后鑾輿巡幸江浙民得瞻
天覩
日不勝歡抃之至謹錄所業各體詩進呈
御覽纔聆
聖訓俾在野草茅沾
恩先于萬一榮莫大焉從此戢景闔門惟有效堯民擊壤之歌頌禱
聖壽無疆之多慶云

黃西清琛象贊（見杭郡詩輯）

出走萬里詩思縱橫歸老丙舍孺慕彌誠蓐衰被體一眞渾成篤行可法厲德難名

南宋雜事詩題辭（見原書）

吾鄉田氏父子在明時擅淹貫之目僉事公嘗同五嶽山人徧游武林諸山譔西湖游覽志及志餘觀者驚其繁衍無敢異議至朱竹垞先生著詩話始有挂一漏十之誚而比來耆舊凋疏承學之士不暇深究亦莫知竹垞先生之說爲何如也同學諸君恥之以南宋關於西湖甚鉅各爲詩以續志闕如欽宗祔廟而志云不祀度宗爲理宗姪而志云同母弟淵聖梓宮金人未經奉還而志云楊兇發欽陵只鐙藥一枝有美堂在吳山而志云在鳳凰山蘇小墓在嘉興而志云在西泠橋富景園在百花池上巷而志云白花蛇散巷湖鳴寺高宗書東坡詩而志云御製三茅觀賜牛鼎本劉宋孝建物而志云漢建元鼎陸放翁過聚景園詩而志云玉津園白塔有二而志以鎮南塔爲白塔裏湖隄本白沙隄而志云白公隄此訂譌之最大者也德壽宮在望仙橋而志失載四地分牓額張功父園在南湖而志失載桂隱百果諸池館名寶奎寺在后龜巷而志失載見滄閣張循王府在清河坊而志失載喬木亭楊和王府在癸辛街而志失載流觴曲水之勝他若睦親坊志失載陳宗之故居九里松志失載俞商卿故居蒲橋志失載楊萬里寓居白龜池志失載朱少章寓居靈芝寺志失載朱文公寓居李博士橋志失載李性傳寓居淸湖橋志失載杜仲高寓居水磨頭志失載姜白石寓居長橋志失載鄭起水南半隱七寶山志失載王仲言寓居西馬塍志失載宋伯仁寓居吳山志失載廉宣仲寓居此補亾之大者也讀之雙眸豁然經行處輒興攷古之思惜竹垞先生已歸道山不及見諸君之作爲僉事公一洒前誚耳同里金司農

宋拓鐘鼎款識冊跋（見王復齋鐘鼎款識阮摹本）

寒中先生出游必遇書畫金石墨拓自隨連艑巨舸捆束塞坐先生凝然摩挲十指勿釋陶峴三舟之載不足數矣丁酉清明節發興平望示所藏鐘鼎款識精緋神王頓還舊觀平生俗眼陋懷益可一雪同觀者語水袁芾及令子之復瀏河後生金司農謹跋

漢武梁祠像唐拓本跋（見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武梁祠像舊武進唐氏物寒中先生購之極爲珍愛丁酉三月予信宿衎齋得觀晴窗吾師何義門先生遠西史館每寓書問訊必勤勤眷眷以未見此爲恨予小子先吾師而展對一何幸歟錢塘金司農識

漢縣三老碑五色斑斕卽斑連

宣示帖跋（據加刻）

右魏鍾太傅宣示帖舊爲宣和內府本賈相似道刻于家清瘦如玉姿趣橫生絕無平生古肥之誚梁武評其書有十二意此蓋得之矣賈相頗以自矜用姓氏印記悅生胡盧印識其後當時好事者無以過之吾友桐鄉汪君援鶉搜求金石文字弗遺餘力儲藏賈相縮本蘭亭刻石蘄借予人未敢輕以登登之聲試之也若使吾友獲見此物定當出明珠一篚黃金十餅笑相易耳古杭金農謾述

麻姑仙壇記跋（見仁和許增所藏原蹟）

右撫州麻姑山仙壇記顏魯公撰幷書結體方整雅有美度其事頗涉于荒誕詭爲怪猥之說正人君子亦崇尙之耶余家有大字本筆畫細校稍有異同此拓爲汪進士沭溪先生所藏楮墨純舊洵可寶諸康熙庚子仲冬錢塘金司農跋于維揚寓窩

題汪巢林乞水圖（見仁和鄭琦所藏原圖）

巢林汪先生居廣陵城隅平日嗜茶有五川子之風月團三百片不知水厄爲煩也同社焦君五斗當嚴冬雪深堆徑時蓄天上泉寄富巢林因吟七字復作是圖以乞之圖中惟寫破屋數閒疏籬一折稚竹古木皆含清潤和淑之氣門外蠻奴奉主人命挈瓶以送光景宛然想見二老交情如許也署款爲乾隆庚申未幾巢林失明稱瞽夫又數載巢林海山僊去矣閱今星燧已更二十餘年五斗念舊勿替裝成立軸請予題記憶予與二老證盟素心存亾之感豈無涕洟濡墨而書耶惜予衰瞶多病未暇和二老之詩于其側云乾隆辛巳九月九日爲吾五斗老友題巢林先生乞水圖七十五叟杭郡金農撰

冬心先生雜畫題記（據歸安凌霞所藏舊鈔本）

乾隆戊辰予從江上移居城隅書堂前多隙地命薙氏芟除宿草買龍井山僧叢竹數百竿種之每一竿約費青蚨三十予因畫竹以竹爲師人以老文坡公見許又有愛而求之者酬直之數百倍于買竹三載中得題記畫竹詩文五十八篇爲廣陵江鶴亭鐫版行世近復畫竹不倦別出新意自謂老文坡公無此法時興化鄭進士板橋曾爲七品官亦擅此長見一詩云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八尺價三千予嘗對人吟諷不去口益信吾兩人畫竹皆見重于世人也板橋聞之能不嘂然一笑乎

唐王右丞畫竹用雙鉤法江南蜀主李氏繼其餘風作金錯刀至宋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乃變爲潑墨流派于元若吳興趙魏公夫婦劉邱李衎皆宗之同時有沛郡張遜頗擅鉤勒法獨稱一時然亦不過麝煤爲之予近日追摹君家遺意研點易之朱戲寫幽篁數竿令觀者嘆羨此君虛心高節頗如渥丹也

唐宋畫竹世不多見即見亦難得其妙也十年前予輒畫竹煙梢風籜亦入畫中所有也揮掃奇趣橫生觀者可能識老夫麝煤狐柢何從而施紙上耶游戲通神自我作古圖中有朱竹尊中亦有朱竹乃物之變者也昔文待詔曾寫朱竹予未之見因以己意爲之不知其有合焉否耶

水仙本嬋娟獨絕畫者須得其薄冰殘雪之態爲妙藝

也𤫊齋居士九十三叟近所罕見予偶模其意何敢乞詩家浪題其上物外風標不要世上烟火人品論也

桫欏爲祇林上品曾見唐貫休應夢羅漢坐此樹下雜以怪石後來無有畫之者今予作小幅并題一詩于上昔人亦未有此詩也寶樹具妙相香界圍一林大葉若壞衲紛披何蕭森林中僧未歸誰向石塢尋貝此念佛鳥清晝連夕陰

南天竺子頗如火珠佛國香林中亦種之戒壇諸僧彌嘗與山礬插澡瓶作歲寒之供予用水墨漫寫一枝儼然對古先生共語也

蒲州女子詩云低頭采玉簪頭上玉簪墮眞樂府中古質之曲也予濡墨爲之欲賦物作詩終不可得天然之趣若以詞華粉澤之句題于其上終落後塵耳

釋氏云芭蕉樹喻己身之非不壞也人生浮脆當以此爲警秋飈已發秋霖正緜予畫之又何取焉若王右丞雪中今軸亦寓言耳寄示有道定當冷笑不止王若丞雪中芭蕉爲畫苑奇構芭蕉乃商飈速朽之物豈能凌冬不凋乎若丞深于禪理故有是畫以喻沙門不壞之身四時保其堅固也余之所作正同此意觀者切莫認作眞簡耳

雪中荷花世無有畫之者漫以己意爲之鷗鷀堰上若果如此亦一奇觀也

昨日寫雪中荷花付椶亭家歌者定定今夕翦燭畫水墨荷花以贈鄰菴老衲連朝清課不落屠沽兒手幸矣哉

松爲百木長唐韋監能畫之畫松須畫聲聲從風生天台石橋不遠當招青城野鶴于此中聽之

蘭香祖也竹湘靈也攜手入林不出也卽三徵六聘十二命亦不出矣其眞肥遯之高士乎

昨日行松逕中見山桃一株正開作詩戲蒼髯叟叟豈實我耶寂寞繁華兩失眞山中忽有管絃聲小桃花也同爲伴近日青松亦世情

雙樹幕庭布以忍艸居士具善者相合十禮佛種種皆由心生絕摹仿而作也南宋馬侍郎吾舅氏似之天上天下誰人賞識我此畫耶

青山委迤柳下一舟舟中人想前村沽酒未返也涼汀鷗鷺待之久矣

迴汀曲渚暖生烟風柳風蒲綠漲天我是釣師人識否白鷗前導在春船此余二十年前汎蕭家湖之作今追憶昔游風景漫畫小幅並錄前詩

紅藕花中泊伎船唐白太傅爲杭州刺史西湖留別之詩也予本杭人家居邗上時逢六月輒想家鄉綠波菡萏之盛因作此圖舟中雖無所見而衣香鬟影仿佛在眉睫間如聞管絃之音不絕于耳也

紅藕花開坐領溪亭之勝想見二三子曠懷之至樂也青

山滿目無詩何以相對亭中人亭中人可能之乎如不能詩當效金谷之罰

鱗鱗之魚多矣烟波浩淼彼垂釣者不休抑心閑乎手閑乎朱衣烏帽中有此人難得難得

秋光如水瀲灔金波古賢以明月爲白玉盤良不誣也有人憑襟獨立正在子夜閒歌之時吾何以測之測之以幽宏哉

香茆蓋屋蕉陰滿庭先生隱几而臥不夢長安公卿而夢綠萍池上之客殆將賦秋水一篇乎世閒同夢惟有蒙莊

馬和之秋林曳杖圖用筆疏簡作淺絳色有楊妹子作詩其上同鄉周徵君穆門曾藏一幅予贈以古青甃畫軸裝之徵君下世爲梁少師薌林所得進之內府矣今追想其意畫此直幅似邪非邪吾亦不得而知也

王孤雲處士有穠桃夭桃小景想見龍池新雨華陌曉風之妙也題詩者定是杜紫微一流人

昨宵逢道士疑是七星松前人詩也予畫此松人見之又疑爲山中道士矣

宋狂僧擇仁善飲酒嘗于酒家以拭盤巾蘸墨畫松昔年在京師張司寇家見一軸縑素風起若聞水聲因題一詩云出門往往逢麴車破墨亂畫松叉丫毀裂不爲褻貴得黃金無用等泥沙今予亦工此特以千人易錢刀深有愧於耀流矣

予舊藏老蓮盧仝煎茶圖龍泓子題句其上戊辰歲荒易米于猗頓家矣今漫作此幅圖中玉川先生散袖高吟睥睨狂態而長鬚之奴赤腳之婢亦復不俗然用筆鉤勒施設丹青與老蓮小異未敢突過前賢也裝成立軸以寄勝流月團三百片啜以賞之須俟其人

廣陵富人六百金購王右丞雲山烟樹小立軸請予題句予留覩三日作長篇卷而還之古楮一番儲藏有年因竊其用筆畫以自賞宋元諸賢無暇與之較好醜也客過云恐猗頓之流出以紅氍毹相誘君當如何于笑對曰如甘鳳子之所爲則毀而裂之矣客諾諾掉頭去

南宋馬侍郎有梅邊覓句圖己卯冬十月荔帷曹子從家鄉來乞予寫其大意圖中不著襱褷喋痒之鶴煬火屈饒之奴而缺脣之瓶亦不復置書案也但寫疏枝瘦影橫斜之態在庭戶外一人衣紅衣清坐硯北泠吟伸紙若有所得即荔帷也書畢製新詞于上云

四月十六日菖蒲生日也予屑元時林松泉代郡鹿膠墨一螺乃爲寫翼并作難老之歌稱其壽云蒲郎蒲郎鬢髮古四月楚天清可數紅蘭遮戶倘吐花紫桐翻階正垂乳寫翼特爲祝長生一醆清泉當清醑行年七十老未娶南山之下石家女與郎作合好眉嫵

是日又成二十八字代蒲郎作答亦解嘲之意也靈根九

節俯潭清飲水仙人綠骨輕砌草林花空識面肯從塵土
論交情

昔種蘭蘭中雜荊棘蘭有香爲之厄蘭有香爲之泄抱香
而死誰得知山翁昨日淵底歸東取菖蒲供朝夕日不暴
雨不溺階前衆草不敢闖常葆青青好顏色洗我眼益我
智清我魂休糧從此誇長生

此生不愛結新婚亂髮蓬頭老瓦盆莫道無人充供養眼
前香艸是兒孫

五年十年種法誇白石清泉是一家莫怪菖蒲花罕見不
逢知己不開花

近來荊棘傷人手只種菖蒲翠一棱雙眼忽明書細字夜
深不怕獨油燈

清泉晶晶石戔戔風味居然太古前莫笑貧家無長物菖
蒲亦復有金錢

夜打春雷第一聲滿林新筍玉棱棱買來配煮花豬肉不
問廚娘問老僧

蕭山山下湘湖濆五月楊梅飽啖新一顆酸漿酸不了世
間多少皺眉人

夜潮纔落清曉怈摘來顆顆含甘漿登盤此是楊家果消
受山中五月涼

東封山下曾親見諸葛祠前看幾回老夫筆力可扛鼎一
霎猛雷猛雨來（柏）

倡條拾葉百顛狂一帶長廊新粉牆疑是箇人花下立消
魂笑著白衣裳（白桃花）

蠟梅消瘦強精神黃曆厭厭近早春嫁與山茶扶病起可
知是婢學夫人

兩頭纖纖菱角粗一拳蠹蠹芋苗肥溪翁山叟供朝啖歸
去莫負月滿扉

賞遍桃花與李花千錢買酒不須賒阿誰拖著紅藤杖來
看僧樓野枇杷

當階見紅葯折之將遺誰餘香霑衣袂莫被曉風吹

紅衣落盡碧池雨房中抱子儂心苦郎不來兮誰共語（蓮子）

今年池中藕明年池中花玲瓏疑鏤玉一丈種仙家

宣州木瓜香撲人齋中清供無點塵此時空對尖頭僧

大珠小珠量千百緯蕭之人一笑得（葡萄）

緱山之桃百歲千秋價自高

安石榴一石值牛

安石榴花葉稠誰人種博野侯

雪夜深煨芋之僧何處尋嘆一半留取十年宰相看

山蘿菔割玉之腴味寂清譜食經東坡居士骨董羹

采鉛客拾珠人種滿牆陰一架新葫蘆口大貯古春

上林一枝五月山中正及時堆盤珍果此味山中野鳥知
（枇杷）

行人午熱得此能消渴想著青門門外路涼亭側瓜新切

一錢便買得（西瓜片）

豆莢青豆花白豆莢肥秋雨煙想見田家午飯時此中滋味問著肉食貴人全不知

齋房芝艮常山中生食之食之七孔咸光明

薝蔔花香通鼻觀老僧家一枝堆雪生光華（梔子）

忘憂艸女兒花青棠鑄盆不如他可種五侯家（萱）

秋光如水小花開雨過苔階蝶不來人如花瘦倚妝臺（海棠）

綠衣新戲舞臨風老更親雁來時候更精神（老少年）

秋光如氷雞蕩開二花半葉信手來觀我畫者趣秀才

樹陰叩門悄不譍豈是尋常粥飯僧今日重來空手立看山昨失一枝藤（山僧叩門圖）

秋艸莫生閑地芭蕉淨掃游塵舊家門逕如水莫道此中無人

山青青雲冥冥下有水蒲迷遠汀飛來無迹風標公子白如聾

野竹無次頗多清風何方朝士屏騶從而來乘同竹下歗歌者得非王子猷之流輩乎此間忽有斯人可想可想

八九峯如畫二三人倚闌

孤松孑孑風有聲其下二人散袖行青山對面若新沐只少白雲眉際生畫此小立軸不師宋元而似宋元無一筆與今人同

吳興眾山如青螺山下樹比牛毛多采菱復采菱隔舟聞笑歌王孫老去傷遲暮畫出玉湖湖上路兩頭纖纖曲有情我思紅袖斜陽渡此余題趙承旨采菱圖之作也清夏無事畫此遣興又書此詩

三月盡花放晴廊笑不休鼠姑花謝春去難留眉心眼角絶少一些愁老也風流綠毬圖到白頭（繡球）

雍正三年在潭州陳文貞公午亭山村南垞太史出齋居士水仙横卷上有謝十三娘題字共觀竟夕論茗賞之歷今已三十餘年矣予客游廣陵呵凍追寫娟娟獨絶頗不失薄冰殘雪之態也

宋句龍爽工寫山枇杷用淡墨點染爲藝林神品昔年遊京師過王少司空宅見之相傳眞定相國物上有梁氏平

生第一珍玩圖記近聞已歸之豪右矣予追想風格畫于僧窗垂枝纍纍晚翠如沐恍坐洞庭五月涼也

予家曲江之濱五月閒時果以蕭然山下湘湖楊梅爲第一入市數錢則連籠得之甘漿沁齒飽啖不厭覩洞庭枇杷不堪恣大嚼也時已至矣輒思鄉味漫畫折枝數顆何異乎望梅止渴也

（據娄霞又藏拓本）

唐吳道子畫趨殿鍾馗圖張渥有執笏鍾馗五代牟元德有鍾馗擊鬼圖宋石恪有鍾馗小妹圖孫知微有雪中鍾馗李公麟有鍾馗嫁妹圖梁楷有鍾馗策蹇尋梅圖馬和之有松下讀書鍾馗元王蒙有寒林鍾馗明錢穀有鍾老

馗移家圖郭詡有鍾馗雜戲圖陳洪綬有鍾馗元夕夜游圖末有畫及醉鍾馗者予用禪門米汁和墨吮筆寫之不特禦邪祓厲而其醉容可掬想見終南進士嬉遨盛世慶幸太平也昔人于歲終畫鍾馗小像以獻宮家祓除不祥今則專施之五月五日矣辛巳夏日畫呈奉宸院卿鶴亭先生高齋作供薦舉博學宏詞杭郡金農記時年七十又五

又（據眞蹟）

凌霜雪節獨完我與君共歲寒

吾友興化鄭板橋進士擅寫疏篁瘦篠頗得蕭爽之趣予閒寫此亦其流派也設有人相較吾兩人畫品終遜其有

林下風度耳辛巳四月薦舉博學宏詞杭郡金農記

一枝梅插缺唇瓶冷香透骨風棱棱此時宜對尖頭僧

石門僧畫梅吾友丁處士敬身藏一軸密萼繁枝孤詣獨絕踵後塵者越城王郎予仿其意不求形似也若王彥辛貢陳述又隔數百年然予用筆未必望塵不及耳乾隆丙子六月朔日畫于揚州昔邪之廬并題記是日一霧開士自剡中至過我蔬飯抵暮而去（按此條已見畫梅題記眞蹟較詳）

吳興閔長嘯先生輒愛予畫時出橐中金相贈此冊亦爲其所作經月乃報殊媿允率吾友雲閒沈君學子吳門惠君定隅與先生同在蓮幕吟箋花榭閒定多物外之賞也杭人金農記時年七十

世傳楊補之畫梅得繁花如簇之妙徽宗題曰村梅丁野堂畫梅理宗愛之野堂遂有江路野梅之對二老皆蒙兩朝睿賞而品目之千古藝林侈爲美談今予亦作橫枝疏影之態何由入　九重而供　御覽也畫畢戲言奉寄穀原比部先生一笑己卯冬日七十三翁杭郡金農記（按此條亦見畫梅題記書眞蹟知爲己卯歲畫寄秀水王比部又曾者今并後來跋存之）

比部集有索金壽門畫梅絕句云占斷西湖世外春只敎一鶴伴閒身人閒無筆能圖取還乞林逋自寫眞乃乾隆戊寅作踰年山人畫以報卽此幅也越辛巳比部沒再閱辛丑比部嗣君秋塍要余與曹種梅蔣春雨飲出此同觀別有山人爲比部畫棋花燈八扇時值上元張燈相品評余爲賦燈詞七首有冬心舊筆生春色疑是相思一夜開之句且勸秋塍擷燈幅裝爲冊今二人皆下世閱燈畫冊子已爲杭人購去麻兒忽從他處獲此惘惘然對畫如對故人而余齒且及山人作畫之年矣余往見山人寫梅多亂插繁花此老筆較疏濟可貴兒能珍之紙上花不隨人謝也嘉慶甲子金陀里七十三翁朱休度書

菩薩泉上銀色雲樹枝不動風有聲誦諷口㓗貝葉經此十六羅漢第一尊也清夏無事爇牛頭香凝神圖之俟寄智慧白業人菴畹晨吸杞狗夜吠亦佛域著覇之物多寶林中遇之遇之未足奇也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上休日裝

成立軸七十六叟農又記

美髯如公三百六十酒場中日日相逢游戲游戲何屑罵山魈林魅頭上烏紗賜自官家多少爭看多少詩好文章換來人前搖擺卻不費一錢買（題終南進士小像十句五十八字）

此幅是予游戲之筆好事家裝潢而藏之復請予題記以為冰雪沍寒之時安得有凌冬之芙蕖耶昔唐賢王摩詰畫雪中芭蕉藝林傳為美談予之所畫亦如是爾觀者若必以理求之則非予意之所在矣

高僧溫日觀善畫蒲萄乾隆元年于上黨張水部宅見之曾題詩云醉眠伎館溫和尚水墨蒲萄獨世誇怪葉紅藤等兒戲儼然一領破袈裟今亦漫意寫此頗有大珠小珠

落玉盤之趣也古人作畫藏之名山以俟其傳余乃從人乞錢刀深有愧于緇流矣金牛湖上詩老金吉金畫并記

古來寫眞在晉則有顧愷之為裴楷圖貌南齊謝赫為濮齋傳神唐王維為孟浩然畫象於刺史亭宋之望寫張九齡眞朱抱一寫張果先生眞李成寫香山居士眞宋林少穎畫希夷先生華山道中象李士雲畫半山老人騎驢象何充畫東坡居士眞張大同寫山谷老人摩圍閣小景皆是傳寫家絕藝也未有自為寫眞者惟雲笈七籤所載唐大中年閒道士吳某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予因用水墨白描法自為寫三朝老民七十三歲象衣紋面相作一筆畫陸探微吾其師之圖成遠寄鄉之舊友丁鈍丁隱君隱君不見予近五載矣能不思之乎它日歸江上與隱君杖履相接高蔭攬勝驗吾衰容尚不失山林氣象也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立秋日金農記于廣陵僧舍之九節菖蒲碧館（按此首已見自寫眞題記再讀數字誤可訂正刻本錯字錄之）

冬心先生自度曲

秀水沈景修署檢

光緒庚辰錢
唐丁氏刊成

昔賢塡詞倚聲按譜謂之長短句卽唐宋以來樂章也予之所作自爲己律家有明童數輩宛轉皆擅歌喉能彈三弦四弦又解吹中管每一曲成遂付之宮商哀絲豪竹未嘗乖于五音而不合度也鄱陽姜白石西秦張玉田亦工斯製根不令異代人見之若目前三五少年擩耨舊調者酒天花地間何可與之迭唱使其罵老奴不曉事也歲月旣久積爲一卷廣陵詩弟子項均羅聘楊爵各出橐金請予開雕因漫述之如此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朔日七十四翁金農在龍梭仙館書

冬心先生自度曲

杭郡 金農 壽門

昨日（十句四十八字）

二月尾三月初不風不雨春晴送別唱渭城曲子倘有餘聲 離愁無據落花如夢人何處酒旗山店知昨日青驄一鞭從此去

乞橙里主人新茶（九句四十三字）

竹粉霑衣松花滿地如此時光須記今春酒病想著去年茶味 泉汲中泠疑帶半江雲氣一甌綠雪知有故人寄

黃葵花（七句三十三字）

秋在花枝上花枝隨轉偏向著朝陽夕陽 玉人最愛新涼靨微黃風前小病病也何妨

題天游生溪上草堂畫卷（七句三十四字）

不市不櫛終年不出六月溪堂常衣褐 茶磨綠塵飛藥囊仙草肥松風聒聒肯教人攘奪

憶西湖南屏山行寄昔日同游龍泓居士萬峰僧（九句四十七字）

獨坐冷清清常想南屏背手行句畱處湖中斷墻影門外敗荷聲 年年白髮生每到秋來添幾莖有負潛夫吟社淨侶山盟

題自畫江梅小立軸（十二句四十九字）

恥春翁畫野梅無數花枝顛倒開舍南舍北處處石黏苔最難寫天寒欲雪水際小樓臺但見凍禽上下啄香弄影不見有人來

蕉林聽雨（十三句六十四字）

翠幃遮陰碧帷搖影清夏風光暝窠石連緜高梧相掩映 轉眼秋來憔悴恰加酒病 雨聲偏在芭蕉上僧廊下白頭人聽聽了還聽夜長歎不盡覺空階點滴無些兒分

記魯中舊遊（十句四十六字）

南池側絕少人間煩熱太白酒樓我曾三到手弄月光加潑雪 又上東封山頂看漢時柏秋風刺刺青衫破帽騎驢狂客

題庭前草本小花爲板橋居士作（十句四十八字）

鄭家小婢草叢一半新栽紅紫老卻關情愛他容易開花結子 來春分種看籬落牆根蔓延不已野香無比風味是澧蘭湘芷

題朱君二亭桃花扇面（八句四十五字）

野外桃花窺人好似牆東女亂紅無主難得春風擡舉 匹八華年憐他笑靨眉能語今日煖雲如許恐變明朝連夜雨

淒絕記昔年爲亾室寫折枝枇杷（五句二十七字）

擺頭船昨日到洞庭枇杷天下少額黃顏色眞箇好我與山妻同一飽

吾家棕亭詩老以其吳趨小友徐郎定定寫眞乞題

（十句四十七字）

徐郎笑面試秋衫新練別有風情肯輕教人見　酒邊花底不特歌喉明珠一串妒他才子詩成細界烏絲大半爲阿儂寫遍

初夏（十一句四十九字）

今年初夏小小晴先且看池陰苔管后罅萱房新竹嘲風纔過牆：漁兄漁弟消息如何江湖涼夢多再遲一月浮艇去笑著青蓑

送遠曲（八句四十字）

津頭車馬柳邊花下鞭絲帽影太匆匆他日再相逢　人折柳花勸酒柳生離別酒生愁不如不去覓封侯

昔日山遊（九句四十五字）

青山纔續數之不了步步靈花忍草風林如掃又聽一雙搗藥鳥　四明狂客剡中僧笑口共相迎何處去十二樓五城

[illegible]池上（八句三十七字）

荷花開了銀塘悄悄新涼早碧翅蜻蜓多少　六六水窗通扇底微風記得那人同坐纖手剝蓮蓬

檇機陽道中看月（十句三十九字）

前年獨泛九櫂船二更後一聲涼笛把月吹圓　團團爛銀盤中央田地寬阿誰偷種婆娑樹散麝塵無數

竹枝曲（八句四十八字）

山中鐘龍三日眠龍子龍孫飛上天秋來弄雲掃紫烟一唱竹枝人可憐　人不見愁千萬餘音在水湘江遠蕭蕭暮雨增幽怨

題僧壁（八句四十五字）

谿禽格格山花索索莫把酒杯空卻須滿滿斟著　三百六十少年場紫毫一管顛狂醉來題字不成行亂寫僧家粉牆

爲沈君學子畫梅花帳額（十七句八十六字）

洗盡鉛華疏影橫枝偷寫繁花照眼卻不怕東風吹謝玉女窗中有人同夢夢在水邊林下空香如灑眞个瘦來無一把　吳綾先研問沈郎吟管可許今朝分借小字塡詞

金荃增價知絕代蛾眉昨宵新嫁柔情縷縷欲罷難罷

題粉團花便面（六句三十四字）

花攢一朵數了又數數不盡花房幾個　風枝輕顫粉初勻紅漾酒鱗鱗看花難得去年人

獨莖草花約一尺許開時如雪園中花匠云是夜合

漫題小詞（四句二十字）

雲希希烟微微仙人新著五銖衣侵曉嫣然啟玉扉

題女史徐南樓吟稾（九句四十七字）

一卷新詩大珠小珠錯落想見南樓月好吟毫坐深魚鑰閨中才子勝人百倍洗盡香匳脂粉謝家道韞文師卻是東陽沈先生（謂沃田）

憶昔（十一句五十字）

趙倡錦瑟秦女鈿箏昨夜瑣窗聲今朝春夢有夢不分明花間游騎空見酒痕滿地立多時也非容易雙魚難寄一顆顆斂宮淚

題山僧叩門圖（八句三十八字）

光圓頭腦定是前山跛長老叩門何事口念新詩笑倒草堂塵掃樹團圞抱蔬飯好此閒無熱惱

自題梅花綾卷（三句十三字）

雪一株玉不如風亭小立數花鬚

前溪女兒乞題畫箑（四句二十四字）

兩頭纖纖出水新無痕無風少婦津斜陽依舊偏不見采菱人

楚澤吟（九句四十四字）

修琴客去賣藥人無近結溪翁一二共泛菰蒲與鷗爭席年年清夢落江湖雲荒七澤亭圯三吾主領秋先有老夫

故人劉頎漢酒徒也有厥祖之風今自潘陽來作此贈之（八句三十九字）

襆被叩門舊時鄉里笑說遼東白豕頭浸酒杯裏 尚餘而遊死葬糟邱此願能償客姓劉不問五諸侯

湘中曲（六句三十字）

西也菰蒲東也菰蒲湖尾儵儵有若無 雨也模糊雲也

模糊疑是彭郎娶小姑

題草花畫冊（六句二十三字）

月頭月尾一串花無比類有紅潮十三年紀好東風扶不起

薔薇（五句十九字）

莫輕折上有刺傷人手莫可治從來花面毒如此

春閨（十句五十三字）

風簾不捲久閉簫樓昨夜翦殘紅燭拋撒香毬春病似花閒孔雀嬾擡頭 料得遠山一簇學我眉愁且待清明節近綠隄翠陌鬭草並車遊

梧桐引（七句三十三字）

金井轆轤空苔階溜露溼梧桐弱枝先墮不待秋風 吳宮夜漏又添新恨二十五聲中

不見（九句四十七字）

忽有衣香吹來笑語卻隔著重重朱戶朱戶重重那得人閒別離苦 月覓長圓花全不落便日日醉倒月窟花叢也無些趣

與詩弟子羅聘偶談南宋武林舊事（十一句五十六字）

吾家古杭熟食店珠子茶坊當年畫壁大好是劉郎李郎今已荒涼賸水殘山看夕陽 湖魚兒辭羹不復問纖手廚娘何況金龍蟋蟀秋草半閒堂

題夢緣居士丁辛老屋圖（十一句五十三字）

逭暑無方長林之下做屋有如結宅愛帝城城外西山不比他山顏色　想見王郎薰香萠罷換生衣蕭然吟客涼風滿席定甲乙丙丁編集

憶湖上（九句四十五字）

定香橋下白泱泱湖雲透袖涼最好一方鷗席八尺萍牀何不歸故鄉仍作垂釣漁郎爲春忙蓴羹虀菜向僧饌分嘗

萱草（六句二十八字）

花開笑口北堂之上百歲春秋一生歡喜從不向人愁果然萱草可忘憂

題秋江汎月圖（八句三十五字）

小艇空江一人清徹骨恍游冰闕弄此古時月管領秋光平分秋色便坐到天明不歸也得

題團扇桃花楊柳（八句三十七字）

二三月柳枝桑花枝逕風風雨雨春愁絕　紅綬廳前金明池上可有者般顏色只少那人翠袖立

題小山開士小影（十句五十字）

不坐蒲團不扶藤杖尋覓本來面目峭緊草鞋何處去非人世東西南北　山中泉石林間猿鶴都是老僧眷屬天一握與野雲同宿

題石田先生遺事（九句五十字）

相城沈叟部民應命小人有母公堂粉壁畫代帝亦何損

于某　回家拂衣臥林藪笑謝出諸口去而再往賤如狗世上豈少曹太守

題自寫曲江外史小像（九句五十一字）

對鏡濡毫自寫側身小像掉頭獨往免得折腰向人俯仰天留老眼看餘隔江山漫拖著一條藤杖若問當年無邊風月曾爲五湖長

爲沈君沃田題桐陰結夏圖即送還華亭（十六句七十九字）

三處鄉音（謂京江蔣春農全椒吾宗棕亭）連朝閑話都是天涯詩客坐此梧陰碧羅張繖下有大玲瓏小玲瓏石散巾舄暑銷無迹人閒六月眞同火宅誰不羨涼生兩腋沈郎善病鬢絲幾點吳鹽白忽買輕航便歸去飽看門外九峰嫗壚

枇杷歌（九句五十一字）

野枇杷雪中開花老僧家天生蠶葉聳且奢常把山樓一半遮　飲澗猿白毫長好似團圞明月先隔林游戲偷先嘗不待洞庭滿樹黃

憶吳興道場山中（七句三十六字）

松陰路轉便有好山滿眼日千變青青難辨　僧扉午後開池荒水浸苔梅花下只我一箇人來

戲述示學侶項均楊爵二生（八句三十八字）

前世爲僧石頭路滑曾記秋林風吹山青白雲飄　置身天際目不識三皇五帝那有工夫替人拭涕

題曹君荔帷秋湖采蓴圖（十二句五十二字）

生長綠波中嫋嫋蕁絲帶葉連叢想趁晚涼三潭月下采
采載低篷　五載未嘗鄉味今作白頭翁便歸去已過秋
風輸君不但口腹無窮

[illegible]　秋蘭詞（九句四十四字）

楚山疊翠楚水爭流有幽蘭生長芳洲纖枝駢穗占住上
分秋[illegible]無人間國香零落抱香愁豈肯同蔥同蒜去賣街
頭

[illegible]　徑山林道人乞予畫梅題以寄之（八句四十四字）

山僧送米乞我墨池游戲極瘦梅花畫裏酸香香撲鼻
松下寄寄到冷清清地定笑約溪翁三五看罷汲泉鬭茶
器

[illegible]　題江君雲溪杏花影裏填詞圖（十五句七十二字）

百尺銀牆一枝楷蕾杏花紅得太無情便朝朝仙露洗他
不退除非夢筆橋頭客含毫共相對　梢上濃春莫被青
禽偷嘴吟成好句玉響珠零勝人十倍聽笛裏新聲只有
七郎殘月可作配

[illegible]　題贈雪舫先生（十五句六十八字）

割龍耳捋虎鬚知先生何所不為當年舊事撥浮雲驚倒
霍家兒無端春夢夢醒多時　近客蕪城哀絲澈管一棹
觥船笑賦詩楚樹遠楚天垂湘草湘烟夢九疑真个狂顛
真个癡

[illegible]　為荔帷居士畫梅邊覓句圖（十句四十六字）

荷凍僧窗為寫寒梅兩樹冰姿霜萼此心如在山塢　君
歸去嚼酸香閑把花鬚細數想明月窺林清光一斛照冷
吟人苦

多心先生自度曲

冬心先生
三體詩一
卷

冬心先生三體詩

杭郡金吉金壽門著

心出家盦在稽留山予避喧之地也盦中耳目清供一物之微皆可入詩詠人不如詠物詠物無是非也

種竹竹無算風嬉雲幽幽一竿吾嬾取去釣東諸侯

九秋晚菊勸酒二月紅蘭笑人遊山卻有阮屐揮扇而無庾塵

石女嫁得蒲家郎朝朝飲水還休糧曾享堯年千萬壽一生綠鬢無秋霜

訪澗上酒仙所居

消息三青鳥玲瓏九瓣花起居醫夫子碧落是仙家

丹梯常俯松闌湛露分沾藥畦昨夜何人偷飲廚中失玉偏提

白雲忽自眉際出黃葉亂飛衣上來空亭久立非無意攔路溪風不放回

過龍興寺寺僧設伊蒲之供因而止宿弁山山中對月聽泉卽事有作

七重舍利塔尺二碑支絛梁朝賜寺古茶板赴清齋

目短破月失照手寒澀琴罷彈貫箇〻無所事猫兒狗子盤桓

山僧留客聽山泉客與山泉有夙緣此耳此聲僧解否滿堂飛雨夜忘眠

閉門非無事也

鄰女花錢少山僧鶴價無秋來新債主卻不是屠沽

雪中芭蕉一軸王右轄畫風流摩詰押縫小印非祿祿爛羊頭

破屋三間可奈何請看壁上煎茶歌石如飛白木如籀除卻高人不愛他

不速之客日有所至放言高論皆拖道士也詩以書懷揭之坐隅

袖有京氏易牀無和郎錢窗塵學書好掃帚毋相纏

客至左韋右布門闢面池枕林作達不謀生產放言詎失初心

八百株桑二頃田幾家耕種兒孫賢三十年來三易主成都洛陽殊可憐

冬夜作消寒盒子之會筵上被酒各賦小詩詩成付管弦一一歌之

吳家心字香貯以倭奩輕熏爐夜可戀果信火有情

消寒作盒子會乾紅燭底曲房第一兜羅緜手琵琶謝十三娘

今日老夫昔少年月圓月缺缺還圓酒汚貂裘故相惱北風吹倒小觥船

過劉孟公前輩草堂有贈

妖花妨道眼白白與朱朱衰年都不愛只種藥葫蘆

殺蝘忽思斃蒼測日欲到扶桑問訊目前太古不愁地老天荒

五品爲郎三輔賢瓦松賦罷太蕭然昨朝病酒今朝雨獨宅誰償私鑄錢

自贈

少昊是吾長孤生骨立寒人間重卿相莫強管幼安

有道蒲輪五辟名賢玉幣三徵可值拂衣一笑暗聾能與不能

畜魚于樹鳥棲泉物性相違便倒顛洗耳鑿坏非矯世此翁原不受人憐

過吳侍御野林別業同其親串數輩作文酒之會酒半出觀宋人山水無款畫小立軸因賦此詩以代劄記

故人宋紱貴昨謝驄馬歸無麈亦無垢新製遂初衣

范舅王甥談藝梅兄竹弟舉杯要潔一日數沐下帷經年罕開

唐朝麻紙宋刻絲裝界精能好護持鑒賞不逢勾處士靑山滅色樹摧枝

枯梅盦梅花

此梅日戌餉自署枯梅盦香味如釀味聞之古瞿曇

天寒清曉呵凍林下水邊不忘那有雄蜂雌蝶霜埃作百顚狂

雪比精神略瘦些二三冷朶向矜誇近來老醜無人賞恥向春風開好花

題王高士元充山舍

玉言繁主簿小箋梅沙彌能詩復工畫臣叔何嘗癡

香林無百壽草玉井有二青蛇終日看雲來去忽離忽合人家

手種靈芽仙葉同山南新焙晶花宮一甌嫩色欺春雪天上茶星是此翁

宅抱草木貧貞曜先生詩也嘿嘿終日荒廚斷煙奏山人語也予舊廬深閉時有戒心九朝三食又予之恆境也因希襬兩賢而長謠之不遭擯斥此予之獨得也

江瘴夜已儆墨突午不黔卷舌古有誡寡言守星占

舊日桫欏若織今年薜荔成幃可怪一雙雛雀入前故衙新衣

春風暗送七香車吹得開花又落花畢竟春風忙甚事春風不到老夫家

得鮑十四辛甫先生海寧官舍捐世見寄之書哀悼不已書中遺言云當葬于杭州靈隱寺門便是長吟鶴髮翁夜臺也予爲後死者服緦麻設位哭之并投以詩蒿里之曲薤露之歌豈無謂邪

夢占鵩鳥賦鬼唱秋墳詩傷逝揮老淚若江河漏卮

三升客有千里七品官無一錢小北邙山何處石人嶺下
長眠
易簀書來墨慘新蛇兒年讖應淒辰間君數日前頭事共
語輀車紙偶人

　三過當湖訪張君龍威作此贈之
蒲塘水正暖桑籠花已飛囡郎小舴艋三卯白板扉
東吳故多才子君笑沈謝何劉好是襬褷野鶴林中高出
一頭
墨色唐甎古壙開題詩愛爾坐高臺豐狐筆管顛狂甚一
霎猙雷猛雨來（予藏古甎唐時物也龍威為賦長歌）

　舟泊弄珠樓漫作

孤篷與短櫂不載千里愁蒙頭聽夜雨此是野人舟
一日一日且過于思于思復來難得綠波留客綠波加撥
春醅
遠郭東湖少世情弄珠樓下冷清清破毛之禽晚爭浴汀
草堵花無賴生

　將遊漢陽不得與龍威道別詩中所言則連日情事
也
官淸俸錢薄縣僻弦歌稀六詩妙天下不識劉孝威
斜日額黃顏色迴舺寂寂古津絕無花叢勸酒只有堵影
送人
角角雉聲麥秀初夫君不見心躊躇相思一夜減衣帶大

別山前遠寄書

　梁溪道中望九龍山捨舟策杖至聽松菴與松泉開
　士茶話第二泉上追悼拙存恭壽兩先生不覺星燧
　逾一紀矣
名山幾宿諾畫竹古人殊一竿煩矜惜不換紅瓘瑜
但愛細雨泊寺何勞峭帆得風啞啞以水為宅自呼曰信
天翁
久亡祿骨松間客暫對尖頭泉上僧今日此心頓無著十
年前已冷如冰

　賀家池頭看月
八萬三千戶清光戶戶開仙人玉屑飯分授見誰來

酒味如餳太重鄉愁似癯無情今夜已判不眠笛聲吹到
天明
不巾不襪煩暑清一丈荷花露倒傾風亦小心雲掃盡涼
蟾向水泣三更

　過張氏廢園
斑毛鵓鴿子換翁竹開花荒池少人問聒聒私蝦蟆
闌干背插落葉有客斜陽叩門門外青山不改門前舊額
猶存
孤燈昔夜雨潺潺熏袖温馨散莫尋飛爵騰觚如昨夢紅
龍空自滿堂襟
[illegible]客謝司空寺賓從日過稍事樂章皆負絕藝即詩禪

對奕各有品目因示小詩共作一笑

林中芭蕉樹佛前功德雲不壞與不滅一一試問君

妙畫深巖委澗新詞霧唾珠啼何必錢知什伯不妨路失東西

空堂飽飯有棊聲四角中央總不平客去斂杯無一子恨他黑白太分明

冬心先生夢遊山中見古松一株作詩以贈詩不贈人而贈松是何意乎松之靈骸神景勝于凡軀千萬矣松眞有知其音泠泠然若相和邪

深山見道士顏色如少童自稱百木長散髮青蒙蒙

怪石欠開鞠伏惡藤不受糾纏若問此松年紀軒轅在上頭眠

半朽半枯死復生天台路滑無人行世間只得韋郎好能畫一枝風有聲

近日

寧為搘牀龜肯作被繡犧小草東不死我心如卷葹

洛中夫子開卦蕺山老媼乞書惟此得錢不愧得錢一醉何如

桓野長笛招即至徐凝惡詩洗去多放狂近日得笑疾不計人間責與訶

上巳春遊曲廣陵記所見也白頭羇客作此小兒女語不免陌上遺鈿墮翠之人掩口盧胡而笑邪

比肩列玉屏攜手舒春荑願為渊上鳥不匹飛單棲

橋南橋北桃花老予也愛繁華鬖鬖傾脂河畔畫中紅樓孟家

香擣雁柱箏三擫芳草雞缸酒十分記取蕪城好天氣暖雲如粉射斜曛

寄北山僧恆公

輕磨佛幌煙弄筆生精神牛羊馬犬豕畫畜不畫人

陸疾著毀茶論奚康廣絕交書此事便傳千古吾將入山焚車

白荷花開涼四肢脫幘野竹相參差一聽秋雨秋池上不夢公卿夢阿師

金陵楊孝父天性狷妙善奇篆有佚籀之遺見人輒漫罵不已予最愛之近從南嶽來客揚州相對論世作詩以贈亦狂泉之飲耳冷吟冷笑如何如何

怒剖乖龍耳笑除風后奸何如君罵坐豪氣高桓桓

漢啓母廟石闕吳禪國山殘碑落筆眾妙之妙知卿舍我其誰

三年出遊萬里歸白眼如君天下稀曾聞祝融峯頂宿鳴月倒行霜倒飛

客頗賓戲有問及近狀者乃遺中山毛生答之石卿墨卿頗有助喉舌也

手弄古時月耳聽空中泉黜帝是何物謔浪三千年

甲乙丙丁編集甸并齊鶯騎驢題詩半在行路絕似西風
雁奴

丞相車茵御史臺也容爛醉逞狂才鄴中兒與洛中客可
見東塗西抹來

寄懷萊州沈椒園觀察

勞山山泣青僚佐陪清吟遙知戟門內五字稱詩林
車前八騶自有袖裏三疏曾聞年來風度不減青玉明珠
想君
三五二八月嬋娟逝肯千里目縣縣風吹破帽酒人散可
記家鄉抑鮓天
論古不論今也今人安足論哉論古古人不我罪也

何敬容殘客呂不韋門生貪名與貪食相較孰重輕
龐德公非侮士羊叔子豈毆人抱此百年癖疾由東鄉不
稱臣
買山而隱郭文舉恐富求歸王秀之近來此輩何曾有好
月好風空待誰

題昔邪之廬壁上

渴羌與荒傖不送亦不迎青苔斷履跡忽上韈牀生
隸書三折波偃墨竹一枝風斜童子入市易米姓名又落
誰家
野梅瘦得影如無多謝山僧分一株此刻閉門忙不了酸
香嚼罷數花鬚

江君鶴亭在燕市購得古槧本書數萬卷載之櫃櫝
以歸作詩美之

聞君遊天家買得書一車好書如好色非章臺狹邪
池北可充列庫蓀陰定貯開屜抽卷百回百讀翠蛾隔繡
簾聽
三家渡河事頗誕古蟫食字仙何靈不爲押闔欺人語安
問趙甤長短經

辛未除夕獨酌苦吟憶老妻曲江江上

作客身千轉憶家腸九迴揚州好廚釀可惜是孤杯
春碓紡車人老蘆簾紙閣燈深定設香花供養一軀長齋
觀音

歲去堂堂挽莫追最難忘事是霜帷四婆裙子新漿洗今
夜擣聲生別離

今日

鏡閣掩新粉花殘失故紅啜啜復惙惙阿儂可憐蟲
丈人送衣贈藥名士汲水伐薪取資于友不淺求俗御我
牽箕
五言入格包明月一著饒先夏赤松詩損心苗某損智不
如萬事任天慵

汪六巢林忽爾喪明樂丈慶夫患足經年不良于步
好友情關作詩相慰此古人之疾也若老柏之有枯
枝寶鑑之失波照何礙乎其本來池

目盲張太祝足跛觸左師捷行兼善視笑殺蔡充兒蹇處卻勝屏腓閉時節是垂簾可喜還臺不昧何憂蓬戶常擠

此後已辭傾險路從今不見尋常人一春花福仍消受弄影閒香各占新

冬心先生三體詩終

乾隆壬申初春春雪盈尺溼突失炊予抱予影坐昔邪之廬撿理三體詩九十九首三體乃五六七絕句作一題者唐宋諸賢有之予搦筆不休可謂轢轢古人矣是日汪隱君巢林著屐扶短童相訪云衰齡忽爾喪明然無所痛惜從此不復見碌碌尋常人覺可喜也又云先生何所爲予答以手錄三體詩將鋟木寄示四方交遊巢林又云先生詩奇異獨詣不求同能兼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似謠似歌得古樂府遺意驟讀之句棘摘舌再讀之合規中榘吾雖目盲心頗能賞之恐世間眼大如車輪者未必知先生之妙也一笑別去詰朝舊友陸竹民從楚州來揚州叩門造請自言兩耳閉窒牀下蟻鬭不聞者經年問予三體詩曾付剞劂氏否予以指畫紙而告之竹民曰吾之聾淫哇之音充塞于耳也吾之聾衆客之聲洋溢于耳也若先生詩試爲吾誦之清清然泠泠然恍飛空中泉恍吹松間風吾傾耳而聽耳則豁焉開通便如飲治聾之酒矣他人耳雖聰不過箏琶之悅烏能愛聆先生高唱入雲也二老與予締交已近三紀論議特出迥非凡流眞有道之士耶因記其言以當詩序云杭郡金吉金書

羅氏一家集

蔣氏慎脩書室校印甲寅如月著始丙辰涂月吉成

自序

僕以孤孼儲殺之質幼遭多難幾幾不克自振於凡人世所爭尙率懟避退抑不敢與之校尙何詩之足云然自解事以來兵戈離亂之慘喪亡之慟兄弟友朋聚散之感道塗奔走飢寒之所歷與夫登臨遊覽之所及偶託韻語以自遣初不敢謂爲詩也古之君子期自立于世苟靡靡焉爭時人所尙不以古昔人之學爲學即幸以詩鳴當世亦祇增有道者譏耳乃就假日痛自芟汰存數十篇郵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聊存斯意已爾戊寅七月立秋日希巢自敘

小傳

羅𦾔字心魚號賓山上元人家極貧篤於內行而性倜儻既補諸生嘗留心經世學咸豐九年避兵蘇州上復六合策明年杭州陷上防湖策皆不用乃赴江北見時事愈艱著淸淮團練籌餉二議其籌餉議略云近者談糧餉者動曰蘇常已失江北軍需實無來源又曰江北地瘠民貧愈捐愈竭如是則軍餉將不繼乎愚以爲持此論者未統目前形勢通盤以籌之也自蘇常失利後水陸營盤駐紮鎮江一切日需必資接濟江路斷難阻行遂於五月依舊開江自是而江北米鹽兩政漸漸消行曾見上河下河之糧或數千石一船或數百石一船統歸仙女廟泊賣又見通泰鹽城之鹽亦駕大小船隻歸仙女廟口岸發賣且蘇常雖失而上海之貨或由閩山關進或由鹽城進而北路登萊靑貨亦歸鹽城進刻下仙女廟停泊海船亦復不少觀邵伯高郵洋藥僅賣六七百文即此一端可知南貨之來者不少也加以今歲秋收尙屬中上積年以來亦頗不惡統淮揚州縣地方豈無殷實之家足以有裨糧餉者特提倡無人以致公義不奮耳觀目前貴鎭耶數陡一變市飭高牧而數百萬小民已風湧雲集亦可知江北人心依然近古也然則爲今日計者先莫如閩山關及鹽城海口急設卡房以收貨捐其次莫如米捐再其次莫如鹽捐再其次莫如統上河下河十餘州縣按畝起捐囤糧大憲經費於上面又得餘逮董委襄辦於下江北雖貧支持有具

也當此賊氛稍定而又適値收割之秋小民各安田里及是時盡力籌畫以振軍威掃平有日偷因循姑息而又慮事之難成則淪胥及溺矣夫軍國大事設策豈有萬全亦在司其事者善權緩急而已漕運總督吳棠頗采納之已而從軍浦口以軍功保訓導卒年五十餘著有養一齋詩文集

羅震亨字雨田芴長子年十七即入營司筆札事所得束脩悉寄供甘旨無濫費父沒事大母及母孝金陵旣復奉父靈歸里因充城南保甲局書記居母喪哀毀踰禮幾不起大母病每夜必自局歸躬親侍奉雖便溺皆扶持之日購大母所耆物以進凡三月而大母卒震亨旣疊遭大故貧愈甚與弟晉亨俱補縣學生館於常熟聞晉亨病而急歸歸則晉亨已卒乃深引以爲痛決意不出遊近就軍需局幕光緒六年兼分修府志事未竟而卒年廑三十有五震亨耆古好學始從寶應成孺遊究明義理之趣復學古文於江夏張裕釗及同里汪士鐸得其義法生平不苟言笑不矜才德雖小惠不妄受受輒不忘然好周人急不以貧故而稍悔居家以禮自持盛暑不袒裼外和內介無賢愚皆樂與遊每日黎明即起三更始寢寒煖無間稍釋卷則如有所失故其學勇猛精進而疾未必不伏於是也著有讀經正錄四卷服膺錄四卷正蒙課例錄一卷簣進錄一卷其則錄一卷五子要例一卷閫門必讀一卷臺雅一卷古文瓠一卷羅氏家禮一卷羅氏家譜一卷有不爲齋詩文集三卷日新記四卷與學堂叢書目一卷

羅晉亨字援三芴中子諸生性清介嘗作養性箴有云天命之初胡虧胡欠後起援之主爲客僭又云天所尸者寅之弗徵吾所尸者守之弗搖可以覘其學矣著有滿花館詩一卷

羅鼎亨字叔重芴少子諸生著有隨習詩一卷

羅氏一家集卷一　　金陵叢書丁集之十九

上元羅　紛

詩

悼松八首

錯節盤根數百年無端翦伐作雲煙生爲梁棟材原大劫到刀兵性自堅此去定知非用世再來無復說參天黃茅白葦存多少損盡精神太可憐

聞道黃山數萬株清森能及此株無陰沈大蔡雲都斂夢斷空山月亦孤曾比甘棠歌勿翦難同荊樹慶重蘇木虛此後惟梅竹何處停車訪大夫

從遊無計學張房況值西風百戰場閱世何心貪雨露深山依舊傲冰霜明知大器多摧折畢竟英姿少蓋藏漫說後凋凋不得歲寒時節本荒唐

小用何嘗肯自媒橫空心跡總成灰難埋世外煙霞骨枉費人間柱石材風息尙疑龍化去月明空累鶴歸來如何手自操斤斧不向荒山闢草萊

早知生滅數難逃悔向青山誤走遭響寂有人思雁柱客來何處聽鴻濤盡無萌櫱春都懶不露英華節轉高畢竟繁陰塞天地此番老去儘蕭蕭

過雨分明有淚痕絲絲蔦蘿尙培根方期餘蔭周桑梓無復濃陰覆子孫往事六朝曾過眼舊時三徑已銷魂旁人不識飄零感猶說森森玉樹存

果然青鳥早傳書刀下相留計豈疏焦尾或憐生意折空心曾虛上將當年冬嶺春猶駐今日童山畫不如漢使秦封都莫問難將眞面再窺廬

絕勝西風宋玉悲顯輪妙手亦奚爲逼成野馬飛無謂學到遊龍技亦奇此地直增千古痛再來還待十年期江南林木多零落何處奇姿許子遺

燮亨謹案是詩作于咸豐甲寅歲先是上元北鄉留多松木虛村有一株高約百丈聳直無屈節上童童如翠蓋相傳爲數百年物先君每過此必盤桓久之不忍去癸丑亂後四鄉大樹悉摧爲薪是松亦被伐嗣先君過此慨是松材大而未逢用慘罹劫運因作悼松詩八章藉以自況稿甫脫友人傳鈔者甚衆迨余家屢遭難先君詩文雖著久蕩然散矣及還里而北鄉故老蕭條村落墟莽訪問頗不易仲弟晉亨留心先澤偶於朱心和丈所獲君竊疑是詩爲先君初稿向聞長者述斷句有多少荊榛恨未鉏之句今無焉並識之

東山踢花詠春爲王仲莊告貸

寸膠差說理黃河聞說君家憂樂多今日瑯琊王大道一門齊唱采薇歌

丹陽舊次遇風口占

無端天外虎生威直躍茅檐上翠微信急竟能驅石走力狂還欲挾山飛明知大地開萌甲無奈征人怯絮衣敬告飛廉

稍息怒淮南有寄未曾歸

鎮江營次贈張星五守備

孝陵一別又三年聞說官階屢擢遷我已光陰拋逝水君真
功業奪淩煙論心虎幄懷前夕（中丞秦東石埠撫癧勇典昼五共事）晉志龍韜
讀後賢深愧王尊矧叱馭堂堂忠孝任人全
千營環繞潤州城檢點旌旄指日行從此微頭瞻氣象果然
虎口立功名順風既過機仍滯好景方長力莫爭今夕筵前
一尊酒十分暢飲兩心傾

捌館日作

擾攘干戈眼底看殺機多處置身難不曾將相誇奇抱仍把
詩書壯大觀功業自來卑管晏文章豈獨重蘇韓江湖縱闊

收帆早好與青氈耐歲寒
挑燈重整舊琴書勞孫兒時嚼味初教子敢云遺一卷課徒
還欲足三餘自愧毛羽輸鴻鵠且喜孩童辨豕魚聞說功夫
能養正好留活水灌溝渠

題高渭川遺像

一泓清水止無塵驗取從容就義身世上風波歸浩劫望中
天地得長春（癸丑之難先生家殉於水變中全）卞家難殉都輕命趙氏孤遺
尚有人今日披圖觀色笑哀榮深處想恩綸

將歸金陵留別朱心和

買得扁舟挈眷歸家鄉消息解重圍十年跡梗心無賴一旦
輪蹄計豈非白日無偕嗟我負黃金有價愧入揮生平絕處
逢生慎莫驗今朝嬉子飛
抽刀無計斬樓蘭殘破家山夢未闌越國喜將文筆掃吳門
窮到酒杯乾欲披肝膽憑誰說不許須眉對鏡看一事差堪
知己告時難母健精心寬

殷家莊述懷二十首

敢說詩如百鍊金滿腔愁緒付哀音殷家莊即羌村路贏得
顛連杜老吟
都是昆明劫後身廿餘人各走風塵天涯駐足知何處且戀
空桑未了因
七旬老母久龍鍾兵燹年來無定蹤誠恐暫離方寸亂趙旨
徐庶忍相從（三年聯兵北鄉井旬容六年移六合移衛移京春避今春回江浦現又由盤家莊移寶應交）

恆飢稚子兩三枝依舊燈前笑語思共喜未爲兵死鬼金焦
飛渡已多時（長子璧事先趁江北次子晉孝三子鼎孝識寫賊害）
長女肩延十七春一回相憶一傷神賊來死節閭門事難在
中流數母親（妻先投江長女入水相救救妻生而女死餘群長女獨難脫罹中）
我亦甘心付劫灰泱泱江水抱兒來齊身已是騎鯨去風到
神山忽引迴（僕邵旨就教年三子嗣李拉殘及江心都撫大風吹回又羅過數耳）
絕無金液上丹霄多謝親朋舉手招大團船如天上坐暫離
苦海暫追遙
家具全無一擔輕連朝衣食費經營每當篷冷孤空際忍死
還愁伴賊生
知交何幸遇他鄉真是窮途續命湯吹得春風成化雨一時

楓木蠶生香（王[illegible]）
骨肉斯文信有因未曾識面氣先親聖賢心事英雄手壓倒
朱家劉孟倫（張[illegible]）
多少蒼生待命身胸中眞滿四時春笑予病比膏肓甚一樣
方爺補託神（[illegible]博泉）
覆瓿文章不値錢感君說項意纏綿汪倫情自深千尺那有
詩人李謫仙（汪[illegible]）
桃源此地即仙津曾荷王孫指點眞多少避秦人久住莫嫌
阮籍與劉殷（王樂山）
何止劉殷好獨阿金閨玉筍幾班羅周郞未老朱盧壯八寶
湖邊至契多（劉籙之宋知之周過之同居寶應曾至契也）
也曾招我北來遊一榻三餐位置優早副故人深厚意全家
何致跪清流
到底東南勢太難長城萬里壞無端雲陽已失毘陵亂頭白
山人代膽寒
南北迢遙劫運多忽乎忽起太風波煌煌聖諭誰堪讀宵旰
關心要下河
生齒繁殷有劫應非關猛將與謀臣聖朝養士年深遠否極
終當出異人
自笑書生一得謀綠沈槍褒殺同仇年來深媿芻蕘獻徒有
盧聲道路收（四年曾[illegible]水勇殺[illegible]多名五年上[illegible]策一道[illegible]）
（今春在鎮上防[illegible]策一撫中丞有壬王力伯有[illegible]為嘉賓迎）

辛苦艱難暫保家紛紛國事亂如麻未知吾舌猶存後兵氣
何時換日華

寓廬書懷

搔首蒼天欲問青江南無地著浮萍豺狼肆虐殊堪駭鴻雁
哀鳴不忍聽骨儀傲人徒擾擾影獨顧我自亭亭蛟龍已困
池中久何日飄揚萬里翎
如許蒼生幾謝公筆花羞說豔文通老徐李廣民猶望（[illegible]）
（[illegible]）死到張巡鬼也雄（[illegible]）蒼狗變原關世運紅羊劫豈
盡天工[illegible]能動棄[illegible]覺[illegible]莫再書生議論空
迥背自笑强呻吟心事眞教碎唾壺憤極詩將荒里寫愁來
酒當杏村沽據鞍髀肉身猶健灑網[illegible]氣未蘇堪歎浮家
無處著老僧相對學禪枯
也曾南北歷長征回首天涯幾萬程燕趙有人誇笠屐江湖
無路請冠纓吳中愁見消冰勢淮上還須背水營我是安宜
流寓客依劉豈繫仲宣名

題朱佩齋賞花雅集圖

湖[illegible]十載一榻又吟身教子瀛庭樂呼朋四座春簪纓還
本色花木照精神大隱居廛市（[illegible]）翛然退出塵
黃花圖一幅許我墨塗鴉勝地齊彭澤高人繼孟嘉駒光雖
月異牛耳更風華安得重陽近傳杯共飲霞

題桐陰課子圖

鳳毛譽角總超羣朗朗書聲到夜分始信父兄無溺愛居然

子弟誰知文桐陰搖碎三更月茅舍句留萬里雲我亦短檠
勤燕翼廿年回首說邱墳

芳名耳食到瑤編始信人間老謫仙一代猶龍歸筆底半房
雛鳳舞燈前青雲路遠惟繩武白雪吟高欵比肩架上遺書
窗上月披圖風景幾流連

自笑

自笑書生道路難一家骨肉且團圞來眞辛苦頻竄賊窮到
流亡敢怨官劫後方知朋友厚閒中益信地天寬滿腔無限
憂時淚南望江雲鼻已酸

贈殷黃嶺雨花巷學三禪師（庚申九月）

慣結因緣到上方歸來心地倍淸涼堂前丹桂一株老籬畔
黃花數朶香境寂雖宜同守黑臺空何處覓殷黃無端花雨
繽紛下想見高僧說法忙

自笑飢驅走四方茫茫宦海感炎涼匏瓜久信塵中苦採藥
方知世外香丹竈茶頻烹鴨綠紅燈酒喜映鵝黃禪林自享
淸閒福那有名韁利鎖忙

再贈

一卷黃庭足背臨筆花如玉墨如金雖探佛祖傳燈錄猶抱
英雄負劍心國手有時還對奕話頭無事且長吟堂前多少
琳瑯句想見三唐入室深

殷黃嶺偶感次季仙九先生憶友元韻即示諸子

空際飛花濁浪搖幾人打槳故超超偶親鴻雁幾迴月轉恨

泥塗入此宵籌餉敢云君國報棲枝猶得故人邀風波處處
增惆悵莫辨三叉路幾條

燈影偕寮徹夜搖中庭月色自淸超書聲兄定同當日歸計
親先話昨宵減價米鹽何處乞乘時舟楫有人邀分明李郭
相攜手指點安宜路一條

不信心旌鎭日搖分明投筆愧班超功名誤我成流水生事
依人歎此宵緣木無端知計拙藏山何日慶恩邀年來戎馬
干戈裏枉獻芻蕘數十條

青雲冉冉足扶搖須學驊騮萬里超成己多方期後日讀書
有味重良宵家聲中落還須振天意偏容未易邀知否而翁
艱苦甚年來空踏路千條

日暮抵揚州城門已閉野店留宿次日入城感而賦此

水陸經行數百程歸來重過古揚城北門鎖鑰將軍令東道
逢迎陌路情襆被無溫同臥甲藜羹得飽免呼庚可憐多少
黃昏客宿露餐風夢不成

雞人曉後一關開市儈人都遂隊來百劫難消紈袴習千秋
誰纖轉旋才屢更將帥督勳戚異樣煙花半草萊點綴城池
惟瓦礫不堪寥落有餘哀

有感疊前韻

夢裏還家不計程分明固壘與雄城三春乳燕尋巢意一片
慈烏返哺情爾壘旅愁生乙乙艱難世事話庚庚如何絕好
華胥境不打黃籥到不成

擾擾干戈服僭開紅巾未去白冠來豈無郭令文公策君用
宏羊卜式才投筆有時贏菽粟留庭何處覓蓬萊元宗幸蜀
歸何日南斗依依望更哀

抵瓜洲永訣與馬生海秋再疊前韻

說甚前程與後程當年枉自擁書城銷殘鴻鵠摩空志化作
雞蟲混俗情烽火幾回嗟棄甲親朋無限厄長庚從戎鄉下
才人慣聊學軍書倉卒成

記得鐙堂卷共開淺滄搖嶽妙思來豈期奮志青雲客卻作
從軍白下才似我已雖許拾芥勝人猶可脫衣萊自想經世
無良策慘聽嗷嗷鳴雁哀

自感

腐鼠功名亦太難鮎魚寸寸上青竿昧如茹蘗何嫌苦心背
調梅不怕酸一片豬肝尊食客半生馮尚倖微官傍人莫笑
同崔烈要把書生本色看

由三探逢周驟子犀題故人山莊並贈蕭爾卿

長隄為界水為鄉幾度歸來歎望洋始信人間多澤國竟忘
天上有欃槍黃巾無計遁烽火赤子頻年足稻粱我是紅羊
遭劫客難從此處說滄桑

鳳毛麟角總垂髫座上春風話此宵萬里風雲君暫息十分
兵燹我無聊門前柳稱陶潛懶堂邊花雖杜甫招安得昭陽
能卜宅追隨左右學逍遙

贈友

臨川奇士小汾陽龍韜豹略色飛芒縱橫萬里長風長把酒
問天不計鯨風塵一握結知己不嫌老態須眉霜連宵燈火
短篷坐一話滄桑沙泥茫此宵紅羊劫未盡長槍大戟戰鋒
鋒我正飢驅四方走下有兒輩上高堂忽作王粲登樓賦何
曾振衣千仞岡丈夫不得逢大用營營樵食徒老蒼畢竟一
籌能報國休喘利鎖與名韁

書介堂詩後

袖出新詩卷飄然白樂天漁樵甘淡泊花鳥話因緣才大窮
難掙身閒病自痊（君時出默疾）故鄉仍浩劫此集慣烽煙

燕湖周眞伯以悼亡詩索和即步元韻

一瓣心香暗裏焚江干珠淚灑盈盈倉皇虎口曾依命頃刻

鸞膠忽斷飄六載良緣成讖緯滿腔熱血記分明賊中辛苦
都嘗遍愧煞須眉負此生

好事從來慣折磨罡風偏促定情波專房未久許迍邅一局
棋成已爛柯樓燕幾回窺鏡甲牽牛終古恨銀河安則不共
艱難共豈獨黃泉泣淚多

難得重圍結伴逃潛江泛月與偕豪丹心久寄魚中貫玉骨
曾當馬上刀給賊有才存頭果相夫無命惜夭桃移星換斗
眞奇策巾幗誰知有薛毛

問道清明二月天有人爵酒拜重泉能披宿草君應慰漸作
枯楊鬼亦憐白骨一堆惟化劍赤眉三面敢收鈿承祿膝下
異馨角定發幽光到日邊

觀火輪船

縱出黃龍外相觀各騁先聲吞海宇餘力撼波瀾不借風
退紫全憑火煉丹直洋千萬里誰與入江干

文

鞠躬如蓋闕如解

鞠躬雙聲蓋闕疊韻鞠躬與踧踖皆複語爲有獨訓躬爲身者皇疏鞠曲斂也躬身也信爲曲身何必言如孔傳特謂鞠躬爲斂身之貌非即指鞠爲斂躬爲身也案廣雅匑匔謹敬也曹憲匑音邱六反匔音邱弓反儀禮聘禮記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義正與此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然匑匔二字今廣雅亦誤寫鞠窮當作

匑匔不當作鞠窮說文惟匔字訓曲脊曲故窮爾雅釋言云鞠究窮也似應直以匑匔得聲集韻引廣雅匑匑匑匑匔匑二字是匑字之誤而匑字尤爲匔字之譌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又可見匑當屬下作窮何得反屬上作鞠據曹氏而求本音則可泥曹氏而忘本字則不可總之字體或異先推字母鞠躬同見母猶踧踖同精母夫何疑焉且下一曰如不容一曰如不勝一曰似不息使上文是曲身何况如此費解說乎此雙聲可熟玩而知也蓋闕非單字字如躩如一例亦非重字申申如夭夭如一例雙聲兼疊韻與鞠躬如爲一例蓋釋文古害反舍人本作害是害蓋通又與割同割者害也釋名害割也如割削物也說文割剝也從害聲故割與害同又與蓋同漢書儒林傳疑者邱蓋不言邱蓋者不言所不知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邱蓋荀卿書作區蓋邱區闕三字義自旁通子路篇孔子欲正名是將使天下書同文因先以書名考之康成所謂古者曰名今世曰字識乎不易君孔子第爲不知者戒則立說當教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何必定言如更何必冠言蓋許氏全書中頗得此義多箸闕字有形音義全闕者如羼下直云闕之類有三者中闕其二闕其一者如奭下大也從皕卑亦聲闕邑從反邑厍從反邑沝從二水灥從三泉皆云闕之類至於爾雅釋言蓋割訓裂後人有會通之者於蓋疏之理謂之割遂與闕文之指將毋同此又不可不潛心冥討也

淸淮團練議（庚申七月）

近日淸淮安堵者非守禦攻剿之力也特賊未來耳萬一秋成以後徑欲廓糧將奈何萬一東南衆兵雲集勢窮北竄又奈何前於五月初三日恭讀 聖諭兢兢以團練爲務繼又簡放團練大臣團練使誠哉其正本淸源之道也伏查軍興以來江南團練不及江北江北有河漕二憲經理其上地方官承令於下自見整齊惜日久相沿司其事者知團而不知練耳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子路曰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民未有不練而能用者且周家寓兵於農時以蒐苗獮狩爲急兵家又有練心練膽練耳目練手足諸法練則成團不練如不團且

不如不團不團則脂膏尙在猶可藏富於民徒團則經費日消何者有功於團觀江南蘇常已事其流弊可覩矣方今皇上軫念民依其切切以團練爲事者正欲補兵力之所不及則今日之團練急宜埽除積習抽丁不可不愼也選器不可不利也操演不可不勤也賞罰不可不信也單丁免流寓免鰥寡孤獨免餘則無論鄉城戶出一丁如富戶不願出者准以勇代所以昭其愼刀矛槍礮用短用長劃遠劃近缺一不可必取之精而用之廣以收有備無患之效所以盡其利既團之後大營間月一考地方官一月一考董委七日一考技下者勸藝高者賞所以昭其勤信賞必罰兵家所貴藝高既賞萬一沖鋒冒矢聞有傷亡亦當奬卹明知目前經費支絀非常然與其用於虛團不如用於實練故無論長官捐廉富民倡義此際旣爭有無亦分多寡所以示其信如是則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必有英雄豪傑可與共事者自四月蘇常失利東南膏腴盡爲賊有識知旣據後佚志慆心驕淫已極要皆無心於戰而轉以死自怯者倘江北練成大勇倚附官兵出其不意丹陽蘇常克復易於反手特江北大局事固有急於此者天六變逆相去僅隔一湖若不迅速勦除日久必變果合淮揚一帶十餘州縣各團所團各練所練總數千百團練而爲一大團練再合袁督揚營之兵先將天六之賊一律廓淸則江北可安枕矣倘仍前蹈弊或觀望周章或齟齬不合有名無實安在人存政舉哉

淸淮籌餉議（庚申八月）

近日議籌餉者動曰蘇常已失江北軍需實無來源又曰江北地瘠民貧僉捐僉竭如是則軍餉將不能乎殆以爲持此論者未統目前形勢通盤以籌之也自蘇常失利後水陸營盤駐紮鎭江一切日需必資接濟江路斷難阻行遂於五月仍舊開江自是而江北米鹽兩政漸漸消行會見上河下河一帶之鹽或數千石一船或數百石一船統歸仙女廟泊賣又見鹽城通泰之鹽亦裝大小船隻歸仙女廟口岸發賣且蘇常雖失而上海之貨或由圌山關進或由鹽城進而北路登萊青之貨亦歸鹽城進灣下仙女廟停泊海船亦復不少觀邵伯高郵洋藥僅賣六七百文即此一端可知南貨所來不少也加以今歲秋收尙稱中上積年以來亦頗不惡統淮揚州縣地方豈無殷實之家足以有裨糧餉者特提倡無人以致公義不愼也觀目前貴鎭軍數隱一籌甫飭高令而數百萬小民已紛擁雲集亦可知江北人心依然近古也然則爲今日計首先莫如圌山關及鹽城海口急設卡房以訂鹽捐其次莫如米捐再其次莫如鹽捐再其次莫如統上河下河十餘州縣按畝起捐固賴大憲經畫於上而又得紳董委襄辦於下江北雖貧支持有具也當此賊氛稍定而又適値收割之期小民各安田里及是時盡力籌畫以振軍威播平有日倘因循姑息而又虛事之難成夫軍國大事設筴豈有萬全亦在司其事者權其緩急而已矣

悔白軒詩序

古來詩之傳與不傳殆有天乎士人發爲歌詠沾沾於風雲月露之間而不足與於絕業者無論也即其才軼唐宋追漢魏卓然成家方謂不朽如操劵矣乃困於泥塗厄於知遇其可傳而不傳者何限即裒然成集傾倒一時而或殘缺於霉蠹散佚於兵火澌滅於鈴尾流離半生心血霧散煙銷作者如牛毛傳者如麟角亦古今所同慨也陽湖陸子文泉昨於五月中避亂來中開傾蓋天涯如舊相識出示所著古文駢體外有詩詞舊集爲四集自兵燹以來乃缺其一識者惜之嗟夫桑飫典實名已徒存南陔白華亡猶待補全者不必美美者不能全此亦天意之未可知者耶乃今者緣假自天物歸其主護持神物殆爲先生成此不朽矣一再讀之與前所見之三集實成合璧余知此集之出必能扶大雅之輪振斯文之緒與青延後先輝映傳諸無窮耳僕不知詩又何敢言詩向即偶有所作劫灰已冷近復家擕八口土歷十遷足繭風塵心勞薪水無聲之詩不作而作作而不作傳云乎哉而所以樂爲先生序者知其必傳惜其幾幾乎不傳又幸其經喪亂而卒得以傳者殆有天乎僕誠不容默默也至詩詞中之無體不備無美不該則翟給諫徐大令趙于岡黃武香諸先生言之已詳予可不贅已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七日序於中開寓所

擬上吳漕帥時務書

爲謬陳管見謹將恤民通商整武修文防河課鹽諸要務按合時勢妄肆敷陳仰祈鑒核事竊以江南自軍興以來小民疊遭蹂躪近日天六浦已經收復者垣雖未克復而南岸沿江一帶有大營駐紮在前鄉民似可安集而江北之民向之逃亡在外者百不歸一即間有歛畝倘在荒田可耕而收穫無多征徭頻眾竟有甘心鐵挙而復出者南岸形勢困苦尤甚江南收成較江北稍遜始遭陰雨繼遭蝗蝻山圩所收十只一二加以游兵散勇硬取租稅租稅不已復爲搜虜搜虜不已復爲勒索一切兇頑與賊無異又其甚者如元句徙陽沿江近城等處突經搜捕鹽米俱空竟有飢斃一室而無殮者似此困窮實堪憫惻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甯孟子曰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雖疊經各大憲嚴加申斥總以愛民如子爲念而司其事者非視爲具文即恐在生事斯民命無由復甦也應請大人於南北兩岸擇良將弁實守令以轉其機然後漸議撫卹之法則庶乎其可已沿江釐務按濟水師實爲救時良策前雷憲創舉按月捐輸動獲數萬自蘇常失陷沿江各卡日壞一日加以章程屢變收放之權半歸糧台半歸水師其中多寡緩急之數萬難劃一雖稽查嚴密百倍從前然自洋商通行駛一葉之大輪載萬金之奇貨飛駛長江即有中華大宗土產概不奉捐此包攬漏越之最大者次則有不領糧餉之營而硬行不捐有特旗幟護照而希圖免捐者又有甯帮鈎艇無論重進重出若干貨船以十

一兩二十二兩釐金了事種種隱銷殊爲可惜所抽之款不過上江之紙販茶葉下江之油販米等件藉以塞責司事之員清潔無論已萬一廉隅不勵所用非人即有折減以圖招徠者有大頭小尾以營利者亦有稽察不嚴假手於扦查核算而實法者且沿江正卡之外每有旱卡不用聯票在委員恃以爲津貼之規在商販恃以爲取巧之路加以正捐之外又有所謂上號費票費費扦量印子費補平補色費每銀一兩必算足制錢一千八百之多以致過卡客商積怨成仇幾者泰興周家漁港之禍悉由此起也今日莫若一綱盡之事權則本正杜中外之偷漏則利興裁雜費以暢商旅之行慣口口以握權衡之要庶漸有起色即或各販易制惟洋商難

然往者洋釐局之設口口口運局之設洋商亦復奉公奈該商包攬影射過多以致沿江各卡紛紛爭執若果洋貨歸洋華貨歸華因物辨物各捐所捐又何難就緒哉此外如機捐房捐柴捐花布捐既各有專司然大橋之絲爲各省綢緞之源各村鎮之小典自大典盤後獲利百倍此俱關乎捐項之大宗緣前番未舉行似亦不妨試辦也武備之修江北已有成效惟九洑洲一壘至今未滅實爲南北要害緣該洲係九省通衢尤爲由南竄北捷徑一日不滅一日之憂彼所恃以無恐者不過壘堅礮利旱道僅一線可通耳前張副帥統數萬之師相持一載攻擊不下後用聲東擊西之計頃刻而奪其明驗也現楚師之戰艦得一二千隻李營之戰艦約數百

隻俱扎於該洲之上下游既未能滅此朝食則不可力爭勢不得不以謀勝且兵家原有形聲實之說我張吾三軍外示以必攻之形聲繼與以必克之實而又運以反間之謀否則或誘敵以斬梟或賣敵以塞礮否則合南北之師先圍省城以恐之或先下丹陽以斷之且風聞省城之賊不滿萬丹陽之賊不滿三千聞楚師紛紛南下俱有畏而思竄之思如果一鼓殲擒彼且救援之不及何暇守此無用之孤壘哉萬一日久不克迨省城難守又紛紛爲北竄之謀則滋蔓又不知何若也是以爲九洑洲之捷固未可須臾緩也

擬上吳濱帥尺牘

竊以蘇家父子書各萬言賈氏祖孫策俱歷獻三上宰相書

韓退之情非得已一請荆州試李白也愛莫能忘古人値時事之艱難抒性情之蓄積雖管窺蠡測無補涓埃而馬渤牛溲賤賚藥籠不遺言高之罪直寫狂愚願分宇下之榮非同干謁良以禽必擇木而棲蟲亦俟秋而鳴也恭維大人以名世之棟梁作中流之砥柱九天九地之師壓衆賊膽六韜六安之政彝協輿情望重宣房搜疏淪決排之用才波蕭相極轉輸飛挽之勞扼南北之咽喉留山久留存詩書之精液冰鏡彌光某籍沿白下學愧青衿窠既虛糜成均濫入秋風鍛羽邀鶚薦者七科烽火驚心賦鴻嗷者十載其中或運椎算或任咿唔或登細柳之營或入蓮花之幕籥吹幾遍尺枉徒勞近雖濫備冷官有如匏繫無奈祿慳熱客頗類桐焦漏安

仁奉母板輿每慫蔵水盧藏用關心世務敢借南山願陳下士之叢闚上瀆大人之鈞聽于一切恤民通商整武脩文防河課鹽諸大政按厥情形呈其顛末僅剔其太甚而不敢背只擬其可行而不敢礙不過見聞之末非求藻飾之工明知直學淺良有妨忌諱畢竟蹇師汲黯不昧機緘羅隱之數篋半生依然寒士吳公之治平天下當代偉人秉仲公忠或者芻蕘是采敢辭冒昧定貽草率之譏

羅氏一家集卷二　　金陵叢書丁集之十九

上元羅震亨

詩

寶應寓居二首（辛酉）

栽娥驅萬族滔滔去不返鴻濛藍今茲萬載同且晚蒼昊自高高聖祖日以遠菰蔣究何爲循躬便自反

鼙鼓劇江左我生值戰伐蕩析成齏粱老親憂白髮離騷歎時艱所如輒顛蹶人定儻勝天勉勉振衰歇

詠新柳

三春恨未早成林裊娜風前劇不禁官道行人多苦熱他時好爲覆濃陰

過枚乘故里

枚叔游危國始卒克自全吳梁歷抗疏辭嚴義亦堅良由乘氣正太璞完其天末學矜詞賦靡靡道失所先讀史欽品概慨慕恣流連君子居亂世爲用文藻傳披煙來故里清風尙泠然

漂母祠

漢高謾罵常輕士項籍姁姁志不同塵世儘無蕭相國識他漂母識英雄

千金猶豔說酬恩淮畔祠堂草色昏諸母尙傳洴澼業幾曾實識有王孫

隨侍家大人高郵道中（壬戌）

雞唱淮壖曙登程曉色殷浪翻野鴨蕩風緊馬蹄灣捍患隄原古征商吏倍頑中途親訓迪跋涉已忘艱

送春曲

春從江上來還自江上去但見上下帆不見春歸處萬籟寂無聲柳梢已飛絮

從事瀘口水軍（癸亥）

十年兵警偏嚴阿背劍飄零在嘯歌學附恥曾知己少家貧便覺負人多山迴故國雲都慘江擁樓船水不波出世功名經世用自慚眉鼻日空磨

聞友人述曾湘鄉戰略

側聞江左有奕吾將略居然出大儒豈獨東南成再造要將

寰宇復全圖臥薪十載軍容整舉職三朝相業敷帝敕民瘼昏已任各宜引領盼訏謨

記步（甲子）

駒子本不才少小值孤露祖母七旬餘幼弟歲兩度八口事畜難兢兢日以惕岡明境不遑呼蘇渾無路昨夜拜慈顏音容若平素敬聆諷誡辭種種難畢具在耳尙分明殘更鐵鐙寒枕上淚猶零竊竊嬰兒慕父兮夜追隨母兮日省顧步蹉倘一欣二人總無故

史閣部墓

一灑鼎湖淚難收版籍亡有才翻悍鎮無術格降王節烈天能撼衣冠土亦香邗江又兵火祠墓感荒涼

十二月十七日過江留泊周家山

風送扁舟返舊京家山再到慶重生當年大劫經斯處夜半湖來厭倚窗（咸豐庚申江寧軍潰予家欲北避至周家山遇賊圍家投江遇救得免嫁大姊以救母殉難事詳先君集中）

鄉居度歲

戰鼓聲爲臘鼓聲十年始幸覩昇平眼前未見流亡復寂寞江山無限情

烏夜號擬新樂府體（乙丑）

烏夜號聲楚淒下有孤兒心慘悽胡不飛向西山西西山西不可處生小即在江之滸哺乳長成知返哺返哺無人我獨苦故枝蕭條不忍歸寒霜冷月生意微寂寞餘生隨處飛飛何日止恨不身俱死夜夜哀鳴祇如此孤兒終夜不成眠曉來撫心心煩亂不覺烏又號窗前

過采石（丙寅）

太白先生舊酒樓宮袍呼酒已千秋西江明月東流水依舊騷人滿眼愁

過東梁山

山勢闊重關去舸如騰越時清險何爲任爾守虎豹

寄捷三弟

風高寒雁下林於報汝天涯一紙書旅次新詩多感慨遞來舊學更蕪疏身多疾患思良藥（予近年恆患肝肺之疾）畦滿瓢兒憶晚蔬（吾鄉有名蔬曰瓢兒菜味甚美）爲想挑燈秋夜裏定攜幼弟課三餘

漁父行

漁翁結綱濡須曲駝背蓬頭赤雙足不著蓑笠童閒問賣魚沽酒稱所欲自言舊是巢湖老生値承平時正好一從寇盜充四郊年年遷播愁淚倒遞來結屋古渡頭門前江水自東流名場利藪絕塵想舉網日與鷗鷺儔春風秋月獨消受朝潮夕汐相浮游白髮滄江晦姓氏人間理亂不關愁況今戰伐猶滿地身匿名逃塵肆意我今七十乃知樂深悔當年實不智我聞翁言若有悟翁其隱者行乎素我臨江海涉風濤頗識升沈與去住翁兮翁兮我心傷海上釣蓑願莫償文章無價功名賤行當與子相徜徉

思歸（丁卯）

東望雲帆迴歸期屢誤吾故人隔山岳遊子寄江湖風雨鄉心念關河客夢孤遙憐諸弟輩佇我費踟躕

紀聞

聞道中原戰師臣展壯猷謝安民尚望陸遜少多謀偉略濟餘孽嚴威讋虜曾平戎應指日遐眺好登樓

讀放翁集

往來梁益老征鞍公是三朝舊史官才大易招風月謗夢多方覺海山寬黃金欲駐朱顏易丹竈能回白首難一記南園休貶議要看亮節不搖殘

雜詩

疾痛呼父母困阨呼蒼天人情固爾爾詎我獨云然流滯在

異縣人事多乖懸所思不可見撫心憂煩煎安得凌風翼遄飛至君前

裋褐不蔽體但歎他人衣粗糲不果腹恆歎他人飢此願良非奢斯人今所稀分祿齊晏子高風安可希

佚忽歲云莫遊子歸無日羈旅勞所歡默默恍有失仰首觀皇天羲馭逝何疾心意無可娛蠹簡欣在帙虛名勿復言勉求其實

除夜書懷

又是一年過蓬飄將奈何簡編空插架歲序任拋梭祭恨良時缺詩徒客路哦卻欣豐稔象瑞雪偏山阿

北風一夕緊戰士共伸威雪夜禽元濟中原拜岳飛寇氛猶走險（時捻匪敗餘黨逃竄倚險官軍追殲之）民困尚饑饉誰給閭閻苦陳圖達禁闕

聞合肥李公平山東河南諸賊（戊辰）

十載淮壖苦揭竿中原騷擾幾曾安近傳天子宣明詔再見書生上將壇大帥威名嚴鎖鑰羣會糧列拜衣冠維持尚有難辭責西塞塵氛東海瀾

正月泛舟歸江甯

憂感年年客路殘今朝始幸泛歸艫帆張煙水新波裏人在江山春色中白鷺洲邊清夢醒翠螺峯外笛聲雄一身佗傺家零落何日愆尤免厥躬

出太平門

貧賤心憂出北門傷今弔古費評論深濟踏雪將軍路殿壘肯叢戰士魂僅有田園仍茂草無多雞犬也成邨地經烽火青山改春雨難蘇舊燒痕

燕子磯題壁

潮聲儘日撼磯頭剩水殘山無限愁惟有哀章終古在不隨劫運向東流

返無爲州塗中作

蝸角微名苦自欺（時闈畢試歸）扁舟又動異鄉悲江多好景堪消酒山少奇觀慣詠詩半夜濤聲驚旅夢明朝風信問篙師年來慣飽征途味雙足蹣跚敢謝疲

懷蔣大幼勛蔣二紹由茵邨

北轍南轅抗俗塵年來詩句更清新流離與我原同感契合如君有幾人故國江山空極目梁園風雪老吟身中宵頻望隨陽雁曾有書來道性真

不寐起作家書有感書示諸弟

寒夜朔風急燈昏不成眠擁枕心悵悵百感雜沓至憶予總角時諷書畫識字庭訓擬傳經寸陰嚴指示濡望稚咎恩長成頭角異紅巾來粵西江表倏烽燧余時僅八齡日向深山避此時東南方無地不震悸瑕尾追十年險阻命幾墜府君磊落才澗世多所忌抑鬱亂離終鮮民哀怨畀十八學從軍舊業頓拋棄軍帖日操觚勞午心足累頓欣勦賊平奉母旋故地詎意兩載間永感無餘底死喪病雖卹中宵獨欲淚弟

牀寡所依悽涼不忍記嚮諸病劇時垂死難藥餌良醫悉歛
袖更生天所賜又如軍敗時散卒無所寄良將難爲功斂拾
防驟潰此中無人工動輒關天意天意不可孤讀書無妄冀
豈不思杜門飢寒即立致婚嫁尙茫茫富務急爲智爲客距
得已敢昔心力報搔首問諸天初服何由遂惟留弟輩成濟
濟遠大器進退可無難俛仰不滋愧重理架上書精心古人
義不對獄與癡一任旁觀譏卻增遺塵罵成我十年志振筆
直書憤鐘聲起鄰寺漏盡雞一鳴筆閣心如醉聊寄諸弟看
長篇知何爲

屈公祠

一腔忠愛具瑤函江畔行吟豈畏讒何代忌才無斬尙千秋

同志有彰咸荒祠夜雨曆魂至鄉酒田翁祀典嚴欲采芳蘋
歌楚些榜人無那促懸帆

返江甯舟中口號

曉霧冥冥接太空一江上下挂帆同天公畢竟無私意日日
朝南暮北風

抵龍江關

嚴城百雉遂雲開江外斜陽畫角哀寄語西風傳近訊爲言
客子又歸來

水災歎（己巳）

一春不雨農蹙額男嗟女咨歲無麥天帝忽怒鞭龍起傾瓢
一瀉八九尺一雨農人欣再雨農人泣一雨三日尙未休長
江巨河水欲立未及十日皆汪洋泛濫都市來湯湯高地尙
可處卑者莫與當但聞夜半風鳴勢尤急驟雨詎屋傾垣牆
田圍渰沒秋無穫四民何以免流亡我聞楚皖災尤甚千里
哀鴻督已懸秋來淫雨猶下注穀植翔踊莫能禁飢民啼號
轉遷徙入則無食出亦死國家振恤恩綸寬溥堅難待　朝
廷旨吁嗟乎廿年以前恆水災時尙承平民力逸揭來變亂
又十載瘡痍未復民多疾大兵之後繼凶年國匱民貧雙兩
失安得長鯨吸盡一方水日餐半菽心亦喜默祈眞宰當唯
嚁

落葉三首（庚午）

素質乍頹節遷懸多飄風摧之貞性孰得葆蔥蘢託體未

能固無爲怨天公
空山倏寂寥殘葉積滿地不見游山人但見山椎至四顧長
太息踐踏爾何意歟哉松柏姿寒暑胥一致陵谷有變遷柯
葉無改易安得根節堅千載同不墜
腐草且爲螢楊花尙化萍胡爲青青者顛頓無遺形棄置信
有分斯境堪幾經滿耳商聲警蕭不惜飄零

東還贈朱少甫

獨攜詩卷遊征塵楚水吳山去住頻六代悲歌懷杜牧三湘
風雨弔靈均騷人寄託常耽酒豪士胸襟不諱貧欲效桓伊
三弄笛停車相對已傷神

有感

齋居日不得閉戶時讀書短築夜兀坐冷雨侵窗盧街柝聲漸遠簷鈴響亦疏此中有靜境心迹與之俱

自笑生計策涉世慘不歡耕之田負郭游嘆行路難窮巷餅所值四壁風聲酸文章洵足貴莫救飢與寒一卷日坐擁盡老編已殘清宵讀天問昂首思漫漫

除夕書舊稿後

藏吟舊稿更增悲積悔盈千莫可追客路十年充日記離憂一卷寫風期刪存祇在稱心處鍊錘惟求本色時戎馬縱橫歌嘯苦至今雨夜怕重思

春日南郊（辛未）

幾隊行驄陌上嘶波光雲影遠離迷齊田雨潤麥苗瘦廢壘

春深草色淒風景饒人遊更好江山助我句頻題歸來低首方公嶺碧血沈埋杜宇號

秋登清涼山

幽境經年僅一遊茅庵新築足句留江迴故國遙天迥山鎖晴煙曉氣浮曲徑盤旋藤蔓合孤亭危聳水雲流昨宵急雨添瀑漲老衲欣逢話有秋

警（壬申）

幼年不知學及壯乃滋悔欲學昧徑途趨向更番改茫茫暗中自欺避自給迨識徑與途歲月不我待翹首望藝林浩渺若煙海嘗觀邇學人竊恨每千嘅感此物然興猶幸壯志在一簣至成山端由氣不餒自今與吾約有恆為主宰往者過不追來者功則倍白首以為期矢之日無怠

入城口占

南郭尋春已倦行夕陽西下海雲生歸來燈火長干路人影匆匆亂入城

莫愁湖華嚴菴謁曾文正公遺像

艱危終竭戰塵昏廿載忠勤答至尊西海波清空有願南天星實莫招魂豐碑時墮居民淚愛樹難忘舊相恩湖上一龕遺像在英雄兒女漫須論

孝陵

淮泗真人布衣起長劍一揮四方靡晦盲宇宙復清明我道功惟漢祖擬定鼎方為萬世謀一傳叔姪忽仇讎末年燕子

春燈恨不豢龍蟠虎踞愁東郭巍巍一坏土廢寢殘垣紛牧豎道旁猶立前朝碑大書陵木禁樵取我朝盛德及前王御筆宸章極表揚雖經十載烽煙厄子立豐碑尚巍皇

過向忠武公（墓）張忠武公（國樑）舊壘放歌

縱橫荒塹綿山陰下有深溝二丈深年來慣聽楚師盛吁嗟幾沒將軍心將軍神威如霹靂用兵憑祖楊無敵（向公出昭勇侯楊遇春麾下）百粵三楚迄江南萬里孤軍獨聲擊癸丑之難賊如毛金湯十日已不牢登陴雖有鄉人哭齠齒嗟無睢陽操戟亂方期九重獄將星頓霣雲陽尉靈旗風雨時往來尚鬱將軍不平氣洸洸帳下張桓侯誓承公志復神州此賊不滅將軍恥此身不死朝廷羞雄城合圍賊食絕豈知成局翻迸裂東

南華益更臨張幸有楚軍終殄滅吁嗟乎英雄不論敗與成二公雖死今猶生忠義之氣在天壤豐功偉烈胡可輕至今父老山前泣猶說將軍昔日名

登鍾山

少愛茲山高巔挺甲四境雲出與天接鍵盤生俄頃恨未陟峯巔一覽千里景駕晉出東門放步肆遊騁自負腳力健直欲造絕嶺豈知數十武流汗已及頸循階石更危心若嚴師齊倚石定喘息行行復自省夙抱遊山志此行特發願前途十倍難胡爲心怲怲神力勃然生攢身捷于影矢念終不退何愁路多梗山風吹我衣塵慮倏忽屏絕巘有茅茨聊習山中靜

鍾山遠眺

俯瞰秣陵郭晴煙幾縷搖江聲流獨楚山影遺金焦天際自茫泥諸峯相揖朝置身無上地昂首只青霄

躋步二首

炎曦倏西逝遊客歸興發彳亍尋來路攀蘿躡苔蘚俛首目覩足步步防顛蹶名山倘流連心思頓清越所歡勝跡多窮力訪不竭回望北高峯雲表自突兀

始信登山難下山亦不易不涉險與危焉知有平地自我行險巘兢兢未嘗墜如何入坦途傾跌幾再四恍然悟斯理乃自人心異境危心則斂境寬心則肆吾今知所師見山勵素志

將之杭州示捷三叔重兩弟並索和

吳儂越裡聽聞慣欲向西湖記勝遊蕭舸皆奢無羅客（[illegible]）（[illegible]書）輕裝似葉不宜秋風濤能助予心壯門戶遠遊弟輩憂檢點詩囊安展曾歸來與爾說杭州

杭州之行不果疊前韻

諸弟曾聯醉後謠攜將好句助清遊（捷三句云[illegible]古杭州叔重句云夢隨帆）（影到杭州）有情月影慣千里無分潮頭望九秋煙樹空存佳士契簡編莫慰故人憂武林雲氣西湖水夜夜山川夢越州

叔重弟讀書四松菴歌以勗之

我生不辰值患難飢驅學廢心猶亂壯來事事不如人此物此志空悲歎仲弟好學性最靈能守先世寒氈肯從師聞道幸晨早（弟爲處必爲先生門人）勞勞志趣無由偓卓哉吾弟志高亢質既英敏年未壯好學雖與仲兄同每情所趨無定向翛然習靜避塵囂占得清涼一角遁嚴設課程功矢惜書聲恆出博山腰我觀古來有志士勸學往往殊等倫名儒餘韻流風在勿負虛名給此身嗟爾良時不可失收爾放心懲爾逸苦志惟期學業成而兄恨事或稍畢

暮春出太平門舊所見（癸酉）

匆匆三月暮今乃涉郊垌雲羅有餘碧山橫不斷青野禽鳴谷磬犬吠空庭無限傷春意惟留潤草馨

一色野田景無風花自飛春深鳴鳥樂草長耕牛肥初霽麥抽甲新陰柳拂衣飢鶯來食後遊客欲忘歸

喜晤幼翰自長沙歸

吾友經年別相逢時一欣豪情仍似昔詩格倍超羣胸溢洞庭水筆凌衡嶽雲湖山題詠處風雨定懷君

九日三千里征途與倍家眼前無鄂鄂袖底有風濤對酒嘯升斗論文傾輩曹琅談才兩度又悵泛吳刪

河樹夜坐

溽暑夜未徹盛熱餘爐爐獨坐寂所歎思古我心忡延爽磨窗牖案戶自亘空緊星澄碧水朗可悉數終指指燈紡來有客歌聲雄人云爾自樂吾懷實不同

之常熟別提三叔重兩弟

江上頻嘗別離亭只斷腸遺經期護惜先德尚潛藏身世同

塵狐生涯感夢粱每當風雨夕神繞蔣山旁

夜泊東溝

布帆無恙掛中流兩岸青山認舊游江水江風才百里三更人已到東溝

舟中望金焦二山

十五年中往返頻山靈應笑倚風塵樓臺新換人間劫（時江天寺已燼成）草木長留太古春（焦山未經兵燬）跋浪魚龍壯京口漫空鐘磬答江神豐峰舊有雲霞約何日登臨證宿因

五更抵江陰

江外雞號鳴遊子征帆荏行行四百程浩浩長風利岸樹鬱殘雪山寺拂古寺東望水拍天海潮又迎至

晨發江陰有感咸豐庚申之難

官軍左次丹陽江常州大帥已不守賊馬先斥猛無前望風官敎流民走流民何地堪逃生涕哭但延建官行建官一舸渡江去流民百萬瞬無聲江陰當爲忠義地救死弗去古良吏人情今古胡相懸湖山亦有含羞意爾來海內洗羶腥江水安流逆海濱我向三公祠畔過欷歔獨對君山青

上元日懷瀋夢華

別君纔十日倏忽似經年希古惟吾友無才步昔賢名山業夢寐塵俗苦纏綿月夜頻西望吳江獨暮煙

晚眺

雨霽平疇綠色鋪春雲獨影模糊殘陽晚景工於畫一片

斜陽盡隔湖

讀史忠正公集

凜凜鬚眉烈丈夫風雲慘淡慟燕都孤忠難把屏王格隻手能將半壁扶慷慨誓師心尚壯艱危授命淚全枯武鄉責任文山節赴義無慚古大儒

地老天荒正此時要將臣節一身持涕零有表稱先帝似繼無孤鬭義兒難使同翦滑水火（公打舟上書化水火殁）聊憑長劍報君師（公殉知于左梁數）梅花嶺比棲霞嶺松柏猶森南向枝

青史興亡仔細觀南朝天子竊偷安廟堂無復君讎念籌策空令元老鄭事去山河新版籍魂歸華表舊衣冠易名兩字崇人極異代褒忠自古難

曾向邗溝展墓楸荒城鼓角夕陽愁（[illegible]）（[illegible]）忠魂常共梅花冷血淚猶隨江水流遺碣依依高廟慰偶安草草老臣慚笑他十日揚州記忍說元戎事失籌（王秀楚[illegible]州十日記有云[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送賓愼之入都

文讌俳盈月難抱殊未央河干驟征榜座客對離觴終知嘉會易但惜道路長賽秣日勞勞征夫去遑遑待詔公車門纍英競翺翔書生止京縣報國惟文章羿讋歧路間送子我心傷滿莚伏鷄雀阿閣集鸞鳳安得搏風翮隨君去翺翔

偶作

纔卑歸雲隔暮煙東來意緒倍纏綿吳中景象春如海客裏光陰日似年鄉夢慣隨殘月下吟情都爲好山牽短檠昨夜燈花報應有家書到案邊

偕友人遊歸氏園

戢館春晴霽碧煙春遊得得款吟鞭鳥啼一院無賓客花影迴廊有洞天位置別饒名勝趣品題聊結異鄉緣今朝且盡杯中物莫話邱園增慨然

謁言夫子墓

一坏高壟北城隅夫子遺風起懦愚百世師型尊十哲千秋文運啟三吳人能北學當時步道已南行聖教敷遙望虞山增仰止孔林終古樂吾徒

會幼瞻用元韻

百里遙相望春花又滿城孤吟儕調苦觀客易愁生風雨催佳契鄰山館齋望東林故人在幽夢最關情

常熟地低溼多蟲人晝夜見蜈蚣長六七寸者行壁間衣早余歷未起又有長四三寸者行余被首幾爲所嚙適救脫

北體戲筆之

凡物小而毒無若蜈蚣比軀人不及知皮肉已瘡起然猶僅兩鬚蠍亦只四蹄一物毒頗同其形甚不似蠆蠆尾則歧昂首色朱紫背長異衆綠光潤似肌理黃腹具鱗胸骨節露齒齒即其節節關各具足兩肚長者將盈尺短亦及半咫殺行來如駛疾行去如駛陰暗恒傷人防禦無所使吳下卑溼地及夏實多此昨夜方讀書有聲出壁紙窸窣一縱橫行若有特殺之吾仁傷不殺吾義廢忖度備先首猶未決意旨彼若會斯意翹身旋隙裹彼去吾轉疑舉目若皆是徹宵豈酣眠防患頻懸擬如何未達晨臥榻致窺覷蜂蠆幾禍吾成擒未及爾爾足何只百吾手備十指吾拙爾則巧吾正爾則詭來或緣疑生逝豈緣醜弛曉起空窮疑默默思所以虎豹猛于山蛟龍潛于水鴟羽與蟒蛾毛與蠆矢或毒遺巔姊或詛逢蟄子或爲背蠍觸或爲長蛇舐既設種種毒值一回不死其害猶未已更具小蟲豸馬蚿螫人足蜒蚰入人耳蝨蟲噬從外蟣蝨產自己臭蟲宵緊股跳蚤致瘡痏嗟哉七尺軀萬類胥環伺避之未能避攜之不及攜爭欲制其命危哉人已矣我今先自防處身期慎始備我所及知其他命可委蛇

甕躍貴殿虛患尤貴弭任爾種類多吾自有道授守正不阿
邪虐蠱何懼彼是以君子林魑魅頗不畏

雜詠

品物媚春景爲族增光妍所値悉新物故者誰爲憐紅紫燦
游眄一任俗否賢靜撫歲寒枝四序任轉遷君子去時倘默
默惜華顚

夜月入我榻照我疏淡襟詎因旅況寂皎皎證素心對影不
能寐所思在瑤琴宵涼光盈潔故人時一臨撫我長相憶古
歡頻相尋

春陽氣候殊寒燠異朝夕朝方白袷衣夕已棉裘易防禦稍
失錯風疵入乘隙虛患貴未然要在循其迹天心善驗人觀

理動自惜

燕燕巢華堂銜芹巢君室夙識主人賢相遭故不失怡此山
水佳梳羽適翔逸喃喃听違春憎愛由人出北雁偶來歸雲
海復樂佚

四月二十二日訪瞿氏藏書不果

南沙文獻久銷沈汲古而還有嗣音（藏毛氏汲古閣）能使遺編珍若
命良由亂世重於金牙籤自具輪囷氣秘閣難償督校心我
欲門前供洒埽爭如未許服虔臨

訪寒山寺故址

紫曇閣圍頹迎眸要向寒山冷處游羅剎已荒追鑿失淒涼
霜夜客停舟

寄家書慰仲弟病

文字無靈亦誤人嘔心李賀實傷神自今好覓安心法爲保
白頭相聚身

旋江寧途中作

半載辭家苦休言客路豪書來憐弟病歸去歎兄勞心急途
難緬憂多興易挑故山雲樹裏鄉夢已先翺

哭仲弟

入門寂靜爾何之冷落荒祠只繐帷（[illegible]殯千壽[illegible]山時[illegible][illegible]公祠中）不道遺
遊才半載頓傷短命到同枝臨終但有思兄淚過戚難成哭
弟詩一世猶親無面缺今年悔恨在分離
再之當熟

又作東風打槳行淒涼今昔頓殊情室中藥竈憐妻子原上
鶺鴒慘弟兄狹疾有靈酬夙志浪遊無計負躬耕傷心十二
年中事誰向天倫缺處生

登北固山絕頂望江山舊有亭兩楹鐫句云此身不覺出飛
鳥撫手還堪釣巨鼇因用鼇韻成一首

北府荒涼北固高西風曳串薄林皋山前雲氣失孤塔海上
潮頭來六鼇帆影迷天隨鳥盡鐘聲落水想魚翱英雄事業
才人恨都付秋江東去濤

中秋無月

風雨毘陵道孤舟恨此身遙憐諸弟輩同是歎佳辰無酒心
如醉有愁詩最眞休嗟藏嗒魄未忍照離人

再訪閻氏藏書不果
古里村中兩問津有籤簡策亦嶙人嫏嬛福地來無分呵護
吾猶留鬼神
遊破山寺用常少府韻
我來值九月霜信到楓林此寺相傳古遊山何厭深寒松戰
秋影幽澗洗塵心一徑西風送但餘流水音
登虞山口占
夾徑新松襯石苔側身南望白雲開太湖三萬六千頃盡向
遊人眼底來
題柳如是小像
小朝廷圮南州裂紛紛冠帶趨卑職何物美人不解事乃令

尚書獨死節尚書文章傾一時綱常大義豈不知祇因一念
忘君國千載殊歎女心癡臣不死君妾死主妾不負主妾心
苦妾心苦兮妾欷歔此時主心究何如心不可知妾已死吁
嗟大節讓女子句欄亦自有奇人省識章臺畫裏身拂水山
莊曾訪古傷說名士不逢辰
登虎阜
塔勢嵯峨石壁開名山無恙我重來西風獨立殘碑下四顧
茫茫弔劫灰
五人墓
人生自古孰無死死得其所眞男子空拳揮斥緹騎靡閭閻
奪魄高皇畜貔貅五君氣何雄大節一振天地通千秋之名

貴賤同何誠當年忠介公
偶作（乙亥）
鬱鬱皐雲湜湜青谿水迢迢望遠人脈脈情莫已遠人期
未來幽巖貞素服奇峯天可摩巨溟源有始會當翔健翮御
風周八紀
題張受之布衣小像並楊忠愍公諫草拓本冊
赫赫容城老峨峨諫草廬格天兩大疏顯代一迂儒節烈世
爲雲樵姦魄已誅丹心與浩氣行裏未模糊
病愈小步
秋來一病弱難支孤負黃花斜盡時不道兼旬未出戶園中
搖落已如斯

將之寶應夜泊下關（丙子）
南北青山兩岸攢煙波浩渺接雲端心懷魏闕夢極永身臥
滄江夢不安月影暗從殘堞下柝聲時雜海螺酸（城外擊夜柝者必吹
竹筒以佐之）東流一棹揚州去莫作腰纏跨鶴看
渡江口號
小隱難成喚奈何名山志斷付流波時滑不礙中江楫閒倚
檣竿迴櫂歌
過揚州
名士風流半屐痕重來誰識杜司勳那堪廿四橋邊路依舊
當年月二分
過露筋

歛灔湖光漾𩆜雲煙波深處見鷗羣我來卻向淮南去細雨蒲帆過露筋

寄馮夢華廬州

懷人江水四千里淸夢巫峯日往還杜老悲歌寄嚴府史公箸述在名山采風好記巴猷調攬勝休嗟蜀道艱見說憂時憂倍切疥瘢會復舊時斑（君時患疥疾）

偶感

正教少陵遲左道從茲出古今中夏憂塗軌若循一楊墨授晩周佛老盛漢室末流役材智舉世中其疾饋饋韓昌黎仲義邪少黜大哉洛閩傳撥雲重見日豈知世運偷斯義晦能悉紛紛異所趨聖心沒卷帙坐此民心頑汎濫終四溢貫達今不作舉目悵惝慄憂世雖有心濟時歎無術窗前展卷看默默恍有失

九日

空際秋聲帶雁來江鄉風景到尊罍蟹因佳客爭先上菊爲重陽次第開滿眼青山堪遠眺攔心赤地已成災游行別具幽人抱爲用登高作賦才

酬張銘三（新之）直刺原韻

久慙東野藉詩鳴夷險年來飽所更回老寒風容骨傲天空孤月印心明北窗志可希三古南面書須擁百城珍重扁舟醫國手（銘三精岐黃術）漫嗟髮白已多莖

與徐生

聖祖向千觀六籍說已紛羣言昧微恉陽陽矜多聞明建殊其趨道派條支分後實引爲憂積口迴泯棼世人苦不察但逞詞藻文理道本非遠反己悉可欣寂寥賢哲後志學期劬勤

美材不易生生之恆艱棘切琢功自荒云胡得爲器古今泯泯人大率務才智才智豈不佳無學俱紙渠實行自學成好修斯詣粹勉勉戀浮情邁征亦弗至

古詩二首贈戴建泉（玉成）

魯顯大義隱羣喙爭乖離端由怨貿詣誣妄以爲奇坐令天地心晦塞無人知濂洛理其緒微言乃可窺人心溺千載視此翻詆訾豈識平生行根柢實在斯吾道有紫陽闡義詔來茲理明道彌廣諒哉百世師

綺歲盧督督中復多患難三十無一成撫膺徒悵恍時過方志學事倍功祇半聞道知無時中宵起長嘆峨峨實應師（師成）（忠具先生）示我以道岸琢磨期良友勉力無泮渙日夕望君子識瑕勿我遺

夢仲弟（丁丑）

爾殁倏四歲何曾夢見之孤冢悲宿草相念無窮期昨夜事幽會慰我長相思握手若平素傾懷訴所悲處山泛歸櫓擢我荊樹枝一面不可見撫棺致哀辭霜露雖屢更此心無改移漨漨敍衷曲轉幸如生時醒來淚零落惆悵令原詩

寄懷錢伯聲觀察（[illegible]）

由來循吏出儒林潸德于今仰鶴琴鄭白新猷存水利（時賢理碩）（文寶山書塘）與黃齋政在民心（曾任甘州）化工點綴倩原濟（工給事）家學而量蘊更深（公爲樵石先生之孫）勞我良山書樹望年年暫愧教書肄

唐貞女（己卯）

貞女湘鄉唐太守際昌之女上元湯沐之之媳也其夫宜杭年十五病殤時女年十六未成昏聞至是稟命父母過湯門守貞閭里傳爲盛事白當道請旌云

鬱鬱蔣茅雲湜湜沅湘水靈秀乃鍾女子子女子十六其娶比鄰鄰兩髻歸外氏經麻拜主哭不起地老天荒只如此悠悠白日忽西墜一曲人間詠可哀朝廷綽楔鄉閭頌知人貞懷渺若埃

讀賈生鵩賦

太息西京命世英一篇鵩賦了餘生湘流空寫靈均恨漢室徒高絳灌名聖代何嫌遭放逐大才豈必定公卿憂傷我亦憐俯短惻向蒼蒼說不平

送張時亭入都兼懷蔣二紹由

少年志經世意氣淩無前自謂康濟業唾手追陳編豈知世變經人力限以天邅迴日疲苶與俗相周旋張侯不羈才千里始著鞭天衢期蹀躞挾策遊幽燕廟堂憂外侮側席方求賢金臺自崔巍厲君陟其巔勿但事文藻侈賦帝京篇同學三五人至交推二蔣長公純德資中道悲草莽次公亦英才瑣瑣勞塵鞅生死交莫渝恩之意不廢彼蒼嗇困人尤嗇困吾黨得喪不嬰懷利將有攸往公等悉圭璋明堂待薦譽嗟予類蹶躓欲獻徒悵懷盡此區區心私契獨幽賞北行遇次公爲我道長想

六月六日黎明偕叔弟遊元武湖觀荷花五首

曲堤湖光斂曉晴荷風微覺向人迎濟遊自具塤篪樂蓮曲菱歌偕有情

荷花萬畝靜含煙初日升山色更鮮波下魚苗波上鷺一時翔泳鏡中天

湖僧邀我上漁舠小泊橋陰興亦豪攜到荷花最深處休疑太乙駕蓮遨

宗臣遺跡渺如仙誰復賓僚泛畫船惠澤深時轉難頌湖丁

但說相公蓮

官隄五里臥長虹樹樹蟬聲送客同一角山城千頃水歸來滿袖藕花風

六月十日夜與蓬泉步月偶作

滿月湖清影微風拂熱襟遙懷千載事來證兩人心至道原卑邇浮雲任古今因之感同調淒絕廣陵琴（時撫讚亡友幼解詩四忽）

十一日偕洪耆卿（鈞嘉）后楚珍（祈壽）周體泉（繼貞）易雲農（家璿）洪魯丞（紹章）遊莫愁湖三首

翠微山色入窗來掩映湖光一鏡開如此湖山如此客愧無佳句壯池臺

豈須勳業頌王侯那用風情說莫愁我欲呼朋湖對岸靜無

人處弄漁舟

一種幽懷別有思湖山到處且吟詩白雲無極滄波遠不礙

南朝樂府辭

讀紹由所輯其兄幼瞻遺詩有感

豈歲才名動京洛壯年好道重經師不堪康濟羣生志僅見風騷一卷詩粹質如君猶短命克家有弟慰長思潸然我亦令原痛簡斷篇零未輯遺（亡弟捷三鏡花篇姪詩倘未刊成）

擬老杜諸將五首用原韻

黃圖兩戒判河山萬里波斯許款關互市玉門同異域求源蒟醬出人間中原日蹙奇淫甚窮巷徒潸淚潰般魏絳和戎洵上策書生未敢展愁顏

獻捷欣聞克八城十年始見漢臣旌燕山雖勒驃姚績瀚海猶屯充國兵遐處彊夷計陰狡奮邊上相志澄清幾人堪任長城寄嘉峪關前氣未平

方今寰海慶銷烽後患深虞隱萬重海水豈眞精衛隙函關未可一丸封同甘士卒情誰篤坐擁旌旗傾待供眾志成城堪禦侮漫言洗甲盡歸農

蠶食居然等蠹標用橫爲客氣雖銷樓船下瀨稽征討探囊中山已寂寥北趙強藩遂變服南疆偉績孰垂貂蒼茫東望頻搔首海客猶談歲一朝

四顧高吟百感來淸秋戍角有餘哀閶闔苦尚供兵府宵旰憂惟罷露臺捍患好紆籌海策銷愁莫擇勞軍杯防邊翹首息飛將塵有封侯幹濟才

題胡耿齋秦淮展禊圖

三月春城春欲闌垂楊院地綠四圍憑軒撫景默默息幽懷恆與流光遣故人書來請展禊山陰往事猶可希詩豪酒桂重點衡勝遊昨是今豈非憑闌主人風騷侶招朋雅調賡琴徽高歌不讓王逸少名句欲琢謝元暉更留餘情入圖畫秦淮流水猶芳菲百年瞬息一行樂奚爲羈束擺塵機俯仰今昔撫異致流連景物增光輝益然尺幅春常駐莫放河橋柳絮飛

羅氏一家集卷三　　金陵叢書丁集之十九

上元羅遵孝

文

論道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夫天地之所以有萬物與人之所目覩乎萬物者皆道爲之也道在天地無瞬息之或間道在人心無須臾之或亡是故天地之陰陽風雲雷雨以迄一草一木一鳥一獸無一非道人之云爲舉止與夫一聞一見一顰一笑亦莫不有斯道行乎其間古聖人哀生民之罔罔也於是制爲文字發之圖書以顯天地與人至近之理當是時又有數聖人繼起教之以稼穡與之㠯學校示之㠯冠婚喪

祭尊之㠯禮樂詩書範之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後治之㠯官司威之以兵刑故冒爵衣服有異者有禁奇技淫巧有制者有誅上以是爲教而下以是爲俗及至周初而道之燦然於天地間者乃大備焉而後遞微成康沒聖道衰而生民復泛泛然無所檢束於是漸弛漸縱而大亂作矣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天地易位倫常乖外人道之不淪於禽獸亦危矣哉而魯有孔子生斯時而不能用退與羣弟子處洙泗間慨聖道之就湮憫人心之日喪於是明天道而贊易修政事而敘書理人倫而刪詩鑒節文道鬱滯而定禮樂誅賊亂垂法戒而著春秋約而精之隱而賅之而其義胥統于論語於是羣聖人微言微旨大經大法畢萃於斯使萬世之天下由斯道則治反斯道則亂修斯道則吉悖斯道則凶如布帛離之則寒如菽粟離之則飢嗚呼至矣自是以往百年之間世運又大變孟子起而救之卒不能正浸淫至於嬴秦壞井田廢封建焚詩書阬儒士毀法術私愚一世耳目而驅斯人於禽獸聖道亦幾乎消滅無遺矣嗟乎羣聖人經營數千年而不足一暴主敗壞一二日而有餘是豈天道也哉漢興訪求遺經于煨燼之餘先王之道得㠯稍明於後然世主狃于苟安不能復古愈久而世變愈出數遞不遑遑云古道此所以漢唐以下之治不得若三代之盛也子思子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豈虛語哉而於時又淆之㠯佛老擾之㠯俗學淺士騁其猥詞蠱民鼓其異說而習變詐逞奇巧者於是

出乎其中人心日㠯偷風俗日以散羣紛紛然於頹波壞浪之中而莫知所措幾何其不胥一世而禽獸矣夫自孔孟之世去文武未遠已破敗而不可救況今去孔孟又數千載其世運之變更人心之巧詐彌出而彌甚過此㠯往更未知遷流何極然而歷世大賢援之以聖道亦以聖道援之而已矣課農桑則浮末可漸禁興禮讓則變詐可漸息崇經術則邪說可不行敦儉樸則奇巧可不用是知教化不根諸倫常非道也人材不求諸學術非道也政事不出諸詩書非道也故曰巧法不足以御下巧器不足以歷久悖聖道不足以長治久安外聖教不足以立于天地觀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盛與夫漢唐以後之所以爲治爲亂詎不朗若列眉哉是故天地

無日月則不明斯人無聖賢則終昧聖賢無六經則理道終晦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董子曰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耳吾是以知聖人之道終天地而不能息矣彼習爲異說者驅斯民于禽獸而已矣

范韓論

甚矣國家不可一日無重臣也重臣者內而姦邪皆人之憚懾外而蠻夷要荒與夫草竊奸宄之不敢發上格君而下與民胥於是臣焉繫之苟非備文武之學沈毅其度和輯其衷與百僚共建厥事欲修安內攘外之業難已讀史至范文正韓忠獻其人未嘗不歎學之純而業之懋也文正少時以天下爲己任及任事也則曰爲自我當如是忠獻平居不喜榮

利追爲相聲色不動天下以安歐陽修自稱百修不如一韓公是可想見其爲人矣二公當英仁兩朝忠藎勤朝野王素蔡襄夏竦聲懾其半宋文正之責呂夷簡主廢后議忠獻諍處曹太后母子間尤人所難能也迨二公合謀規復靈夏橫山地遂服西賊與西賊廝破之議雖諸葛之於南蠻汾陽之於回紇何以遠過此雖二公功業之一端然亦見名儒爲將帥爲國重臣夫豈偶然哉世之持論者狃文臣無武績至比諸隨陸之徒若二公者非以儒臣綰兵符致元昊乞和西方數十年無事是豈得以一文臣目之乎嗟夫士伏草莽間不究其幹濟之略一旦在位淺躁嫉忌同列且不能堪中外往往輕視之又安望其策安攘讋怪邪光昭郅治與前賢齊聲並壽俄二公者可爲人臣法已

缺硯銘

枋于吾者方其壓厄以天者勿求全

墨銘

執之也定運之也敬其行乃正

筆銘

勿謂爾柔吾能直之勿謂爾剛吾能曲之

鏡銘

畜諸幽曲呈諸容觀爾將何逭

又銘

見其面不見其後孰知後之有咎

又銘

明其本明而不昏物來應物而不存斯爲日新之門

墨盒銘

耀于表晦于裏君子之恥

又銘

歛其光闇其香闇然而日章

筆筒銘

鈍者棄諸銳者登諸繄古皆然兮爾何愴諸

又銘

長則祟之短亦厭之舉短舉長惟吾容之

燈影銘

俾吾明者養吾明因吾明者生吾明故君子以拂逆而成

墨贊

三倉之字惟爾傳六籍之文惟爾宣數萬彝之蘆舟華百靈於毫顛金馬翔步漆盦磨研潤色大業垂光億年此子墨客卿事也故歎欿守吾太玄

曾文正公石象贊

同治壬申春公薨江表士民思公不置摹公畫象祀於其愁湖華嚴庵中越九載邑人潘君口口懼縑素之易敝也爰摹鐫貞珉用示無極屬蔣襄亨爲之贊贊曰

顯公之文炎炎其旨覩公之德淵淵其源世豔公之功靡遺弗窺而其盧周百世之遐目營八荒之表疇克闚其本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光緒六年孟夏上元後學蔣襄亨謹題

重修常熟王公祠墓記（代[illegible]方伯作甲戌）

實時既重建張忠敏公祠之明年有以常熟王公祠墓請者謹攷公諱鈇明嘉靖中以金華進士來宰斯邑值倭奴內犯築城訓卒保障力戰倭聞風憚之嗣偕邑紳錢參政泮追倭過伏俱死朝廷褒其忠詔立祠死所士民感之因留葬虞山之陽往者粵寇亂祠墓俱圮實時奉天子命忝撫蘇藩嘗行縣至此見公手築之城屹立如故功德在民者至今猶稱頌勿衰爲之景仰久之適有復公祠墓之議實時正捐俸興役而邑紳葉都閫金枋慨然出錢六百緡自任其費於是檄攝常熟縣事魏君晦先相基啟工不三月祠成墓道亦同時工畢今奉錢公合祀祠中仍舊制也嗚呼有明倭寇之患往代所無自高帝初士誠友定餘黨竄逸海島賁緣內訌海疆因以不靖厥後邊隙益開飄掠滋肆甚至世宗中葉劇殘幾半天下當是時枋臣當國閫外紛更如王忬張經身爲大帥駢戮而夕易去即戚繼光俞大猷任環輩經營閩浙江南亦皆奉劄募效而公以數百新集之卒挫數萬橫行之寇力固疆圉威懾醜裔功雖未終志亦壯矣後之莅斯土而登斯堂者仰公報國之忠思公待民之惠法公遺愛之長以無負今日修復之意是則實時所禱祀以求之者也

沁碧廬前記（甲戌）

常熟古稱巫咸舊域自仲雍來奔而地始著言子以後名賢往往出其鄉其流風遺澤長也余久慕是邦之山水與賢人故蹟思一游焉以拓其志氣甲戌春友人黃子偕之貢於廷余因莅此先是壬申歲偕之與蔣子幼瞻同客邑南之異城鄉聞志稱莫邪鑄劍處也其地左虞山而右尚湖靈水相送陰晴異觀春夏之會景象尤美幼瞻因名所居曰可齋偕之居茅廬廬外有竹幼瞻復名之沁碧云未幾幼瞻作遠遊攜匡廬洞庭衡岳瀟湘之勝而此中幾寂然矣及余之至昔之修竹已增新篁十數竿殘籜甫解簌簌有聲閒步其下手撫一竿思我君子意亦夷然自得也夜來月影縱橫几案照我殘編風聲達旦不息時有鳴鳥來集如調笙然間以田歌樵唱往復牆外俛仰靈歌覩曠一適百憂不感逸興環生謂非

吾性情之助耶古來賢士棲遲嘯詠之鄉不必皆名山大川也自常人觀之卑尋常耶壑而已乃知古人之樂別有寄託於山水外者非時人所及窺也余性嗜遊覽而歷缺登臨來此數月恆思一摩虞山之巔南眺太湖東望瀛海泛三泉晁承之橋不可得也閒躡虞之南麓拜仲雍言子墓道訪絃歌樓經子游故里而返嗟夫余不能如古人樂于山水之外而規規焉樂於斯廬者寄託之不識也幼嚮近寓無錫將有山左之行慣之客都門未暇居是廬也又勸余懷友之念矣

沁碧廬後記

余記沁碧廬未浹月太守錢公目覩茅將更柱椽多朽蠹既易㠯瓦且高大之請資于大府得允相基曾作有日矣或曰屋新之誠善去敗茨而易陶瓦煥然改觀斯地之幸也或曰毀屋成屋不足計惜牕外修竹培養於數年久者一旦因拓地除之屋之幸竹之不幸也又或曰因屋除竹猶可獨惜蔣子三年泥爪將與竹俱去子移來未久行又他徙又子與蔣子之不幸也客言未終余乃啞然笑曰子言過矣竹不以除不除爲輕重蔣子亦豈以是廬爲加損哉且有而之於無衰而極于盛天地之化也自余之來青青之色悅吾目矣簌簌之聲怡吾耳矣淸冷之意又沁吾肝腑矣日玩吾友之翰墨又如對我故人矣游息詠歌天倪畢露廬不負余余亦不負是廬矣雖居一日已足致樂況及浹月之久乎然余心之不能無感者惜□□以來失此廬之眞而不復有此情景矣雖然此情此景不可復有而余意中之情景其將何日忘之也哉因復記之㠯自勉焉

遊惠山記（甲戌）

遊虞山後兩月時維季冬將踰上元訪約瞻無錫前期約游以書抵余云有二三好學之友願訂交焉囑余何人敢辱是邦賢士之不棄耶然以余之鄙陋得友其人正余之私幸也乃命舟往斯時也林木蕭索山川闃寂寒風冽冽積雪盈山於是諸友邀遊惠山之麓同舟者十人先泊黃埠即世所稱小金山者也巡廊遐眺慨然思昔之戰伐而今依然山高而泉清也旋移舟祠堂涇其中忠臣孝子悌弟名儒循吏與夫貞烈節孝之祠往往而是惠山爲居人稱客春秋遊覽之所而是涇爲游人所必越庶幾登斯山者一一觀之曰若爲忠若爲孝與悌若爲名儒循吏若爲貞烈節孝將目之觸而心之感念之發而行之成余又慨古人用意之深厚也乃酌酒王武愍公祠堂謁高顧二先生及華孝子祠拜吳泰伯廟入惠山寺飲第二泉水登臺四顧殘雪半消流迴光景笑語爲歡晡時而返嗟夫昔人嘗歎山林友朋之樂造物者比之科名爵利不輕予人予則㠯爲斯樂也造物固未嘗一日靳彼徼逐于富貴利欲日與其樂遠而忽欲之其樂豈得而就之哉今諸君方篤志正學爭砥礪於忠臣孝子悌弟名儒循吏之事將出其學以競美前人則斯游也又豈僅山林友朋一時之樂哉而余今日得周旋諸君之間又何幸也同遊者無

錫王忠膺藎臣王鍍瑩獻平汪本蛋實案由家鳳翔千及楊棫範甫昆仲上元蔣師轍幼瞻也作記者上元羅震亨也是日也爲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尋傅塘村祖塋記（丙寅）

嗚呼自逆賊據江甯僞爲都官軍環郊而壘以數百計鄰城之山往往斷而爲壕內外鑿隧道數十百所掷陷決裂時時而有其居民邱墓亦多與焉同治三年六月王師克江甯時先考見棄已一期矣冬十二月奉王妣以下歸上元王妣乃命小子震亨曰吾往日未嘗觀祖塋知在聚寶門外十里土名傅塘村守塚者徐姓汝往尋之震亨乃敬諾受命於是月二十五日詰晨出南郊但見白骨盈野砦壘邐高阜大旗颭

風森森然有殺氣行數里村落無煙田中悉蕪蔓廢壘縱橫塞蹊截徑顧瞻四方愴焉抱慟再南行數里不逢一人亦不識其處轉山側見茅屋數家入詢之正傅塘村也詢徐姓所詢適其鄰也徐姓聞余言自鄰來曰君非城內羅某尋墳者乎吾爲君家守數十載亂後惟吾及一女在耳因導指墳所幸無恙識其昭穆穴再拜而旋復命王妣王妣欣幸久之王妣時年七十有三矣五年正月初二日王妣棄養因王父瘞所尋訪不能得遂于二月十三日葬王妣祖塋穆穴而虛其左葬畢小子震亨乃敬誌其事嗚呼十二年戰爭之地而吾先人窆然不燬抔堵如故復留我王妣俾指斯區垂示來葉詎非天耶詎非天耶凡拜掃展視當知所由來矣

修魏家灣先塋記

上元東北有名山二附郭曰鍾山迤邐北行三十餘里逮古江乘縣舊城曰攝山攝山西南五里許有村曰魏家灣羣峰環拱岡阜錯列中而吾先考妣之塋巋然出於其間嗚呼先考歿于癸丑六月先妣歿于乙丑閏五月而合葬於此實維丁卯九月撮土成墳而已越十二年家貧未與修葺荒蔓成林土之隆起者坍缺剝蝕幾類平壞吾兄弟拜掃惄焉心傷乃泫然力謀修築工畢謹識其厓略告我後昆魏家灣西六七里曰西峰頭吾母家故居也自吾母歸先考北鄉諸名勝先考恆游覽吟嘯寄興於此吾母每歸甯吾兄弟必隨侍嘗咸豐初粵賊蹈江甯先妣先期歸未及難然賊徒搜括抄掠

去來飄忽居人恆兢兢焉不能安于室予猶記一日江中賊大至距村三二里烽火燭天他村人扶老負幼牽牛豕擔敗絮廚蝦數百千人爲群踉蹌他避而先妣亦蒼黃挈余兄弟隨眾行不里許賊至行者並驚擾犇逐四散如秋飈之卷落葉也舅氏趙一山先生挾予伏草間以免時予僅九歲亡何賊去而先妣因驚走墮山澗折足憩于坡不能行村中父老舁之歸數月始癒居鄉中三載戚戚然無數日甯也先考賦質英偉而志託遠大遭世之亂慨焉無所就見一邱必拾級上流連四顧遇佳樹必手撫而心契之魏家灣側舊有古松高數十丈童童如蓋先考過此每盤桓日移西乃去尋大兵伐爲薪乃作悼松詩八章以寓志今之根趺遮先塋不毀十

武也歲甲子賊平歸里仍奉先妣居舅氏莊時先考兼不肖兩叔王妣暨羣弟妹率恃先妣一人躬事畜汲爨之暇樵薪於山負之歸采野芹拾橡栗充飢以爲常其苦瘁殆過於在外時而不肖適閒居臥病無以爲生閔不肖愚且稚不强以干人謀衣食坐是困窘瀕甚見者輒歎而憐之而先妣安焉嘗曰吾兒性最騃然知艱苦迫之苟有失悔奚追之哉烏乎由今思之先妣之識深遠矣未幾先妣卒次年先王妣亦卒不肖等零丁孤露苟延以至於今皆吾先人庇蔭于冥漠中非人所能爲也嗚呼今經吾先人游覽眷戀之區患難流離飢寒困餓之地覺此方一邱一壑一草一木若皆有吾先人精魂憑依焉聞村中老母語其聲音往往與先妣彷彿又不

禁悲從中來歔欷而不能已他日塋側更種松數十株增置墳地俾吾得依先人於斯以相羊乎鍾攝二山之交其樂爲何如也己卯閏三月記

勉學齋記

會稽沈君石卿抱其美質不幸生值寇亂不能識古人幼儀之教及長旅食江淮間得資輒以奉事親長知與不知莫不目爲孝弟仁厚人也然時恥不學又恐其力之多所怠乃取董子彊勉學問之旨以名其齋余見而歎曰善哉世之人玩愒以終日不識此身有所當學與所當勉者即間有一二好學之士復銳於初而倦於終舉凡載籍之言行一訾之以腐遠謝之以不可爲徒恃其不學之知覺出而應事物之繁幾何能見其悉當也此名行墮於末路者之接踵於天下也久矣沈君勉乎哉學問之事謹初則成終無惑於歧途以完乎天之所予無墨其私智自驕乎己之所期信古而厚今重己而不薄於世學其有加於此者乎當咸豐征伐之際嘗窺諸老先生東西播遷求其從容於問學以博一日之安而不可得未嘗不追羨平世之文人學士以爲生斯時者何其幸也方今兵戈戢息海宇清平與　國家鼎盛時埒矣而吾輩猶晏然以嬉茫茫爲不知身之所當學與所當勉者不幾大負乎斯世也哉今觀沈君之所爲又余之所樂記者也光緒四年三月

訪書瞿氏記（甲戌）

常熟自明季毛晉以後邑人多好藏四部舊本　國朝乾嘉間錢曾張金吾收貯最富號爲毛氏繼起其行世述古堂書目愛日精廬藏書志可考也往者兵亂十餘載故家書籍澌滅殆盡海內多羅其書此好古者所同慨也今春余來常熟逕川琴西洪先生謂余曰聞彼中舊族有瞿氏者家多宋元佳槧盍訪之余曰諾至即詢諸邑人多無知之者尋聞居東鄉十里許村名古里其人名秉淵字靜之當亂時能舍家資運書避江北故至今存緣鉅公有假之弗歸者偕吝惜焉四月二十二日浼友人先容泛櫂往觀辭以有喪禮不果夏秋之間余以仲弟之變里居兩月既復申前約以疾辭九月二十七日又浼友偕往至則又以疾未愈辭將命者持名勝出

謝並云多來家務叢委辭訂來年之約余怳然如有失噫藏書難讀書尤難即欲一觀藏書家之書猶復若斯之難也余因之有慨矣聞咸豐以前江浙著名藏書者無慮數十百家中推甯波范氏范氏自前明嘉靖迄今三百餘歲儲庋既富歷時復久收藏之法又極善宜可以永存於世矣昨詢諸鄞人言天一閣書經亂散佚悵然久之近年惟杭州丁氏吳興陸氏金華朱氏收貯尙富又余耳目所及者海甯蔣氏家亂後書籍狼戾數尺日蒸雨爛冊幾莫辨徽甯故家多甚於此辛酉壬戌閒余家避兵江北嘗見沿江渡口每黎明時有自江南捆載來者皆係舊書牙人持秤不論精粗每斤三錢淮揚書賈往往獲大利厥後江禁加嚴稱運少縱價亦少昂易爲每冊三錢先君亦購得切用者數種嘗歎曰豐年貴玉荒年貴穀書籍之賤若此其天地否極候乎嗟夫推而思之比比皆然矣其他水火之患子孫之鬻尙不與於此藏書之難概可識已瞿氏能於亂世保全之近復守之惟謹其功誠鉅然吾又聞明代范侍郎聚書天一閣戒子孫不得分析亦不許攜至私室筦鑰令房長一人司之賓客欲觀者引之登閣子姓數人接待竟日無失禮閣中書籍不得借出規模宏遠能歷三百餘年者職是故也誠有鑒於天下之寶有非一人所能私者惜不能面瞿氏而曉以此義也余將歸上元來此無期悵無以塞洪先生之望而轉自嘗謭陋之甚也因記之以寄一歎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六安涂氏宗祠記

禮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古先王所以聯綴天下之性情使各盡其道莫善乎大宗小宗之法矣故當盛時族之人冠昏必告死喪必赴喜相慶而急相賙無飢餓寒踣離散之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及其衰也族渙則情睽飢寒莫相救卹甚有親未盡而不相識於是天下惸獨鰥寡顛連而無告者眾矣漢唐以後宗法益衰及宋范仲淹氏始本古大宗子法刱爲義莊以食飢者衣寒者教不肖者於是族之人乃各得所其遺規矩至今猶釐然遵守歷世學士大夫盛稱焉今六安涂公嘗有志乎范氏者也當同治十有一年公由蘇松兵備道陳臬湖南入覲後乞假親先墓歸進父老子弟曰吾聞范文正公云族有親疏然自祖宗觀之均是子孫則飢寒者安得不卹旨哉言也今吾族耕讀相安久矣然多貧又値兵難後吾叨竊祿賜而使族人有失所者古人其謂我何於是居無屋者治之耕少田者增之農之本者厚給之壯未娶者悉爲擇配或與貲自娶之不數年閒族無凍餒丁日滋蕃公之力也聞公少時從其鄉先生吳侍郎廷棟講明宋儒之學其於身於家於國皆有以施之而得其當故所莅民樂之如黍之獲膏雨焉今開府廣西益推親親之誼於行省而被澤者愈廣詎非學之有本而然哉公族弟世忠浼方修宗祠來金陵請記公德以示後葉震亨不文不足宣敭

盛美然嘗攷古別子法與後世異宜先儒以始遷及有封爵者爲古之別子而繼世者爲大宗其繼高繼曾繼祖繼禰者爲小宗各協力以事大宗程子曰嘗謂人心使人不忘本須立宗子法今觀公之所爲即古大宗子事也由此興禮讓厚風俗盡復古人良法美誼而族之人亦當相與勸耕作講仁讓與大宗相維繫於無窮則入斯祠也洞洞屬屬焄蒿悽愴若祖考之降鑒歆然各致其孝弟之念以無負公敦宗收族之誼則歷百世而弗衰者不幾與范莊比烈也乎公前守江甯護亭出公門下常親炙其德今因公族弟之請以其事有合於古人宗法爰粗記崖末以竢復古君子覽觀焉

遊虞山記

虞山志稱高一百六十丈周四十六里六十步東南繞之入城者有仲雍言子墓道及影娥川辛峰亭幽坡諸勝郭之山北有桃源破龍鳥目之澗朱砂連珠水簾之洞及中峰龍母峰諸勝郭之山南有吾谷鵝峰拂水巖劍門洌泉洞諸勝蒼翠如屏秀鍾百里誠名山也余來九閱月中偶歷城內諸勝心不能足也九月二十八日返自古里村艤舟鎭江門信步緣北麓行窈深繚曲可八九里抵破山寺唐人常建題詩處也門外老松二株糾拏作偃仰勢內有空心潭因詩名也亂後殿宇多圮境時幽寂少留焉寺右有徑登山溯破龍澗百步松風迎人泉聲與答坐石上閉目以聆鏘然如環珮心樂之搴衣循石磴行少覺斗陗澗中怪石雜出戟者虎蹲伸者

牛飲平者龍伏聳者駝負羣狀錯列有水自山頂來滙之躡蹬欲動俯視駭人險石構三疊目南向雲水混濛若太湖在其際復隱隱蒼蒼有數點在雲外疑即洞庭馬蹟諸山也下則稻田數十萬頃黃雲四覆東望滄海無所見再上有望海墩以足疲日且西恐不及旋不敢登乃危坐石側臨風長歌以寄遐懷少頃緩步吟詠水聲相送而歸土人云好覽山南爲多盡往觀之余曰噫虞山之勝豈余一覽可盡耶來此逾二百日僅一歷山足一涉山背斯山之勝遊特百一耳且荒艸叢棘中古蹟莫之辨率不過眺遠聆遐藉聲色以娛耳目今嘗留不盡之景於他日余亦常留不盡之情予茲山余又何不足耶旋登舟環城濠南行得三里許泛昆承湖湖長約十四五里寬半之少巨於尚湖沿湖乘流而南清可見底頫與余洽混混如也回憶破山之遊其泉聲松韻猶在余耳山靈湖神有知其足于吾耶其不足于吾耶是未可知也歸因記之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記葉某還金事

光緒五年九月吾友馮君夢華以邃學宏文肄業鍾山講院校文者列諸下等榜定矣既知其人移而上之馮君義不受其偏訪原列之人歸之其人亦不受馮君乃轉予貧乏者余甚服其義而遂其舉事之近古人也越數日馮君爲余言一日偕友人遊諸市袖置呂宋錢五枚忽遺去行數十武乃覺將反求焉友尼之謂市人稠所遺必無存者馮君曰盍訪諸

至其處一老者立而待見馮君似有所尊者詢而歸焉馮君奇之即其里居蓋庖人葉姓居江甯實輝巷者也教授趙公聞而旌異之余曰是即君以讓召讓之效也方俗之務趨利者若鶩苟吾計之可得不憚焦心苦志傾人於危擠而取之以快吾須臾之欲而況於已得之利哉今使馮君受而弗卻未爲非義也葉某獲其遺輒去亦豈非人之情乎雖然馮君爲儒者之學者也區區一辭讓奚足爲馮君重乃葉某以一庖人而慕義若此又若馮君之以義倡之者吁亦奇已惟念吾鄉兵革後十餘年興文振教仁讓之風達乎閭巷小民非尤在上者躬化之美效哉爰記其事以質吾友爲何如

奥學堂藏書目序（己卯）

甚矣哉藏書之難也孤貧嗜學之士獲一書輒拗揚爲喜不能忘積歲累年勞筋力忍飢凍始得數千百卷一旦身歿未瞬息閒子若弟傾囷倒篋舉以歸諸異姓若絕無流連珍惜之態者余嘗見而悲之且深究其得難失易之故乃歎曰是即天所以驗人於學之途也余嘗遊郊外遇農家見老者訓其子弟曰耒耜錢鎛宜惜也倉囷場圃宜修也菜蔬與科宜蒔也朝言而夕申之背語而嚴督之一物有所珍一粒有所棄必詈之撻之鞅鞅然不已故農之子恆得世其家焉余觀今之嗜學者獨潛居蟄伏于簡籍之內子弟之訓誨弗甚措意也書之孰諷誦孰講肄弗之告也與游之友日爲之事復不暇多究而謹束也善言弗入諸耳[illegible]迎弗飫諸心輒汲汲焉望其克家而世業不墜弗種而求穫乎或曰詩書之族固弗期子以大成今子獨謂之弗教毋乃過乎余曰猶吾教而子弟弗書吾無如何也余所見者其子弟未始謂弗能教也特欲盡吾浩博之學儒妨其功故在其幼也忽之其長也延一工文之師盡其技授之與父兄之學本相左於家藏之書弗相涉且勃爲熒惑之言謂觀書多爲文則不工子若弟習聞其說又見父兄之不我責尊也烏得不始遠之而終棄之也哉嗚乎自實行不修其弊也浮經學不昌其弊也蕩以浮蕩失教之子弟獨期其克家世業保先人遺經固已異乎老農之誨其子矣欲書之長存則莫若善教子弟子弟知學世業可勿替矣宋王仲信嗜學有守珍護父書若命秦熺移郡

奪之且許以官仲信號泣拒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勤以禍福誘脅之不屈卒不能奪茲非其驗歟吾故曰是即天所以驗人于學之途也余方創家譜輯藏書目一卷以示後人亦冀世世克修夫學行云爾

閨門必讀序

周禮內宰以陰禮婦職教六宮九嬪九御而夫人世婦以至齊民雖未明言其所教蓋可推而知也觀內則所述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漢劉向氏謂此乃仁人有道之容求諸文人學士未易多觀而古阿保之賢乃至於此詎非淪浹於聖人之教者深哉後世若曹大家宋尚宮能以己之

所得著書詔後人蓋千百年一見使生於三代亦不過廁諸阿保之列乃後世尊之若此者蓋陰教之壞所從來遠已竊見世之教女者其鄉愚無論矣搢紳閥閱之家或令讀書攻文詞不修內事驕惰日滋上者作詩歌以播藝林下者縱觀彈詞稗說有識者恥之或矯枉而過正不令識一字遂至愊愚粗暴罔知禮義叢過歎於母家者又比比而是余甚惑焉閒嘗思夫男子與女子形異而心不異所當盡倫常日用之理又無以異心與理皆不異而獨教之異者宜其驕惰愊愚粗暴者之多而寬裕慈惠溫良恭敬者罕一遘也宋司馬文正公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誦孝經論語九歲講解孝經論語及列女傳女誡之類按內則但言十年以外

事而於十年內者略焉蓋古有女師之教無所庸其詳也司馬公補其所略亦可見其垂教之苦心矣余嘗欲輯一書教家中幼女偶讀桂林陳氏教女遺規愛其編輯之善惜刊入遺規五種不便誦讀乃擇其四篇次以己意都爲一卷曰閨門必讀由是進以孝經朱子小學熟讀而勸肆之（依司馬公說改論語）（爲小學者蓋小學集經史之精要爲倫常之統宗成人之本全在於是此三書七歲八歲可以讀畢）更佐以劉氏列女傳溫公家範呂氏閨範四禮翼諸書時時講解（列女傳閨範二傳有圖可易啟發四禮翼中昏禮前後篇尤爲切要以上各書九歲十歲可以講畢）二十歲後女工有暇溫習討論見諸躬行庶幾女德無虧他書可不一寓目矣能如是則女曰賢女婦曰賢婦母曰賢母流善慶於一門垂芳聲於百代既不蹈世俗教女之失亦可駸駸焉復古人陰禮之遺庶於正家之始王化之原未必無涓塵之補也諸女其勉旃

江南武職同官錄序

兩江制府轄布政使司四而江甯蘇州安徽三司隸江南其疆域則北界齊豫南連於越西跨江楚東瀕海隅經緯數千里自春秋以迄前明靡不相勢因險設官守禦以爲重鎮我朝損益前制設督標兩撫標漕標河標一提督七協七鎮中始惟崇明狼山壽春三鎮若福山淮揚徐州皖南皆因時增設者也黃流北行河標久廢而同治中設長江水師上自荊州岳州下迄通州海門江防五千餘里設一提督四鎮二十四營覩前代操江之制爲恢廓矣竊嘗綜覽形勢游歷屯戍

其跡險據隘碁布星羅于以綏靖兆庶控馭迴邏不其偉歟當咸豐初國家承平日久軍政漸弛及粵賊起而綠旗之兵或爲世詬病東南戡定以來舊制頗有更變遷任將士復多一時立功之臣宜其挽習弊勤訓練而武備日修也今者同官一隅大小相維甘苦與共誼有不能忘者於是句衆集議仿晉秩全書刊同官之錄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三畧曰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凡我有官君子巡防會哨之時燕處周旋之暇相與講求戎政和衷而同好焉則將才翕與磐圍永固其所以翊　聖朝而禦外侮也不亦盛哉長江水師不皆隸江南湖口鄂岳三鎮亦附列者取其備也是爲序

送趙滄甫序

同治壬申之春亡弟晉亨應嘉定曾大令之招乘外洋輪舟泛吳淞江觀海作海上狂歌行以見志及歸道嘉定風俗樸厚農桑蠶織比戶無間詣二黃先生及陸清獻祠慨然感慕而余甚神往焉明年叔弟鼎亨讀書城西四松庵得交嘉定趙君滄甫弟歸爲余言趙君爲人伉爽有直氣昔咸豐季年以諸生與鄉人集義勇數千捍禦鄉里賊犯數敗之未幾無食遺去避跡海上藉醫術自給嘗歎曰未能醫國且醫人豪於酒有感輒飲飲畢繼以詩與作則信眉瞬目以吟哦余異之因訂交爲君爲全椒薛公弟子自癸酉至今凡三莅此均客薛公所與余晤時恆少晤輒長夜論議不勸今將歸索余一言以別余維人之生忠孝其大節也當君慷慨集師時與二黃先生何以異哉事之不濟非人謀也今君母老將八旬子與孫林立天倫之樂孰有踰于君者家有數畝之園僅足種樹蒔桑麻甘旨之需恆待給于外謀孝子之苦衷又孰有踰于君者今其言曰與其曠定省營營于外無寧守窮約而盡職于家君誠知本之君子矣憶今春余更字曰補農意欲補爲農夫也君亦曰學圃嘲余曰余有圃猶可學君無田何爲農哉余笑而應之君今歸矣門內之樂圃中之趣余知不能及矣余更望君以餘閒迪黃陸二公遺教以鼓舞鄉人則余將日盼于山巔水涯之際與吾亡弟之所言而往來于懷不置已丙子十月

正蒙課例序

光緒丙子秋始獲交六合戴子建泉相與切劘道誼因時時討論課授法次年命兒子運經受學於門今春余弟鼎亨課徒竹樸取其法更於月終會計而賞罰焉諸生畏服戴子韙之擬輯正蒙格未得條理商諸余余不敏乃爲撮見行條例參以先正成規折衷於讀書日程人譜聖學入門諸書彙成課例一卷共綱領五曰學禮曰讀經曰習藝曰記言曰記行臚列細目及日課月考二法附於編書成系以言曰易蒙泉山下出象人初生猶泉初出無汚濁泥滓以亂之也故赤子之心渾渾沕沕愛敬之理盎然於中性眞備而知能良其教之也啟其知而寓善出實其行而百行舉事與天近而人力不勞焉者論教蚤也自教術晦高者期遠大不嚴其言動之節下者又以無知淆之蒙失其正識者悲焉余幼秉父師訓與聞鄉先生之善啟迪者靡不兢兢焉禮教是先經訓是崇故風俗人材當時稱盛今戴子惻念童蒙慨然思復其舊願以余之譾陋爲編訂雖私期夫立師道以興善人然學不副識且勿論見許於並世君子倘不識能當吾建泉之意否也

續經正錄序

昔桐鄉張夫子輯有經正錄一書余客常熟時讀而好焉與友人謀梓之以廣教澤竊窺儒者之著述必上探古昔聖哲相傳之旨下究近今積弊之由從而裁酌其宜漸漬以化之

提撕以覺之偕而之於大同之域苟一夫有不與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古人之以道自任如此其勤也後之人苟有述焉顧而爲之斯可已余不幸少失先人之教長獲時賢緒論乃少涉獵先書手錄十有餘種時以自鑑因不自揣本桐鄉夫子之旨整次先後名曰紺經正錄或曰今者童子多驕惰口銜悖逆之言父兄不之禁幼僕廝矣成人攻文詞忽實行長上不之教學校衰矣人不知農桑之重貧者趨遠方以求食富者擁厚資而權子母亟產賤矣家法不修倫紀闕墜喪祭失禮邪說橫行風俗敗矣竊錄其意在斯乎余曰此仍桐鄉夫子之意也余特藉淑一身一家耳若云淑世非余之所敢言已光緒三年二月望日

古詩正宗觀本序（癸酉）

昔眞西山先生嘗體朱子論詩之意鈔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本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取下此之近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輿衛文章正宗四類之一余惟詩亦文而已矣三百篇之懲勸善惡詎不有功名教哉特後世沾沾于風雲月露自詡大雅贍然欲判道與文爲二此詩之所以日多而無當也蔡亭素嗜古詩恆苦馮北海詩紀鍾譚詩歸王阮亭詩選沈確士詩源卷帙差繁擬本此意鈔一簡編以爲約守之助學識淺陋未敢載筆癸酉夏于友人蔣紹由所見近人鄧邱槃西欐間雲齋古詩原流觀本讀而善之寫

其目以備采擇近於洪琴西觀察處得讀文章正宗其詩選以義理爲主以興寄高遠爲歸其自言于君親臣子大義有時發焉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洵維持詩教之選先得我心者也竊觀其漢魏諸作所選太嚴後就槃西欐選本推其意畧增鈔之齊梁以下概不錄焉守西山先生根本準則之教也俾消風嘯月背手一編吟哦宣導性情探求義理得以上窺三百篇之旨乃不拂西山先生是選之意也夫爰循其名曰古詩正宗云同治十二年冬十一月

江甯許氏宗譜序（壬申）

許氏爲歙之望族地著多至數百年至遯園公始遷江甯雍正時公因觀察楚南乃修宗譜拓祠宇增祭田置義莊建學社於歙貽謀深遠歙之許至今頌之蔡亭與公五世孫子恩友善得讀公手訂之譜規模之宏遠攷次之精詳識者以爲有廬陵眉山之遺焉子恩謂予曰是譜之存凡閱三難矣乾隆辛亥吾曾王父自楚返江甯中途觸險幾墜水道光壬寅暎夷不順來犯吾先君譽藏遺兩幾觸髴燬咸豐癸丑粵匪亂吾庶母負是譜出烽火刀劍中欲遺失者屢歷此三難危矣脫此三難又幸矣又曰譜凡十冊完其九而破爛其首冊之半恆亟鈔補無從今夏僕有歙之許以訟墳壠事挈一譜征此爲左證視之與家藏同喜甚亟告其故假之竊數晝夜力悉補其所欲補者自是稱完本焉其尤足幸者吾家兵火後存其一歙之後族亦僅存其一缺而復完夙志頓愜君其

爲我序顛末辭不獲已乃言曰吾聞之譜學盛於唐而成家於歐蘇自世之衰惟務門望附託競逐浮侈譜學已蔑蔑乎失傳矣近世士大夫敦本睦族者往往譔之軍興以來海內遭烽燹故家譜牒不論亡者罕矣而許氏之譜欲亡仍存者徇不僅係乎此也乃歎趙閔公裕後之善與君亂若父保護之勤所以歷劫不沒者吾知其必有待也子恩名鑄少讀父書弱冠食餼于庠爲人恂恂中繩尺同輩多稱之時以光大先業爲念吾又知能酬君先世之所待者必在君矣爲識數語以質將來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

送蔣幼瞻北上序

今皇帝御極初元詔直省舉行掄才鉅典而吾鄉登賢書者

六人蔣君幼瞻其一也幼瞻負性剛峻踔厲一切闒茸媕婀之態無一蹈者而於學則精思力踐余甚敬而憚之今歸自無錫將省親山左而應禮部試于京師爲語余曰人生愆尤每召于處順時而窮吾志舉吾氣亦惟處順時爲甚子盍贈一言以砭余使吾愆尤之寡也拜既多矣余謝曰余所言誠無加乎子之說矣人苦不自知今子知矣何言爲曰不然自知者暫耳得子言以保吾知則暫而常矣行且遠別踐之日少得子言又若常相親也余曰若然則吾聞命矣昔者聖門四科之賢尙矣終身不仕者惟顏閔二子也仲弓以下諸賢舉策名當世聲施爛然要其同歸於賢者初無窮達之異也自世衰道喪士人重視一第一職而於貧居求道者不啻糞土也途分而志遂異矣吾聞王伯安幼時遊京師諸貴人勉以第一流自待伯安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以巍科顯官告之公笑曰恐第一流當爲聖賢於是言者鄙而去吾知幼瞻以第一流自待矣其視一第一職爲重者又幼瞻之所鄙夷者也至窮達不干其心以求實完吾性而同歸于聖賢者上以副 天子求才之典而下行所學以慰閭里之望亦可於今日之遠懷卜之又何慮愆尤之日滋哉幼瞻與其弟紹由與余交最久切劘之益又最深聊書此應命既以自勉亦冀歸示紹由以同勉之焉

送黃愼之謁部入都序

古之儒者自一室以至天地之大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平自

盡性以至達天德不貫乎本末精粗之序與夫窮究討論致力之方而備諸躬焉故其達也行其學以經緯世務而天下咽咽然爲之丕變即不幸而窮也託諸簡授諸徒以待來茲是豈有異道哉亦勉夫分之當完者而已矣自業舉家之道盛其敝也以鉤摘飣餖爲工不復奉六經爲修己治人之學於是物之當察者末由察理之當究者末由究即分之當完者亦末由勉而完之不轉盼闇衰老浸尋本實剝落爲窮爲達於道何裨即前瞻往哲後顧來者以力求夫古人之不朽惜不能挽日月而東矣吾聞之浮滄海者察斗杓辨方員者持規矩夫聖賢者斯人之斗杓聖賢之書則斯人之規矩也儒者不求聖賢之規矩以希其萬一而驅逐於區區無知之

毀譽有識之所職而悲也吾友黃子慎之天資純篤而又篤志好學其於古儒者之涯岸亦嘗涉厲之矣今者供職京師將出其學以行其志余獨慮其移於凡人之毀譽而余亦厭役役于文辭者因於相別時書是以交儆焉

序釣

羅子曰釣於青谿之曲數日不得一魚人咸笑之羅子不顧也幼弟時立側曰若魚多乃移竿往不見其有也少頃有躍於波中者弟注視久之喜曰在是矣余又移其竿而就焉仍弗得復有頃弟進曰魚隱乃魚潛伏所也嚮人於是頗見獲若必多及往弗得自若也於是理其綸新其餌持竿以投故處既而大悔焉曰釣末也事於得而遷其情者內喪主也識其形而移其中者志懷貳也識倒置子之言精鶩重淵之下馳其欲而勞弗醜者割理之未白也且余之釣焉者曷嘗志及魚哉樂吾意遂吾真默識夫逝者如斯攸然之得所斯已耳然志不及魚獨役役焉唯恐弗得有相離者余將何以自解耶且余亦嘗從戎揚潤之濱乞食吳楚之間倉皇行旅營營卒歲莫知何爲近始悔疇昔之非而莫逮矣因斯境頗類予之蹤跡作序釣以自嘲

書問心錄後

宋范氏復作心箴謂參爲三才曰惟心爾一心之中藴二氣五行之精萬事萬物之理養之則理明而精逆賊之則理錮而精銷養之之功則莫先於問問者內省之謂也曾子之三省省此心也孟子之三反反此心也故謝氏行道謂曾子專用心于內而孟子尤以不求放心失其本心爲兢兢此問心錄所由作也德不能及民功不能報國心之恥也故錄中于團練復郡城一事爲最著而其處財不苟處眾以和尤得於省心之學居多世之馳心于外留事物而不理幾不知心爲何物逐逐然日賊其心又范氏所謂心爲形役者譏此能無赧顏也乎

書謝氏思源錄後

桂林陳相國論蒙養之道謂里閈無佳子弟朝堂便無人才旨哉言乎自幼儀失古誼膠斯席者泆人人殊高才變易成矩啟捷徑以習詭遇拘滯者復無所啟迪師若弟率惛惛然瞑行而盲猶又其下者或怨詈不已舉弟子成敗臚外概置第計歲脩之入而已嗚呼此人才所以不興學術所以日晦也今觀笠齋先生之爲師洵足式鄉里而挽澆風且門望非盛子孫多賢蒸蒸然未有艾也宋鄧至爲塾師摯誠教人子孫多顯達方諸先生殆無愧已

書韓退之師說後

予讀韓子師說其曰傳道授業解惑是矣其曰童子之師授書習句讀非傳道解惑也予則以爲不然古之人八歲入小學自灑掃應對揖讓進退飲食坐作以至誦習舞蹈莫不有教而尤必歸其本於孝弟其立法固如是其詳也易曰蒙以養正蓋養之以正則所謂道者已在是所謂惑者亦不難次

篤明矣自世之衰小學之教不行語其課則日誦讀而已昔以古人之幼儀師則曰彼童子也奚庸是父兄亦曰彼童子也奚庸是爲童子者亦自安其蠢頑肆然而無所顧忌及其長也氣驕而身慢恃才而傲物貽父師之羞者多矣斯時雖欲傳道而去道遠解惑而惑愈滋矯習之業適重其盩又安見其能授業也嗟夫人未之思耳今日之童子將來之人材此時之肄習他日之學術風化也所忽在一時而所失則在家國天下豈細故哉夫授書習句讀特小學之一端若僅以一端教人人烏得不輕眾師而敬禮成人之師哉又烏得不薄眾師而求爲成人之師哉損師道壞學術賊人材必自此言始矣以韓子賢者也故不敢不正之

跋甲子紀元

古人㠯甲子紀歲西漢㠯前無之爾雅疏謂甲至癸寅至丑古人用㠯紀日不㠯紀歲紀歲則用閼逢至昭陽攝提格至赤奮若故司馬氏通鑑編年起止用歲陽歲名從古也劉道原氏通鑑外紀目錄云紀年稱甲子借也始于王新之世國朝崑山顧氏亦㠯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東漢始用之王西莊氏㠯逆溯唐堯甲辰後人之附益也然世愈積而史愈繁數千年來年號往往淆混勢不得不設簡便之方爲讀史綱領此各家編年紀元之書所由作也湘鄉勞君雲溪究心史學得桂林陳文恭甲子紀元一書讀而善之因取邵子皇極經世及史記世表通鑑目錄諸書詳明證據而是書益精審可謂桂林功臣矣讀史者案置一編以爲先導也可爰述甲子紀歲之原起而跋之同治甲戌九月

重刊張楊園先生經正錄跋（乙亥）

寂人齋云經正錄者先生經世之大方也於此可見修道之權衡禮教之次第爲當先生世學衰道裂禮法蕩然而先生懷抱治平之術躬耕閑修憂世亂之靡極思以學術挽之因輯是書而毅然以反經自任嗚呼偉矣士君子修身及家無窮與達守義以盡分衛道以牖民不使邪慝奸乎其際如斯而已邇者兵亂十餘歲學術中衰禮教多壞民氣波靡異說朋興生斯時者每樂趨夫功利奇巧變詐之習而於庸言庸行則以迂僻薄之正學不明人材陷溺識者憂焉孟子有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幸海宇廓清四民樂業爰與諸同志取先生是錄附以學規醵金刊行俾有志修齊者將取則於斯焉仰先生嘗輯家儀洞規鄉約爲治平三書而又彙次爲是錄焉其教時育材之心可謂深厚篤聞先生之風而興者是猶先生反經之志也夫光緒元年三月

上張廉卿先生

仰山斗之名久矣末由展謁昨因鄉先生汪丈之導始得一見顏色獲聆桐城源流及古文讀作之法退而自維深悔近年之功多係擬用叢亨少遭孤露值亂離之際罕所聞見不識當時尚有所謂文者壬申之夏得讀曾文正公文集始知文有桐城派之名於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闕一不可于是求

所謂義理者適書局刊程朱大儒書曾與讎校之役讀焉而不通其義茫茫然無所得也考据者幼未習爾雅之書長不識說文之字歷代經世之大典與夫諸子百家編纂等類未一寓目且家貧無以致之即有可㠯借觀者亦鮮暇日爲於辭章雖奉古文詞類纂爲圭臬然所讀甚少又不專故熟者鮮是三者無一得而欲有所作宜其枯澀窘迫之態㠯自形其醜也然數年來終好觀宋人言理之書又知聖賢之道固貴行不貴言然非言亦無以闡道也是故理未明而言理病之著者也躬未修而立言病之驟者也每于日用閒求可㠯施一身一家者勉而行之境過窘迫百不一酬且幼年所讀經書大半遺忘愿思溫習經義立其基本數年依人謀食奢志爽遂自省究不甘罷棄時猶從事焉然所得亦鮮矣故考据之學未遑問津慨惱之至恆思經史外於此三者有必不可不讀而最爲切要之書凡若干種學得而易守俟稍有暇日由此而推求焉庶不致惑于歧途㠯期自瘳夫病也先生學貫古今博文約禮敢請指示一二庶有率由謹鈔近年拙作四首恭呈鈞誨倘辱斧削感甚幸甚

上汪梅村先生士鐸書

敬啟者自昨與申甫文會謬辱獎許過望慙悚曷已稔知長者誨人不倦而於鄉里後進尤不憚誘掖之以底於成竊不自揣而欲有陳於函丈之前幸長者終教之蒙亨不肯少遺孤露患難流離不知學問之事綱逐逐於書局之案牘凡幼承先君子之教荒蕪廢不可問上年涂朗軒先生重刊程朱遺書蒙亨曾於洪琴西先生處偶一讐校竊窺緒餘爾時結習錮蔽於其言每格格不能入去歲客常熟得讀桐鄉平湖兩大儒之書知洛閩統緒之所在又知反求諸己一言爲學者聖狂關鍵於是取小學近思錄稍事體驗人事紛擾不時作輟嗣又於舟車中偶悟持其志勿暴其氣一語知學者終日之閒必使志帥氣志不帥氣即爲放心便非反求諸己之學雖知其如此而忽明忽昧不能持久且篤讀經書多就遺忘其義理又不能貫通時用愧懼加以中弟中道殀殁家運日衰乃思所以勝憂患之道惟閉戶讀書耐窮而已半歲以來念無寸得志氣雖未獲廢而於學途終屬茫如隔霧夙仰長者學貫天人其於居敬窮理之功講之已熟如何爲初學入手緊要工夫如何爲溫經讀史進步致新不吝教誨指示康莊夫道學之名爲世人非薄之稱久矣閒觀近世迷人頭走其道寖雖不同而其所以立功立言由是塗者則純正可法否則雜剽小言而已楊園先生云吾人若避道學之名便無爲善之路旨哉斯言是知學者既有志於學必由是路而後可以拔俗然自檢日用閒不免有觀望徘徊之弊終是信道不篤仍乞賜一言以壯其志氣再有請者古文自惜抱姚氏後作者蔚起近讀曾文正公文鈔知姚氏分義理考据詞章爲學問三途而論文則以陽剛陰柔括古今文章之變其經史百家雜鈔與古文辭類纂頗有異同曾氏選文上及六

經云猶水之歸海也而時人猶有疑其有割裂聖經之患竊謂曾氏之識似視惜抱爲恢擴其遵經也亦足救後世判道與文爲二之弊斷裂之患似非謂此也自蒙叟有以歸氏追配八家之說姚氏仍之復以方劉系其後時人有譏歸氏不足配八家又譏劉氏非方氏比其說究當乎末學無知書疑已久無從質問敢請論定指示震亨不解古文之事然頗有志於斯亦不能妄有所作自擬寬十年之期從事於義理考據詞章三途然後有所論說竊恐如記所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撫躬茫然不知所措長者樸學沖襟素仰爲泰山北斗自愧愚無知識未敢妄瀆近年始知立志而于學途又茫昧故敢逾分請教附呈近作七首極知粗鄙有瀆清睞倘蒙不棄曲賜斧削感幸無既

致成鶴初世兄論學書

近日讀小學有得益處否昔人有讀外篇陳忠肅公一條汗流浹背由是身體力行以聖人爲必可學足下讀至此曾有動於心否如有動於心即此能動心之機便是可向上之路朱子有云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吾人今日服聖賢之言原不在多但能得一二語之益從此入手推擴起來自見效驗所慮者志向不堅持守不力或作或輟終歸無恆耳昨足下與弟接談皆其志力頗勇抑知志力勇於學途固善然亦有不善處初念奮然而起無恆心以守之轉念即弛矣即孟子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望足下持此初念守之以恆日去身心固病痛於小學之書而躬行焉自不可限量矣猥蒙夫子諄誨因進一言於足下幸深擇焉

與戴鍾泉

昨日閱足下日記有卿雲士各有志之說弟思古人之爲是言者或其人甘心隱退不屑以祿仕詭之故爲是說非聖賢道中各有所志也子曰士志于道又曰志于道又曰志于學又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古人道與學合而爲一故其志不容其分分者非志也即非道也後世學之途歧或曰訓詁或曰詩古文詞賦制義或曰老釋或曰百家衆技靡不各持一長以鳴于世且以傲視夫端居守道者爲不足與言

此聖道所以日微異說所以日熾也自濂洛諸賢得墜緒於遺經闡發其蘊以詔後世非空談性命理氣也有天地自有天地之道有人自有人之道有道自有道之精微人之造詣不至其境不能知其精微也以端木子之達性與天道尚不可得而聞況下此初學之後生乎人每觀其言性道處不咎己之學不至而咎前人之說爲空虛支遠之談非人心之大惑乎況其言有關于立身居家待人應事者極多使因其言極精微而幷此亦不觀焉尚得謂之善學乎由後四子以達前四子則所學不有階級乎竊以爲舍此不志而以全力趨於聲爭衆好之場恐蹈前人逐末之譏也至卿翁所慮觀後四子恐于時文有妨此說殆不然後四子所言即四書之道

也時文以四書爲本其道豈有二說若後賢所言與前聖二道何足貴乎程子有云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持其志不爲之奪並行又何至相悖也弟自愧猶弱不能領其志之所欲赴人事紛擾恆懼無成足下篤志好學每媿弗如倘冀輔我所不及也卿翁志剛而氣銳其一種嚴厲氣象同人皆不及其偶爲此言殆亦足下責善太過使卿翁有不能容處故爲是言而不自覺其訑訑距人也抑知同人之望卿翁殆有甚于卿翁之自待仍望足下晤談之頃言欲婉令人易受意欲摯令人可親此亦變化氣質之一術乎足下以爲何如總之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斯道易墜同志難求少暇當走訪卿翁以罄悰之欲白也謹先布數語質正倘希教之

上成先生

數月來三奉手誨俱未修稟上復罪甚罪甚敬審道體康勝紫陽學則想當成書改定太極衍義我師錄曾否脫稿綮亨近來塤注日新格尙無間斷去冬允爲刪禮卿校二顧書琴翁先生又約充記室兩事交乘實無暇晷目下所急欲觀之書悉束高閣疲神讐校殫力書牘坐是終年毫無進益不過此心願學之誠但保其無少懈耳日記已有一冊無暇謄清少遲再寄呈批示前命摘論語數條教鞠初弟自媿中無所得未敢執筆今鞠弟又請摘小學大學數條教之愧懼之至不得已汲說四則意在切近不識當否謹呈誨正與鞠弟稱謂歷奉命改易今次恪遵靦顏之至

致錢伯聲先生

前奉賜復道德之光溢於楮墨并蒙獎勵拙句越乎恆泛捧誦之下想感靡已頃聞一麾出守棠任蘇台將㠯展布平生蘊蓄不禁爲吳人額手稱慶恨未能躬字下而被大澤也霑亨前侍鈞座從容聞先生述任常州時事惟殷殷於儲倉穀興鄉學二端厥後因瓜代期速未盡施行深引爲憾綮亨當時心極欽服目爲知本之論方今東南連年收歉西北尤屢奇荒天災流行不可測度目前急務殆莫若儲倉穀備荒爲第一事且蘇屬本係膏腴當視他處爲易謂先生㠯施之於常者擴充之於蘇去歲孫方伯曉示各屬屯穀之法甚善亦可參酌而行先生曾見之否又竊見庠序衰頹荒僻成俗禮

教散失爭奔成風古人蓋深憂之方今爲蒙師者舍幼儀而不講惟空言之是競幼年不知孝弟忠信長大而不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先生任常時嘗欲擇學中俊秀羅之署中講求教誨之法然後分布由城而及四鄉月有試歲有考此即明道先生之法而約之者也蘇屬文風雖較勝他郡然禮教發蒙之道不可一時不講先生知之稔矣但此二端均㠯得人爲上而以興學爲難得才華士不難得樸誠士爲難得樸誠士而兼善發蒙者爲尤難綮亨留心數年恆不數數覯近聞蘇州書局有潘允升先生（名欲進常熟人）常見其與敝友書極服其學術純正教人有法先生近在咫尺其人鄉望何如可訪而知之綮亨縞紵未通而神交有素倘先生有意興學與

此君爵之必有良法良友爲先生告也二者舉行然後講求重農養士之策卽富教之政何目加茲竊慮首府事煩署任日淺不能如願目償耳震亨迂疏無用坐困鄉里今歲在琴翁處襄理筆札事件兼讎校方輿紀要一書殊無暇晷理料切當工夫良用浩歎素承先生摯愛不敢目尋常通賀之辭上塵淸聽聊舉先生當政僅爲野人之獻幸勿斥爲僭妄也

致馮夢華賻書

旋里後於端甫兄處得讀去歲塗中書長言娓娓其苦狀不忍卒讀述懷文尤哀豔動人但願我兄常持此述懷之志堅其素信之守艱難困苦爲自勵之地不爲自戚之地則怨天尤人之心自泯矣窮愁輒發牢騷非學人之所宜故怨天者

天窮之尤人者人窮之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卽此旨也況古人之學愈窮則愈進伊川涪州東坡海外曷嘗少易初心哉是可取爲鑒也

與蔣紹由

三月中旬南中傳聞令兄靈耗羣相驚詫疑爲訛言嗣言者一辭乃知因喉疾殂逝殊令人慟惜不已與渥總角至好相契最深近年相與講身心性命之學獲益良非淺鮮方期白頭相聚各底于成乃中道永離同志凋謝助我乏人震之慟尤非尋常可比也前月二十六日同人設位公祭於顏魯公祠之旁室藉攄友誼用遣哀惝震有公祭文一首而於吾兩人交情未嘗道及公祭之文不得不如此也錄呈賜教便中可將令兄生平撮其大槪寄示震擬爲之作墓誌也震現與友人約將令兄致知交書於論學論文論詩之要語彙爲撰錄將來可爲遺稿中之一種其在山東河南者吾弟任之即數年來家書中有論及居家處事接物持身等類要言亦併錄之以示子孫其詩文各稿平日鈔有專集否南中友人屬題中有者甚多想稿中已有無庸另錄其存稿弟務必寶而藏之暇時爲之編錄成帙俟處境迴裕時卽可刊行以令兄之才之學傳世奚無愧色所恨者其學未竟其才未用徒令故人子弟掇拾其遺稿何不幸若是耶吾弟學力素尤精神完固望努力自愛以紹令兄之志非獨一人之私幸也震賦質素羸閔凶早罹年甫逾三十齒牙俱欲搖落耳目不及從

前恐亦蒲柳之先零者也中夜以思時用悚懼總之一息尙存此志不懈修身以俟其又何尤望弟時箴余之不及可也

與黃愼之書

疊閱捷音欣悉大魁天下我兄平日顯揚之志至此始償執事學養有素當此殊榮驟膺之日知必追念一門殉節之苦身榮而親不及見則不忍喜追念患難流離依人謀食飢寒拂鬱一身備嘗則不必喜又念此時宿疾未瘳氣體羸弱國家多事報稱良難則不敢喜人皆以兄爲多喜之日弟獨以兄爲多憂之日則胸中消去狀元二字知必不待二十年矣弟更有進焉顯榮者風勵之具也盛名者指摘之招也我兄榮冠等倫可謂顯矣名滿天下可謂盛矣竊願我兄爵位高

則心愈下名望大則實愈勉心下則謙德及人而人有所風勵矣實勉則學業愈崇而人泯其指摘矣況吾鄉士習民風均不如古現當衰頽之後得吾兄而一振之成法意屬目于執事他日文從錦旋願兄加謹于言動之際以爲鄉人師法俗薄也爲之以厚行浮也示之以實學衰也勉之以通經教用砥行立名兄只一言一行不逾時而里巷喧傳咸以爲賛狀元之言行若此吾儕可不亦勉是所施者寡而收效大而且速願兄留意焉某仰我兄虛懷若谷故不敢以尋常賀語進聊貢愚忱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想我兄必不見罪也弟仍客洪公處學不加進歲月虛拋愧對之至

致賛愼之

一別四年懷思曷已比想經綸文章日臻美富現已榮遷何職得交京華學識兼勝者幾人便中望惠示一二俾草莽中得聞其名亦幸事也錢公署任吳門昨有書來深以署內無能辦筆墨者爲苦頗屬意于鄙人而弟已應琴翁先生之招不能前去襄助甚抱歉仄弟息影故里深愧學不加進心中所欲觀之書與欲爲之事輒以應俗牽綴百無一成邇來于筆札外惟以鑽故紙爲生活覺平生之好舍此便索焉寡味此亦一人之私癖也兄得勿咲其太迂乎幼齡之殀吾黨大爲減色弟亦以人生百年如輕塵棲弱草必於此中卓然有以自立乃不虛此歲月觀此愈不敢自已矣紹由曾與通信否聞其近欲游洛不識已行未頃因煥文兄入都之便聊布數言藉抒積悃八月二十八日

答蔣又瞻書

來書有疑今之正人其子弟往往不肖是誠有之弟前亦有此疑以爲德不足以感化耶外人且聞而興起何況家庭以爲教有所不施耶疏逖且盡其懇誠何況子弟恆推其故不可得後於觀書時偶有所見乃知聖人亦有所不免者堯之丹朱舜之象禹湯均文王周公之管叔柳下之跖推而遠之三王後之桀紂幽厲皆以聖人爲其祖若父與兄卒不能感化下此者更無論矣顧聞數聖人不施教訓不盡友愛不可也詎非天性之薄甘以不肖自待耶是故有子弟而不盡其教者過在父兄盡其教而子弟不受者過在子弟何也父兄

之職盡而子弟之職不盡也司馬長卿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可見教之不可廢也而教之之法總不外身教言教二端矣二端盡而不肖如故只有委之氣化而已雖聖人處此亦末如之何也愚因推其與父兄相悖之由大凡苦約束而樂放曠人之情也子弟見父兄敬謹始猶畏之漸覺厭之矣厭心一生使於此時有以一二放曠之說導之其心如獲甘食美味遂猖狂恣肆一放而不可收束必至大反其父兄之所爲而後止是豈父兄之咎哉弟嘗思家庭之中只有情義二字此二字不可少有偏重情勝乎義則子弟日漸疲玩而無所忌憚如呂叔簡先生所謂情過乎義子孫之災是也義過乎情誠如來教所云執理太固則不能和不和則

情與理常格格不入殆能準酌乎情裁止乎義斯爲善處家者矣

答蔣又曉書

來教云吾人爲學自始至終無出與處只知一箇己便是了外有不合內求諸己又云其始不容有易事之見亦不可存畏難之見隨時隨事思其理而已數語尤見我兄近來造詣之深見道之確卽質之先聖先賢無不首肯也弟當佩以終身爲拜惠厚矣尊意先究心四子書思其理不得始參求後儒言理之書以求通再參以歷朝之史以徵實云云其意甚高弟學殖荒落無所師承何敢於此有所妄議然既承指教不佞似非以弟爲不足與言者若不抒所見以就正其何以報我益友乎謹以管闚於先儒者薈萃言之來論中後儒二字似未可儱侗涉覩如有宋五子直接洙泗心傳卽親炙聖人門牆雖顏曾無以遠過是以千數百年後遺經得以大明於世五子之功也其餘諸子純駁互見下此則推明之薛敬軒胡敬齋直紹洛閩他若羅整庵陳清瀾顧涇陽高景逸當王學盛時皆有護持正學之功然語未盡純後儒不無議論 國朝湯陸踵起天下翕然向學楊園桴亭布衣守道闇然日章舉無可議也弟竊觀諸先生論學之言皆以爲欲窺聖道必由程朱入手庶有頭緒有次第弟默坐時恆思其故以爲聖人之言皆言下學工夫無一高語本明白易曉卽不讀諸儒書未始不能明其理道及觀四子書時通曉者固有隔閡者亦復不少其隔閡者必藉朱注以通之卽自謂通曉者不過得其百之一二乃知聖人之言本徹始徹終一言而天下之理皆在初學卽一以知二而十未必知也百千更未必知也卽如大學之道三句中庸首三句論語首一句孟子言仁義利之辨皆四子書開章第一義吾人能窮得盡否行得盡否若非程朱言德言性言道言教言學言仁義至詳且盡後人不過得其一二而卽止何能望其有所貫通乎鄙意以爲欲究心四子書必先觀近思錄朱子云近思錄四子書之階梯也四子書五經之階梯也欲觀近思錄尤必先觀薛胡湯陸論學之言再讀近思錄覺有滋味再究心四子書益覺切有味再究心五經義理淹貫觸處皆通旁及歷代之史求其國家治亂之由人才消長之數以徵其實庶有頭緒次第矣至所慮蹈空曠滯之弊後儒中多有之非所論於宋五子明薛胡本朝張陸諸賢也其弊之始由於空談心性不事躬行言愈多而義愈晦愈晦則愈滯如有明嘉隆以後講學者是也我輩誠能虛心讀諸儒之書以求上達則不患此弊矣但讀諸儒書時尤有要者其書中言無極太極及性善理氣性命之精微處不妨且闕一邊先於切中身心事物處下手及至純熟其精微處自能知之今人往往見其言無極太極輒閉目掩耳並將切中身心之言一概擯棄倘得謂之善學乎程朱全書弟處已有昨於蘇門購得楊園集一部皆不能靜心讀之是大可慮弟思今之學者終身未見是書者多矣

我既有之而不能讀不自誤乎故此番歸去以期閉戶卒業仍求足下時策後效法古人直言規勸之誼不必同時俗隨聲附和之言則更幸矣來書言爲古文之法確切不易曾文正公文鈔曾於友人處借讀一過雄奇駿快其得力於桐城姚氏爲深誠不愧今之作者數十年來言古文者皆取法桐城方氏善言理故其文質直劉氏得韓蘇遺法故其文閎肆姚氏合義理考據詞章爲一視方劉爲文雅其論文之言亦多爲古人未曾道者時人每爲百年正宗良不誣也今之爲古文者閩王子壽先生外有張廉卿方存之黎蒓齋陳右銘吳南屏諸公其作皆未之見不知如何誠能貫穿四子五經及後儒義理之書以樹其骨沿及史漢八大家以正其體取漢儒訓詁考證之書以砭其僞再取資治通鑑、皇朝經世文編以發其光如此庶可從事古文矣然而難矣爲今之計惟有遵兄之教俟居積充滿再爲出售而已

答蔣又瞻書

來書云以先儒語錄律己則可律人則不可數語已得罌門爲己之要弟不自揣欲引伸其說足下其進教之歸意以爲人己之分即眞僞所由分也律人者僞也律己者眞也世之相率爲僞者眾矣假先儒之言文邪僻以欺世借干進以營私律人則苛律己則恕此風所由來不自今日始矣使知律己不律人之說何至久假當歸末路敗露乃自有此輩而世人遂以性理之書不足觀理學之名不屑道甚者甚有歸咎於先儒之書者可不欺誠意始獨惡之近年略涉洛閩之書始知眞者萬變不磨僞者一顯即敗其所以敗者自取之也於先儒何尤大凡爲學之初形諸口者僞也存諸心者眞也潛求道理者眞也計及功利者僞也勉爲其眞力戒其僞取時人之僞者爲炯鑒眞者爲師資第默辨於心而已亦不必臧否於口也由是伏而誦仰而思以期有獨得之效而明夫聖賢之理迨學成之後始可以其學說詔當世彼汲汲表襮者亦非也故讀儒先書時或有訕笑者非計也譏刺者非恤也即執義相難皆以指摘者亦笑而應之何也德未足以服人學未足以勸眾徒事口舌以爭亦祇自勞耳即與之爭彼亦未必衷服惟有使之自悟而已此足下律己之說弟有志焉未逮者也且夫先儒語錄非他也吾人束髮讀朱子集注集注者集諸儒之精意以注聖言非皆先儒語錄乎讀集注而人不譏之觀語錄則譏何人之不達若是乎特以語錄中雜出門人手記間有疵處及宋以來講學家私立宗旨邪正互出須具卓識以分辨之庶得其要此在學者自爲功耳人往往以此訾先儒是誠不可也大抵吾人爲學分一心之眞僞爲先辨學途之是非繼之學途正則心不雜而路不歧庶志之所向始易到不然域於一隅終無進境且將入於僞而不自知也弟幼而失學長而謀生賦質又極頑鈍精神不能振作心有所期往往半途即止終身無成已可自決然猶不敢自爲暴棄者妄冀求道理少明於心則幸矣惟冥行索

釐毫無所得自愧行復自嘆倘能假我以優閒歲月閉戶潛思十年或可少有成就假此依人碌碌欲望學成難矣總之一息尚存此志終不懈也因足下論學至此胸中有不容已者故傾肺腑而出之凡此之言皆弟能言之而未能行之者不識尚當尊意否仍祈教誨時教不逮幸甚不宣

失題

捧惠得足下持志之堅進德之猛形於楮墨弟自問竊有不逮欽佩無似承示孫仰晦先生語四則精實之至已略窺一斑其答劉薇園末流立教之弊語出陸清獻學術辨中清獻宗朱之學極爲正大先生殆折衷清獻故立說頗近之弟竊以爲當今當以反經爲第一義近讀楊園先生集內有經正錄一卷係集朱子訓學齋規白鹿洞學規溫公居家雜儀呂氏鄉約四種附以學規弟擬集貲刊刻足下可助我成之此書可以律身可以教子弟言簡而意精且有次第倘有所興起則今日之刊未始非一陽從地起之象兄與弟即先附於庶民之末可也

失題

辱示家祭儀節感感弟於禮經茫如隔霧未能窺見先王制理之精意何敢有所輯錄第以長老無存隨俗悖古不慊於心欲稍稍納身軌物冀免虧辱之患藉延門祚之衰而已今足下欲弟輯錄成書是期以有所論說則何敢也居今之世欲挽回風俗非一大强有力者不能我輩能與二三同志隨時隨事講求或者漸推漸廣此我輩之分亦古人之心若輒立說挽俗雖有心於世道人心而學識疏淺與不知妄作等適自取詬病耳與足下同留此志以有待何如足下近讀朱子年譜想是王白田先生編輯之本王氏一生精力在年譜一書洵朱子功臣弟讀其書竊窺其本恉以爲陽明晚年定論一書而作也陽明顛倒朱子之說以中爲晚以晚爲中附會其良知之旨謂與朱子晚年同也明季 國初諸老雖昌言排之而學者究未識朱子爲學次第自白田先生書出而學者乃有端緒可尋今之讀其書者咸知朱子之學至四十而始定悟中和舊說之非一秉程夫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以終身故四十以後其論大醇四十以前尚不免小疵也足下讀時其驗鄙言然乎非也幸賜教又辱詢答何叔京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二語弟何足以測先賢與義思之良久殆謂良心即孟子所云仁義禮智也發見之微即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初發如乍見孺子入井不忍觳觫之類也猛省提撕即且晝所爲不梏亡其夜氣常存此固有之良心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亦此良心也晚年定論弟未之見竊疑朱子此語必爲良知家所尊奉蓋此語向裏切實言之絲毫無弊若近外腐說易入頓悟之境朱子四十以後便無此等語矣妄見如此足下幸進教之

濟故武功將軍京口協副將張公家傳

公諱攀龍字淩雲上元張氏始祖諱天與 國初自徽賈金

歲遂家焉豐於財會祖芝蕙好施與納貲爲貢生應省試屢薦不售家漸貧祖永清乾隆間武舉人父萬春嘉慶戊辰武舉人任平望營千總生三子公其次也天資英敏嗜讀書童子時即㠯節義自慰嘗稱岳武穆文不愛錢武不怕死二語萬春公盜案被議誡公非習武藝攻文事強諧之時公已陰習弓馬嫻熟乃潛應武試入府學萬春公聞之歎曰命也道光己亥中式武舉人材勇魁其曹未幾大西洋英吉利國以粵東禁煙土事踞香港犯定海踹乍浦闖入吳淞陷鎭江進逼我金陵當是時大臣方議撫總督牛鑑將投書夷船無敢往者知公素以膽著乃遣焉比至夷人用長組縣繫㠯登將及舟故迷之公顏色不變對紅色酒飲之以刃貫肉與食公殲之略無懼意夷偉其勇三往撫事定賞藍翎五品頂戴隨欽使伊里布之粵議事夷常招之飲歡甚與夷言率上國忠義事夷愈敬慕贈異物以別歸授松江千總尋解洋餉入京試放　賜錦緞二匹署督左營守備城守營都司歷補崑山三江蘇常等營守備巡洋而獲巨盜數十署平望營都司瓜洲營遊擊兼巡鹽務獲私梟百餘補嚴州都司當是時賊首洪秀全率其黨踰嶺浮湘而東上游戒嚴總督陸建瀛以公有膽略調充營務處率水師隨往九江師左次飭駐東西梁山獄築壘移駐下關賊截江下趨省城陷以保衛丹陽常州疏上巡撫楊文定檄移堵焦山自造大艇快船助戰有功加副將銜換花翎授蘇左營遊擊是年外夷乘亂沿江私設輪舟捐釐苛斂殊甚公持和款責之令出所捐銀助餉夷頗憚服是時賊以鐵索橫江拒水師公駕快舟斫斷之日要戰于鎭江瓜儀之交多所禽斬署京口副將大府㠯公熟兵法或機要務多殷殷下問公亦誓死報國盡心匪懈不分畛界每戰必先督戰聯語激天驕畫能如我蓋世功名豈讓人聞者壯之同官嫉其聲威出己右每陰中㠯禍公亦不顧也瓜洲賊出略地江岸民數百趨螞蟻腰躡江呼救公將出戰同官曰非水師責也公憤曰土王土民王民坐視不救吾不忍爲也遂持大刀麾眾百餘登岸逐賊四里許斬七人至五拔橋遇伏賊以火鎗環擊之受二十八創墜馬倚河崖死之麾下卒多殉焉得其屍僵立如生咸豐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一方公陷陣時同官旣莫出一旅援救及死以越境貪功上聞亡何揚州大帥託明阿以死事入告得旨優卹給雲騎尉世職同治七年入祀本省昭忠祠嗟夫自來名將相埒之地猜謗眾忌嫉敗人之勳業有所不辭微　天子明聖嘉卹行間將士公之忠不幾湮沒已哉當公駐師焦山賊中流言戮公全家公齋戒素服密遣人入賊偵其實知城未陷時已爲人援出遂迎太夫人等至江陰歎若更生公配董夫人生子一名全珍邑庠生襲世職女二長適天津鎭標遊擊周得雙同治三年四月攻丹陽傷亡次未字而殁公殁後瓜洲賊時見公素車白馬往來江上遣兵發矢中傷者多以疫死賊相戒避之同時千總李朝綱公都將也聞公死乃匹

馬岸瓜洲賊壘殺賊力盡被獲受酷刑而死人尤以此重公爲公精卜筮每神驗里中稱公事多奇識自有知者余不亦復敍云

論曰余嘗聞長老稱壬寅英夷之難儀徵公以一武人崎嶇其間卒令島人敬慕非忠義之氣有以感之歟羣盜披猖東南崩沸公目舟師扼焦山賊帆不敢下功亦偉矣及盡命疆埸忌者尤排擠之是島人之不若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清故贈封修職佐郎處士戴君家傳

六合之戴其先世居徽之休甯陸阜徙句容之柳橋南宋末有諱思明者官合人慨宋室之不振有憤龐老遺安[illegible]公歸去之義棄官隱六合之廣洲鄉竺塘里宋亡義不仕元朔率子孫力田務誠勿習詩書文辭與有司試故戴氏數百年來專事農業十七傳至於君君諱廷棟字乾林曾祖尙國祖思文父之周皆業農之周公幼頗嚮學以無良師友無所就生子六君最幼年十二而孤隨諸兄食力田中及冠諸兄謀析異君莫克諫止悲號特甚粤寇之亂避兵如皋時其子玉成甫十歲君嘗延族人悄於禮痛父學未遂身不才乃憤然爲子求師聞東鄉張先生善教人命往從之爲相距百里許非歲莫不令歸省及其客蘇州也亦然歲誥脩俸衣食四五十緡力不繼則乃爲人傭工以贍之又不足粥田佐之如是者七八歲迨其子成立補學官弟子員能養親而家業蕩然矣先是族鄰以君教子故或非議之君曰令兒就一藝易耳第

吾家詩書澤久絕兒能勤學教成之以光大先人吾之願也雖寒餓吾誠安之公等勿復疑自是人亦少少歎服爲君性嚴正而仁厚處族鄰盡義身雖顚危不徼人援拯亦不乘人之危以營其私族有嫁娶喪葬乏資者必多方措助曰不足濟爾急盡吾心而已里中俠少或挾勢力淩人每抗聲據理折之無敢强持者遇游蕩少年必諄諄訓誡人多畏而化之又以儉朴爲家人倡華服珍食終身未一御雖粗糲至變味猶不忍棄一布袍衣三十餘年至破壞猶非舍玉成事親極色養每飯必進肉食君常剩其餘餉塾中弟子客至輒減食款之情親衆盡嘗訓玉成曰友當交有學行者輕濁子勿與近教弟子當時懈誤之汝誠善訓誘人甚於官之榮我多矣又曰汝能善養我不願汝祿養也於是玉成愈益謝敎遊君敎時論課授之法而力行之君亦願而悅樂爲君嘗慨族戶數百情渙莫相維屬思建宗祠修譜牒立條教與族人約勸宗睦以教族中子弟廣蠶桑之利以培本務勒石於祠以表族人之死難守節者春秋祔祀之皆未及施行而君不幸卒矣君卒以光緖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七配葛氏生子三女一長次子及女皆幼殤存者即玉成玉成字逢泉賢孝而好學能繼君之志者也

論曰宋劉居正課子嚴或曰君一子宜少寬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時歎爲至論君一老農教子力學於流離瑣尾之際爲人所不能爲雖飢寒困辱百挫而不奪其志卒就其子

爲宗族之光又不希幸其祿仕切切焉以勖教誨睦族姓爲先務其賢於今之人也遠已

淸故孺人顧母芮孺人家傳

金陵顧氏自文莊公顯季以科名著述顯於時後之稱文獻故家者必推顧氏即今花盝岡遯園遺址是也七傳至逸上公公諱人龍江甯名諸生性剛直守正不阿鄉里有犯義者多憚之其詩賦經義與當塗馬鶴船壽齡上元楊樸菴長年齊名山陽范詠春煦嘗稱逸上爲仙才其推服時流若此孺人即其妻也孺人芮氏家世耕讀居附郭之安德門孺人溫恭儉約年十四字顧氏十五喪母理家政內外秩然有緒是時顧氏家中落逸上公遊學四方遷延十餘歲始舉婚禮孺

人年已二十又八矣孺人謂公曰遊學無成業不尊也貧賤人之常矣曷奔逐謀食爲妾以十數年紡績所畜合大人匳贈計八百千君勖學妾努力堂上甘旨何慮闕乎特患君志不篤耳公感其言乃閉戶授徒勵精學古凡門內事孺人力任之無難色亡何舅沒二子連殤孺人患逸上公哀慟殊過往往陽抑悲情以諫慰而陰自戚焉自是胸隔膺痞患孺人不以語人也癸丑之亂逸上公卒孺人奉其遺象出入鋒鏑十餘年迨其孤我愚長成付之曰吾艱難出此者俾汝異日知汝父形容也馬公鶴船紀其事謂公有婦非溢辭也孺人以光緒三年三月初五日卒年七十有一疾革之夕召子婦至榻前誡之曰勤儉者萬事之本吾生長田家故樂勞茹苦處之若素每見奸逸與奢者必遠之絕之深惟中其習而不自知也爾等體此志以教子孫吾之願也孺人暮年強力踰少壯每操作必先我愚數進諫欲畜奴婢孺人斥曰吾爲汝家婦四十餘年逮事汝祖十年事汝父二十餘年未嘗一日使奴婢今家貧甚于昔爾才非汝父若是何以對汝祖父乎後歷艱勤終不許前四歲我愚以目疾廢家益困孺人憂憤倍至老疾時作而不欲休坐是傷於勞而疾不起矣孺人生子四幼殤二次我愚字伯彝庠生勵品積學病廢于家娶陶氏次長庚殀于江北孫良箴良範孫女一字鄒氏伯彝撮其言行屬友人羅震亨作爲家傳以詔後之人

論曰嘗同治癸亥甲子間余與伯彝從戎江上時聞稱述先

世事及孺人賢行余每登堂修子弟禮竊覵孺人舉止蓋古孟德曜之流亞而其患難流離教子成立其艱苦殆又過于歐陽母也惜乎伯彝之賢以疾錮終身不克光大先緒天道其猶可謂乎抑仍有所謂遲速有待者乎姑存以驗將異日焉

無錫許君家傳

君諱成平字庶卿許姓先世有忠勇者爲前明鎭撫將軍自江陰徙無錫之禮社遂爲無錫人曾祖交泰副貢生祖煦國學生父本仁附貢生候選訓導世傳孝友族鄉稱焉訓導君有子五君其季也君幼秉至性七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十歲仲兄授以經即能刻勵聽誦及長聞孫仰晦先生館學有

宋諸賢躬行不怠往師事焉於是學大進先生諱希朱邑中咸稱孫孝子者是也訓導君有疾適君試於郡未畢亟歸書館爾日夕侍湯藥惟謹嘗夜禱中庭刲左股一臠煎湯以進及訓導君歿喪葬一遵家禮庚申春金陵官軍潰賊下趨蘇邑蹂失富者或遁貧者或不得其死君親目時事慨然曰國家二百餘年養士之恩至此始獲報吾輩上不能靖疆埸以紓主憂下不能固一方目衛家室如處生何乃偕族人以大義喻里中父老子弟醵貲募勇設禦當是時龐公宗大爲團練使甚重君凡有請悉立應亡何常州不守寇益張所至瓦解及邑垣陷君猶率鄉兵守禮社諸村屢戰克捷賊怒之悉眾困我勢不敵君見事無可爲與伯兄雲卿同時以殉其

妻蔣孺人復罵賊被創挈一女投水死咸豐十年七月初六日也嗚呼自粵匪洪秀全肇亂十餘年士大夫激於義憤而慷慨以死或併其父子家人一殉者何可勝道豈皆必有爲而爲哉殆亦迫於所學之不容已耳孺人性行溫恭克修內職年二十一歸於辟饋爨必躬盡數無懈家無少長咸愛敬之孺人與君同歲春秋皆二十有五事定奉旨入祀本邑忠節祠其子汝琳追述遺行徵文於時

上元羅震亨曰余嘗過錫山聞有孝子孫先生心竊儀其爲人及讀先生書歎其學行之純備知必有繼其志爲斯道光者今觀君與家人之所成就信已士當未出時與並世君子交遊稔晰義命即不幸猝臨大難仗義報國死殺致命始信爲學者所有事也古之人成仁取義詎異此哉士君子亦難其所學焉已矣

貞烈女駱張氏傳

光緒三年十月十日里中喧述城北烈女殉夫事羣相咨嗟竊訝目一微寒幼女蹈義若斯之篤良非易得也未幾友人常君思復高君垣以貞烈女事屬爲傳按女張氏年十二字上元駱繼元爲養媳舊俗母氏貧且微者女未笄遣適外家寄養名曰養媳及期乃卜日成婚禮焉駱亦貧甚夫幼獨其姑趙氏挈子媳粥爾蓋於市爲生女性孝謹姑愛之等於子三人相依幾幾也二月繼元病將死悲母老無目終天年女曰妾在君勿卜繼元死女母傷女並寡將圖改字止勿易服

女乃長號痛母之不諒人也以首觸柱死久復甦卒易服葬繼元日女送之墓指其穴曰留我餘地死則同之女自夫歿悲寡姑失子身失夫形影相憐弔惟益日以事姑爲事居亡何母數來迎女虞母奪其志往輒歸有頃又迎之且屬姻黨告以意女知事已決度姑老且弱終不能翼覆之伺姑出閉戶縊死年十有六於是常君約里人合詞籲當道奏乞旌表以維風化

羅震亨曰吾鄉殉癸丑難者節義甲他郡薦紳先生樂道之余觀女所居與昭忠貞烈祠頗近每春秋士大夫行禴祀禮必經其門女豈緊慨然而有慕歟不然以市井弱息非素嫻禮教者何成就若此也嗚呼秉彝之良有觸必發風教之入

人心在上者胡可一日缺哉

先君行畧

先君諱芴字心魚一字實山上元廩貢生家故貧刻苦力學篤於內行常留心經世學十應秋闈不遇泊如也粵賊難作圍江甯邑令劉公同綬延先君助守北城城陷以王妣故未死尋奉王妣輾轉脫賊中避北鄉數獻策大營於是向公榮檄同北鄉紳士募水勇石埠橋截賊下游以張守府星五佐之未幾軍乏糧賊衆大至軍遂散己未避兵蘇州時曾總領秉忠仿造楚軍舢板戰船先君上克復六合策庚申二月杭州陷先君上防湖策中丞徐公有壬方伯王公有齡咸嘉賞焉而卒不能用嘗有詩云自笑書生一得謀綠沈槍裏殺同仇年來幾度芻蕘獻徒有虛辭道路收是歲閏三月避難避江北目擊時艱私憂竊歎於荒江之濱著清淮團練籌餉二議因時立論不事空談擬上之當道未果辛酉多捐輸軍餉得職教諭從事浦口水軍襄贊營務同治二年六月卒於軍九月將軍富明阿以在軍積勞病故奏請從優議卹奉　旨得允先君語時事輒義形於色感憤至泣下性戇直所如每不合故以顑頷終嘗患痟疾歎曰天下瘡痍甚吾身能獨安嗚呼是可窺先君志矣先君之學邃於中庸一書窮究天人性命之原剖析毫芒當時頗有論說惜兵亂俱燬遺養一齋詩古文稿二卷乃震亨輩蒐防編錄今藏於家其子震亨晉亨鼎亨俱學官生

亡弟捷三壙記

同治十有三年六月四日仲弟晉亨病歿余時客常熟未及面訣目不瞑歸則憑棺寓哀而已嗚呼痛哉弟少余一歲卯角丁離亂纍失怙恃與王妣孤露相依撫幼弱弟妹偕嘗人世之苦弗辭也弟性孝友家庭內外無間言幼好學先公愛之避兵江都遭父喪寶應劉公瑜招之家讀書遊心巢成先生門得聞儒先爲學之要學益進踰年母喪歸戊辰與余補學官弟子再試於鄉再黜屣益專致於學去多患咯血數月易喉癰仍不輟歿前月讀孟子養性事天一語有得箴以自儆蓋已疾也而竟不能惜哉弟胸懷高潔不受表襮待人外和內介兄弟中惟學行相砥余客外嘗以忍讓和謙規余嗚呼以其已能勉余未能愛兄至矣弟於學畢能窺塗徑以學未成不遑立言偶寄志於詩不自可意故存者鮮將編之附先公遺稿藏於家先公姓羅氏諱芴字心魚弟其次子諱晉亨字捷三卒年二十八癸丑之難賊脅先公叔父林甫公以王妣故代兄死事詳家傳先公感其義以弟後叔父遺命後世厚次房家貧弟未娶以余次子運綸嗣焉先志也七月十二日葬地棲新塋酉山卯向世系詳家譜茲不著著弟之大者辭諸幽嗚呼吾弟齋志歿知與不知靡不歎惜使永其年所造詎可限耶昌黎之言曰生而不淑誰謂之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吾弟淑而夭矣其不朽安在哉此余之所以慟也

同治十三年七月日伯兄震亨拭淚謹識

祭仲弟文

年月日伯兄震亨揮淚致告於亡弟仲子之靈曰嗚呼吾弟生而聰慧無少年浮薄之行而致短命何耶抑天耶抑人耶抑理之無憑而數或爽耶汝兄德薄迭嬰憂患上天降罰仍不已不加于其身而戕吾弟天其何意耶憶吾與弟幼同寢長同學出入食習與涉流離艱苦之境又無時不同癸亥之歲吾父歿吾時年十八汝年十七吾從戎江上汝讀書賓興劉氏而形影始分明年江南平吾奉母還里又明年汝歸自賓興而形影復合於斯時也吾母與祖母先後棄養吾與汝孤燈相對風雨淒泣釜冷竈空愴焉莫顧不復知人間有欣幸事旋余謀食無為州越三載歸與汝應童子試同列名

于庠肄業講院相與砥學勵行余用是倦於遊依觀察洪公汝亦以課徒資助余如是者又五年去年叔弟入邑庠喜曰羅氏衰久矣今吾三人得為士殆將盛之徵歟余深感其言今年正月五日太守錢公招余之常熟汝率叔弟送余至龍江關舍淚別嗚呼孰知是日乃吾兄弟永訣之日也倘知汝夭雖飢寒立至吾不能舍汝遠遊也二月得汝手書知汝咯血證復舉以為汝壯年勤學適然耳但得習靜可愈也繼聞汝血證愈而喉證作余心憂焉欲歸視汝又得書云病間矣再得書歸而吾弟已不及待矣大抵甚於人者不欲遽言其病狀人之情也孰知竟以是成證耶嗚呼痛哉汝年才二十八耳質美行完志已異俗使天假以年孜孜為學孰敢限汝近年頗變然有遺世志乃摧折其命使之無成不亦酷乎嗚呼十二年來家庭慘變為人世罕遘之苦余與弟皆一一身歷自知哭泣憂傷非永年之相而孰意弟乃先吾若是之早也豈不痛哉家貧弟未娶年來議多不成弟嘗曰三十有室古禮也娶不成不患無室也弟雖言此兄負先人多矣今遵吾父遺命以次子惠綸為汝後奉叔父祭祀少慰先人泉下汝所為詩文將為汝編錄附吾父遺稿後藏于家俟汝子長成以汝手澤悉付之俾後人知汝苦心或承汝志也今卜新塋于地樓之側斯地也近帶清涼山色自昔為名勝之區南瞻牛首吾先世之邱墓近焉北眺棲霞吾父母之邱墓亦近焉汝在來斯際當不復憂矣茲于七月十二日卯時安

汝於此嗚呼吾弟止於此耶汝年二十有八載全受全歸已無負於斯世矣所惜者家業摧頹而莫振子弟愚懦而無成門祚益衰中興何日余哀惜詎有已耶自今以往兄不敢復遠遊矣行閉戶自勵教弟教子期振先緒茹蘗飲冰有所不辭藉慰汝九原平昔之心嗚呼弟如有知當亦不能忘情于兄也嗚呼哀哉尚饗

公祭蔣幼瞻文

嗚呼幼瞻人之生也每患不才狂也而為世嫉狷也而為時摧苟非瓌瑋奇特之質進旨中正純粹之詣奚能獨立而徘徊在其人矣不目之陶風範俗為世倚賴而使之丁年夭折抑獨何哉豈蒼蒼者之好惡與人世迥別而將明愚智一例

目內諸廛埃翳君之生平少丁乎兵災流離瑣尾飢寒時來獨與其弟窮年探索而學境日闢及由商邱而歸試也才名已冠乎同儕惟上慕乎古之作者不屑屑於俗尚目自眨丰裁乃北陟泰岱南游衡湘西登黃鶴之高東眺滄溟之廣其高志遠識成寄託於詩牌故意氣所至凡掘軋礎數者望色而自姚形骸而君復斂抑謹退悔空言而求實詣於是精思力踐閩洛關之書乙亥之歲君膺鄉薦同人舉手加額謂吾道將振夫衰隤乃別踰一載訃來金臺悲南中之故友聆噩耗而疑猜嗚呼幼瞻何命之薄耶一蜚乍起而際此氛霾惜美材之未用而齎志終古徒令後之人讀其遺稿太息而興懷豈古今人士宜庸庸自待而志行稍高者天必奪之而藏埋若是則爲善何以勸而異說詖行充衢塞巷又待何人而轉回此理之不可測而數之不可推嗚呼幼瞻死生之理雖古之達人不能忘情於此際況吾儕年俱少壯而道誼交久一別不可復見能不追慕平生之勞勞而一灑餘哀臨風遙奠歆此羞醻

成鞠初哀辭

同治壬申春吾師心巢先生於江甯書局遘母喪鞠初侍其母夫人蒞此年未冠舉止恂恂最與予仲弟善而親予落然也越二歲仲弟歿又三歲予因事之寶應館於先生之家始得交鞠初閱觀鞠初部署門以內事及早夜出入定省親膳服勞肫然有情文而不督于素爲人謀必忠心甚敬之先生命鞠初執弟子禮見予予愧不敢承既固辭不獲謹受命予歸後數通書問具問鞠初居里閭授徒時就溧水沈君講習小學四子書學益進予深爲之喜某年月日得馮君夢華書則鞠初於八月十四日暴卒矣嗚呼數年之中喪余弟又喪鞠初率目少年篤學齎志長歿甚矣人事之多變而天道之不可知也先生老罹茲戚鞠初兄漱泉益悲悼不可言異日一舸謁師門過甓川八寶湖傷舊遊之不再登先生之堂與先生漱泉相覩泫然涕其有極耶乃哀之以辭以寫予悲辭曰

橫覩兮嶷嶷嚼好脩兮不移韜瓌寶兮篤踐行翩發軔兮夕止之胡皇天之不弔兮畀斯人以短期慟予仲其亦然兮夭罔同此遊涸信顏夭蹠壽之適然兮究何勸夫薄時理不可目常測兮變者雖聖弗能知苟弗虧夫倫紀兮命雖促而心進較庸庸之寡識兮即夕死而猶運齊彭殤而一覩兮得順正其奚悲

羅氏一家集卷四　　金陵叢書丁集之十九

上元羅晉亭

惜玉吟（辛未）

荊山毓靈秀閉氣何蒼蒼中有希代珍含輝常呈祥獨抱高
世節恭作珪與璋豈謂空谷美不隨貢明堂但恐非眞賞毀
棄同鐵黃僞忽賤工來雕琢使我傷早知遭物忌悔不秘其
光回瞻奇峰處秀失南斗秀吁嗟天生才位置誠茫茫惟有
一隕涕太璞當愼藏

春恨

風雨一天至登樓滿目廢鳥呼荒寺晚花散故宮春寂寞城
邊路淒涼劫後身憑軒獨灑淚無處不傷神

海內誰知我襟懷時獨開感深休舞劍愁永強停杯身世貧
乖病功名發未灰請纓何地是惆悵寫餘哀

自顧歎無策終宵每斷腸酬恩悲父母報國恥文章夢遠懷
人苦燈昏照恨長悠悠故園昨時抱杜陵傷

暮春出太平門過舅氏樹棠山莊

吟鞭緩緩出山城萬路蒼涼一望平古冢衣冠餘宿草荒祠
松柏有號鴉幾重山影分襟淡十里泉聲到耳清爲上春愁
消不得銀尊須向酒家傾

小隱林泉氣自超村邊雞犬樂偏饒雲山疊翠圍茅屋野菜
舒黃過板橋麥浪千畦鳴雉雊菱塘幾曲放魚苗此情令我
忘城市始識仙源路不遙

新秋游鍾山

孤峰高聳雨初晴醉策疲驢磴裏行百丈泉飛衣上擁幾層
雲出足邊生荒坡日落松濤壯古道人歸鳥語清我欲結茅
臨絕頂晨鐘洗盡古今情

後湖晚眺

清波如鏡浴殘霞秋老寒荷水一涯我欲買舟浮上去可堪
殘壘白蘋花

登翠微亭

獨向寒山冷處遊孤亭一角枕江流丹霞散綺千峰暮紅葉
如花萬樹秋振袖始知天宇窄盪胸常覺海雲浮何當五嶽
尋蹤去好與名山訂約酬

秋夜

兀坐無良伴挑燈情默默推軒涼颸迎月色向誰白四壁來
蟲聲爲我長悽惻那識悲秋人此際聽不得

詠松

百卉感淪落孤松獨挺姿豈謂得天厚雨露有其私昂然涸
世中後彫自致之風雪雖嚴厲枝節誠不移東君任管領榮
枯難主持桃李與蒲柳安可共等期

春游嘉定（壬申）

洗盡征塵已數稍亂餘歸臥石城旁那堪忽泛吳淞楫江水
爭如別恨長

與射湖潘子芷洲宿下關

落日下江城寒潮夜半生酒家燈影黯荒戍角聲淸昭諫初徵逐安仁話性情永謀不能寐枕上又雞鳴

出吳淞口放歌

孤蓬未曉明朝霞寒潮滾滾來無涯今我不樂至海上抉眦四顧空吞噬洪濤鼓盪更山立海門一綫相呼吸直使詩人百感生坐對蒼茫歎愁集聞說騎鯨事最奇我欲騎鯨鯨不爲之騎又聞釣鼇竿在手我欲釣鼇鼇潛走且向中流一叩舷黃河之水百折來濺濺不願姓名萬古在人口安用垠右深刻銅柱鐫但願長臨萬里流洗我胸中之煩憂濁世乘除都莫問任他泡影與浮漚歌聲未竟酒復進一吸三百心何求惜哉獨飲情不懌遐思劉伶與李白倏忽翛然大笑攜手

來與之共飲忘世隔酒盡更將大海吞直把天地爲酒尊那知酒渴不我醉令我眼界小乾坤狂言豈懼水神怒高吟轉恐波臣怖杯底原多今古愁世人那得知其故西望三山張我颿慰吾曼倩平生慕大嚼蟠桃去非還往來路鶴瑤池路不料神山風雨來遂令靈境迷煙霧太息仙人不可尋蓬萊縹緲嗟無渡惜我乘槎去向東回頭再卜長風迴吁嗟乎年少何須感慨多成連未返自琴歌詩成一嘯將詩擲驚得蛟宮水不波

滬上送潘芷洲之南匯

去歲天南乍見時淮波江水是相知今宵海畔分襟去腸斷離亭笛一枝

夜雨懷芷洲

揮手長亭酒一巵海濱相送去何之雲間春水婁城路愁絕吳江夜雨時

夜抵婁江

寒燈如豆冷篷窗愁聽吳兒笛裏腔潮落酒醒人語寂步隨孤月到婁江

蘇州夜泊

蒲帆一夕到蘇城借我重來事事更（戊午歲曾[illegible]丙皆此）艤舫夜深涼燭影寒山何處起鐘聲臺空走鹿吳娃恨月落眠烏楚客情莫問當年名勝處瀟煙芳草自縱橫

遊虎邱感懷

劫後吳閶異昔時十年重到惹相思鶯花空富眞娘墓杯酒曾尋短簿祠幾度春風懷舊夢孤舟夜雨助新詩今宵暫繫胥江柳消瘦何堪折一枝

阻風

風雨連朝滯客行柳絲無處不牽情定知今夜吳江夢遙逐寒潮過石城

淸明泊小河口

漫天風浪款歸舟桃柳無情動客愁手折一枝何處寄瀟瀟春雨滿江洲

京口阻風尋甘露寺

天阻歸人路愁登江上臺山風驅石走海雨捲潮來很石留

遺恨投鞭亦可哀我來一憑眺孤抱向誰開

望金焦

行路難如此迴看風更狂濤聲撼危石塔影瘦斜陽孤棹吟
情迥空江襟被涼那堪相望處欲濟水茫茫

來往不知數此間纔一游（自戊午至壬申歳屢經此）兩峯荒樹晚萬派海
門秋楚客舟空繫吳山雲正愁老僧應笑我飄泊等閒鷗

題梅花籃

骨格嶙峋不畏寒空山作伴祇幽蘭笑他百卉爭春色豈有
東君冷眼看

遊莫愁湖（癸酉）

四壁山光檻外流招涼人到勝棋樓恨他湖水無情甚只洗
繁華不洗愁

爲友人題獨立圖

踏破芒鞵意氣雄燕雲北望憶關東孤塵洗盡襟懷淡萬里
歸來眼界空好把乘除收扇底莫教磈磊在胸中從今始識
無涯遊獨立蒼茫託素衷

送蔣大幼瞻蔣二之無錫紹由之歸德

逐逐風塵百感生新詩勝卷共長征孤帆夜月吳江夢匹馬
寒雲艮嶽情愧我遭逢琴欲碎悴君慷慨劍常鳴那堪又作
鍾陵別煙雨秋江雜雁聲

再送蔣氏昆仲

驪歌唱罷酒初闌一片征帆下急灘惆悵勞勞亭上望滄煙

破柳不勝寒

寄曇心巢師

細數離愁幾萬重音書懶寫託歸鴻年年夢繞吳江水幾度
南湖煙雨中

江南江北數峰青多少離情夢未醒今夜秦淮明月冷不知
曾照問漁亭

題釋心印月山房圖寄曇心巢師（丁卯）

一曲瑤琴萬籟聲神遊仙島月三更壺中風景無邊好山下
寒泉澈底清仙骨鍊成原不老凡根洗去即長生十年未醒
紅塵夢空抱梧桐立證情

晝永亭深一炷香化機妙諦靜中藏目能定處乾坤大心到
閒時日月長仙露明珠磨不染鏡花水月意俱忘何當悟得

無無旨跡象雙清問帝鄉

回首天涯憶舊游金丹一粒可能求蓬萊咫尺仙人路松菊
荒涼明月秋醉倚白雲歸閬苑笑騎黃鶴到揚州他年風雨
邯鄲道還用先生借枕頭

搖落

江城搖落又秋風霜急天高送塞鴻自有文章驚海內何須
聲價動王公登樓王子幾行淚投筆班生萬里功安得雲帆
濟滄海街生壯志未終窮

秋感十二首（并序）

西風滿天涼月在地偶懷舊事鬱鬱不歡挑燈兀坐萬緒

杳來噓僕本恨人何堪遭此時宜不合原多騷客之悲敦厚有傷敢背風人之旨學句本同語錄消愁未免忘形歎枚叔之生涯本多抑鬱豈杜陵之詩句大半牢騷走毫賦此聊抒所懷

浮生泗跡感蜉蝣碌碌無奇等眾流一去臨湖曾託足三年淮海恨登樓立名羊叔還增慨行路安期始欲愁今夕秋風天末起不堪詩思泣江州

長夜茫茫讀楚騷布衣豈敢老蓬蒿雲迷遼塞魚書斷月冷空江雁陣高烏鳥陳情悲李密蓼莪抱痛愧王裒惟餘一點桑梓念說到淵岡首幾搔

回首良朋已舊痕巴山昏雨最消魂久隨夢得開詩社（郡將客齋）

曾與馮生共酒榭（郡夢樂）詞筆飄零緬雪苑吟裴蕭瑟感西園笑余絕似羅昭諫一味寒酸寄白門

舉杯看劍太蒼茫地棘天荊味已嘗媚世野狐多變化吠人猘狗總猖狂身居宦海腰須折徑捷終南足易傷惟有梅花偏傲骨不隨凡豔鬪春芳

十載滄桑恨未平紅羊劫後厭譚兵安邊相國初移節定遠書生尚請纓西塞么麽應膽破中原螭魅總心驚諸君已上淩煙閣莫道涓埃負聖明

籌策防邊未易籌議和豈必是良謀邪言誰學韓公闢癰患徒爲扁鵲憂閫戀降奴甘渡海愁聞良輔痛遐流可憐禍起花門後直恨無人語復讐

閱世牢騷一肚皮頹他遊爵總無知消愁但醉新豐酒高臥須吟杜老詩自詡文章非薄命吾儕笑罵易傷時此生不信儒冠誤流水高山會有期

獨上碎樓一散愁大江無恙本東流諸陵玉匣空廣夢六代金湯勝石頭花落故宮春雨曉草埋舊壘夕陽秋不須載酒新亭路對泣河山學楚囚

羣賢悲號四座驚滿腔忠愛惜難明無才俗子乖金石絕代佳人沒姓名激烈空餘撾鼓恨淒涼不盡曼歌聲長沙冷淚邊城節背史傳心總不平

風雨瀟瀟掩敝廬擱鉏時種故園蔬狂吟得句如知己賦性雖愚喜讀書五夜壯心殊未已少年豪氣豈能除閒來一弄

雍門調不使平生抱負疏

海市蜃樓轉瞬更遊仙枕上夢初成一泓秋水常澄虛五嶽名山欲問程分內功名休挂齒胸中風月最關情秋懷不盡閒成意落葉蕭條一夜聲

自笑揮毫百感侵何須惆悵發孤音小樓夜雨懷人夢半榻秋燈弔古心伯樂若逢應識馬中郎未遇漫焦琴曲終底事荒唐語付與寒蟲和我吟

見老馬

向晚登古原官道多瞑色款段歸空槽驊騮棲荊棘一馬鳴聲哀似說心悽惻馳驅舊有功血汗曾報國及茲筋骨衰棄之在路側我爲良馬悲可惜少人識辜負千里志飛騰無消

息低頭縱甘心老臥嗟何極至悲常有云驥不稱其力奴隸
爾何知相賞不在德伏櫪漫心酸孫陽會再得歸來益泫然
不覺淚沾臆

古意

有馬本龍媒棲遲長潦倒自負不羈才壯志空慷慨一旦遇
王良欣欣慰懷抱萬里豈辭勞大漠去征討朝暮隨將軍驅
逐關山道威加絕塞遊百戰功成早倏忽精力衰四蹄已枯
槁封侯屬他人風霜徒終老故國冷雲深思歸心加擣殘魂
竟不還戰骨埋沙草我聞一長吁那復愁浩浩寄語天地中
須知櫪下好

題美人立蕉下圖

小倚花前玉露侵月明石上少知音最憐夜久低聲訴一寸
芭蕉一寸心

秋夜聽雨

燈影微紅篆影流夜涼簾外海棠愁無情偏是空階雨驚醒
遊仙一枕秋

寄寶應劉四容齋

迢迢遠浦暮雲平兩地相思一樣情湖上蘋花江上芷夢回
總怪杜鵑聲

七夕

秋月梧桐下畫樓銀河夜靜水西流瓊宮曾訂三生約雁悲
空埋一冢秋天上原無離別恨人間長惹女兒愁果然定是
神仙眷不盡金錢未盡酬

又憶蔣氏昆仲

頻年兄弟滯天涯聚散無常信有期還上海潮江上水盈盈
不斷是相思

遠泛天台一葉舟仙人含笑下妝樓今宵祇憶人間事碧海
鮫綃一種愁（幼君七夕句云碧海鮫綃一種愁有聞入賞無錯末句戲之）

哭姪

己巳冬十二月八日兄子生名啟遐小名臘生不一週歲
悟異常兒與羣兒戲偶有不屑爲伍之狀聞長者吟詩即
能成誦有識者恆以爲大器不幸甫兩歲病一旬而殤時
辛未七月十一日葬于清涼山側嗚呼爾之死人事哉以

爾之明而致其殤與抑吾兄之不德而使汝殤與不然何
生於羅氏之門耶吾不禁爲爾痛也告之曰天下有過人
之質者恆若愚壽有傲俗之志者恆不露壽爾生無兩載
即有過人之質而惜其不若愚也有傲俗之志而惜其太
早露也今爲爾勸爾其重毓山川之靈秀若金之渾玉之
璞復生於吾門則轉悲爲喜者不獨爾父爾母之所願也
弱息有靈當不以阿叔之言爲謬也并作歌以記之

樂天七月識之無今人每與古人殊詎料吾家千里駒聰明
若合節與符生小頭角便嶔崎恥與羣兒同步趨傲骨天成
信不誣惜哉有智不若愚玉樓小謫一孤雛天厄石麟信天
乎西望清流山一開夢魂憐爾英靈孤愁對而風淚易枯人

間況又剖盤株吁嗟乎爾其喚爾其吁好隨地下大父大母笑相呼生雖不得承歡娛死在黃泉切莫泣呱呱

述往事

庸醫誤人不自引咎謂其醫病而不能醫命比比然也余生兩歲時患利疾十餘晝夜不止復加甜瘧日死十餘次人咸謂不可藥矣初疾時先君子延名下醫至謂先斷飲食水漿不許入口服藥自愈乃十餘劑弗效而疾愈重他醫所論亦然先君子怒曰有是哉天下名醫如爾等者其害人殆不止千百吾雖不知醫知其理夫病久心氣微矣腸胃枯矣幼弱之子正氣未充此時不投以溫補之藥雖扁鵲不能救若拘守古人成方及小兒陽體不可補之說

猛藥日進則死于爾等之手者不獨我子也遂盡焚其方進以參耆南棗諸品之汁以潤之不一日即愈說者又謂此論雖是以命不當絕故爾今吾姪之病亦如此而醫之言亦同惟死與不死則異噫爾之死豈命也哉豈盡歸于命哉吾知命不任咎也傷今思昔暫之淚下而後欲不爲庸醫所殺者蓋亦希矣爰述往事作長歌以識慟

西風蕭索夜三更孤燈一點愁思橫欹枕忽夢先君子秋蛩驚醒心怦怦憶昔小時本羸弱疾病恆與微命爭名醫相覷祇勸藥別無續命湯與藥先子大笑爾何拙葫蘆依樣真是卿盤芝祇在眼前取一飲猶然死復生回首淒涼廿五年重談舊事淚如傾酬恩痛我壺空罄恨非傷今劬欲鳴兄子一病遂不起令我疑惑誠不明

九月侍心巢師及夢華漱泉偕行過臺城訪菊師命各賦一章

山城蒼翠風淸麗欣然結伴來空谷聞說名花未易尋山逕路轉不見菊踏雲深入石巃嵸攀蘿直上足躊躇佇立且向野人問野人但云藏半腹倏忽越嶺不數武幽香冷豔豁心目始信經霜有傲枝巍然淸節少人知攜錢買得陶家品風神秀逸絕世姿西風一徑吹行客雲山四壁闌成宅花下難忘今夕游眼前忽憶南朝迹攜手盤桓且緩步放眼一望感無數草堂已作鍾山雲荒墩倚枕秦淮渡花草吳宮散暮煙衣冠聚死成朝露六代流連事最奢繁華夢醒都非故傳聞

是處更淒涼蒼茫曾指臺城路憶昔瓊樓甲此中歌喉舞袖笑春風捨身那惜金甌破遺患誰嗟佛塔空一旦賊來皆俯首可憐菩薩難援手淚灑空臺泣雨花心傷亡國悲煙柳此夕徒留御殿痕後庭遺曲杳無存寒蟲夜夜悲蕭老愁弔誰尋僧殍魂回頭試上雞鳴寺狂歌一嘯小天地我輩登臨寄逸情何須惆悵興亡事不如共守歲寒身得失忘懷迥出塵師門淸操誰共匹骨格崢嶸葛天民小子河知愛亦眞此花濟宕木如人且學杜陵滿頭插乘時行樂皆良辰游覽追陪旦夕聊襟期瀟灑詠而歸花枝手把情何極相與徘徊賦采薇菊與人兮若相識人與菊兮兩忘機歸來月下一尊酒瘦影□□滿我衣

輓李封翁

江闊月冷哀猿吼炯炯長星大如斗老人跨鶴歸帝鄉翩然一笑揮雙手憶公生平有奇器教子祇教忠與義王事馳驅展將才居然伯仲酬其志是時小住淮陰驛契館貨泉鄭何益愛友惟推子敬困憐貧不惜純仁麥更有拳拳桑梓情待臣舉火慰哀鳴一朝策杖來江上白髮皤皤老更生共幸鯉庭春哤飫養志榮親心未艾躊命龍廷展孝思一封丹詔昭冠帶自是中天雨露多顯榮仁壽眞爽大方恩璽錫至期頤誰知瀟灑塵埃外太息人間總逝漚老成回首感仙遊悴他季子歸何日夢繞京華日夜秋吁嗟乎遺像峨峨偉且雄猿蕭棲愴拜軍中淮波霜冷聞號鴂江水天遙弔暮鴻愧我山賜懷舊笛滂沱一曲來悲風

喜晤二蔣

登川登樹已蒼茫樽酒如雲尚未忘三疊久傷人北伐十年常共雁南翔梁園風月詩情壯楚澤煙波別恨長今夕鄉關喜相逢離亭生恐笛淒涼

古風

昆岡有美玉良工求不得一夕賤工來黯黯少顏色目以碱砆材呼寃易有極我聞氣消沮撫膺空淒惻良璧何地無皮相誠蠡測不知敢云辜其咎在淺識知之反刖足其咎向誰白

除夕

敝廬歲盡鎖寒煙獨坐燈前百感牽避世何須期白首求名轉覺誤青年恩仇常憫關西俠憂憤空懷海上仙今夕新詩休說祭陶然一醉故園邊

別浦

別浦天遙老鶴來前身笑我是寒梅文章失計悲良璧風月陶情愧巨杯瘦骨不嫌隨處傲壯心何敢說全灰他年定踐餐霞約遊徧名山算自媒

後湖晚眺

清波如鏡浴殘霞瘦盡寒荷水一涯欲買溪邊小漁艇一湖秋雨老菱花

酒家

酒家初釀美如醇帘對青山綠更新十畮水田一畦菜□□焦麥總貧民

羅氏一家集卷五　金陵叢書丁集之十九

上元羅鼎亨

詩

江行

作客三年偶一歸買舟又別故園扉何如不作歸來計不見江頭燕子飛

懷王雲士

片帆高挂夕陽天別後登舟醉欲眠鎮阜雲歸飛白鷺石城風起動蒼煙如君定有匡時策愛我頻分薄俸錢悵望東南思無極夢中來去大江邊

作客

仗劍辭家强作歡昂藏七尺媿儒冠風前征雁回邊塞天外飛雲過遠巒骨肉大都歸地下鬢眉未改別江干不知夢裏身爲客猶作團圓疊日看

揚州不過

一日南風江上舟片帆收處是揚州怪君急作歸歟計三月煙花不少留

去年送汝木蘭舟今歲空江我獨遊惆悵春潮來往處青山紅樹共悠悠

甲申春鄭四北走燕京予南游嶺表今歸已半載詩以寄之

記得春江水正生勞歌齊唱石頭城君車北上一尊酒我雁南飛萬里程都是家貧驅道路豈因中熱急功名去來獨憶三年事輪蹄聲華滿帝京

示姪遲經

勤苦詩書習誦吟豈徒辜負是光陰燈前慈母三更淚地下嚴親一片心立品爲人須法古行文作字貴宜今門閭昌大吾知媿願汝聯翩到上林

過寶應城

寶應城西水一彎重來能禁淚潸潸當時門第尋難見往日松杉老已刪友愛猶悲斷雁嚴慈墳墓泣空山卅年不盡傷心感送我征帆夕照殷

松柏

松柏森森耐歲寒豈關天意不摧殘盤根久蘊山川氣鍊骨

全歷冰雪餐但使棟梁成大器肯隨桃李鬭春官成龍棲鵠皆天定要使工師巨眼看

望北

凝眸北望强登樓淚溼闌干思不休身願化爲箋十幅隨他歸雁過江頭

偶思

瑯琊窮骨走兗州萬里河山一望收少小喜談諸葛表平生懶上仲宣樓不逢楊柳皆青眼肯負菱花到白頭已種湖桑三百樹歸耕莫漫說封侯

徐州道中

車聲轆轆馬蕭蕭天際垂虹見彩橋四面雲山摩詰畫一陂

心事伍員簫頻年爲客鄉音改此夕談兵壯志消多少中原
奇傑士鐵騎厲海路條條

道中春望

天風拂拂動虚巾往事淒涼問水濱廢壘空據狐鑿穴殘碑
斷碣鳥啼春松楸高下藏孤冢村郭蕭條有老民蒿目一時
無限感中原何術拯飢貧

抵礌灣晤松坡

春風幾日送征鞍樹老山遥次第看千里思家常作客寸中
有血不知寒英雄末路惟詩酒貧賤論交見肺肝我欲乘舟
去蓬島三更努力再加餐

見徐州段兵備於河工

奇傑中興馬伏波規模恢廓近無多一官久已浮雲視百戰
曾從粵海過風雨勤勞因玉粟經營慘澹挽銀河知公別有
憂時抱憔悴蒼黎喚奈何

春日早起

山環水繞失西東遠近樓臺煙霧中楊柳鶯歌濃淡綠桃花
燕語淺深紅案頭活火留寒餞屋角遊絲趁曉風几淨窗明
書幾卷獨臨初日檢詩筒

憶宿嶺右彩甯山中

夜寂鵑啼雲滿山松濤拂拂泉潺潺海氣蓬勃混砰漢天風
飄蕭振塵寰龍蟠虎踞隱巖谷夜叉野怪愁猙獰星辰倒挂
手可摘峯巒突兀石俱頑五更遠寺鐘忽動月影在地翠木
環俯視邊際疑既白森森殺氣森南關

寒食

去年寒食住涼州烽火邊關一夕收鐃吹千軍回戰馬歸期
萬里認牽牛多殘展讀南來字春到難停北上舟應憶湖桑
三百樹青青蔭偏望山樓

楊柳

紅桃紫杏木同科搖曳臨風傍御河格調獨標陶栗里恩波
曾沐漢靈和江山六代今灰滅流水三生閱世多離恨自知
休折我年年青眼送君過

燈

金飾銀裝時樣燈綴來瑤寶錢飛騰知人喜事開花報儘吐

光明寸草能天日斷無相見理膏油不繼又何愁劇憐撲到
青蛾子四壁熒熒春化冰

望月偶思

飛來皓月照分明一縷心思達太清千古江山無代謝百年
身世有枯榮督騎箕尾歸天上終有麒麟識此生須識苟全
非避亂敢云諸葛是躬耕

望月

碧紗春透愛遲眠歷歷星辰欲曙天猶踏苔痕數花朵半庭
斜月波於煙

郊行

天開地散日光融行客匆匆西復東流水桃花人喚渡平沙

芳草馬蹄風三農耕作豊年兆萬里晴和夕照空歸路詩成春釀熟飛觴笑對廣寒宮

偶成

巨眼如箕不獨醒燕南冀北幾曾經閱人都似長亭柳一日春風一日青

偶寄

渺渺浮雲蕩悠悠江水長江畔楊柳渭且揚江上芙蓉謝且香年年秋月春風裏祝爾著露莫經霜著露好顏色經霜空斷腸試與美人期珍重後會時珍重復珍重莫負長相思皎皎一輪天上月照盡古今愁不知

春遊

衣成單袷覓同遊到眼韶光萬象幽潭水瀠洄飛白鷺麥田高下走黃牛人家夕照垂楊樹客渡春風一葉舟席地聯翩試遠望接天芳草碧於油

旅夜

鱗瓦參差露下時飛鴻千里寄遐思人家明月秦淮樹旅館吟燈杜老詩半夜疏鐘蕭寺遠三春歸夢楚江遲旛旌蕩漾微風起涼意誰來報我知

憶初春宿攝山

縹緲雲山十二層拂衣振袖快先登萌芽小草春心動匹練橫江夜氣蒸殿宇參差飛蝙蝠峰巒綿亙下蒼鷹回看弓樣東昇月直射蛟龍水沸騰

書燈

兒時曾與爾相親少壯重逢味果真壁上自疑三徑月案頭青徹百年身遇他寸草輝終夜照我重噓識古人自有筆花生五色如君開落總無因

段兵備有書來礁瀏覽河運事

一紙傳來馬上書沖沖旌旆出城初河流挹注桃花水野老歡迎使者車千里麥苗聞雊雉萬家衣食夢維魚風和日麗增佳氣順作揚帆安且居

寄內

漫說雲山路不通碧天南去有飛鴻直須細認蠅頭字同畫眉時一樣工

羅氏一家集跋

右羅氏一家集四卷上元羅心魚先生與其子雨田捷三叔重三先生之所作也心魚先生負異才洞於當世之故丁粵寇離支離兵間數以策干東諸侯雖寵異之亦不能有所假手連蹇以沒會不中壽其所著亦零落略盡雨田先生承家學博涉多通恥爲無用漢學則師汪梅邨先生士鐸宋學則師成心巢先生孺並能通兩家之郵不局於一孔尤篤行義進次必衷於禮服膺張楊園最久每以則法古昔裁掖後進爲己任講學之友若馮湝广先生與蔣幼瞻師軾紹由師轍兩先生及蒯禮卿京卿光典張弢樓觀察士珩李筱園副貢鐵並方聞綴學有聲南戒則先生之所詣可知矣先生沒時

年三十有五捷三二十八而夭叔重亦不得四十並不獲竟所學以備一日之用世爭惜之雨田先生所著尚有纘經正錄四卷古文觚一卷明辨錄二卷藏於家鄉後學蔣國傍

崑崙雧

長沙葉氏刊安
化黃自元署檢

崑崙集序

崑崙集者葉煥彬吏部與友人遊讌之作也東山絲竹感慨中年南國荃蓀相思彼美永嘉風雅文物猶新開寶繁華聲歌未歇誤曲待周郎之顧新詞徵江令之題鍾情旣深發韻逾遠三百篇之什屬之思婦勞人十九首之詩託之倡樓蕩子南風自競奚別乎雌雄東日初升有懷於婉孌嘒引相導匏奏同宣斯集之成有由然已吏部金殿詞人玉皇案吏承明厭直殫於著書風會總持富而好禮太平三世多取證於見聞清晝六時偶陶情於歌舞蘭成哀思雅眷蕭韶休伯審音最憐車子楚艷漢侈男女助其謳謠簧暖笙清湖山供其跌蕩每至南皮宴敞北海襟傾倚玉人來醵金客滿瓊筵醉後分將彌子之桃碧箋斟餘擲去安仁之果花圖四壁並入品題芸擁百城間多訓唱則有西崑舊侶東觀名流同裁芍藥之章競寫櫻桃之韻悱惻如李商隱指錦瑟而知年悲壯如杜少陵觀舞劍而斫地餘霞成綺拾唾皆珠旣已被之管絃方將壽之金石嗟乎疑雨無題彩雲易散曲終人去惟餘江上之峯羽換宮移莫按牆邊之笛蜂窠巷陌生已銷魂牛角山河醉仍落魄俯仰異趣觴詠何之流連羈遊琴聲欲絕不言本事亦誰識孤懷也乎士薑青衿城闕頗采鄭風武庫甲兵同有左癖落花時節愁遇乎龜年明月清宵悽歌乎歡子問南朝之狎客我盡知名話北里之冶遊君偏短氣胡盧一笑無非殿屎之聲箋註百家誰喻尻輪之旨　己亥秋重陽前一日長沙吳士薑序於永豐道中

崑崙集敘

崑崙百詠作者四人龍陽易實甫觀察蓮花廳朱蒓卿太守湘陰李佛翼茂才及余也詩皆近體而體各不同實甫生而哀艷自其少時柔情溫貌人比之紅樓中之寶玉是以所爲詩詞芬芳悱惻能使讀者迴腸宕氣此一體也蒓卿以詞臣改官湖湘蓬萊三山時縈寤寐而思君愛國一託之於吟咏以發抒其性靈其人品在蘇黃之間詩格亦正相類此一體也佛翼以名家年少角逐壇坫酒酣耳熱往往感歎時事慨然有舉目山河之異其詩緐縟不如實甫而流蕩過之此亦體也余詩宗法玉溪且不得其貌蒓卿目以奇恣實甫則以爲設色工麗奇想天開余知其阿好而姑妄聽之此亦一體也是時實甫督鹺湘中蒓卿爲提調文讌之勝同於盧曾之在揚州余與佛翼追陪其間篇什相詶靡間旬日此特一時事耳而唱和至百首之多他日賡續相成盈於捆載以視元白長慶皮陸松陵積時既久僅得詩數百篇其神勇爲何如耶己亥夏六月初伏日長沙葉德輝敘

星沙學院街
萃文堂刻刷

崑崙集

郎席漫成呈賓甫觀察煥彬吏部佛翼公孫　朱益濬

熱腸得酒起崑崙逸氣嶙峋不可吞亘古神州今至此（時聞海上警報）吾儕末路復笑論寶刀何似新歌肩綠綺猶縈舊夢痕焦遂驚筵君莫笑悠悠局外向誰言

奉和蒓卿太守郎席原韻五首　易順鼎

黃旛綽與黑崑崙飲似長鯨海可吞寵燕嬌鶯聊復爾屠龍射虎且休論櫻桃花外春無色荳蔻梢頭月有痕不是雨行紅粉笑誰知杜牧發狂言

何難元夜奪崑崙腹有奇謀祇自吞饞裏青龍休拂拭尊中綠蟻待評論秋連若木榑桑色春剩桃花芍藥痕左股蓬萊何處所前頭鸚鵡莫輕言

海中倒影是崑崙多少蛟龍不敢吞出處孤懷青史諒恩讐閒事寶刀論煙花南國多情種絲竹中年有淚痕何似維摩對天女已無文字更無言

丁歌甲舞醉崑崙回首金臺淚暗吞王氣虬髯將李讓交情羊角共桃論二分秋月眉頭色五萬春花夢尾痕騎蝶紅天成幻想江湖流落與君言

罡風陣陣起崑崙吹落桃花被海吞今世人才同此例古來天道向誰論黃金大錯神州局白璧微瑕我輩痕且對珠光兼劍氣暫娛酒坐與琴言

疊前韻奉和賓甫觀察　朱益濬

天傾西北起崑崙地缺東南雲夢吞今見詩仙歎觀止老來詞客敢輕論青鸞翠鳳聊相逐香象羚羊不著痕花好亦知人意思盈盈桃李總無言

奉和蒓卿同年太守郎席一首步原韻　葉德輝

酒酣渴飲赤崑崙三峽詞源信口吞哀怨祇餘憂國淚治安空抱救時論眼前春色渾無賴鬢底秋霜漸有痕幾樹甘棠餘蔭在綠衣隔坐見公言

疊前韻呈賓甫觀察　葉德輝

紛紛狗國號崑崙横海樓船氣足吞燕頷虎頭無我分鼠

肝蟲臂向誰論尊前錯落名花影衣上糢糊舊酒痕記得魂歸臺嶠外幾回相見各無言

疊韻和煥彬吏部錄呈賓公　朱益濬

何年仗劍絕崑崙北狄西羌一氣吞萬幕黃沙供蹀躞千秋青簡付評論邇來短鬢風塵色誰省拳毛汗血痕且向花前開口笑君如莫逆我何言

感事一首再疊前韻呈賓甫　葉德輝

夜深酣飲撥崑崙詩句焚灰和酒吞朝士新成牛李黨書生猶抱魯齊論航頭斷竹無眞迹爨下焦桐有裂痕收拾名心如槁木滄桑時局復何言

三疊韻和賓公　朱益濬

黃河滾滾出崑崙未若滄瀛百谷呑得志豈徒千里潤規時要合五州論恨無歐冶新磨劍欲補媧皇舊漏痕漢室賈晁爭獻策籌邊未必在多言

四疊前韻答和章　朱益濬

仙人手把玉崑崙勸我霞漿未敢呑挹袂拍肩若相識搓酥滴粉不須論瑞蓮曉放紅成暈瑤笋春芽綠有痕祗恐金釵多謗道飛瓊座上莫輕言

奉和蒓卿太守即席一首用原韻　李祥霖

高談盞欲蹴崑崙八九雲夢氣已呑世局從頭都是幻人心如面不須論金閨奉節傳佳話（令弟艾卿太史丁酉典試湘中）珂里遺聞記夢痕（先叔著有甲癸夢痕記記在官十年中事）一笑拈花花解語漫疑桃李本無言

贈蒓卿太守一首　李祥霖

琵琶座上數崑崙紅豆迷離醉後呑風月坐談今夕永天花亂墜盡情論文雄北海歸珊網（謂門下孔静皆觀察）墨寶東坡辨印痕（琴志樓主人出示東坡墨蹟長卷公辨其印章爲僞記）欲到米家書畫舫愧無精品向公言（公收藏最富余家不及也）

和佛翼公孫　朱益濬

與君昨夜醉崑崙一舉百觴如虎呑四壁鶯花成絕倒萬方烽燧此閑論青蓮才調風流伯綠野園林雨露痕（佛翼名家子家有園林之勝）寶桂鄭蘭香自遠漫將綺語勝箴言

再和蒓卿太守即席二首疊前韻兼呈實甫

葉德輝

崑崙天柱鬱崑崙倒瀉黃河被海呑虎豹九關眞是戲鶯花三月不須論偶憑歌扇通眉語却檢征袍看血痕海上妖氛何日淨和戎至竟誤姦言

祈連音轉即崑崙識字須將丹篆呑憂患男兒今日始文章初祖幾家論黃粱幻境原如夢白璧閒情不着痕著述無心官興懶諭秦空有賈山言

本事四首戲疊前韻呈實甫觀察蒓卿太守佛翼公孫索和　葉德輝

玉山頹矣玉崑崙紅豆離離共酒呑擫竹調絲拚一醉散盤飛絮漫同論青春楊柳多風韻碧水桃花染唾痕十萬纏頭難買笑樓臺無地莫輕言

錚錚鐵是黑崑崙花落經防燕千呑一葉驚秋渾不覺二桃殺士復奚論匣中寶氣藏虹影鏡裏團姿透月痕始信承恩非在貌升天入地兩無言

雪膚花貌白崑崙一笑難將濁水呑破鏡上天休再顧明珠入水與誰論回黃轉綠無才思斷粉零香有淚痕未必蕭郎眞陌路曲中哀怨劫難言

珠光劍氣小崑崙乞得雲漿便欲呑彩筆夢中無別賦玉梅花下有詞論迢遙銀漢窺星度宛轉藍橋認雪痕坐上唐衢休痛哭相逢相識各忘言

戲和郋園主人本事詩三首　易順鼎

玉堂花照玉崑崙金屋嬌梨怕雨吞飛燕新妝亭北倚明駝舊恨曲中論鬢鬟欲作湘妃想脂粉難污虢國痕若續品花修寶鑑前生應是杜秦言

玉梅花下玉崑崙欲把綏桃一口吞傾國濃姿將芍比泥人甜味作瓜論迷離暮暮朝朝意宛轉花花葉葉痕爲汝不辭添口業任情風語復華言

珠光壓倒玉崑崙髣髴薔薇帶露吞姑嫂蓮蘭新月拜夫妻梅杏落花論鞋尖貼地紅蜻點瓣尾撩人翠鳳痕幾度捲簾相對坐淡如秋菊亦無言

和郎園本事詩三首　　李辭霖

玉顏誰似玉崑崙豪飲能將大斗吞蔡女琴心幽怨託陳

尼詩思艷情論驚蛇莫誤虹橋影畫蝶曾畱彩屑痕塞上琵琶君聽否分明怨恨卻難言

教坊第一玉崑崙細嚼梅花片片吞公主艷妝惟爾點適仙清供以妻論嬌癡欲解金條脫雕琢何嫌白璧痕記得酒闌還絮語邀喬出谷古詩言

唐花夜照玉崑崙霞可餐兮露可吞曩地才堪爲晉用命名時已作坤論絲絲碧柳纖纖影朶朶金蓮步步痕最好杏梅分手處無嫌瓜李且長言

和琴志樓郎園本事詩　　朱益濬

瓊瑤何必數崑崙四照名花一鏡吞皎皎梅花騷客棄（離騷不錄梅花可爲琴志樓解嘲）娟娟蘭葉美人論（郎園琴志樓評蘭與東坡意同）橫波被酒嬌無那暖日生煙玉有痕我欲爲公歌白雪薛家箋妙難言

賦得珠圓　　葉德輝

嬉遊赤水與崑崙網得元珠畏蚌吞去日沉淵光未吐今時照乘值休論蟻穿九曲玲瓏影鶴舞雙飛玓瓅痕四座玉人俱壓倒嬌喉一串妙難言

賦得玉潤　　葉德輝

璆琳賁玉出崑崙貢入天廚礪屑吞赤野求來須穩貼藍田種出豈虛論坐中麈柄無顏色市上羊車有迹痕曾侍瑤池王母宴金童再世託筌言

贈蒓卿太守　　易順鼎

踢翻壺嶠碎崑崙樓鶴洲鸚那足吞鶯燕本將兒女視虎龍況以弟兄論（謂令弟艾卿宮詹芸卿孝廉）詩含海國風雲氣衣帶天家雨露痕廿載相看肝膽在不辭傾吐醉中言

賓公惠贈佳章疊韻奉和　　朱益濬

君如若木照崑崙我乃空鰲未足吞新詠百篇霄壤別素心一片漆膠論熙盜詞客雲霞契天寶詩人涕泗痕（賓公有哭盦集）夜半雞聲原不惡勉旃前路勿多言

遊仙一首呈賓甫　　葉德輝

瓊樓元圃接崑崙火棗如瓜入口吞忽聽鸞凰空翠語間將龍虎大丹論碧桃紅杏天邊影玉兔銀蟾月裏痕一卷黃庭一丸藥長生原不在多言

海西一首呈寶甫　葉德輝

海西西海有崑崙日月雙丸倒影吞胡越同舟爭未已春秋內國例難論金丹那有回天力玉斧終留畫地痕阮哭窮途劉頌酒書空殷浩了無言

往事一首戲柬寶甫　葉德輝

玉溪生對玉崑崙消渴時將花露吞死負愚忠山鬼笑生留遺行稗官論空聞碧海青天誓無復朝雲暮雨痕自惜年華悲往事桂堂來去託空言

贈煥彬吏部　李祥霖

黃河九曲出崑崙筆可迴瀾任吐吞墨守每從高密發辨姦宜與老泉論哀絲豪竹多狂興舞扇歌衫有夢痕畢竟珠光逾劍氣照人四座盡無言

答佛翼公孫見贈二首　葉德輝

朱門歌舞鬧崑崙曼衍魚龍駭浪吞九畹香宜騷客佩孤山清並水仙論玉繩低亞簾波影銀燭高燒蠟淚痕況是名園依綠水花如解笑鳥能言

詩壇覓句賭崑崙才氣青蓮捉月吞門巷烏衣聞燕語歌筵紅粉當花論拚將絲竹陶情物幻作雲煙過眼痕守黑守雌家學貴楹書留得五千言

贈寶甫觀察　李祥霖

獻詩爭似奪崑崙丹篆君從早歲吞楚國世家喬木望漢廷烈士伏蒲論消磨豪氣憐紅粉陶寫閒情藉墨痕最好羣花歸品第樽前樂令有清言

贈穉卿太守二首　葉德輝

神仙小謫去崑崙玉草沙棠任爾吞東觀蓬萊老氏藏儒林循吏史官論公門桃李多春色（公分校鄉闈所得皆知名士）金闕觚稜繞夢痕到處絃歌聲不輟牛刀戲耳記前言

九州以外阻崑崙絕地天通一筆吞玉尺屢陪星使宴寶刀須共酒徒論秋風汾水才人淚春雨長沙旅客痕記得金蓮歸院晚木天閒話足清言

煥彬惠贈佳章並見示翼教叢編讀而有感疊前韻奉酬　朱益濬

君將天柱植崑崙毒霧妖氛一掃吞得罪孫劉誰敢爾折衷公穀此高論吾曹自重青雲器彼族終憐碧血痕千古文章鬼神忌達哉莊叟託巵言

漢家舊使出崑崙蠢爾加蠶取次吞欵塞呼韓終反覆分庭富獮苦爭論諸番金印毀無迹大漠毳廬移有痕當日天王巡幸地盧龍賣去忍無言

嫖姚旗鼓度崑崙追逐貎奔戢鱷吞今日翻求同紇助彼軍非復郅支論誰敎卧榻儘酣睡却幸戰袍無血痕三十六人探虎穴出關萬馬竟難言

巉巉月窟瞰崑崙何物蟾蜍被月吞但令將軍天上下豈煩公子日中論仰看牛斗光如電俯覷齊州煙有痕俠骨忠肝肯多讓微君無以發狂言

續贈蒓卿太守三首　葉德輝

去天十數里崑崙有酒如泉未敢吞彷彿百神之所在歸來五嶽不須論

熊熊珠樹祥雲色躍躍榑桑曉日痕一謫紅塵成永別靈飛何處覓眞言

前生祇合住崑崙五色霞漿日夕吞門第八龍光舊服弟昆三鳳重時論壼催禁漏披星曙衣染天香帶露痕聞說大潙多政績在民遺愛在官言

卽景呈煥彬吏部　朱益濬

無聊便自倒崑崙兩盞三杯隨意吞萬仞雲霄看燕沒一簾風月與花論鶯啼深柳煙搖影魚戲新荷水織痕光景旣佳當共醉鳥知大義與微言（大義微言異端藉以惑世故戲及之）

贈寶甫觀察二首　葉德輝

神山一角一崑崙上界仙都早幷吞白玉連環交不斷黃金條脫價難論臉光乍奪燕脂色背癢還留鳥爪痕莫把飛瓊姓名喚夢中先已悔多言

四魂飄蕩過崑崙欲哭無聲忍淚吞二陸才名一門盛三蘇文集八家論朱霞白鶴雲霄物碧血紅羊劫火痕憶否少年衣慘綠座中時發短長言

續贈寶甫觀察二首　葉德輝

玉壺子獻玉崑崙癡絕吳兒淚暗吞過去生知空色妄無題詩與化工論纔知春水桃花片盡是情蟲血淚痕萬古青天明月影照人歌哭總無言

平生豪氣壓崑崙江海無波寂寞吞萬念忽從消滅起百忙都作等閒論庭前玉樹新歌曲壁上金泥淡墨痕欲向花叢尋舊徑花枝零落與誰言

奉酬煥彬吏部四首　易順鼎

蓬萊隔海對崑崙玉兔金烏互吐吞船五百人徐福載馬三萬里穆王論童男童女雙雙影桃實桃花一一痕十二萬年風日好與君游戲復何言

天風拂袖下崑崙歸把湘泉冷翠吞李怨牛恩三不管楊肥燕瘦兩堪論笑談兒女英雄事涕唾功名富貴痕天下豈無眞健者欲登廣武與君言

大鵬展翅過崑崙誤道蝦蟆把月吞希有鳥宜狂客賦須彌山豈俗人論一雙手作芙蓉色八九胸無芥蔕痕任爾

蚍蜉思撼樹我能養氣我知言

須彌山卽是崑崙我法須教芥子吞世界百由旬佛管神仙十二萬年論天花落後無文字海水枯時有淚痕龍漢開明彈指過何人寫定一家言

感事二首　李祥霖

遊蹤何日到崑崙天半雲霞取次吞介子終軍都莫問巖光梅福最堪論猪肝祇恐爲人累鴻爪猶留過客痕騎得青牛去函谷遺書曾讀五千言

醴泉芳烈出崑崙不是柔腸未許吞燕笑鶯啼都要管蠻爭蝸觸且休論一枝疏影留紅艷九畹清香拾翠痕更有

低眉菩薩笑靜參禪趣總無言

偕實甫夜話卽用當時語率成二首　葉德輝

紛紛絳樹落崑崙都被春人夢裏吞兒女嬌癡成習氣仙童狡獪有公論眉心室小沈花韻琴志樓高墮酒痕不信傾城難再得英雄漢武莫輕言

曾隨穆滿宿崑崙偸折蟠桃被犬吞九轉丹成容我睡三生刧過與君論閒傾螺黛供眉畫記取鴻泥印爪痕最喜種花年事好人天淸感默無言

和呈煥彬一首　易順鼎

蟠桃何必覓崑崙煑熟靑梅亦可吞文學巴偕兵子語英雄操與使君論我行我法羞眉様公望公才感鬢痕聞有仙源好規往莫教輕向世人言

亂拋紅豆下崑崙都付詞人入酒吞芍藥沉香亭北看櫻桃如意館中論藍田玉暖春煙氣碧海珠圓夜月痕傾國傾城非易得千秋漢武是知言

無題一首贈實甫　葉德輝

搖空海水綠崑崙金闕銀臺百寶吞千古風流淘浪盡十洲荒渺破天論月圓月缺原無定潮去潮來總有痕直待蓬萊淸淺日與君訪道析微言

六朝唐人有顏色詩戲仿其體疊崑崙韻　葉德輝

神山紫色紫崑崙靑海黃河一氣吞天上白雲當晝讀人閒赤縣按圖論靈宮翠水藍橋夢員府朱甍碧瓦痕萬樹桃花紅似綺回頭遙共列仙言

漫興　易順鼎

白雲鄉只在崑崙何似柔鄉可并吞御女圖傳黃帝作閉房記待素王論且須魚水聯交契安用牛山隕淚痕千古英雄同一哭信陵醇酒婦人言

漫感　易順鼎

古今紅粉萬崑崙艷骨成灰付蟻吞四大禪床無我坐三生公案有誰論月爲天上傷心物海是人間滴淚痕且對花枝開口笑莫聽不入耳之言

漫賦二首呈實甫　葉德輝

織皮入貢紀崑崙今日長蛇勢漸吞築室自來多異議籌邊何敢發高論蟲沙世界恒河數牛角山河夕照痕除却閉關無上策年年交聘有違言

手攀星斗下崑崙見慣仙桃亦懶吞壯歲功名傳舍過中年哀樂醉鄉論料量莫稅淺租事愛惜珠光劍氣痕髀肉已生頭漸白惜春空寫萬千言

漫賦僉郎園主人　易順鼎

珠圍翠繞一崑崙酒勸長星儘量吞天若有情應亦老古而無死復奚論十年杜牧靑樓夢三見麻姑碧海痕髀肉縱生頭未白淚淘休信老坡言

珠光　葉德輝

閒明坐卧守崑崙拋散珠璣怕雀吞幽夢高唐千載艷交情膠漆十年論秋心銀漢雲中影春意紅梅雪外痕明月夜光同護惜點頭終勝石能言

劍氣

葉德輝

空同倚罷倚崑崙劍氣冲霄牛斗吞艷福英雄兒女傳名花姊妹弟兄論桂華皎潔雲開影芍藥妖嬈雨過痕坐客有人歌白雪曲高難共楚騷言

珠光和煥彬

易順鼎

媚川鄉更勝崑崙沐浴精華百寶吞照海不愁明月盡連天宜作瑞星論千年蚌吐眞尤物五夜鮫含舊淚痕欲把夜來來喚汝只防來却是空言

劍氣和煥彬

易順鼎

何年一衕一崑崙化汝爲丸腹內吞歐冶風胡千載鑄張華雷煥兩人論龍泉秋水評無價牛斗春星射有痕欲把英雄兒女事和他紅線隱娘言

珠光之四一首

易順鼎

人人看煞玉崑崙擲果盈車任細吞生此甯馨溫嶠謂賞其神俊道林論肉紅恰似羊脂色髮綠還同鳳尾痕銀漢流輝雲絢彩吐來華月照清言

珠光之四和寶公

李祥霖

人間幾見玉崑崙九轉仙丹顆顆吞閬苑靈芝同沆瀣小山叢桂共評論分章誰作騎龍想織錦難忘渡鵲痕靜女詩中取形管更饒嫵媚識前言

雲漢一首

葉德輝

槎迴雲漢望崑崙星海疑將列宿吞公瑾醇醪先客醉河東珠玉後賢論二分春鬬眉梢色徑寸光懸掌上痕採得同心宜作佩褰修誰與道私言

感事

李祥霖

何因傾倒玉崑崙欲怒還羞語半吞黠鼠固宜蘇子賦戲猿要與楚狂論甯爲雞口多風議淡掃娥眉莫露痕蝶郎是周周是蝶漆園立說本空言

近事四首呈實甫

葉德輝

華夷中外隔崑崙佛說須彌芥子吞消息忽傳雙電至升

沈要總八星論鑿開混沌無形竅畫破乾坤太極痕十二萬年前往事朋來祗共白仙言

小崑崙接大崑崙山勢龍盤萬象吞如此膏腴資敵用還將肝膽向人論連雞各有爭雄志射虎難尋沒羽痕太息長城今已失廟堂戰守不輕言

卯人無力鑿崑崙地湧金沙不可吞漫說瑤宮瓊室在只同海市蜃樓論珠求象罔成非想石補媧皇漏缺痕竊得枕中鴻寶看化書一卷是陳言

長河如帶繞崑崙倒影乾坤被月吞九塞曾無險可恃六曹新有律堪論堂前燕雀諠譁語海上蛟龍出沒痕歲幣久輸民力盡國存禮讓老成言

寶甫因公赴鄂以詩贈行疊崑崙韻二首
葉德輝
口銜丹詔下崑崙餓鳳聞尋竹實吞東海魚龍吹浪起南
樓風月過江論幾聲玉笛梅花韻一片春旗楊柳痕鸚鵡
洲空芳草歇重來太白少狂言
瞳瞳海日照崑崙笑爾貪狼不敢吞浮世本如蒼狗幻此
心閒與白鷗論珠香翠暖尊前話綠鬢朱顏鏡裏痕往日
春風遍桃李四時百物欲何言
花時四首疊崑崙韻分詠蘭蓮桂梅　葉德輝
都梁山好亦崑崙種得宜男夢裏吞一浴湯成千日醉四
時香冠百花論輕描綠黛蛾眉樣淡鎖蒼煙鳳尾痕清勝
梅花溫勝玉同心祇合與卿言
崑崙邱外又崑崙玉井蓮開實可吞淨業欲參菩薩乘香
魂合並美人論紅肥綠瘦春無色月曉風清夢有痕種出
污泥仍不染盈盈淥水妙難言
一枝丹桂出崑崙多恐嫦娥當藥吞恍惚白榆星外落低
昂紅杏日邊論三千鳳集香雲影八九烏飛落月痕獨立
廣寒高處望夢聽仙樂爲余言
玉妃昨夜降崑崙亂散瓊瑤月下吞東閣風流思往事西
湖雪霽待重論六花白處凝脂色一萼紅時笑靨痕莫道
心腸眞鐵石廣平詞賦麗千言
惆悵詞六首疊崑崙韻洞庭舟中作抵琴志樓東寄

煥彬吏部　易順鼎
安排宴罷奪崑崙要把天台桂子吞鎖骨本爲菩薩號冰
肌還當藐姑論數聲啼鴂催春色一點靈犀照酒痕莫道
雙星容易會六張五角事難言
蓬山不恨恨崑崙惆悵劉郎淚暗吞風雨殘春桃渡感（用辛
詞）星辰昨夜桂堂論眉心約略皆愁語肩臂分明有嚙痕
今日願爲情死否瑯耶先我已留言
天風吹夢過崑崙桃實輸他曼倩吞桂可留人香正好枝
先結子事休論尊中竹葉皆愁物笛裏梅花是淚痕今夜
嫦娥亦悽絕廣寒宮閉悄無言
相如無分到崑崙渴想金莖露一吞金屋藏嬌盟總負玉
臺對簿罪堪論啼鵑淚作桃花色餓鳳餐惟竹實痕拚墮
泥犁猶不悔況他天變與人言
藍橋風景似崑崙到口瓊漿悔未吞記睹橫陳將玉比許
窺新浴不金論人間淚海三生眷天末眉山兩點痕料得
今宵也惆悵悽然擁髻背鐙言
黃衫無處覓崑崙只有青衫賺淚吞昌谷花將紅雨譬樊
川葉已綠陰論峯疑神女添眉黛海爲麻姑照鬢痕羅韈
凌波波路阻十二三行費幾千言
和惆悵詞六首書寄寶甫　葉德輝
匡廬親舍卽崑崙陸橘探懷未忍吞山靜祇聞猿鶴語風
來都作馬牛論千年鮑謝留題處兩點金焦擁髻痕惆悵

潯陽江上月琵琶聲急不能言

江壇高宴似崑崙天末雲霞羽客香玉白花紅才子賦鸞翔鳳翥衆仙論珮環聲斷雙栟影鑪篆香添兩袖痕尋綠華歸春事盡人天惆悵也無言

廣寒宮殿是崑崙桂子含香到手香月窟可憐幽夢短天白已作舊遊論曾隨王母旗翻影不見吳剛斧鑿痕綠葉成陰枉惆悵及時行樂與君言

麗雲遙似隔崑崙手種仙桃恨末香河漢影隨湘翠冷蓀荃香付楚騷論無鹽莫問調羮事有淚頻添結紉痕一讀新詞一惆悵江天寥廓共誰言

天風吹我墮崑崙無數人才腹笥吞郭密香來書代畣念

奴嬌好曲須論花枝也帶風雲氣桂葉猶沾月露痕寄語王耶莫惆悵自甘情死復何言

白雲黃竹夢崑崙阿母厨珍任飽吞詩比紅兒金屋艷經傳素女玉房論牽牛渡鵲花間約倒鳳顚鸞枕上痕舊事思量總惆悵藏鉤射覆兩無言

崑崙集續

遊仙詩四首　易順鼎

已亥六月由金陵還長沙盛暑如焚大病幾死病
中伏枕作此四詩但求對仗工穩非有寄託也然
五十年後必有揚子雲其人者爲作鄭箋一笑

羣仙昨夜會崑崙狼藉殘桃吐復呑城未主蓉丁石憾山
宜招桂卯金論傳書柳毅空斂響斫樹吳剛但斧痕上界
漫矜官府足鞭笞鸞鳳事難言
天雞一唱白崑崙濤湧扶桑日側呑緱嶺虛傳騎鶴到旗
陽淚把斬蛟論果殘秋樹聞猿語茸養春山見鹿痕昨夢
玉皇香案側才難也寫聖經言

通天臺上望崑崙承露金莖幾輩呑拔宅仙因雞犬累當
關帝作虎狼論難贍紅婢尸居氣易見青奴肺附痕贏得
南朝沈恭子驚才來奏綠章言
曹蜍李志滿崑崙此座仙山怕海呑貓貉狐狸諸種噉螟
蛉蜾蠃二豪論月明鍾阜無王氣花落淵皐有夢痕長嘯
一聲歸去也壺天間對老仙言

和遊仙詩四首呈實甫　葉德輝

仙山何處不崑崙雞肋難同鳳髓呑委羽洞中丹訣漏通
明殿上綠章論誰尋張果騎驢影但見劉綱睡鯉痕五百
年間飛劫過太清容我發狂言
萬重煙霧隱崑崙僥倖誰將絳雪呑胡女丹圖窺內景袁
公劍術託空論鬼神前席荒唐問朝暮行雲斷續痕袖卻
鞭笞鸞鳳手與君閒究洞靈言
巨鰲無力負崑崙怒捲風濤日夜呑一世界如蓮葉幻萬
人海以米珠論神仙宮闕金銀氣兒女湖山粉黛痕修到
飛昇仍拔宅人天家累各難言
東風吹醒睡崑崙記得胡麻醉後呑桃葉渡頭情最感蓬
萊宮裏道初論書傳紫鳳金泥字函瀉青龍玉液痕聞說
仙都多擾攘此行休更憶華言

蒓卿同年太守攝沅州府篆詩以贈行疊前崑崙韻
時溽暑新雨後也　葉德輝

雄關咫尺近崑崙荒徼蠻煙一掃呑桑柘村中春欲老芙

蓉樓外景堪論天風拂袖鳴絃韻膏雨隨車潤物痕今日
五溪烽燧淨兩階干羽拜王言
人間福地幾崑崙句漏丹沙已早呑馬服勳名銅柱遠龍
標詩價錦江論丁年甲帳升沈感酉洞辛巖過化痕從古
偏沅資鎮撫懷柔曾誦九經言
仙山寶笈貯崑崙萬軸琳瑯腹內呑元白風流酬唱樂龔
黃政績後先論兒童竹馬青絲絡太守花驄赤綬痕問獄
平反賢母教承歡一卷治平言
一麾江海別崑崙早賜金莖露已呑臥閤喜聞東海治遊
山好當永嘉論六聲館靜敲冰宴五瑞崖高勒石痕良吏
官尊二千秩政平訟理孝宣言

代贈　葉德輝

綠窗朱戶掩崑崙曉起誰拈厠棗香錦瑟無端成隱事香衾孤負祇空論殭花處處傷心物脂粉朝朝洗面痕自檢妝奩思綺語金荃一集是知言

夜飲歸賦呈寶甫觀察　李祥霖

誰家釀酒號崑崙坐對名花任意吞綺語且從來日懺賞音須與故人論莫嫌翠袖含愁思一例靑衫染淚痕記得提壺村外路綠陰深處聽禽言

寶甫酬予詩有童男童女雙雙影桃實桃花一一痕之句爲時傳誦因憶洪稚存卷施閣集詩有題秦人種桃采芝圖六言絕句云童男童女五百桃實

桃花萬千何不合成鄉里婚男嫁女耕田不知實甫蓋本耶抑偶合耶爰廣其意和之云

葉德輝

海波如鏡對崑崙無數星宮背面吞遊戲東方飢欲死求仙徐福恨難論三千桃實花顏色五百童男女淚痕不信人間情種絕悽然共爾一鐙言

畬煥彬憶卷施閣題秦人圖之作　易順鼎

蟠桃如斗挂崑崙海棗如瓜更可吞五百童男童女配三千一實一花論朱陳村有神仙氣蓋本書無刼火痕安得與君同老此采芝采藥兩忘言

再衍秦人種桃采芝圖詩意二首和寶甫

仙源風景勝崑崙丹餌聊充果餌吞地有桑麻花更好世忘漢魏晉何論人間天上千年夢日下西王兩界痕芝草九光桃五色紅男綠女畫中言

何年濯髮上崑崙手摘星辰顆顆吞采藥未隨毛女去餐芝豈向肉人論一輪桂魄扶雲影萬點桃花照海痕最羨雙雙仙眷屬不須媒妁與通言

衍題秦人圖詩意再成一律呈煥彬　易順鼎

秦人闢地勝崑崙也比鰲鯨食與吞蓬島一千男女佔桃源數萬子孫論芝爲綺季山中物棗是安期海上痕合寫丹青圖幅好美哉仙隱樂何言

寶甫自金陵歸爲述近事有感作此　葉德輝

人間福肉滿崑崙坐看巴蛇把象吞雉兔同籠百雞術鳩鵬自樂二蟲論山空虎踞龍盤影庫斷青霜紫電痕端坐漫嗤泥塑客當年摶土本無言

崑崙集編成作俳體二首書後兼衍哭盦詩意

葉德輝

雲郎歷刼化崑崙（寶甫近從金陵爲繆小山太史題渤海樓侍史雲郎小像）梅影梅身坐臥吞無肉竹絲無曲顧有童男女有情論坐中一一桃花色壁上雙雙栞葉痕（用汪東山殿撰故事）留得秦時明月在仙源肎向外人言

桃花結實滿崑崙摘入金盤捧露吞東白變童新詠出南

風小吏豔歌論品簾倒捲秋河影翠被偷搴春水痕雖去雄飛天萬里綺懷愁向酒闌言

蒓卿太守之任偏沅壘前韻贈別　易順鼎

楊枝手把下崑崙露灑沅湘萬口吞八座起居朱紱寵一麾出守紫微論丙丁而後觚稜夢辰酉之間屐齒痕他日戴程（南安新建兄弟）應繼美門才暉映史官言

佛翼世先生寵錫佳篇疊前韻奉贈　易順鼎

黃河九曲出崑崙于百川流次第吞紅拂虬髯宜李對烏衣馬糞並王論門無累葉金貂氣座有羣花玉麈痕珍重名園好喬木清陰留與路人言

和俳體二首韻贈奐份吏部郎題崑崙集後

易順鼎

導淥星宿發崑崙太史文章吏部吞漢室今無蠶室罰梁園古以兎園論西烏北雁新琴曲東馬南狐舊墨痕已放起衰原道手平章風月更清言

名花朶朶謫崑崙珍重休教下界吞對美人如牡丹豔驚知己不牝黃論操眞月旦題襟雅癖左風懷斷袖痕根觸閒情還笑我雲郎事向辟疆言

劇飲郎席書見續俳體二首　葉德輝

俳優百戲舞崑崙火吐俄驚刀又吞萬歲千秋無此樂三郎亞子共誰論後庭花照屏風豔上界鐘搖璧月痕不信美男能破老枕衾獨旦是訛言

其尻安在問崑崙椒桂含辛楚客吞燕燕于飛離恨短雙雙而至合歡論（公羊疏引舊說以雙雙爲鸜名）雄狐雌兎緣情賦海燕雲鵝綺夢痕千古大王風最快當時宋玉已昌言

實甫觀察招飲聽劇　朱益濬

纍纍桃核亞崑崙當日遊仙得飽吞郎事又成袁宴會登場且與衆評論謝安絲竹新詞譜白傅簪裙舊酒痕唱到岐王崔九句四筵傾耳欲忘言

遊仙戲學吳體　朱益濬

道人爲我誇崑崙（閱微草堂有道士遊崑崙事）玉笥瑤華隨口吞有時騎鳳遊汗漫亦或呼雛對談論戲敲月光玻瓈響亂竅混沌斧鑿痕諸天菩薩何處是（郎園有三菩薩詩）茫茫四顧待誰言

琴志樓郎園各有本事詩見示僕無事足述姑寄所懷藉附同調　朱益濬

所思如玉出崑崙贈我瓊華餅可吞七寶連環邀客解九霞丹訣背人論黃鸝去後花無韻白鳳歸來月有痕曾勸檀郎行不得春風未免負禽言

所思如月照崑崙欲吐離愁忍復吞斫桂吳剛當重戒偷桃曼倩以輕論夜來暗蹋梧桐影春去紅餘芍藥痕廿四橋邊曾教曲何緣重與玉人言

所思如雪壓崑崙吹落梨花被海吞公子才華將斗計美人明月以分論屈刀作鏡猶寒膽擣麝成塵漸滅痕西望瑤池消息斷但憑青鳥與傳言

所思更屬小崑崙荳蔻梢頭漸可吞離恨難教風伯掃閒
愁只與月娥論碧桃復活眞成幸紫玉成烟不見痕我是
維摩老居士天花散後欲無言

題崑崙唱和詩後　朱益濬

諸君奮筆撼崑崙仰摘星辰取月吞石爛海枯情不死天
高地迥意難論尊前風雨三生約紙上雲烟萬古痕自恨
枯腸無綺思聊將鐫弄答蘭言
詞源浩浩泝崑崙才到曹劉孰敢吞信是三峰當並峙豈
勝四杰與同論一時與會娛文酒百歲光陰剩墨痕留作
他年紅豆樹披箋如對故人言

蒓卿太守善以拗體爲律詩因效其體　葉德輝

綠波瀲灩浮崑崙碧筩作杯撓酒吞呂舉措有伶人學孫
叔敖與優孟論中郎典型虎賁貌玉溪撏撦獺祭痕固知
萬事如傀儡一笑仰天無可言
夜乘虎豹遊崑崙下視星斗海水吞傳聞神女有珠贈不
見風胡無劍論拔舌豈畏泥犂獄穿尻忽覩衣帶痕狂奴
故態本如此獨立四顧縱橫言

己亥秋日之官沅州實甫觀察奐份吏部寵賜佳章
疊韻奉和卽以留別　朱益濬

幾回相約醉崑崙底事停杯惜未吞渺渺烟波千里別嗷
嗷寒暑一家論秋風何處尋行迹後會他年感鬢痕得友

最難得官易宦情羈思豈勝言

卽席送實甫觀察歸朗州　朱益濬

金尊檀板按崑崙忽變驪歌吐復吞賸此一宵須盡醉爾
來萬事不堪論蘆花風急客將去橘柚霜輕秋有痕莫向
溪邊尋古洞東山何以謝人言

奉和蒓丈離席原韻　易順鼎

玉山推倒似崑崙瀲灩金杯帶月吞歸去來兮須盡醉別
而已矣復何論舞臺收罷靑鸞影畫檻堆殘絳蠟痕西出
陽關君與我莫將離緒對花言

實甫觀察招飲劇席因病未赴疊韻致謝　李祥霖

樽前鼓吹鬧崑崙錦簇花團互吐吞得寶藏嬌雙韻事尋
梅探桂一身論舞潛蛟否江濤影看曉雲生海日痕我病
未能增眼福秋窗聽雨苦難言

和實甫觀察離席二首並柬朱沅州　葉德輝

陽關西出是崑崙淚眼相逢黯黯吞午夜笙歌須痛飲淸
時鐘鼓待重論金鈴十萬春無主珠履三千酒有痕莫向
離筵誇得寶蒼茫人海恨難言
玉塵十斛掃崑崙遊子金盃對月吞鈿盒一雙情已定香
匳卅六體同論彩雲天上如泡影春水池中有縐痕我爲
年來哀窮寃銷魂銷骨畏多言

旣別數日尚未成行復疊前韻呈實公

朱益濬

君將西去訪崑崙我亦南遊覓酒吞多恐鳴騶先我發且停征棹與君論花因勸酒翻新樣燕爲辭巢戀舊痕對此頓增時命感欲商行止已忘言

和朱沅州疊韻留別　易順鼎

江風吹浪撼崑崙翠嶂丹崖互吐吞今夜想君孤棹泊何時重與一尊論杜陵夔府新秋興太白龍標舊夢痕紅豆懷人應把酒郵筒珍重寄長言

別後實公招飲聽劇因婦病未克赴約詩以謝之　朱益濬

知君計欲奪崑崙飲我醕醪悔未吞中歲每牽兒女累別筵宵復主賓論吾曹去住皆天意昨夜星辰繞夢痕想見坐花還醉月無緣陪奉尙何言

閱崑崙集有感呈實甫觀察煥彬吏部　朱益濬

詩中一首一崑崙無數煙雲筆下吞獨我毷氉鸜鵒舞諸君文采鳳凰論長安車馬三春夢大地山河九點痕何似騷壇恣嘲弄强如温樹不輕言

洞庭舟中寄懷煥彬吏部並呈實公　朱益濬

別來無復賦崑崙攜得雙柑獨自吞天末涼風吹客夢湖邊好景向誰論冰輪出海千山影銀漢橫空一道痕欲寫秋光遙寄興個中佳趣却難言

奉和蒓卿太守洞庭舟中寄懷之作　葉德輝

君山如髻擬崑崙湖水秋光一雁吞去後歌筵增別恨幾時文酒快重論旗亭賭唱黃河句樂府新聲白雪痕多謝行人頻問訊臨岐珍重久要言

卽事有作疊韻和同詠諸公　易順鼎

河宗獻寶到崑崙未若宏農得便吞還賴石尤風作合欲邀新舊雨同論青猿銀鹿添詩料赤豹文貍寫淚痕一半勾留爲此有人玅解樂天言（蒓公來書調余云正恐香山翁尙未能拋得耳）

宏農得汝勝崑崙儂侍紅霞一口吞天寶改元新寵擅永和修禊舊家論解嘲祇當揚雄作睡臉初開定子痕一卷摭言欣入手從今長摭摭言言

和實甫卽事二首　葉德輝

瑯琊風調賽崑崙斗酒惟邀學士吞葉令飛鳧張網得緱山控鶴弄簫論啞啞似白頸烏語濯濯如春月柳痕信是江東能獨步醉時歌舞醒時言

玉卮無當笑崑崙腹稿成時墨已吞生此甯馨兒大好莫將阿堵物輕論碧雞金馬三春夢瑤樹瓊林四照痕一卷摭言還熟讀閒情須與可人言

實甫招飲卽席率成二首　葉德輝

遊仙一枕到崑崙有棗休教囫圇吞八九胸無雲夢在三千首與翰林論風懷左癖兼詩癖雨意潮痕半酒痕座上安陵人不識須知楚寶楚書言

河山泡影渺崑崙璅蛣何曾被觧呑墨翟尙同同亦異莊周齊物物難論我因逃世看春色君爲哀時有淚痕抛却特豚殘冷炙白頭無悔是斯言

即事疊呈煥彬吏部　　易順鼎

蟠桃三次盜崑崙那及餘桃衛國呑尤物移人何必諱是鄉老我不須論生生世世唐宮誓暮暮朝朝楚岫痕得遇靈簫吾四紀低徊感嘆定盦言（定公四紀遇靈簫龔定庵句也余今年四十有二矣）

平生幽恨積崑崙得寳歌成淚轉呑末路竟蒙蒼帝眷他年還付紫陽論賴卿十二分春色消我三千丈雪痕信有美男能破老逸周書是聖人言

疊韻再和寳甫五兄即事之作　　葉德輝

胸中塊壘化崑崙何物澆愁把酒呑黃菊秋光三處近綠楊春色兩家論馬無北轍南轅志龍有東鱗西爪痕除卻巫山與滄海世間靡所說愁言

紅綃心事付崑崙遺恨如吳失計呑卻讓上風桃李占莫將下體菲葑論千絲寳帳留香夢十斛明珠是淚痕別有孤懷託頑艷罪言誰信即忠言

青衣紅袖兩崑崙玉貌崔生席捲呑化作鴛鴦唐殿去夢爲蝴蝶漆園論同舟我負神仙望贈扇君留雪月痕忽聽王郎歌斫地當筵垂淚各無言

關河百二壯崑崙秦鹿終歸赤帝呑郭舍人因倖倡進董嬌嬈以盛年論黃驄陌上春塵影朱雀橋邊夕照痕身世萬千哀樂感閒情一賦是閒言

靈鶼主人造思古人燧以寓景行之意余與寳甫約爲思古人詩僅得十首疊前韻索和有兵家子譏余不當下比梅村余言文山正氣歌欲爲嚴將軍頭嚴將軍果足取重於文山耶昔王文簡論詩言詩人計興會不計道里余於此詩亦竊比云爾

葉德輝

龍門高峻極崑崙禾黍秋風淚自呑六代繁華亡國憾三家壇坫主盟論江南花落多愁緒薊北霜高有夢痕一曲王郎聽不得五陵年少莫輕言（吳梅村　龔芝麓　錢牧齋）

五銖童子小崑崙羞澀珠喉呼似呑宋玉才名臺下賦陸

郎年紀酒邊論吳江剪得橫波影梁苑分來艷雪痕回首文茵歌舞地陳髯狂笑曲師言（宋牧仲用陳其年定風波詞第二首牧仲虞美人詞意）

紫雲風貌冠崑崙湖海樓高百尺呑客路三千叔文老功名五十博陵論祇聞么鳳啁啾語郫有前魚涕泣痕自譜玉人歌一闋未妨惆悵是愁言（陳其年）

眼中芒角射崑崙悲嘯無端有淚呑歸（有光）謝（榛）文章知己共湯（斌）汪（琬）學派幾人論五湖歸夢蒼波影萬里游踪碧草痕日誦楞嚴經兩卷吳兒木石也知言（計甫草）

玉堂仙客謫崑崙列宿羅胸廿八呑北里東家游興懶西湯南蔣賞音論杭書路碌談星命壁畫縱橫漏日痕千尺

桃花萬家酒汪倫豪俠喜狂言　汪東山
部婁那得比崑崙山入靈巖萬壑吞晝日文章三館貴淩
煙事業百年論兔園鴻雪空陳迹虎阜鶯花憶夢痕艷福
平生消受早焚香夜對桂郎言　畢秋帆
龍媒天馬出崑崙（用吳梅村句）玉醴無源自可吞李白才憐飛
燕倚劉三情好媚猪論碧分宮錦歌裙色紅照春燈舞鬢
痕慙媿當時嚴侍讀相思枉自託禽言　李玉洲　嚴冬友
仙都早歲別崑崙江左名花此老吞東觀文章才子望南
朝風月寓公論芙蓉帳暖銀燈影蓮葉盃銜玉樹痕海內
推袁名已重悠悠身後聽冷言　袁子才
萬山起伏視崑崙虎臥龍跳筆下吞學佛早通歡喜法談

詩也作色空論黃金不惜教歌舞碧玉何曾著點痕老去
五雲都遺散舊聞留與履園言　王夢樓
岱南高閣埒崑崙六籍笙簧學海吞董子下帷眞苦讀鄒
生入幕好高論少年行愛楊枝舞本事詩成芍藥痕勘定
郭公文未闕平生私淑說經言　孫伯淵

讀本事詩四首詶實甫即送其回朗州
葉德輝
當筵一曲醉崑崙鼎彝曾嘗卻未吞張孔容華瓊樹見董
秦宮爵玉川論新詞譜出籠鵝曲好夢圓成化蝶痕往日
招搖同過市餘桃何恤市人言
乘查一夜到崑崙偷得蟠桃放膽吞拋卻九頭師子物來

尋三耳秀才論燕梁穩宿忘心事鵲渡塡成露尾痕壯歲
風情原不惡山盟海誓夜深言
飛牆百尺隱崑崙醉把玲瓏骰子吞狎客漸隨詞客散春
人好共玉人論青年跌宕繁華夢紅粉消磨綺障痕末路
英雄眞可笑分香賣履好煩言
柔腸百轉繞崑崙同病相思鵲腦吞得寶固應于野獲銷
金眞好以窩論三營兔窟成歸計一道羊溝劃界痕未卜
他生還有約白頭休作負心言

本意示同詠諸公　葉德輝
羽陵不蠹崑崙食盡神仙沒物吞蒼字成時聞兔哭玄
風勝處與雞論人言少艾甘情死我說如花是刼痕剩此

一重公案在更無功罪待他言
新詩百首百崑崙思到無聊字亦吞檮杌書成淮雨亂離
騷經補楚風論可憐飛鳥投懷意總是哀鴻滿目痕胞與
難詶民物量眼前光景寓歡言

己亥八月由長沙返里途中和崑崙韻六章卽事抒
懷奉寄煥彬同社諸君子　易順鼎
西崑詶唱變崑崙欲把楊劉壁壘吞卅六體從溫尉創十
三行並洛神論一池春水吹無迹四壁秋波畫有痕賭句
旗亭添韻事他年誰摭大唐言
麗廔（煥彬藏書處）百尺接崑崙湖海元龍氣儘吞駢體文雄鴻
博副鳶肩相貴馬周論功名日者橋邊語身世雲郎鏡裏

痕我亦飛騰過四十頭顱如此不堪言

兩年塵土積崑崙芒角槎枒祇自吞斷袖豈同年少癖倒綳聊作阿婆論傾來一肚皮中物寫出三毫頰上痕羊肉太肥猪肉冷請君思我此時言

明眸玉貌勝崑崙況有珠喉妙吐吞鄉號温柔飛燕讓館名如意季龍論酒邊國色春無賴衣上天香夜有痕何福分能消受汝黃衫恩重報難言

櫻桃花下小崑崙曾把櫻桃幾度吞修到梅宜金屋貯折來柳以玉關論西風人比黃花瘦南國春餘紅豆痕最是難勝惆悵處別時有淚卻無言

涼風天末起崑崙猶幸聲非死別吞此後尺書須屢寄何時尊酒得重論春簾燕尾雙雙影秋浦魚鱗六六痕更有如花人附候雲箋旁署滌蘅言

　昔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謂音調清婉雖極其穠麗皆託於臣不忘君之義斯言洵義山知己也余生平不喜爲詩今歲夏秋間與同社諸君更唱迭和竟逾百首適　實甫五兄又以六詩見投深有合於義山之旨因依意和之腐木濕鼓不足供大雅一噱然於孟載之論義山則固未有背也

葉德輝

碧桃紅杏照崑崙化作雲霞海欲吞太史文章牛馬走慕容姿貌鳳凰論蕭閒並愛童初學藥轉難尋夜合痕綺歲

艷情渾不減相親相近每忘言

博山鑪子鏤崑崙沈水香濃獸口吞入世本來無我相傷春因託不平論神仙郭四朝如夢風月張三影有痕幾度聞歌還下淚唾壺擊碎卻無言

山人扇子署崑崙牢落悲歌淚暗吞生世不諧齋有幾相君之背貴難論風清月白愁來緒雨過天青夢落痕記得巫山巫峽路別時珍重兩三言

温柔不戀戀崑崙虹飲泉如驥渴吞七二水嬉眞幻想三千蠻舞是閒論袖中鐵笛穿雲響座上琵琶偃月痕燕趙古稱多忼慨明時憂憤託狂言

羽鱗無便達崑崙火棗交梨幷欲吞好色賦從騷體變遊仙詩雜道家論風光溱洧興中比富貴邯鄲夢裏痕此去燕臺休悵望黃金揮盡復何言

萬花如錦簇崑崙錦簇花團獨坐吞五色霞光神雨過九霄雲氣相風論檀槽捍撥臨春曲松蓋低昂戲彩痕魏闕江湖同一夢美人香草屈平言

　續思古人詩四首

葉德輝

笙歌小隊列崑崙白首哀時血淚吞一曲紫雲聽已慣雙聲金菊妙難論秦簫解作蠻腰舞花乳羞遮便面痕老去楊枝都遣散風流誰共樸巢言（冒巢民）

青天蜀道似崑崙收拾驚花袖裏吞金縷曲憑紅豆記黑甜鄉並白雲論尊前雁柱人千里鏡底鸞鏡月一痕宋玉

當年最搖落招魂爲賦大招言（宋荔裳）

誰家侍史艷崑崙一朶夫渠鏡影吞把酒斜陽今日恨畫眉春色遠山論波心月白搖魂碎人面花紅映肉痕杏樹海棠零落盡風前張緒恰無言（宋犖文）

力排閶闔蹴崑崙俯視堯峰氣欲吞詩法生新吳下重歡踪離合越中論浮名白簡休官味悵別紅亭灑淚痕風雅吾宗陵替甚橫山一集少知言（葉橫山）

陽臺四首　葉德輝

黃金屈膝玉崑崙花氣微醺夢裏吞倒好嬉描春色膩旃羅含照佛光論迴看北斗闌干影喜見南枝窮宛痕官是屯田人庳穴閒情休共宦情言

侯門深似阻崑崙芳餌無魚上釣吞衛國夏丁優狡愛罹家奴子羽林論簾前鸚鵡偷簧舌被底鴛鴦濯錦痕三十三天俱色界風流不向個儂言

當門萬里見崑崙好句何人活剝吞火候林間梅子熟風情嶺外荔支論月波瀲灩三更影雲氣空濛九曲痕一樣迷離還撲朔眼花撩亂口難言

踏歌夜半起崑崙幾樹瓊花見欲吞周匝幸無亡虜辱何戡祗作舊人論薰籠並倚調香屑舞袖雙迴剩淚痕莫問旁行求偶意誚青衣賦是名言

戲贈二首　葉德輝

蛤中一佛一崑崙妙相莊嚴水月吞南國逢君詞客感北

方絕世倖倡論書聲琴韻陪清話酒綠燈紅憶夢痕最喜問年瓜未破幾回含笑更無言

海天明月照崑崙無限光明地軸吞對酒莫嫌長夜短賞花須及少年論雲嬌雨殢千愁緒紫韻紅腔一笑痕怊悵梁園舊時客知音幾輩是知言

崑崙集附

贈朱蒓卿太守步卽席原韻　釋敬安

何年仙客下崑崙欲把西江一口吞金粟前身應已悟玉
堂舊事且休論偶迎龍藏尋僧話曾讀羊碑拭淚痕政事
文章在人口不勞吃吃老僧言

和琴志樓主人崑崙韻一首　釋敬安

多生積骨等崑崙淚點都歸恨海吞別有傷心惟自哭難
將此意與人論東西南北魂無語富貴功名夢有痕山水
情濃恩怨淡英雄本色是眞言

疊崑崙韻呈實甫觀察蒓卿太守煥彬吏部佛翼公
孫二首　釋敬安

神遊吾亦到崑崙日月雙丸近可吞蹈海求仙徒自困生
天成佛豈虛論寒巖枯木孤禪意流水桃花舊淚痕老我
津梁了無濟聊持半偈息羣言

休誇大海與崑崙彌勒能將巨口吞十世古今俱是幻孤
雲懷抱共誰論等觀佛祖袋中屑淨拭河山鏡上痕不二
法門親證入拈花一笑竟無言

贈寄禪上人　李祥霖

閭邱筆峻極崑崙背負須彌巨海吞四大皆空無我相一
塵不染與誰論觀雲悟得雲行意敲月吟成月吐痕乞惠
貫休詩幾卷敢憑俚句使通言

奉會佛翼公孫　釋敬安

衡山突兀卽崑崙萬古雲霞自吐吞芋火巖高香尚在石
頭路滑道誰論禪宗燈續馬師派神禹碑留鳥篆痕七二
峯巒青到眼把筇指點爲君言

奉贈煥彬吏部　釋敬安

高懷直欲小崑崙雲夢胸中八九吞獨抱孤忠憂晚事力
排邪說吐清論愁聞電埃傳邊警忍見銅人泣露痕脣火
然薪時已至治安徒有賈生言

詶寄禪上人　葉德輝

十方交綫起崑崙世界由旬佛子吞戒律嚴逾詩律細禪
心妙合道心論林泉清供煙霞味花月前因水鏡痕夜半
潮聲催漏轉相邀同聽廣長言

奉讀崑崙韻唱和諸篇率題一律　楊逢辰

生綃幾幅畫崑崙幻出煙雲自吐吞紅豆柔情詩裏寄青
衫幽怨曲中論賭强慣疊尖叉韻鏤采渾忘斧鑿痕莫向
江南寫哀感落花時節總無言

奉和諸公崑崙韻二首　王祖蔭

羣仙芳讌詠崑崙劍氣珠光勢并吞珥筆餘芬供咳唾（蒓卿）
（太尊）調梅清暇費評論（實甫觀察時權鹺湘中）縹囊舊業傳詩派（佛翼公孫）
（尊祖文恭公有芋香山館集行世）粉署新裁爍墨痕（煥彬吏部）樺燭氍毹相映
處雲璈聽罷灑蘭言

描摹小史喚崑崙落紙煙雲妙吐吞蘭佩含香應共襲梅
妝入畫總堪論燈前桂魄飛輪影鏡裏花枝印黛痕把酒

評量僥韻事橫流今已息羣言

感懷一首呈煥彬吏部　湯聘珍

曾驅健騎向崑崙雲壓天山氣欲吞卌載艱危如夢幻一官得失任人論眼看大纛驚新擁血濺征袍撫舊痕千古滄桑都不管繩床偃卧渾無言

奉和幼安方伯感懷一首　葉德輝

壯年跌宕走崑崙長嘯歸來海嶽吞羣季交遊惟我隱中興事業與公論壁間寶劍星辰氣塞上征袍雨雪痕棠舍東南碑在口至今遺愛部民言

訓煥彬吏部二首　王先謙

眼前培塿抵崑崙坐想雲夢共吐吞排日課書聊自適幽居有味與君論頭顱白怯繁花燼彩袖烏盈淡墨痕珍重牙琴山水契要從千古證蘭言

閣部筆峻邁崑崙腳底狂濤氣盡吞不信劉歆能改傳恥從張禹學爲論分題走筆詩無債感事傾襟酒有痕時局如棋思國手盈廷誰是顧師言

呈葵園祭酒　葉德輝

箸書體似導崑崙九曲分流萬派吞鼎足同朝張李並經心曠代漢唐論文章南閣無奇字絲竹東山有淚痕馬帳我從盧氏學再傳差喜續微言

題東山草堂圖贈陳笠唐觀察　葉德輝

東山小隱亦崑崙江獺林烏覓食吞前此登臨如我步人

生行樂及時論風霜塞北搌盧夢煙月江南豸繡痕五十頭顱猶未白憂時曾獻策千言

葵園前輩有次崑崙韻之作疊前韻和呈　朱益濬

眼前突兀見崑崙上界雲霞供吐吞天許詞臣鏡湖去人將此老香山論家家藏得菁華錄歲歲添將筆墨痕顧我學詩耽倩盼先生乃肯與商言

次韻奉送莼卿太守赴沅州任　王先謙

早陪軒帝謁崑崙俯視曹劉不足吞名業會須千社祝文章還共一尊論銀釵促曲添新誦珠履行吟記舊痕更放清光照衰朽任棠伏戶欲何言

疊韻三首題諸公崑崙唱和之作兼贈寶公入都　釋敬安

詞峯峻極矗崑崙五色牟尼大海吞吏部文章相揖讓翰林風月待評論篋中諫草都成血衣上天花不著痕君父恩深難報畣焚香長白世尊言

何人更解唱崑崙別淚臨歧各暗吞出岫無心雲自懶冲霄有志鶴同論好憑造化回旋力重補山河破碎痕我已辭家猶憫世公勤王事復何言

疊韻贈葵園老人　釋敬安

巍然魯殿比崑崙學到河汾萬派吞自註六經傳正脈獨持高議息羣論東山絲竹陶情緒北極星辰繞夢痕知念

時艱心更苦白頭猶復闢微言

感事再壘前韻呈葵園老人　釋敬安

兩輪日月繞崑崙欲被修羅取次吞世出世間俱有累人非人等不須論牟尼寶殿含愁影帝釋花冠現萎痕莫遣狂龍更流毒大鵬忍負負天言

讀崑崙集有感卽題其後壘元韻十首　陳慶森

列仙壇坫競崑崙丹篆齊敎夢裏吞北海聲名早相識（謂寳甫觀察）西崑訓倡更何論十香粉墨新詞句三雅江湖舊夢痕自古湘纍餓幽怨美人香草寄蘭言

何年曼倩謫崑崙妃女脣脂恣意吞似聽清宵歎千曲還同雜事秘辛論三生艷福雙修影一點情灰萬劫痕鏡檻并泥無限恨玉谿懷抱恐難言

神山十笏隔崑崙虎豹當關魑魅吞石爛海枯何日了升天成佛幾人論手鐫碧落金銀字眼見明河清淺痕曾是桂堂東畔路星辰惆悵不堪言

前身彷彿住崑崙手把珊瑚十丈吞滾滾夢塵彈鋏去茫茫歧路染絲論人天忉利華鬘影兒女恩讐寶劍痕閬苑風高忽吹墮碧城十二向誰言

温柔鄉卽小崑崙委宛情瀾互吐吞妙舞身將飛燕比橫陳體合媚豬論藍田種玉花無色紅海吹波月有痕枕角屏山天樣遠青鸞空寄札千言

藍橋路已阻崑崙枉乞瓊漿當淚吞錦瑟年華愁裏度樗蒲心事鈌中論五湖鰕菜鴟夷約三月鶯花蝶夢痕綠葉成陰渾不管飄茵墮溷兩難言

當筵一曲案崑崙磈礧塡胸以酒吞雲雨覆翻終有定箕牛張奮總難論傷心欲哭紅冰璽洗面猶攙玉筯痕哀樂儘憑絲竹寫此中難與俗人言

酒腸芒角射崑崙能納須彌芥子吞世界漸敎人種合泥犁輕比鬼薪論情絲斷藕難尋緒舌粲生蓮不著痕時與維摩同說法天花撩亂墜無言

羲和鞭日走崑崙癲頸蝦蟇不敢吞終古泉阿雙劍合只今風月一錢論歌叢慣被絲惛肉世事渾如泡散痕鳩鷺搶榆成一笑逍遙遊是漆園言

眼前突兀湧崑崙蜃市蛟樓水氣吞薏苡浮詞原易入芭蕉彈事且休論難窮象罔求珠術誰見羚羊挂角痕巫峽巫峰雲雨遍高唐一賦本讕言

壘韻贈笠雲本師呈葉吏部　釋敬安

法門望重比崑崙法海波瀾滿腹吞自掃白雲遲客至不將丹訣與人論心香一瓣爐無餤面壁多年石有痕我學神光思斷臂門庭立雪乞師言

寄禪法師數以佳什見敎和呈一首　葉德輝

輕舟一葉泛崑崙漏網之魚那得吞菩薩象猿徒自擾道林鷹鶴許同論花城說法留燈影蓮社行吟印履痕三教

平心吾豈敢喜公詩見道中言

寄禪上人詩云出世尙爲人所忌浮名終與道相妨余深味其言輒次崑崙韻和之　王先謙

河流終不撼崑崙幾見妖蟇併月吞尺道丈魔如夙約一瓢千駟總同論觀空應識空非色入夢從教夢有痕我亦逃名思避世開顏相視兩無言

讀崑崙集感賦即送實甫觀察北上引　覲依原韻二首　陳　璚

是誰飛夢上崑崙星宿胸羅日月吞塡海尙非千載恨淩煙也作一時論超凡骨格欺梅影大好頭顱鬭雪痕枕上遊仙原幻相緣章欲奏默無言

米顚擲筆賦崑崙五色河流勢欲吞　天上絲綸都世守樽前歌舞復誰論淒涼老鶴驚秋夢變化神龍爍電痕此去　深宮　前席對　盼將時局盡情言

郎園先生以崑崙集見贈得讀續本事詩戲和二首　陳慶森

玉谿生對玉崑崙（用街事首原句）豪氣如雲海亦吞鏡裏頭顱嫌太好眼前恩怨敢輕論雄龍雌鳳聊身世秋月春花自鬢痕若把驪虞參水繪塡詞應共紫雲言

名花四炤艷崑崙劍氣珠光互吐吞九等人材班氏表三公聲價董卿論臨風玉樹珊珊影醮水桃花的的痕想見紅氍毹貼地當筵平視杜琴言

再贈郎園先生六首即題其論學書札後　陳慶森

君如砥柱矗崑崙千丈狂瀾席捲吞野馬蜉蝣歸一廓董龍雞狗更何論能傳伏辯無多語功到神鋒不見痕拒詖從來如拒敵崇墉原自固言言

奉答陳蓁皆大令賜和之作四首　葉德輝

乾坤萬劫此崑崙有酒須逢笑口吞卯飲莫愁歡會少子虛原作寓言論燈前控鶴嬉春影枕畔神雞叫夢痕一樹甘棠一紅豆東風留待後人言

峨嵋伯仲此崑崙岷水西來漢水吞筆挾風雷驚客走壺藏日月待君論天神玉女盛囊血王母金童被酒痕一例色空俱幻相不須懺悔託明言

豈聞太白壓崑崙嬉笑能將七子吞自古才人多譎怪於今世事祇空論高歌青眼誰豪飲大笑黃頭沒夢痕我讀君詩倍惆悵平生懷抱幾曾言

一花一葉一崑崙醉把朱霞帶日吞連臂脊寒香有影比肩人瘦玉同論十千酒價驕春色三五年華鬭月痕百首風懷刪不得煩君判定一家言

郎園先生和贈四首渢渢洋洋如揭洞庭張樂足令箏琶卻響昨又見示寄琴志樓六首又如啖江搖柱佳處口莫能名但心知其美而已本不敢再持布鼓過雷門然見獵心喜仍不免爲東施之效顰

偶得四章錄呈郢政

陳慶森

珠璣顆顆散崑崙宋艷班香豈足吞天若有情容便老古而無死樂何論李彩漫笑多捋迹董袖分明有斷痕難得說詩楊孟載盡將風義釋華言

神山一夢醒崑崙珠箔銀屏霧裏吞分得餘桃休李代覓來巨棗以瓜論形非通替描難合淚寄方諸淡有痕鴻爪雪泥渾易化鍾情深處轉忘言

難將一木拄崑崙瓠子隄堅嘶嚙吞作掾黑頭從客傲高歌青眼待君論湔裙曲水春多事畫壁旗亭月有痕綺緒年來渾欲滅車中閑置更何言

綠章夜奏下崑崙仙字甯敎脈望吞好夢徵蘭金屋貯離懷折柳玉關論黃頭信有驂鸞技玉貌空畱控鶴痕十二碧城何處是人天惆悵兩無言

崑崙集釋文

成相道人撰

即席漫成

己亥夏五易實甫觀察燾葉燮彬吏部朱蒓卿太守李佛翼公孫于戲局招歌伶漆全嬌唐韻蘭袁身梅倩篤詩以紀事

丁歌甲舞

京師廣德樓戲院楹帖云大千秋色在眉頭看遍翠暖珠香重遊贍部五萬鸞花如夢裏記得丁歌甲舞曾睡崑崙都人相傳爲吳梅村祭酒譔龔定盦詞百字令題顧橫波小像注云芝麓尙書作觀察詩意本此思君戀闕情見乎詞矣

感事

中興以來李鴻章以大學士總督直隸海軍譯署皆其兼攝一時刀筆市估得其門者多暴起得富貴而鴻章之權日益專固自翁同和爲師傳天下文藻之士翕然歸之中日釁起盈廷主戰交疏劾鴻章同和遂爲時望所附再領機務薦湖南巡撫吳大澂統湘軍大澂素不知兵驟與日人接大敗脫走自謂將獲嚴譴及得旨仍回湖南巡撫任於是將帥解體以爲朝廷威福出於同和一人矣和議成後同和爲戶部尙書日與部臣聚斂天下之財以償兵費他事不復措意是時鴻章之寵稍稍衰替朝事多爲同和所持然其權力不過於大澂一試之不能如鴻章之榮辱疆臣也今兩黨之人猶訾謷未已辨辨楚楚奚足當一噱哉

玉山頹矣

原本作玉一菩薩是玉一菩薩者漆全嬌綽號也全嬌一作全交一作荃交醴陵人年二十當時有胡大成者同隸清華班蕤園老人爲聯語榜之云集大成者金聲玉振以全交也竭忠盡歡一時芳名藉甚貴遊王孫爭相結納初來長沙年十四五貌尤姝麗歌喉如新鶯嘵嚦使聽者魂夢俱碎吏部贈以詩云可人如玉正芳年一串珠喉澈底圓比似雛鶯新解語有人吹笛傍花前其聲情美滿略可想見乙未秋觀察歸自臺灣落魄酒家一見如故今相依五六年矣白髮催人爲之惆悵

青春楊柳

吏部於諸伶中錄二十四人爲二十四品各以司空表聖詩品中句贊之列全嬌爲麗品而繫以青春鸚鵡楊柳樓臺二句時人以爲定評

錚錚鐵是

原本作鐵菩薩是鐵菩薩者帥福嬌綽號也亦醴陵人初來時名亞於全嬌而年相若因其貌黑故有鐵菩薩之號然傳粉登場風姿絕世歌喉如蟬聲搖曳聞者無不神移演馬嵬驛一齣尤極悽艷之致吏部詩云百鍊鋼成掌上輕消魂何必貌傾城淒涼怕聽淋鈴曲腸斷漁陽第尾聲詩僅二十八字而聲容如繪初隸清華班後入同慶班吏部惡其去清華也極口詆之時有白雲者借之去吏部亦惡之世有戲忠臣之目如吏部者不誠可嗤與

雪膚花貌

原本作雪菩薩是雪菩薩者郭韻嬌綽號也韻嬌瀏陽人年十五始隸仁和班與全嬌福嬌有三嬌之譽雪膚花貌在全福之上而歌喉遜之皆飲無德醉後傾吐狼藉坐客皆驚避或放聲大哭若有身世

之感每出遊則狂蜂醉蝶遊蕩相隨雖時遭其唾罵而亦有幸心其時士大夫無有爲之延譽者吏部特振拔之吏部嘗言哀感頑艷四字諸伶或得其一足以名世韻嬌兼之乃始終不偶此眞命薄者也後從吏部出遊往來於大江南北同攬金陵秦淮虎邱洞庭西湖諸名勝返自上海卒以其使酒任性遣之歸今隸同慶班

珠光劍氣

觀察榜其歌臺之左右曰珠光曰劍氣嘗於諸伶中選其聲色藝之佳者自爲珠光劍氣各四人珠光者漆全嬌唐韻蘭袁身梅周漢雲也劍氣者帥福嬌帥生花郭韻嬌張身桂也臺成未一月替人楊鴻度毀之或曰鴻度思附於理學或曰客也

彩筆夢中

生花也生花醴陵人年十九貌不勝人而風神跌蕩登場演藝尤光艷爲人豪飲善搏戰見者莫不辟易隸仁和班

玉梅花下

用陳其年玉梅花下交三九詩句也袁身梅一名升梅又名生梅湘潭人年二十人生平平登場則天姿國色傾倒一世亦奇也諸伶中身梅性最溫柔有暱之者不知其爲莊爲諧爲恩爲仇與班中人處亦不審其意之善惡公孫嘗爲之譜行露之什云

逍遙銀漢

周漢雲一名家秀長沙人年十八髫齡時在五雲班唱旦後入青華班改小生色藝俱佳每登場與韻蘭合演一時有金童玉女之目姿性靈巧鑒兒辨色無不當人意吏部嘗言歌童當列三品以陳古義一曰變童如全嬌身梅韻蘭生花是也一曰頑童如福嬌韻嬌身桂是也一曰狡童如漢雲是也漢雲自言在五雲班時有戲覷之者鍵戶不使出忽乘間踰牖得脫其急智頗如此惜其嗜阿芙蓉已深云

宛轉藍橋

唐韻蘭一名詠蘭一名詠藍一名詠南瀏陽人年十八初入清華班未知名吏部爲之飾裝聲譽大起貌娟秀而腴二十四品中之秀品也時花中與身梅相伯仲吏部繫以詩品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可以想其姿態矣

玉堂花照

原本作全嬌兒是

飛燕新妝

觀察歌臺楹帖云瑤臺月下羣玉山頭飛燕新妝李憐亭北崔九堂前岐王宅裏落花時節杜在江南用李杜詩語天然湊合

明駝舊恨

全嬌和番一齣所得纏頭之貴以千金計觀察品花詩云玉菩薩號冠當時品作梅花恰肖伊絕調和番兼搶傘幽情醉酒復偸詩色因調翠收狐豔藝更盤貂戲鳳奇坐樓坐宮還大審淡妝濃抹總相宜

玉梅花下

原本作身梅兒是

泥人甜味

觀察有品花四詠其一詠身梅云名梅人卻似桃花眼勝橫波臉勝霞調翠送燈覓艷品收狐喂藥是專家取雍州後宜橫玉下宛城時早破瓜莫怪慧中饞秀外無愁饑得保年華吏部和之有風懷穩似和闐玉情味甜于哈蜜瓜之句似有不滿之詞何也

珠光壓倒

原本作韻蘭兒是

姑嫂蓮蘭

瑞蓮瑞蘭姊妹拜月一闋爲韻蘭擅場歌筵盛行焉

夫

妻梅杏（二度梅傳奇中梅良玉杏元也詠蘭落花園一齣吐屬閑雅與全嬌異曲同工）玉顏誰似（原本作全嬌不愧）蔡女琴心（琵琶記中賞荷一齣惟全嬌有之）陳尼詩思（僧詩有崑山弋陽二調崑調有周玉生能之弋調則無出全嬌之上者）驚蛇（斷橋會）畫蝶（蝴蝶媒）塞上琵琶（和番）教坊第一（原本作身梅不愧）唐花夜照（原本作韻蘭不愧）命名作坤（韻鶴名才坤坤爲東甯之卦故又字詠南爲）皎皎梅花（身梅也太守原注云離騷不錄梅花可爲琴志樓解朝時有捌黛雲者姿兒端麗竊人驪脯吏部及王華貝校官周靖庵孝廉咸偃賞之而諸君唱和未之及靖庵云崑崙集無黛雲亦猶離騷無梅花也吏部爲補一詩贈之云才人低首拜崑崙滄海遺珠許我吞信過花風三月暮光添柳宿兩星論山橫翠黛連葛影樓擁紅雲畫綵痕家世河東君一脈半江秋水寫清言半江者黛雲所居里巷也）娟娟蘭葉（韻蘭）橫波被酒（全嬌沈香亭一齣演楊妃醉酒最爲觀察所賞）暖日生煙（玉生姓周班中呼爲甘玉生從母姓也江西撫州人初不知名以諸崑曲爲元和江建霞學使所賞始漸有點戲者初入清華班黃蓉瑞大令及吏部時以纏頭相贈及聲譽出起大令恆以此詩於人焉葵園老人與觀察每人歌筵必二見而後快觀察有品花四詠一全嬌一韻蘭一身梅一郎玉生也太守以其鄉人尤標舉不遺餘力云）珠圓（韻蘭貌圓神圓喉圓韻圓葵園以珠圓二字附之觀察品花詩云可兒眞覺韻如蘭幽秀神情分外妍蔣妹嬌痴憐拜月蘇妃端正感升天落園氣息饒名貴賣內身材稱麗娟不負宗工摸辯雛品題兩字是珠圓蘇紀寶也）玉潤（彭潤寶長沙人年十八色藝與漢雲敵吏部目爲玉潤以與珠圓屬對焉）翼教叢編（翼教叢編者湘人輯錄攻康梁邪說之作也康有爲廣東南海人官工部主事梁啟超廣東新會人舉人康有爲弟子所謂超回者有爲素行無賴教授鄉里專中輕浮少年多附從之其人記醜而博兼有才辯所著書有新學僞經考以六經爲劉歆僞造割裂羣書強就己說而無甚深義又有孔子改制考一書大旨託於公羊改制之義以伸其變法之說此二書爲康學要領改制考以孔氏耶蘇合爲一理而實推崇摩西其僞經考則爲滅棄六經張本書初板行詆之者眾及遊京師編修吳嘉瑞曾廣鈞標榜甚至或以其書呈於戶部尙書翁同和同和大惡之時甲午中日和議定天下洶洶皆言自強大學士李鴻藻主之於內鄂督張之洞主之於外有爲託其術遊於公卿間頗爲一世傾動嘉應黃遵憲本有爲黨魁久入耶蘇敎會因與康梁之徒創設時務報館於上海先以西人瓜分中國之語聳動

海內繼乃主持西教民權之義潛移政柄一時副官疆吏洋然言時務上自宮禁下至市井無不人持一冊吏部曾與其黨往來悉其事之說祕偶言於同好無有信之者湘撫陳寶箴本以遊說起家至開府其子三立號能文章於是聞聲相思又偵知有爲善營祿通聲氣以爲富貴可與久共乃以重金餌啟超主湘中時務學堂時丁酉九月也有爲在桂林開聖學會爲諸生所逐踉蹌無所往遵憲方官湖南鹽法道開南學會以待之學使徐仁鑄雅重啟超尊有爲不名至稱之爲南海聖人有輶軒今語一書推衍康學吏部許駁之與其書相追逐有爲未至境聞風走京師啟超亦知爲湘人所不容假戊戌會試去葵園老人糾合湘紳暴其手書逆蹟上之寶箴寶箴陰庇之且疏論其才可大用有爲在京進呈書奏日與其鄉人戶部侍郎張蔭桓密交內官擠排異己同和攝其威戚力疏薦之有其才勝臣十倍語有爲先在京師開保國會會例有云保中國不保大清御史黃均隆首糾參之語牽寶箴及遵憲同日仁鑄之父致靖官內閣學士薦遵憲等備顧問箴並上均隆遇之於朝房致靖賍起方欠申不知均隆之勃之也其時禮部尙書許應騤御史文悌彈章相繼人文悌罷斥臺臣惴惴有解組去者瀏陽譚嗣同鄂撫譚繼洵之子爲繼洵寵妾所譖以知府候補江南又不爲江督劉坤一門丁張某所喜平日頗涉內典見有爲書大悅訪之上海追至海舶投贄稱弟子而返嘗繪一圖有爲跏趺上坐嗣同膝行合掌頂禮其傾倒如此及有爲柄用引嗣同參與新政事宜乃與林旭聯楊銳劉光第名疏請兵脅　頤和園召袁世凱於天津以兵應之步軍統領榮祿告變事敗同楊深秀康廣仁等六人棄市嗣同臨刑大呼林旭曰事不濟天也啟超作六烈士傳不及此語嗣同所著書云男女裸遂無人倫無禮殺而後可語大嗣之世三立偉之或以語寶箴寶箴爲辨無此說人疑其父子持異不知各有所善也寶箴褫職去湘人以聯語送之云陳三立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康有爲未學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一用喪狀語一用廷對策語廷策干冒二字直書至地宸嚴上擡有爲策冒下空一字違式不與前列有爲以石印行世猶有不平之意其胸次卑陋瑣屑計較大率類是吏部嘗言康梁龍濁鄙夫行同乞丐不足釀滔天之禍也乃一二無知疆臣相與卵育翼覆俟其毛羽之長成其斃起也如曇花之頓開其立敗也若浮雲之忽滅豈不異哉）春人（洪稚存亮吉卷施閣詩集中時用此二字其贈張靈詩云桃花三尺雪下有春人積觀察自以爲張靈後身故少年以春人自號云）兒女嬌痴（觀察於乙未年贈全嬌一聯云全盛湘山留寶氣嬌痴兒女贈人才是時京堂督撫紛紛保舉人才湘潭羅正鈞亦與其選云）仙童狡獪（湘綺老人嘗以觀察爲仙童降生曾

（以書調之有仙童狡獪之語又觀察詩卷有山中見白桃花詩老人眉評云又見老虎矣或不知其作何語老人云仙童自有兩等有玉皇大帝之仙童目之所接皆天仙玉妃覩一切嫣紅姹綠都如塵羹土飯故終日佳麗滿目而無所動心此等仙童斷無降生人世之理有山中道士之仙童除燒丹讀經別無所知偶出洞門遇老虎亦詫爲艷色此語眞可解頤矣）**眉心室**（觀察少年有眉心室詞一卷頗犯綺語之戒）**琴志樓**（觀察別業在九江廬山取牙期志在高山流水之意）**三生**（觀察自謂爲張靈後身後得船山詩畫小冊亦有張靈後身四字印）**種花年**（戊戌己亥閒雜伶妙妓年十七八者居多觀察每爲人作書錄辛壬閒所作詩則隱書曰種花年）**人天清感**（觀察有人天清感樓賦）**藍田玉暎**（玉生也觀察品花詩云崑曲推存甘玉生青衫花旦並驅名遊園驚夢思凡雜吃醋過關逗火精屬茱屬雜村且俏刺梁刺虎烈而貞葵園書扇靈鵝畫昨夜鬱王大點兵）**碧海珠圓**（韻蘭也吏部嘗言珠不圓則不亮月不圓則不望人不圓則不相如韻蘭者誠相品之正宗歟）**幽夢高唐**（韻蘭）**交情膠漆**（全嬌）**秋心銀漢**（漢雲）**春意紅梅**（身梅）**艷福英雄**（福嬌兼青衫武旦之長）**名花姊妹**（生花於福嬌爲從兄弟）**桂華**（身桂）**芍藥**（洪稚存亮吉卷施閣乙集有郭芍藥本事詩序寓名於仙人郭芍藥爲當時孫淵如所眷歌郎郭喜郭雙作也吏部有舊本事詩序爲韻嬌而作記其詩之一云十載京華踏輭塵孫公圖下後來身燕臺風月痕如夢又見江南芍藥春傷今弔古百感蒼茫惜詩序俱佚不能備錄耳）**珠光之四**（漢雲也）**華月清言**（漢雲隸清華班）**閬苑靈芝**（李芝雲小名細已巴陵人年近四十武生弟一漢雲從學焉芝雲任俠尚氣斑中推爲領袖仁和尚書攜湘時最賞之戊戌春走七千里投尚書於京師時尚書入直樞廷嘗從後車遍觀西苑南內之勝居半年厚訾遺之歸）**小山叢桂**（周文湘班名秋桂江西萍鄉人文生弟一貌豐厚性耽儒雅有貴家姬特賞之贈以千金爲之納捐通判至上海遇某關道懊惱而返某關道者少年歡場相識者也雲泥車笠聞者寒心然天下事有幸有不幸若如杜琴言輩其子孫不居然仕宦哉）**雲漢**（漢雲倒文）**公瑾醕醪**（漢雲演三國周郎諸齣頗得其師傳）**采得同心**（漢雲與韻蘭登場並演眞一雙玉人吏部嘗惜其不得爲佳耦云）**口銜丹詔**（時江南有查辦案）**東海**（江南案起外閒訛言山東遊撫贛賢所爲其實非也贛賢清能因川東敘案與西使齟齬去任）**南樓**（張之洞總督湖廣時歲織兵製造機器之費靡用甚巨部臣詰責時

亦製財歲終往往典衣過歲不自知其窘也公餘則召僚佐諸名士過江遊讌人比之庾亮之鎮武昌云）**蕑**（韻蘭也詩鄭風方秉蕑兮雙蕑香草也按即今之蘭草吏部避家諱借用之）**蓮**（邱瑞漣醴陵人年十七貌似韻嬌面有梨渦風韻亦頗相類見者或誤識焉）**桂**（孫紫桂瀏陽人年十六爲後起之秀歌喉清雋有小白雲之譽焉）**梅**（身梅）**惆悵詞**（爲歌伎陳桂枝作桂枝澧州人流寓長沙問年已過花信而丰姿淡洽領袖羣芳）**匡廬親舍**（觀察封翁西樓老人構琴心樓於九江作寓公取李白詩琴心三疊道初成之句是時觀察往省焉）**江壇高宴**（觀察曾刻有江壇集皆與其仙倡和之作）**廣寒宮殿**（詠伎桂枝）**河漢**（漢雲）**蓀荃**（荃交）**調羹**（身梅）**郭密香**（韻嬌）**念奴嬌**（福嬌）**花枝**（生花）**桂葉**（身桂）

續崑崙集釋文

遊仙詩（紀江南事）**丁石**（時查湘岸鹽款者爲江南候補道丁蓀元）**卯金**（江督劉坤一方告病柳）**殺吳剛**（查辦江南案爲樞相剛毅）**猿語**（候補道袁秉楨當江南保甲差多年見剛相自陳被斥死）**鹿痕**（吳撫新調鹿傳霖時剛相有移節入吳之信）**張果**（江督門丁張某爲言官糾彈飭革匿上海江督如失左右手）**劉綱**（江督）**胡女**（甯藩胡家楨因言官參劾降調）**袁公**（袁道本督文正壻見剛相自陳冀獲餘蔭卒罷斥）**金銀**（江南爲財賦之邦互市以來民力盡矣剛相搜括六十萬金入戶部江南候補人員益無所染指江督因告病朝命不許）**粉黛**（剛相素廣清鄭駐轄時供給皆自備刻至金陵官吏屏肅未幾其從官多有起秦淮花會者）**桃葉**（觀察於秦淮新有所眷惆悵詞所云風雨殘春桃渡感也）**日下西王**（爾雅四極東至日下西至西王母吏部以日下爲日本西王母爲美州）**人閒覓肉**（孫淵如星衍芳茂山人集遊仙詩云微道崑崙多覓肉覓風飲露便登仙蓋指當時朝士中之附和珅者）**泥塑**（衙門書吏稱官爲菩薩舊言傀儡也近年老成督撫以無爲爲治人謂之泥菩薩）**雲郎**（陳其年侍史徐紫雲本冒辟疆得全堂中歌童冒辟疆同人集廿二玉挺撰五十壽序云紫雲善舞楊枝善歌秦簫能度北曲陳瑚得全堂夜讌後記云徐郎善歌楊枝善舞秦簫解作哀音又同人集六陳維崧有徐郎曲楊枝曲秦簫曲湖海樓集存徐郎曲楊枝曲而無秦簫曲雲郎歸其年不知何時考徐釚詞苑叢談九云廣陵冒巢民家青童紫雲偎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狎其年爲雲郎小照徧索題句又本事詩七冒襄詩其年畫紫雲小影遍索題詠歲題二絕云夜遺青童伴讀書老夫愛

客勝播嗤六年別去情如海畫裡逢人應問余陳子奇才亂典墳陳子癡情癡若雲世間知己無如我不遣雲郎竟與君又同人集九載裏哭其年詩注云其年密畫雲郎小像遍求題詠成卷則其相過必在水繪園讀書時同人集七庚戌歲寒倡和有龔芝麓贈辟疆子穀粱移寓蝶浮先生新圍酒中偶成十二絕句之一云天津不上廣陵潮栢葉椒花客思遙歲晚何人同送臘楊枝歸去伴秦簫詩中不及雲郎又云楊枝歸去是時得全舊人祇有泰簫一人而已蔣大鴻序陳其年偕悵詞云徐生紫雲者蕭郢州尙幼之年李侍郎未官之歲技擅平陽家隣淮海託身事主得侍如皐大夫極意憐才遂遇賴川公子分桃割袖於今四年雖相感微辭不及於亂若乃棄前魚而不泣弊軒車而彌愛眞可謂寵深錄轟散逾辭樹者矣雜時秋水欲波元蟬將咽公子乃罷綻帳而言旋下匡牀而引別江風千里距相見期遂有惆悵之篇曲盡離憂之致僕豈無情豈能游此傷心膈目曾無解恨之方撫節和歌翻作助愁之句一時同人爭和是題詩多不載按蔣序今附湖海樓集詔悵詞後

梅影梅身（觀察新刻有影梅庵憶語冒辟疆悼亡姬董小宛之作也在金陵爲繆小山太史荃蓀題雲郎小像四絕句其一云影梅讀罷讀身梅近日心情祇自咍驀遇鍾山老居士前樓棒喝畫圖猜又云我憐卿復卿憐我雲憶泥耶泥憶雲我有雲耶更無數萬花海裏擀香薰現身說法意氣公然籠罩人矣）菩薩（原注郎圍有三菩薩詩按三菩薩者玉菩薩漆全嬌鐵菩薩帥福嬌雪菩薩郭韻嬌也：）得寶藏嬌（韻寶韻嬌）尋梅探桂（身梅身桂）潛蛟（全嬌同聲字：）曉雲（仁和班雛伶）春水（觀察歌臺之對坐有楹帖云何事千卿風吹縐一池春水多情笑我淚淌盡千古英雄用詞中成句眞奇作也）即事有作（王定保長沙人年二十許貌極明艷眉閒時露秋色愈增其妍媚初在酒家當鑑有兵家子昵之延爲上賓後以失歡緊獄吏部飛書救之事平在芋園演鳳儀亭觀察一見傾倒賄金帛無算又出數百金爲清私債經營一月始得入如意館焉）摭言（唐人王定保撰觀察以其同名時戲吁之云：）和寶甫郎事（二首全用王氏事實此東坡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之例也）我因逃世（葵園老人讀此詩以一律投吏部云交交黃鳥蕭綿蠻詠到南薰暑意刪秋人睡鄉蓮被沼冬餘紫氣桂馨山四時佳境遜清賞茂輩芳踪索笑顏未必先生竟逃世年年春色在人閒吏部得詩和云池上觀爲語作蠻故園春色未全刪升雲日園梅橫嶺紫氣如煙桂滿山蓮是並頭涵瑞靄花疑有韻戀嬌顏玉臺新詠南樓曲弁入另絃落指開葵園又疊韻和云胡然口素與腰蠻佻達成吟未忍刪池引清泉蛟得雨煙籠暖日玉生山化身梅

瘦香盈握無語花嬌韻在顏高詠難追思抗手有如日下愛雲閒吏部亦疊韻和云雲髻高還菩薩蠻藻荃文緣草難刪生花入夢春同谷紫桂氣香只在山百瑞蓮房初結子一身梅伴笑蹈顏海棠丰韻嬌無那新詠南風五兩開詩中俱寓人名做古人名體也達才郎大成長沙人世業另戶中年家落入梨園聲色俱妙葵園老人戲集劇目爲詩蝋之云桂枝風韻出嬌啼贈劍[illegible]勞玉旋擠插蝶有情開畫館逐桃無奈別香閨春秋配合芳名重富貴圖呈艷福齊最是玉堂春好處回頭魂斷一聲妻大審玉堂春一齣王公子嘆妻時大成演旦忽仰首回顧老人激賞之以爲切合情事時湘陰李幼梅觀察頗伸綢繆之敬或贈以主衡云大成至好胡子之位幼梅惡之令故爲達成然至今人不知也）君爲哀時（觀察以哭盦名集多憂時感憤之作）唐殿（詠蘭）漆園（全嬌）同舟（韻嬌用郭李同舟事）贈扇（觀察以詩扇貽身梅惜其不能奉揚仁風也）王郎（定保演罵鬼驛聲色悽惋）郭舍人（韻嬌）靈鵝主人（元和江建霞太史別號也太史名標甲午督學湖南刻有靈鶴閣叢書五集又造思古人賤十六頓皆　國朝人箸書別業風流儒雅亦近今所罕觀也）三家（江左三家詩鈔吳梅村偉業龔芝麓鼎孳錢牧齋謙益三人也）江南花落（杜甫江南逢李龜年詩云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觀庚子山哀江南賦沉痛尤爲過之吳龔錢皆江南人身遭國變故宮禾黍觸目傷心故牧齋贈歌者王郎北遊十四絕句之一云憑將紅淚裏相思多恐冬哥沒見期相見只須傳一語江南五度落花時芝麓和榮子楊枝絕句云老去心情似亂絲銜杯鼓勇一登陣落花時節人重見定要楊枝唱柘枝柳花如雪雨如絲簾外殘鶯過短牌不信江南風景好杜鵑聲裏送楊枝大抵詩中別有感慨能使讀者愴神至梅村贈遼左故人云雁去雁來空塞北花開花落自江南可憐庾信多才思關隴鄉心已不堪其哀感更不待病中賦賀新郎一閱矣）薊北霜高（吳梅村王郎曲自跋云余此曲成合肥龔公芝麓口占贈之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尙如絲酒闌卻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王郎（吳梅村詩集有王郎曲靳榮藩注王郎于辛卯春盡北遊依龔太常辛卯爲順治八年此詩編次於十一年壽芝麓後則王郎依龔最久矣尤侗艮齋雜說予幼所見王紫稼妖豔絕世舉國趨之若狂年已三十遊于長安諸貴人猶惑之吳梅村作王郎曲云云而龔芝麓復題贈云云其傾靡可知矣後李琳枝御史按吳錄其罪立枷死議者快之然當時尙有惜其殺風景者按梅村自跋云王郎名稼字紫稼於勿齋徐先生二株園中見之髫而皙明慧善歌今秋遇於京師相去已十六七載風流儇巧猶承平時故習酒酣一出其伎坐上爲之

（傾靡余此曲成合肥龔公芝麓口占贈之云云觀又錢謙益有學齋詩集云辛卯春盡歌者王郎北遊告別戲題十四絕句以當折楊贈別之外雜有託寄談諧無端隱謎閒出覽者可以一笑也其一自注云王郎此行將倚龔太常吳詩箋注即本此李琳枝名森先王郎南歸龔芝麓贈之詩云香鶴紫絡度煙霄金管瑤笙起碧宴誰唱揚州新樂府舊人彈淚覓櫻桃其死也韓之詩云春風農日揚朱張玉骨生將塵尾填雲散畫梁人未老轉傷紅豆李龜年風急江城轉暮湖樓前碧月倚春霄王郎已死清歌歎慧聽東吳碧玉蕭）**五陵年少**（陳其年湖海樓詞賀新郎一首秋夜呈芝麓先生中有云多少五陵輕薄我有淚只為公落後夜月明知更好問陸郎舞態應如昨陸郎者蓋卿牧仲之阿陸也）**五銖**（陳其年湖海樓詞定風波一首贈牧仲歌兒阿陸云蝴蝶成團檢英飛輕狂恰猶五銖衣若問年華鬧幾許數數覷峰十二正愁時莫道梁園非故土且住得人憐處不須歸問控郎君堂後馬偷跨陸郎從古愛斑騅自注斑騅陸郎樂府中語）**羞澀珠喉**（宋牧仲犖西陂類稿詞虞美人一首酒邊用吳凝父春色韻云橫波翦得吳江影鬟覆蟠螺領文茵走上臉微紅恰聽雜鶯羞澀啼東風輕盈擬倩遊絲惹留住春光也暖香翠雪綺筵邊好儞賺朧煙月鬭腸天按詞意似在撫吳時贈歌者之作陸郎本吳人陳其年賀新郎一首云作客東京寂寥誰侶西風落葉聞諳旗亭乃延秋全部於此徵歌中有一人云曾相識訪之知吳下陸郎也明日顧余郎舍談諧纔纔余落拓無聊感生厚意爰贈此詞詞中有云中有一人尤相熟是襄王筵上曾逢者一句句鄉關話證以其年定風波詞則陸郎或為牧仲所賞後借歸洛中不久又重理結索故其年賀新郎詞又有我到東京眞失計卿亦何為然也得毋類明妃遠嫁此語殊悲非相戲諸語色衰愛弛為美人下塌繄此輩蛺蝶揚花性難次慣自來文人好事不過偶然寄託傾吐愁腸琵琶行豈眞為商婦作哉）**陸郎年紀**（見上五銖注）**酒邊**（見上羞澀珠喉注）**吳江**（見上）**豔雪**（見上）**文茵**（見上）**紫雲**（見前湖海樓集有惆悵詞二十首別雲郎作也又詞集水調歌頭有留別雲郎一首又五綵結同心有過惠山蔣氏酒樓感舊一首自注余昨年與雲郎曾宿此樓又賀新郎一首雲郎合卺為賦此詞又瑞龍吟一首云春夜見壁間三絃子是雲郎舊物感而填詞按詞中有今日愴人琴淚如鉛竊是時雲郎夭折久矣）**叔文**（陳其年感舊絕句尹布衣叔文注云布衣名質鬻畚賣漿目不識丁而肝膽輸囷有古俠士風曾襆被從余入燕及余將遊汴布衣別我三千里徒步歸歸未一歲卒）**功名五十**（王漁洋士禎池北偶談陳其年年四十餘尚為諸生有日者謂之曰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贈句云朝來日者榻邊過為許功名似馬周至已未果以應薦授檢討時年已五十六）

么鳳（其年集有書小徐郎扇一首注雲郎姪也）**前魚**（見惆悵詞序雲郎為買巢民舊人又從其年遊前輩風情雖量去人遠矣）**玉人歌**（其年詞玉人歌一首楊枝今歲二十為於齊執上作小詞）**惆悵**（其年有惆悵詞）**歸謝**（錢東生林文獻徵存錄計東傳云計東字甫草又字改亭吳江人師湯斌講讀學為古文又師汪琬負經世略自比馬周順治十四年舉人嘗至郭下遇訪謝榛葬處得之南門外固請當事為封土立碣誥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至順德追憶歸有光嘗佐此郡有廳記二篇便策蹇往來求其遺址不可得排徊署傍廢園中西向再拜流滯被面）**湯汪**（見上）**五湖歸夢**（朱竹垞彝尊江湖載酒詞有有令計甫草索贈吳僮時來一首有云南北相攜萬里且綴作五湖歸計）**萬里**（見上）**日誦楞嚴**（文獻徵存錄計東傳云或問暇日何以自娛曰賦詩彈棋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吳兒**（吳時來）**西湯南蔣**（袁子才枚隨園詩話十四云汪東山先生繹精星學桐城吳貢生某以女命與算汪曰此一品夫人命也但必須作妾君不信我言待我某科中狀元時君方信我及期果中狀元汪在京師與方靈皋蔣南沙湯西崖齊名三人皆藏放方獨迂謹時相柢牾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來錯呼白菜人因以雙白菜呼之方大加規諫先生厭之乃署其門曰候中狀元汪論靈皋又免賜光庶蔑南蔣或者西湯晦明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雙白菜終日到畫堂）**星命**（見上）**璧畫**（見上）**部婁**（隨園詩話十一云以部婁擬泰山人人知其不偷然在部婁私心未嘗不自喜也秋帆向書德位兼隆主持風雅枚山澤之瘠何能及萬分之一）**靈巖**（錢梅溪詠履園叢話云靈巖山館在靈巖山之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畢秋帆先生所築菟裘也隨園詩話十六云倘書詩編三十二卷曰靈巖山人之集靈巖者倘書早歲讀書地也）**兔園**（履園叢話云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幕中賓客大半有斷袖之癖一日先生忽語曰快傳中軍參將要鳥鎗兵弓箭手各五百名將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後先生移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語余適在坐正色謂先生曰不可打也問何故曰此處本是梁孝王兎園先生復大笑）**虎阜**（在江蘇去靈巖里許）**桂郎**（隨園詩話四云李桂官與畢秋帆尚書交好畢未第時李服事最殷畢中庚辰進士李為購素冊界烏絲勸習殿試卷子果大魁天下溧陽相國前康熙庚辰進士也重赴瓊林之宴聞桂郎在坐笑曰我措老服要一見狀元夫人其名重如此戊子年畢公官陝西李將往訪路過金陵年已）

三十風韻猶存余作長歌贈之又趙雲崧翼甌北詩集中有李郎曲中有云一个狀元猶未遇被郎暫覩識英雄自注秋帆時爲舍人又云狀元官貴擁高牙匹馬相從萬里睞自注相從皋蘭官舍又云摑載巾籍過嶺來昔是玉人今玉客自注時販玉玩至粵又云通詞曾記訖徵渡欲即仍辭郎太較往日挑琴未目成今朝擁揖偏人老西子重逢范大夫非復當時浣紗好成陰樹已感司勸轢釜聲兼記邱嫂迥憶華年淡泊遣獲喪那禁私相偕語語修怨以談諧出之想桂郎年少時不知如何傾倒一世也

劉三 隨隱詩話四云雍正聞京歸偷人劉王色藝冠時獨與翰林李玉淵先生交好余兩辰入都在先生處見劉則已老矣但聞先生未第時甚貧劉愛其才以身事之余疑而不信偶過雄髮舖壁上無名氏題云欲得劉三一片心明珠十斛萬黃金一錢不費倩厲側妬發江南李翰林方知果寶事也先生在吳門與朱約岑送宋官北上詩云莫惜當筵舞髩斜多情曾爲揖年華玉郎此會成長別飛畫江南陌上花朱和之有春燈紅照一枝花之句朱爲張匠門先生之故人相見京師年已八十

媚豬 宋陶轂清異錄南漢劉銀寵妃名紀曉嵐聘五種筆記烏魯木齊詩云始信劉三愛媚豬

相思 隨圍詩話十四云冬友侍讀眠倫人登元將之陝西未能攜去路上見籠中賣相思烏者戲題云同眠復同食何處號相思按王蘭泉昶湖海詩備二十七嚴長明字冬有召試仍閣中書官至侍讀遂以病歸畢君秋帆巡撫西安貂在幕府十有餘年袁云之陝西蓋應畢公召也

推袁 隨園詩話補遺六云張貽山以詩稿見寄名日推袁尤可感也

袁子才 隨園詩話一云余翰林歸娶贈行詩大司空袁叔度時爲庶常詩云畫壁旗亭句浪傳藍擠歸去會神仙從今厭看聞花草新種湖頭並蒂遷蓋調余押詩郎也又四云乾隆已未京師伶人許雲亭名冠一時攀翰林幕之綱金演劇余雖少年而徽車巖馬無足勳詩者次日清晨竟叩門而至余壽過望贈詩云云又十三云參奉調江甯泰秀才大士以弟子禮見余月課多士拔其光者秦君等共二十人徵歌選滌大會于徐園有伶人康桌爲余所賞秦郎席賦詩云秋雲幕歷午陰長舞袖風迴桂蕪香忘是將軍門下客公然子綑看康郎一坐爲之解隨秦後中狀元官學士又補遺十云乙卯春余在揚州巡措謝香泉侍御移尊寓所有夢樓侍講晉巖秀才歌者詩皴門下士劉熙卸席云從古佳人是男子於今問字有歌郎注計郎學詩於隨園

學佛 湖海詩傳二十二王文治字雨鄉年未五十郎耽鐸學精于楞伽李次青元度先正事略云自讀歸買僮敬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客至張樂其聽客去樂散默然難定夜坐曾朱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菜而已其詩與書尤能畫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嘗自言吾詩與字

皆爾理也

談詩 隨園詩話載王夢樓詩話數則

五雲 履園叢話云五雲者州徒王夢樓太守所蓄素雲寶雲輕雲綠雲鮮雲也年俱十二三垂髩鐵足善歌舞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太守以輕雲綠雲鮮雲遺妹攜素雲寶雲至溯北漾畢秋帆制府覘之則男子也制府大笑乃筵其頭放其足爲僮僕云按隨園詩話二云王夢樓太守精於音律家巾歌姬輕雲寶雲皆余所取名也據此則寶雲非男子矣

岱南閣 孫淵如有岱南閣叢書

本事詩 畢沉吳會英才集二十三孫星衍別長安詩其一云覓句臨書事事忙憐君劇縣得池陽曾因芍藥開三徑看到蓮花似六郎自注蔣明府瑩谿曾與予賞郭伶人呼之芍藥後又賞張伶吉慶洪稚存北江詩話四云吾友孫星衍客陝西巡撫畢公署春一伶郭芍藥者圖留之宿至夜半伶復嗁泣求歸時峩穀已鎖孫不得已接長悌自高垣度過之爲還者所獲白于師使節使詢知其故急命釋之若爲恐孫之知也又卷施閣乙集有郭芍藥本事詩序又卷蘸閣詩集十五歲慕懷人詩孫比部星衍云郭芍藥詩成本事鄭櫻桃室作安居又十七將至安陽先東趙希璜大令二首之一注云王子冬飲君署醉甚幾欲進席値孫兵備舊僕郭芍藥代飲數航乃解按本事詩序云藝屋郭郎名喜者蔣大令玉子及孫君季遞所眷也又云蒲州郭郎名雙者並枝芍藥圖所復作也據洪詩話及序但云郭芍藥不言其爲喜爲雙然據序文於郭喜有夏五遂書已應郭亡之識之語於郭雙有桃思代李燕不逢鴻之語則依調如者必郭雙矣迹其自陝西至山東雙必始慈相從洪詩稱孫比部則其官曹郎在京也稱孫兵備則其再任山東兵備道也羣被囊香青衣捧硯雖宋子京半背之羆何以異裁

九頭師子 年羨堯徵青海佩印觀察曾爲臺灣民主其總統印時戲以示客故其病中吟云中年渡臺作民主肘後金印猶縣綬亦無聊之極思耳

三耳秀才 王定保之歸觀察也聶季嘗之力居多

滌蘅 定保字也

紫雲 見前

金菊 同人集十一吳鎔得全堂席上戲賦贈三小史一徐雜彬如小字花乳一金菊芳男一金二菊韋柱其詠金菊云看遍鳳前掌上身果然宜喜復宜頰記來艷曲皆紅豆揺去繁花盡錦茵乍見似曾相識夜細思無可奈何春停尊忽憶仙裳句腸斷魂消是此人注黃仙裳有腸斷魂消是菊郎之句按黃名雲同人集十載其得全堂觀劇留別四首之一云知已能容舊酒狂幾同邀辭坐胡狀老夫不下岐途淚腸斷魂消是菊郎又同人集士二吳鏘詠金二菊云老年魂夢又揚州小菊逢揚世莫傳林泰饑而今難獨步王郎燐嘗日未風流名花傾國香盈座畋月中天鶴泉秋憶得趙家誇姊妹昭陽合德最溫柔

秦簫 同人集六陳瑚觀劇斷句十首之一云十五徐郎舞袖垂秦簫歌罷又揚

（枝聽公未是知音者但有新詞付雪兒又催有仲詩云燒殘紅燭夜迢迢進石摩雲入碧霄吳市簫聲聲最苦可堪異縣聽素簫即此人也）

花乳（見上吳綺詠云羅鳳當年事可傳比兒此日倍堪憐嗟同鶯轉聲聲脆曲比隋明字字圓何必心傳追往昔總教賜隊是當延雅皋若不逢司憲怎識風流弟一仙）

便面（同人集十一吳辭辭賦三律羅見出扇索書因再題斷句一首云燭遺更闌半臂寒又將餘墨寫輕紈江南有客狂如此留作他年便面看）

楊枝（鈕琇觚賸如皋冒辟疆家有園亭聲伎之盛歌兒楊枝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詠盈卷接王士禎漁洋山人集有楊枝紫雲曲二首注引此）

樸巢（同人集首盧香撰冒巢民先生傳云先生諱襄字辟疆邑有樸蹤城南濠就樸架亭與鶴鶴同棲遂自號巢民）

蜀道（王士禎漁洋詩話云康熙辛亥宋荔裳施愚山皆集京師與余兄弟倡和最久明年荔裳補官蜀臬余典蜀試先後出都門余以十月下峽荔裳以明年春上峽遂不相見是歲荔裳入覲沒於京師）

金縷曲（宋琬二鄉亭詞采桑子贈歌者陳郎並柬西樵云紅牙撥罷黃金縷）

紅豆（宋琬安雅堂詩集為陳其年所歡紫雲題像云曾將紅豆譜烏絲）

白雲（宋琬采桑子詞周瓮山評曰二鄉亭又添一鄉何必更求白雲鄉耶按周云又添一鄉謂溫柔鄉也安雅堂未刻稿從謝方山中翰索酒絕句自注余有亭名二鄉謂醉鄉與驅鄉也）

雁柱（安雅堂未刻稿贈陸君賜詩卻恨秦箏雁柱多徐釚本事詩八載此詩注云陸善三絃子坐客賦詩便能歌之眞絕技也）

鸞鎞（宋琬采桑子詞贈歌者陳郎云奪得雙鎞輕燕闘闘掌上飛）

夫渠（徐釚本事詩八龔鼎孳戲爲部九張郎二絕句其一云青霜天氣月明時重見春風柳一枝爲報夫渠妝鏡畔畫眉人是遠山眉）

把酒（本事詩附注張郎雲聞人爲宋韓文所聽韓文沒後宗伯嘗於摩訶庵杏樹下爲張郎作愁舊詞調菩薩蠻云蔚藍一片山初染紛紅花底看人面玉笛怕花飛花閒人莫歸當時花下客把酒斜陽立今日對斜陽與花同斷腸）

波心月（徐釚詞苑叢談九云歌者張郎今日之秦青也壬子春暮燕集於宋荔裳京師寓園喜張後至合肥宗伯賦蝶戀花詞有云羅衣影漾波心月）

人面（見上）

風前張緒（龔鼎孳蝶戀花詞云張緒風前好是腰身絕）

堯峰（先正事略葉燮傳云汪編修堯峰說經硜硜與先生詩論鑿枘按堯峰汪琬也）

詩法生新（先正事略葉燮傳云先生論詩曰生曰新曰深時吳中稱詩者多宗范陸究所獵者范陸之皮毛耳先生著原詩內外篇力排其非吳人士始多譽之既沒乃爭從其說）

越中（徐釚本事詩九朱彝尊贈若耶小史爲葉星期作云畫舸乘風一葉輕紅亭相送客相迎最憐小史如初日不動離筵到

五更附注云星期遊越愛伶人某郎幼美其友致之是夕已敘裝將還執手不忍別賦絕句送之楊謙曝書亭詩集三注云按星期是時在宋觀察荔裳幕中愛伶人某郎幼親美其友致之是夕已敘裝將還矣執手不忍別先生賦詩送之）

白簡（先正事略云先生以伉直不容于上官落職欣然曰吾與廉吏同登白簡榮於遷除也時陸清獻同被劾）

紅亭（見上）

倒好嬉（桂未谷馥續三十五舉引張紳書朱伯盛印譜後曰吾子行當作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他日趙文敏見之罵曰贈贈子他道倒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

旃羅含（明沈景倩德符敝帚齋餘談云儒經中名男色爲旃羅含）

北斗（北京稱狎伶者爲老斗吏部性通脫不喜冠蓋逢迎家居十日九綠竹故示人不可近諸伶有驕卷者以兵甚部勸之葵園老人嘗戲呼爲戚斗吏部曰此公家物也何敢當何敢當）

南枝（衝波傳云夫子遊陵見二女采桑夫子曰南枝窮寵北枝長）

屯田庫穴（敝帚齋餘談云吳江諱語三吳大旱吳江令命主簿入鄉勸荒投宿於車溪寺中借中一少年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洪辟人室誤中主簿吳江人因作聯曰老主簿巧獻屯田荒歲供櫂加倍入痴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蘇盡情攏）

當門（吳天章雯蓮洋詩集炎青縣題壁云當門萬里崑崙水）

九曲（明李君實日華紫桃軒又綴云雲笈曰九曲下戶者是男女之陰地男曰九曲女曰下戶此陰地常起白雲之氣以薰黃庭之閒）

旁行求偶（蔡邕請青衣賦句見古文苑）

戲贈（贈羅伶李韻紅也韻紅初名一紅茶陵人年十五隸春臺部）

影北宋鈔本毛詩三卷

顧鶴年書

北宋鈔古本毛詩鄭箋殘本三卷余獲于日本古寺中存王風第四至第六界長五寸七分幅四寸二分每半葉八行行十八九字細注雙行亦十八九字據經籍訪古志謂山井鼎撰考文未見北宋寫詩春秋唯以南宋附釋音本校之又曰北宋本雖殘缺亦最可貴珍也是本四卷後有文治二年大江公朝校畢識語文治二年當中國宋湻熙十三年審其字畫古雅則確是北宋鈔古本洵足寶也山井氏所不及見者余乃得之又甚足樂也光緒戊戌歲以經筵務駐洋溪鎮事頗簡暇時以阮本校之經序傳箋所遺字句及異字多至六百餘言均以圈點別之（遺字加圈異字加點）多有足補唐石經相臺本之缺失者必爲六朝前古本無疑惟字體偶有古俗兼用蓋日本古寫書及隋唐金石文類如是故未敢妄易以存其眞影而刊之以備經學家校勘貴陽陳矩識

毛詩卷第四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毛詩國風　鄭氏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
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
而作是詩也（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乱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也）彼黍離離彼
稷之苗（彼彼宗廟宮室也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黍秀離離時至稷則尚苗）行邁靡[illegible]中心搖搖（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illegible]憂无[illegible]愬）

（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知我者謂我心憂（箋云知我者知我之
情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箋云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悠悠遠也蒼天以體言也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也箋云遠乎蒼天仰愬欲其察己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也）彼黍離離彼稷之
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行邁靡靡中心如
醉（醉於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

見稷之實）行邁靡[illegible]中心如噎（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
其危難以風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箋云于往也曷何也君子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也）雞棲于
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鑿牆而棲曰塒箋云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來）君子于役如
之何勿思（箋云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也）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曷其有佸（佸會也箋云行役反无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雞棲于桀日
之夕矣羊牛下括（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君子于役苟无
飢渴（箋云苟且也且得无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乱世相招為祿仕全
身遠害而已（祿仕者苟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也）君子陽陽左執
簧右招我由房（陽陽无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也箋云

（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其樂只且（箋云君子遭乱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陶陶和樂皃也翿纛也翳也）（箋云陶陶猶陽陽也翳舞者所持所謂羽舞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宮也）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剌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怨平王恩澤不行下民而久令屯戍不皈思其鄉里之人處者也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興也揚激揚也箋云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也箋云之子是子也彼其之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皈哉（箋云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哉不安哉何月我得還皈見之哉思之甚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楚木名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皈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蒲木名也箋云蒲蒲柳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皈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尒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興也蓷鵻也暵於皃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也箋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丗猶鵻之生於陸性自然遇衰乱凶年猶鵻之生於谷中得水則病將死之也）有女仳離嘅其嘆矣（仳別也箋云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嘅然而嘆傷己見棄其恩薄也）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艱亦難也箋云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已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脩且乾也）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條然歗也）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箋云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鵻遇水則濕也箋云鵻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己之恩薄徒用凶年深淺為厚薄耳）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泣皃也）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己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不樂其生者寐不欲覺之謂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也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我生之初尚无為（尚无成人為也箋云尚庶幾也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无所為謂无軍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无吪（罹憂也吪動也箋云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而不欲見動无所樂生之甚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罦覆車也）我生之初尚无造（造為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无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罿罬也）我生之初尚无庸（庸用也箋云庸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无

（聞也箋云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也）

綿綿葛藟在河之滸（興也緜緜長不絕之皃也水厓曰滸箋云葛也藟也生於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遠矣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也是我謂他人為己父也族人尚親親之辟也）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為己父无恩於我亦无眷顧我之意也）

綿綿葛藟在河之涘（涘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箋云王又无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箋云有識有也）

綿綿葛藟在河之漘（漘水隒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箋云不與我相聞命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无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箋云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者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共祭祀也箋云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也）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艾所以療病也箋云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

衣如菼（大車大夫之車也檻檻大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也菼鵻也萑之初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衣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箋云菼乱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也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也）豈不尒思畏子不敢（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箋云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辞我豈不思与汝以无礼与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辞也）大車哼哼毳衣如璊（哼哼重遲之皃璊頳也）豈不尒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穀生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內外異死則神合同而為一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礼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信之如白日也則其閑於古礼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思之者思其來己得見之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留子嗟之所治也箋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為賢）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也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皃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子國子嗟父箋云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箋云言其將來食也庶其親己己得厚待之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箋云丘中而有李又留氏之子所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玖美石次玉者也言能遺我美寶也箋云留氏之子於思人則朋友之子也庶其敬己而遺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緇衣詁訓傳第七　毛詩國風　鄭氏箋

緇衣美武公之德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緇衣黑色也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適之也館舍也粲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也受采祿箋云卿士所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也）緇衣之好兮敝予又

改造兮（好猶宜也箋云造為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蓆大也箋云作為也）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餐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驟。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好勇而无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也）

將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樹杞（將請也仲子祭仲字。也踰越也。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木名也无。折言无。傷害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也。无踰我里喻言无傷我親戚也言无折我樹杞喻言无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与之臣請事之君若不与臣請除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箋云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与以父母之故不為耳。）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箋云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將仲子兮无踰我牆无折我樹桑（牆垣也桑木之衆者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諸兄公族也。）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无踰我園无折我樹檀（園所以樹木也檀彊忍之木也）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

叔于田巷无居人（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云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无人處也。）豈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也）

叔于狩巷无飲酒（冬獵曰狩箋云飲酒謂燕飲也）豈无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无服馬（箋云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豈无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箋云武有武節）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与服和諧中節也箋云如組者如織組之為也在旁曰驂）叔在藪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云列者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也。）禮裼暴虎獻于公所（禮裼宍祖也暴虎空手以持虎。也。箋云獻于公所進於君）

（也）將叔无狃戒其傷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請叔无復者愛之也）叔于田乘乘黃（四馬皆黃也）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云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与中服相次序）叔在藪火烈具揚（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忌辭也箋云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已）抑磬控忌抑縱送忌（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叔于田乘乘鴇（驪白雜毛曰鴇）兩服齊首（馬首齊也）兩驂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阜盛也）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慢遲也罕希也）

（箋云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掤所以覆矢鬯弓弢弓箋云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皈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好利者不顧其君注心于利也禦狄

于竟時狄侵衛）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介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重英矛有英餝也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餝）清人在消駟介麃麃（消河上地也麃麃武皃也）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也）清人在軸駟介陶陶（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皃）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左旋構兵右抽抽矢以射也居軍中為容好也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皈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无忠正之臣故刺之）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澤也洵均也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illegible]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渝變也箋云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羔裘豹餝孔武有力（豹餝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司主也）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皃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

（粲衆意也。）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稱也。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遵循也路道也摻擥也袪袂也箋云思望君子於大。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也）无我惡兮不寁故也（寁速也箋云子无惡我擥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使我然）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无我魗兮不寁好也（魗棄也箋云魗亦惡也好猶吾□也子无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士。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將翱將翔弋鳧与鴈（閒於政事則翺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无事則往弋射鳧鴈以待賓客為燕具）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肴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以為加豆之實与君子共肴也）宜言飲酒与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君子无知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无不安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琚瑀衡牙之類也箋云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歲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与異國賓客燕時雖无比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也其君有之國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礼樂之助君之歡也）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問遺也箋云順謂与已和順也）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箋云好謂与已同好之。也。）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而。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无大國之助而。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忽謂。鄭莊公世子也。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同車顏如蕣華（親迎同車也蕣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与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礼齊女之美也）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云洵信也言孟姜信美好而且閑習婦礼也）有女同行顏如蕣英（行行道也英猶華也箋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也）將

翱將翔佩玉鏘鏘（鏘鏘鳴玉而後行也）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道其德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覲子都乃反往覲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之也）山有橋松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无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也此又言其養臣顛倒失其所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覲子充乃反往覲狡童狡童有貌而无實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

和也箋云槁者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也言此者刺今不然之也）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无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也）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猶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云不与我言者賢者欲与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也）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憂懼不遑餐也）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不与賢人共食祿也）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懼不能遑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狂童恣行謂突也与忽爭國更出更入而无大國正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惠愛也溱水名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子若愛我而思我我國有突篡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度溱水往告難也）子不我思豈无他人（箋云

（言无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狂童之狂也且（狂行童昏所化也箋云狂童之人日為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无他士（士事也箋云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刾乱也婚姻之道鈌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婚姻之道謂嫁取之礼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也我我將嫁者也有親迎我者面兒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也）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箋云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不送則為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悪思之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昌盛壯兒也箋云堂當為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悔予不將兮（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衣錦褧裳嫁者之服也箋云褧禪也蓋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太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純衣纁袡也）叔兮伯兮駕予与行（叔伯迎已者也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与皈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刾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也茹藘茅蒐也男女之際近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至則如茹藘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墠墠之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而出也此女欲奔男之辞也）其室則迩其人甚遠（迩近也得礼則近不得礼則遠也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也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為遠之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栗行上之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者都也故女以自喻之喻也）豈不介思子不我即（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乱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鷄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乱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說也箋云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風雨瀟瀟鷄鳴膠膠（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晦昏也箋云已止也鷄不為如晦而止不鳴）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喜樂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乱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學為校言可以校正道藝）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也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礼父母在衣純以青）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書礼樂誦之歌之結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音聲問於我我以思責其忘己也）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不來者言不一來也）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皃乘城而見闕也箋云國乱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為樂）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礼樂不可一日而廢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无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无臣也君子閔忽之无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也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以喻忽政教乱促不能流東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也）終鮮兄弟維予与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与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无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迋誑也）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与女忽也）无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乱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尒（公子五爭者謂子突再也忽子亹子儀各一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雲從風東西南北心无有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也箋云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聊樂我貟（縞衣白也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已所為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也故言且留樂我貟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恩不忍斥之綦綦文也）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也物之輕者飛行无常）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縞衣茹藘聊可与娛（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巾也聊可与娛且可留与我為樂心欲留之言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子之潤。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与期而自俱會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興也野四郊之外也。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礼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无夫家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婉兮。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瀼瀼盛皃）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与子偕臧（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救猶止也乱者士与女合會溱洧之上也。）

溱与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也渙渙春水盛也箋云仲春之時氷已釋水則渙渙然也。）維士与女方秉蕑兮（蕑蘭也箋云男女相棄各无匹耦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行）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箋云女曰觀乎欲与士觀於寬閑之處也。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也。）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維士与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芍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与女往觀因相与戲謔行夫婦之事其離。別則送女以芍藥結恩情也）

溱与洧瀏其清矣（瀏深皃）士与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与女伊其將謔贈之以芍藥（箋云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二章二百八十三句

毛詩卷第四

文治二年二月廿日 比挍了

大江宗朝

毛詩卷第五

齊鷄鳴詁訓傳第八　毛詩國風　鄭氏箋

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也朝盈而君作也箋云鷄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礼也）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鷄之鳴箋云夫人以蒼蠅聲為遠鷄鳴則起早於常礼時加敬也）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礼君日出而視朝）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也箋云夫人以月出之光為東方明則朝亦敬之也）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也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也我猶樂与君子臥而同夢言親愛之无已）會且皈矣无庶予子憎（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皈治其家事无庶予子憎无見惡於夫人也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皈故也无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鷄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无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焉閑於馳逐謂之好焉（荒謂政事廢乱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還便捷之兒也峱山名也箋云子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箋云並併也子也我也併驅而逐二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之也）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茂美大之也）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昌盛也箋云昌佼好兒也）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狼獸名也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礼以刺之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俟待也門屏之閒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巳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則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也）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之瓊華石色似瓊也）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

乎而（青青玉也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也青紞之青者也）尚之以瓊瑩乎而（瓊瑩美石似玉者也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者也）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黃黃玉也箋云黃紞之黃者也）尚之以瓊英乎而（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英猶言瓊華瓊瑩耳）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之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无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皃也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姝然美好之子来在我室欲与我為室家我无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若喻君不明）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履礼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以礼来我則就之与之去也言今者之子不以礼来也）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内也箋云日以興君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也）在我闥兮履我發兮（發行也箋云以礼来則我行而与之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无節也朝廷興居而。无節度。号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号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氏失其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之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也）顛之倒之自公召之（箋云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来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東方未晞顛倒裳衣（晞明之始升也）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令告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圃也折柳以為藩圃无益於禁矣瞿瞿无守之皃也古者有挈壺氏掌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叓也）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辰時也夙早也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叓者恒失節數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是也襄公素与妹淫通及嫁公適之公与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車而搚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然後乃来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无別失陰陽之匹矣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皃綏綏然興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位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其）

（如狐尒。也。）魯道有蕩齊子由皈（蕩平易皃。也齊子文姜也箋云婦人謂嫁曰皈言文姜既以礼從比道嫁于魯侯也）既曰皈止曷又懷止（懷思也箋云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葛屨服之賤者也冠緌服之尊者也箋云葛屨五兩喻文姜与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与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也。）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于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乎）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也箋云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也）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也。廟。此之謂告也）既曰告止曷又鞫止（鞫窮也箋云鞫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妻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又非魯桓公。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克能也箋云此言欲析薪必待斧乃能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言取妻者。必待媒乃得之。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極止也箋云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公。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无礼義而求大功不脩其。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无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无人功終不能獲也。箋云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无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也箋云言无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无田甫田維莠桀桀（桀桀猶驕驕也）无思遠人勞心怛怛（怛怛猶忉忉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婉孌少好美。皃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稺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无幾何可以立功致治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脩飾・丱・然而幼。稚見之无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畢噣也弋繳射也）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也。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与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盧重環（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鬈（鬈好皃也。箋云鬈讀當為權權勇壯也）盧重鋂（鋂一環貫二也）其人美且偲（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乱為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與也魴。鰥大魚也箋云鰥魚子也魴也鰥也貟之易制者也。然而敝敗之笱不能禁制興者喻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也。也）齊子皈止其從如雲（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謂。姪婦之屬也言文姜初嫁于魯桓公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公微弱文姜遂淫泆從者亦隨之為惡尔。也。）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魴鱮大魚也。箋云鱮似魴而弱鱗）齊子皈止其從如雨（如雨言衆多也箋云如雨言无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婦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唯出入不制也。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皃）齊子皈止其從如水（水喻衆也箋云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婦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无礼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故猶端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

車也。朱。鞹。者。言。有朱革之質而羽飾也。箋云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与文姜會之）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發夕自夕發至旦也。箋云襄公既无礼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曽无慙恥之色也。）四驪濟濟垂轡濔濔（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皃也。垂轡轡之布垂者也。濔濔衆多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為淫乱之行矣）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也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明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湯湯大皃也。彭彭多皃也。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邑焉襄公与文姜時所會）魯道有蕩齊子翱翔（翱翔猶彷徉也）汶水滔滔行人儦儦（滔滔流皃也。儦儦衆皃也。）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礼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猗嗟歎辞也昌盛也頎長皃箋云昌佼好皃）抑若揚兮（抑美色也揚廣揚）美目揚兮（好目揚眉也）巧趨蹌兮射則臧兮（蹌巧趨皃也。箋云臧善也）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目上為名目下為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

正兮展我甥兮（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也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皃技藝如此誠我齊侯之甥也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也）猗嗟孌兮（孌壯好皃）清揚婉兮（婉好眉目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選齊也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四矢反兮以禦乱兮（四矢乘矢也箋云反復也礼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國乱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毛詩國風　鄭氏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趍利其君儉嗇褊急而无德教以將之（箋云儉嗇而无德是其所以見侵削）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也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猶纖纖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也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以使縫裳也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要要也襋衣領也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要也領也在上好人尚可使整治之謂屬著之也）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提提安諦也宛辟皃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為飾也箋云婦新至愼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礼）維是褊心是以為刺（箋云魏俗所以然者是其君心褊急无德教使之尒我是以刺之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子儉以能勤刺不得礼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也莫菜也箋云言我也於彼

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為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之子美无度（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无有度言不可以尺寸）美无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无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輅車之族是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云来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藚水舄也）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而。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君得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无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箋云我心憂君之行之如此故歌謠以此寫我憂矣）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我於君事驕逸故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夫人謂我欲何為乎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長子於此憂之何乎）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箋云如是則衆臣无知我憂所為者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箋云无知我憂所為者則宜无復思念之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覩民事以寫我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无中正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小。迫而數見。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山有草木曰岵箋云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山而以遥瞻望其父所在之處也）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箋云予我夙早夜暮也无已无解倦之也）上慎旃哉猶来无止（旃之也猶可也父尚義謂在軍事作部列時也）（箋云止者）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山无草木曰屺箋云此又是思母之戒而登屺山而望之也）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季少子也无寐无耆寐也）上慎旃哉猶来无棄（母猶息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无死（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无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无別往来之皃也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来者閑閑然削小之甚）行与子還兮（或行桑者或来還者）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泄泄多人之皃也）行与子逝兮

（箋云逝逮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无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尒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而水成文曰漣猗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猗也箋云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者也）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尒庭有縣貆兮（種之曰稼斂之曰嗇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也箋云是謂在位貪鄙无功而受祿者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箋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責受祿也）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輻檀輻也側猶厓也直直波也）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也）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檀可以為車輪也漘厓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圓者為囷也鶉小鳥也）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熟食曰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无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貫事也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言女无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无教令恩德來眷顧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徙也）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与之訣別之辭也樂土有德之國）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箋云爰曰也）碩鼠碩鼠无食我麥三歲貫汝莫我肯德（箋云不肯施德於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直得其直道也箋云直猶正也）碩鼠碩鼠无食我苗（苗嘉穀也）三歲貫汝莫我肯勞（箋云不肯勞來我也）逝將去女適彼樂郊（箋云野外曰郊）樂郊樂郊誰之詠號（號呼也箋云之往也詠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无憂苦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毛詩卷第五

16 B

毛詩卷第六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毛詩國風　鄭氏箋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礼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礼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礼乃有堯之遺風焉（憂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也。除去也箋云我我僖公也蛬在堂歲時之候也。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夫。計耦耕之。事也。）无已太康職思其居（已甚也。康樂也。職主也箋云君雖當自樂而无甚大樂欲其用礼為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之。政令也。）好樂无荒良士瞿瞿（荒大也瞿瞿然顧礼義皃。也箋云荒廢乱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乱政事也。當如善士之。瞿瞿然顧礼義之。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邁行之。也）无已太康職思其外（外礼樂之外也。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好樂无荒良士蹶蹶（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箋云庶人乘役車役車休農功畢无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過也）无已太康職思其憂（憂可憂也箋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也。）好樂无荒良士休休（休休樂道之心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其。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是。詩以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興也樞荎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材也。）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婁亦曳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宛死皃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山有栲隰有杻（栲山樗杻檍木）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洒灑也考擊也）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保安也箋云保猶居也）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君子无大故琴瑟不離於側也。）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箋云永引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皈沃焉（封沃者封叔父桓叔于曲。沃也曲沃晉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興也鑿鑿然鮮明皃也。箋云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溺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盛彊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礼義也）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箋云繡當為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為領以丹朱為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箋云君子謂桓叔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皓・皓潔白也）素衣朱繡從子于鵠（繡黼也鵠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言无憂之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粼粼清激皃。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聞曲沃有善政令也。不敢以告人也。箋云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己動民心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梂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之也）彼已・之子碩大无朋（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皃。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无朋平均无・朋黨也。）椒聊且遠條且（條長也箋云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之。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掬・（兩手曰掬・箋。云。掫。也・掬・匊。匊。皆。同。上。）彼已之子碩大且篤（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言馨之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乱也國乱則婚姻不得其時焉（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礼而成婦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星。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大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

（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illegible]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良人美室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而欲。汝、以見良人故。言非其時）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者嗟茲也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娶、者也、子之。娶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illegible]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隅東南隅也箋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今夕何夕見此邂遘、（邂遘、解說之皃也。）子兮子兮如此邂遘、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心星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也。）今夕何夕見此粲者（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illegible]也）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宍、離散獨居而无兄弟將為沃所并尒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生。皃也。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次。也）獨行踽踽豈无他人不如我同父（踽踽无所親也箋云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言。此豈无異姓之臣乎顧恩

不如同姓親親之。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箋云君所与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汝、何不輔君為政令乎。[illegible]）人无兄弟胡不佽焉（佽助也箋云異姓卿大夫汝、見君无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也。乎。）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菁菁葉盛皃。也箋云菁菁希少之皃也。）獨行睘睘豈无他人不如我同姓（睘睘无所依也同姓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之。人。不恤其民也（恤憂之。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与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皃也。箋云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illegible]也）豈无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曰、豈无他人可以皈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耳。[illegible]）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豈无他人維子之好（箋云我不去而皈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乱五世君子下從政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大乱五世者昭公也。孝侯也。鄂侯也。哀侯也。小子侯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集止也。苞稹也。栩杅也。鴇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喻君子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政役其為危苦如鴇之樹止然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之。也）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怙（盬不攻致也。怙恃也。箋云藝樹也我迫王事无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母將何怙乎）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箋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箋云極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行翮也）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章七句

无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天子之使是時使來者也。）

豈曰无衣七兮（侯伯之礼七命冕服七章箋云我豈无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也。）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諸侯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國君箋云武公初并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為安也。）

豈曰无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命）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煖也）

无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興也道之陽人所宜休息也箋云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与之在位君子不皈似乎特生之杜然）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噬逮也箋云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可來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与此其不來者君不求之）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箋云曷何也言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礼極歡以待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周曲也）

彼君子兮噬肯来遊（遊觀也）中心之好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予美亡此誰与獨處（箋云予我亡无也言我所美之人无於此謂其君子也吾誰与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人〻今无於此）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域營域也）予美亡此誰与獨息（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齋則角枕錦衾礼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箋云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予美亡此誰与獨旦（箋云旦明也我君子无於此吾誰与齊乎獨自潔明）

夏之日冬之夜（言長也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餽于其居（箋云居墳墓也）

冬之夜夏之日（言此者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百歲之后皈于其室（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塚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興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无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人之為言苟亦无信

舍旃舍旃苟亦无然（苟誠也箋云苟且也為言謂為人為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无信受之且无荅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箋云人以此言来不信受之不荅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苦菜也）人之為言苟亦无與舍旃舍旃苟亦无然（无与勿用也）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首陽之東（葑菜名也）人之為言苟亦无從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寺人內小臣也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阪有漆隰有栗（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箋云興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君子竝坐鼓瑟（又見其禮樂焉箋云既見既見秦仲也竝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在他國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也）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簧笙也）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亡喪棄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驖驪阜大也箋云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箋云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時牡甚肥大言禽獸得其所）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拔矢末也箋云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箋云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輶輕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箋曰輕車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此皆遊於北囿時所為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者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敘外內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五五束也楘

（歷錄也梁輈上勾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游環靷環也游環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箋云游環在背上无常處貫驂馬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所以止驂馬之入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餝續靷之環）文茵暢轂駕我騏馵（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箋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箋云言我也我念君子之性溫[illegible]然如玉玉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板屋箋云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

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閔其君子）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黃馬黑喙曰騧箋云赤身黑鬣曰騮中中服也驂兩騑也）龍盾之合鋈以觼軜（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軜驂內轡也箋云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為餝也軜繫於軾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在敵邑也）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箋云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何以然乎不來言望之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矛三隅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皃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尨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尨伐）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也箋云鏤膺有刻金餝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箋云此既閔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与德）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將无以固其國焉（秦處周之舊土其人民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

礼法故國人未服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興也蒹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礼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為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礼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礼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礼求濟道

（來迎之箋云宛坐見皃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箋云未晞未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湄水隒也）遡洄從之道阻且躋（躋升也箋云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采采猶淒淒也未已未止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涘厓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槄梅柟也宜以戒不宜也箋云問何有者意以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

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皃尊嚴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基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君子至止黻衣繡裳（黑与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黃鳥止于棘（興也交交小皃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己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子車氏奄息名箋云言誰從穆公者傷之）維此奄息百夫之特（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惴惴其慄（惴惴懼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為之悼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殲盡良善也箋云言彼蒼者天愬之）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箋云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

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箋云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防比也箋云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惴惴
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
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禦當也）臨其穴惴
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
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
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皃晨風鸇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未見
君子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箋云言穆公始求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箋云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我之事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
六駁（櫟木也駁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棣唐棣也檖赤羅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
兵而不与民同欲焉
豈曰无衣与子同袍（興也袍襺也上与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无衣我与女同袍乎言不与民同欲）王
于興師脩我戈矛与子同仇（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礼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与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脩我戈矛与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豈曰无衣
与子同澤（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汙垢者）王于興師脩
我矛戟与子偕作（作起也箋云戟車戟常也）豈曰无
衣与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与子偕
行（行往也）

无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雝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四馬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珮（瓊瑰石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与賢者有始而无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礼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无餘（箋云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纔足耳）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四簋黍稷稻梁）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卷第六

貴陽陳[illegible]
靈峰草堂

楊至堂先生鑒定

鄭氏詩譜攷正

南河節署栞版

鄭氏詩譜攷正敘

昔孟子言誦詩讀書曰論其世書分四代世系易明詩則詠歌所寄興象深微非如書之實事可據也漢儒言詩之世者韓詩譜見於隋志久佚不傳它書閒引齊魯韓之說以關雎爲康王時詩以鼓鐘爲昭王時詩以商頌爲宋襄公時詩以燕燕爲衛獻公時詩多違盭不合經典獨毛公之故後出其學最古大儒鄭君信而好之就傳爲箋又據太史年表及春秋纂爲詩譜自是言詩之世者略知所歸鄭世次悉依毛序惟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改爲刺厲王案漢書谷永傳閻妻驕煽日以不臧顏監注稱魯詩十月之

交篇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則知箋義本於申公非康成之肊說也隋經籍志鄭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徐整毛詩譜三卷釋文序錄鄭譜二卷徐整暢太叔裘隱古求裘通用大東箋裘當作求可證國史志謂求字說非也玉海藝文類引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此序不傳或謂今詩譜序爲宋均作囙玉海連引致誤其實序乃鄭君自作也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卽徐整暢

文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毛詩譜注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晉相去六七百里疑卽劉光伯注文胡三省通鑑注引孔穎達毛詩譜云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杜陽漢縣屬扶風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唐志不載孔氏詩譜今周南召南疏謂岐山屬美陽作杜陽者誤不知沖遠此譜何以復云爾也自唐正義以鄭譜冠於各篇之首而其旁行之譜寖以失傳正義引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又引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其公時作劉

昭續漢志補注引鄭譜外方之山卽嵩也今鄭譜皆無此文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說正義曰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論詩於穆不似天作傳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正義曰譜云參訂時驗是訂爲比並之言也此皆疏釋故訓蓋旁行譜中閒引毛公傳故有申毛之文隱元朗引衛譜云衛在汲郡朝歌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下又引虞舜所都之地與今譜正同而脫此首句是不獨旁行之譜不可復見卽正義所載譜文亦未免有佚脫也宋歐陽文忠公奉使絳州得殘缺鄭譜因加考訂補譜十有五補文字二百七

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爲詩譜補亾然其所得之譜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闕乃不如正義所載之完其後序稱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顚倒錯亂不可復序則知絳州之序爛滅特甚其增損塗乙或出於歐公之改削而不盡爲康成之舊觀故前所列鄭譜佚文補亾本亦無之也竊嘗取其譜而尋繹之檜鄭同爲一譜與風別爲二不合王風次在豳後與變風次第不合頗疑其違失鄭旨及考正義謂旣譜鄶事然後譜鄭始悟鄶在鄭上今檜譜末云其國北鄰於虢文勢不完下接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爲桓公及滅虢鄶之事首尾聯貫本爲一篇唐孔氏引

譜各冠風首誤割爲二而原文遂不可復然後知檜鄭同譜誠鄭氏之舊也正義又曰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則知王風次在豳後亦鄭氏之舊也惜乎補亾不明著某處原文某處今改徵孔疏言幾何不疑歐公之私竄也然其閒竊有可疑者孔穎達謂魏譜分葛屨以下五篇爲一君伐檀以下二篇爲一君而歐公統敘爲一孔氏又謂豳風七月在先鴟鴞次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終以狼跋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旣謂鄭所不說則譜不依此次甚明今歐譜悉同孔次與毛序與近世通志堂刊本尤爲譌脫補亾明云定之方中繫於惠王之時而譜中不列定之方中又魏譜脫陟岵秦譜脫車鄰黃鳥雅譜脫鹿鳴魚麗皇矣且序謂補譜十五今數之僅得十二而三頌之譜闕如此歐公之書所以不能無疑議也晏竊慨鄭學之廢墜猶幸各譜正義備言鄭氏左方世次倘可据依用敢排比鉤稽緝爲斯譜錄正義所載諸文弁諸首雖次第略依歐本而辨論加詳不欲因陋就簡必取證於箋疏以還鄭君之舊又摭太史年表自共和以來上溯厲王元年下訖定王八年陳靈之亂而詩亾別爲總譜以附於後俾令後之學者循覽易明於以驗時運之推移考政治之得失亦論世之一助也

嘉慶庚辰年八月初七日淮安山陽丁晏敘

男壽（祺[illegible]）同校字

詩譜序

漢北海鄭司農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㠯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

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後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

詩譜　漢鄭元撰　宋歐陽修補亾　山陽丁晏重編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鄕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文王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武王	甘棠（正義鄭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並行露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敎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採之）

（序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敎化）
汝墳（序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箋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麟趾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箋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羔羊
殷其靁（序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摽有梅（序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小星

（其實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
何彼襛矣（平王之孫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正義曰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然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實則武王時作）

江有汜（序文王之時）
野有死麕（序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箋謂紂之世）
騶虞

正義曰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惟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夷厲　頃公　邶　柏舟（序衛頃公之詩）

厲（共和）宣王　釐侯　武公

平　鄘　柏舟（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

平　莊公　邶　綠衣（序衛莊姜傷己也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

平桓　桓公　州吁　邶　燕燕　日月　終風（序皆云衛莊姜）

桓　宣公　邶　雄雉（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

桓　惠公　鄘　牆有茨（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莊　黔牟　惠公

釐惠　懿公　戴公　鄘　載馳（序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死宋桓公逆諸衛）

惠　襄　文公　鄘　定之方中（序美衛文公也）　蝃蝀（序止奔也衛文公）

云共伯僖侯之世子正義曰是武公時作

正義曰［illegible］莊公時則莊公詩也

衛　淇奧（序美武公之德也［illegible］武公）

衛　考槃（序刺莊公也）

衛　碩人（序閔莊姜也）

衛已也　於莊姜［illegible］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序刺衛宣公也）

新臺　二子乘舟（序思伋壽也）

桑中　鶉之奔奔（序刺衛宣姜也）

芄蘭（序刺惠公也）

公詩也

正義曰日月終風序皆云衛州吁風從上明之州吁詩也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序刺時也衛人無道夫人無德）

衛　氓　竹竿（序刺衛宣公也［illegible］）

之遺民（公能以［illegible］其民）

干旄（序衛文公臣子多好善）

相鼠（序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

河廣（序宋襄公母歸于衛［illegible］）

木瓜（序衛國有狄人［illegible］）

新臺

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箋伋宣公之世子

二子乘舟

序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正義曰

序刺惠公也箋云惠公以幼童即位正義曰[illegible]惠公詩

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正義文公詩

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與其始終遂二子乘舟傳曰衷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邱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又其間皆宣公詩也

衛[illegible]

序宣公之時

竹竿

正義曰既云宣公詩竹竿從上明之亦宣公詩也

伯兮

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

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有狐

正義曰亦宣公詩

安案歐公云文公歷惠襄二王之世而定之方中乃其即位二年之時故繫於惠王之時檢譜中不列定之方中應由刊本脫去今補

檜鄭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illegible]和　[illegible]平　平[illegible]　桓　桓　莊　莊[illegible]　襄

檜　掘突武公　莊公　昭公　厲公　[illegible]公　[illegible]厲公　文公

[illegible]　[illegible]　將仲子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出其東門　清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詩云[illegible]之宜兮[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王之[illegible]三王[illegible]之[illegible]）

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illegible]祭仲也）　叔于田　大叔于田（以上三篇[illegible]莊公也）　[illegible]　遵大路（序云[illegible]君子去之）　女曰雞鳴

[illegible]（序刺忽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上序皆[illegible]）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序言[illegible]之無[illegible]）

[illegible]（序公子五爭[illegible]）　野有蔓草　溱洧（正義曰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illegible]）

（序刺文公也正義曰清人文公[illegible]）

晏案歐公以檜鄭同譜鄭風正義曰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而鄶亦有詩旣譜鄶事然後譜鄭始悟鄶在鄭上今檜譜末云其國北鄰於虢文勢未完下接鄭譜初宣

王封母弟友爲桓公及滅虢鄶之事首尾聯貫本爲一篇唐孔氏引譜各冠風首故割分爲二此由沖遠之失且各譜每篇起首如周召者邶鄘衛者齊者魏者文法皆同而鄭譜獨不然則知自檜者以下合爲一篇歐公此譜與鄭旨相符今依用而申證其說焉並將正義所載譜文合鈔如右以還舊觀　又案歐譜桓公繫於其和甚誤宣王二十二年初封桓公遠在其和之後文公惠王五年立襄王二十四年卒補亾下訖惠王亦非今正之

齊譜

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大師吕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懿

懿孝夷厲

厲宣

宣

宣

宣幽平桓

桓莊

哀公

胡公

獻公

武公

厲公文公成公莊公

釐公襄公

雞鳴（序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還（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

著

東方之日（序刺衰也釋文本或作刺襄公者非也南山以下始是襄公之時正義曰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

正義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夷王至厲王之時

正義自還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

南山（序刺襄公也）

甫田（序大夫刺襄公也）

盧令（序襄公好田獵畢弋）

敝笱

載驅（序齊人刺襄公也）

猗嗟

東方未明

正義曰雞鳴還著
哀公詩著東方之
日東方未明三篇
皆云刺而不舉諡
雖則舉上明下
亦爲哀公詩矣

正義南山甫田盧
令載驅四篇刺襄
公詩也敝笱刺文
姜猗嗟刺莊公
皆由襄公淫妹而
作亦襄公詩也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平王	桓王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譜謂魏風當周平桓之世正義曰魯閔公以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晉作詩也詩無世敘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閒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與君）

與宋歐譜統敘為一君違失鄭旨又脫陟岵並非今正之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其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其和宣　宣　宣　宣幽幽平平　平　平桓桓　桓　桓莊釐釐　惠

僖侯　獻侯穆侯殤叔文侯昭侯　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晉侯緡武公　獻公

蟋蟀（序刺晉僖公也）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以上序皆云刺晉昭公也）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　有杕之杜（序刺晉武公也正義無衣有杕之杜武公詩）

葛生　采苓（序皆云刺晉獻公也正義曰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

（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箋五世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正義曰山有樞揚之水椒聊固須序晉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閒從可知也）

晏案歐譜首列靖侯繫於其和考靖侯周厲王二十一年立在其和前且譜中無靖侯詩不應厠入今刪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厲共和宣	秦仲	車鄰（序美秦仲也正義曰鄭爲秦仲詩）
幽平	莊公 襄公	駟鐵 小戎（序皆云美襄公也） 蒹葭（序刺襄公也箋襄公新爲諸侯）
平桓桓 桓	文公 寧公 出公 武公	
桓莊僖惠惠	德公 宣公	
惠	成公	
惠襄	穆公	黃鳥（序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正義曰是穆公詩也）
襄頃匡	康公	晨風（序刺康公也） 無衣（箋云責康公之習也） 渭陽（序康公念母也）

未聞周之疏法	終南（序戒襄公也正義曰駟鐵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
	權輿（序刺康公也正義曰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也）

晏案歐公謂秦十一君至於康公有詩者三今考秦風有詩者四君歐說誤譜中又脫車鄰黃鳥史表康公二年頃王卽位至匡王四年卒補匹僅下及襄王亦非今

補正

陳譜

陳者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
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
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
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
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
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
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厲共和　共和宣　宣幽　幽平　平桓　桓莊莊釐惠襄襄　襄頃頃匡定

幽公　釐公　武公夷公平公文公桓公厲公　莊公宣公　穆公共公靈公

宛邱（序刺幽公也）

東門之枌（序幽公淫荒正義宛邱東門之枌序云幽公則幽公詩矣）

衡門（序誘僖公也）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正義曰衡門曰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

墓門（序刺陳佗也經文佗五父也史記以爲厲公正義曰墓門陳佗詩）

防有鵲巢（序宣公多信讒）

月出（正義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

株林（序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靈夏御陳大夫之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

澤陂（序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正義曰株林澤陂序

云靈公爲靈公詩）

晏案史記幽公立當厲王二十五年共和尚未秉政歐
譜起自共和非也靈公定王八年爲夏徵舒所弒補亾
訖於頃王亦非也今正之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惠	昭公	蜉蝣（序昭公國小而迫釋文云今譜本此序多無昭公字無箋注本有未詳其正也）		
惠襄頃	其公	候人（序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也）	鳲鳩	下泉（序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箋云喻其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正義曰候人下泉序云其公鳲鳩在其間亦其公詩也）

晏案釋文引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其公時作今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蜉蝣箋亦云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正義曰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則鄭譜實以蜉蝣爲昭公詩又謂其公時者譜云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孔疏謂末時當周王惠襄之間考昭公在位僅九年卒於惠王之末蜉蝣之作當昭公之末年鄭謂惠襄之間襄王元年其公已立二年故又以爲其公時釋文所引今鄭譜無此文當旁行注中語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成王　周公

七月（序周公遭變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鴟鴞（序成王未知周公之志箋未知其欲攝政之意）

東山（序周公東征也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

破斧（序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箋惡其流言毀周公）

伐柯

九罭（序皆云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成王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意使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狼跋（序美周公也美其不失其聖也）

晏案歐譜豳風次第首七月次鴟鴞次伐柯次九罭次破斧次東山次狼跋與毛序不同孔穎達正義曰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冲遠此言與歐譜次第正合然既云鄭所不說則鄭不依此次

甚明不知歐公何以如此今仍依毛序爲正不從補亾

王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襃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

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平王	黍離（序閔宗周也案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正義平王詩）	君子于役（序刺平王也）	君子陽陽
桓王	兎爰（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	采葛（箋桓王之時政教不明）	大車（正義曰兎爰既言桓王是上以明下采葛大車從可知矣）
莊王	邱中有麻（序莊王不明賢人放逐正義曰莊王詩）		

揚之水（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箋云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

中谷有蓷

葛藟（序王族刺平王也釋文作刺桓王云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正義曰君子于役揚之水葛藟序皆云平王是平王詩君子陽陽葛藟居中從可知）

晏案歐公以王厠曹鄶之後正義曰王譜次在鄭上譜退鄶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又國風正義曰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後雅頌並言王世故耳可證鄭氏舊次如此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

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

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文
鹿鳴 四牡（傳云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

武
南陔 白華 華黍（釋文此三篇蓋武王之詩） 魚麗

成
常棣（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 南有嘉魚

康昭穆共懿孝夷

厲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以上序皆云大夫刺幽王也箋）

宣
六月（箋云宣王北伐也從此無羊十四篇宣王之變小雅） 采芑

幽
節南山（序家父刺幽王也） 正月 小弁 巧言（以上序皆云刺）

（之道爲後世法箋云文王爲西伯之時）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序文王之時箋云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

（正義曰魚麗序文武並言則繫屬武王詩也又曰魚麗武王詩而與南陔爲閒歌則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

（正義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正義曰鄭於譜書辭雜皆以又曰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得次）

（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民勞（序召穆公刺厲王） 板（序凡伯刺厲王） 蕩（序厲王無道也）

（序宣王南征也箋宣王承亂荊平蠻起） 車攻（序宣王復古也） 吉日（序美宣王田也） 鴻鴈 庭燎（序皆云美宣王）

（幽王也）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以上序皆云刺幽王也） 大東 四月 北山

（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 出車（箋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 杕杜

（云彼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箋云小雅南有嘉魚以下及菁）

抑（厲王詩謂穆公刺厲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箋於今謂今厲王也）

（也） 沔水（序規宣王也） 鶴鳴（序誨宣王也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祈父 白駒 黃鳥

（以上序皆云大夫刺幽王也） 無將大車（箋幽王之時） 小明（箋當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正義曰采薇等篇天保以上是文王詩也鹿鳴等三篇世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采薇爲伐昆夷而作非在受命四年出車杕杜遷南勞之在受命五）

（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大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爲周公成王明矣） 文王

桑柔（序芮伯刺厲王也正義大雅民勞蕩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illegible]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亦皆厲王時詩也）

我行其野（上四序皆云刺宣王也） 斯干（序宣王考室也） 無羊（序宣王考牧也） 雲漢（序仍叔美宣王）

大田（箋幽王之時）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箋小人斥今幽王也） 桑扈 鴛鴦（自鼓鍾至此七篇序皆云刺幽）

年四牡皇皇者事稱亦未稱王也伐木天保薇當時創作或用後爲之未可定也

棫樸

旱麓

靈臺　箋文王受命而

王之蓋臣箋云王斥成王

大明　正義曰文王云王之蓋臣以成王大明云箋生武王言武王之當則二篇成王時作也

下武

也箋自此至背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以上四序皆云尹吉甫美宣王也

王也

頍弁　序諸公刺幽王也

車舝

青蠅　以上二序云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　序衛武公刺時

作也於臺立靈事正義曰棫樸云濟濟辟王王哀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惟皋龍不詩謂又不晉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

緜

文王有聲　正義下武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肯其論則其崩後作也

生民

行葦

既醉　箋成王祭廟旅

常武　序召穆公美宣王也正義曰大雅崧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

也幽王[illegible]

魚藻

采菽　序皆云刺幽王也

角弓　序父兄刺幽王也

菀柳　序刺幽王也箋

鳧鷖　劉文淇曰鳧鷖以此數詩繫文王世乃是鄭君之舊說鳧鷖云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謂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即

隨下錫羣臣至於無算爵故賓醉爲

鳧鷖　箋君子斥成王也

假樂　序嘉成王也

公劉

泂酌

此君之世作也列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即作也據此則鄭所云某篇某作皆據作詩之主不繫作詩之時故雖成王時作者亦皆繫以

卷阿　以上三序皆言召康公戒成王也箋云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周公成王之時詩也

今幽王暴虐

都人士

采綠　序幽王之時

黍苗　箋陳宣王之誅召伯之功以刺幽王

隰桑　以上二序云刺

幽王也

白華　序周人刺幽后也箋之子斥幽王也

綿蠻　箋宣王之時

瓠葉　箋幽王之時

漸漸之石

文王又小大雅譜正義云自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緜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尊蓋一篇居中從可知是正義本圖以此篇係之文王也

序下圖刺幽王也

苕之華

序幽王之詩

何草不黃

序下圖刺幽王也

緊卬

召口

二序皆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正義曰大雅鄭卬召口序云幽王小雅自節南山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惟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刺王在

幽王詩中皆篇王時也

晏案歐陽譜以緜思齊二詩繫文王世正義緜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據此當繫武王之世而繫之文王者劉氏文淇謂鄭譜皆據作事之主不據作詩之時是也又補亾小雅脫鹿鳴魚麗大雅脫皇矣今補正

周頌譜闕[illegible]　丁晏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成王　周公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譜云周頌作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正義曰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

魯頌譜（鄭譜闕）　丁晏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

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閒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惠襄　襄頃匡

僖公　文公

駉（序頌僖公也）

有駜（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箋僖公之時君臣無）

（事則相與矜義明耄而已）

泮水（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箋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

閟宮（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

正義曰譜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而作頌則此頌之作僖公薨後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

商頌譜（原譜闕）

丁晏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亾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湯（自契至湯十四世）
外丙（湯子）中壬
太甲（太丁子湯適孫稱太宗）
沃丁（太宗子）太庚
中丁（中宗子）外壬
祖乙（河亶甲子）
祖辛（祖乙子）沃甲
祖丁（祖辛子）
南庚（沃甲子）
陽甲（祖丁子）盤庚
武丁（小乙子稱高宗歷八世至紂）

外丙 弟

那（序祀成湯也正義曰此[illegible]之者[illegible]在廟之後[illegible][illegible]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為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

沃丁 弟 小甲（太庚弟） 雍己（小甲弟） 太戊（雍己弟稱中宗） 烈祖（序祀中宗也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元孫也正義曰箋稱此祭中宗則是其崩之後[illegible]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

中丁 弟 河亶甲（外壬弟）

陽甲 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小辛弟）

玄鳥（序祀高宗也箋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 長發 殷武（序祀高宗也正義曰元鳥殷武[illegible][illegible]崩稱則知[illegible][illegible]之作亦在崩後[illegible][illegible]遷其生存之日神祭先王寢成遠其征伐荊楚脩治寢廟曾是居後追述之也）

詩總譜

丁晏輯

周 文王 武王 成王誦（武王子） 康王釗（成王子） 昭王瑕（康王子） 穆王滿（昭王子五十五年崩） 共王伊扈（穆王子本紀作緊扈） 懿王堅（共王子本紀作囏） 孝王方

魯 周公旦（武王初封[illegible]旦於曲阜） [illegible]伯禽（周公子） 考公酋（魯公子） 煬公熙（考公弟） 幽公宰（煬公子） 魏公[illegible]（幽公弟殺幽公自立五十年卒） 厲公擢（魏公子三十七年卒）

衛 康叔封（武王弟初封） 康伯（康叔子世家作代） 考伯（康伯子世家作考伯） 嗣伯（考公子） 疌伯（嗣伯子世家作[illegible][illegible]捷） 靖伯（疌伯子） 貞伯（靖伯子以上無[illegible]子[illegible]） 侯

鄭

齊 太公望（武王初封營丘） 丁公伋（太公子） 乙公得（丁公子） 癸公慈毋（乙公子） 哀公不辰（癸公子紀侯譖之周烹哀公） 胡公靜（哀公弟以上年無攷）

唐 唐叔虞（武王子成王[illegible]封） 侯燮（唐叔子） 武侯 寧族（晉侯子） 成侯 服人（武侯子） 厲侯 福（成侯子以上年無攷）

秦 （[illegible]翳之後） 蜚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惡來（蜚廉子） 女防（惡來子） 旁皋（女防子） 太几（旁皋子） 大駱（太几子） 非子（大駱子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以上年）

陳 （虞舜之後） 胡公滿（武王封） 申公犀侯（胡公子） 相公皋羊（申公弟） 孝公突（申公子） 慎公圉戎（孝公子以上年無）

曹 叔振鐸（武王弟初封） 太伯 脾（叔振鐸子） 仲君（太伯子） 宮伯 侯（仲君子） 孝伯 雲（宮伯子以上年無攷）

魏 （[illegible][illegible]無攷） 畢公 高（初封於畢周同姓）

檜 （年[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姓國） 鄶仲（鄭語史伯曰鄶仲恃險韋昭注[illegible][illegible]之字又[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注引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鄭武公滅之不由女[illegible]也鄭謂正義曰史伯於幽王之世謀滅鄶則幽王以前檜公仍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illegible]當幽王時於子男[illegible]鄶為大）

懿王弟本紀作辟方懿王弟是爲孝繼序穀王下卽稷兄王正義曰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雅恐良勞等屬王成王七世孫正義曰不數孝王

獻具（厲公弟獻公九年當夷王十六年是年厲王卒）

是爲世家云胡公立十二年卒子獻侯立十三年厲王奔彘之歲說數王㕥侯元年當在厲王十三年奔王己前前面世家乃云胡侯發厲王命爲侯

鄭攷

故七世疑鄭隨無孝王一世但云厲以上歲數不明歟公齊譜亦列孝王於姑仍之

夷王燮（懿王子）

（以上年無攷）

恐有誤該鄭氏謂頃公當夷王時亦沿史公之文誤謂夷厲以上歲數不明是也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厲王胡元年癸未	獻公十年									
甲申 二	十一									
三	十二									
四	十三									
五	十四									
六	十五									
七	十六									
八	十七									
九	十八									
十	十九									
十一	二十									
甲午 十二	二十一									
十三	二十二	衛頃侯元年貞伯子								
十四	二十三	二								
十五	二十四	三						曹夷伯喜元年孝伯子		
十六	二十五	四						二		
十七	二十六	五						三		
十八	二十七	六						四		
十九	二十八	七						五		

二十	二十九	八	（[illegible]公山元年[illegible]代立）		一		六
二十一	三十	九	二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子）			七
甲辰 二十二	三十一	十	三	二	（[illegible]侯元年[illegible]子）		八
二十三	三十二（[illegible]）	十一	四	三	二		九
二十四	（[illegible]年[illegible]卒）	十二	五	四	三		十
二十五	二	（[illegible]侯元年[illegible]侯子）	六	五	四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子）	十一
二十六	三	二	七	六	五	二	十二
二十七	四	三	八	七	六	三	十三
二十八	五	四	九（[illegible]九年卒）	八	七	四	十四
二十九	六	五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公子）	九	八	五	十五
三十	七	六	二	十	九	六	十六
三十一	八	七	三	十一	十（世家十一年卒）	七	十七
甲寅 三十二	九	八	四	十二	（秦公伯元年秦侯子）	八	十八
三十三	十	九	五	十三	二	九	十九
三十四	十一	十	六	十四	三（世家[illegible]三年卒）	十	二十
三十五	十二	十一	七	十五	（秦仲元年公伯子）	十一	二十一
三十六	十三	十二	八	十六	二	十二	二十二
三十七（[illegible]）	十四（[illegible]）	十三（[illegible]）	九（[illegible]）	十七（[illegible]）	三（世家[illegible]厲王[illegible]）	十三（[illegible]）	二十三（[illegible]）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十五	十四	十	十八	四	十四	二十四
二	十六	十五	十一	（[illegible]侯[illegible]元年[illegible]侯子）	五	十五	二十五

三	十七	十六	十二	二	六	十六	二十六
四	十八	十七	十三	三	七	十七	二十七
甲子 五	十九	十八	十四	四	八	十八	二十八
六	二十	十九	十五	五	九	十九	二十九
七	二十一	二十	十六	六	十	二十	三十
八	二十二	二十一	十七	七	十一	二十一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子）
九	二十三	二十二	十八	八	十二	二十二	二
十	二十四	二十三	十九	九	十三	二十三	三
十一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	十	十四	（[illegible]公[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子）	四
十二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一	十一	十五	二	五
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二	十二	十六	三	六
十四（厲王[illegible]於彘）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三	十三	十七	四	七
甲戌 （宣王靜元年厲王子）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四	十四	十八（[illegible]）	五	八
二	三十	二十九	二十五	十五	十九	六	九（[illegible]）
三	（魯武公[illegible]元年眞公弟）	三十	二十六	十六	二十	七	（曹戴伯鮮元年）
四	二	三十一	（[illegible]厲公[illegible]元年武公子）	十七	二十一	八	二
五	三	三十二	二	十八	二十二	九	三
六	四	三十三	三	（[illegible]侯[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子）	二十三（[illegible]）	十	四
七	五	三十四	四	二	（秦莊公元年秦仲子）	十一	五
八	六	三十五	五	三	二	十二	六

九	七	三十六		六	四	三	十三	七		
十	八	三十七		七	五	四	十四	八		
甲申 十一	九	三十八		八	六	五	十五	九		
十二	十	三十九		九 （胡公子殺厲公）	七	六	十六	十		
十三	（魯懿公戲元年武公子）	四十		（齊文公赤元年厲公子）	八	七	十七	十一		
十四	二	四十一		二	九	八	十八	十二		
十五	三	四十二		三	十	九	十九	十三		
十六	四	（衞武公和元年釐侯子共伯弟）		四	十一	十	二十	十四		
十七	五	二		五	（晉穆侯費王元年獻侯子）	十一	二十一	十五		
十八	六	三		六	二	十二	二十二	十六		
十九	七	四		七	三	十三	二十三	十七		
二十	八	五		八	四	十四	二十四	十八		
甲午 二十一	九	六		九	五	十五	二十五	十九		
二十二	（魯孝公稱元年懿公弟）	七	（鄭桓公友元年厲王子宣王庶弟）	十	六	十六	二十六	二十		
二十三	二	八	二	十一	七	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一		
二十四	三	九	三	十二	八	十八	二十八	二十二		
二十五	四	十	四	（齊成公說元年文公子）	九	十九	二十九	二十三		
二十六	五	十一	五	二	十	二十	三十	二十四		
二十七	六	十二	六	三	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八	七	十三	七	四	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二十六		

二十九	八	十四	八	五	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七		
三十	九	十五	九	六	十四	二十四	三十四	二十八		
甲辰 三十一	十	十六	十	七	十五	二十五	三十五	二十九		
三十二	十一	十七	十一	八	十六	二十六	三十六	三十		
三十三	十二	十八	十二	九	十七	二十七	（陳武公靈元年釐公子）	（曹惠伯雉元年戴伯子）		
三十四	十三	十九	十三	（齊莊公購元年成公子）	十八	二十八	二	二		
三十五	十四	二十	十四	二	十九	二十九	三	三		
三十六	十五	二十一	十五	三	二十	三十	四	四		
三十七	十六	二十二	十六	四	二十一	三十一	五	五		
三十八	十七	二十三	十七	五	二十二	三十二	六	六		
三十九	十八	二十四	十八	六	二十三	三十三	七	七		
四十	十九	二十五	十九	七	二十四	三十四	八	八		
甲寅 四十一	二十	二十六	二十	八	二十五	三十五	九	九		
四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七	二十一	九	二十六	三十六	十	十		
四十三	二十二	二十八	二十二	十	二十七	三十七	十一	十一		
四十四	二十三	二十九	二十三	十一	（晉殤叔元年穆侯弟）	三十八	十二	十二		
四十五	二十四	三十	二十四	十二	二	三十九	十三	十三		
四十六	二十五	三十一	二十五	十三	三	四十	十四	十四		
（幽王宮涅元年宣王子）	二十六	三十二	二十六	十四	四	四十一	十五	十五		
二	二十七	三十三	二十七	十五	（晉文侯仇元年穆侯子殺殤叔）	四十二	（陳夷公說元年武公子）	十六		

三 二十八 三十四 二十八 十六 二 四十三 二 十七
四 二十九 三十五 二十九 十七 三 四十四 三 十八
（甲子）五 三十 三十六 三十 十八 四 （[illegible]） 十九
六 三十一 三十七 三十一 十九 五 二 二 二十
七 三十二 三十八 三十二 二十 六 三 三 二十一
八 三十三 三十九 三十三（[illegible]） 二十一 七 四 四 二十二
九 三十四 四十 三十四 二十二 八 五 五 二十三
十 三十五 四十一 三十五 二十三 九 六 六 二十四
十一（[illegible]） 三十六 四十二 三十六（[illegible]） 二十四 十 七（[illegible]） 七 二十五
（[illegible]） 三十七 四十三 （[illegible]） 二十五 十一 八 八 二十六 （[illegible]）

二 三十八 四十四 二 二十六 十二 九 九 二十七
三 （[illegible]） 四十五 三 二十七 十三 十 十 二十八
（甲戌）四 二 四十六 四 二十八 十四 十一 十一 二十九
五 三 四十七 五 二十九 十五 十二 十二 三十
六 四 四十八 六 三十 十六 （[illegible]） 十三 三十一
七 五 四十九 七 三十一 十七 二 十四 三十二
八 六 五十 八 三十二 十八 三 十五 三十三
九 七 五十一 九 三十三 十九 四 十六 三十四
十 八 五十二 十（[illegible]） 三十四 二十 五 十七 三十五
十一 九 五十三 十一 三十五 二十一 六 十八 三十六

十二 十 五十四 十二 三十六 二十二 七 十九 （[illegible]）
十三 十一 五十五 十三 三十七 二十三 八 三十 二
（甲申）十四 十二 （[illegible]） 十四（[illegible]） 三十八 二十四 九 二十一 三
十五 十三 二 十五 三十九 二十五 十 二十二 （[illegible]）
十六 十四 三 十六 四十 二十六 十一 二十三 二
十七 十五 四 十七（[illegible]） 四十一 二十七 十二 （[illegible]） 三
十八 十六 五 十八 四十二 二十八 十三 二 四
十九 十七 六 十九 四十三 二十九 十四 三 五
二十 十八 七 二十 四十四 三十 十五 四 六
二十一 十九 八 二十一 四十五 三十一 十六 五 七

二十二 二十 九 二十二 四十六 三十二 十七 六 八
二十三 二十一 十 二十三 四十七 三十三 十八 七 九
（甲午）二十四 二十二 十一 二十四 四十八 三十四 十九 八 十
二十五 二十三 十二 二十五 四十九 三十五 二十 九 十一
二十六 二十四 十三 二十六 五十 （[illegible]） 二十一 十 十二
二十七 二十五 十四 二十七（[illegible]） 五十一 二 二十二 （[illegible]） 十三
二十八 二十六 十五 （[illegible]） 五十二 三 二十三 二 十四
二十九 二十七 十六 二 五十三 四 二十四 三 十五
三十 二十八 十七（[illegible]） 三 五十四 五 二十五 四 十六
三十一 二十九 十八 四 五十五 六（[illegible]） 二十六 五 十七

三十二 三十 十九 五 五十六（[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子） 二十七 六 十八 一
三十三 三十一 二十 六 五十七 二 二十八 七 十九
甲辰 三十四 三十二 二十一 七 五十八 三 二十九 八 二十
三十五 三十三 二十二 八 五十九 四 三十 九 二十一
三十六 三十四 二十三 九 六十 五 三十一 十 二十二
三十七 三十五（[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十 六十一 六 三十二 十一 二十三
三十八 三十六 二 十一 六十二 七 三十三 十二 二十四
三十九 三十七 三 十二 六十三 八 三十四 十三 二十五
四十 三十八 四 十三 六十四 九（[illegible]） 三十五 十四 二十六
四十一 三十九 五 十四（[illegible]） 十 三十六 十五 二十七

四十二 四十 六 十五 二（[illegible]） 十一 三十七 十六 二十八
四十三 四十一 七 十六 三 十二 三十八 十七 二十九
甲寅 四十四 四十二 八 十七 四 十三 三十九 十八 三十
四十五 四十三 九 十八 五 十四 四十 十九 三十一
四十六 四十四 十 十九 六 十五 四十一 二十 三十二
四十七 四十五 十一 二十 七 十六（[illegible]） 四十二 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八 四十六 十二 二十一 八 （[illegible]） 四十三 二十二 三十四
四十九（[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十三 二十二（[illegible]） 九 二 四十四 二十三 三十五
五十 二 十四 二十三 十 三 四十五 二十四 三十六
五十一 三 十五 二十四 十一 四 四十六 二十五 三十七

（[illegible]） 四 十六（[illegible]） 二十五 十二 五 四十七 二十六 三十八
二 五 （[illegible]） 二十六 十三 六（[illegible]） 四十八 二十七 三十九
甲子 三 六 二 二十七 十四 （[illegible]） 四十九 二十八 四十
四 七 三 二十八 十五 二（[illegible]） 五十 二十九 四十一
五 八 四 二十九 十六 三 （[illegible]） 三十 四十二
六 九 五 三十 十七 四 二 三十一 四十三
七 十 六 三十一 十八 五 三 三十二 四十四
八 十一 七 三十二 十九 六 四 三十三 四十五
九 （[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八 三十三 二十 七 五 三十四 四十六
十 二 九 三十四 二十一 八 六 三十五 四十七

十一 三 十 三十五 二十二 七（[illegible]） 三十六 四十八
十二 四 十一 三十六 二十三 八 三十七 四十九
甲戌 十三 五 十二 三十七 二十四（[illegible]） 九 三十八（[illegible]） 五十
十四 六 十三 三十八（[illegible]） 二十五（[illegible]） 十 陳厲公佗元年 五十一
十五 七 十四 三十九 二十六 十一 二 五十二
十六 八 十五 四十 二十七 十二 三 五十三
十七 九 十六 四十一 二十八 四（[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四 五十四
十八 十 十七 四十二 二十九 五 二 五 五十五
十九 十一 十八（[illegible]） 三十 六 三 六（[illegible]）
二十 十二 十九（[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三十一 七 四 七（[illegible]） 二

二十一	十三	（[illegible]）	二	三十二	八	五	（[illegible]）	三
二十二	十四	二	三	三十三	九	六（[illegible]）	二	四
甲申 二十三	十五	三（[illegible]）	四（[illegible]）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三	五
（[illegible]）	十六	（[illegible]）	鄭昭公忽元年	二	十一	二	四	六
二	十七	二	二（[illegible]）	三	十二	三	五	七
三	十八	三	（[illegible]）	四（[illegible]）	十三	四	六	八
四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五	十四	五	七	九
五	二	五	二	六	十五	六	（[illegible]）	十
六	三	六	三	七	十六	七	二	十一
七	四	七	四	八	十七	八	三	十二

八	五	八	五	九	十八	九	四	十三
九	六	九	六	十	十九	十	五	十四
甲午 十	七	十（[illegible]）	七	十一	二十	十一	六	十五
十一	八	十四（[illegible]）	八	十二（[illegible]）	二十一	十二	七	十六
十二	九	十五	九		二十二	十三	八	十七
十三	十	十六	十		二十三	十四	九	十八
十四	十一	十七	十一		二十四	十五	十	十九
十五	十二	十八	十二		二十五	十六	十一	二十
（[illegible]）	十三	十九	十三		二十六	十七	十二	二十一
二	十四	二十	十四		二十七	十八	十三	二十二

三	十五	二十一（[illegible]）		六（[illegible]）			十四	二十三
四	十六	二十二	二	（[illegible]）	三十（[illegible]）		十五	二十四
甲辰 五	十七	二十三	三	二十九	（[illegible]）		十六	二十五
（[illegible]）	十八	二十四	四	（[illegible]）	二		十七	二十六
二（[illegible]）	十九	二十五	五	二	（[illegible]）		十八	二十七
三（[illegible]）	二十	二十六	六	三	二		十九	二十八
四（[illegible]）	二十一	二十七	七	四	三		二十	二十九
五	二十二	二十八（[illegible]）	（[illegible]）	五	四		二十一	三十
六	二十三	二十九	二	六	五		二十二	三十一
七	二十四	三十	三	七	六		二十三	（[illegible]）

八	二十五	三十一	四		八	七	二十四	二	
九	二十六	（[illegible]）	五		九	八	二十五	三	
甲寅 十	二十七	二	六		十	九	二十六	四	
十一	二十八	三	七		十一	十	二十七	五	
十二	二十九	四	八		十二	十一	二十八	六	
十三	三十	五	九		十三	十二	二十九	七	
十四	三十一	六	十		十四	（[illegible]）	三十	八	
十五	三十二	七	十一		十五	二	三十一	九	
十六	（[illegible]）	八（[illegible]所滅）	十二		十六	三	三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	二	（[illegible]）	十三		十七	四	三十三	二	

十八	（僖[illegible]）元年	（[illegible]）	十四		十八	（[illegible]）	三十四	三		
十九	二	二	十五		十九	二	三十五	四		
（甲子）二十	三	三	十六		二十	三	三十六	五		
二十一	四	四	十七		二十一	四	三十七	六		
二十二	五	五	十八		二十二	五	三十八	七		
二十三	六	六	十九		二十三	六	三十九	八		
二十四	七	七	二十		二十四	七	四十	九		
二十五	八	八	二十一		二十五	八	四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九	九	二十二		（[illegible]）	九	四十二	二		
二	十	十	二十三			十	四十三	三		
三	十一	十一	二十四			十一	四十四	四		
四	十二	十二	二十五			十二	四十五	五		
（甲戌）五	十三	十三	二十六			十三	（[illegible]）	六		
六	十四	十四	二十七			十四	二	七		
七	十五	十五	二十八			十五	三	八		
八	十六	十六	二十九			十六	四	九		
九	十七	十七	三十			十七	五	十		
十	十八	十八	三十一			十八	六	十一		
十一	十九	十九	三十二			十九	七	十二		
十二	二十	二十	三十三			二十	八	十三		

十三	二十一	二十一	三十四			二十一	九	十四		
十四	二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五			二十二	十	十五		
（甲申）十五	二十三	二十三	三十六			二十三	十一	十六		
十六	二十四	二十四	三十七			二十四	十二	十七		
十七	二十五	二十五（卒子成公立）	三十八			二十五	十三	十八		
十八	二十六		三十九			二十六	十四	十九		
十九	二十七		四十			二十七	十五	二十		
二十	二十八		四十一			二十八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九		四十二			二十九	（[illegible]）	二十二		
二十二	三十		四十三			三十	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一		四十四			三十一	三	二十四		
二十四	三十二		四十五（卒子[illegible]公）			三十二	四	二十五		
（甲午）二十五	三十三					三十三	五	二十六		
二十六	（[illegible]）					三十四	六	二十七		
二十七	二					三十五	七	二十八		
二十八	三					三十六	八	二十九		
二十九	四					三十七	九	三十		
三十	五					三十八	十	三十一		
三十一	六					三十九	十一	三十二		
三十二	七					（[illegible]）	十二	三十三		

三十三 八 二 十三 二十四
（[illegible]）九 三 十四 （[illegible]）
二 十 四 十五
三 十一 五 十六
四 十二 六 十七
五 十三 七 十八
六 十四 八 （[illegible]）
（[illegible]）十五 九 二
二 十六 十 三
三 十七 十一 四

四 十八（[illegible]） 十二（[illegible]） 五
五 六
甲寅 六 七
（[illegible]） 八
二 九
三 十
四 十一
五 十二
六 十三
七 十四

八（[illegible]）
三十五（[illegible]）

揚州鈔關大觀
坊[illegible]山堂[illegible]刊

毛詩異同評三卷

澤元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毛傳最後出自鄭氏作毛箋難三家於是毛傳遂獨行於世嗣後王肅王基或難鄭或申鄭分左右袒後至聚訟紛紜晉汝南太守孫毓薈萃羣言參以己見爲毛詩異同評於箋義頗多辯正是書久佚世無傳本嘉慶間金谿王仁圃先生輯漢魏遺書鈔乃從孔氏毛詩正義蒐出惜其闌入孔晁馬昭張融數家論議而書名則統屬之孫氏似覺未當嗣得馬氏竹吾刊本亦係從正義釋文採輯祇錄孫氏原評而多有王本所未及載者釐爲三卷其他諸家論議之攙入者悉爲屏去較王本似爲精核又有徐州從事陳統難毛詩評一卷專就孫氏之說加以糾繩鏡別其是非衡量其得失余喜其參觀互證可以得所折衷爰並付手民以廣其傳昔匡衡說詩解人頤吾知此編出後世之學詩者心領神會必資爲解頤之一助也歟光緒乙酉荷花生日山陰宋澤元識

毛詩異同評三卷晉孫毓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馬總意林云孫毓字仲隋書經籍志題晉長沙太守或稱汝南太守此書評毛鄭王肅之異同於箋義不沒其長而朋於王者亦復不少所以有陳統之難也隋唐志並著錄十卷今佚從正義釋文採輯釐爲三卷武威張澍介侯二酉堂叢書載此書之目尚未付梓無從取校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毛詩異同評目錄

卷上

國風

共三十五則

卷中

小雅

共三十二則

卷下

大雅

共二十一則

頌

共二則

毛詩異同評卷上

晉孫毓撰　山陰宋澤元瀛士氏校刊

國風周南

琴瑟友之

傳云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爲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評曰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爲祭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孔穎達正義）

鐘鼓樂之

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王肅之意乃言不可（末二句據隋志補）

評曰皇后房內之樂故事皆有鐘聲（隋書音樂志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七並云宋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茲據補移王肅句於前）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

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

評曰君子大夫（正義引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云大夫）

召南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傳云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牖下戸牖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戸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葅設之於奥奥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

評曰王爲長（正義）

退食自公

箋云退食謂減膳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

評曰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正義）

邶鄘衛

譜云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王肅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評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同上）

譜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王肅云鄘在紂都之西

評曰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以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於此鄭義爲長（同上）

邶

願言則嚏

傳云嚏跲也箋云嚏當讀爲不敢嚏咳之嚏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

評曰跲渠業反（陸德明釋文疐本又作嚏又作嚔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豬吏反或竹季反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

不我能慉

傳云慉興也箋云慉驕也（正義曰偏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

鄘

其之翟也

傳云褕翟闕翟羽飾衣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眞羽

評曰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旆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正義）

其之展也

傳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

評曰禕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鞠名與麴同雖毛亦當色黃祿衣與男子之祿衣名同則亦宜黑（同上）

衛

說于農郊

箋云說當作襚

評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同上）

王

不流束蒲

傳云蒲草也箋云蒲蒲柳

評曰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釋文）

丘中有麻

傳云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

評曰丘中墝埆遠（正義定本云丘中墝埆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釋文云埆苦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蓋孫毓以墝埆訓遠定本因將遠字加入傳中一本又去埆字作墝遠故陸氏以爲從孫義而誤惜文句不具爾）

鄭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

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

評曰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游乎自相違戾（正義）

乃見狡童

傳云狡童昭公也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

評曰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同上）

俟我乎堂兮

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梱上木近邊者王肅云升于堂以俟

評曰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同上）

齊

齊譜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

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評曰哀公荒淫畱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是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正義）

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云素象瑱瓊華美石箋云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王肅云王后織元紞天子之元紞一元而已何

云其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元紞者舉色尊者言之耳

評曰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毛王爲長（同上）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傳云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

行順風耳

評曰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同上）

展我甥兮

傳云外孫曰甥箋云姊妹之子曰甥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

評曰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同上）

魏

言采其莫

傳云莫菜也箋云我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

評曰大夫采菜（正義引王肅孫毓）

唐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傳曰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謂平均不朋黨王肅云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

評曰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正義王肅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一音毗至反○釋文引王肅孫毓申毛）

陳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𤻲飢以喻人君愨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

評曰旣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

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正義）

匪適株林從夏南

箋云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紙拒之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

評曰王爲長（同上）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傳云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

評曰箋義爲長（同上）

檜

庶見素冠兮

傳云素冠練冠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王肅云大祥之冠

評曰箋說爲長（同上）

曹

其弁伊騏

傳云騏綦文也弁皮弁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

評曰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同上）

豳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傳云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其事又愛其吏焉王肅云喜如字

評曰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如賓之敬大夫儀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嫗羹畝之間共

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同上）

七月鳴鵙

三之日于耜傳云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七月鳴鵙箋云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評曰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同上）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傳云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

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評曰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同上）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傳云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

評曰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同上）

伐柯

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云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評曰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偁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同上）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傳云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評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讎敵尙相阻疑何須間人重相曉喻乎（同上）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傳云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箋云公周公也孫當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太師屨赤舄几几然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評曰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同上）

毛詩異同評卷上　終

毛詩異同評卷中

晉孫毓撰　山陰宋澤元瀛士氏校刊

小雅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傳云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愼於事王肅云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

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爲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正義）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

評曰在位朝廷之求賢（正義引王肅孫毓）

六月宣王北伐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於大原

評曰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同上）

侵鎬及方

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鎬日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

評曰箋義爲長（同上）

斯干宣王考室也

箋云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王肅云先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

評曰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同上）

西南其戶

傳云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曰南其戶者宗廟

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

評曰猶南東其畝（同上）

君子攸躋

傳云躋升也箋云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評曰君子之所升處（同上）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傳云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王肅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

評曰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同上）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

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訓詁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同上）

日予不戕禮則然矣

箋云戕殘也王作臧臧善也

評曰鄭改字（釋文）

不屬于毛不罹于裏

傳云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

評曰傳爲長毋斥褒姒（正義）

跂彼織女

傳云跂隅貌

評曰織女三星跂然如隅（同上）

有捄天畢

傳云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評曰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同上）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甯忍子

傳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匪非也甯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

當知患難何爲會使我當此難世乎王肅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

評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與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同上）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傳云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鶉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

評曰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同上）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王基云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

評曰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言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同上）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傳云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

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評曰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同上）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傳云皇大保安也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評曰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爲義箋說爲長（同上）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傳云甸治也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

評曰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同上）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傳云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固不槩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

評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同上）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傳云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

評曰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同上）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當讀爲饟饁饋饟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王肅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患不普「元」說非也王基駁云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案周語此爲籍田之事

評曰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宜」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饌非獨於南畝乃攘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矣鄭說爲短（同上）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傳云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

評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同上）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傳云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王肅云言無常也興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

評曰皮弁非惟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廢與之喻王說爲非（同上）

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傳云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

評曰毛傳云慰怨也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嫉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同上）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傳云有燕射之禮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孫毓列證其非祭與王肅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

評曰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同上）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傳云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塗之必著

評曰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同上）

上帝甚蹈

箋云蹈讀爲悼上帝也若悼之也

評曰上帝斥王（正義云王肅孫毓述毛）

謂之尹吉

傳曰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

評曰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思古之

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正義）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

評曰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同上）

有兔斯首

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

評曰唯有一兔首耳（正義引王肅孫毓述毛）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評曰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正義）

毛詩異同評卷中終

毛詩異同評卷下

晉孫毓撰　山陰宋澤元瀛士氏校刊

大雅

曰嬪于京

傳云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國耳

評曰京師（正義）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傳云謂大姒之有文德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

評曰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幾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同上）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傳云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評曰經傳訓詁未有以會為甲者（同上）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傳云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評曰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為長（同上）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傳云言性與天合也箋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

評曰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人行不備不得在朝（同上）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傳云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憎其式廓惡桀紂之不德也

評曰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同上）

串夷載路

傳云路大也箋云路瘠也（今注疏本箋云路應也○釋文云詩本皆作瘠）

評曰作應後之解者殆以瘠爲誤（釋文）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箋云天語文王女無如是跋扈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評曰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正義引王肅孫毓）

侵阮徂共

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

評曰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邘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正義）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傳云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

評曰不大聲色以加人創業改制（同上）

厥初生民二章

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箋云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王肅引馬融

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葢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

周之所喪滅王基駮云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帝嚳有淫昬之妃姜嫄有污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

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卻槷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

評曰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元黿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疑爲奸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同上）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傳云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

評曰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卽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爲長（同上）

篤公劉于京斯依章

傳云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部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部也

評曰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卑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

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爲之君復爲之大宗乎
箋說爲長（同上）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傳云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
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
違理哉
評曰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同上）
有馮有翼
箋云撰几擇佐食（正義云孫毓載箋）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

傳云戎大也箋云戎汝也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
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評曰戎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
義爲長（正義）
先祖于摧
傳云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
評曰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同上）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傳云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

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肅云寶瑞也
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
評曰特言錫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
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
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同上）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傳云師衆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
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評曰燕烏賢反北燕國（釋文引王肅孫毓）
秬鬯一卣

傳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云
秬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評曰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
也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
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同上）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
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
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王肅云
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

20 B

評曰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同上）

周頌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傳云荓蜂摩曳也箋云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

評曰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同上）

魯頌

狄彼東南

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

評曰狄他歷反遠也（釋文引王肅云孫毓同）

毛詩異同評卷下終

難孫氏毛詩評一卷

瀛士署

難孫氏毛詩評

目錄

國風　共十二則
小雅　共七則
大雅　共八則

難孫氏毛詩評

晉陳統撰　山陰宋澤元瀛士氏校刊

國風

周南

鐘鼓樂之

皇后房內之樂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陳統曰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柔以靜爲體不宜用於鐘（隋書音樂志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一）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薦設之於奧奧卽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卽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禮之物若禮之爲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爲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

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妾傳何爲謙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妾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謬矣（孔穎達正義案此節不明得陳設之名而逐句數王肅且未以孫毓爲謬是隱用詩義也摘稱下皆倣此）

鄭

山有橋松

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

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同上）

齊

齊譜云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孫毓以爲哀公荒淫酉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是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儈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閒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諡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酉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晢若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愨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按襄公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

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正義）

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孫毓曰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紞也故曰玉之瑱也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

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卽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卽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卽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爲紞瓊華爲瑱也（同上）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孫毓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爲君言寵妹則非也（同上）

展我甥兮

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或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同上）

唐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卽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脩其政乎且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同上）

豳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鄭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嫗壟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餐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爲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

皆仰食於田開乎（同上）

七月鳴鵙

三之日于耜傳云豳土晚寒七月鳴鵙箋云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於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同上）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破缺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同上）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鄭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讎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小雅

魚麗于罶

傳云庶人不數罟數細也罟音古（陸德明釋文引陳氏）

不屬于毛不罹于裏

傳云毛在外陽以父言裏在內陰以母言孫毓謂傳爲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讎甯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於褒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正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王肅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

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爾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

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按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當爲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閒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比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日不得更同於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同上）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

同也皐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丘甸之（同上）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孫毓云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

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又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筴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同上）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饟其左右嘗其旨否

王肅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偏則爲惠不普元說非也孫毓云古者

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甯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宏多歷觀其次粲然有序甯當於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廁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卽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外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善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思深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

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使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懸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也田畯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饟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咏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

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卽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饋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偏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籍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無刺廢籍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籍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籍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今之稅法非爲籍田明矣（同上）

有兔斯首

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首耳然案經有炮之燔

之且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卽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如置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同上）

大雅

曰嬪于京

孫毓云京師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卽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同上）

文定厥祥

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所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

作動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爲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旣文王所專則嘉止定祥亦是文王身矣復何所嫌而云文王不可哉（同上）

會朝清明

傳云會甲王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同上）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箋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倘能知其仁義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爲長不諫爲短也論語

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焉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者質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爲小人使人必求備也（同上）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

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后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后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爲夏後則何所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夜計年世責其追惡

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同上）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爲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若爲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者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

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傳道則上天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同上）

不長夏以革

箋云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變更王法者若虢石父導王爲非崇侯虎倡紂爲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爲難非其難也（同上）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此皆不達勸戒之要

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康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卽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成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同上）

難孫氏毛詩評終

毛詩國風定本

毛詩國風定本

國風

正義曰大名在下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

關雎序正義曰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

又曰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者亦誤也

又曰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

又曰定本王政所由廢與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又曰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

關雎正義曰定本云鳥摯而有別

又曰定本荇接余也俗本荇下有菜字衍也

又曰定本章句在篇後

葛覃序正義曰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

葛覃正義曰定本云王后織元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紘綖大帶上有織字皆衍也

又曰定本歸上無曰字

卷耳正義曰定本我我臣也無使字

樛木序正義曰定本而無嫉妒之心焉焉作也

樛木正義曰定本云妃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

芣苢序正義曰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則有者誤也

漢廣序正義曰定本先被作先受

漢廣正義曰定本遊女作游

又曰喬上竦無木字

汝墳序正義曰定本能閔上無婦人二字

汝墳正義曰定本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麟之趾正義曰定本作題

召南采蘩正義曰定本作髲髢與俗本不同

又曰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髲髢無去
字
草蟲正義曰定本云阜螽蠜依爾雅云則俗本
云蠜螽者衍字也
又曰定本云薇草也
采蘋序正義曰定本云姆教婉娩勸禮本亦然
今俗云傳姆教之誤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
子二字有者亦非
采蘋正義曰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

下又云無足曰釜
又曰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
字
又曰定本禮作醴
甘棠正義曰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
行露正義曰定本作材字
羔羊序正義曰定本鵲巢之功致也致上無所
字
羔羊正義曰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殷其靁序正義曰定本能閔其勤無勞字
殷其靁正義曰集注有箋云定本於此無箋云
誤也
野有死麕序正義曰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
爲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麕正義曰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
何彼襛矣序正義曰定本雖王姬無則字
邶風綠衣序正義曰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
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

綠衣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
燕燕正義曰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
實也
終風正義曰疐跲也定本集注並同
凱風序正義曰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
本而成其志
匏有苦葉正義曰定本云雁隨陽無陰字
旄丘正義曰定本偷樂作愉樂
簡兮正義曰定本作御字

又曰定本渥厚也無賁字
泉水序正義曰定本作恩字
泉水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
北門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
靜女正義曰定本集注女吏皆作女史
又曰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
鄘風君子偕老序正義曰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正義曰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

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
又曰定云禮記作襢無衣字
桑中序正義曰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
鶉之奔奔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
爲俱者誤也
定之方中正義曰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
也
又曰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
又曰定本云六尺恐誤也

淇奧正義曰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
氓正義曰定本旦旦猶怛怛
芄蘭正義曰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河廣正義曰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王風中谷有蓷正義曰定本作餘俗本作殊非
也
兔爰正義曰定本作操義並得通
葛藟序正義曰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
譜

葛藟正義曰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
丘中有麻正義曰定本云丘中墝埆遠盡有麻
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
鄭風緇衣正義曰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
服
羔裘正義曰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
女曰雞鳴序正義曰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
通
褰裳正義曰定本云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

也義亦通

風雨正義曰定本無胡何二字

齊風甫田正義曰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魏風陟岵正義曰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

唐風羔裘序正義曰俗本或其下有君衎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正義曰定本袪袂末與禮合

鴇羽序正義曰定本緻皆作致

采苓正義曰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秦風序正義曰本或秦下有仲衎字定本直云秦始附庸也

蒹葭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終南正義曰案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

陳風東門之枌正義曰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衡門序正義曰定本作扶持

墓門序正義曰定本直云民無萬字

株林正義曰定本無兮字

檜風素冠正義曰定本毛無腹字

隰有萇楚序正義曰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

匪風正義曰定本無怛傷之訓

曹風蜉蝣正義曰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螻者誤也

又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

候人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隮升雲也

又曰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

豳風七月正義曰定本竟作境

鴟鴞序正義曰定本貽作遺字

東山正義曰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

九罭正義曰本或心下有西衎字與東山相涉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小雅

鹿鳴正義曰定本成禮作威禮也

又曰定本愉作偷

四牡正義曰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

又曰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私恩作思恩誤

皇皇者華正義曰定本亦有每雖

常棣正義曰定本經御作禦訓爲禁集注亦然

俗本以傳爲御禦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

又曰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

伐木正義曰定本無宗字

又曰定本恨作限恐非也

天保正義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諸盩至不窋疑定本誤

又曰集注定本絙字作恆

采薇正義曰集注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

又曰定本無爲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

又曰定本作脃腝之時

又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出車正義曰定本云旆旆旒垂貌多一旆字又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魚麗正義曰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

又曰集注總作緵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

又曰定本鱧鮦鮦與鱣音同

南有嘉魚正義曰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

又曰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彤弓正義曰傳文直云旅弓矢千定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旅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

菁菁者莪序正義曰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六月序正義曰定本此序注言周室微而復興

美宣王之北伐也按集注及諸本並無此注
六月正義曰鉤鞶作鉤般
采芑正義曰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
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又曰定本士卒勁勇作至勇
車攻正義曰定本云殷類曰同誤也
又曰定本亦無廚字
沔水正義曰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又曰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

祈父正義曰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
白駒正義曰毋愛女聲音定本集注皆然
我行其野正義曰定本作牛蘈
斯干序正義曰定本集注樂皆作落未知孰是
斯干正義曰定本作落
節南山正義曰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
之山以木爲土恐非
正月正義曰仇仇猶謷謷也定本無猶字
又曰定本隳作墮

十月之交正義曰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
雨無正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
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
小旻正義曰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
字衍也
又曰定本及集本有通聖上無人字
小宛正義曰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鶻鵰也
又曰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温字
又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

小弁正義曰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羣
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本並無飛字
又曰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
又曰定本無旁所二字
巧言正義曰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
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
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通也
又曰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
巷伯序正義曰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

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

巷伯正義曰定本踵作蹝其義俱通

又曰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

谷風正義曰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四月正義曰定本廢訓爲太與鄭不同

北山正義曰定本集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

鼓鐘正義曰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

楚茨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

又曰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

甫田正義曰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義或然也

又曰定本疆境字作竟

大田正義曰定本集注穧作積

又曰定本集注云渰雲興貌

又曰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

又曰定本集注辭下無亦字是也

瞻彼洛矣正義曰定本云一入曰韎韐

又曰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珌琫字從玉又以大夫璆珌恐非也

車舝正義曰定本慰安也

賓之初筵序正義曰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

采菽正義曰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

又曰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角弓正義曰定本待作侍

都人士正義曰定本隆作降

又曰定本及集本捷下皆無然字

采綠正義曰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漸漸之石序正義曰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

大雅

大明正義曰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

綿正義曰定本云鼓役事

棫樸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

旱麓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理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

思齊正義曰定本云保安射厭也

又曰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

皇矣正義曰定本亦作應天

靈臺正義曰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

下武正義曰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

文王有聲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

生民正義曰定本爲實之言是按集注並爲適

又曰按集注云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爲急恐非也

又曰按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

又曰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亙字

又曰集注等皆爲蹂黍定本爲蹂米者誤也

又曰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

又曰定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

行葦正義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

鳧鷖正義曰定本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

得其處集注是也

公劉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

又曰定本云儉以質也

又曰定本影皆爲景字

卷阿正義曰此本或云豫饌食者誤耳定本亦作饌字非也

又曰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

板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爲逢者誤

也

又曰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爲責誤矣

蕩正義曰定本掊作倍

又曰定本作相與而力爲之

抑正義曰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

桑柔正義曰定本集註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赫炙我欲有以退止我

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

雲漢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

又曰温字定本作蘊

又曰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

又曰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

韓奕正義曰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

又曰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

又曰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

江漢正義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

又曰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

又曰定本爲虓字非也

又曰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常武序正義曰定本集注皆有然字

常武正義曰定本云舒序非也

瞻卬正義曰定本作目俗本作自誤也

周頌

清廟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

爲是

又曰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與不見厭相涉爲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

維清正義曰定本集注禋字作禎

時邁正義曰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

臣工正義曰定本集注朝字作廟於義爲是

豐年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

有瞽序正義曰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大字

敬之正義曰定本注云无謂天高又高在上

良耜序正義曰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良耜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若與俗本不同

絲衣正義曰定本娛作吳

般序正義曰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

魯頌

駉正義曰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鬐

又曰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雒字俗本多作駁字

有駜正義曰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

又曰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

泮宮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

閟宮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殛紂於牧野殛是殺非也

又曰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尙之也言貴尙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

又曰定本集注皆作堋字其義是也俗本作惰誤也

又曰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又曰定本集注云路正也

又曰定本集注云孔碩甚姣美也與俗本異

又曰定本集注箋曼修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誦之順與俗本不同

商頌

玄鳥序正義曰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長發正義曰定本作浸字

又曰定本云如旌旗之縿旒著焉

殷武正義曰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

補遺

江漢正義曰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

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正義曰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今定本作故

關雎序正義曰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匏有苦葉正義曰今定本如此

碩人正義曰今定本云蝤蠐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

氓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

竹竿正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黍離正義曰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今定本文當如此

東門之墠正義曰徧檢諸本字皆作壇今定本作墠

雞鳴正義曰今定本作與予憎據鄭云我我是予之訓則作與者非也

南山正義曰今定本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

又曰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

爲種字也
載驅正義曰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
又云悌古文尚書以爲圛更無悌字義竝得通
猗嗟正義曰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竝
通也
又曰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
葛屨正義曰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
亦通
汾沮洳正義曰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

亦得通
陟岵序正義曰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
通也
衡門正義曰案今定本作樂飢
墓門正義曰今定本爲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爲
誰疑辭也
候人正義曰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豳風七月正義曰今定本云皤蒿也
又曰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

爲公子
蓼蕭正義曰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
都人士正義曰俗本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
毛無實字
行葦正義曰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圜有桃
傳相涉誤耳
既醉序正義曰本或云告大平者此與維天之
命叙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

慈湖詩傳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余讀魯論爲政之二章始未嘗不疑而難得其解蓋三百之詩今卽二南觀之詠夫婦男女之事者殆十之七而關雎爲風始所詠乃至反側思服幷見乎辭則詩固有不可甚解者矣久之乃悟魯論所記聖人之言正恐後世必有不善讀詩而誤會其意者則無邪之教正非夫子不能作是言也然從來說詩者規規于章句訓故不失之碎則失之泥而究宣義理者又往往穿鑿以文已之說要於溫柔敦厚之旨去之既遠至於魯論無邪之教尤多昧焉求其符於聖訓藹然有當於人心之本者其惟慈湖詩傳乎慈湖說易既駮怪流俗被異端之斥說詩亦迥不猶人以故千百年來訾謷之者往往而有然其務從本心證入究極義理期歸至當博覽廣證訓釋至精如謂將仲子叔于田諸什幷非刺詩不當以厥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又謂晨風之二章六駮疑赤駁之訛下章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以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櫟實橡也今俗曰橡斗子味如栗棣如櫻桃可食楊檖實似棃而小一名赤羅又名山棃又名鹿棃亦名鼠棃櫟駮棣檖皆果實可食喻秦國人材皆可用也凡此類皆駮毛義卽左傳爾雅釋文時亦在駮辨之列淺學者視此乃不能無駭異矣然細抽繹詩意懷畏無折仁武美好之云反復言之豈可謂刺朱子於將仲子亦不謂其爲刺詩於大叔于田既曰鄭人愛之如此又曰喜其無傷是叔于田二詩賦實事也卽將仲子亦賦實事初無刺意若微諷莊公以戒抑叔段則容有之耳至於晨風之六駮朱亦據陸疏釋作梓榆是慈湖與朱傳多同世之訾謷慈湖者正蹈淺薄耳余曩既校刊慈湖易傳茲復取其詩傳刊行之謹引其說之一二冠於篇端以證其言大率根據魯論無邪之教而復抽繹經辭爲之者絕非駮難立異穿鑿文飾之比昔揚子嘗稱異世必有知揚子雲者慈湖於當時已得樓攻媿之賞音謂皆前輩所未發今余敘此書而刊之亦冀異日復有攻媿其人庶幾知余言之非阿好也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慈湖詩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書原本二十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尚載其名而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祕府而是書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爲可信蓋竑亡所錄皆據史志所載類多虛列虞稷徵刻書目亦多未見原書固不足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輯成編仍勒爲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攷媿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頌之篇永樂大典此卷適缺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呂祖謙之讀詩記獨缺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即已殘缺耶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衞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爲多牽合而詆子夏爲小人儒蓋簡之學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爲姓以六駮爲赤駮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間有附會穿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註無不悉蒐其訂證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詁經者比也昔吳棫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爲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書採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爲雜濫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即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爲準焉

慈湖詩傳自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死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遠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

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苟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

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案此篇從朱彝尊經義考補錄）

慈湖詩傳目錄

卷一
國風周南
卷二
國風召南
卷三
國風邶
卷四
國風鄘

卷五
國風衛
卷六
國風王　國風鄭
卷七
國風齊　國風魏
卷八
國風唐
卷九

國風秦　國風陳
國風檜
卷十
國風曹　國風豳
卷十一
小雅一　鹿鳴至鶴鳴
卷十二
小雅二　祈父至雨無正
卷十三

小雅三　小旻至四月
卷十四
小雅四　北山至裳裳者華
卷十五
小雅五　交交桑扈至何草不黃
卷十六
大雅一　文王至文王有聲
卷十七
大雅二　生民至召旻
卷十八
周頌
卷十九
魯頌
卷二十
商頌
附錄
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

慈湖詩傳卷一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是詩后妃思得貞靜之淑女以事君子求之之切至於寤寐不忘猗歟至哉此誠確無僞之心不忌不妬

之心卽道心卽天地之心鬼神之心百聖之心雎鳩關關貞靜之音居河洲尤見貞靜氣象淑女之貞靜窈窕似之逑求也窈窕淑令之女君子之所好求好求夫貞靜之女非好夫淫麗之色此無邪之心民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爲民逑謂副民之所求或曰好仇仇匹也義亦通貞靜之女君子之所好尤爲賢后妃之所好蓋求淑女以事君子后妃之職也故后妃思念淑女之德如雎鳩之貞靜又思亦君子之所好又思采荇供祭之時參差在水淑女相與左右比肩共取於流水之中寤寐思求淑女不可得至於寤寐思服於心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誠切如是詎有毫髮忌妬之意介其閒乎思以琴瑟友之又思以鐘鼓樂之油然純誠之心茲非道心歟茲非卽天地之心歟茲非卽天地之變化歟茲豈不知道者所能測識其萬分之一爲周南召南者必心通乎此而後爲不面牆學者面牆比比而是雖明告之不省也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篇思無邪之言世之所知思無邪之實世所未知如其未知但

誦詠二南之詩自然道心興起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孔疏引金滕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遂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然詩人或有感動斐然而作忽然而忘他日采詩者取之則其名未必本有他人加之亦未可知也孔子不作詩序旨在於詩無序可也關雎一詩而齊魯韓毛異義毛以爲美齊魯韓咸以爲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

辟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然周公之時康王猶未立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義是也而又曰哀窈窕無傷善之心則差失詩旨本詩初無此情乃不悟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言乃其音不言其詩致此差誤毛詩傳曰寤覺寐寢也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關雎非刺詩甚明別其辭旨情狀亦甚著平

心靜誦久當自明推世攷德則關雎太姒之詩也非太姒作則武王周公述太姒之情狀而爲之若太姒本無此情武王周公自以意爲之則僞辭也何以風動天下而毛詩序不明言太姒何也自邶而下情狀不白者猶或強爲之辭奚獨於二南而不然深念夫二南用於鄉樂用於邦國周公必已經意又孔子屢以啓伯魚啓門人又屢言關雎門弟子宜有所問而此通言后妃之德餘篇略同當是孔子之所誨告不欲明言所作之人以支離人心欲後世誦詠三百篇之詩知皆屬正辭正情足以感發人所自有之正心若於本詩之外贅曰某國某人之所作又序其所以然之故則誦詩者首見其國又見其人又見其故至於本詩將詩人不知所以然油然動於中發諸聲音自中自正渾渾融融無所不通之妙如雲翳日如塵積鑑矣而況於置諸首而謂之序邪故孔子不作序按少牢饋食禮言某妃則大夫妻亦稱妃凡民曰妃耦則士庶之妻通稱妃后妃之德蓋天下之通義也故鄉樂用之門弟子奮知其旨毛公自言其學自子夏

今周南多通言后妃召南亦泛言夫人大夫妻罕指其人豈亦果有所自猶有聖人之微意邪若置諸篇端又名曰序則大乖矣自邶以下多指其人又乖矣至於曲推其意穿鑿其說如於關雎言哀窈窕無傷善之心詩中卽無此情於殷其靁言勸以義詩中亦無此情於摽有梅言男女得以及時詩中何但無此情正言其不及時此類奚可殫舉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夫不聞子夏爲書而毛公始有傳衛宏又成其義而謂之序蓋子夏親近聖人無敢支離毛公衛

宏益差益遠使聖人大旨沈沒於雲氣塵埃之中吁其甚矣其有倩文疑阻惟可作訓詁於後毛詩傳曰芼擇也其義未安禮云芼羹謂以菜爲羹也又云芼之以蘋藻謂菜用蘋藻也然則芼之爲菜也思得淑女左右芼助以荇爲菜謂熟之和之成爲菜也補音云芼多讀如邈未詳簡觀古用韻亦不拘拘反切況芼音之轉如邈歟補音云思服蒲北切一作匐又作犕士冠禮三加祝皆服與德叶秦泰山刻石賓服與脩飭叶碣石刻石咸服與滅息叶詩一十有六無用今房六切一讀者簡竊意方言所至不同匐作蒲北切則可服作蒲北切則未安安知服非扶北切卽與今房六切同毋今讀當亦有所自特微訛爾補音云右采此禮切荀卿賦篇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禮者與杜篤論都賦采與已叶郭璞客傲采與裏叶陸雲贈顧尙書采與水叶琴友羽軌切朋也史記龜筴傳與之爲友叶民衆咸喜易林坎之乾孝友與興起叶楚辭九章長友與有理叶漢天馬歌友與里叶崔駰達旨友與已叶按采有此苟切友有云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用友韻凡十有一無作云九切者今定從一讀詩補音專於叶韻而於芼樂亦莫能通簡按詩固不能皆叶然歌詩之時樂之餘音亦頗叶芼音若芼樂二音皆舌居中則尤叶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補音於喈喈引尙書大傳載樂曰舟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太玄樂首鐘鼓喈喈管絃嚌嚌或承之衰徐幹齊都賦喈喈與所奇叶陸雲贈鄭虔季喈喈與芳池叶說文以皆得聲漢蜀人趙賓好小數以爲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顏師古曰荄音皆古荄與箕音同無斁弋灼切枚叔七發無斁與諾叶與石叶石常約切殷臣奇布賦無斁與濯叶禮記作射古射亦弋灼切　婦人樂爲絺綌尊敬師傅服澣濯念父母猶歟至哉此又道心卽天地之心卽鬼神之心卽百聖之心道不離於日用惟無邪

而已矣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蕩曰覃及鬼方謂深及鬼方深遠義通大田覃耜耜端有宛然中深之狀實覃實訏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曰潭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用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爾雅謂覃延也爾雅固多差且如謂詰誓謹也愷悌發也憯曾也振古也此其差之甚者鄭康成雖好

述古猶不能盡從然則爾雅不可盡信說文曰長味也蓋本延義从鹵从㫗鹵鹹省不思五味何獨鹹潤下作鹹海深故鹹鹹有深下義㫗即厚字有深厚之義故集韻云楚人名深曰潭（按樓鑰云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說文覃長味也从㫗鹹省聲詩曰實覃實訏徒含切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如江河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深義葛之蔓延故施於中谷亦未爲重複也覃耜之音剡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剝棗剝音普卜反荆公以爲養老剝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聞羣兒相呼朴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攷之又按鑰集所載此條宛然中深之狀下尚有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及轉音爲剡又轉字爲耜今正其義平聲如字八句今本無之當是從樓說刪定）按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於以知施音與其來久矣故釋文云以豉反灌木叢木爾雅云木族生爲灌莫莫闊大之貌毛傳曰中谷谷中也濩煮之也精曰絺粗曰綌斁厭也爾雅釋詁云射厭也郭注云詩曰服之無斁疏云斁射音義同毛傳曰私燕服也害何也即曷也書曰時日害喪治亂謂之亂故此處治汙謂之汙疏云鄭以衣爲公衣澣謂濯之耳言其功淺也以公

對私爲深淺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於好薄猶略也於師氏之前有肅敬之心欲略汙澣頗有不敢之意故薄也毛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人善心即道心婦人志於女功躬節儉服澣濯念父母而歸寧方是心油然而興互見錯出無非神用何本何末而爲詩序者判本末而裂之且曰則可以是詩初無是情不省詩情贅立己意使天下後世平夷純

正質直之心甕而穿之支而離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行如字京語頗與筐叶觥吉橫反補音姑黃切（按原本姑誤作姆今依吳棫韻補改正）說文觵以黃得聲俗從光劉楨魯都賦觥與觴叶鄭氏引詩皆作觵痡音鋪補音永懷胡隈切釋名懷回也張衡東京賦允懷與來摧叶漢房

中歌懷與歸叶劉向九歎懷與頹叶左氏傳聲伯之歌曰懷與瑰歸叶揚子雲酒箴懷與危叶　毛詩傳曰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今俗謂頃爲空謂覆而空之也故俗謂筐筥之極小者爲空蓋以器小而難於取傾而出之可也以是得名歟集韻引說文畚餅屬蒲器也或曰作畚音本餅音瓶鄭箋曰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江東或呼常枲或曰苓耳形如鼠耳叢生如盤陸璣疏云卷耳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呂氏曰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鹿鳴乃道義鹿鳴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示我以周家所行爾七月遵彼微行謂桑下徑也小弁行有死人行道路也則周行爲周通之路益明若如春秋傳云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左氏釋詩誤爾而毛詩傳不詳攷遂因其誤謂周之列位左氏差誤亦多周世釋詩之誤者亦多不可盡信爲毛詩序者因是又差其旨而曰又當輔佐

君子求賢審官以婦人而干人主之職豈不大亂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卷耳之詩君夫人勞使人之歸也殊無輔君子求賢審官之情觀是詩宛然有君夫人憂閔賢臣勞役於道路酌金罍以勞其歸之情狀而諸儒終不敢謂實有其事不敢明言雖鄭康成詳於考禮亦不敢正言而曲其說蓋以聘禮使還無夫人饗按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以好禮聞因嘗饗其宗老師亥曰男女之饗是當時有男女相享之禮記云大饗廢夫人之禮未廢故見諸詩歟使臣之還

君既饗勞之夫人又賞勞之於是序言使臣之勞役夫人憂閔之情夫人采采卷耳而不盈傾筐以其憂閔是臣奉使出疆不遑寧處故采不盈筐因念是臣之賢而今寘諸通道而遠役惟賢故使之惟賢故懷之君臣同體君夫人又同體故古者夫人有是禮亦有是情有情斯有禮禮無僞夫人思使臣升陟崔嵬之高踰山之道也馬亦勞苦而虺隤矣言我馬者親之如一家也姑且也我姑酌金罍之酒以勞之喜其既歸既見既勞不復永永憂懷矣今俗語有且喜

之辭有且辦具少飲食以勞享之辭皆喜其遠歸之情狀毛詩傳曰寘置也陟升也人君黃金罍疏云韓詩說天子罍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周禮司尊彝云皆云罍諸臣之所酢爾雅云山脊曰岡毛詩傳曰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爾雅云兕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疏云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三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觩明爲罰而不犯然七月卒章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與此卷耳詩皆無爲罰之意得非周公作禮始定禮器以七升之觥爲罰爵歟抑角爵之異稱歟爾雅云土戴石爲砠郭注云土山上有石者而毛傳曰石山戴土曰砠差矣毛傳曰瘏病也痡亦病也云何者謂說何言則蓋可閔之甚也卒於長吁

無言以繼之猗歟至歟此憂閔其使臣之心非正心歟正心非道心歟卽關雎葛覃之心葛覃卷耳當亦太姒之詩然觀詩者正不必推求其人三百篇中或誦或歌皆足以興起人之道心此孔子刪詩之大旨而人知此信此者亦寡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詩序差誤既多既甚理難盡信今觀是詩殊無后

妃之狀惟言君子爾毛詩傳亦未嘗言后妃亦未嘗言不妬忌獨爲序者始立其說曰后妃不妬忌鄭箋又從而和之故諸儒從其後而不可告語矣學者觀書奚可雷同不復致察至是益信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果明驗矣與毛公傳異而又差謬太甚是詩當曰君子逮下也毛傳曰木下曲曰樛（按今鄭箋本木誤作本）綏安也縈旋也爾雅釋木云下曲曰朻釋者引是詩樛木爲證葢朻樛音義同陸璣云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

作是詩者偶見樛木在其南故取以爲喻不必遠書南土也鄭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按原本脫下故字今校補）得纍而蔓之餚謂此喻君子禮賢下士故賢士之在下者由是而升大抵自賢滿假者多嚴厲虛懷下士者多樂易詩人於是贊其德曰樂哉君子又祝其福曰願君子常有福而安荒者蒙之徧也將者與之俱也願君子行履常與福俱也曰將順曰將迎皆與之俱也曰將持曰相將卽次第皆與之俱也曰將軍者將軍衆而與之俱也能將其軍則其體大矣故主大義其轉音則子漾反只語音也止只之皆一音而記之者偶不同也只說文曰語已辭也嗚呼此逮下之心與夫詩人愛敬其君子贊之祝之之心皆道心而人往往多不信其爲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陸璣疏云今人爲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愼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毛詩傳曰螽斯蚣蝑也疏

曰此言螽斯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顚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蜤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卽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按爾雅釋蟲蜤螽蚣蝑釋曰周南作螽斯一名蜙蝑餘同詩疏然長而青長角長股作舂黍之狀作聲者乃閒見不多舂黍殆非此螽斯也若蝗則多矣釋蟲土螽蠰谿者殆蝗邪蝗生子於土中釋曰土蟲一名蚸蜢今俗曰蝢蜢者卽蝗也色或青或

旣能跳能飛若旱乾蝗作不勝其多害稼甚平時螽螽在田間亦多於他蟲若稍多亦害稼蓋盛而爲災則曰蝗不爲災則曰螽螽亦多能飛羽謂羽多然則螽斯謂是屬詵詵言其多薨薨言其盛飛作聲揖揖言其羽多相比密子孫多謂之宜子孫猶宜民宜人宜黍稷宜家振肅敬振整也子孫多故曰振振音眞者鄉音輕淸歟子孫長少次第循序或行或列如繩然蟄蟄盛而有聲也是詩以螽斯羽喻子孫衆多爾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惟序乃言不妬忌序所

以必推原及於不妬忌者意謂止言子孫衆多則義味不深故推及之吁此正學者面牆之見不悟道不離乎平常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以一言蔽詩曰思無邪而已初無高奇幽深今子孫衆多如螽斯羽何邪之有振振繩繩何邪之有旣無邪僻非道而何何必外求其義不妬忌雖爲善而於螽斯之詩言之則爲贅則爲不知道於以驗衛宏之學又不逮毛公遠甚衛宏作序往往亦本毛義而又多置己意焉故益差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生榮夭好其華灼灼女之顏色似之之子女子也婦人謂嫁曰歸其居室家甚宜不必分男有室女有家也蕡者實之貌有子之象也其葉蓁蓁庶事咸宜之象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咸宜之也相安也此夫婦和樂之正情也非邪僻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說以動歸妹也妹少女也雖說而非邪正心也道心也

爲序者不達是道必於詩外推及后妃所致又及不妬忌不妬忌誠善而於桃夭之詩言之則爲贅則爲不知道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所致於以益驗序果衛宏所作　補音云其華芳無切郭璞云江東謂華爲敷陸德明亦云古讀華如敷易曰枯楊生敷老婦得其士夫記曰不當華而華楚大夫屈原九歌瑤華與離居叶漢齋房樂章華與都叶揚子反騷重華與蒼梧叶光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急就章芫華與藜蘆叶易林云桃夭少華季女

宜家君子樂胥長利止居家公胡切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虞人之箴曰武不可從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屈原楚辭厥家與封狐叶戰國策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又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揚子雲酒箴家與乎協龜筴傳漁者幾何家誰名為預且或曰家本音姑為阿家家即姑也未詳按華有胡瓜切家有居牙切宜從有兩讀例而詩八用華韻七用家韻無叶此二音者今從定一讀且子余切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傳曰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爾雅云干扞也孫炎云干盾自蔽扞鄭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爾雅云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郭注云橛也是詩疏云此丁丁連椓之杙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爾雅釋宮云九達謂之逵此逵山林中九逵之徑爾仇疑逑字之差關雎云君子好逑此言兔罝者之賢公侯之所好所求也施謂張施其罟中逵逵中也中林林中也周德化之盛至於兔罝之武夫赳赳肅肅德容如此可以為公侯禦難衛民如干如城公侯之好逑所信任如腹如心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是乎驗此乃太王王季文王積德於上太任太姒協德於中武王十亂輔德於後所致而序惟言后妃之化則偏矣毛傳未嘗言后妃之化獨序有是說則序為衛宏所作益明偶誦詠兔罝之詩亦覺起敬起慕莊肅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所以始亦不知所以終道心融融此人心所同千古所同天地四時之所同鬼神之所同　補音云好仇渠之切漢趙王之歌曰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史記龜筴傳因而辱之王雖遭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人感於物而爲言爲音無非道者惟流而入於邪則昏則迷芣苢無邪之詩也無邪則無往而非道先儒不知道顧於坦夷無說之中外起意說必推及於后妃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雖非邪言實失本旨芣苢雖曰車前所治難產遂謂婦人采之此容或有之又安知芣苢無他治及他用乎殆不可必言婦人也薄猶略也言語助之辭也薄言有優游不迫之意掇取之易也易曰患至掇也毛詩傳曰拾也即掐也以爪掐取之易也捋則一握所取多也爾雅釋器云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蓋扱衽而扱之於帶也汾沮洳言采其藚孔疏引陸璣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據此則芣苢亦可食矣釋草云芣苢馬舃車前郭注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璣疏云車前一名當道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煮作茹（按原本作字誤其）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駮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賫土地異物以爲貢贄

非周南婦人所得采然周亦西戎之地二說不同當兩存之以俟後人然孔子所取是詩之大旨則不在是孔子所取取其無邪無邪即道道心庸常無可言者正不必於詩外求說且采采芣苢之時何說之可言掇捋袺襭之時何說之可言孔子曰予欲無言正以明道無俟乎言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非謂民無此道也民日用此道而自不知故鮮德其實庸常日用皆道學者迷焉故必求說索意　襭或作擷補音有羽軌切說文痏洧鮪皆以有得聲史記封禪頌有與祉叶龜筴傳有與紀叶司馬相如敘傳有與始叶班固西都賦有與里叶傅毅洛都賦有與時叶按采有此苟切有云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十用有韻無作云九切者今定從一讀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心亦道心亦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爲粗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此者奚止千無一萬無一無哉乎爲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也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爲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不明乎是詩之道心而贅爲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

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爾雅釋水云潛行爲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泭爾雅釋言云舫泭也郭注云水中簰筏孫炎云水中爲桴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方思以釋舫泭論語云乘桴浮於海注云編竹木大

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桴泭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竝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旣湍急深險而又永長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泳泳皆以喻女之貞潔不可遽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蔞以秣馬駒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蔞草中之翹翹然疏引爾雅釋草購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按原本脫下蔞字今增）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

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疏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歟　補音云泳于詠切郭璞江賦紫菜熒煜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帆蒙籠以蓋嶼萍實出而漂泳正用此讀方甫妄切爾雅舫泭也疏云水中爲泭筏也漢廣不可方思舫方同馬滿補切泰琅琊刻石澤及牛馬索隱音姥漢

書僕射莽何羅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馬通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顏師古莽莫戶切粢必易馬爲莽者以馬與莽音滿補切左氏傳辛廖之占曰震爲土車從馬又童謠曰鴝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屈原離騷經登閬風而紲馬與哀高丘之無女叶韻九歌埶四馬與驂鳴鼓叶韻漢樂章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蔞一讀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蹇之豫曰川深難遊水爲我憂多虛少實命鹿爲駒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爾雅釋水云漢爲潛江爲沱汝爲濆郭注引詩曰遵彼汝墳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然則毛詩作墳殆字誤歟爾雅古書春秋元命苞云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則爾雅乃孔子以前之書當以爾雅爲正爾雅他文雖有可疑而此汝墳辭旨重複明著而毛詩刪無明證毛傳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赬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邇近也揚子言方云悼惄悴愁傷也自關而東汝潁陳楚之間通語也汝謂之惄秦謂之悼云云又云憂也悵也婦人敬其夫曰君子夫遠役未歸其妻伐薪於汝墳之側思念其夫惄焉如朝飢勞心甚則氣虛如飢雖食難飽雖暫飽旋飢此勞心甚者之疾狀諸儒咸以調爲朝蓋本朝字一訛而爲輖再訛而爲調歟今當音朝釋文音周未安蓋因別本作輖輖亦無義

不悟其訛也既見君子其夫婦既見則曰不我遐棄敘情相悅之辭也曰今不遠棄我矣君子勞苦顏色瘦病如魚勞尾赤所以然者紂在上王室如火燬暴亂不得寧也雖則如燬而父母甚近意恐其夫或憚其勞苦或怠或逃懼將得罪累及父母是詩憂念其君子之心憂累及父母之心勉君子以正之心即道心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是序雖足以見當時事情而首言道化於以知爲序者不知是詩之道而

外求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按此篇永樂大典麟字趾字下皆遺）

慈湖詩傳卷一

慈湖詩傳卷二

召南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孔子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人知夫婦之卽天地則一而不二正而不邪化生而無爲爲序者不明乎道故不足於此詩而於詩外起說曰夫人之德也德如鳲鳩又及於國君積行累功如此爲周南召南而欲不正牆面不可得矣爾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鴶鵴者乃居鵲巢是爲鴝鵒魯昭公三十五年鴝鵒來巢而公如乾侯終於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武之世已有童謠曰鴝鵒跦跦公在乾侯矧鴝鵒亦鴶鵴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鴶鵴方言云戴勝今審兒戴勝首有竦毛鴝鵒亦有之而鴝鵒身色黑戴勝身色髦而稍長大豈埤蒼考之未審歟布穀一名穫穀其

音渾然鶻鵃其音亟然稷穀色氂頸有斑者李氏亦以鳲鳩爲鶻鵃（按樓鑰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致之當如此詳鶻鳩之爲鶻鵃甚明漸人呼爲八哥兒川人呼爲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爲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鶻鵃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鳴鳩之刺不壹正所謂鶻鵃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鶻鵃呂氏具載皆未當也）毛詩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云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故稱兩鄭箋云御迎也毛傳云將送也方有之也盈滿也子貢方人謂比方人物也此姪娣相比故云方歟

婦人謂嫁曰歸成之成其禮歟觀是詩惟言婚姻夫婦之禮鳩居鵲巢如婦來居夫室不必推言均一之德毛傳惟言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不言鳲鳩均一之德獨衛宏之序與鄭康成之箋言之鳲鳩誠有均一之德其在此詩則或可略言不可專言蓋此詩於均一之意不甚著而婚姻之禮甚詳衛鄭不深信婚姻即天地之大義故不足焉而諄諄外求其義此不可不辨非小故蓋明三百篇思無邪之大道剖學者正面之牆　補音云居姬御切周易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韋元成復玷詩昔我之隊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揚子雲衛尉箴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盡爲防禦張衡西京賦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亦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博雅注云尻几聲今居乃箕踞字也居虛切故補音用王肅讀魚據切簡謂居有姬音者姑慈切今方言有之則去聲姑自切矣御即迓之方音聘禮以訝爲梧梧御同音特高下不同耳居姑自切庶於迓音通豈至漢世始轉而爲魚據切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皮寄切僮音同祁巨私反此供祭祀之心勉敬之心即道心即聖賢之心即天地鬼神之心毛傳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爾雅釋草云蘩皤蒿郭云白蒿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詩疏云白蒿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也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

水中也毛傳曰宮廟也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薄猶聊也言語助之辭也薄言還歸雖可以還歸而其肅敬若有不敢之意故曰薄言故曰祁祁祁祁之容雖舒遲而非肆也序曰夫人不失職也言非不善而不明夫人之敬心惟曰不失職猶求諸外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喓於遙反趯託歷反降補音胡攻切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楚辭四用降韻徐邈皆胡攻切揚子雲河東賦下降與豐隆叶馬融笛賦五降與八風叶阮籍寄懷詩降與雄叶韓愈劉統軍碑詞琳後來降公不有功惙張力反爾雅釋蟲云阜螽蠜草螽負蠜郭注引此詩趯趯阜螽以釋阜螽蠜喓喓草螽以釋草蟲負蠜爾雅釋草蟲一名負蠜一名常羊郭注同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按原本茅誤作毛）

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愼云蝗螽蔡邕云螽蝗也蝗卽螠蜢詳釋見螽斯篇草蟲名負蠜則草蟲與蠜率相從與以是爲名覯是詩首章相從之狀則與爾雅負蠜之名符合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以喻夫婦之道君子謂夫也夫久於外而未歸其妻念之深至於憂心忡忡惙惙至於傷悲及其歸而既見既覯我心則降下安止則說樂則夷平覯者覯遇明著夫婦之道而聖人取爲者婦隨而不倡樂而不淫正而非邪卽鵲巢之道歸妹之義天地陰陽之和衛宏不明乎道故於詩外起說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本詩初無自防之情又何以知其非士妻穿鑿害道無乃太甚乎爾雅釋草云蕨虌郭注云江西謂之虌（按今鄭箋本作鼈）毛詩傳曰薇菜也疏引陸璣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而爾雅云薇垂水郭云生於水邊釋不引陸璣疏云薇有兩種豈亦生於山作爾雅釋草者不詳知邪於采蕨采薇之時而思其夫故云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補音伐一讀扶廢切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考工記以象伐也劉昌宗皆讀扶廢切柳下妻誄惠曰夫子之不伐兮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徐幹

西征賦西伐與舊制叶左思魏都賦伐與制叶一讀蒲撥切字本作犮開元五經文字犮音跋犬走貌詩勿翦勿伐或作跋茇一讀蒲昧切周官中夏教茇舍鄭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敗蒲昧切荀卿賦篇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賈誼鵩賦亦與世叶東方朔七諫滅敗與留滯叶漢書叙傳敗與制叶郤正釋譏敗與乂叶　范氏曰蔽芾盛也毛詩傳曰甘棠杜也憩息也說舍也鄭箋云茇草舍也召伯止舍棠下國人被其德思其人敬其樹爾雅釋

木云杜甘棠又云赤者杜白者棠然四明山之東有杜而白地名曰杜則赤棠白棠皆可以言杜而白者非杜之常歟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甘棠少酢滑美赤棠子濇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杕杜傳曰杜赤棠是也周禮中夏教茇舍注曰舍草止也拜伐而倒之如拜也說本或作稅此愛敬賢德之心忠厚之心乃油然發於中曰勿翦勿伐勿敗勿拜不勉不強豈非道心爲序者未明乎道乃外求其義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美

召伯也召伯誠可美而是詩念賢感德不已乃國人之道心不明本詩之道心而徒求外說如此爲周南召南豈不面牆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夜補音允具切（原本脫此六字）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蘭膏明滅華鐙錯陸雲歲暮賦夜與暮叶又張二侯頌夜

與故叶易林被髮長夜與誤叶五日六夜與暮叶明月照夜與故叶獨宿憎夜與晨夜與露叶訟太玄從首從不淑禍不可訟也從徽徽後得功也摯虞愍懷太子文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潘岳關中詩訟與空叶易林井之益訟與功叶此貞女不可干犯之正心卽道心而序曰召伯聽訟也又失之矣召南之境有此貞女爾是訟非必召伯所聽也召伯賢明必不置貞女於獄序曰又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序意

惟歸於教終不省是詩明敘貞女終不從於非禮之心是謂正心卽聖賢之心可以通天地感鬼神感動萬世之心孔子所取者在此爲序者面牆無覩有道而莫之見故旁推外索此學者不知道之通患夙早也早行多露夜行亦多露豈不可以夙夜而行謂夫行則多露也故不行露如非禮之汙我女速我獄往往或者疑我已從女女已有家也不知我實未嘗爲女所汙也故雀穿我屋疑雀有角不知雀實無角也又喻鼠穿墉疑於有牙而實無牙女雖強汙我終不

從女也室家不足者終不與女爲室家也毛傳曰厭浥溼意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補音皮蒲禾切說文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白褒魯國記曰陳子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蕃曰皮案國人所以諱者以番與蕃字形相類所以改番爲皮者以番與皮同蒲禾切左氏華元謂役者曰牛則

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者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紽徒何反

羔羊之裘委蛇之容道心和融百聖所同毛傳曰小曰羔大曰羊古者素絲以英裘大夫羔裘以居疏用羔裘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紽數有五爾雅釋訓曰緎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緎之爲界域詩疏云五緎既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疏所謂視見其五者謂兩袖各一及前

禒一縫欸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委蛇者行步委曲如蛇也釋文作蛇因韓詩作逶迤遂以毛詩爲非而轉音蛇之音移蓋陸德明好異之過況蛇與紽協韻若音移則不協委蛇者徐行委曲之狀相者有曰鵝行鴨步爲貴人相鵝鴨行亦委曲蛇行亦委曲補音蛇唐何切易林長尾蜲蛇畫地爲河揚子雲反離騷委蛇與九歌叶張衡西京賦蛇與蛾叶郭璞流沙贊委蛇與餘波叶東方朔詩蛇與按叶毛氏此義與君子偕老委蛇之義

同釋文又云沈讀作委委蛇蛇序曰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比德羔羊容或有之而詩旨不甚明著惟見舒遲雍容雖無義之可尋而庸常即道無邪即道故曰中庸又曰王道平平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者舉舍常而求奇舍近而求遠故日用其道而不自知文王之化鵲巢之功豈曰無之惟不明是詩之道而旁求外取爲害道爾毛傳亦無序意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閔其君子勤勞之心自是正心道心衛宏強起其說曰勸以義詩中無此情也毛公亦未嘗有此義雷方動雨將至君子亟行莫敢少止急趨期會異於平時故曰何此此言違莫敢或遑也振振歎其君子愛之故美之歸哉歸哉臨違告以訖事早歸此人之常情常言鄭康成因序曰勸以義遂曲說求合乎序曰君子

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旨人情斷斷乎無此蓋因夫衛宏不知庸常無邪之即道故穿鑿其義鄭不知漢史衛宏作序之實以爲毛公之前已有序曰至毛公乃分眾議各置篇端意謂古作而不敢違故曲就其說亦鄭不知道與序同又鄭不善於文又好穿鑿故也又諸儒多以靁生義亦鑿非詩人本情振振肅敬之容螽斯云子孫振振麟之趾云振振公子皆言肅敬鄉音之輕清者爲眞毛傳謂振振信厚其義未安山南曰陽殷陸音隱

未安隱音之輕清則爲殷本詩方音則然何必改讀義則隱爾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補音昴力求反毛鄭義皆作畱說文以丣得聲集韻音畱正引此詩漢志二十八舍亦作畱言陽氣之精畱也　星有大小此獨言小者妾自比其微也嘒微小貌三五與小星連文謂小星或三或五三非謂心五非謂柳也毛傳謂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其義未安在東乃宵征時所見小星三五在東因以自況在東亦衆妾在旁之象若在南正有夫人之象後章維參與昴文不連則別起意參昴皆有大星亦皆有小星此則明指參昴大小不齊大如夫人小如衆妾命寔不同是詩言肅肅宵征則不敢不敬宵征夜行也妾

賤往進御於君也夙夜奉公事不敢不勤裯單衣也抱衾與裯以進御故也雖賤雖勞而心安於命知有貴賤而自安於賤者正也夫正一而已矣在妾則賤則勞在夫人則貴則佚一也一者道也惟知是道故賤安於賤而不僭貴而不驕於貴而能逮下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然不首明妾安於命之正亦微差矣猶如也不猶者己之命不如夫人之命也寔是也韓詩作實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汜音祀補音養里切爾雅釋水決復入爲汜汜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楚詞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按原本脫楚詞以下二十字据韻補補入）說文汜從水巳聲詩江有汜又曰洍從水𦣝聲詩江有洍徐鍇曰汜洍音義同集韻皆養里切篇攷記祥里切其義則已後人欲別其爲水故讀作祀歟集韻

於汜洍又竝言祀彔齒切亦皆以此詩爲證（按此段音釋下應有詩解大典原本恐有脫簡）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襛奴容反棣徒帝反華音敷下同說見桃夭補音車斤於切劉熙釋名車古者音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式遮切韋昭謂從漢始有居音引易載鬼一車詩王姬之車爲證不知華本音敷而車與塗弧叶用尤顯然見其爲居其論疏矣簡謂居有姬音乃姑慈切則車亦有此音今方言有之而士大夫則必斤於切

是詩言王姬下嫁親迎盛禮車從肅雝詩人又知王姬文王之孫迎者齊侯之子有懷德之心有敬貴之心雖不指言德行然而無邪也無邪即道即德衛宏未明乎道意二南之詩必有德義可言故穿鑿曲推肅雝爲王姬之德夫車行和緩已有肅敬之狀矧從者咸肅敬乎詩明言王姬之車而序以爲王姬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鄭箋又釋之爲往謂王姬往車鄭既不達於文衛鄭皆又不知道穿鑿可笑如此言詩適以病詩如此爲周南召南其亦正牆面而已矣毛傳曰襛猶戎戎也唐棣移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伊維緡綸也爾雅釋木云唐棣移郭注云似白楊陸璣云薁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其華或

白或赤本作郁李許慎曰白棣也華如李而小如櫻桃又有赤棣子如郁李而小何彼襛盛乎其華如唐棣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然則唐棣之華肅雝皆言王姬車從之儀也初章唐棣之華言車從儀物則次章言華如桃李亦謂車從儀物可知矣平王猶言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其釣維何必以絲爲緡而後可以喩齊侯之子所以獲迎王姬者備諸禮節而後可也韓詩襛作莪補音孫須倫切荀卿書注云漢宣

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五子之歌孫與君叶揚子雲元后誄孫與新叶馬融笛賦孫與聲叶崔駰襪銘孫與臻叶漢書敘傳孫與瀕叶又與信叶師古信合韻音新案荀與孫古既皆音詢俱爲嫌名劉向獨諱荀而不諱孫者漢雖不諱嫌名如以雉爲野雞不諱治國之治然偏傍之同者已或諱之不能盡如三代之時矣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爾雅釋草云葭蘆郭云葦也毛詩傳曰茁出也葭蘆也蓬草名也豕牝曰豝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彼葭蓬始生茁然之時於是春田有五豝聚焉而射者一發之有五豵聚焉而射者一發之是時獲騶虞瑞獸焉咸歎訝之故曰于嗟乎騶虞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毛傳未嘗言如惟曰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以明獲騶虞也首言鵲巢之應也豈毛公本說若是而衛宏繼以推廣之說而始曰仁如騶虞歟豈文王德化若是其盛而不足以致騶虞乎豈以簡策無他證疑而不信歟本詩無如義而宏立說曰如無乃不可乎宏爲序差失至多騶虞之差正與麟之趾同

慈湖詩傳卷二

慈湖詩傳卷三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柏舟喻君子堅操不肯轉而從小人呂氏曰如舟汎汎無所依泊毛傳曰非我無酒可以遨遊忘憂也我心匪鑒固不能如鑒之照物毫髮靡遺獨不可以如茹之通達通知兄弟之心乎自責己無智不能知人也非無兄弟惟不可信據爾言兄弟之心難知也初信兄弟之言故往有所愬愬逢彼怒方悟爲兄弟所誤也彼君也兄弟比肩同朝者也下章所謂羣小者是也婚姻亦可以言兄弟朋友亦可以言兄弟鄰國亦可以言兄弟凡相親近皆可以言兄弟易曰拔茅

連茹於兄弟取喻爲切石雖堅重而猶可轉我心斷不可轉而從邪也匪席之喻申言此意也威儀棣棣日用云爲奚可雜義利而行之致可選擇也君子義以爲質其不可雜如此憂心悄悄見慍於羣小覯過憂閔既多受侮亦不少辟拊心也摽拊心之聲也雖憂苦如此而正心也孔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曰何居歐陽氏曰傷衞日往月來而漸微猶日朘月削也此心憂鬱不可爲喻如衣不澣積垢之衣靜思欲奮飛而不能也毛詩序曰衞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此猶未甚害於道至曰言仁而不遇也意正於不遇而已設詩人之正心正心道心也斯其不可數詳觀詩情憂鬱不通道心變化天地晦蒙日用不知故聖愚不同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於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差楚佳切又於宜反補音于野上與切左氏傳童謠曰鴝鵒之羽公在外野穆天子傳王答謠曰萬年平均我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司馬相如賦漭泱之野與浦叶揚子雲太僕箴野與魯叶曹植閑居賦

野與宇叶徐鍇亦云野經典只用野上時掌反補音南尼心切白虎通曰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也說文以芋得聲芋音荏徐鍇繫傳曰毛詩或用南爲荏音陸雲寒蟬賦南與音叶唐柳宗元貞符南與心叶淮西雅南與音叶裴處士墓銘南與君叶任亦林反補音淵一均切楚辭招魂淵與侁叶急救章更卒歸誠自詣因司農少府國之淵班固東都賦淵與珍叶又與鱗叶與勤叶又與新叶兩與根叶無作索年切者　夷考是詩宛然有莊姜送戴嬀之狀戴嬀陳女陳在衞南故曰遠送于南以關雎之詩而不曰太姒則是詩固亦不必定指而一片相送之情哀傷不已之意念仲氏之善塞淵溫惠皆正也善也至今讀之使人悶傷之心隱然以生而非邪僻也嗚呼三百篇一旨也有能達是則至正至善之心人所自有喜怒哀樂無所不通而非放逸邪僻是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送仲氏之歸如燕飛去差池其羽李曰不齊鄭箋曰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毛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車上下阪其似歟其將歸也出

入前卻似之與下上其音輪音隨車上下歟其話別感激語音大小歟毛傳曰仲戴嬀字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任者任人之事歟仲氏每任其事親信之至故首言之塞實無僞淵靜不撓溫惠終久淑令謹愼以思及先君之故其別也勗勉寡人然則寡人莊姜自謂歟先君莊公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

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乃深惡無禮之詩正也故聖人取焉而諸儒謂之人者莊公也毛詩序謂莊姜遭州吁之暴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猶未害於義也傷之而已猶之可也而詩曰德音無良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惡之甚也非所當施於夫也非莊姜所當施於莊公也施於莊公則悖矣施於州吁可也且之人猶不敢明言之諸儒拘於序遂入於不義使歌此詩者

以之人爲莊公歌之豈不長傲慢不敬之心乎甚不可者觀此詩正不必究知之人爲何人惟見無禮悖亂之可惡豈不正乎居諸語助釋見柏舟人至於窮極則呼天日月照臨猶呼天云逝豈誓之訛耶誓不以古人之所處處我今世語曰處置曰處分曰區處曰相處曰處事誓有決意無道之甚國有危亡之勢何能有定若能有定寧不我顧不顧我害及一人不定則國亡矣報云者父母養子子當報也胡能有定使我可忘忘者不憂思也定則可忘矣父兮母兮畜我不卒非怨父母也困窮及此今婦人窮極呼號亦間有此言不述不循常禮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補音霾陵之切說文以貍得聲顏延年答謝靈運詩霾與睽叶來陵之切釋文亦云古音棃春秋公會鄭伯於時來杜預曰滎陽東有釐城釐音來漢書劉向

傳引我釐麰如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之類今人尚能知之思切慈切慈子之切廣韻集韻同

終風惡其暴亂無禮之詩正也毛詩序謂衛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之詩諸儒不悟無邪之爲道故曲推其義失之矣終風終日風也霾雨土也曀陰晦也不日不見日光也虺虺其雷暴厲之音也皆喻昏亂暴戾也忽惠然而來而終無禮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惟自傷悼而已若是則不如不來之愈也故曰不如一切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憂思也憂思不安之

甚至於不寐而寤言語助也俗云人言人噓今我言汝願汝則噓也又曰願如懷念我也鄭箋云今俗人噓云人道我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鏜土當反漕音曹補音兵晡茫反左氏傳晉趙鞅之占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荀卿

賦篇貳兵與疏堂叶秦東觀列石三句入韻戎兵與六王叶會稽刻石甲兵與自彊叶史記龜筴傳甲兵與元王叶揚子雲并州牧箴兵與荒叶南行戶郎切（按韻補尚有左氏傳載夏書云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曹植夏桀贊夏道既衰生此桀王婉孌是嘉政違五行云云）荀卿賦篇禮儀之盛行與詳叶楚辭蜷局顧而不行與卿叶歷吉曰兮余將行與糧叶命蹇邅而不能行與將叶史記龜筴傳風將而行與黃叶百姓莫行與詳叶狻悉退行與亡叶古行止之行皆戶郎切詩二十有五無叶何庚切者忡勑中反補

音勅眾切播岳悼亡詩周旋忡驚惕正用此讀竊疑方今言心忡之用切心憂而惕動也廣韻集韻不見此字殆即忡字補音馬滿補切說見漢廣下後五切說見采蘋契驅曳反說爰厥反　毛詩序曰擊鼓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毛傳曰漕衛邑鄭箋云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伐鄭左傳云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是平陳與宋也不我以歸知其必敗憂死

亡也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是行無有歸期憂心忡忡焉我之南行不知於何所居耶於何所處耶於何喪馬耶喪馬則人亦俱喪矣欲求我尸往往在林下諸儒皆曰契闊勤苦也雖孔疏諸儒參定亦無考據然則勤苦之義特意之爾蓋謂軍伍誓約必推其勤苦之意今謂與室家訣別則契者合也闊者闊遠也婚姻之初親愛誓者其死其生其合而其處其遠而闊別其相愛相悅之心有成而無虧有一而無二又執子之手而言曰與子偕老矣于嗟今之闊

別國亂君必敗將不我活矣洵婷之訛也韓詩作敻敻亦婷也悶其妻將婷獨將不得信我本初偕老之言信音薪案集韻婷即縈字又集音洵音荀揮涕也用此音義則不必改字矣補音信斯人切班固幽通賦苟無實其孰信序傳虔其忠信包漢舉信歐致越信張衡思玄賦啟金縢而乃信顏師古皆音新白虎通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補音南尼心切說見燕燕下後五切說見采蘋　人畏暑喜風故南風人樂人謂之凱風棘難長養者心堅尤其難者子以自喻以凱風喻母泉在浚下猶爲邑人所汲資以生養今七子而不能養母子自責也黃鳥好音猶能悅人今七子而不能悅母而安慰之皆其子自責之辭毛詩序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此成其志一言大害義大失孔子本旨孔子自取其自責之孝心爾況未必果成其嫁志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毛詩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役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君不可以言刺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毛傳曰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方公爲淫亂我已念之於懷矣夫婦相與謀知其必亂宜去之猶豫未決今果罹其患大夫久役夫婦阻隔乃我自詒此阻隔也毛傳曰詒遺也鄭箋云下上其音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毛傳曰展誠也夫久役婦思之不已又思其平時誠實之德故曰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此言君子誠實亦猶殷其靁婦人稱其夫曰振振君子皆稱其夫之善也卒章告衆君子曰豈不知德行必不忮離不求

欲則何容而不臧善其意深譏公心忮多欲故淫亂故好攻戰故勞民久役故男女怨曠凡百不善言之不足也毛傳曰忮害也取義未安字從心從支夫由本心以往則正而已無意無欲不由本心而支焉則離正而入邪離無意無欲之正而入於淫欲欲則有所求矣此其末流致害雖多而忮之本義支而已矣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靜止安止而應雖有視聽言動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非動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揭苦例反然協涉韻則宜揭子二音瀰瀰爾反鷕以小反補音軌舉有切轝轍也說文以九得聲太玄銳首軌與醜叶裝首軌與遒叶永首軌與後叶遒天口切旭許玉反又呼老反補音否補美切桊項邪議各守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御正釋譏閩仲尼之贊商咸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獻可而替否張衡西京賦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譬肌分理（按原本無西京賦四句今從韻補增入）毛詩序曰衛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魯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及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果以莒人先濟此詩言苦匏雖不材剖其中則濟可以深涉其次則深亦可以履石而渡淺則可以揭衣而渡皆不至於溺沒而公與夫人役溺於淫慾曾不若苦匏與厲者揭者

釋文厲說文作砅履石渡水力智反又音例揭褰衣渡水也今所濟瀰瀰其盈雉鷕然其鳴牝牡相求不顧禮義之不可情動意決妄曰濟盈不濡軌甘心陷溺昏禮奠生雁行事必昏昕旭日始旦昕也禮冬合男女故曰迨冰未泮禮有儀有時明君夫人之不然不敢正言以小喻大以士喻君舟子招招人咸趨涉我則不涉卬我也毛傳亦云我音之輕清者為卬歟我涉必須友至乃涉此喻非其匹類不可相從必夫婦之正而後可也孔疏云旭者明皙之名說文旭讀

若好字林呼老反補音友羽軌切其說見關雎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於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怒補音云漢酷吏傳無值甯成之怒元后傳曲陽最怒賈彪傳偉節最怒皆上聲葑浮容反菲妃鬼反死補音想止切救補音云漢谷永傳以救為捄集韻捄居尤切售補音時周切樂府隴頭水歌將頓樓蘭滕（按原本滕誤滕今改校）就解郅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韓愈送劉師服詩齋材入市賣貴者恆難售豈不畏憔悴為功忌中休　毛詩序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

昏而棄其舊室爾雅云東風謂之谷風於義未安爾雅差繆多矣據春秋元命包雖知其為孔子以前之書後學妄意推尊以為周公孔子子夏其成之不可信也其書則古矣古人豈一一皆聖人皆無差失耶其是者從之非者勿從可也謂誓誥為謹謂愷悌為發謂譖為曾謂谷風為東風此類不可殫舉風之來也遠人惟見其自山谷而至故曰谷風歟不然谷者或穀字之訛如穀雨長養穀苗之風乎習習則和也陰陽和則雨雨則先陰陰雨喻夫婦之和今為夫所怒而出故思昔日之和如習習之風如陰如雨今縱不相說亦宜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葑須也芥也菲芴也葍類也爾雅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從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風陸璣云葑蕪菁幽州或謂之芥方言豐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豐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謂之大芥爾雅云菲芴也郭璞云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爾雅又云菲蒠菜郭璞云菲土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非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為茹滑美

可作羹河內人謂之宿菜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二菜蔓菁與葍之類也坊記引此詩承仕則不稼田則不漁之下則采葑采菲無并取其下體也下體謂根拔其本根喻已見棄而出也追念夫婦相好之初誓同死生此德音也今莫違昔日之德音而至於此也怨辭也哀辭也見出而歸其行遲遲心若有失其戀戀茫茫之狀如此畿者故商王之畿其名尚存也去畿伊邇不遠也何不薄送我至於畿乎而截然棄絕不相送也諸儒謂畿為門內者亦無所考據非當時

之辭情釋草云荼苦菜爾雅多差誤未必然古書有荼而無茶後世始有茶字荼雖苦而甘或者謂即茶爾叢低草類誰謂荼苦比我中心之苦則荼猶甘如薺也爾安於新昏如兄如弟我如渭水之清自謂初昏得禮之正新昏如涇水之濁謂失其禮非正也涇渭並流雖為涇濁所浸而渭水常湜湜其沚其清自若也爾雖新昏是宴不肯輕用我以用也屑猶輕也言爾不肯輕易使我與毫末家事其情欲舊婦不安而自去也歐陽氏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閱視也我躬尚不見視我去後豈恤我之梁笱乎此踐者魚梁魚笱皆其棄妻所為探則方以筏或舟淺則泳之歌詠而涉或如游衍而涉棄妻自言勤苦之切也何有何無謂日用所需之物或有或亡我勉力求之且凡民有喪猶匍匐救之夫婦至親乃一旦斷棄若不相念不能慉養我反以我為讎怨我有德善既阻遏之是特意阻之是以雖強賈賣終於不售者之育子也惟恐養育之道窮竭鞫窮也蓋為長

久計及今爾顛覆注於新昏則我既生育子姓於爾家既漸長矣乃比予於毒如毒之可畏而棄之旨美也蓄聚也蓄聚美物以禦冬月乏無之時今爾宴於新昏但以我禦窮苦之時一如旨蓄禦冬言初昏窮則知今財用足不窮矣人情溫飽則易生縱肆洸洸其武潰潰其怒肆窮也塈盡也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念昔者予始來之時止息從容情好之美毛傳云塈昔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鄭志云渭在東河涇在西河婦人

既絕去至淫而云也箋云絕去所經見小渚曰沚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有狐云在彼淇梁侯人云維鵜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鶖在梁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𩺰人掌以時𩺰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是詩刺邪所思無邪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

以歸也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郭璞云言至微也鄭箋云式發聲鄭義亦未安式更也方言有之更微更微意曰直至如此微乎而疊言之式有敬義有法義有更義鹿鳴嘉賓式燕以敖南有嘉魚嘉賓式燕以樂以衎綏之又思斯干式相好矣節南山式夷式已式月斯生式訛厥心小明式穀以女楚茨式禮莫愆車舝式燕且喜式燕且譽式飲庶幾式食庶幾式歌且舞角弓式居婁驕皇矣增其式廓民勞而式弘大蕩式號式呼崧高式遄其行時邁式序在位召誥式勿替有殷歷年君奭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畀命式化厥訓立政式敬爾由獄茲式有愼皆訓更也式者車前第二橫木故有更義中露露中也謂晝曉行露霑衣履泥中者雨行或雨霽而行泥濘之中皆言勞苦之狀毛傳謂中露泥中衛邑未安鄭箋孔疏亦無所考證王氏亦不以爲衛邑但其說亦鑿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補音節子悉切說文以卽得聲周易失家節與失叶以中節剛柔節與實叶亦不知節與吉叶太玄守此節與一叶守其節與郝叶詘其節與術叶季布敘傳節與栗叶郭璞客傲節與跡叶木華海賦節與質叶久與里切秦嶧山刻石三句入韻久與起叶宋玉招魂久與里叶史記語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易林坎之萃長久與福祉叶子郎里反

褎由救反　毛詩序曰狄人逼逐黎侯黎侯寓于衞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衞也爾雅釋丘曰前高旄丘毛詩傳曰前高後下曰旄丘（按字林作堥丘）誕闊也鄭箋云叔伯呼衞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于衞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疏闊因託以起興鄭曰衞人於君事疏廢也處卽今俗所謂處置也必有以相與也何其久也久而不聞所以相處相與者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怨而不迫也呂氏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蒙戎黎侯所寓在衞東羈旅之久見衞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故歎而言曰非衞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之臣子流離失所故瑣尾也褎飾貌充耳盛服用以塞耳吾流離瑣尾如此而衞大夫盛服而過如用充耳塞耳而不聞知也至是稍譏切之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日之方中二句云時祭習舞以日中爲斯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俱具德容也鑰論云前輩嘗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衞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坭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衞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按坭字從韓詩）

思息茲反茲子之反廣韻集韻同謀補音謨杯切周官媒氏郭注云媒之言謀也老子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荀卿成相篇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又曰主好議論必善謀莫不理續主執持屈原天問爰謀與揆之叶哀時命深謀與遠之叶賈誼鵩賦謀與時叶揚子雲廷尉箴謀與基叶每見人語音亦有謂媒爲眉者則尤叶也氓詩謀與絲叶泲子禮反坭乃禮反毛詩作禰釋文云韓詩作坭姊將几反害補音瑕憩切二子乘舟同漢夏侯序傳害與世叶王粲

阮籍誅害與滯叶　毖者深遠未能遂達之謂也淇者衛國之水也泉水毖矣亦流于淇我爲衛女而不得歸衛乎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故與同嫁諸姊聊謀歸衛古者嫁與諸侯非獨女有姪娣焉聊之爲言非必歸之辭也心知其不可姑與之謀恐或有可歸之道也孌婉美之貌泲坭干言皆所嫁國地名毛鄭亦云衛女思歸之切曰安得出宿于泲乎飲餞于坭乎又言女子有行旣遠父母兄弟矣義從夫家矧今父母終惟諸姑及伯姊在雖有兄弟義難歸寧惟可致

問姑姊人心不忘本嫁女終念其父母家又思安得出宿于干乎飲餞于言乎毛傳謂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蓋取諸聘禮旣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此詩飲酒殆未必然釋軷爲始行此兩章皆先言出宿次言飲餞非事情殆如後世親屬或宗婦餞送之乎詩三百豈一言一事盡從古制惟取其大體所在思無邪爾邶柏舟微我無酒以遨以遊異乎酒誥之義矣燕燕仲氏之歸夫人遠送于野亦豈沿古常禮堯典略有賓餞之義禮經未覩婦人之儀毛

傳意度不合詩情毛傳曰脂舝其車孔疏曰脂車設舝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車舝云閒關車之舝兮毛傳曰閒關設舝也以脂塗之爲滑易也據疏則不止於脂其舝或疑獨脂其舝而文曰載脂載舝豈脂具舝乃設其舝歟登車出門而就道必回還而折邁往也言語助也遄速也臻至也鄭箋曰瑕有過也呂氏曰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也此意其或可之辭也而終於不敢往故曰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毛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爾雅釋水曰泉歸異出

同流肥鄭箋云兹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欲乘車出遊以寫除我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門補音眉貧切荀卿成相篇門與根叶（按原本根誤恨）賦篇門與神叶（按原本神誤作補）楚辭九章門與貧叶司馬相如大人賦門與垠叶揚子雲河東賦門與頻叶張頁敘傳門與心叶窶其矩反艱補音居銀切釋名艱槿也（按原本槿誤恨）周官以恤民之艱阨鄭注云故書艱爲槿崔駰大理箴艱與人叶馮衍顯志賦艱與紘叶陸機贈弟詩艱與辰叶柳宗元閔生賦艱與陳叶　詩則憂苦而一歸之天此正心也不忽而忽發不勉而自中道也而毛詩序止言其不得志非孔子本旨也殷殷

者隱隱也鄉音輕清故曰殷殷亦猶殷其靁之殷此北門陸亦音隱然皆如字可也爾雅釋言云窶貧也窶蓋貧之狀也毛傳曰適之埤厚也鄭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鄭義未盡何必於有命凡事之涉於王朝者皆王事也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讁我毛傳曰讁責也敦厚也遺加也韓詩說云敦迫也遺與也猶加也授也已焉哉猶俗言休休謂之何哉何言也張氏曰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毛傳謂北門背明鄉陰鬱矣適猶來也王事惟來我所不知彼也鄭云言君政偏也兼其苦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徐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徐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按徐字從爾雅）

行補音戶郎切說見擊鼓徐毛詩作邪毛詩箋云邪讀如徐爾雅作徐亟紀律反只音紙且子餘反北風其喈喈音有箕有萋詳見葛覃　不敢言威虐而言

北風雨雪怨而不露也其惠順於我而好我者相與攜手同行而去之乎其謙虛其舒徐今盡而爲急亟之行矣衛國並爲威虐如此豈不可畏惡得而不去三章之終同此一辭者深念夫向之稱賢者今盡變矣既盡也其不得已而去者以是之故也又不赤者非狐既爲狐矣無不赤者不黑者非烏既爲烏矣無不黑者既爲衛國之臣矣無不威虐者或同行或同車去者之衆也毛詩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劉氏曰喈風聲也

狐鳥隱言意同雨雪怨而不過怨之正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傳曰靜貞靜也姝美也呂氏曰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處於幽閒而待進御君雖愛之而不得見惟搔首踟躕而已以非當進御之時不敢輒見也孌婉美也毛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毛傳以城隅彤管為比物取義未安以彤管相貽雅正也靜女而有彤管之法度此則為女之美此則為說懌張氏曰牧牧地多草木根如芽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齏菹供豆實呂氏曰大過枯楊生稊鄭康成作荑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

獨茅也毛傳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毛說鑿矣洵信也牧所歸荑信芳美且異今以貽靜女非說其美矣以其有美德是為美人而貽之也毛詩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序蓋以是詩居北風新臺之閒故以為刺詳觀詩辭又非陳古鄭箋義思貽我以賢美之妃以易無德之夫人而本詩末章辭情未必其然然則安知是詩非武公文公之詩乎詩不可以世次定鄭清人文公之詩而序於昭公之前觀此可以通矣矧是序亦未能知衛君之為何君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水清曰泚言新臺之潔清如之毛傳燕安也婉順也爾雅釋訓曰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郭注云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為名也戚施之疾不

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方言云簟之精者謂之籧篨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麤簟難於卷曲故不俯之疾似之歟釋詁云鮮善也齊女來嫁於伋爲妾爲順本求妾順今乃得籧篨不善指宣公也宣公求媚婦人故常仰視其顏色似之歟惡之故比之籧篨戚施洒即洗字洒埽清潔如洗方言浼言漫洼汚也河水濁故云浼浼歟音漫則與殄叶韻韓詩洒作漼故七罪反而釋文改洒爲漼音則不可殄絕也蘇氏曰猶云病而不死也魚網之設

欲以得魚而鴻麗之齊女之來本以嫁伋而宣公要之故以爲喻離附麗也戚施之喻俯首爲恭媚耶心愧而首俯耶是詩深惡淫邪是爲思無邪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景補音舉兩切夏侯湛抵疑惠景與清響叶陸機贈弟詩絕景與撰攘叶郭璞畢方讚景與炳與上叶炳與兩切上是掌切而顏師古糾繆正俗云上有郢音炳與景只如今讀未詳害補音暇憩切說見泉水

是詩憂閔二子而卒章曰二子則無瑕矣而亦有害也則伋壽爭先爲死之狀宛然著見而亦成父之惡爲有害也伋亦可去也是詩大正之道也汎汎其景滅沒乎水光之中也二子非舟人乘舟必傾覆取以喻之衞宣公爲子伋取於齊而美公要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待於隘將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賊殺之伋曰我之求也彼何罪又殺之

毛詩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言語辭也

慈湖詩傳卷三

慈湖詩傳卷四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毛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髧徒敢反髦音毛儀補音牛何切周官注儀作義二字古皆音俄太玄爭首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周易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古文尚書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陂音坡韓詩儀我也史記檥舡待徐廣檥音儀一音俄爾雅儀魚奇切字或作儀天鐵因切白虎通論曰天者身也天之爲言鎮也禮統曰天之爲言神也（按原本脫此二字）陳者珍也周易大明終始立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荀子成相篇參天與人人叶賦篇天與形與成叶屈原九歌沖天與愁人叶九章薄天與僞名叶漢樂章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班固西都賦當天與順人叶詩二十有三無叶他年切者下同只音紙慝他得反　柏堅喻堅操不可移改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按原本脫總字）婦事舅姑不言拂髦則知此髧彼兩髦謂其夫也呂曰儀以夫爲法也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貞女不事二夫矢誓也至死誓不他適呼其母曰此天也母不信我乎諒信也不事二夫故謂夫爲特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慝邪也誓不爲邪以再嫁爲邪也只語辭也毛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埽補音蘇后切道徒厚切史記龜筴傳道與紂叶邊讓章華賦要道與素肘叶胡廣侍中箴周道與左右叶夏侯湛抵疑畱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茁起林藪班固幽通賦賴道與靈茂叶顏師古曰茂合韻莫口

切周易八太玄五皆止用此一讀下同冓古候反本又作遘　惡亂正也不可道恥也隱也恥正也隱人之惡亦正也牆所以限內外今乃有可惡之蒺藜焉其惡公子頑之亂內外其意著矣爾雅云茨蒺藜惡之欲掃去之而不可得而掃也前漢梁王共傳聽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呂曰中冓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其所可道者言之猶醜而況其不可道者乎淫行著矣毛傳曰

襄除也蓋本釋言然爾雅亦多差按書懷山襄陵贊贊襄哉皆訓上詩終日七襄亦訓上此次章韻叶惟言有茨束者束而去之也朱曰讀誦言也所可詳者言之猶長使併言其不可詳者則不勝其多矣毛詩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珈音加佗待何反宜牛何切說文宜古作宐又作𡧪又作⿱宀竝皆自多而孳易林離之姤曰君臣不和上下失宜宋子笑歌儀禮士冠禮辭曰爰字孔嘉髦士攸宜翟音狄翟音轉而下亦與髢叶亦猶關雎芼樂皆音轉而下故亦叶也鬒音軫髢音悌瑱吐殿反揥敕

帝反瑳音磋展音戰縐側救反袢音絆顏補音魚堅切說文以彥得聲宋玉神女賦顏與言叶司馬相如大人賦孱顏與連卷叶陸機歎逝賦顏與然叶郭璞江賦顏與⿰骨連叶陶潛讀山海經詩顏與年叶　其能與君子偕老者必如下文所言盛服（按原本盛訛魚）其德足以稱之服之爲宜則能與君子偕老今子不淑宜其不能與君子偕老云如之何猶俗語云更說甚莫毛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鄭箋云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毛傳

謂委委行委曲佗佗德平易山無不容河無不潤穿鑿幾於可笑鄭無箋諸儒亦牽強委委者首飾所加重積歟佗佗積而高歟其高如山其狀之委曲旋環者如河補音以高羊詩委委蛇蛇委蛇沈讀委委蛇蛇引易林螻蛇反離騷委蛇皆音佗唐何切君子偕老委蛇之義同鄭箋云象服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毛傳既不明言象服之詳鄭亦不過言褕翟闕翟不釋象義意疑若舜所云星辰之屬而不敢明言然則服必有所象象以象其德而其詳未之聞也孔疏謂以象骨飾服未必然也爾雅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釋義不切玼玉色褕翟闕翟之首飾有玉焉玼兮玼兮其色之美也鬒黑髮也如雲言堆起之狀甚美而似雲也髢髲也自矜其鬒髮之美不輕用髢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屑輕也毛傳瑱塞耳揥所以摘髮也孔疏云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爲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葛屨云佩其象揥是也

毛傳謂揚眉上廣其釋未安方言目矑瞳之子曰旰或謂之揚蓋以瞳子每每揚動故名歟案詩美目揚兮子之清揚其言目也昭昭蓋目之美惟揚動乃著故以揚爲目之美此言目之揚欲言其美之狀而莫能而遂繼曰且其面色之皙白也飾貌極其美極其嚴盛如天然如帝然以爲世閒所無如天上人也胡爲乎若是蓋謂其德有以稱此乎否也毛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縐當暑袢延之服也鄭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字之誤禮記作襢衣夏則裏衣縐絺孔疏云展覆彼縐絺之上是當暑紲去袢延烝熱之服也袢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紲袢爲所以自斂飾也音如袢縶之袢說文同瑳者治玉之謂治石謂之磋則治玉亦謂之瑳矣方治而未磨瑩故曰縐之狀似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傳謂顏者顏角豐滿方言云頷顏也然有女同車云顏如舜華則謂大體顏色不止於頷展誠也媛淑女也卒章總言服貌如此之美則宜爲邦之淑女也而予則不

淑毛詩序謂君子偕老刺衛大夫淫亂釋文瑳七我反非當音磋釋文於竹竿巧笑之瑳又七何反即瑳音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沬音妹中補音諸良切釋名兄忪亦曰兄章舊忪亦曰舊章顏師古糾繆正俗既言中有章音漢書尊章師古注亦云今關中俗呼舅為鍾鍾者章之轉也太玄成首次五能處中也次六不以讓也班固泗水高祖碑中與傷叶胡綜大牙賦中與常叶要音邀宮補音居王切屈原九歌朱宮與龍堂叶班固泗水亭敖銘南宮與無疆叶黃香九宮賦宮與綱叶上補音辰羊切楚辭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修余兮袿衣騎霓兮南上下同仿謂尚猶上也亦有平聲　毛詩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毛傳曰爰於也唐蒙菜名爾雅釋草云唐蒙女蘿兔絲毛傳曰沬衛邑書曰明大命于沬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姜弋庸皆著姓也將為淫奔託名於采唐采麥采葑或曰桑中溱洧幾於勸矣何以思無邪曰此非淫者之辭也刺者之辭也淫者畏人之知託以為采期於幽遠詎敢明言姜弋庸乎使果淫者之辭將敘事實以紀其情縱桑中之地闊遠相期之處或同豈一一皆要見於上宮豈一一皆送於淇水之上豈於姜必託以采唐於弋必託以采麥皆人協韻爾以是知皆刺者之辭也總言淫者之情狀而非的也故序曰刺奔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朱曰桑閒即此篇鄭玄注樂記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閒在濮陽而朱遂謂桑閒即此篇無乃近似而非乎朱殆謂鄭注為非然樂記非聖人

全書其曰鄭衞比於慢者比同也亦曰孔子曰思無邪鄭衞在中不敢全言其邪而止曰比於慢此疑辭蓋作樂記者未達乎作者之旨所以刺亂非爲亂也桑中非淫者之辭乃刺者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補音兄虛王切白虎通兄者況也釋名兄荒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漢語曰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急就章畢稚季昭小兄柳堯舜樂禹湯晉謠曰後十四

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楚辭天問兄與長叶易林以福爲兄與先叶喜爲吾兄與觴叶駕迎吾兄與黃叶奔奔逋珉切崔駰七依奔與人叶裹據舡賦奔與寧叶　韓詩傳曰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毛詩傳曰兄謂君之兄君國小君毛詩序曰鶉之奔奔刺衞宣姜也衞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鄭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頑非匹耦觀奔奔彊彊誠有乘匹之狀詩辭無不若之意蓋言鳥獸之行如鶉鵲然首章言兄則刺公子頑頑爲惠公之庶兄也末章言君則刺宣姜爲小君毛傳與韓傳未見其異惟衞宏之序有異耳鄭則從衞序今不從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京補音居良切揚子雲交州牧箴京與荒叶班固東都賦漢京與永昌叶急就章門戶井竈廡囷京橾邊薄廬瓦屋梁陳琳武華賦鎬京與大荒叶說文麠與

鱷以畺得聲皆或從京倌音官田補音地因切顏師古急就章注云古者田陳聲相近晉輿人之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漢童謠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易林噬嗑之未濟曰邪徑賊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爲王主田太玄失首田與根叶韓愈越裳操田與臣叶張衡南都賦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脈通隄塍相輵淵一均切說見燕燕詩千補音倉新切楚辭招魂千與人與侁叶班固西都賦千與門叶劉邵趙都賦（按原本趙都二字脫）千與人叶易林觀之比騋牝

龍身日駁三千正用此詩一曰龍趾龍身門眉貧切騋音來　毛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左傳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毛詩傳曰定營室也楚宮楚邱之宮也鄭箋曰定

星昏中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方將也初也昏中於南方鄭箋謂四方鑿矣宮言大體室言內室揆度日出入以定東西南北乃作宮室而言揆日於作宮室之後者作詩協韻故交錯爲文也爾雅釋天云營室謂之定郭璞云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鄭謂小雪時孔疏云小雪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曆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

未冬至故爲得時也毛傳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爰於也他年於此伐之以爲琴瑟餘所用不盡記毛傳曰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邱也孔疏云知虛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邱故知升漕虛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以望楚邱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邱虛亦不必定言漕虛或登他墟亦可望爾雅釋詁云景大也今陰陽家相地亦先登高遠望見其所善又至其所而審觀之亦

善則可矣降觀于桑者桑正其所也即楚宮之址也然後卜孔疏云終然信善非特當今而已毛傳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相地定國卜既吉有疏雨焉而遂霽衛人喜焉以此雨爲神雨零者疏而不驟雨而即止之義也惟雨止故命倌人見星而夙駕欲厥明早行也既命駕倌人已乃說止於桑田之舍朱云非獨此人誠實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庾人馬七尺曰騋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衛國忘亡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按魯信以下大典脫今補入）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南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詩序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行（按詩序行作恥）國人不齒也蝃蝀毛傳曰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孔疏云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隮亦虹也虹非天地之常氣乃陰陽繆戾不正之氣而陰爲主故常遠日其人道淫佚之氣感之歟衛人猶莫敢指蝃蝀而況淫奔之行乎隮升也朝有崇義暮有卑下義虹見則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矣此宜憂戚有所不忍豈可不由父母之命而淫奔乎乃如之人指淫奔之女懷思婚姻故也幼承父母之誨豈曰淫奔必誨之以善也今而奔焉是大無信必欺詐以行之不知婚姻遲速莫非天命也以遲故奔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皮補音一讀蒲糜切一讀蒲何切儀一讀魚奇切一讀牛何切爲一讀于嬀切一讀吾禾切或訛民之訛言開元五經文字皆作譌說文以爲得聲史記引書居南交南爲正讀爲化訛楚辭哀時命（按此嚴忌作非屈原差詞也）知貪餌之近死兮不如下遊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漢書王莽傳以勸南僞偉昭五戈切爲與僞皆當有訛音　毛詩序謂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序固多差繆此序與詩情殊不合是詩所謂無儀無禮豈特無禮儀而已哉曰不死何爲曰不死何俟俟待也曰胡不遄死遄速也觀此辭情蓋深疾淫蕩之甚者也不觀全章全篇而執一言以爲說亦陋甚矣毛傳亦同衛文公誠有禮羣臣肅正而承先君之化淫風未殄猶有如此詩所刺者詩人深疾之情狀甚著相視鼠猶有皮人而無儀此無儀謂淫泆無恥無所藏襲

曾不如鼠之有皮猶包括其體也酋猶有所限止人無止蕩然淫肆一無畔岸曾不如鼠之猶有酋卒章體禮則特更韻欲申言深疾淫縱之意故云亦未必果刺在位者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朱曰孑孑特出之貌李巡曰旄牛尾注於干首鄭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旌來至浚之郊毛傳曰浚衞邑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也程曰素絲束帛也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李曰干與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彼姝者子謂賢者賢者有美德詩人美之故云姝也畀與也謂卿大夫士之致禮於賢者如此不知賢者何以與之何以告之也司常云鳥隼爲旟析羽爲旌又云州里建旟斿車載旌注謂游車王之木路而此詩云干旌者以旌旗通稱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據州里建旟則自州里而下至於宰咸建旟鄭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按三字原本脫）凡詩字訛者多鄭說頗通程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春秋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疋見子產以馬四疋家語云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然則紕之者謂織也程謂素絲所以贈送賢者亦有理但古者幣用玄纁而此曰素絲豈周衰古制寖廢而用素孔子刪詩惟取其大體之善不可詳責以古制歟次曰組之豈特取其組織成文之謂乎不然

則以組束帛乎鄭謂祝作屬素絲之幣相屬不一歟傳箋本於爾雅旌旗綀旒九飾以組維以縷緐首章惟言紕又繼曰良馬五之六之爲說不通毛傳曰下邑曰都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衞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

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驅補音祛尤切釋文駈音同陸雲九愍駈與流叶唁音彥漕音曹補音徂候切楚辭招隱士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按原本脫楚詞三字）簡謂即今曹音之轉不能旋反補音反浮蠲切屈原離騷經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我將反回朕車以服路兮及行迷之未遠荀卿賦篇忽乎其極之遠也攙兮其相逐而反也邛邛兮天下之咸蹇也（按原本脫荀卿賦篇三句）

潘岳西征賦不反與蓬轉叶太玄失首反亦與轉叶蝱音盲補音謨郞切說文以亡得聲行補音戶郞切芃音蓬思亡反　載馳詩言歸唁衛侯則知衛女後言許人尤之眾穉且狂則知衛懿公爲狄所滅許穆夫人欲以許救衛而士大夫皆以許國至小而欲救衛如眾穉幼力至柔弱不量力而往又如狂爾馳驅至漕非有事實皆所思也念許大夫往衛唁問跋涉我心憂之殆不如己親往唁也哀閔宗國哀閔兄弟人心所不能自已者也許大夫旣不以之爲嘉善我亦不能旋反歸唁矣視爾不以爲我臧善我所思安得而不遠嘉善也臧亦善也亦心知父母終於禮不可歸旋濟者自許歸衛當有濟渡也爾旣不以我歸唁爲臧善我所思安得而不深閟爾雅釋邱云偏高阿邱爾雅爲義未盡有卷者阿偏高而阿曲歟蝱貝母藥也治氣結實采蝱欲以療憂鬱之氣我今所懷思亦善非爲惡也大抵人各有心心各有所欲行許人尤之謂眾穉狂莫肯往救我思出而行野行芃芃之麥中徑往控告大邦誰可因之以濟誰可究極救

衛之事許大夫君子無尤我爾百致其思不如我徑往控告也之往也所思深閟哀切至是非實行野而往控也毛氏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廬於漕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毛傳曰載辭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慈湖詩傳卷四

慈湖詩傳卷五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衞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奥於六反又烏報反猗於宜反裲音烏何切東方朔七諫攀玄芝兮列樹芋荷（按原本脫此句）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徐邈云旖旎詩作猗儺烏可乃可二切爾按王叔和脈訣云阿阿緩若春楊柳阿猗一通歟烏可切亦與磋叶僩遐板反爾雅作烜毛詩作咺諼況元反青如字琇音秀瑩音縈又音營會如字簀音責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　劉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處弗逮也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匪者文章之謂爾雅曰厓內爲隩淇奥綠竹有潤澤文章之美君子之德似之觀全篇可見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爾雅皆載大學文大學之意謂切磋者師友之力歟至於琢磨則微矣惟自修而已他人不能力爲也然其自改過用力亦有如切如磋之意雖師友切磋亦吾心受之非外也而大學太分裂曰此道學也此自修也此恂慄也此威儀也取吾一貫之心而截截然判裂之殊爲害道子

貢嘗引此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是之其意蓋謂切之又磋之琢之又磨之由麤至精也揚其文理之密歟毛傳謂僩寬大也赫烜光輝著見於外也諼詐也妄言也君子文德著見如此終不可得而妄議也毛傳釋諼曰忘誤觀大學之文爾況大學爾雅亦未必以諼爲妄毛傳直言諸侯以石語有未盡琇瑩皆從玉雖玉石雜亦玉之類琇其色之蒼然瑩其光之明瑩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孔疏云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諸

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之冬官考工記玉人之事圭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龍當爲尨尨謂雜色鄭玄謂龍瓚將皆雜石色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如贊排衒也呂和叔云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以便適手憑倚疏不載此說釋文云猗倚也於綺反善戲謔非大善也愛其人無所不稱其善至於此也毛詩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

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史記衛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是爲武公武公佐周平戎平王命爲公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卒又楚語左史倚相責申公子亹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夫武公在位五十五年而卒則其卽位之時已四十餘矣其兄其伯又長於武公而毛詩序曰衛世子共伯早死夫年四五十而死亦不可謂蚤死又其伯之妻守義不嫁作鄘柏舟之詩略無禍難之意則序與史所載皆可疑審如是記所云則武公乃弒君之賊而大學釋其詩曰盛德至善何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寬補音區權切韓愈閔己賦平寬與賢叶白居易詩王家庭院寬與天叶簡謂寬音輕清宜枯爰切殆今讀寬音之轉自興言叶亦不必枯爰切也與關雎芼樂叶君子偕老翟髢叶之類同邁苦禾反過音戈告音谷　毛傳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爾雅曰高平曰陸山夾水之處迫矣碩人居之自以爲寬獨寐及寤而言曰永矢弗諼矣諼音喧諼者字訛也諠言也鄭箋釋諼曰忘蓋誤從淇奧毛傳不知毛傳之已誤也邁韓詩作[illegible]寬者其草徑貌碩人常

所往來經過歟當與永矢弗過同音凡制字皆有義軸旋轉之謂言其步武同旋其中不復他往宿臥也歌自樂也離此而之彼曰過今世謂相往來曰相過賢者困窮之時有言不信於是退處之義甚明不復疑貳故決其辭矣其誓曰弗諼曰弗告亦弗過彼矣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知矢有誓意毛詩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序每失詩旨於此又見此詩自決於退處豈有刺君之意君雖有過豈可以刺言碩人知時而

退正也道也衛宏不知道故其作序率外求其說毛傳亦不言刺莊公以是益驗衛宏作毛詩序漢史可信宏雖多祖毛說而又以己意成之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於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盼補音匹見切按詩與論語作盼毛與釋文作盻說文盼從目分孫愐匹莧切又盻恨視也从目兮聲孫愐止有胡計切一音毛氏所注許慎所引陸德明所釋皆作盻而不作盼以是知變而為盼者殆未遠也又有從目從丂從目從丏皆眠見切（按盼盻眄韻補皆匹見切）陸機高祖功臣頌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袁宏三國名臣贊顧盻與變叶義皆當作盼而字乃用盻此類所見無慮數十乃無一作盼而其音皆與倩絢相叶蓋不用考矣簡按說文引美目盼兮

匹莧切活如字罛音孤濊呼活反發補末反菼他覽反揭居列反　毛傳曰頎長貌鄭箋云褧禪也禪音丹衣錦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大著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說文曰褧縈也縈枲屬中庸曰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春秋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爾雅釋親曰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荑新生白而柔毛傳曰領頸也蝤蠐蝎也爾雅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蠐螬謂之蟦蠐關東謂之蝤

蠐梁益之閒謂之蝎爾雅又曰蝎蛣蝠孫炎曰蝎木蟲也爾雅又曰蝎桑蠹孔疏云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爾雅邢昺疏云蝎之在糞土中者如蟦蠐又名蝤蠐其在木中者謂之蝤蠐謂之蝎爾雅釋草云瓠棲瓣郭曰瓠中瓣也詩曰齒如瓠棲毛傳曰螓首顙廣而方鄭箋云螓謂蜻蜻也爾雅釋蟲云蚻蜻蜻某氏解此云鳴蚻蚻者也方言云其大者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螓爾雅又云蝒馬蜩爾雅注疏及方言並不言馬蚻如蟬而青或髦夜鳴

蚻蚻謂之夜蟬顙廣而方所謂蚻蜻蜻蝒馬麥蚻者豈異名而或大小耶蠶蛾其眉甚美而著節蠶蛹所變者爾雅云蛾羅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言其以質素生文不假外物爲飾也豈此闕文耶抑他詩偶同耶毛傳曰敖敖長貌旣舍於農郊農田之閒非城邑於是休舍從容徐步自適有若遊敖之狀歟毛傳曰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釋文曰鑣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排沫孔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巾車注引此詩翟茀蓋厭翟也厭於涉反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朱曰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毛傳曰罛魚罟鱣鮪也鮪鮥也案爾雅釋魚首鯉鱣故毛傳因以爲一魚而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然則郭璞以爲二魚審訂若是陸璣亦云二

魚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腹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鮪形如鱣而有青黑大者不過七八尺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鮇鮪發發韓詩作鱍鱍（按孼孼韓詩作钀钀）韓詩傳云桀健也伯兮云邦之桀兮則桀亦有傑傑之義毛詩作有揭殆訛也爾雅釋草云葭蘆菼薍郭注云蘆葦也薍似葦而小陸璣云薍或謂之荻鄭箋云庶姜謂姪娣送者宜使大夫而此云庶士者庶士從大夫而來言其多者毛傳曰揭揭

長也孽孽言姪娣之多也毛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毛詩序固多謬誤詳觀是詩惟見齊姜始歸於衛其聲皦儀物之盛國人說之故敘詠其事至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則尤其以衛君新有嘉禮欲其與夫人相親之情殊非其後追書其辭氣略不見其有憂閔之意左氏所言亦因言其無子爾未必謂碩人之詩以閔莊姜無子而作也此亦猶何彼穠矣敘言昏姻儀物之盛平正無他衛俗不達平正無邪之道其作序率多贅辭曲爲之說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絲息之反蚩尺之反貿莫豆反謀音眉丘補音祛奇切左史傳史蘇之占爲雷爲火爲嬴敗姬不利行師敗于宗丘齊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敵不能下壘枯丘楚辭九章丘與時叶易林履之遯丘與時叶將七羊反垝俱毀反關補音圭元切橫木持門也易林師之兌關與泉叶大過之師關與冤叶劉歆遂初賦喬關與翩翩叶盧諶覽古詩關與賢叶郭璞客傲關與絃叶劉禹錫佛衣銘關與遷叶葚音甚耽補音都森反揚子雲兗州牧箴牧野之禽豈能復耽張翰雜詩耽與金叶陸雲贈鄭虔季耽與金叶隕于貧切集韻墜也應瑒正情賦隕與鳴叶湯音傷漸子廉反行補音戶郎反簡謂古初宜一音後世欲別其詳故有去聲亦可戶浪切亦叶咥許意反又尺二反泮音判補音以哉叶思韻　毛傳曰氓民也蚩蚩者泛然

而來左顧右盼將有所擇而誘心未有所主之狀也時女未見誘情未交親故謂之民至於已見誘而情親故稱之曰子往往男約女奔後女愧恥而止男復至以爲問故女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故我心愧而止庶幾子無怒秋以爲期又言我登垝垣以望復關復關子所居也垝垣垣之高危者初望不見泣涕漣漣後見復關載笑載言明己心在於子情深如此爾其卜乎或筮乎若占體無咎則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我則往矣蓋恥於自往欲其以車來迎將幾也庶幾

也既有期約於初矣而此猶以卜筮爲言者慮男怒而不肯也況昏禮有卜筮因以爲言此似正婚而無媒遂誘而交親亦淫泆矣沃若喻色盛情盛之時鳩食桑葚過則醉桑落黃隕喻色衰情衰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醜（按樓鑰云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稱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敎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卽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不比鄭氏之說之害敎也）毛傳曰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朱曰淇

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弃而歸也罔極言士放蕩無畔岸也貳其行言與其始不同是爲二又不止於二而已又至於三焉言其變改之多朱曰靡不也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止曰三歲者初爲婦之三歲其勞勩如此其後稍舒緩故止言三歲詩曰總角之宴又曰老使我怨則知非三歲而遂弃夙興者雞鳴而起夜寐言未至於夜未嘗寐以情者常有晝寢也朝則明矣言雞鳴夙興未嘗至於明旦而起言語助也既至於今矣乃至於以暴見加矣兄

弟特不知爾知則咥其笑矣靜而思之惟自傷悼而已矣初謂及爾偕老也至老又使我怨泮水士之際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皆有涯際可度士心有他婦不得士心不復可親茫然莫知所止故前又曰罔極方總角相從宴樂言笑和晏相與誓約不止於一日申誓堅約重複不已不思其反背也不料其至是也此反背誠是未嘗思慮及之今亦無如之何矣亦已焉哉已止也今俗語休休之謂也毛詩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弃

誘華落色衰復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陳曰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呂伯恭取陳說而載之記異哉諸儒之爲論也序辭差謬多矣獨此序庶幾焉而陳又從而不可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皆諸儒之故也春秋雖誅魯桓之大逆而亦書其告於廟之合於禮易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正氓詩悔過反正可美之道也聖經明道之書也深知夫人心卽道故曰道心意動情遷始失其道一能反正卽復道心人雖至于大惡特其昏爾其本心之善未始磨滅諸儒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人之心有能信此心之卽道悟百姓日用之機則三百篇平正無邪之妙昭如日月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失葉反甲韓詩作狎毛詩作甲甲補音吉協反（按原本吉誤古）楚辭山鬼篇犀甲與接叶揚子雲太玄賦首甲與裂叶然則狎宜音協　爾雅釋草云雚芄蘭郭云蔓生然則柔弱有童稚之狀案內則男女未冠笄者佩容臭惟成人佩觿今童子而佩觿毛傳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而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此爲戲語以譏也不能知人此反謂能今世戲語以爲譏多有此類能不我狎亦同不親羣臣反謂之能亦戲語爲譏也容兮自矜自莊之貌遂兮自用自爲之貌此幼君自尊大自用不知人不親羣臣宛然可見垂帶萃兮（按此萃字本韓詩）因言容貌佩服而及此亦言徒有儀服其中無德也帶聚而長故曰萃帶不一刻有佩焉益可以言萃韘決也能射則佩韘孔疏云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著右手巨指毛詩狎作甲爾雅云甲狎

也豈作爾雅此篇者不見狎本耶抑本毛傳耶毛詩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春秋左傳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爾雅釋草曰雚一名芄蘭郭璞注云雚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本草又名女青又名白環然女青終非白環二物相似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詩衛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時河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杭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跂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爲終未安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是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卽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舠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帶補音丁計切史記平準書根帶劉伯莊音蔕釋名

帶蔕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蔕也楚辭九歌荷衣兮蕙帶與逝與際叶漢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易林歸妹之訟帶與戾叶杜篤作論都賦衿帶與滯叶陸雲贈鄭曼季帶與又叶服扶北切　是詩婦人閔其君子久役貧無以爲衣也而諸儒紛紛意度牽合而無據毛傳謂綏綏匹行貌之子無室家者玄本毛說而爲序曰男女失時喪其妃耦鄭同毛說朱又謂綏綏獨行求匹之貌凡是皆因夫齊南山之詩曰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自

歸以齊襄與文姜淫故意此詩有狐綏綏亦有爲匹之意而不知他無所據周易凡言狐皆取狐疑爲義則詩取喻於狐亦狐疑爾齊襄之似雄狐者言雄則知有雌焉言狐則以見心愧於中又欲縱不能止愧赧發於氣貌有遲疑綏綏之狀此有狐不曰雄則無淫匹之意久勞役所其心思家而不在役故有二心而情如狐疑不決之狀亦有遲疑綏綏之貌且氓之詩其未見誘則曰氓爾及既見誘而情親始曰子豈有情未親而遽稱子者一人失言後學咸從而不可

改毛傳至以無裳無服爲喻穿鑿太甚衞序至於失時喪耦之不可合良可發笑失時非喪耦喪耦非失時矧序傳差誤備述其前後服役於淇水之上故曰在彼淇梁淇厲淇側石絕水曰梁說文厲作砅水中有石可履亦危矣故曰厲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瓜補音攻乎切說文孤眾呱觚皆以瓜得聲左氏傳

衞侯夢人之譟曰登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易林漸之解曰窮老獨居莫爲種瓜急就章遠志續斷參土瓜亭歷桔梗龜骨枯簡案豳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玖補音舉里切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讀若芑　詳觀木瓜之詩所謂木瓜木桃木李與夫瓊琚瓊玖皆爲喻爾非實有是物也而孔叢子言孔子讀詩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未必果聖人之言也孔叢子所載亦有乖戾不可信首不止於木瓜也是詩薄來厚往之意至厚也永以

爲好至忠也無非道也正不必究見何人薄來何人厚往也衛宏作序推考衛國事狀他無似此者惟齊桓封衛衛人有厚報之情故謂此衛人欲厚報齊之詩然不思衛人亦何敢爲此辭齊施莫大之惠於衛矣可比木瓜木桃木李衛人雖思所以報齊而衛方能國弱微甚矣豈能致厚報過齊桓之所施矧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乃已報之辭非欲報之辭安知非齊桓使公子無虧戍漕之時或城楚丘遺衛車馬器服之時齊人所作之詩衛人得之或衛人歌之故屬之衛耶又安知非士大夫報施之詩耶

慈湖詩傳卷五

慈湖詩傳卷六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音遂噎說文以壹得聲　曲禮曰稷曰明粢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遠望芃芃似黍離離又似稷苗穗故曰彼黍離離耶彼稷之苗也行邁見之爲之靡靡遲遲中心搖搖憂傷莫能去李曰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毛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傳曰鑿牆而棲曰塒爾雅釋宮云雞棲于杙爲桀鑿垣而棲爲塒郭云今寒鄉穿牆棲雞皆見詩杙橛也雞猶歸棲羊牛猶下來君子于役而不歸佸會也括者羊牛歸宿之所必有檢括防閑朱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徒念君子終無歸期至是未如之何惟曰君子苟無

飢渴亦庶幾爾毛詩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君不可以言刺而況于王乎是詩婦人思念其君子而已初無刺王之意衞宏不知道不知婦念其君子之心非邪僻之心卽道心故外推其說殊爲害道又何以知其非婦人作而必曰大夫作耶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是詩君子遭亂相與隱遯仕於伶官苟祿逃責君子之所憂者懼其失道而已今既逃責可以無憾故樂也陽陽陶陶皆樂之貌孔疏云簧者笙管之中金薄葉也郭璞云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月令仲夏調竽笙篪簧則簧似別器孔疏謂三器皆有簧非別器也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而不言簧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鄭志云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毛傳曰翿纛也翳也鄭箋云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右手招我俱在樂官也招之者豈慮其未知而失期

耶抑以其新進故導之耶敖者謂舞位毛詩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位全身遠害而已本詩初無閔周之意乃衞宏自起意說相招爲祿仕亦在平時亦非此詩之情章句儒不知道率好穿鑿不知日用平常之卽道故曲推外說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其如字或作記者方音轉訛也　激揚其水勢力甚弱雖束薪不能流令之不行者似之彼其之子不與戍申彼子乃令之不至不往戍者也今俗亦有此等語與猶爲也其令侯國往戍而不從故使畿民而民怨歟抑令更戍者不從也歟久戍者怨歟抑久戍者思歸而怨因以譏王政之不均亦有令之不從不與我同戍申甫許歟束薪易於流行而令不能流之則其令非強大者以薪蒲爲說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思歸心也楚亦薪之異名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云蒲草也鄭箋云蒲蒲柳孔疏云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鑵之揚也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簡思毛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言刺非申在今鄧州南陽縣呂在今蔡州新蔡縣許在今穎昌府爲許昌郡即唐許州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補音脩式竹切釋名腊脯又名脩縮也莊子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亦式竹切釋文一作蓨歗息六切集韻吹氣若歌說文嘯从口肅聲又云籀文嘯從欠　脩雅釋草云萑蓷郭云茺蔚也李曰臭穢草也萋爲夫所棄故以臭穢之草自況不見親於夫也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本草茺蔚一名益母劉歆曰蓷臭穢即茺蔚也谷中多水蓷生其中宜水之草也今遇旱暵則乾矣其修茂者暵燥矣初㬎者今暵矣宜水之草

今遇暵乾其失所之狀可覩矣曰遇人之艱難則知饑饉然有貧困不因饑饉者又曰不淑則知士德之薄豈有君子困窮而棄其妻乎毛詩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毛傳曰仳別也說文云歗吹聲也條者其歗音之長而似條歗啜者流淚下入口也詩中初無閔周之情衛宏贅辭也惡不淑正也憂苦非邪也宏不達無邪乎正之道故多贅說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吪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毛傳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兔有小人之狀雉文明比君子（按樓鑰云雉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羅其中世亂罔密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若差）小人得志而暇逸而君子罹禍患離麗也附麗于羅網其罹禍難似之君子以雉自比我生之初尙無所爲言無事及我生之後逢此憂離禍患之多願寐無吪寐而作吪謬之音則必寤矣欲無吪者欲無寤也寐則又憂苦矣無覺無聰其意同聰聞寐中有所聞則覺矣爾雅釋器云罬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庸用也猶爲也造也是詩憂苦無聊雖有隱怨無敢著明是詩無邪孰無道心毛傳序曰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敗師容有此事序多誤亦不可深信然孔子取此詩之道心雖無此序亦可而序文贅反足以亂道心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與藟釋見樛木緜緜蔓延不絕也葛與藟在河之滸綿綿不絕今也人而不如之故以況也人誰無過覬其終改今終不改終棄遠其兄弟反謂他人爲父而親之亦莫我顧言其略不相顧言其甚也尙不相顧何望其相親毛詩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

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時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桓平不必深辨其譏遠兄弟則明矣譏邪非邪雖怨而正道也觀揚之水序言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與此詩亦相應爾雅釋水云滸水厓釋丘云涘爲厓夷上洒下不漘岸上滸郭璞曰洒深也不發聲洒卽洗字爲水所洗故深賦或瀉之音而訛賦俗謂峻下曰瀉不殆衍字釋親云晜兄也晜卽昆字稱他人爲母稱他人爲兄而不親我

何止於不親我如無我焉故曰亦莫我有不相聞不相報知故曰亦莫我聞凡百尙不相聞而況於厚禮乎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蕭補音疏鳩切（按原本此六字脫）楚辭九歌蕭與憂叶又九嘆蕭與愁叶艾補音魚刈切（按原本此三字脫）說文以乂得聲尙書乂三德從作乂又時暘若漢書皆作艾無作牛蓋切者　熟觀采葛之詩朋友相好有如此者人情相愛相念之篤誠有此相好相念非邪非僻非道而何毛衛不知平正無邪之卽道遂曲推其義以爲懼讒卽不知何世何人則意之而已意之而曲推穿鑿以爲懼讒言之人亦可笑矣爾雅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愼以爲艾蒿非也（按釋草云以下原本缺今從正義補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

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穴補音戶橘切說文鴥以穴得聲淮南子水居窟穴人民有室（按原本脫此二句）三略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賢易林乾之咸曰三人求橘反得丹穴需之觀曰河水孔穴壞敗我室震之蹇曰蟻封戶穴天雨將集孔融詩猿穴與不密叶　春官司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大夫出封畿內諸侯則加一等服子男之服或子男入仕王

朝毳衣者乘車以出決男女之訟淫者雖畏而止息而情終不忘他日相遇相語有人詩人述而爲之詩所以譏笑也故人傳而盛行官得而采之故曰思無邪言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則當時決訟事狀著矣菼蘆初生毳服之青色如之璊玉赤色之服內之赤色如之毳衣繢裳繡有五色焉子謂毳衣而決訟者穀善也今俗謂無病故曰安善故此詩謂生曰穀他日男女忽遇而陳情曰豈不爾思畏子而不敢詩人敷暢其辭故又曰啍啍又曰如璊又曰不奔陳情之切有曰生則異室不得而合矣死必同穴以葬若謂予言未必信有如皦日所以誓也夫人欲方熾故有此退而休止心自知非何敢形於語言聞于外使人得而歌之爲笑也周衰淫風雖流行而公論終難磨滅以人性善終不磨滅也是詩情狀非陳古毛傳亦不曰陳古獨衛宏序曰陳古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治古無淫俗安有同穴之誓衛序非毛傳曰檻檻車行聲也啍啍重遲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嗟補音遭哥切（按此三字原本脫）邊讓章華賦嗟與波叶阮籍詠懷詩嗟與河叶郭璞江賦嗟與阿叶陸機詩亦然施詩戈切（按此三字原本脫）楚辭天問安施與伊何叶漢高祖戚夫人歌施與何叶麥音默國補音越逼切（按此三字原本脫）博古圖周南宮鼎光相南國周穆公鼎南國東國皆作或說文或邦也孫愐于逼切徐鍇曰俗作古獲切玖補音舉里切說文正引此詩而讀如芑

毛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鄭箋云子嗟放逐言子國著其世賢施施自適之貌言子嗟將自適于丘園之中矣將來食丘中之麥矣食其李矣初去朝未至丘中故曰將其來詩人留子之親故故貽我佩玖而別也維親故熟知留子丘園有麻麥李古人亦有以一字字者如顏淵冉有曰嗟曰國其字歟毛傳謂子嗟子國則何不文後世未有以嗟類爲字然古者名字子賤子籥仲突仲忽則嗟亦其類爾顏回字淵又字子淵則留子或果字子嗟子國是詩

蓋惜留子之情而見退黜念之也衞宏序曰莊王不明賢人放逐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補音徒沿切（按此三字原本脫） 易林歸之蹇手詘不便不能伐檀便毗連切張衡南都賦楈枒栟櫚柍柘檍檀結根竦本垂條嬋媛（按南都賦以下原本脫） 將請也請音輕清而高者也故立此字以寄音今方言有之毛詩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而詩無刺意是詩莊公所爲也誠有不忍殺其弟之意祭仲諫曰臣請除之故是詩曰無折我樹杞無折我樹桑無折我樹檀我云者親愛之眞情也曰豈敢愛之其情實愛也今人實愛而曰不敢愛者每有是言曰畏父母畏諸兄畏人之多言此畏忌之心非慢易之心也夫不忍殺其弟之心畏忌之心此卽道心而序以爲刺近世蘇氏亦推及他日隱微未著之情與夫其後欲殺其弟之志而盡掩是詩之善不可人心本善本正人心卽道故

曰道心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始亂始雜然其本心之正亦閒見互出於日用云爲之閒三百篇多此類天下是非二途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魯桓大惡春秋書其至于廟之合禮垠詩悔過孔子取其反正之心聖人無私善無私怒平心是非皆以明道不以是掩非不以非掩是檀木之美而堅者懷思念也祭仲之言誠有利害然有可思念者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

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狩補音始九切左氏天王狩于河陽穀梁作守班固答賓戲孔終篇于四狩顏師古音守　道之不明久矣自孔門惟三月不違仁月至日至者知之雖有子路子夏子張子游猶不知之而況於後世乎蓋道至易至簡至近至平常故曰中庸庸常也人心卽道故曰道心人心本體自善自正自無所不通日用無非道者顧人自不省自不信爾故夫日用庸平人皆不知其爲道叔于田之詩愛叔美叔人之善心也道心也無邪僻之思也孔子取此道心也毛詩序乃皆曰刺莊公大失本旨矣大叔于田詩中曷嘗有不義之意惟不知是詩平正無邪之卽道心故外求其說以厥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殊爲害道豈無居人不如叔美且仁則雖謂之無人可也言其不足道也無飲酒無服馬意同鄭箋云洵信也疏引釋詁詢信也爲證箋云服馬猶乘馬也易曰服牛乘馬毛詩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不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以有兩叔于田故于篇首加大字以別之釋文云或作大叔于田者誤襢本文作袒忌并如字下同弓補音姑宏切公羊傳書黑弓左氏穀梁傳皆作黑肱儀禮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注云今文改弓爲肱左氏傳引古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楚辭九歌弓與懲叶枚乘七發弓與濘叶

乘馬四馬也兩服兩驂其爲四馬乘駕乘馬而田狩執持其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此而馬騁於彼侶之兩服馬居轅閒軛下無舒縱之狀惟兩驂居轅外有舒縱之狀故曰如舞毛傳曰烈列具俱也鄭箋云列人持火俱舉毛傳曰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云獻于公所進之

君也京人見叔襢裼暴虎曰請叔無狃狎切戒其恐傷女也愛叔之言也毛傳曰乘黃四馬皆黃驪白雜毛曰鴇爾雅郭注云今之烏驄疏云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鴇今謂之烏驄兩服中央夾轅二馬襄亦有上義堯典襄陵言水上邱陵也馬以高者爲美以最良馬爲兩服又兩首昂舉故曰上襄兩驂在旁與兩服相次序微斜故曰鴈行忌者語助之音以字寄音而釋文音記者方音不同爾今惟當隨所書而讀之叔善射其御又良磬盡也或盡力控止其

馬或縱馬而騁若送去然皆言善御之狀兩驂在左右如手皁盛也慢遲也罕希也馬慢矢發希抑叔釋掤以覆矢矣抑叔執鬯以弢弓矣弢吐刀反春秋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與掤異音同冰櫝丸蓋郎箭筒其蓋可以取飲鬯弓謂弛弓而納之鬯中毛詩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

也此序之非釋見前叔于田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英補音於良切說文以央得聲出車詩釋文央央本作英英同於良切荀卿賦篇世英與強叶離騷經落英與何傷叶九歌英與央叶馮衍賦英與洋叶張衡賦流英與朝陽叶古英雄之英英華之英皆爲此讀

觀是詩雖不知高克與文公事情之詳而其慢易不正可刺可惡足以消人慢易之心起人敬正之心

毛傳曰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與軸皆河上地名也介甲也矛有英飾鄭箋云清者高克所帥

眾之邑也二矛酋矛夷矛也考工記廬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箋必曰異矛者以長短故得言重英歟孔疏謂酋矛有二備折壞則惟可言雙英耳不可言重喬喬高也車建二矛長短故重累而高歟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毛鄭皆曰容好則好上聲而陸德明呼報反非陶陶音搖則翱翔逍遙之意

而陸徒報反亦未安詩中叶韻亦不若是太拘或平或側無定毛詩序曰清人刺文公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寇于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侯補音洪姑切史記靳盧徒親漢書作侯左氏傳童謠曰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易林師之井曰范子妙才戮辱傷膚然後相國封爲應侯張衡西京賦侯與拘叶揚雄解嘲侯與驅叶董仲舒敘傳侯與車叶柳宗元弔萇弘辭侯與圖叶其如字又音記春秋左氏傳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是詩乃親見在位之賢者愛之敬之故頌其善也而毛詩敘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自莊公以來固非有道之朝朝多小人而是詩親見非言古也次篇遵大路言君子去之安知非美此君子之賢也耶大夫羔裘如濡光澤之至也洵信也傳曰侯君也韓詩傳曰侯美也蓋公侯伯子男皆美稱侯必有訓不可得而知大槩美稱也亦猶易直子諒子亦稱其善爾舍沈書者反棄舍也見危授命而不變也渝變也毛詩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言甚武有力出則執干戈而衞社稷也晏和柔也以黑羊之皮爲裘以柔爲貴古者素絲以英裘此曰三英者所見三縫也皮之大者左右袖一縫而已并中前縫爲三縫皮之小者左右袖

各二縫并中前縫爲五縫故羔羊詩言五紽五緎五總皆爲縫中之英飾也彥士之美稱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遵循也摻攬也袪袖也寁速也魗猶惡也好善也美也遵大路以追留君子攬執其袪無惡我我欲君子遲遲其行不速故也不速則善也愛之而欲其遲留也毛詩序曰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何止于思望而已直挽而遲留之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加補音一讀居之切三略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楚辭天問加與虧叶揚雄長楊賦加與夷叶一讀居何切楚辭九懷加與和叶七諫加與和叶張衡西京賦加與過叶魏明帝桐詩加與柯叶　女曰雞鳴矣士曰昧爽矣女

曰子興視夜如何其及士興視則明星爛然以有星明故窗牖微明似昧旦夫婦相警夙興也士又曰吾將翺焉翔焉弋射鳧鴈言語助也加之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宜之爲言美而稱也夫婦同其樂也宜飲酒以所加鳧鴈薦也與子偕老夫婦相好故言及此有琴焉瑟焉惟其所御莫不靜好夫婦和樂不淫於色故覺閑靜知子之所招來者其以雜佩贈之乎知子之所順協者其以雜佩問之乎知子之所愛好者其以雜佩報之乎夫婦同心好賢樂善如此毛詩序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自莊公以來固無道鄭多淫風故謂此詩陳古然詎可謂舉鄭國之人皆不說德而好色詩言翺翔弋鳧鴈蓋賢者隱處野外之詩也詳觀詩辭殊非陳古之情毛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府鄭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

佩瓀玟玉有女同車佩玉瓊琚邱中有麻貽我佩玖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是詩深言孟姜之善而亦不言同車者之不善婉而彰愛而忠追考時事則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忽曰齊大非吾耦也遂辭之國人惜其失大國之助故作是詩而毛詩序謂國人刺之則過矣又謂見逐而後刺之益非此詩之情熟觀此詩則知之又

曰忽以國人而名君大逆也又累篇言刺忽嗚呼痛哉惟孔子作春秋奉天道而筆削且孔子非鄭臣故可書鄭忽今此序曰鄭人刺忽則悖亂天常不可以訓毛傳曰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子忽辭齊而他娶雖美然彼孟姜尤美且有賢德之音惜其失大國之助隱然在中都猶好也見書禹謨臯陶謨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宜有扶蘇隰宜有荷華國宜有賢俊今不見賢俊乃見不肖子都驕賢俊狂且驕不肖毛詩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詩人方含隱不敢指切其君而序曰刺忽大悖也毛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爾雅釋草云荷芙蕖紅龍古其大者蘬郭注云俗呼紅草為龍鼓語轉耳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爾雅疏引此詩遊龍為證張橫渠曰遊龍紅草也其枝樛曲著土處生根如龍也釋文云橋本亦作喬董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子充不見于書疑亦以美著也毛傳謂狡童昭公也斷斷乎無此義狡童猶狂且狂狡謂在朝之小人若以驕君則悖逆甚矣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樓鑰集載其解云此詩之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鑰論云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稱我為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餐補音逡緣切（按原本以上二字脫今補）古詩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摯虞思逝賦餐與乾叶韓愈秋懷詩餐與前叶　諸儒咸謂狡童指昭公無乃大不通乎詈其君矣雖河南程氏猶同之蓋根本于毛傳與序之失遂不復思而從其悖也此狡童謂狂臣擅命之小人也故不親君子不與君子言不與君子食謂疏遠之不與祿廩也子謂鄭君也君子不忘君憂其禍即至故不能餐不能安息也毛詩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然則強臣擅權則不與賢者祿食者權君非昭公也況君子

愛君之善誣君子以罟君之大罪奚可哉公子翚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山有樞子之衣裳宛巳

子之湯兮子皆指君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謂鄭君也鄭君遠賢而近小人賢者退處而心不忘君故作褰裳之詩曰子惠思我我則褰裳涉溱而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君固自有他人爲之任而

此語深譏焉而婉者也卒直言曰狂童之狂也且疾所任用乃狂妄小人爾諸儒未觀詩而先觀毛詩序與傳反以序傳病詩曲推強釋良可笑不思序傳之繆誤甚著甚多是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正己也詩中安有此情腐儒苦思或至狂僻亦猶左氏曰豫凶事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巷補音胡貢切離騷經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毛詩序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觀詩意誠有之然今悔矣悔過之心聖人取焉序總曰刺亂也則差矣此悔而作詩求復諧者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男親迎而女不從男不得已而退猶俟於門外也猶覬女之或從也今女悔縱未從而姑送之猶未至於深絕也昌盛也將猶送也先言巷後言堂更親也鄭箋云褧襌蓋以襌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

加襌縠焉中庸曰衣錦尙褧惡其文之著也古者衣裳中錦外絅風俗率如此故雖衰世猶未變絅褧音義同女悔而告長上叔伯曰今車駕而迎予則與之行矣衣裳錦褧言衣裳已具飭今車駕而迎予則與之歸矣婦人謂嫁曰歸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東門之平墠又有茹藘之草在其阪阪又有栗木焉踐行也行道之旁有家室焉其家室中之人女之所

慕者而其不我即故有甚遠之歎是詩女則淫矣而士則正毛詩序槩曰刺亂其半差矣毛傳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爾雅釋草云茹藘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坂大坡不平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是詩美君子不改其度也鄭有君子雖居亂世不從世俗所移國人喜之也而毛詩序曰思君子也詩曰既見非思胡何也夷平也亂世賢者多憂既見君子喜而失其憂故夷平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因久不見之學子乃挑達于城闕之閒於是追恨曰我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思如此之切而彼乃若是耶毛詩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爾禮父母在衣純以青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責其忘己爾雅釋器云衣皆謂之襟郭注云交領方言云衿謂之交釋器又云衿謂之袸郭注云衣小帶疏引士昏禮施衿結帨爲證此衿非襟毛傳謂領者取方言之交取爾雅之襟然襟非領乃袂也古謂之袵亦謂之襟衣所以交於前者以有袵也衣身前不交續以左右二袵而後交方言襟謂之交謂此也領亦因是而交而衿非領毛傳郭注皆誤衿有二義一曰襟一曰帶然襟狹似帶故因名歟毛傳曰佩佩玉也士瑀珉而青組綬程曰挑輕躍達放恣鄭箋云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闕者謂於城之闕處置門其兩旁城土高而稍闊可以登而望遠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微弱令不行也雖有兄弟心則相殘亦可言鮮兄弟爭國羣臣公族咸有二

心惟予與女二人而已無信人之言人實誑女迋誑也納忠至矣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謂忽已死亡而作是詩詩辭非死亡後之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之盛雖則如雲之盛而我心不在焉我則有員姓者吾妻也春秋有鄖國亦作䢵漢中有鄖關（按樓鑰云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之心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爲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往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於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縞衣綦巾我自樂之如荼亦言其盛多吾妻縞衣茹藘爲飾雖芳麗不如東門之女而亦聊可與娛鄭多淫新棄舊有夫婦相與不替不以外色動心聖人之所取也而毛詩序曰閔亂也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詩中殊無此情顧命綦弁鄭云綦赤黑色是詩毛傳曰綦蒼艾色闉曲城也闍城臺爾雅釋宮云闍謂之臺茹藘蒨草染色爲飾鄭箋云闍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故且作徂甚無謂也陸好異多有此病且語助也於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況舊音子徐反今從舊音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漙本亦作團顏師古糾繆正俗云鄭詩零露漙兮古本有水傍作專亦有單字者後人輒爲團字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兗切　孔子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違命有閒顧謂子路子路如初孔子曰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毛詩序乃曰男女思不期而會審如序言則孔子豈敢以謂程子斷斷乎無是理蔓生之草露零其上零落也漙者露貌蓋當時所見相遇之樂視景物皆樂故即所見以發詩詠之端凡詩言美人皆稱其賢

方言云目矑瞳之子曰盱或謂之揚其以瞳子多揚動故名歟心相契合也鄭雖亂先王之澤猶未泯在野豈無賢者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毛詩序曰溱洧刺亂也毛傳云溱洧兩水名蕑蘭也

訏大也殷衆也鄭箋云既已也洵信也將大也易曰風行水上渙水則渙散女曰往觀矣且語助語之止辭女又曰如此則往觀乎洧之外往觀不載女曰者意明省文也謂洧外信甚寬大甚可樂也士與女於是乎相謔其終贈之以芍藥伊猶彼也相謔毛無傳鄭箋謂行夫婦之事殆未必然然士與女相戲謔如此已大亂矣故詩人刺之毛傳謂芍藥香草陸璣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毛傳亦多誤豈未見芍藥而意之耶今藥草芍藥其華甚美殆即此爾而無香氣相謔謂戲謔之甚也語淫穢也或疑是詩不正遂曲爲之說不思士曰女曰詩人之辭也敘其事所以著其惡也刺之也非士女相謔者自作是詩也

慈湖詩傳卷六

慈湖詩傳卷七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補音明謨郎切荀卿書昭昭乎其智之明與詳叶爲天下明與忘叶契玄王生昭明與商叶又引古詩如霜雪之將將日月之光明楚辭夜皎兮既明與桑叶

步列星而極明與方叶秦東觀刻石原道至明與陽叶會稽刻石追首高明與莊叶漢房中歌承帝之明與疆叶唐虞之元首明哉與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爲韻周易其辨明也與長叶不足與有明也與剛叶徐邈楚辭釋音明音亡白虎通清明風者清芒也夢莫滕反正月詩視天夢夢沈重讀揚雄甘泉賦夢與繩叶太玄遇首幽遇神及師夢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乃曰匪雞則鳴乃蒼蠅之聲爾妄言以卻雞鳴之告蒼蠅有聲明晨有甚於雞鳴時矣荒淫妄言以卻告諧東方明矣士大夫之詣朝者已昌盛矣乃曰匪東方明乃月出之光爾荒淫之狀益著蟲飛薨薨日出矣猶曰甘與子同夢是詩兩言子皆謂婦人君子偕老子之不淑子之清揚皆謂夫人也又曰彼來朝之士大夫且行歸矣會者相將之意歸則無久伺之勞庶不憎惡予與子也前言朝既盈朝既昌則士大夫來朝既久其意已明故此言會且歸者其指來朝之士大夫明矣荒淫至于此極毛詩序斷之哀公容或有之但思賢妃也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

則差矣諸儒不知序之不足盡信率以序解詩其有阻礙必至于委曲穿鑿牽合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音旋儇補音居賢切漢書李廣傳臣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閒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赤瑕駮犖雜臿其閒鼂采琬琰和氏出

爲班固西都賦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閒張衡南都賦閒與顛叶曹植琴瑟歌閒與阡叶韓愈孟東野失子詩閒與賢叶簡觀今京語閒之餘音亦有肩音儇許全反　毛詩傳謂還便捷之貌未安還回旋也忽遭我于峱山之閒于是子我與並驅從逐兩肩其初相遭未揖及並驅從肩乃揖我謂我儇兮儇駿捷之稱也茂昌皆謂盛也言氣貌之盛美之之辭也好美也臧善也猶好也毛傳曰獸三歲曰肩爾雅釋獸云狼牡貛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

狼毛詩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漢地理志引此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閒兮顏師古注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韓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巎音皆乃高反言往適營丘而相逢于嶩山也董氏曰考于地記嶩峱巎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崔靈恩集注還茂昌三者皆地名也然平觀文勢則毛詩謂還茂昌爲貌是也孔疏曰士大夫聚說田事以爲戲

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漢地理志言齊地風俗引齊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舒緩之體也藝文志謂齊詩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然則班固謂爲舒緩之體者魯詩之說也去二家而取魯其考之亦詳矣今毛詩止一家之說況多謬誤奚可盡從又況毛傳猶未明言刺不親迎至衛

宏作毛詩序始明言刺時不親迎亦不言何世則臆說也考本詩三章三言俟我殊非陳古之情衛宏蓋意雞鳴還東方之日皆荒淫之詩而是詩次于其閒當亦非美故曲推其說夫詩之不可以次言也明矣清人鄭文公之詩而次昭公之詩之上況齊俗近于魯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則齊之禮儀亦美矣雖當衰亂風俗豈盡變而爲惡無一事一時之善乎況是詩亦特美其禮儀而已三百篇蓋多平正無他雖無深旨而聖人取焉正以庸常平夷之卽道也諸儒不

知道故穿鑿而爲說其害道甚矣俟待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而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孔疏謂著與宁音義同鄭康成謂以素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亦有理但謂人君五色臣三色織之未必然初無典據惟以此詩曲推其說且以素爲先見鑿甚矣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而康成妄析其義曰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于以驗康成不善屬文不達文理是詩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安知非玄裳黃裳雜裳之謂乎皆可也康成云瓊華者謂

懸紞之末所謂瑱也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說文曰瓊赤玉也玉石之雜而赤者耳瓊華其色之盛者歟瓊瑩其色之瑩者歟瓊英其精英歟尚者襯之于紞端歟是詩禮儀其親迎歟鄭風言俟我乎堂亦謂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兮日始出之時也彼姝美之子女忽在我之室兮再言在我室兮者駭之而情深也履者以足躡我猶陳平躡漢王其意卽通無俟乎言也履我使卽之爲淫也卽就也此肆焉無所忌者也東方之月兮月始出之時也彼姝者子忽在我之闥兮闥門也履我使發足而與之俱往也既入夜又不入我室此則或有所忌者此與桑中溱洧同作詩以刺淫奔也或在朝或在夜或在室或在闥刺彼故其事不一也然履我卽者未必果卽之也履我發者未必果發也毛詩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世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夫不刺淫奔而刺國衰是長淫奔者之

惡也本詩惟刺淫奔而序旁推其說衞宏不知道其作序率類此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顛補音典因切司馬相如上林賦長嘯哀鳴翩翻互經天蟜枝格偃蹇杪顛漢童謠黃雀巢其顛與人叶易林賁之豐曰採薪得麟大命隕顛噬嗑之未濟顛與民叶揚雄元后誄顛與盈叶倒都老反　觀是詩

知公未明而召羣臣臣急趨之故顛倒衣裳日未出而東方先明晞者又其微明未晞則益早矣公如此勤于政事然失時失節乃輕躁狂妄如折柳樊圃爲柳貫柔細而以爲圃之藩籬何益于事無足爲禁也又如狂夫瞿瞿然瞿瞿驚視之狀狂者驚視急于爲口又何益于事哉晨夜謂早夜也不能晨夜言全不識早夜若非太早而夙則太遲而莫矣大抵狂躁輕妄之人忽急忽緩忽早忽夜皆不可測毛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

不能掌其職焉公號令失時則夜未終必令報夜終遂使挈壺氏失職刻漏錯亂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補音雙疏工切（按原本三字脫）孔臧格虎賦耳目喪粗值綱而衡局然自縛或隻或雙史記龜筴傳禍與福因刑與德雙揚雄河東賦雙與東叶後漢語殿中無雙丁孝公五經無雙許叔重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荀氏八龍慈明無雙任文公智無雙緌如誰反從音縱畝一讀滿罪切古作晦說文以每得聲宋玉高唐賦畝與止叶楚辭畝與芝叶張衡東京賦畝與已叶一讀滿補切易林歸妹之坤畝與暑叶班固西都賦畝與矩叶韓愈元和聖德詩畝與祖叶柳宗元招海賈文畝與覩舞叶　詳觀南山之詩其刺襄公爲獸之行亦著矣南山崔崔有人君尊嚴之象言雄如其對雌狐

之爲獸多疑周易凡言狐皆取疑象襄公爲鳥獸行與文姜淫慾已縱而不能止心愧沮而若疑又齊襄雖由魯道而歸身則在塗心則在魯其愧赧發諸精神見諸步武有遲疑綏綏之狀故曰綏綏衛風有狐亦有疑貳之意有蕩者因道路平蕩以寓譏魯蕩然無制之意首章不言齊襄往而惟言襄公歸者明初往襄公之惡未成未明及歸則成矣明矣故止言其歸詩人于是致其譏曰既曰歸齊矣曷又懷之也謂其又懷文姜也葛屨至賤之物也五兩當是文姜與

其姪娣或從者其五人也冠緌居首之物所尊所貴者也今也與葛屨雙止非類而並處以尊而混卑則鳥獸之行又著矣據此則所亂又不止于文姜矣庸常也齊侯既常在魯道路之中爲淫矣曷又極其縱放也從卽縱字縱放之狀不可得而知據此可以想而知矣非謂常在魯道爲可也言其縱之甚也首章曷又懷止其意同蓺種也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以喻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衡橫縱直無別義既曰告止謂文美初嫁既告于廟矣曷又鞠止窮之不已也

鞠之爲言言鳥獸行而微其辭者也匪媒不得亦兼明淫亂之匪媒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魯桓既得文姜矣齊侯曷又極之不已也極猶鞠也毛傳謂齊子謂文姜既于是詩文旨難通而載驅齊子發夕齊子豈弟尤難通齊人之詩言齊子發夕謂襄公則明苟謂文姜則文姜自魯發夕齊人何由知之謂男子豈弟則宜謂婦人則難至于敝笱所言齊子則謂魯桓不能制文姜齊侯來淫而歸惟言歸者亦結證其惡齊人不敢預料其君于惡也詩稱君曰子固多齊君

至是其體益輕故曰子亦爲之隱也毛詩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爾雅釋詁云甫大也孔疏曰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無思遠人徒勞心忉忉耳遠人諸侯也遠人不難致

此有德則彼至矣曰無思遠人則其君之無德徒勞可見矣如田大田徒勞罔獲驕縱也桀桀出也維莠驕縱桀出則良苗不興不實矣婉孌言少年貌美毛傳謂總角聚兩髦也孔疏謂兩角丱然未及幾亥見之而突然已冠弁矣此末章雖平言無譏而其含護不敢言而卒已之意可見毛詩序曰大田大夫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

美且偲

環補音胡涓切（按原本五字脫）馬融廣成頌環與圜叶曹植美女篇環與翩翩叶何晏景福殿賦環與源叶顏延年北湖應詔詩環與天叶鬈音權董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　毛詩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毛傳曰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攷序及傳

皆謂陳古而本詩辭情不然曰其人其辭指今非陳古也苟陳古則宜每章稱仁稱德而次章曰鬈末章曰偲又三章皆曰美殊非陳古之意蓋序傳以襄公之詩不應有美故曲推其說以爲陳古以風不知詩之不可以次序觀不可以執一觀以鄭叔段之惡而兩叔于田之詩京人未嘗不說之以鄭清人文公之詩而次于莊公詩中盧令未必果襄公之詩果襄公之詩則叔于田之類也襄公雖無道而不聞其暴民故田而民悅之歟民悅其君正也道也不然則齊有士大夫之賢者民悅其田也亦正也道也百姓日用此道而不知故不明己之道心又不知人之道心而況于六經之大旨乎毛傳曰重環子母環也鋂一環貫二也鬈好貌偲才也釋鬈曰好未安鬈其須之卷曲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鰥補音姑倫切楚辭天問舜閔（按原本二字脫）在家又何以

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毛詩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致淫亂爲二國患焉此非魯桓時詩也何以明之魯桓公娶齊僖公女文姜魯桓十四年齊僖卒十五年魯桓雖嘗與齊襄會盟而文姜不行至十八年魯桓始與文姜如齊申繻諫焉齊襄于是通文姜魯桓讁文姜文姜以告夏四月齊人殺魯桓夫齊人未殺魯桓之前齊襄與文姜爲淫之迹未至于若是詩所述肆行而無忌也是詩其魯莊二年姜氏會齊襄于禚四年姜氏享齊

襄于祝丘已後之詩歟是詩齊人譏襄公幷譏魯莊微弱及文姜也笱者捕魚之器敝敗之笱在于魚梁鰥大魚也魴亦中魚喻魯莊微弱不能以禮防閑其母止齊襄之來致齊襄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不已也惟言齊襄之歸不言齊襄之往者齊人不敢顯言其君于惡及成惡而歸始形于言其意與南山同亦含隱矣魴雖非甚大之魚因鰥連文意在鰥也鰥魚之大見孔叢子衛人得鰥魚其大盈車鱮亦非甚小之魚欲易韻又鱮至不美之魚語曰網魚得鱮

不如啗茹亦喻齊襄與文姜之惡也其從者如雲言其盛如雨言其多如水言其疾驅也既見魯之無制又見齊襄之肆惡無忌也釋魚云魴魾郭璞云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邢疏云陸璣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夕補音祥龠切淮南子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彌于六合卷之不盈一握李興諸葛亮表閭之文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郭璞江賦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汜鼓之以朝夕陶潛自祭文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陸雲夏府君誄瞻彼日月歲聿云夕寒暑窮化四辰交錯　薄薄車行之聲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注

云茀以韋靶後戶輿以簟衣軾蔽以簟衣後戶毛傳曰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魯道平蕩亦寓蕩然無制之譏齊君夕之發車趨魯道焉夕而發者亦有愧乎中不敢朝發與孫炎曰驪黑也爾雅釋畜云騋牝驪牡是詩孔疏云駟馬皆鐵驪之色垂轡徐行之狀也豈弟樂易從容之貌雖刺譏而辭婉矣其辭雖婉其譏實深彭彭盛貌儦儦衆貌翱翔遊敖垂轡皆從容候待文姜及濡留不肯旋反之狀毛詩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疾

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毛詩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猗嗟歎辭此歎辭有美有傷具容色之盛也孔子言文王之狀頎然而長抑繼辭也上言昌言長此又言揚故曰抑詩人言貌多言揚曰子之清揚曰清揚婉兮方言云目矑瞳之子盰或謂之揚蓋目之精神全在矑瞳言人之美多在精神故多言揚此言若何之揚兮眞美目之揚也趨蹌之巧趨步之有儀也禮曰士蹌蹌射則甚善也臧善也朱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朱熹謂人稱譽其威儀技藝之美有名譽也美目清明也儀既成兮言威儀習熟成就也侯卽今之垜正卽帖卽鵠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射人之職王五正諸

侯三正孤卿大夫二正士亦二正毛詩傳曰二尺曰正外孫曰甥鄭箋云姊妹之子曰甥謹據爾雅釋親而云魯莊公乃齊襄公時當曰姊妹之子爾雅曰展誠也孌好貌言目之美也非勁者也選者鄭謂于倫等最上也貫者矢正中鵠貫而穿之也四矢乘矢也射禮必乘矢者鄭箋云象其能禦四方之亂反者射終而反其矢也射所以禦亂今魯莊射不出正而不能禦閨門之亂而婉其辭譏也毛詩序謂人以爲齊侯之子焉賛矣失孔子之旨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補音服鼻墨切（按原本三字脫）易林困之中孚曰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紡績緝織士冠禮云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秦泰山刻石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三句一韻（按士冠禮以下從韻補補入）毛傳曰夏葛屨冬皮屨

葛屨非所以履霜鄭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毛傳曰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案士昏禮舅姑歿乃有廟見之禮舅姑存則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謂助祭也鄭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毛傳曰要褄也襋領也好人卽摻摻女手之人美好也要之縫褄也襋之縫領也使好人服其勞爾雅云提提安也凡辟當左左爲卑右爲尊宛婉婉柔順之容也以象骨搔首名曰揥毛詩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夫本詩刺魏俗也刺魏俗之褊心也而序必推及其君以園有桃觀之其君誠褊嗇陋甚而葛屨之詩辭情不及其君衞宏不知道率爲贅辭徒惑後學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鄭康成亦如之箋云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毛傳曰路車也公行從公之行也公族公屬不擇殊異之義以其言大夫之義甚明無俟于釋乎集注序曰其君子儉以能勤釋文亦必此本爲正惟他本毛詩序則曰其君儉以能勤苟以爲君采則何爲不以他官爲比而獨以公路公行公族爲比乎毛傳曰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藚水蕮孔疏云沮洳潤澤之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以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閒謂之莫言語助也鄭謂無度不可尺寸言美之至也美則無度矣但殊異乎公路凡爲公路者不如是也豈有掌路車之官而采莫菜于汾水之沮洳乎是詩惟譏公路公行公族而不及他官者大抵上無禮教則公族多不學文近君習君之儉陋寖至于采莫采桑不知其不可也英如舜英之英美如華也孔疏謂公路與下公行一也引春秋左傳宣二年晉事爲證亦不

甚明以後晉證古魏豈能盡用況毛傳三釋甚明鄭箋謂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軞車之族是也其箋未必當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是詩公路正掌公之路車非掌從公之行也爾雅藚牛脣郭注引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陸璣以爲今澤蕮郭氏所不取鄭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毛詩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己者音近韓毛記不同音己音近釋見崧高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殽者肉之有骨者也今儉而以桃實爲殽過于儉矣儉美德也而過焉至于此甚知不得其道也知失其條理而至是也得其條理者雖不過儉而財用自豐失其條理者雖殽桃食棘而財用亦匱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殽桃食棘國人以爲善而智者以爲憂憂其無政事而末流至於危亂也憂鬱而發于歌謠歌音長謠音短不知我者謂我士君子也而驕謂我不樂君之至儉爲驕也彼人是哉謂君所爲是也子姑言之其說爲何也其音如字其義自通他書作何居者亦當音如字其義亦通其與居蓋記音不同陸德明音基未安詩人于是曰我心憂矣其誰知之重言知之者誠寡也女蓋亦不思爾知此理者自古以來罕其人也汾沮洳之是非人猶易知園有桃

之是非雖本自昭然而士大夫之有知者寡矣行于國中亦以舒憂罔極謂責人無已也謂論洽無有窮已無有畔岸也彼無智者觀智者率如此毛傳曰棘棗也廣韻曰小棗今所在有之小而圓毛詩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衞宏此序奚足以知此詩使宏居魏朝亦安能有所爲哉亦拱手以受侵削而已矣其言妄繆惟可發笑魏君儉陋若是奚止不能用其民而已哉凡政事皆失矣忽云

德教曹不知類此序既不足以發明詩情徒爲謬贅而諸儒率宗之何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母補音滿罪切易林泰之否曰陟屺望母役事未已淮南子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經四時爲祭蔡邕崔夫人誄曰昔在敬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是紀借苟起切（按淮南子以下原本脫去四十四字）楚辭九辯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按原本誤作儷）借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太玄親首次三失其體也次四賓主偕也餘見豐年詩　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而是詩毛詩傳曰無草木岵有草木屺孔疏云當是傳寫誤也毛傳曰旃之也季少子也行役者登岵山望父之在所思父臨行謂己曰嗟予子行役早夜無有已時閔之也又戒已曰上慎之哉今俗亦曰上役上番上陣卒曰猶當來歸不至永止于彼而不反也無止即無死之微辭也無寐閔其不得寐也無棄我亦祝其無死之微辭也必偕戒之必與衆借慮其以後期獲罪也無死謂其毋過于勇而必死也毛詩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按父母已下原本脫去二十三字）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所謂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皆詩外之贅辭也不知父母兄弟之至情乃天下之大道故爲是贅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補音何甄切（按原本三字脫）揚雄太僕箴閑與愆叶曹植琴瑟歌閑與然叶簡觀今京語率如此蓋今京語之餘音如軒而補音遂何甄則又過之矣還本亦作旋李習之答進士王載言書作旋　釋文云閒亦作閑字本亦作閒閒暇也惟有閒故寬暇後世以中閒之閒與閒暇之閒揮聲故假借防閑之閑以寄其音實非古字采桑者雖閒暇然采者多故曰閑閑只十畝之閒采桑者之多若是故道途中謀居相宅者相謂曰

行與子迴還兮泄泄猶沓沓也亦多也行與子逝往兮言此處迫隘不可謀居而他往毛詩序曰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若曰國以無道致侵削則可刺惟曰國削小民無所居則不可刺矣況詩中本無刺國之意蓋衞宏不知道不知是詩無他亦無邪詠而歌之必不感人邪僻之情莫非道者宏不達是故外推贅說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餐補音蘇昆切郤正釋譏時獻以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餐輻說文以畐得聲許慎凡輻皆讀如偪荀子引逸詩涓涓説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易林蹇之中孚曰登山伐

輻虎在我側簡案廣韻畐芒逼反簡疑輻芳逼切爾庶與今讀不異毋口檀木材之堅美者君子之美材似之有美如此而寘之河干是不用之也毛傳曰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漣孔疏云河水性濁清則難待襄公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毛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貆獸名爾雅釋獸云貈子貆字林云貈似狐善睡其子名貆郭云其雌者名貛今江東呼貉為𧲸𧲸字林云𧲸貍類𧳋謂之𧲸廣雅云𧲸𧲿也然皆貈之通名而其閒微有不同歟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小國之卿二大夫祿其稅十一則十夫之稅始當一夫之獲下士祿一夫中士祿二夫上士祿四夫大夫祿八夫魏小國卿祿十六夫止當得百六十廛之禾稅今取三百廛為三百夫其貪冒之狀著矣毛詩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孔疏云曾

孫之稼非唯種之也錫晉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以稼穡相對皆先稼而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釋文云冬獵爲狩又云火田爲狩鄭箋云宵田曰獵釋文云宵田爲獠郭注云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或曰卽今夜獵載鑪照也孔疏云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則獵通于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素卽今俚語所謂白卽毛傳所謂空之義也毛傳曰

輻檀輻也直直波也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鄭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孔疏云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爲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秉把也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毛傳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小風水文轉如輪所以釋淪也毛傳曰圓者爲囷匠人注

云囷圓倉爾雅釋鳥云鶉鷯其雄鶛牝庳郭云鷯鶉屬今曰鵪鶉爾雅疏云鶉卽上云鴽鴾母田鼠所化者鶉舊說云蝦蟇所化者也毛傳曰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孔疏云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鄭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鄭吉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可與

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毛傳熟食卽魚飧鄭徒爲異鄭亦有誤不止于是毛傳卽非言飧盛禮飧牽乃生牢毛曰熟食正得夕食本義所謂飧盛禮亦以充夕食爾飧饔魚飧初無二義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是詩言去之而適樂土則怨君可知也言碩鼠無食我黍則君貪而重斂之狀可覩也碩大也大鼠謂君也貫慣也重斂蓋三歲矣民積怨曰三歲重斂而民輒從之致其習慣而不已又莫肯顧念我于是斷棄曰誓將去女適彼樂土逝誓字之訛歟適樂土則得所矣德者施德于我也莫肯施德于我也適樂國而得其直則居是國爲不得其直矣益以明重斂之非理勞者閔其勞而勞之又莫肯勞我也誓將去女而適樂郊誰復永號于女之土乎永長也不勝其苦而

長號也毛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若大鼠也據此末章則勞當如字有音去聲者乃後世欲別其義故特轉爲去聲其實古不轉音一字自有二義文勢自明

慈湖詩傳卷七

慈湖詩傳卷八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邁力制切（按原本三字脫）說文以蠆爲聲許愼讀蠆如厲孔

臧格虎賦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魏文帝述征賦邁與歲叶程曉贈傳休奕詩三光飛景玉衡代邁龍集甲子四時成歲皇甫謐釋勸邁與際與會叶蹶居衞反　釋蟲云蟋蟀蛬（按原本三字脫）郭云今趨織也一名蜻蛪楚人謂之王孫毛傳曰聿遂除去也陸德明以除居爲去聲殆不必也凡詩叶韻不必平側同蟋蟀在堂矣歲其暮矣役車亦休矣今我乃慘慘不樂日月除去歲事更新愈無休暇之時何爲乎不從容自樂又告之曰但無已太康樂足矣謂

無過於樂足矣又思其本職之所居者足矣好樂惟不可荒豈有良士而瞿瞿然憂懼終歲乎瞿瞿驚視之狀爾雅謂瞿瞿休休儉也爾雅徒因詩說言儉不詳觀熟思其情旨遽謂之儉殊不可者爾雅疏謬多矣此釋不可用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亦謂之儉乎東方未明狂夫瞿瞿亦謂之儉乎蟋蟀乃晉國之士相警切之詩而序謂之刺晉僖公誤矣平觀本詩情狀昭然先儒倡說既誤後儒因之爲序千載之下牢不可拔嗚呼孟子於武成猶不盡信而後世

惟衛宏之序是從亦異乎孟子矣遂至於反以序病詩三章三言良士若諷晉君何得每以良士爲辭擬人必於其倫人情之常也邁往也既思其居又思其外周思內外足矣好樂惟不可荒豈有良士而蹶蹶然急不少舒徐乎慆過也慆慆而過也思其所可憂足矣何爲乎終歲不樂好樂惟無荒足矣良士休休其心常樂無憂無懼休休正言瞿瞿蹶蹶反言作詩協韻初無定式意所欲言則言其淺陋之士始拘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蟋蟀見唐堯儉德之大矣故詩

序曰刺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唐叔虞初封侯故曰唐而先儒以後稱晉故疑而爲說因附會孔子之言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陸璣草木疏云許慎讀栲曰糗今人言考失其聲也

爾雅栲山樗疏亦云許慎讀栲曰糗杻女九反洒所懈反考補音考去九切（按原本四字脫）說文以丂爲聲又曰丂音糗范蠡曰上帝不考時變是守易林困之巽皇考與飲酒叶埜之井考與曰叶遜讓章華賦考與肘叶保補音補苟切漢房中歌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韓愈路常侍墓銘保與咎叶　甚矣夫率然輿論之暗合乎道也夫他人有入室之狀爲國者宜憂宜懼而是詩乃使之曳其衣裳馳其車馬考其鐘鼓日鼓瑟者何也堯舜曰欽哉禹曰克艱皐陶曰兢

兢然而堯舜垂衣而治帝庸作歌則堯舜禹之憂非憂悴無聊之憂也今晉君直憂悴無聊爾豈能治國家故有宛其死矣之漸有他人入室之證永日猶終日也且得永長一日之樂也孔疏曰永日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可以永日是詩謬甚學者惜寸陰學者百年如一日千古如一日奚永日之難度學不爲己溺心文字故其陋至是毛詩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庭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於君言刺大悖餘得之觀是詩當得其意非謂果使晉君終日喜樂不憂思也國危如此奚可一日忘其憂但不可憂悴無聊爾如以辭而已矣豈不誤人國乎孟子曰說詩不以辭害志爾雅釋木云蓲荎郭云今之刺榆疏引是詩爲證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釋木云栲山樗郭云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疏引陸璣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此爲栲者似誤也栲葉如櫟木皮厚數

寸可爲車輻或謂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槀今人言栲失其聲耳釋木云杻檍郭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璣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楝而細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毛傳婁亦曳也偷樂也鄭箋云保居也毛傳洒灑也考擊也孔疏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鑿子洛反襮字林方沃反沃補音鬱縛切其葉沃若徐邈讀六轡沃若沈重讀郭璞沃民讀爰有大野厥號曰沃鳳卵是吞靈膏是酌劉向新序夏民之歌沃與樂字蹻字叶易林鼠之屯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遊戲皐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用此詩白僕各切鵠補音居號切（按原本三字脫）漢地理志鵠澤孟康音告呂氏春秋鵠乎其羞用志慮也高誘音浩

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强於晉國如白石見於水中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襮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鄭箋云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君子謂桓叔毛傳曰鵠曲沃邑也說文曰水生厓石閒曰粼粼考工記曰五色備謂之繡白與黑謂之黼故鄭箋云繡當爲綃毛傳曰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孔疏云繡是刺之故繡爲刺名繡刺以爲黼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取毛繡黼爲義曲沃欲并晉已有命令施行聞而不敢告人懼禍及己也毛詩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君言刺大悖也分國封沃非禮也國人將叛昭公無德政也沃謀并晉大悖也是詩悼晉之昏惡沃之悖明民心之無常有國者不可以不懼也揚之水說見王鄭二揚之水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是詩憂昭公也知彼沃之盛强昭公將爲所并憂而作是詩也曰彼其之子彼曲沃也其情主晉也遠條且之餘有不言之憂而毛詩序曰刺晉昭公也失本情矣大悖也序又曰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政者正也沃悖矣何政之有毛傳曰椒聊椒也孔疏引陸璣疏曰聊語助也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本草同呂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㮚氏爲量鬴耳三寸其實一升夫其外三寸其中小矣毛傳曰兩手曰匊鄭氏箋云椒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之實蕃衍盈升鄭意謂一圍云爾一圍如捄捄者卷曲若圓之勢椒聚生成捄詩云有捄棘棘蓋勢微卷椒實成聚有捄狀古升至小去匊太遠殆周衰古量寖廢而寖大歟無朋匹言曲沃事勢碩大無與爲並也常情言多過實率類此遠條言雖遠條亦蕃盛也凡枝條之遠者多不蕃盛此言遠條亦盛喻沃之盛

大苦是也篤厚也言桓叔施德篤厚也而諸儒獨謂喻沃子孫之盛不盡本詩之情椒聊喻沃勢盛大凡百盡舉之矣非止喻子孫曰碩大曰篤義不止於子孫之蕃矣且語助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芻補音側九反轉爲平聲則側鳩切韓愈鬬鷄詩力

小苦易制價微力易酬渴飲一斗水饑食一束芻補音側九切無據當從平聲（按吳棫韻補亦從平聲讀）引韓愈此詩作初尤切隅補音語口切轉爲平聲則魚侯切易林侯伺山隅與憂叶家在海隅與流叶揚雄反離騷或鼻祖於汾隅與侯叶補音語口切無據當從平聲（按吳棫韻補隅作魚侯切）引梁鴻詩隅與休叶亦從平聲讀者據此則補音與韻補亦微有異同抑必欲以芻隅協逅字耶者補音掌與切史記秦瑯琊刻石無不臣者索隱音渚楚辭九歌搴芳洲兮杜若將以遺乎遠者時不可以聚得聊逍遙兮容與王褒九懷天門兮地戶孰由乎賢者無正道兮溷側懷德兮何覩司馬相如賦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易林離之剝曰從喬彭祖西過王母道里夷易無敢難者韓愈元和聖德詩井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柳宗元牛賦或穿緘縢或實豆俎由是觀之物無踰者

薪楚略同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薪之整者說文謂刈草爲芻綢繆纏束薪芻於野莫夜而歸見三星在天焉言其著明者不必指心指參也在隅

謂在天之旁角在戶謂人在室中見三星當戶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此男奔女見此粲者此女奔男見此邂逅乃適相邂逅而苟合者非初有定意也妻謂夫爲良人粲者美女之稱不必三女而後爲粲今夕何夕驚喜之辭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以無素具無以延之而以告人也亂世淫奔以爲常故明以告人三章指事不同知非淫者所自作詩人敘其惡而刺之如桑中溱洧也而毛詩序言綢繆刺晉亂也國亂而昏姻不得其時焉蓋毛傳謂三星爲參三星在

天可以嫁娶鄭箋又謂心星毛公亦多差誤穿鑿不可盡信廣漢張氏亦曰若謂婚姻則不得稱邂逅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睘音瓊本作煢又作焭姓補音桑經切（按原本三字脫）說文姓以生得聲左氏傳公孫生亦作姓古鐘鼎姓作生漢童謠游平賣印（按原本訛作卬）自有平不避高賢及大姓

釋木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然今四明山之東凹地名曰杜其地杜花白以是得名然則曰杜曰棠通稱歟爾雅亦多差誤杕盛也其葉湑湑菁菁獨行於道者踽踽睘睘（按原本二字脫）無依無親不如杜枝葉相比之盛豈無他人不如同父之兄弟相親相比之爲美也嗟行道之人胡不比焉意謂非親故不相比也人無兄弟胡不相佽助意謂非兄弟故不相佽助明惟親暘乃相親相助毛詩序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鄭箋云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袖口曰祛鄭風羔裘豹飾又云邦之司直則知羔裘豹飾其袖卿大夫之服也自以我爲我人爲人居居然無相親愛之意居居有倨之意居止也居居蓋嚴冷不相親之狀豈無他人可事維子之故故舊也其自乃祖乃父以來相依承之久而不忍輕去之歟究極也究究言其人我截然之極也言嚴冷無以復加也好舊好也是

詩其家臣所作歟毛詩序謂晉人刺其在位不卹其民本詩辭情不然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毛詩序曰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也是詩惟憂念父

毋爾初無刺時之情毛傳曰肅肅鴇羽聲也集止苞稹栩杼鴇性不樹止爾雅釋言云苞稹郭云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按原本稹字脫今補）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釋木云栩杼郭云柞也陸璣疏曰今作櫟也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孔疏曰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毛傳曰盬不攻緻也怙恃也鄭箋云蓺樹也孔疏云盬與蠱字異義同毛傳曰行翮也疏云以鳥翮之毛有行列也曲禮曰稷曰明粢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釋草云虋赤苗

芑白苗郭璞注云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皆好穀靡盬者不盬壞王事不蠱壞以勤勞故也故世以靡盬爲勤勞無暇之稱惟勤勞無暇故不及種蓺黍稷稻粱今俗語云不能得蓺稷黍既不及蓺黍稷則父母何所恃以爲食嘗猶食也箋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至于極則止矣曷有其極言無極則勞役無已常平常也曷時復常也周平王常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桓王又使虢仲伐曲沃其以晉追于王畿故王命行爲而有王事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杕杜有華焉況生道左人所遊觀愉晉居五達之地武公始并晉國禮士方急故四方士君子悅之噬肯適我噬決然之意噬物必決之故曰噬歟決然欲來

仕於晉國武公中心好之曰何以飲食之曷何也好士之情如此故詩人美之述之而毛詩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者蓋以生於道左疑其特生孤立之狀故起斯義而二章辭情大體不然殊覺有美之之意毛傳亦初無寡特之意亦有美意惟衞宏妄起序說蓋宏不思華生道左人必遊觀之情武公滅晉則罪矣而得士心此以臣美君正也武公并晉二年而卒其勤勞禮士之心宜未遽衰序差謬若此類多矣不可盡信道周周繞

冋曲處也又冋行亦道路之別名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婦人嫁而從夫所託者夫而已如葛生蒙楚必託楚而生如蘞蔓于野必託野而生無楚葛何依無野蔓何託楚薪也陸璣疏曰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今四明亦有

之謂之老烏服藤有二種有其子白者鄭箋謂所美謂君子也予之美者今亡此矣言其夫亡也亡其所依託故以葛蘞爲喻亡夫則獨處矣誰與處乎言無人以伴其幽獨也息休息也夫亡則獨息爾誰與伴休息乎夫亡則獨寢以達旦矣誰與伴寂冷乎誰與獨息誰與獨旦皆憂思其夫之情也必曰獨者寡婦義當守獨故每以獨爲言夏之日冬之夜毛傳曰長也鄭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居墳墓也又云室猶冢壙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謂終當同穴祔葬也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此予美指其君也蓋謂予所美愛者吾君也誰爲譸言以侜誑吾君耶以彼通此則此予美謂夫也詩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夫本詩婦思其夫也衛宏不知夫婦之道正大故外推其說以及於君爲既失詩人之情又失先聖之旨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

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巔補音典因切說文以頂得聲集韻顛典音切王襃洞簫賦巔與根叶易林比之解曰耕石山巔費種家貧隨之明夷曰日在阜巔鄉昧爲昏小人成羣信補音斯人切爲如字下同葑音封　毛傳曰苓大苦也釋文曰郎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釋草云蘦大苦郭璞注云今甘草也據毛傳則苓字之訛歟凡詩音存字訛者多毛詩序言獻公好聽讒言夫讒言必

爲可釆之狀無可釆之狀則何以動其君讒言不一以利欲誘其君則似薺之甘以禍患懼其君則似苦旣以甘誘之又以苦恐之則君無不從其終將痛攻譖貢其厲虐似葑之辛葑芥也其生于山者尤辛辣今俚語言人之嚴厲曰辣首陽山在河東之蒲坂縣南詩人卽其所見以入詠山有人君尊高之象曰巔曰下曰東亦兼寓意乎讒言不離君之前後左右必隨依君意而入之歟詩人忠告曰讒言誠有甘苦可釆之狀苟亦無據信舍之舍之旃之也然是也苟不以爲是而舍之則人之爲讒言者亦何所得焉無所得則止矣茯苓雖生山中而深必掘地深入乃可取此言釆則非也況苦與葑皆荼則苓者蘦亦荼也故從毛傳

慈湖詩傳卷八

慈湖詩傳卷九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旣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旣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是詩士樂秦國之盛說秦君之優禮願仕其國而不去之也而毛詩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失詩人之情矣鄰鄰言車之多若居室之比鄰白顚毛傳曰的顙也寺人內小臣也君子謂秦君也士自他國而至秦未見秦君則有寺人司傳報之事使寺人傳告焉令使也爾雅釋地云下濕曰隰又云陂者曰阪郭璞云陂陁不平陂卽坡字小雅正月云瞻彼阪田坂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漆可以爲器用栗可以充籩實桑可以蠶楊可以矢釋木云楊蒲柳郭云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蓳澤之蒲車如此盛馬如此美漆栗桑楊咸可食用樂秦之盛姑擧其大旣見秦君燕禮相好並坐鼓瑟情親禮優

若朋友然故士樂爲之臣曰今者不於此樂焉止焉苟逝往他國必其耋老而已矣不復有過於秦者矣不復得志老且死亡矣釋樂云大瑟謂之灑郭云長八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世本曰庖犧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禮舊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樂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越瑟底孔也簧釋見王風君子陽陽周易離卦云大耋之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獢

碩䄷音常約切大也禮記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太玄斷首我心孔碩乃後有鑠說文以石得聲漢石顯傳民歌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拔蒲末反輶由九反又音由

毛詩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公得士民之歡心而後有是詩也而序不及之毛傳曰鐵驪阜大也孔甚也阜肚盛也孔疏云檀弓云夏后氏尚黑色鐵者言其色黑如鐵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內轡納之於觼故在手者惟六轡爾公之媚子當是公之子媚者美稱也毛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鄭箋云奉時辰牡者謂虞人也孔疏云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冬獻

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鄭箋云拔括也毛傳曰閑習也輶輕也獫歇獢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獢今從釋文作歇獢爾雅狗屬長喙獫短喙歇獢鄭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疏云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戴禮載毛氏二說謹案六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較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朱曰

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廣韻云鑣馬銜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驅補音周官驅逆之車蕭該漢書音義驅駈皆居懼切班固東都賦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蔡邕釋誨驅與數與路叶嵇康賦驅與赴叶黃香九宮賦驅與御叶簡謂輕懼切靷音尹鋈音沃馵之樹反　是詩婦人閔其君子之從戎閔而思之因敘車馬之詳不以敗閔故其辭平衡宏不熟觀本詩情旨考求外說贅矣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惟此閔其君子爲得其情夫婦至情奚勞勉強而宏曰能亦非也夫婦正情天地大義人皆有是正情而自不知其與天地爲一　此固非宏之所知也故雜推外說滋惑人心毛傳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句衡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鄭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孔疏云俴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軫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爲輈者轅也五楘梁輈以皮革五處束之因以爲文章歷錄然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之上而衡下句之如屋梁之隆起轅即輈故曰梁輈而孔疏謂

衡則橫居輈下如屋之梁非也今屋有衡平橫其前惟梁隆起此曰梁輈不曰梁衡孔疏之差於是益明五束施于如屋梁隆起曲處防木理之斷折也故曰五楘梁輈毛傳曰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愼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軓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孔疏云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云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註云

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雖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案原本牝誤作牡）二柯有參分柯之二則大車從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註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考工記又說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鄭司農云斧柯因以爲度鄭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當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孔疏云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背上故謂之靷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爲靷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下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軓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故云揜軓也靷者以皮爲之繫于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何以此車衡之長雖六尺六寸止

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故云（案原本故云二字脫）哀二年左傳稱郵無卹說己之御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是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鋈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靷環今俗以錫鋈鐵爲飾錫亦白亦金類未必皆銀也劉熙釋名云鋈沃也續續靷端也文茵虎豹皮之屬馬之雜色有文者名騏詳釋見曹風鳲鳩易震爲馵足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馵郭璞曰馬膝上皆白惟馵後左腳白者直名馵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秦戎之郊多板屋歟念君子從戎今在板屋思君子溫和如玉而今遠役亂我心曲心之深曲處也六轡釋見駟鐵毛傳曰黃馬黑喙曰騧箋云赤身黑鬣曰騮中中服驂兩騑也孔疏曰若身鬣俱赤則爲騂馬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爾雅云白馬黑喙曰騧郭璞曰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說文云黃馬黑喙曰騧驪鐵也色黑如鐵駟鐵毛傳曰鐵驪毛傳曰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孔疏云

盾以木爲之軜驂內轡也箋云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于軾前孔疏云驂馬內轡之末鋈金以爲觼軜之於軾前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是轡當繫之驂馬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驂內轡繫于軾前毛傳謂在敵邑未必然邑者君子所居之邑也婦人雖因君子遠役而思其未從戎而在邑之時溫溫然和也思念之及此方今以何爲期言何日可歸也胡然者言胡爲若是也言何故而與戎也我念之焉念其君子也毛傳曰俴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厹三隅

矛也錞鐏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蒙尨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蒙伐方言云盾關東或謂之瞂毛傳曰虎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閉紲緄繩縢約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孔疏云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俴駟是用淺薄之金以爲四馬之甲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當有錞也彼註云銳底曰鐏平底曰錞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註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膺胸也鏤膺是馬帶若今之鏤胸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註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然膺亦近腹矣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韣註云韣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

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一名韣也考工記弓人註云紲弓䩛也詩言金路皆云鉤膺婦人思念其夫遠行或寢或興勞勤道途又思其德性厭厭靜善其德音又秩秩皆善秩秩猶每每不一也愛而念之故思及此毛傳曰厭厭安靜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

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爾雅釋草云蒹薕葭蘆郭云蒹似萑而細高數尺陸璣云蒹水草也可食牛葭可以爲薪爲薄夫蒹葭易生之草彌望無際蒼蒼其盛及白露凝焉而爲霜則所謂蒼蒼者黃而衰矣喻秦國雖盛有以害其盛矣所謂伊人以道德自重不肯自至秦不得斯人而用之實爲疵其所以不能致伊人者有小人在側歟德禮之未至歟雖盛而衰必有以害之歟毛傳衛序雖穿鑿無取然咸以禮爲言序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得

非古說譏秦不能以禮致賢歟古說久而浸失故毛傳穿鑿歟然考本詩白露爲霜未晞未已之意殆有失德小人在側故賢者不肯至歟逆流而上曰遡沿流洄曲行陸以從之而道阻且長游者游於水中而從之而伊人在水中央凡是皆形容伊人不肯自至之意躋升也升則勞而難右亦言回曲之意湄者水涯微曲如眉歟涘者水之涯涘方舟以濟之地歟坻小渚沚亦同亦猶中央淒淒者萋之初采采者入采取之多又白露未已霜露摧之其衰甚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屺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裘補音渠之切易林剝之巽曰蔡侯兩裘久苦流離大過之困曰送我貂裘與福載來來陵之切說文以求得聲曹大家東征賦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古求亦渠之切屺音起或作紀　秦君至周之終南終南之人感秦君之德愛而說之作是詩也周人作之秦人歌之得是詩於秦歟攷之史則

周平王避犬戎之難東遷洛邑秦襄公以兵送至洛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終南之人感襄公既力戰以救周又以兵送護平王東遷念無以報之曰終南何有不過有條爾有梅爾言無以報之無以贈之也君子謂秦君也秦君錦衣狐裘顏如渥丹歎曰其君也哉美其儀容之盛眞國君也古已字丌屺者殆山之雙巃似丌歟（按屺字從崔靈恩集註）　爾雅云畢堂牆李巡曰厓似堂牆曰畢終南何有有屺爾有堂爾

尤言其無所有無以贈秦君也壽考祝秦君之壽也不忘不忘秦君之德也毛傳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昭四年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是一名中南也毛傳曰條稻梅柟也釋木云稻山榎郭璞云今山楸也陸璣疏云稻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爾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能溼可爲棺木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鄭箋云渥丹赤而澤也

今俗曰紅潤考工記繢人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黻衣衣裳之總稱書言十二章黻居其末舉黻則餘包之矣故孔子曰禹致美乎黻冕亦以黻爲衣裳之總稱天子與諸侯服章雖不同而皆有黻此又曰繡裳者欲明備五色之美毛詩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本詩無戒勸之意毛衛穿鑿襄公雖受逐戎有地之誓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于文公始能取其地而衛序曰能取周地非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本詩初無刺穆公之意案史記殉者百七

十人未必皆穆公命之使殉己也殆穆公惠愛入人之深戎狄之俗以從死爲常耳是詩哀三良而已矣哀三良正心也道心也故孔子取焉若是詩以殉葬爲善孔子將刪去之交交其飛相交也交交桑扈亦然孔疏曰止于棘得其所今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朱曰以所見起興也盡殺曰殲言殺良人之多也百夫之防言其智勇足以護防百夫百夫之禦言其忠勇足以當百人之敵可禦百夫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盧狄反補音歷各切說文以樂得聲左氏傳在櫟釋文書灼切輔櫟力各切漢書都櫟陽蘇林音藥簡觀風與林棣與檖不叶此則亦不必叶　毛詩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毛傳曰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釋鳥云晨風鸇毛傳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鴥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程曰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未見君子思見君子以未得爲憂憂思之中有敬心焉不敢忽易也故曰欽欽如何如何而今乃不然矣今忘我實多異乎昔者雖不敢明指而隱然念其先君之意可見矣憂心欽欽已上皆指先君叢生曰苞秦人謂柞櫟爲櫟孫炎曰櫟實橡也今俗曰橡斗子味如栗毛傳謂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諸儒說皆不安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爾雅釋木云駮赤李子赤安知此六駮非赤駮之訛乎詩中字訛者亦多釋木云常棣子如櫻桃可食檖一名羅郭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云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夫櫟駮棣檖皆果實可食喻秦國人材皆可用昔先君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醉思見賢者其切如此如何如何而今不然也忘我舊臣蓋亦甚矣故曰忘我實多是詩與權輿相類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熟詳詩辭殆非追思而作者毛傳曰母之昆弟曰舅爾雅釋親

云毋之昆弟爲舅鄭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葢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疏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毛傳曰贈送也乘黃四馬也瓊瑰石而次玉董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外姓革路以封四衞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曰乘黃四馬皆黃也孔疏云佩玉唯天子用純諸侯則玉石雜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太子奉公命而送舅所贈公贈之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子者陳君也狡童維子之故褰裳子惠思我山有樞子有衣裳皆指君也毛傳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洵信也爾雅釋邱云宛中宛丘陳君雖遊蕩而慈惠於人有情今俗語亦有此此曰信於人有情但無望爾望謂譽望謂不爲人所觀仰坎擊之聲也羽翿一也舞者所持以翳身亦以指麾無冬無夏值遇其舞也缶瓦器擊之爲樂今亦有之毛詩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史記無所考鄭箋亦云子者幽公也毛傳曰子大夫也于此益驗衞宏作序與毛異義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爾雅釋木云榆白枌邢疏云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然皮白亦有無莢者榆有十種葉皆相似惟皮色白者名枌釋木云栩杼郭云柞樹邢疏云栩一名杼詩唐風云集于苞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或言杼斗釋訓云婆娑舞也葢舞之容也釋詁云穀善也差擇也穀旦猶俗云好天氣晴利之旦也男子出而擇女南方原氏之女不績其麻而舞

於市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則陳有原氏子仲皆其著者逝往也越於也邁行也鄭箋云鬷總也欲男女合行於其所期會之處乎毛傳曰荍芘芣也釋草云荍蚍衃郭璞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又翹起陸璣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紫綠色可食微苦鄭箋云男女交會而相悅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女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椒芬香之物商頌稱鬷假無言鬷亦總也毛詩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毛詩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毛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從容盤桓也言雖至貧陋之所亦可從容自樂也泌之水洋洋自樂雖飢不足食亦有可樂者焉齊姜姓宋子姓當是陳嘗請昏於二國二國不從陳君質弱凡百不振重以請昏齊宋不獲益沮喪無聊故詩人誘掖之歟詩意言陳國雖小亦足自立自樂奚必娶於齊宋而後能立能國鄭箋乃以食魚娶妻皆以爲諭諭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其忠孝而已箋說非陳君惟其懦而無志故作詩以啓之若君有必求聖臣之志則亦禹湯文武之君也豈得謂之無立志耶史記僖公無所書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

淑姬可與晤言

毛詩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疾之爲言甚矣犯矣非詩人之情也是詩含隱不露詎敢曰疾之耶毛傳曰池城池也鄭箋云淑姬賢女也孔疏云姬姜婦人之美稱閨門之內歌笑晤言固足以深入人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笑歌晤言有以浸潤漸漬成人君之正德故以漚麻漚紵漚菅爲諭晤者相語相曉諭之謂釋草云白華野菅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根下五寸有白粉者

柔韌宜爲索漚尤善紵字本作苧後世績苧如絲之細故作紵紵字非古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毛詩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毛傳曰牂牂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禮曰冬合男女毛傳言秋何也鄭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昏禮行事必用昏昏昕昏昕陰陽之交男女之義也

聖王制禮寓義使人知男女之事卽天地之大義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鴞戶驕反訊補音息悴切（按原本三字脫）釋文又作誶開元五經文字誶音崇注云詩歌之誶之龍龕手鑑雖誶切亦引此詩而以訊爲誶以之爲止　墓死所荆棘惡木斧以斯析之梅味酸人哀則鼻酸鴞惡鳥詳味辭旨則毛詩序言刺佗情狀著矣序又曰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焉蓋罪師傅詩辭有欲殺所任邪惡之人之意斧以斯之直欲殺之欲殺所任之人則佗之罪狀亦著矣夫也不良指所任也序謂之師傅國人皆知其不良君豈不知之知之而不已乃任用之誰昔然矣言昔始用之者誰也此亦歎譏先君不能去小人使傅佗致此禍也作此歌詩以告之訊告之也予我也予告之而不顧終用不良之夫則禍敗之至也必矣顛倒禍敗之謂也顛倒時

則思予之言矣後佗益長惡數往蔡淫果爲三弟及蔡人所共殺補音思予演女切顏師古糾繆正俗曰予當讀如與不當讀如余詩或敢侮予將伯助予女轉棄予楚辭目眇眇以愁予何壽夭兮在予皆無余音鄭康成曲禮注云余予古今字非也未詳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毛詩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毛傳曰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侜張誑也鄭箋云旨美也

爾雅釋宮云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甎甋也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孫炎引詩中唐有甓釋草云鷊綬郭璞云小草有雜色似綬歐陽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鵲巢漸積構成之爾苕草多矣其華一色讒夫之多通爲一黨似之廟中之唐以甓甃砌今俗以巧言設詐次第而至者謂之排砌此唐甓之喻也鷊草雜色成文讒言排砌甚美足以動人心似之義同貝錦詩人之所美者吾君也故曰誰爲讒言以侜誑吾君乎予心忉忉其憂也惕惕其懼

也讒言行則小人進君子退國亂且敗矣兩言旨者讒言固令人美聽也唐風葛生亦曰予美則婦以夫爲美此則臣以君爲美宣公有變姬生子款欲立之終於殺太子必有讒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毛詩序曰月出刺好色也皎者光之白歟皓者月愈上而光愈盛歟佼姣同美也僚白歟懰清歟燎潔歟

當月出之時而見佼人之僚白人之肌體之白得月而尤白好色者悅之故其窈糾之情舒焉而不可遏得故勞心悄然窈者思之深遠也糾愁結也懮憂也入心之深也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朱曰夭紹糾緊之意　補音云古書靜躁或作譟史記摻板棰索隱音操吳谷朗碑詞名梟豹產勳齊往蹤文以參爲梟二字古蓋通用說文懆愁不安也慘毒也唐韻懆采老切慘七感切此詩音義皆當作懆變而爲慘者傳寫之訛或二字互用字以慘爲懆開元五經文字

書慘爲懆又云憂而不樂也呂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佼人之稱雖言美好而非善之也乃詩人之鄙辭序曰刺好色是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毛詩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毛傳曰株林夏氏邑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靈公實從南之毋淫而曰從夏南者託辭於夏南隱惡也說舍也徵舒字子南車已駕則有司請

所之公曰適株林詩人曰匪適株林從夏南爾豈但詩人國人皆云乘駒易韻爾毛傳言大夫未安雖有其事詩辭未必及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菡戸感切萏大感切枕補音知輦切釋名枕檢也所以檢項也周易險且枕入于坎窞亦以枕韻窞補音

此切未安詩固自有微叶而不切者縱此切叶則宜占斂切乃今音之微轉若知輦切則差甚矣　是詩念正人至潔至美知其大患且及憂之痛之至於涕泗滂沱也攷之于史則泄冶諫靈公君臣淫亂公告孔寧儀行父二子請殺之公弗禁之時也而毛傳序曰刺時也言靈公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諸儒遂謂此有美一人爲婦人誤矣攷他詩簡兮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謂美德之人也靜女美人之貽亦謂美德不謂其色野有蔓草有美一人亦謂美德之士孔子嘗詠以稱程子汾沮洳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亦謂大夫況此詩所謂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豈女子之容耶漢史謂衞宏作毛詩序屢攷衞序差謬不一蒲與荷生于水中至潔矣君臣俱淫餘從皆靡獨泄冶直諫此固國人之所美所愛也故曰有美一人蓋比德於蒲荷詩人曰美則美矣傷如之何往往或聞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怒將殺之不正言而惟曰傷不敢必也亦愛賢者不忍言殺也然審之其情狀將至于殺故哀痛日夜一無所爲百爲俱廢至于涕泗

滂沱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諸儒不易其說而今俗亦曰鼻涕毛傳謂蕑蘭而蘭未嘗生於澤陂故鄭改爲蓮然改字未安豈荷葉亦名爲蕑歟荷葉與華率相閒豈以是得名歟荷者芙蕖之總名釋草云荷芙蕖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蕑其蕸之異名歟卷者其背豐隆外形卷彎歟碩大卷儼皆言德容歟輾轉亦見關雎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翺翔狐

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毛詩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晏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鄭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言如膏有曜則好潔其衣服蓋著矣言豈不爾思則去國之情見矣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

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二字宛然有刺其不能三年之意禮既祥而縞冠素紕傷時服未終而遽釋曰庶見其素冠猶之可也毛傳曰棘急也欒欒瘠貌哀者急蹙異乎常人之舒徐也庶見棘人之欒欒而不可得也故勞心慱慱而傷悼之傷風俗之薄而亂亡之將至也詩人與同志者偕行見不能三年者相與傷悲曰且與子同歸乎素韠本常服非喪服傷彼色服故曰得見其素韠猶之可也彼色服者蓋韍韐爵韠矣如一同志也歎彼俗之不可革曰聊與子如一而已矣聊猶且也禮皮弁服素韠太古未有衣裳唯以皮蔽膝後聖雖制衣裳而不忘本始名蔽膝曰韠爵弁服韎韐韎韐蒨色玄端爵韠如爵頭色　補音結激質切（按原本三字脫）說文以吉得聲荀子成相篇治後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蘇秦語言語相結天下為一（按原本八字脫）揚雄解嘲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皇甫謐釋勸春華發萼夏繁

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古詩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陸機陸抗誄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溢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是詩大夫不樂夫君之淫恣而思其未有情慾之時也而毛詩序曰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其無情慾者也則微差釋草云萇楚銚弋名羊桃郭云今羊桃

或曰鬼桃葉似桃葉白子似桃陸璣云今羊桃是也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丈引蔓於草上蔓楚未長則蔓不延蔓延有縱慾之象如君長則情慾蔓延不已首章曰樂子之無知二章曰樂子之無家三章曰樂子之無室室家夫婦之道樂子未有知時未有室家時未有情慾之時則知今淫恣詩人之所不樂也夭好也沃沃盛也人心自善之心自神之心即道故曰道心雖長而知男女之道生於正情不動私意則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自無淫慾如天地絪緼如水鑑中之影象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飄補音匹妙切曹植感節賦違飄飄與笑字照字叶嘌匹遙反亨普庚反鬵音尋揭毛詩作偈前漢王吉引詩作揭　匪風非平常之風也匪車非平常之車也疾風發發車疾如揭檜國之政急疾如此故詩人之心怛而驚而思周道之和平也東周無足云矣所思者西周文武之道故顧瞻西周之道途而益感傷焉嘌疾車之音也弔哀喪也毛詩序曰匪風思周道也溉滌也鬵甑也魚亦可甑蒸朱曰誰能烹魚我則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我則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言有能興周道者是則己將歸之也程曰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爲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修則政舉法制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按朱曰以下原本缺今補入）

慈湖詩傳卷九

慈湖詩傳卷十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爾雅釋蟲云蜉蝣渠略郭云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毛詩序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夫國之存亡治亂由所任之賢否今曹君任羣小

小人以類而進如蜉蝣之多又君臣昏愚無所用其心惟奢潔其衣服浮游度日不知亂亡之將至如蜉蝣朝生暮死其卑汙不足比數亦如蜉蝣微蟲生於糞土而衣裳侈潔亦如蜉蝣之有羽蓋曰羣小之衣服特如蜉蝣羽耳楚楚猶濟濟也采采色之備也掘閱者蜉蝣掘糞土而出覩陽明閱有觀覩之義喻羣小識見卑汙之甚也羣小方蜉蝣自喜而事君者心憂焉憂國之亂亡也於我歸處者亦猶素冠之詩言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蓋詩人與同志者偕行途中遇衣裳楚楚者因動心憂懼輟行而歸曰歸於我室而處息乎歸於我室而說此話乎惟同志故相親也而毛詩序總曰刺奢也不盡事情又曰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皆贅說豈以國小而迫如蜉蝣之穴乎湯以七十里朝諸侯有天下何患乎小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是詩傷賢人失所羣小得志至於淫縱而棄薄其正室也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及歸送之於境諸侯之禮降無上士小國殆下士爲長所謂荷戈與祋之候人其徒耳考工記廬人云戈柲長六尺有六寸祋長尋有四尺說文云祋殳也玉藻云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葱珩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彼候人兮意指賢者而荷戈與祋迎送賓客於道路彼其之子意指小人乃服

赤芾者三百人雖大國無是也其寵用小人蕩然無度一至於此鵜鶘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羣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魚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按傳翰云歐陽氏曰此鵜常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爲長）彼小人乃不稱其服小人不宜赤芾而赤芾賢者曾無以爲食彼小人乃富貴縱肆好色淫慾而棄其婦媾婚媾也（按翰又曰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得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世俗

常情窮飢則無暇於色厭飫則放逸而好色董曰薈集注作嬒蔚文也南山朝隮蝃蝀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隮喻淫縱淫縱（按原本脫下淫縱二字今按補）者惟其意之所溺固有其妻雖婉變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荅蓋不樂靜正而放於情慾季女者年少之妻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悅之則失所至於斯飢矣（按鑰又曰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正午進斧競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者餒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於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今爲一媾字一婚字又婉變季女遂生此說然朝隮實非蝃蝀也彼蝃蝀之詩首章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見於西夕日在西則虹出於東鮮有見於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隮爲蝃蝀則不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爲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喻高位朝隮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不盡詩情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

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釋見鵲巢毛傳曰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董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一而不變如結之不解毛傳曰飛在梅也孔疏曰養之長大而飛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母常不移也鄭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毛傳曰騏騏文也弁皮弁也孔疏云皮弁常服也馬之青黑者謂之騏此謂弁色如騏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綦弁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赤

黑孔安國云鹿子皮顧命馬本作騏弁云青黑色鄭師馬融故祖其說爾雅釋畜云馬屬猶不言騏其雜色之馬總謂之騏故無定名歟其閒騮白駁黃白騜驪白鵻蒼白騅丹白騢之類則又其專名歟其總稱雜色則曰騏歟毛傳曰騏騏文也雜則成文歟孔安國曰騏文鹿子皮蓋本於先儒謂皮弁用白鹿皮又因毛傳有騏文之義世俗鹿子皮必有文故合而為其說然古者不用難得之物安知不用白羊之皮乎況先王不殺胎則用鹿子皮非先王之心馬鄭青黑之說蓋以爵弁色如雀頭赤色則異色而相類者其有青黑歟故王肅又意之為赤黑亦禮飾玄纁之類歟皆無經據今姑從毛傳騏之文義又合爾雅騏無定名之義尚書四人綦弁皆士其以士賤故所服皮弁不得用純白惟可用雜色之皮歟綦騏通用歟士冠禮玄裳黃裳雜裳可也則士用雜色皮弁於義亦通先王制禮大抵上質而下文胡不萬年者詩人思古之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壽考至今傷今小人用事不一不正而思古使古之淑人君子至於今尚存則小人不得而進矣毛詩序曰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補音萬年禰音切太玄務首次五無益人也次六利當年也楚辭哀時命生天地之若過兮忽爛熳而無成願一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漢書序傳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五纍玆永年（按原本四句脫）又西都賦年與麟叶又靈臺詩年與神叶春秋公子年夫左氏穀梁皆作佞佞平聲夏侯湛抵疑佞與傾為韻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釋草云稂童粱陸璣云禾黍為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粱魯語馬餼不過稂莠童幼叢生者曰苞童粱不實有下民飢虐之象苞稂寒泉浸之尤見無陽和之氣冽彼下泉虐政似之今田家謂田冷者不善以陰氣大盛故也故我愾然寤嘆思念周道蕭香草賢者似之亦失所蓍可以筮通神明知吉凶知者似之

亦失所士民皆失其所故憂而思明王賢伯雨者和順所感黍苗得陰雨則如膏毛傳曰郇伯郇侯也鄭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言上有明王又有郇伯以勞來之則士民如蒙膏雨之降異乎下泉之冽矣泉出地下曰下泉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豳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火虎隗反觱音必發補音方吠切說文廢以發得聲壹發五豝獻爾發功徐邈皆讀如廢劉伯莊史記音孔子世家發中權發音廢平原君傳而未發亦云十九人輕笑之未能即廢太玄應首次七惡敗類也次八應其發也張衡東京賦奉車既引先輅乃發鸞旂皮軒通帛䊷旆桓麟七說（按原本桓誤柏今改）騎不失蹤滿不虛發彈輕翼於高冥（按原本訛作眞）窮疾足於方外栗烈力制切古厲山氏亦作烈揚雄校獵賦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張衡西京賦雨雪飄

飄冰霰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鷙鑪炎轍反畯音俊火補音虎隗切說文火燬也物入則皆毀壞也方言煤火也呼塊切郭璞曰楚轉語也猶齊言娓火也汝墳王室如燬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以火爲燬也按易林同人之漸曰魁行搖尾逐雲吹火泰之旅曰從風吹火牽騏驥尾需之大有曰乘舟渡濟載冰逢火剝之坤曰從風放火荻芝俱死未濟之漸曰穿匏挹水簪鐵然火萑戶官反斯也羊反猗於宜反鵻圭覓反莎素何反子補音讀與戶叶易林師之泰隨之睽

皆子與女叶夬之革子與主叶同人之家人子與與叶同人之恆子與所叶太玄去首子與主叶韓非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隷墐音覲壽補音殖酉切顏師古糾繆正俗或曰年壽之字北人讀爲受音南人讀授音何者爲是答曰兩音皆通南山有臺遐不眉壽此則音受嵇康詩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則音授也按張衡東京賦三壽與國叟叶荀卿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王儉釋奠詩咨此含生蹐彼仁壽淳移雅缺歷

茲長久梁元帝玄覽賦惟天縱於副后踰啓誦而爲首旣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瓜（按原本脫此字）簡按衛風木瓜補音攻乎切引證甚多饗補音虛良切漢房中歌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旣饗德音孔臧郊祀歌關流離抑不祥賓百僚山河饗顏師古皆讀如鄉

是詩大旨已見豳釋謂豳之始國當是時所紀時用夏正七月流火建申之月也火心星也堯典曰日永星火或曰大火大火之次也心星正居大火之次故心星亦名火毛傳曰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

以授衣矣堯典火星昏中於南方以正仲夏則至六月而火星漸流至七月則西流之狀昭昭矣自堯至后稷之曾孫公劉居豳歷年未爲甚久天運未大變二千年而至秦之月令則季夏昏火星中則知日歲行周天之度不盡積二千年而後一月矣流者星隨天輪轉而下也日益東行星益西流心經星實不動隨天西轉故曰西流夫既敘豳事用夏正矣而又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用周正何也以今驗昔則事狀可考也然亦不明言正月二月三月四月

以明其實敘豳事也觱發者寒風勁發萬竅盡鳴如觱篥也野俗有語離端吹觱篥謂烈風吹離端之虛管作聲也觱篥羌人所吹角邪亦西羌之地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按樓鑰曰毛氏曰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觱栗一名悲栗一名笳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栗羌人吹之以驚中國之馬後世之樂始有譜其音以爲眾籟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毛傳謂栗烈氣寒也其以是歟鄭箋云褐毛布也夏小正曰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耒與耜而爲一將

以用之也毛傳曰豳地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毛傳曰四之日民無不舉足而耕矣夏小正月正月已初服于公田則四之日卽夏之二月咸舉趾而服其私田矣我婦我子同來致餉於南畝畝獨曰南者姑舉一而言也爾雅釋言田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毛傳曰田大夫也小雅甫田云田畯至喜鄭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農者多以天星爲候故三言七月流火況七月正是西成之時農事於此至重兩言九月

授衣衣食最其急者鄭箋云載則也陽溫也毛傳曰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懿筐者筐之美者懿美也謂竹工之精細者蠶始生桑亦始生而柔孔疏云倉庚一名離黃卽葛覃黃鳥是也毛傳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眾多也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釋草云蘩皤蒿郭白蒿也婦人女子易於感傷而況於春時其蠶行采蘩時見其有相語傷悲之態君猶躬耕公子宜親農事公子之歸時差早女子之歸次之故曰殆及公子

同歸眾農則終日矣其政事有節敘不亂如此毛傳曰亂爲萑葭爲葦豫儲萑葦可以爲曲也月令季春具曲植筥筐注云曲薄也養蠶器也陸璣云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郭云蘆葦也鄭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毛傳曰斨方銎也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遠條揚起手所不及者則伐之乃采其葉猗語辭也書云斷斷猗大學作斷斷兮伐檀河水清且漣猗亦語辭也猗彼女桑柔穉之桑也先取其大次取其小事情之常也毛傳曰鵙伯勞也載績

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鄭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不曰爲君裳而曰爲公子裳者按國語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此魯公父文伯之母所言周禮則然七月之詩乃序豳事豳用夏禮又豳在西陲之閒爲禮益簡朴則君夫人親織其君之服故豳人之所供則爲公子服歟毛傳曰葽草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云不榮而實者謂之

秀而論語曰秀而不實者有以夫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釋蟲云蜩蜋蜩螗蜩方言云楚謂之蜩宋衛之閒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孔疏曰釋蟲又云蜺寒蜩郭云小而青赤與此鳴蜩不同夏小正云五月蜡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穫穫禾也蘀槁也隕墜也亦見鄭風蘀兮鄭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其同者君臣及民同習兵因出田也毛傳曰纘繼也豕一歲曰豵三歲

曰豣大獸公之小獸私之釋蟲云斯螽蚣蝑蘇曰即螽斯也釋蟲云螒天雞郭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爾雅疏云斯螽一名蜙蝑一名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不首言蟋蟀者人縱言有如此者意自相應人亦自曉毛傳曰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

庶人篳戶孔疏云篳戶以荆竹織門通風故泥之也穹窒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士虞禮云祝啓牖鄉牖一名也朱曰塞向北當北風嗟嘆也其長老嘆而語其婦子曰我婦我子今歲將窮而改矣入此室而處乎此家人常談詩陳敘及此以見親愛至情久勞將休之狀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毛傳曰薁蘡薁也剝擊也眉壽毫壽也孔疏云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按原本五字脫）薁李即薁二者相類李曰葵可茹

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曰菽豆也十月穫稻晚稻也十月爲春酒三月而酒始成也漢之中山酒冬釀接夏而成則十月爲春酒猶未爲久也今俗爲酒及月而已蓋古者未知以縉囊壓酒至唐猶然故必待久而後淸鄭箋云介助也眉生毫毛爲壽考之相毛傳曰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瓠至八月堅成則斷截之可以爲壺壺圓器也壺瓠音義同說文亦曰叔拾也鄭箋云乾荼之菜苴荼之蓄供以常食食我農夫者猶曰給我家人也今農夫猶自稱

曰農家場圃同地毛傳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稷粟也天官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釋文云重作種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久汜勝之種植書於黍稷稻粱之外有禾云卽是粟此說蓋起於董仲舒云禾是粟苗夫禾者穀粟之總稱穜稑亦總言諸禾先熟後熟下文總言諸禾及胡麻蕡麻及

豆麥何必於稻粱之外定指粟爲禾此旣言黍稷則所謂禾者謂稻秔秫諸禾歟董仲舒所謂粟苗爲禾者以粟又爲黍稷稻粱之通稱故云農民固以粟爲禾然亦以稻爲禾稻種甚多陶隱居從汜說以禾爲穀之數亦陋矣或以稷爲穄穄粟同類農人相謂曰我稼旣皆內于囷倉則可以上入都邑執公宮之事矣同皆也范氏亦曰宮功公室之役也箋云爾女也毛傳曰宵夜也綯絞也箋云女當晝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急乘屋者覆蓋之也所乘者在

下故曰乘龍乘舟乘車今升屋而治之則屋在下矣故曰乘所以乘屋不敢緩者以播穀之事又將始矣民事之勤勞罕暇如此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傷人也（按綸又曰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涸陰沍寒於是取之豳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豳公愛民如此毛傳曰凌陰冰室也孔疏云豳地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案天官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程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月令仲夏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

以韭新出故薦之毛傳曰滌埽也兩樽曰朋幽在戎狄之間君民之分不嚴故可以朋酒羔羊躋公堂稱兕觥而爲豳公之壽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詩旨已見邠釋爾雅釋鳥云鴟鴞鸋鴂郭曰鴟類爾

雅繼云狂茅鴟怪鴟梟鴟釋曰此別鴟類也大雅瞻卬云爲梟爲鴟陸璣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陳風墓門云有鴞萃止此詩喻鳥之愛其子與巢者呼鴟鴞而告之鄭箋云室猶巢也朱曰鬻此予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程曰鴟鴞喻爲惡者予喻管蔡室喻王室毛傳曰迨及也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曰石經作桑杜朱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毛傳曰拮据撠挶也（按挶大典誤作拘下同今改正）孔疏云說文云撠持也撠挶謂以手爪挶持也毛傳曰荼萑苕也孔疏曰薍爲萑萑苕謂薍之秀穗也朱曰捋取也荼苕華可藉巢者程曰蓄積租取也王曰與租賦之租同毛傳曰瘏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按大典脫此八字今校補）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毛傳曰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譙譙憔悴也翛翛勞敝而毛不密比風吹之翛翛也大亂如風雨漂搖予室予維未如之何音嘵嘵而已矣夫周公欲成王於亂未作如何其綢繆牖戶也豈惟欲

其勤於政事而已耶政事雖勤君心易惑流言終不已亂終作也周公欲成王勤於學學而德性明賢否判流言何自而作亂何自起乎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按不可畏之不字從毛詩）

栗韓詩作溧力菊反長茂也或曰衆也毛詩作栗

毛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此語得之而繼曰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詳攷詩情不合又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詳觀四章序情閔勞足盡不略而每章別而言之則有所不盡首章雖見其不死於征役完而歸而非專言其完也四章皆言其思矣獨二章爲然民忘其死乃詩外之義是詩其歌以勞歸士乎序情閔勞周公之至情豈肯別解釋之所能盡衞宏作序詎能知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卽人之心也人心卽道故曰道心人惟不自知其心故不知聖人之心離心生意始失其道此諸儒所以紛紛雜雜而正牆面孰知夫作歌勞歸士序情閔勞如此曲折乃道心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也苟微害夫人之道心周公必不可用也程氏曰東山所在之地也毛傳曰慆慆言久也濛雨貌

士事也尙書康誥云見士於周注亦以士爲事周頌敬之陟降厥士桓保有厥士皆謂事古士事通用其以音同歟大司馬大閱銜枚而進王朝作是詩以序歸士之情凡言我謂歸士之已也以周公大聖將衆士以東征民忘其勞矣未必有慆慆不歸之念也而

王朝作詩以序其情自爲是辭也此其所以盡人之情也及自東來歸又道塗遇濛然之零雨零落也其勞苦誠可念其歸士必不作勞苦之念而上之人序其情閔其勞故言及此也每章首必及此其閔勞不已之情可見我東曰歸又再起意我自東而初聞曰歸也我心慼動念家之情而西悲此人之至情非有所怨苦於上也自悲耳寄音於室家曰若制彼衣裳今歸矣勿事行枚言勿爲銜枚之具來也言今無用也行而進戰乃銜枚故曰行枚大司馬注云枚如箸

衖之有繿結于項中毛傳曰蠋桑蟲也烝脊升義有衆義并中蟲曰蜎則此蜎蜎謂蠋之狀光潔如涓也野有桑林有蠋烝焉歸途所覩感時物而興懷也歸士宿車下軍政士不可離伍也曰獨宿者閔其未有室家之樂故云也敦敦然宿臥之狀毛傳曰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施于宇蔓延於屋上也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愼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孔疏引此云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下文曰不可畏也則謂熠燿爲鬼火之稱陳思王螢火論謂熠燿宵行爲螢火非鬼火亦未安田野多燐不足多怪郭璞注釋蟲云伊威鼠婦之別名本草云鼠婦一名負蟠一名蛜蝛一名蜲蟍一名鼠負言鼠背多此蟲今作婦婦字似乖理一名鼠姑爾雅蟠鼠負是也多在甕器底及土坑中常著鼠背故名之也如葈耳名羊負莢也爾雅釋蟲前云蟠鼠負後別行蛜蝛委黍似一蟲然爾雅差誤不一此其誤耳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蟢子壯夫不在家其家荒蕪形容其狀如前末言熠燿燐鬼

火故曰不可畏也乃可懷思也思復見夜行之燐火與夫果臝施宇伊威蠨蛸町畽鹿迹而未得也毛傳曰垤蟻冢也將陰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蟻避濕而上冢（按以上二十字原本脫今校補）鸛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嘆于室閒其夫將歸感傷而嘆也鄉人樓尙書云山東蟻冢有極高大如冢墓然行人以雨爲苦婦嘆念其勞也（按樓鑰云毛公齊人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于垤之義惟胡德輝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釋經傳鸛鳴于垤謂垤爲丘垤非蟻冢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蟻冢有極高大者如冢墓然每天將雨則鸛集蟻垤而鳴蟻知雨鸛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垤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嘆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嘆于室意總於上孟子所謂丘垤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蟻冢上土其盤馬於蟻封亦謂此也按此則蟻冢之說乃樓引胡氏語非樓氏說也）洒灑埽拚也穹窮窒塞其鼠穴所以然者謂我征役今歸且至矣我者歸士自謂也嘆婦之夫也瓜之苦者可以爲器其狀敦然其圜烝延蓼薪之上蓼蕭蓼我皆言其盛蓼蓼同士歸而顧其家苦瓜延于薪曰自我不見此瓜三年矣推盡歸士情狀至於此可謂閔勞之至有蠋在桑有苦瓜在薪時未寒蕭晴暄之日倉庚猶飛其羽熠燿

光明女之嫁曰歸易曰歸妹爾雅之釋馬屬驈白駁黃白騜孫炎曰驈赤色也毛傳曰縭婦人之褘也毋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云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孔甚也其新昏者甚嘉矣其舊昏如之何序情閔勞喜其歸而遂室家之好其新其舊皆悅也嗚乎孰知夫夫婦正情天地大義哀樂相生孔子以爲明目視之不見傾耳聽之不聞也是詩當次鴟鴞之前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詩序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焉失詩旨矣孔將孔嘉孔休是詩之旨也四國可哀不可惡作是詩者知道矣知周公之心矣毛傳曰隋銎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斨方銎斧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喻三監淮夷破折我之多也毛以斧斨爲喻禮義固穿鑿鄭指喻毀周公傷成王二者亦不盡事情叛亂之禍民人罹毒致管蔡誅伐其毀破豈小小哉總言破折之多可也毛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孔安國亦以管蔡商爲三監案周禮太宰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王啓監厥亂爲民書序曰成王東征淮夷遂踐奄成王歸自奄然則所謂淮夷者奄也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然毛詩作四國是皇義亦嘉皇者尊大之稱周公東

征而四國咸尊大周公惟周公之心無私焉不得已而征之其惻怛愛敬之心四國之民之所共知也惟其君昏頑耳孔甚將大也作詩者其知道乎人知周公東征定亂而已安知其爲大也知其爲甚大者知其爲道也周公行之其道益明東征之士與夫四國之人皆可哀也而周公之征爲甚大也毛傳曰鑿屬曰錡木屬曰銶孔疏云皆不審其狀吪吟也四國之民歌周公之德也遒斂也四國之叛者斂肅也東征之士與四國之民誠可哀而周公之征爲甚嘉甚休

也哀我人斯深得周公之心周公之心無私喜無私怒豈惟與東征之士同心與四國之民同心與天下之民同心與天地同心故曰孔將也孔嘉也孔休也道也韓詩云錡木屬鉥鑿屬也解云今之獨頭斧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毛詩序曰伐柯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刺大悖是詩周人欲成王盡誠於周公則公可安矣金縢之書謂成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新逆則成王於周公無間矣而周人猶有伐柯九罭狼跋之詩何也成王雖深感周公之德其疑釋然及公歸燕饗之禮雖設獻酬交錯籩豆之薦行踐以致禮而其中心猶有毫髮未盡之疑終以前者流言之故今雖尊禮而政柄不歸故九罭云公歸無所又云公歸不復其故何也歸周公而不任之以政猶伐柯而不以斧取妻而不以媒何以伐柯何以得妻何以得周公之心詩人於是再發其義曰執斧柯以伐木爲柯二柯相去甚不遠成王執書以泣之心與周公之心相去本無間以其後隱然之疑復有以間之故未合覯見也我惟見周公籩豆有踐而已意謂成王不委之以政也詩人致意含隱不露如此而序曰刺焉可謂誣屈可謂悖厲籩豆有踐亦見小雅伐木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是詩大旨已見伐柯毛傳曰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

鱒魴大魚也周之禮公服自袞冕而下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釋魚云鮅鱒魴魾郭璞云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鯿陸璣疏云鱒似鯶而鱗細於鯶赤眼然則鱒魴非大魚孔疏亦云則毛傳謂大魚非也此詩謂九罭之網惟可以得鱒魴耳不可以得大魚喻成王德量之不大惟可以用中材不可以得周公之大聖之子謂周公也覯見也我惟見周公袞衣繡裳而已而王不委之以政鴻飛宜登天今也遵渚而已公歸宜

復冢宰之位今也不復無其所以居之詩人於是託辭曰於女信處信宿乎言朝廷無位居公也再宿爲信夫是以惟有袞衣而已詩人不勝其悲曰公歸而無位以處之不如無以公歸之愈也公歸而不復故位徒使我心悲耳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是詩本情已見伐柯毛傳曰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鄭箋云公周公也孫當讀

如公孫于齊之孫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非召公畢公諸賢所能了是欲退不可如狼疐其尾（按樓鑰云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疐故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陜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未爲盡也嘗得其說於蜀人楊少卿氏望云狼之遇人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疐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說最爲得之）孫巽順也碩大也膚敏也赤舄几几愛敬之辭也其盛德之音終於無瑕也使雖巽順雖碩大而無膚敏之才則臨機應變不無差失功業終不盛大久矣政卒歸於周公公何心哉公之心天之心也廣大容覆而又變應徐施如四時之運行如日月之代明時措咸宜保民人社稷數百年之安嗚呼豈涓潔小節之士所能測識哉孔疏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說文云胡牛頷垂也毛詩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流言在鴟鴞之前是

詩在公歸之後序差　補音不瑕洪孤切史記龜筴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太玄衆首軍或纍車文人摧孥內蹈之瑕禮記引詩瑕不謂矣鄭云瑕之爲言胡也秦晉以前凡從叚者在平則讀如胡魏晉之間讀如何齊梁之後讀爲胡加切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入而粗氣除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朅來兮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曹植洛神賦升朝霞與出淥波叶左思蜀都賦霞與峩峩叶此以霞爲何也又魏

都賦遐與羅叶陸機應嘉賦遐與波叶此以遐爲何也韓愈元和聖德詩瑕與拊叶又以遐爲古白居易效陶詩假與坐叶

慈湖詩傳卷十

慈湖詩傳卷十一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爾雅釋草云苹蘋蕭郭云藾蒿也釋草云蒿菣郭云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陸璣云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毛傳曰呦呦然鳴而相呼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鹿有文而美相呼而食故以喻燕賓簧者笙中發聲之物吹笙以鼓其簧鄭箋云承猶奉也嘉賓燕樂其間有相好者示我以周家所行之道夫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所行乃天下大公至正之道故後世君臣咸講學此道毛傳曰行道也恌偷也湛樂之久德音者中心之德發諸聲音甚昭明孔甚也顧視其民不恌薄豈非有德之言乎於

燕樂從容之次而相告語也其言善故君子心服之法則之傚學之毛傳以視爲示非式更也敖從容遊行也更燕以敖致其重複慇懃也毛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今儀禮所存鄉飲酒禮諸侯燕禮大射禮皆歌鹿鳴案周禮以賓禮親邦國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又諸侯之使臣卿大夫稱客諸侯稱賓天子儀同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毛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傳曰盬不堅固也說文曰盬河東鹽池遇水則釋遇火則釋遇風亦釋毛傳取此義乎朱曰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說文曰騑騑旁馬也然則四牡騑騑者橫齊之狀乎周道者周通之道也委曲遲回我心傷悲念其父母也是詩勞使臣之來故閔其勞序其情也毛

傳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豈本於文王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之舊說乎此語雖見於魚麗之序序本於古義然古義非孔子之爲衛宏作毛詩序蓋本於毛公毛公本於古毛自謂其學自子夏孔子嘗戒子夏無爲小人儒則子夏設有義亦難盡信況以義理言則內外之治一道也以歌詩言則豈有殷天子在上而文王敢擅治禮樂乎毛傳雖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然攷本詩初無此情毛義穿鑿凡周詩歌之於樂皆武王有天下以來所制毛傳云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行者跪則少安毛傳鵻夫不也爾雅釋鳥云鵻其鳺鴀郭云今鵓鳩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鵻其夫不者邢疏云一宿之鳥陸璣云今小鳩也幽州人謂之鷱鴡一宿之鳥使者似之栩今皁斗木也詳釋見唐風鴇羽叢生曰苞釋木云杞枸檵郭云今枸杞也邢疏引四牡集于苞杞爲證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子秋熟正赤作歌以燕勞使臣之來曰今可以將母矣將母以來

告我乎諗告也慰勞親愛之辭也將母則將父可知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其解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云孺有柔義既具猶曰皆在於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合也帑子也湛和樂之至論曰此解亦平然說詩意境求深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

（二章言凡人以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為樂者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於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樂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是詩燕羣臣之樂歌也而毛詩序曰燕朋友故舊蓋失其情矣夫君以臣為友乃其常言書曰臣鄰曰友邦詩曰惠于朋友視爾友君子是詩所謂友者同姓諸父異姓諸舅皆羣臣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羣臣之外復有所謂朋友故舊哉伐木丁丁非一人之聲友侶多故也鳥鳴嚶嚶非一鳥之聲呼其友侶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能求友者可以自幽而明自卑而升因鳥取喻也相猶觀也君能求賢以為友必虛

中謙和此虛中謙和神必聽之終致和平之福非自外至夫通天地神人一而已矣是一者在人為心心無所不通為孝為順為謙和為眾善是心神人之所同其機一動其應如響故聖賢和於朝民人和於野諸侯和於外四裔和於遠及是心因物有遷意動情流為傲慢為悖厲為危亂矣大抵丁丁乃其木柔勢順刃利則許許然許許亦非一人之聲也毛傳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疏云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用草者用茅也僖四年左

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毛傳謂藇美貌未安釃酒以草酒由草而出如與人然故曰藇藇者酒從草注出之狀也釃酒不必一於筐以草釃之可也用筐而加之以草亦可也此入情事理之常毛傳執一不可羜未成羊也速召也微無也鄭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毛傳曰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皆過也按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豆六簋又案周禮無上大夫然則公食上大夫八豆八簋其周衰諸侯僭禮歟孔疏云聘禮注云饔謂享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羜而已是非享禮詩非儀禮不可備文承文協韻勢難拘必安知肥羜之非太牢耶鄭箋陳饋八簋食禮蓋以諸侯燕禮無黍稷公食大夫禮有黍稷也然公食大夫禮惟一賓伐木之詩則諸父諸舅禮文不同自秦焚書禮文蓋不可攷而諸儒好為必然之說則難矣宜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衍者酒寬盛也籩豆必薦必踐行兄弟即左右臣鄰同姓諸父異姓諸舅尊之曰父曰舅親之曰友曰兄弟

友有切磋匡正之義故首章言之無遠言其咸在燕所甚近也民之失德以乾餱之有愆愆謂不分或分之不平皆謂愆違也餱糧之乾者至微末也其有愆違遂為失德然則飲食臣友奚可不盡心毛傳曰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商頌烈祖曰既載清酤毛傳謂酤一宿酒未安豈一宿以上皆謂之酤歟商近古又祭禮尚古故用酤之清者歟周時燕羣臣之湑酒大異矣此卒章敘諸父諸舅親族之尊者燕樂歡洽索酒之辭曰有已成之酒則莤之以清湑之酒飲我無

已成之酒則雖一宿以上之酤亦可以飲我坎坎擊鼓以樂我蹲蹲而舞以樂我迨我他日閒暇俟王酒之成却復來飲王之湑酒矣今姑飲酤亦可也是章蓋周之君臣和洽嘗有是言故播之聲詩歟嗚呼君臣之間至於是可謂和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

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享補首虛良切漢郊祀歌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又曰聲氣遠條鳳凰來翔神夕奄虞蓋來孔享顏師古皆音香福禰音筆力切（按原本三字脫）從示畐聲漢賈誼傳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師古曰福古逼字周易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又曰井渫不食心惻也求王明受福也秦瑯琊刻石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漢房中歌福與德叶班固明堂詩福與職叶箙疑孚力切恐古逼字亦有此切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云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夫上之禮其下與下之敬其上愛敬之情發於中心播於歌詩而序謂之能蓋求諸心外殊爲害道序大率若是天保定爾亦

甚固孔甚也爾謂王也單盡也天俾爾所受之福盡厚程朱皆曰除舊生新天使爾獲益之多莫無也庶猶多也言之重複愛之至也朱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云單厚多益也詩云實始戩商爾雅謂戩福也爾雅義釋多差罄無不宜罄盡也遐遠也天降爾遐遠之福無有滿足之日故曰維日不足言福無窮也興者衰之反無不興隆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皆喻福之隆高也阜小山岡山脊爾雅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如川水之方至繼繼增益且莫知其窮也

是詩祝頌之辭重複不已既曰單厚又曰何福不除又曰多益又曰莫不庶又曰戩穀又曰罄無不宜又曰百祿又曰遐福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可謂重複又重複下之愛其上祝之頌之不能自已之情形見於此吉卜日之吉也蠲潔也饎黍稷也祭禮有饎爨炊黍稷也而毛傳於是本爾雅謂饎酒食殊未安爾雅多差繆難以盡信詩雖殫紀姑言所本之黍稷周禮春曰祀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疏云詩以便文不依先後毛傳曰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鄭箋云君曰卜爾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卜知也今人常言亦曰卜知不曰王而曰君先公尊先公嘏辭也毛傳曰弔至也詒遺也言神之感格而遺王以福也神自言則曰卜詩人稱神則曰詒民之質矣言民化上之德也民不浮僞復其本有之性質言百姓則羣臣亦在其中矣日用飲食皆爲王之德王之德善臣民之德亦無不善德非外爲即日用飲食而無放逸焉則人本有之德性自不失矣民心無常惟上之從民心善則王之福本立矣緪絃月上弦則就盈福如月弦就盈如日方升有進而無退又如南山之久壽不騫不崩騫拔也不可拔也山亦有崩壞者如松之茂葉葉密比喻天下之人心無不承比於王者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牧補音莫筆切（按原本三字脫）揚雄青州牧箴牧與極叶與石叶阮籍大人先生傳牧與則叶與國叶載補音節力切易林蹇之既濟曰車不利載請求不得鄭氏於

詩載馳載驅春日載陽在宗載考載起載行皆曰載之言則也難乃旦反　是詩皆勞歸之詩也詳考我出我車之詩至畏此簡書而止自喓喓而下疑爲異篇喓喓之詩言南仲伐西戎春日遲遲薄言還歸與雨雪載塗與矣諸儒不以爲疑者以惟序之從故也不思序初不可謚信也爾雅曰野外曰牧程曰謂我命我也諸儒謂天子爲殷王者蓋不考序之爲差謬也天子周王也鄭箋云載裝載也棘急也周禮司常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孔疏曰設此旐而屬之於旄之干矣彼旟旐斯何有不斾斾者乎司常蛟龍爲旂毛傳曰方朔方書襄陵又曰贊贊襄哉皆謂上也北方地勢漸高則北征宜言襄劉曰王命載之於竹簡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釋見召南草蟲此喻南仲之未歸我未見也則忡忡念之及南仲既歸我既見則喜悅而從之如阜螽之於草蟲也末章美南仲不獨伐西戎有功而玁狁之難亦已夷矣併言其功也自喓喓草蟲二章而止以西戎之患小故略也諸儒言薄伐西戎春日遲遲言正歲夏之春也人習於夏正此敘

人情故云凌人正歲十月二月令斬冰亦言世俗所習之夏正爾雅釋草云卉草而小雅四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則以木爲卉也卉其木之異名歟其卉木之通稱歟程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類也其徒眾也倉庚采蘩祁祁釋見豳七月毛詩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杕杜釋見唐風靡盬釋見小雅四牡爾雅云十月爲陽李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鄭箋云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憂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邱曰萋萋新葉卉釋見前篇我心傷悲者征人傷悲女心悲止謂征夫

其當歸止皆序其情感時觸物而生悲也止者語助也杞爾雅邪疏云春生作羹茹微苦箋云杞非常菜也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李崇孝曰杞雖可食而苦孔疏云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爲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傳曰幝幝敝貌痯痯罷貌前二章皆前四句序征夫後三句序女心之思望至此章前六句序征夫之勞末一句方序女心謂征夫將歸其不遠矣箋云載裝載也疚病也婦人思念其君子曰今非正裝載乎非已啓行而來乎我憂心甚病也孔甚劉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已逝而猶未至故多爲憂恤者也王曰會合卜筮之言皆言近矣謂時日近爾謂征夫所在甚邇卜筮合言如此四章序情閔勞一如東山皆勞歸士蓋王親征故不及將率歟不然則勞將與士異禮歟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

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毛詩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斯言已贅矣而又繼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則於詩外作說爲贅滋甚徒亂大旨況差謬不一且以爲道耶則內外一致以爲歌詩耶則常棣既以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則武王已崩矣何得言文武告於神明則何得自稱君子鄉飲酒燕禮歌此詩序非聖人

作況復乖謬義當廢黜是詩自和平自雅正無非道者不假外釋惟不知道者乃為贅說易曰離麗也釋文不音何於此力馳反今周易如字麗附也毛傳曰鱨揚也鯊鮀也爾雅釋訓云凡曲者為罶邪疏曰曲薄也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毛詩傳曰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郭璞云凡以薄為魚笱者名為罶罶者魚所留也陸璣疏云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爾雅釋魚云鯊鮀郭云

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非正圓圓而長也毛傳曰鯉鮦也釋魚云鯉鱣鰋鮎鱧鯇據此文則三魚也而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鱓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呼鮎為鮧鱧鮦也鯇今鯶魚似鱒而大據郭今注則不止於三魚乃六魚今鮎魚身雖圓長而首鰋匾爾雅曰鰋鮎是一魚孫炎亦從之旨美也有者多之別名今俗語亦云偕者言皆有謂備也時正得其時也禮文廢缺其鄉

飲酒公燕禮之外用此亦多　補音維其時矣上紙切播時百穀王肅作是歛時五福馬融作是是亦上紙切易林兌之蹇曰心願所書乃今逢時史記龜筴傳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王粲七釋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脩業與世同理李尤陽德賦協三靈之純壹兮正階衡以統理參日月以並昭兮合厚德於四時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

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餘禮用之當亦多嘉魚以喻嘉賓烝眾也罩捕魚器喻以禮致嘉賓也式更也不獨眾賓會聚而已又有燕禮以樂之也汕汕喻嘉賓之和樂衎和也木樛曲逮下故甘瓠得以纍之使君子不謙恭則嘉賓不可得而致瓠以喻嘉賓故曰甘嘉賓似鵻之來集思皆語助也又燕親之至也鵻釋

見四牡毛詩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補音臺田飴切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漢柏梁臺七言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情讞決嫌疑易林損之恆曰良夫孔姬挾悝登臺漢樂章天馬徠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揚雄作大匠箴春秋刺譏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桓君山仙賦臺與芝叶陸機挽歌臺與騏叶徠陵之切有萊陵之切陸璣草木疏萊藜也徐鍇說文繫傳曰此言萊蔓華爾雅作釐與萊同婁才切鍇知同爲婁才切不知同爲陵之切也郭璞游仙詩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阿掇丹黃枸俱羽反楰音庾耇補音崔駰慰志賦耇與舉叶陸機愍懷太子文耇與宇叶韓愈元和聖德詩耇與午古叶又下與厚皆後五切亦叶然則耇宜果戶切而補音果羽切失母後下五切漢溝洫志白渠之歌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韋孟諷諫詩鄉國漸世垂烈於後迺及夷王克承厥緒嚴忌哀時命使梟揚先道兮白虎爲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東方朔客難後與鼠叶揚雄河東賦後與敘叶又

趙充國贊後與武叶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詳釋見魚麗下

毛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傳曰臺夫須也萊草也孔疏云臺夫須釋草云又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臺萊皆草眾多喻賢人之眾多次章桑楊杞李栲杻枸楰乃更韻亦明其材實皆美杞釋見四牡栲杻釋見唐風山有樞毛傳曰枸枳楰鼠梓孔疏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

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枝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謂之木蜜釋木云椇鼠梓郭云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山楸之異者人謂之苦楸武王周公之時所任皆賢所賓禮皆賢故燕樂之飲食之敬之愛之贊美之以為邦家之基本祝祈之願其萬壽而無有期限又美之足為邦家之光輝為斯民之父母民賴之以生養也又美其德音不已言人稱頌之不已又美其德音之盛茂又祝其萬壽無有疆限又祝曰眉壽不遐遠乎黃髮耇老不遐遠乎

眉生毫毛為壽考之相又不特祝頌其身而已又祝其保養爾後人毛傳曰艾養也然古書耆艾老壽也又祝其保壽爾後也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寫補音賞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韓愈元和聖德詩末乃取闒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膾脯然則宜思羽切而補音賞羽切何也　是詩天子燕諸侯之樂歌也而毛詩序曰澤及四海為義不明諸儒為說雜錯不成文蕭香草而又盛茂蓼茂也或曰眾也蓼莪及東山蓼薪音義同夫香草蓼然其茂又零露其上湑然其清豈不可愛也哉王者之親愛諸侯其情如之見諸侯如見湑露之蓼蕭喜樂之如是君子謂諸侯也既見君子我心傾寫一無藏翳與之

燕且笑且語又稱譽其善其有功德之大者有錫命焉次者亦有賜焉是謂處今謂之處分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氏載龍旂以朝則有龍矣車服華盛豈不煜然有光大抵喜樂之辭無所不致其美其德不差爽是亦譽之也壽考不忘祝頌其壽考不忘德也泥泥霑濡也孔甚也燕安也豈和樂也弟悌順也甚安豈悌譽其德也王於諸侯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其親之則曰臣鄰曰友邦曰兄弟伐木曰兄弟無遠是詩曰宜兄宜弟皆謂諸侯也曰宜

者善之之辭也既美其德之令又願其壽考又安樂也侯氏車止則馳御轡首之鞗革沖沖柔白者見焉和鸞之音當亦未泯雝雝其和萬福攸同攸所也同者諸侯不一人也亦君臣上下之所同也亦祝之也自士禮尸嘏其主人猶曰萬年而況王於諸侯乎南山有臺施於鄉賓施於羣臣猶曰萬壽而況於諸侯乎則祝其萬福也宜矣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和鸞詳釋見駟鐵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毛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毛傳曰陽日也晞乾也歐陽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非至醉則不歸燕私慇懃之意毛傳曰豐茂也鄭箋云載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豐草杞棘更辭協韻歐陽謂露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無他義也棘棗木也非荆棘之棘君子謂諸侯稱其令德明著人所允信有實德也桐椅之實離離可觀喻諸侯多儀之可觀毛詩序之大慮患在每詩輒異其義夫周之燕饗諸侯豈一禮一詩而止哉蓼蕭亦燕諸侯之詩又異其義曰澤及四海鹿鳴伐木南陔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皆燕諸侯之詩雖其間亦有通用不專於燕諸侯而為序者之好異亦昭昭矣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弨尺昭反補音貺虛王切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楚辭九章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自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

貺（按原本兩句脫）徐邈讀盁呼光切補音載子例切秦鄭琊刻石載與意叶（按原本意訛作旨）屈原九章載與匱叶崔駰太尉箴載與尉叶晉祠廟歌載與備叶彝古刀反醻市由反　毛詩序曰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毛傳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襄王賜晉文公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策命爲侯伯孔疏云唐大者其體強弱之名彤玈者弓色之異稱爲弓者

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爲色赤黑而已彤既爲赤則知玈者爲黑也言語助也王曰受而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有功也賓諸侯也嘉者善之也我有者親之之辭也以彤弓貺之非特以禮文加之而已其王之中心實貺之禮所以行中心之誠故禮防乎僞又曰去僞孔疏云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皆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載承也出諸府庫受而載之將以貺賓也中心喜之故貺之右之所以實之也毛傳曰櫜韜也醻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是詩善君子養育人材也毛詩序曰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攷本詩則序文微差爾雅釋草云莪蘿蒿也陸璣云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也傳曰菁菁盛貌中阿阿中也大陵

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觀詩辭君子於人材可以言養育不可言長君子見善類而樂又相敬而有禮儀又錫之以百朋之祿雖人材衆多大小如楊舟無所不包載而養育之我心則喜所謂人材者其心喜也我心則休所謂人材者得所依歸而其心安也詩云有卷者阿則陵之有阿曲者名阿水中小渚曰沚漢食貨志有大貝牡貝么貝小貝皆二枚爲一朋其直有差其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枚直錢三是爲貨貝五品鄭箋云賜我百朋得

祿多莪香美故以比人材歟楊木之舟輕而善載載沈載浮之載語助也其舟或沈或浮則所載多矣喩人材大小無不包載而養育之詳玩終篇其養育人材之意見矣鄉飲酒禮至於無算樂或歌是詩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其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閑補音應瑒馳射賦閑與仙叶今京語閑音之餘有虛焉切之音憲補音虛言切禮記武坐致右憲左鄭氏憲讀如軒聲之誤也板詩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毛云憲憲猶欣欣也亦如軒友補音羽軌切易林屯之

小過曰初憂後喜與福爲市八佾列陳飲御嘉友爾之損仲友與鯉叶或用此詩

玁狁孔熾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歸而燕之作是詩而歌之也所謂王于出征奉王命而出征也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是詩孔子取焉取其無邪也而繹毛詩序意歷舉諸雅盡廢則四裔交侵王國微弱是不取之也序之所論似是而非其間固多謬妄之義無益之文而大意謂失道而致四裔之交侵則亦有之而不可以是亂孔子所取之大旨嗚呼孔子沒諸儒雜說榛蕪大道惟其似是而非故學者不得而知夫玁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然後伐之而又不過逐出之而已不嗜殺也致禮以勞吉甫之歸愛敬之道也不嗜殺正也愛敬正也無非道者道心人所自有放逸則昏苟非昏放人心即道諸儒不自知不自信故亦不知人不信人舍近而求遠棄平常而求異故旁推外索雜說紛紛而道始不明矣是詩朝廷所作故用周正六月建巳之月也棲凄也凄凄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按樓鑰集有此七字又按鑰論云毛氏棲棲簡閱也蘇黃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如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

（依依言其不安也雖未爲定論言以爲栖栖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宜王在西周四月豈復又冷也）豳風七月所序寒暑與江南同今江南四月亦間有寒今四月周六月鎬京去豳亦近不然則軍行棲宿於軍中東山言宿在車下棲棲多歟孔疏曰飭齊正也車中載是常所服用之物釋文曰比齊同也毛傳曰物毛物也孔疏云四驪驪馬皆鐵驪之色我服謂凡師行服用之具皆成也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謂一日所行也四牡脩長又廣大其大又有顒然昂超之肰薄之爲言輕略也薄伐明征伐非王者之本心不得已而伐之姑平難而已膚敏捷也毛傳曰公功也奏奏聞戰功於上今俗謂之奏捷毛傳曰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曰共與供同師之勝敗惟在整與不整而已兩陣之交陣動者敗此斷斷不易之論是故貴乎有嚴敬之德其善無窮敬則有德六師之所心服亦敵人之所服敬則靜靜則明靜則不亂敬則不忽敬則有備敬則能謀敬則始終如一雖勝而不驕雖或敗而不懾

不亂謂之善敗故貴乎有翼翼翼小心敬也則足以供武之事以定王國茹入也玁狁不自退而入其國乃益出而侵入周地之焦穫整居者安然無所忌毛傳曰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毛傳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疏云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故知同千里之鎬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侵至涇水之北水北曰陽毛傳曰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旐者也爾雅釋天云錯革鳥曰旟自禹貢已有熊羆狐貍織皮謂四者之織毛及四者之皮則此織文鳥章謂織而爲革鳥之文章也鳥羽有異色錯雜而織之革急也鄭謂畫急疾之鳥隼言畫未必然也釋天云繼旐曰旆司常云鳥隼爲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元戎猶先鋒也毛傳曰輊摯佶正也鄭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閑習

也毛傳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武能却敵文不窮追萬邦之所憲法吉甫振旅而歸王設燕禮於是君臣上下咸善矣多受賞賚之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序情閔勞也鄭箋云御侍也今飲之酒又使諸友恩舊者同侍又加其炰鼈膾鯉珍美之饌毛傳曰侯維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意張仲諸友皆吉甫同行之官屬而張仲尤其友善其副歟爾雅維侯也郭注引此侯誰在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補音衡戶郎切橫也楚辭九歌衡與芳叶又惜誓衡與藏叶易林泰之晉衡與強叶大壯之謙衡與鄉叶急就章衡與裳叶瑲七羊反本亦作鎗芾音弗珩音衡補音部郎切張衡思玄賦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淵補音於巾切開元五經文字鼘音因詩伐鼓鼘鼘有闕詩鼓咽咽集韻鼘與咽於中切又同一均切今存一均切簡謂淵字宜從一均切咽亦如字　蠻荆為亂宣王命方叔師師伐之歸而作是詩以燕之毛詩序曰宣王南征也毛傳曰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涖臨程曰薄言發語辭陸璣草木疏曰芑菜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朱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程曰師干猶云兵甲也干盾也干以扞禦師干古語明先王不得已而用師特以禦難而已不務於殺

試肄習也騏馬之雜色者詳釋見曹風鳲鳩一車四馬其馬皆騏左右齊馳如翼而飛毛傳曰奭赤貌鉤膺樊纓也孔疏云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輅故引金輅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膺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鉤用金在頷之飾也爾雅輿革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後戶竹後謂之蔽郭云以簟衣後戶齊風云簟茀朱鞹孔疏云有魚皮爲矢服其馬婁頷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

偉皮爲轡首之革而垂之士喪禮下篇薦馬纓三就巾車金輅鉤樊纓者絛纓文交織如樊籬也讀樊如鞶則改字未安鄭謂纓以五采中鄉鄉中也鄭箋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毛傳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瑲瑲聲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其鸞在鑣鑣馬銜也駟鐵輶車鸞鑣孔疏云所佩葱玉之珩玉藻云再命赤韍黝珩三命赤韍葱珩周易困卦朱芾君象赤芾臣象與玉藻合故毛傳曰黃朱朱之近黃者爲赤朱

赤色相似故通稱歟司常云鳥隼爲旟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蓋急疾之鳥也軍旅有鳥隼之旟象用師摯搏凶徒所尚急疾而師律貴乎嚴整不整雖徒勇必敗此因隼旟就列行陣嚴整而起論曰駮彼飛隼其戾天亦集而止不妄動明軍律嚴整士卒不敢妄動進退左右跬步唯命毛傳曰伐擊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鄭箋謂鉦也鼓也各有人焉孔疏亦不能援古以證其非蓋鄭以來古軍政漸壞鉦鼓各有人桔於所見故反曲說以箋此詩謂言鉦人伐鼓互見爾

令諸軍皆有金隊鼓隊誠如鄭云而是詩言鉦人伐鼓明一人而掌二事鳴金則不鳴鼓鳴鼓則不鳴金地官鼓人兼掌金鼓孔疏云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鼓人注云鐲如小鐘然則鉦之正鐃也鐲特相類爾鼓人云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鐸通鼓惟金鐃止鼓然則所謂鉦者惟鐃耳諸儒徒以相類致亂惑鼓動鉦靜之義不可軍政進止全在鼓

鉦陳師則先鼓鞠有制定之意定則止而極故鞠亦有窮義鞠定嚴整軍政所貴方叔文譽甚顯著其材實亦人咸信之允信也大司馬云中軍以鼙令鼓淵淵鼙音也鼙鼓之小者書曰班師振旅春秋傳曰入曰振旅方叔將征蠻荆試肄其師于習其進退鼓以進之振旅以習退淵淵闐闐皆有整整不亂之意毛傳曰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猶道也尙書作猷一也猶之爲獸猶豫遲緩大凡人心得其道者舒徐優游失其道者急疾躁動故自古承襲

以猶爲道才犬一也才謂之反犬後人欲别其義故易置其犬歟夫道三才貫萬事無非道者故古聖賢無不遵道而行每言曰道古語流傳見諸詩書自武事言之故曰克壯其猶執其渠魁而當訊問者又獲其醜類朱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其車三千二十二萬五千人豈承亂之後特置其盛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補音奕奕一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班固奕旨北方之人謂棋爲奕宏嗣說之舉其大略陸機七徵敷延袤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輝兮雲表騰藻蔭之奕奕陸雲喜霽賦奕奕亦與閣叶又祖德頌奕奕與

廓叶陸沖風賦奕與薄叶金舄一讀思積切一讀七雀切說文或从佳或从昝知歲所在與鵲同太玄逃首足金舄不忘溝壑陸雲逸民賦舄與莫叶有繹一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宋玉九辨繹與廓叶揚雄甘泉賦繹與錯叶　毛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正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是詩有以見宣王任賢使能諸侯心服以禮而田軍政整暇詩人美之曰大成謂德政之兼隆也而序不及之黃曰

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爲高屋蓋馬之高大也馬閑習之齊同軍事尙整也毛傳曰東洛邑也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按原本脫三字）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毛傳謂芟草以爲防則所謂甫草謂薪楚之類暵薪從草則薪

亦可言草爾雅卉草而四月之詩謂梅栗爲嘉卉則卉草葢兼木焉甫大之草禽獸所依故駕車東行而田狩言語助也孔疏云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又以裘纏槸質以爲門中之闑毛傳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春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詩維言選徒選擇其卒徒也不曰車者以車素所攻治不於此時選也毛傳及序俱未安孔疏云建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鄭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呂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云東有甫草卽此地之子于苗選徒搏獸于敖先使有閑習也毛傳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攷此則會者非朝覲宗遇之常禮而有時乎來見者之名也同者王不巡狩而諸侯咸朝焉之名也今宣王之東都而諸侯咸朝來者不絕於道繹者不絕也是謂會同有繹毛傳曰決

鉤弦也拾遂也大射儀司射袒決遂鄭注云決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決者所以決而發之拾者所以收拾左袂使不阻矢也諸儒言佽俱未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決拾以次而射故曰佽佽者人敍次也謂天子發而後諸侯發諸侯發而後大夫士發之次也鄭箋云調謂弓矢強弱與矢輕重相得箋義未盡凡弓矢之非良者其患害曲折不勝其多調和則曲盡其道不止於弓矢相稱而已夫者與子之

通稱同者言其皆能中獲柴者掌也積也謂積禽也射夫既皆中獲又助王舉積禽於以明諸侯心服禮順故助我舉掌也王曰猗不正也兩驂不在衡軛之下故多偏倚唯善御者兩驂不倚雖馳而一無所失（按樓鑰云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黄門曰四黄旣駕兩驂不倚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益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發矣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箋云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引詩曰不失其馳則不失者不失法度也範法度也周禮凡王提馬而走

諸侯暨大夫馳而此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者田畢也爾雅釋天文繼旐曰旆郭注云帛續旐末為燕尾者司常云析羽為旌釋文注旄首曰旌孔疏謂大庖君之庖也禮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此大庖不盈明不多殺也以禮而田不以縱欲而田徒御不驚見其不暴不駭文武成康之道於是乎復興故詩人美之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之子謂王朝主軍政之人也率眾從王而東田其政令嚴整寂無諠譁之聲人雖聞其東田而無聲也善其整也唯前選徒囂囂餘無聲也凡事唯言其大體有聞無聲於以益明宣王之任賢使能展誠也大成大全也允信也有政者或虧於德有德者或失於政是詩言宣王德政之兼隆故信宣王之大成觀於威蠻荊復竟土此則諸侯所以復會之情歟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注云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蓄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薄笨車周曰

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輂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夫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謂步卒者徒行者也何止於輦人之數而爾雅特云輦者也豈凡徒皆稱輦者歟孔疏亦疑諸徒皆謂徒行此獨以為輦豈爾雅多差歟毛傳曰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

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鄭箋云每禽三十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補音禱當口切易林兌之咸離之訟小畜之坎禱皆

與酒叶侯于紀切開元五經文字亦音矣　毛詩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禱未必爲獲也先王於禽獸豈亦忍於多殺哉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馳驅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按僂鑰云毛以禱爲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爲的當狩田而用馬故禱於馬祖不必專爲獲亦不必專爲求無傷人與廐焚不問馬之意不侔）鄭箋云戊剛日也乘牡順類也劉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曰其戊辰歟爾雅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孔疏云伯長也夏官校人云春

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郭注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箋云醜眾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眾也毛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牝曰麀麌麌眾多也韓奕麀鹿說文嚘羣口相聚本亦作麌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從入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按僂鑰云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樓尚書云驅禽獸至天子之所中原平原之中也祁盛也詩云彼之祁祁又云祁祁如雲皆言盛也孔甚也瞻彼中原其盛甚有謂獸也

或儦而行或不行而止止則若有所待然故曰俟俟或聚而羣或兩而友悉率左右二列各供其事天子燕安焉天子首發諸侯大夫士次發有司悉率左右士伍畢發天子至是燕安無事矣豕牝曰豝殪死也釋獸云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初爲小豝而發矢忽大兕當之而殪喜其獲大故形於詩朱曰御進也李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孔疏云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禮命之宥天子之所賓客者惟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爲大賓其臣爲大客

賓客相通稱箋云賓客謂諸侯也酌醴而飲羣臣以爲俎實也毛傳曰饗禮天子之飲酒也孔疏云且酌醴與羣臣案毛傳謂重物愼微者將用馬先禱馬祖則愼微施諸馬耳而衞宏作序進言接下乃謂施諸人序差謬可覩矣又率如此於詩外生說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補音寡果五切三略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吳子曰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易林大過之泰曰當年少寡獨與孤處東方朔七諫寡與輔叶史記敘傳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爲東土班固幽通賦寡與御叶漢書陳湯傳斬宛王毋鼓之首顏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作毋鼓寡鼓聲相近蓋未知此韓詩外傳三升曰觚觚寡也補音宅達各切說文託也漢書注臣瓚曰古文宅度同揚雄解嘲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廷音定兖州牧箴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馬融笛賦王孫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班固泗上媻喻贊命惠曉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先譽是宅李興諸葛亮碑辭肯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張協七命金華啓逢大人育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周官縫人注度音宅正謂此首而陸德明云古文宅與度字相近因此而誤藉使改宅爲度不知謂度音度者果何義也禮記引詩宅是鎬京周官注引書宅西曰昧谷史記引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三危既宅皆正讀宅爲度漢去古未遠故所讀尚如此

是詩美周大夫長慮興謀築垣以安民而愚者不知也厲王之亂國人奔散如鴻鴈之飛肅肅羽飛之音也之子周大夫也亂定之子出而招來安集之使反其國都故之子劬勞於野之子於是矜閔民人之失所尤哀鰥寡孤獨之罹禍民去而復反其所如鴻鴈之飛而集於中澤爲得所安止大夫又爲長久之慮覩垣圮壞他日何以禦寇故建議築垣與役百堵皆作雖上下一時劬勞然其究終則可以永安其

居矣宅居也卒章復追念萬民潰散如鴻鴈之飛其哀鳴嗷嗷可哀可閔維此明哲之人謂招集與夫興築爲劬勞也彼愚者所知不及遠所爲苟且乃謂我宣驕好作爲耳作是詩者知之子者之徒也謂我皆謂之子也而詩曰我者詩人視之子如己也故其辭云而毛詩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鰥寡無不得其所焉攷本詩近之矣其差者多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

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補音煇許云切史記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之又薰粥薰作煇張衡西京賦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按原本璘訛作璞）鬱晨之時東方之明升矣庭燎之光漸微而見熏煇煙光相雜旂補音渠斤切孔武仲云旂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纖聲相似故後人相承誤矣左氏傳晉卜陽之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武仲所引即此也

禮記旄期稱道注云旄期或爲旄勤此一音多類此

毛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其者語助也當如字不必作基音夜如何其詩人自起問端也夜猶未中也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胡云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毛傳曰庭燎大燭也將將鸞鑣聲也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按樓鑰集此下有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氈盃者庭燎與氈麻滓也音說毛傳以爲大燭未安樓鑰論云今說亦未

安氈巧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臘燭也凡照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於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氈盃也今本無氈盃之說當是從樓說刪定）樓向書云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皆謂燭麻燭束麻骨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然則天子之庭燎百歟君子來朝者毛傳止謂諸侯則卿大夫不得謂之君子乎不得與於朝乎凡乘車詣朝者皆有鸞聲至於旂則獨諸侯載旂以朝此諸侯在其中也李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

道國未艾也汪曰盡也則艾爲盡意毛傳曰晣晣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有煇庭燎猶晨而見煇也天寖明故得觀其旂鄭箋云朝禮別色始入夫爲國以禮禮者天下之中制也不及焉固不可過焉亦不可不由乎中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故歲之一車四馬八鸞鸞在馬鑣鑣銜也一馬二鸞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

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按此篇永樂大典無解必是逸脫）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詩序曰鶴鳴誨宣王也宣王亦賢矣豈昏然殊不辨賢否者哉不能無蔽爾亦曰規可也曰風可也知人難哉雖堯舜不以爲易大賢德譽者聞如鶴鳴聲聞其賢易知其有德譽未著如魚潛在淵在渚實有可取而宣王未知檀木至堅而美忠實力諫之臣似之詩又曰予樂彼園唯樂其樹檀爾其下皆蘀也輕薄鄙賤隨風東西一無所守小人似之而能隨王意上下宣王惑之他山之石質雖未精粹而可以爲錯以攻玉玉比宣王石比直言率直之臣大抵逆耳之言自古難受況賢人吉士忠信質直不善委曲又世衰道微士失教養多率直不粹美以宣王聰明有所

不足之君而聽不能無過不粹美逆耳之言是以難也毛傳曰穀惡木也說文云楮也從木者聲非從木也楮不材之木也亦似小人鄭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鶴在中鳴而野聞其鳴聲

慈湖詩傳卷十一

慈湖詩傳卷十二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二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補音牙訛胡切易林訟之鼎曰虎聚磨牙以待豬豬太玄夷首夷其牙或飫之徒毅首豨毅其牙發以張弧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歷桔梗竈骨枯韓愈

毛穎傳中山之占不角不牙衣褐之徒揚雄豫州牧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漢地理志允吾應劭音鈆牙揚雄長楊賦雅與祜叶班固東都賦雅與武叶此皆當讀如五牙本如吾雅亦本[illegible]伍也周易大畜豶豕之牙鄭氏讀牙如互漢書宗族盤互顏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若犬牙相入之意自吾爲互聲之轉爾師古或未知此　是詩刺祈父也而毛詩序曰刺宣王也是固宣王之不知人也言刺王則大悖毛傳曰祈父司馬也鄭箋云書曰若疇祈父謂司馬恤憂也司馬掌兵甲以守封圻故曰圻父歟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衞女何轉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呂伯恭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衞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者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聽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原按本前兩章既刺以下脫今據讀詩記補入）毛傳曰底至也亶誠也熟食曰饔劉曰尸主也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補音客克各切楚辭九章九辯客皆與薄叶漢石顯

傳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易林未濟之豐曰崔嵬北岳天神貴客師之頤曰重門擊柝備不速客太玄童首大開帷幕以引方客古詩人生天地閒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左氏傳以陳備三愙徐鍇曰今俗作恪案古客皆讀如恪

毛詩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縶絆維繫也鄭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縶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呂曰逍遙者徘徊少留呂伯恭曰所謂伊人蓋廊廟之人也于焉逍遙于焉嘉客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含蓄未發其辭氣則慘然不樂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去朝適野時事可知爾公侯尚逸豫而不懼乎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以毋有遐心勉之（按原本脫呂伯恭曰一段今據讀詩記補入）遁云者善其宜遁而亦有訣別之意也二思皆語助也程曰末章言其遠遁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

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按原本程曰以下脫今據經說補入）孔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朱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覬其相聞而無絕也呂曰言爾公爾侯不敢斥君也箋云優游使待時也毛詩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言刺大悖是詩雖中有諷朝廷之義而不明指王此詩大旨惜賢者之去而已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傳曰宣王之末民人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復我諸兄復我諸父婦人有歸宗之義穀善也孰觀詩辭未必妃匹每曰此邦之人殆非謂其夫夫死而夫家之人不居養之又其邦族之薄大略相似故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不肯以善道相處也又曰此邦之人不可與辯明是非婦人無再適之義夫死

無子則小宗撫之不然則近屬居養之此義之不可易者如黃鳥必集於木必啄粟今夫家乃棄絕之曰無居吾家無食吾粟如禁黃鳥無集木無啄粟豈理也哉故婦人不得已而曰言旋言歸吾將以告我邦之親族此復如有復於王者之復是有歸宗之意矣言語助也旋還也此婦他邦之女也不曰父母而曰諸父蓋旣寡又無父也是詩初無怨王之意而毛詩序曰刺宣王也言刺大悖若於詩外立論則宣王固其根本而釋詩者不當若是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就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饑饉之歲遠依婦家而見棄焉作是以絕之而毛詩序曰刺宣王豈以此細故不足爲言故必推至於王乎風俗至是誠宣王失道以致之而詩人無刺王之情序言刺王又大悖事無小大是者道非者非道是是非非孰非道者饑歲遠依婦家婦家居野所居有樗焉蔽芾釋見甘棠我以與爾婚姻之故故就爾居處相依爾不畜養我我則復歸本邦之家矣鄭箋云蓫牛蘈孔疏云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羊蹄初欲依婦家而居及其見棄則次章曰言就爾宿而已一宿不敢久處也復反其故居也陸璣疏云葍一名葍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特夫也鄘柏舟實維我特婦人不事二夫故夫有特名是時之婦家將改嫁其婦故曰爾不思舊姻而求新特爾棄禮犯義如此誠不

足以爲富亦適以爲異爾異者異乎常也怨辭之婉者也祇只職音一而記者異歟富者人之所同欲故以爲言以明其無益於事而徒爲不義也爾雅云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

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如跂斯翼云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倲亮兩翼如二霤鑰論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斯翼矣不應又以跂為鳥之跂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補音于池唐何切停水曰池前漢書引周官川曰呼池嘔夷後漢書無爲山林陂池皆徒何切集韻通作沱說文從水它聲徐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鉉盡以沱爲池不知池本爲沱也說文引詩滮池北流正作沱漢樂章泊如四海之池偏觀是耶謂揚雄羽獵賦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方朔七諫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駕鵝鷄鶩滿堂壇兮鼃黽遊乎華池劉邵趙都賦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盼大陵東結潦河索靖草書狀騏驥暴露偪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元熊對踞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雄補音于陵切左氏正義云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法皆類韻又云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韻蒸是其事也又云張叔皮論曰賓爵下革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雄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或疑張叔皮讀熊爲能著作郎王邵云古人讀熊與雄皆于陵切張叔皮用舊韻孔穎達曰案詩中無羊與正月及襄公十年衞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邵言是也楚辭九歌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漢沙麓之占陰爲陽雄以火

相乘易林謙之需曰翺翔桂林為眾鳥雄蠱之无妄曰麋鹿悲鳴思其大雄兌之節曰妻子啼痛早失其雄　爾雅釋畜云黑脣犉毛詩傳曰黃牛黑脣曰犉戢聚也詩曰載戢干戈以不用故戢聚而束藏之此謂其羊之多故其角戢聚言其盛牛耳常濕濕牛羊之腹或作訛歷之音嘗以問諸野人其言則然篇內言思皆語助也劉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齎餱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孔疏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故鄭箋云女之祭祀索則有之䴥曰薪

細曰蒸所以擊牛羊之杖牧牛以薪牧羊以蒸歟以雌以雄謂雌雄皆驅以來牛羊雌雄日聞雜羣無害惟牛夜則隔處羊矜矜兢兢以畏牧者之擊故有此矜兢之狀羊羣行於途不以杖防擊則羣而他之或崩墜岸下牧者雖不以薪蒸或麾之以肱羊亦從而畢升升登棚也箋云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夢見旐與旟歐陽曰眾維魚矣言魚之多也毛傳曰旐旟所以聚眾也箋云溱溱子孫眾多也周禮占夢獻吉夢於王此牧人之夢而大人占之者所獻吉夢也箋謂人眾相與捕魚者謂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惟粒食有餘故又取魚以為詠苟非豐年則尚懼其不飽奚暇及於漁哉毛詩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

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殆補音楚辭天問殆與止叶又九章殆與恃叶史記龜筴傳殆與起叶易林睽之益殆與祉叶小畜之大

有殆與菌叶然則宜地里切補音養里切失毋矣膴音武屆音戒補音居氣切古作塈何晏景福殿賦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峨峨嶫嶫罔識所屆（按原本識訛作試）木華海賦鷁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劉邵趙都賦聲曜紛紜澤浸宇內元正三朝莫不來屆王粲浮海賦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章亥所不及盧敖所不屆閼苦穴反說文以癸得聲補音眭桂切止也補音誦疾容切宋玉九辯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

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徐貌讀畜許六反補音萬邦卜工切說文以丰得聲釋名邦丰也封有功於是也韋孟詩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按原本赧誤作郝）寶絕在邦劉向九嘆聲哀哀而懷高丘兮思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曀而道壅曹植責躬詩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君臨萬邦晉石舉歌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又大預舞歌羣生屬命奄有庶邦愼徽五典元教遐通孔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魏覬西嶽碑詞赫赫在上以畜萬邦維嶽降神寶生辟公　毛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言刺大悖釋文節在切反知其本截字也今京語謂截爲節比云節者記其音失其本字歟石削直如斬截師尹居高位民具瞻似之孝經嘗引此毛傳曰赫赫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據此則與乎洪範之師尹惟日矣然觀孝經之意則殆非謂尹氏其師表尹正之通稱歟既曰不敢戲談宜未敢遽指尹氏後雖言尹氏又隱其惡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今乃民憂心如惔燔畏爾威虐不敢戲談民心憂苦恐畏至於此極則國之形雖未滅其實已絕滅斬絕也卒盡也國以民爲固民心離則國從之亡矣故曰國既卒斬矣師尹何爲而不監察之乎用猶爲也蘇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均平如一無不猗猗其長也毛傳曰實滿猗長也鄭箋云責三公不如山之爲也毛傳曰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今又重以疫病孔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非文異義同也今京語荐音薦音是字非亦猶截音節也

呼尹氏大師而責之曰爾不均平曾不如山謂何也謂談也有何說也又天災荐臻連年瘥病人死喪國擾亂大多民憂苦怨讟無一言之善而師尹方憯虐略不懲創嗟乎奈何爾雅雖曰憯曾也而爾雅差謬良多不可盡信尹氏爲大師是周根本之地氏本也職當秉國之均平綱維四方毗輔天子使民不迷今乃不然詩人於是不復云云唯呼天曰昊天不弔愍我如此然亦不宜盡空我民人之眾謂民死於饑饉瘥病憂苦餘不死者又其心咸離則雖謂之盡空其

師眾可也乃敘尹氏之罪曰弗躬弗親一切荒怠自古聖賢咸詢眾庶尹又不信庶民之言其賢其能上之人當求而用之不當待其求也今弗問弗察則弗獲仕進敗喪廉恥往往有君子嘗諭以某賢某能奚不任用而尹氏曰彼未嘗致問於我故不及用之耳此衰世秉政者之常談而詩人謂之欺罔君子尹氏欺罔文過飾非者多矣詩人終不棄絕戒而誨之曰勿罔君子當更平夷其心已前日之所爲已止也式更也小人用心雖不平而自謂已平故詩人更使之平夷小人自謂止不爲不善故今更勸之止又曰無爲小人至於危殆不惟危其國亦危其身瑣小姻亞則無厚仕釋親云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亞次也釋訓云瑣瑣小也毛傳曰膴厚也以正而論用人必以賢能不問親疏苟非賢能雖親戚不用此詩人知尹氏必不能盡遵正道姑寬爲之說曰姻婭之小小者無與膴仕則仕任之不膴厚者亦或可也其非瑣瑣者亦姑勿問是寬爲之說也釋言雖曰傭均也訩訟也而不可以釋昊天不

傭降此鞠訩爾雅非周公孔子之書先儒不審攷竟相推崇據子夏初哉首基之問則知其爲古書然古書豈一一皆聖人作謂愷悌發也憯曾也基經也設也振古也務侮也峨峨祭也每有雖也差謬若此奚可殫數釋文鞠作鞫然皆有窮義革雖柔而固足以止物匊亦所以止物物至於止則窮矣故世言以鞠爲窮庸常也昊天不循平常而忽降此窮極之凶訩凶也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天不惠順降此大災戾大抵人窮則呼天若歸怨而實非怨天也屈至

也閔息也禍亂皆小人致之君子如至則民心息矣癸矣或未能專用君子如平夷用之不偏用小人則民之惡怒亦遠矣違遠也鄭箋謂式月斯生言日月益甚也毛傳曰病酒曰酲詩人曰誰秉國之成乎成猶政也豈不知秉成之人言雖不指怨則深歸王不自爲政使尹爲政卒勞百姓國事如此賢者宜去我駕四牡欲有所之服馬頸項領正當衡下衡有兩軛正叉兩服之頸兩驂雁行咸驤首見項頸焉於是思所之之國而四方政醜德齊莫能相尙猶幽王尹氏

也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言無所可往也方爾盛其惡則視相爾矛欲相殺傷矣及既夷平悅懌則歡然如賓主相醻酢矣喜怒不常如此故賢者思遯下文曰以究王訩則此章謂王欺昊天不平常而乃降亂國危有狀故我王亦不安寧然不自懲創其心反怨正人蓋小人於是歸罪於正人而王信之故王亦怨正人覆反也言不怨小人而反怨正人孔疏云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爲寺人孟子亦此類也究言王之凶德式敬也敬化爾心以畜養萬邦訛者化而改也本心善則可以訛矣今王有凶德故欲訛其心使化其舊也孔疏云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行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

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補音局訖力切曲也集韻局訖力切字或作跼說文挶戟持也从手局聲鳲鳩詩以挶為拮毛氏訓拮為撠開元五經文字挶亦作撠挶皆當音戟厲補音力蘖切禮記男鞶革注云鞶革即鞶裂詩云垂帶如厲釋文音列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傳作烈山劉邵趙都賦漂厲與汨越叶左思蜀都賦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又厲與節叶顏延年馬賦厲與悅叶意

乙力切秦之罘刻石經緯天下永為法式宇縣之中承順帝意周易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楚辭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劉向九嘆意與側叶賈誼鵩鳥賦意與息叶顏師古讀炤中庸作昭毛詩作炤陸德明音灼椓陟角反

補音都木切集韻椓都木切字從手此詩當從手哿哥我反

毛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言刺大悖正月正陽之月舜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大史謂此正月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純陽用事毛傳亦曰此夏四月而有繁霜陰陽乖亂為災異也民之訛言如曰時日害喪曰天曷不降威之類非平常之言乃差訛之言孔甚將大也獨我憂心凡民嗤嗤固不能深憂危國之君臣尤不知所憂憂則不危矣故惟我獨憂京京如京之大且根固不移歟抑兢兢之訛歟我憂如鼠病伏穴中人所不知痒病也痒雖在外而使人不寧殊為擾害此憂禍非賢者所致乃彼昏君小人自致之故比於痒在外毛傳曰癙病也王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疾痛呼父

母而傷己適丁是時也鄭箋云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父母生我豈欲使我憂病俾使也亂世君子退伏小人肆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皆出自小人之口唯其意所欲言則言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小人不知君子之心反見笑侮以爲腐儒癡騃可發笑笑則玩侮從之矣朱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獲亦以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辜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烏飛不

知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曰烏之爲物唯能食已則止其屋中林林中也爾雅云維侯也蘇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民力在危殆之中視天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有皇上帝憎誰耶憎善人耶憎惡人也則惡人終於禍敗矣謂山卑耶而其爲岡爲陵則亦不可言卑矣民雖卑賤若不足道而其訛言或曰時日曷喪或曰天曷不

降威舉國之人皆有是言則亦不可得而盡殺民亦將叛亦不可得而殺至是民亦不可謂之卑賤矣亦可畏矣與能莫之懲耶召彼故老稍知懼矣而訊之占夢而不及政事也朝廷之間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臣皆自謂聖雖至愚者則然既昏愚如此安能知孰賢孰否孰是孰非毛傳曰局曲孔疏曰曲者曲身也毛傳曰蹐累足也脊理也蜴螈釋魚云蠑螈蜥蜴蝘蜓守宮也遭亂禍謂天雖高不敢不曲局地雖厚不敢不蹐足家語曰孔子讀詩至正月六章惕

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此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朱曰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俗言蝘蜓傷人藥所不治大坡不平曰阪阪田即今之山田夫田在隰則平矣今乃在坡陂與衆不齊等則災矣今也

有菀其特獨其無朋風雨之所搖扤如不我克必摧必死特如獨立無朋之君子其搖扤危殆似之及乎國勢危亡之狀既著昏君亂臣不無微恐既召故老謀之勢急不得已而求賢既求我則如恐不得我不容避逃執我如仇敵然亦無禮矣雖急求如此而亦不我力終於縱弛者小人終慮君子之至非其同類懼非己利也毛傳曰厲惡也宣王之時庶乎正矣今則厲矣如火燎方揚熾寧或有滅之者乎幽王惑褒女以爲后自此大亂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周爲天下

之所宗故曰宗周釋文曰滅齊人語也猶滅之也如前章所序可謂長慮永懷矣然猶有未終之意今終其永懷又有窘焉如又窘於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雨中行車已有陷濘之憂況又棄輔其隤壞爾載也必矣及隤爾載乃求諸伯長老成以助予乎無及矣輔喻賢者伯者老成長伯之賢稱王室雖亂羣小得志而其間猶有賢輔亦或賴扶持之力今又棄之矣故此章云孔疏曰今人縛杖於輻防輔車也鄭隱公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隤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隤幣焉服虔曰隤輸也是訓輸爲隤壞之義箋曰輸墮也疏云子路將墮三都是也毛傳曰員益也疏曰益之於爾之輪輻箋曰僕將車者也屢顧爾僕者又以喻知人之難雖已知其賢亦未可悉以聽其所爲又當屢察之察其所備察其所安屢察不止於一察察其果賢果勝任則不隤厥載矣終踰絕險喻終濟大難矣今乃曾不以是爲意乎君子潛隱退遯如魚在池沼亦非樂於窮隱也世亂不得不潛伏也然賢德外著自不能掩其昭亦甚爲孔甚

也此非詩人自謂謂他人之賢者也此賢者憂心慘慘憂念國之爲虐禍將至也箋云彼尹氏大師也彼小人也彼有旨酒嘉殽惟與其鄰友親洽燕樂其昏姻則尤甚也云語助也念我獨憂心慇慇爾毛傳曰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哿可也佌者此人之謂歟此人有屋謂小人之徒歟言其徒與第建宅者不一也蔌者如蔬蔌之多歟其下爲咸有穀之可食矣言飽食者則不勝其多矣皆謂羣小徒屬也至民今則無祿食言祿則食在其中矣詩人失祿故曰無祿而亦幷

言凡民不止于言己衆民如草木方長夭夭而有以椓害之小人所施皆暴虐剥割富人羅此猶之可也其惸獨之人何以堪之故哀之上天字似夭故毛詩作天字微訛爾今讀如桃之夭夭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是詩蓋深怨皇天之遷邑傷王室無政羣小用事因日食川沸山崩之變而作也而毛詩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言刺悖又失詩人本情孔疏云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

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凡是平子太史之說皆非也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則凡食皆災也彼平子太史之說皆起於歷家之好諛其君者隨事旋爲之說以釋君變一行至精於曆亦謂關於君德有算所不及孔甚也醜惡也日月食則光微月臣道日君道日有食之則君道大失天地人同此一氣氣感災見日月不行其所常行而有異又曰月食則維其常者較之日食災甚則以月食猶爲常而非甚醜也日食君失其道

則國失其政民失其所故云亦孔之哀唯不用賢良而用小人故四國無政四國猶言四方王者統四方小人在上政不行於四國故四國皆無政臧善也何若是之不臧也毛傳曰震雷也山頂曰冢朱曰令善也崒者崩陷之甚也鄭箋謂崒崔嵬未妥文勢不然康成不善屬文故云今之人謂今用事之人哀以告曰胡爲深憯而不少懲也爾雅釋憯曰曾蓋爾雅之失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云皇父家仲伯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王氏曰變異所生以用七子

故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曰煽言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未變徙也家伯雖爲冢宰而次司徒之下者權居其次也亂世私意盛肆不由官常此章惟以權寵次第爲序孔疏謂有不次者便文取韻也其說未爲深允皇父權寵最盛番次之家伯次之仲允聚子蹶楀又次之師氏其職尊矣而居趣馬之次則以權寵敘可覩矣膳夫趣馬親近內史職掌尤要切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朱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朱說容或

有之然權勢不在職抑猶又也皇父豈曰我所爲不是乎時是也胡爲作我以遷於向以有車馬之故或作我以役於向不先就我謀遂徹我牆屋以遷或闕民居以廣宮室致我不獲治田下者卒汙高者卒萊乃曰予不戕敗女王建都邑有所遷役有所治闕禮則然矣王氏曰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孔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曰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有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

毛傳曰亶信也侯維也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憖與也今鄉俗亦云不憖我留一家俾守衛我王宛然鄉談無毫髮差春秋傳曰旻天不憖亦謂與也傳又曰兩軍之士皆未憖或曰傷也方言云憖傷也楚潁之間曰憖其鄉音同而意異歟說文曰憖問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甘也廣韻云憖且也蓋老者族盛多藏富厚故取以爲三事無留者又擇有車馬者徙居於向以富其邑皇父勢力足以徙之不恤人心之不樂也蘇曰無罪猶且見讒敢告勞

乎此下民之災孽匪降自天皆人所爲也民不敢面憎而背憎噂噂沓沓相惡甚復深切也職猶俗語之只也只由小人競致此災孽爾孽小非一人故有競致之狀凡經典語助之職同毛傳曰痗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且則又其病矣四方猶有饒餘我獨居憂民雖病而愈者疏者不以爲意不懮深憂故亦可以言逸我獨不敢休暇今天命既閉塞不通徹我終不敢傚我友不憂國而自逸毛傳曰親屬之臣不能自已陳氏曰不然

則不應不去也前漢谷永云昔襃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注云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豔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然周語言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史記亦云與此詩百川沸騰符合周語又云幽王時岐山崩又與此詩合史記言幽王嬖襃姒毛傳亦曰幽王惑襃姒而以爲后衞宏作序亦云獨鄭箋依魯詩殊爲好異今不從魯詩之所以終於不行亦以有此類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痡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痡音鋪韓詩作痛毛詩作鋪補音出尺遂切徐鍇說文繫傳云出又音吹去聲故詩曰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歷考諸本斯本爲善而韓毛之序咸謂幽王詩未安蓋拘於刺也是詩曰周宗既滅又曰謂爾遷于王都則平王時事也先儒作序不可盡信序意與同或得或失關雎或以爲刺十月之交或以爲厲王豈可據信歟後小弁巧言巷伯四月等篇宛然幽王之

詩先儒拘於刺故不敢言平王鄭人淸風不可以其次豈諸儒末之知蓋雷同不察忽焉昏忘乃人之常情以序病詩以末病本不可毛序又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攷本詩何嘗有此意因首章脫簡妄鑿斯說殊爲不可衰亂之世陰陽乖戾雨則淫雨晴則久旱浩浩廣大無際也昊天其以浩浩爲首歟昊字日在天上光明皓白明白而皓皓歟天有日月星辰雲漢之文故曰昊天歟蒼天言其色上天言其高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

天冬爲上天爲義未安爾雅多差謬不可盡信駿善也謂天不善其德旣降喪亂之禍又降饑饉之禍以斬伐四國困窮怨天人之常言而心實不敢怨故曰不畏于天則不怨天之實著矣又更其辭呼旻天而怨之曰急疾其威弗思慮弗圖謀旣棄彼有罪舍棄也殆謂殺幽王驪山下掠褒姒往往羣小幷罹其禍是謂旣伏其辜辜罪也若此無罪無辜之人乃又俱淪胥以痡胥相也痡病也淪沈沒也怨天降饑饉及無辜周宗旣滅蕩然無所止戾戾至也正大夫上大

夫也卽卿也君死國亂蕩析羣臣離居所居遷於朝故莫知我勩勞詩人忠勤之臣也平王新立大臣苟且怠惰莫肯夙夜孜孜三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三事此言三事大夫則兼言中下大夫矣王辱臣死今幽王死而三事大夫如故則知其不能死節宜其莫肯夙夜勤勞邦君諸侯當王國之大難宜卽朝覲有朝朝夕朝之禮今乃莫肯朝夕不匡輔王室幽王旣殂禍變旣極庶曰今式臧矣臧善也意謂今將善矣乃反出爲惡覆反也往往諸侯反乘亂侵周如

鄭取溫麥取成周禾之類如何昊天不伸正法伸信也辟法也言助也法辟不伸言亂者肆橫天不降禍以法治之如彼行邁靡所至止臻至也言蕩然無所止極詩人於是勉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爲不相畏如此不畏於天乎不畏天之福善禍淫乎不肯夙夜不肯朝夕覆出爲惡皆不相畏也不畏王朝也所謂凡百君子非君子也姑曰君子也果君子也胡敢不相畏胡敢不畏天莫肯夙夜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莫肯朝夕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至於反出爲惡尤其無

所忌畏兵戎成而不退其謂申侯西夷犬戎勢益張平王度不可支故謀東遷歟饑成不遂者降喪饑饉無食以遂人之欲也暬親狎也說文云狎習也親狎侍衛之人猶慘慘日饑瘁而況於他乎喪亂饑饉如此凡百君子又莫肯訊問詢謀聽人之言則當有以答之無拒絕其有譖言則當退之無答柰何凡百君子不肯若是也哀哉我本不能言者不欲言也今茲有言非但事口舌而已維我躬憂悴故不得已有言於是又曰能言則可矣哿可也至於小人之巧言如水流瀰瀰無窮惟欲俾躬自取於休美而已不復更恤他人維曰仕宦而國事甚急且危殆孔甚也棘急也然則豈可任非其人是時任使多非其人若有曰斯人不可使則得罪於天子朝多小人天子聽其言而使斯人若順旨而從之亦云可使則朋友將怨我罪我之還道世久衰亂無人材可使謂稍稍可其輔王室者曰爾遷王都乎乃曰予未有室家如洛邑新邑百官居室未備思慮如鼠戀穴泣血甚小甚陋勢不可已故憂泣無有一言而不疾痛者詩人於是析

之曰昔爾去朝出居於外又誰從作爾室耶亦爾自爲之也詩人蓋輔平王東遷者也平王東遷雖未能復興王道而是詩大體則無邪也故孔取焉

慈湖詩傳卷十二

慈湖詩傳卷十三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三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云此固衛近柔懦之士所執常渝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爲亦無所懾但聖智雖不懾亦無漫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鑰論曰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富補音所引唯易林坤之萃福優重職樂且日富而遂音偪下文又夷益切唯曰叶韻別無證未安富或有二音或易林字訛不可知也負補音補記天子負

斧依注依之言倍也史記正義負命毀俗庶士負祿皆讀如倍塡韓詩作疹音軫岸韓詩作犴毛詩作犴毛詩音岸　毛傳曰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斑鳩也毛傳曰鳴鳩鶻鵃戾至也蘇曰翰羽也爾雅釋鳥云鶌鳩鶻鵃疏曰春秋左傳杜注云鶻鳩鶻鵃也舍人曰鶌鳩一名鶻鵃今之斑鳩孫炎曰鶻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靑黑色多聲按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殆非也斑鳩稍大聲鶌鳩鶻鵃者俗謂之婆餅焦形小如雀靑黑色

多聲若鵲巢之鳩亦名鳲鳩其聲鵠鵴斑鳩之音如布穀音渾濁斑鳩有二種一種惟頸項斑一種并羽皆斑二種皆止而後鳴鶻鵰亦止而鳴惟鳲鳩多飛而鳴又身小應宛彼及翰飛之義則此詩鳴鳩謂鳲鳩也餘釋見鵲巢夫以宛然之鳴鳩其翰飛尙能戾天豈王者而反不如之詩人之心憂傷傷時王之荒怠故念昔先人謂先王即下文有懷二人其文王武王歟憂傷懷念不寐至於明發將旦而天發明也毛傳曰齊正克勝也齊聖飲酒溫和不肆縱能勝酒不爲酒所困彼昏昏不知壹醉則日益甚而不止故詩人戒之曰各敬爾儀以君臣俱荒醉故言各天命一去將不復至故曰不又欲其知懼也毛傳曰中原原中也菽藿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爾雅釋蟲與毛傳同郭璞云蒲盧即細腰蠭俗呼蠮螉也俗謂螟蛉爲桑蟃亦曰娀女邢昺釋曰說文云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陸璣云螟蛉者桑土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蟲也似蠭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

化爲其子揚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孔疏曰菽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此經傳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蓋以菽實有主庶民不得而采惟其葉則非所愛故庶民皆得采之此喻天命無常有德者皆可得之王作民父母故民有子喻王肅亦云螟蛉有子蜾蠃得以負而去鄭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天命之去就率因民心之去就故又取螟蛉蜾蠃之喻明我雖有民若不能自撫則彼有德能撫之者民心從彼戴彼矣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故古語多以民爲子題本題字訛而爲題題視也故毛傳鄭箋云題視也脊令旣飛且鳴勤動不止我當日邁月征早興遲寐勤勞政治無忝辱所生蓋以時王昏醉而主諷諫也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郭璞云俗呼青雀嘴曲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淮南子曰鳥不食脂桑扈不食粟蘇黃門古史序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交交謂交錯而並行歟

率循也樓尙書云此章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塡寡宜乎陷於岸獄也釋文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此事甚易見試掘粟以卜之謂掘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按樓鑰集引此解云鳥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喩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用乏而觀於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又云民勞苦掘粟出卜問何自能而穀善耶鑰論云此章言貴賤皆同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脂靑色然其云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鳭鶉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

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脂爲盜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塡寡宜乎陷於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爲卜筮之卜則益差矣今本與所引小異當時從樓說刪定）簡謂塡長也正眞之士多孤立寡特思古溫溫恭人如集于木不敢放肆惟恐墮失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谷深者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恐懼謹戒如此則必不荒飲亂政矣毛詩序

謂是詩刺幽王也鄭云刺厲王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尙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墐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踧徒歷反者非當子六反惄乃歷反擣補音當口切今言傾倒之猶謂之斗古之遺音也倒梓補音引張衡南都賦梓與里叶潘尼贈陸機詩梓與紀叶然則宜即理切而補音獎理切未安補音毋滿罪切荀卿賦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縫裏辭或擬此屬音燭在補音易林坤之兌在與起叶鼎之睽在

與禮叶大過之頤在與晉叶晉之蹇在與紀叶楚辭離騷在與理叶天問在與予叶又在與趾死子叶然則音蕎而補音此禮切未安失母矣先蘇蕎反補音思晉切先後也楚辭九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招魂鄭衞妖玩來雜陳激楚之結獨秀先韓愈祭兄文奈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古先平則斯人切去則思晉切墐音覲予音與佗音他　毛傳曰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孔疏云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

彼柳斯然爾雅釋鳥云鸒斯鵯鶋揚子雲劉孝標皆曰鸒斯郭璞云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音匹爾雅云小而腹下白而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字林皆云楚烏毛傳曰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旁博詢野人云烏頸腹白者亦反哺暮而羣歸不勝其多焉鸒得所傷已見放逐而不得歸又不獲侍養不得如鸒之反哺歟穀善也今俗語云平善安樂于語助罹罹憂禍也呼天曰我何辜乎我罪爲何而遭放逐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云言也不敢言父母之過今俗云說甚莫得甚莫即如何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而毛詩序曰太子之傳作焉審如序云則傳述太子之情也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蓋太子放逐所由之道見荒蕪而益感傷也接武謂之踧足相次也亦猶叔次伯之義也周之盛時德政所及諸侯朝覲者多商旅出於其途者多人物蕃庶道途往來稠密如接武而行踧踧然故道途蕩蕩草不植焉今上無德

政諸侯不朝民罹憂苦往來稀寡故鞫爲茂草鞫養也訛而爲鞫歟惄者憂鬱不伸之意方言甚詳惄有不伸之義憂之甚有如擣衣之狀假寐者閉目休視聊以寧神實非眞寐假寐之中忽焉長嘆王氏曰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劉曰因憂驟老疢者病時作熱憂甚者心火失所故復作浮熱心火上炎攻頭故首亦不寧如有疾也朱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毛傳曰父母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況父母之身乎無瞻而不在父無依而不在母也父尊言

瞻母親言依離麗也譬之外不屬於毛內不屬於裏而無所容身言放逐情苦毛傳曰辰時也鄭箋謂六物之吉凶孔疏曰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歲星之神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週時四時也日謂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然今俗以人生之歲月日辰推吉凶有所謂五星及餘星亦多驗又不止於二十八宿曰我辰安在而羅凶至是乎毛傳曰蜩蟬也漼深貌淠淠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孔疏曰斯辭也箋云雊雉鳴也釋木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如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尩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鹿之奔猶或伎立少休而我放逐在途不得少休也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而我獨不得有室家之樂也壞木內疾外枝枯落傷己放逐單獨如彼無枝之壞木我心憂如此寧無知之幽王當亦知之知之則何不

見念耶詩情在此也王氏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逃避劉曰人哀其窮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毛傳曰墐路冢也箋云行道也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君子謂幽王也王之執心乃忍之乎彼本情不親者尚不忍之我父子至親而王忍之隕隊也箋云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也孔疏言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卽用之如人以酒相醻得卽飲之幽王不惠愛太子聞讒言不復舒徐究窮卽信之掎牽一腳也說文偏引也今伐木或大則先去偏枝如將廢申后先放太子不必如毛傳改從倚義毛傳曰析薪者必隨其理亦非廣韻曰杝離也釋文勑氏反離析毋子如薪杝而析之矣孔疏曰佗謂他人也言舍有罪以上皆怨之之辭也既有怨言又懼轉而上聞於王將重獲罪故卒章有恐懼之意曰莫高者匪山乎人得而登之莫深者匪泉乎人亦得而入之今此怨辭外人雖不得而知懼其終知也亦猶山雖高人終得而登之泉雖深人終得入之君子無敢易出其言他人

之耳屬于垣今人謂之牆壁有耳即是意也非謂實有耳屬垣也謂室中之言他日無人不知之故取此諭也王氏曰無遊我梁無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補音威畏同天威棐忱今作畏禮記引書德威惟畏今尙書作畏泰本作大長直張反補音盟謨郎切史記叙傳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又

曰不背何盟桓公以昌易林解之益蕡池要盟越國以昌恆之蠱盟與梁叶觀之泰盟與強叶餤音談萋燚字之訛階補音班固幽通賦懿前哲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哀孤睽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顏師古曰濟合韻子齊切揚雄冀州牧箴六國奮矯乃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班固西都賦階與迷叶曹植應詔詩階與隈叶皇甫謐釋勸階與頹叶潘尼乘輿賦箴階與恢叶階居奚切簡疑音奚　且語助毛傳曰憮大也歐陽曰慎謹愼也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也泰憮者太大也承上降亂降威之意也今人言語亦如此者僭差也亂之初生其始差失之意既渾涵於其中猶向背未明喜怒未著及亂之又生則君子確信其讒矣此君子謂王凡君子如怒怒則足以止亂如喜喜亦足以止亂此泛言君子君子怒當其罪故沮亂喜則施福祉必當其功賢能進而小人退故亦已亂遄速也君子一怒一喜庶乎速止亂今也雖有所怒以怒不當罪而反怒其賢故亂不沮雖有所祉祉不當

功而反及小人故亂不已詩情在是也怨而不露故云政亂言語不足以取信於人故屢盟屢盟適足以長亂讒人卽盜賊之行也故徑言君子信盜是以亂益暴盜言甚甘深入王心亂是以益焱熾餤者焱之訛歟小人爲亂如此靖共之德則無而徒爲王窮極之禍耳卭者窮之音而字訛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言此者有懼其將爲墟之意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廣大也言此者明今無之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者王之心讒人之心萬民之心四方之心予皆知之知民心必離四方必叛彼讒者如狡兔亦將遇犬而獲之禍且至矣毛傳曰毚兔狡兔也荏染柔意也賢者居衰亂之朝爲羣小所陵壓賢者謹畏不敢與抗如柔木荏染王宜愛護使得樹立讒者之讒譖賢者必於往來行言微致其巧使人主不覺其譖故詩人言其情然覬王心勿聽曰焉足數之也彼讒者蛇蛇舒徐必爲大言碩大也大言無實也其巧如簧能使聽者喜小人雖口爲讒而其中心之愧亦形見於顏色色之厚矣詩人又啓王以察奸之狀箋云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釋水云（按原本三字脫）水草交爲湄蘇曰時有是人也拳者有威力人爲所畏服之謂卽後世所謂攬權之意俗曰權柄曰權勢蓋古者以拳字寓此意後世轉用權字此章又數讒言無一可取之狀曰既無權又無勇職足以爲亂階而已職猶只也釋訓云既微且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郭璞云骭腳脛也瘍瘡也曰微曰尰又指其可憎可笑之病此疾賤者多有之士大夫罕有戲侮之曰既微且尰矣縱爾有勇亦何足道爾之所謂謀猶又將多耶爾所居徒衆幾何言無幾寡弱歷數無一可取可笑可侮之狀蓋無非言其不足道獨王信之耳毛詩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大夫於王何得言刺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舍補音商居切息也說文郤从邑舍聲又曰余語之舒也舍省聲公羊傳書舍君左氏穀梁傳皆作荼音舒自舒而摯又有傷遇切一音史記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屈原離騷經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余

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東方朔七諫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司馬相如上林賦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遊往來宮宿館舍揚之水詩序毛氏作屯戍韓氏作屯舍　朱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鄭箋云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孔疏曰其心孔艱甚難知也朱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心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云云以構我禍也明矣毛詩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按樓鑰云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偏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考）詩人於暴情疏非所怨也怨斯人與己情本甚親今乃與暴相從而譖己是深可憾者累章情狀甚著毛傳亦未嘗有一語言蘇公刺暴公及序始云云漢史謂衛宏作毛詩序益驗甚矣學者觀書鹵莽

千載通患前屢指宏非此詩既非刺暴公則作者亦未必果蘇公二人相從而行其一暴也其一則所謂彼何人斯者也王所聽信惟此二人二人之中必有一人先發譖我二人和同必相唱和此曰誰為我此禍蓋言其先發者也時已遭譖讀故曰禍胡逝我魚梁而不入慰唁我乎殆斯人之為我此禍也斯人於我始者不如今始於我甚厚今則頓薄鬬今謂我不可可猶是也云我非是也云我不合道理也大抵小人中心為奸利而其言未嘗不依傍正理即此云不

我可之謂也釋宮云堂途謂之陳郭璞云堂下至門徑也彼何人斯胡為近逝我陳我既聞其音聲乃不見其身不見其身者不來見我我不見其身故也豈有近至於陳聞其聲而不入見我者乎其特示相疏外特致其侮也明矣夫其至相親愛者今乃至是縱爾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乎為其飄風偷其過門之疾也胡不自我所居之北胡不自我所居之南乃必過我門之我魚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祇攪我心蓋以平時過門必入見今則累累不入見況譖於王而加

譖於我凡行有二平則安行有故則亟行謂爾安行耶亦不遑舍止而徑過我門而不入謂爾亟行耶而又遑脂爾車遑暇也於以驗斯人實譖我其心中有物故發見於外者情狀若此屢過我門不入見我中閒嘗一來云何其目視之盱定不動也方言黸瞳之子曰盱或謂之揚蓋黸瞳之子每揚動故名然則盱者目睛多動也其心中不安故目睛亦不安而多動其愧心形見於盱倘爾還而入見我則我心漸釋而平易還而不入則否矣否者不然之辭不順之辭其

心難知矣言其奸深昨者壹來徒使我極其敬而已矣不敢通情也祇者敬之極毛傳曰土曰壎竹曰篪孔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爾注云壎六孔燒土為之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小者如雞子六孔篪以竹為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我與爾如伯氏吹壎仲氏吹篪音聲相應和貫串如索之貫情如兄弟伯仲爾豈誠不知我也今乃相譖如不知我心者孔疏曰若實不譖則當如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

此事毛傳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蜮短狐也反側不正直也孔疏云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為鬼為蜮其體隱藏則不可得見今汝則靦然於面目之間情狀甚著視人罔極謂目視情深無底也作此好歌以究極斯人反覆傾側之狀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

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補音翩翩紕芊切漢書序傳魏其翩翩好節慕聲晉載記京師歌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愁殺人陸機大暮賦庭樹兮華落墓草兮根陳松柏兮鬱鬱飛烏兮翩翩（按原本四句脫）幡補音芬邅切猶翩翩也孫綽天台山賦泯色空以合跡忽卽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按原本一無誤作無一）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說文作幡蟠叶韻亦當作此讀案字以番得聲者皆與先爲韻翻芬邅切張衡西京賦建戲車樹修旃侲僮逞材上下翩翻魏文寡婦賦小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蕃分愆切張衡南都賦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傳玄詩顯顯兆民蠢

蠢黎蕃率土克庭萬國奉蕃藩兮愆切揚雄甘泉賦雷鬱伊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塗而下顛晉陽后文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枝菴藹四海蔭焉以至播尼贈陸機詩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寸晷爲寶豈無璵璠芬邅反左思太沖魏都賦琴高沈水而不滞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讀燔汾乾切曹植名都篇歸來燕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鰕魚炮鼈炙熊蹯讀蹯汾乾切陸雲寒蟬賦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而龍蟠彰信義於嚴時稟清誠乎自然讀燔頻眠切此音今皆不復見矣　毛傳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陸璣云貝水介蟲其文彩之異甚衆鄭箋云喩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蘇曰哆侈皆張也陳曰南箕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誰適與謀者謂非果有人與之謀人之常言訝人之巧計則曰誰與之謀而至此也緝緝者讒人細密縷續使人不覺其譖翩翩者或往或來

片語剮言而過旁映譖惑使人不覺其讒皆謀欲譖人也雖然亦有患焉王氏曰不愼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捷捷者讒言敏捷也幡幡者隨風翻覆巧譖順適人意反覆不定之狀如此（按樓鑰云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於何時也當考）王豈不受然天下之理出乎爾者反乎爾爾譖言既行之後他人亦將譖汝將遷移其禍於女驕人讒人得志故好好勞人被讒者惟任勞苦之事草草亂擾之狀呼天曰顧天視驕人之所爲意欲天禍之

矜此勞人覬蒙天之祐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再言譖人之巧也畀與也說文豺狼屬狗聲或作犲投抛擲而棄之也豺虎不食者甚言讒人之可惡雖豺虎食人猶惡之不食也毛傳曰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既有北不受而無所歸則曰投畀于昊天乎惡之極無可奈何天下人情人事之極未嘗不歸之天毛傳曰楊園園名畝邱邱名釋邱云如畝畝邱其低平長狹如邱歟猗者猗字之訛歟抑依之音而字非歟楊園之道猗乎畝邱寺人孟子之所居也寺人孟子所以敢公然自出其名者寺人親近於王雖被讒其禍未至於不可言歟周禮周官之屬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本詩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者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主宮內者皆奄人巷內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注疏者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是說太迂曲陳氏曰巷伯

寺人之長巷伯卽寺人先儒所以不敢以寺人爲巷伯者以周禮天官之屬奄宦小臣爲長寺人內豎皆其次者故不敢以爲伯自古拘儒牽胥此蔽內小宦固奄宦之長就寺人之中又自有寺人之長長者亦可稱伯又況伯者特長者也常稱亦不必拘其職之果長非長也寺人掌王正內而稱巷伯者何也得非寺人所常居者在巷閭召呼則入而聽命行事歟毛傳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孟子詩情惟惡讒者並無怨王之意而衞宏作序誣之

曰刺幽王也小戴記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穨音予隤女切糾繆正俗讀如與　谷風釋已見邶之谷風風與雨俱又習習而和人之相與和洽者似之是詩之情謂憂患將至將恐將懼則維吾與女其和洽如此至於將安將樂則女心轉改而棄予釋天云焚輪謂之頹諸儒謂暴風從上降下曰頹頹下也然俚俗以頹曰無頭風言其不知所自來多見野外忽然而興衮衮如輪衮塵上奮亦如焚此厲氣所發野人遇此或罵之非上而下也字從禿亦無頭之謂歟大抵詩本旨率於初章見之後章更韻或別起義㝵章言頹謂其見棄之時暴烈遽如此將恐將懼如置予於懷中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棄予如人遺忘物不復措意矣維山崔嵬有巖險可畏之狀至於寒氣暴烈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其中見棄加以暴烈之狀如之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故至於此是詩正而無邪聖人取焉衞宏不明斯道必旁推其說曰刺幽王本詩初無刺王之意宏又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此兩語雖與詩情不乖背然然亦贅矣推言風俗亦本詩所無大抵不悟正心之即道故必至於旁推外取先儒多同此蔽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惟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毛傳曰蓼蓼長大貌韓詩東山蒸在蓼薪蓼亦音六義亦同莪釋見菁菁者莪蒿釋見鹿鳴釋草蒿菣蔚牡菣菣去刃反陸璣云蔚牡蒿也郭璞曰無子者然則莪蒿蔚皆蒿而種不同覩莪之蓼蓼其茂匪莪則

蒿以其相類見莪蒿生育長茂因感念父母之生育我也亦劬勞矣此父母已終追感以勞役不得終養故哀哀不已罄盡也王氏曰瓶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瓶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鮮寡也孤獨之謂也父母亡雖已獨存謂之鮮民人子哀痛有生不如死之心此自古孝子之同心故曰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猶恃也怙義尤大出則銜無窮之憂恤入則靡所反面而告至毛傳曰鞠養也鄭氏箋云生者本其氣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孔疏曰母懷妊以養我又拊循我爾雅云鞠生也拘之急亦有拘鞠養拊者愛之至于手輕擊拍之也畜者乳食之也淮南子曰玄田爲畜今農人謂黑沙土田生禾時盛異於他田殆黑墳之義然則畜之所以得養義者此歟生養之至於長大父母長之也育亦養義而有積寖默養不覺之意愛我故顧視我復有又義謂每每顧我復亦有反覆義匍匐能行稍遠則使之復出則囑之早復日夕則使歸復父母懷抱我以出懷抱我以入曰鞠曰畜曰育義略同析而釋之則如

孝子哀念父母言之不足而重複言之欲報父母之德如昊天廣大無極不可得而報也而況於不得終養而今亡矣南山烈烈而鳴飄風發發而至至北風吹南山寒氣多暴烈或曰虐政如之然而未章律律弗弗則風少殺非烈風矣非喻虐政瓶罄罍恥已微寓其怨此孝子哀痛觸目感傷無非哀痛之辭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皆哀痛之心聲也雖叙所聞覩而哀痛之情自形見於辭氣之閒穀善也民之窮苦者多矣而猶曰莫不穀矣彼父母存則猶爲善也今俗以無禍患曰平善害曷也孟子引湯誓曰時日曷喪而尚書曰害喪則知害通爲曷曷何也今俗云曷者甚也此言何我獨罹禍之甚也則知民皆罹困苦矣我獨不得卒養父母此所以爲害也毛詩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本詩怨辭甚微而序云刺王誣矣悖矣

有饛簋飱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

疚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熟觀是詩譏王政廢貴賤無章而不禮於諸侯之使使者之屬作是詩也而衞宏作毛詩序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蓋宏考詩之未精也宏序蓋次章之意非其初意也飧者使者始至之禮有鼎飪焉以蓋蒙食曰饛簋有蓋黍稷之器捄曲貌匕所以載鼎實赤棘心也砥礪石也周道如砥之平如矢之直君子行餐飪之禮小人雖瞻視而已是謂貴賤有章乃天下平直之道今也不然諸侯之使者至王朝之禮缺焉故詩有東人之子職勞不來之譏職猶只也使者雖只勞役於往來而王朝勞來之禮缺也而又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小人反侈富僭禮君子反窮困不蒙見禮是不得其平也不得其直也是詩以使者不見禮而作因以譏王賦之重而曰大東小東杼柚其空周居西諸侯皆居東說文曰杼盛緯器也軸所以卷織者貢賦竭盛故曰其空侯國貧困至於以葛屨而履霜糾結爲屨葛屨施於暑而可以履霜乎怨辭也其所深痛者則以使而不見禮故反顧周道爲之潸然出涕毛傳曰睠反顧也言語助公子使者也佻佻行貌周行周道也釋見卷耳公子往來於道路勞苦使我心疚病是使者之屬憫公子也以見使者之屬作是詩也釋水氿泉穴出此穴出仄出也郭注曰從旁出也毛傳同負薪其行勞矣泉入浸之則薪益重負行益勞故人憚之契契者憂思著心今俗語云心放不下契契如提持不下也不寐而寤歎哀我使人畏憚道途故憚人穫刈也薪是所穫之薪謂東而薪敷薪重尚可以車而載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怨不得而息也東諸侯之子則只勞役而不蒙勞來之禮西周之人則粲粲衣服侈富而雖

容是不得其平直也舟人賤者而衣熊羆之裘私家之臣百僚備試言周之家臣試用寵愛異常而諸侯之使者獨不禮焉是不得其平直也私家而備百僚亦譏過禮而於使者之禮則不及是不得其平直也西人或當用漿而以酒不以漿其侈如此琢玉也鞙鞙然佩璲曾不以爲長而結之有所事則結佩言其常優游暇佚而東人則常勞役困窮又使至則禮物文獻黍稷稻粱之不充也維天有光監監視之亦頗有光意謂周王之昏闇又不如漢也織女經星本不

動因天運而有襄義襄上也書曰懷山襄陵謂洪水上及陵也又書云思日贊贊襄哉思贊贊而上去也今俗機織上前謂織而上也日可十餘上今夙興跂望織女星至終日則天運歷七辰故詩人取喻七襄雖則終日七上而不成報贈文章之幣箋亦云自旦至暮歷七辰因謂七襄使者之還當有報章毛傳曰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考工記車人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孔疏云甫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釋天云河鼓謂之牽牛郭璞云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今毛傳作河鼓其以三星中大旁小居天河之中故曰河鼓歟星類鼙鼓擔持搖擊之二義俱通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以牽牛河鼓爲一星與爾雅異今天文家於河鼓之下別指牽牛與李孫同亦與爾雅異若據毛傳以睆爲明星貌則河鼓明大所別指牽牛不甚明大易曰服牛乘馬者有所事也載任之車牛挽

之牽牛之星不以服箱譏饔餼車載之禮物缺也使者當有饔餼之禮甚盛今缺故也使者夙興唯覩東方啓明之星夕息唯覩西方長庚之星此外則缺然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启明启通作啓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日入明星長在庚方在西之南毛傳曰畢所以掩兔也天上畢星捄然而曲從施之於星次行列之閒而已無能掩禽爲歸禽羞獻之饌於使者也畢取畢弋之畢畢狀如叉網施其上箕東方之宿也而曰南有箕者

暑月箕星在南夜凉人所熟覩但見其在南曰箕星星以似箕得名不可以簸揚議所致米筥於使者之禮缺也毛傳曰挹𣄃也𣄃音拘箕不簸揚而出顧若翕其舌而反之譏王朝惟賦斂諸侯而已歐陽曰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譏意同上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補音予演女切曹植文帝誄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予獨補音廚玉切孺子之歌濁與足叶民歌灌夫曰潁水濁灌氏族劉向九歎濁與俗叶酈炎詩濁與祿叶成公綏嘯賦濁與木叶天補音鐵因切鱣張連反鮪于軌反淵補音一均切旱麓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弟君子遐不作人易林益之小畜曰鴻飛戾天避害於淵雖有鋒門不能危身班固東都賦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珍於淵　豳七月紀月用夏正考敘豳公時事當夏世也此四月六月秋凄凄冬烈烈亦言夏正者作歌之君子勞苦困極眞發其情用人情言夏用夏正者書之詩也大抵詩多出於常情之所習用故亦多言夏正周禮所謂正歲者亦夏正以人情習用之安有不可易者此詩謂自四月而夏至六月之終而暑往徂往也始終勞苦於炎暑之中

先祖非人乎胡寧忍予而不之怙也至於秋之月凄凄然草木俱痱病而漸黃落愁憂者覩景觸目無非愁憂爾雅釋草云卉草差誤矣爾雅差誤亦多此言百草俱痱豈獨草病而木不病乎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此謂栗與梅爲嘉草也卉者草木之總稱腓者痱之訛歟離離散也時人多離散瘼者疾病之廣莫也亂離疾苦如此於何適歸也烈烈飄風之聲也亦猶蓼莪南山烈烈飄風發發亦謂烈烈爲風聲穀善也民莫不平善我獨罹憂禍何其甚也害甚也詳

釋見蓼莪爾雅云維侯也栗梅嘉卉也廢之如殘賊明惟殘賊之人乃當廢今我非殘賊而見廢言栗梅以自況不敢明言自伐託物以喻意惟廢棄故不在朝而遠役是謂不已於行雖得罪而莫知其過尤之爲何明無罪而得罪也濁如構禍清如穀善安平相彼泉水猶清與濁雜我則日日構禍構結也純於憂禍曷云能穀更無穀善相閒雜也滔滔江漢爲南國之經紀意喻己遠役經紀南國之事滔滔有遠行勤勞不已之狀竭盡其力至於瘁病如此仕宦寧莫有我身鶉鵰也鳶鷙鳥也匪鶉匪鳶使我得爲鶉鳶則將翰飛而往戾天矣我匪鱣匪鮪使我得爲鱣鮪則將潛逃於淵矣其畏禍無所逃遁之情如此山有蕨薇隰有杞桋皆得安其所言我失所反不如之也作者自稱君子非君子不能作是詩也李曰鵰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釋曰鳶鴟郭曰布翅翱翔鱣鮪釋見碩人杞釋見四牡毛傳曰桋赤楝也釋木云桋赤楝白者楝郭璞注云赤楝樹葉細而歧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葉員而歧爲大木也衞宏作毛詩序以爲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宏此序雜然非情徒見言南國故曰下國構禍見言殘賊故曰貪殘其實辭旨不然

慈湖詩傳卷十三

慈湖詩傳卷十四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四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補音賢下珍切劉向校列子錄云字多錯誤以賢爲形荀卿成相篇曷爲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又曰堯讓賢以爲民汎愛兼德施均賦篇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已略軍識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史記敘傳莊王之賢乃復國陳又曰子產之仁紹世稱賢漢書公孫敘傳旣登爵位祿賜顧賢布衾蔬食用儉飾身何王敘傳哀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議魚羈切論也糾繆正俗或問曰今人讀議爲宜得以通否答曰詩云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故知議有宜音東方朔七諫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眞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崔駰達旨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今釋氏亦有宜音

李曰杞枸杞也左傳昭公十年有圃生之杞杜預注云世所謂枸杞者行役于外采杞而食偕偕士子則與士子偕行者不一也次章怨大夫之不均以大夫秉政役使士子不均也周官所謂卿者正大夫也然則作詩者士歟而衛宏作毛詩序曰大夫刺幽王宏考詩鹵莽率類此靡盬解見四牡不獲待養故憂父母孟子荀氏左氏皆作普天之下呂曰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瀕非也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彭彭盛貌傍傍多貌言不獨一事又旁出故曰傍傍鮮善也將壯大也嘉我未老善我方壯大旅力方剛可以經營四方詩人之意謂雖嘉我使我而不均也怨其心不愛

我也故具言不均之狀于下朱曰旅與膂同毛傳曰叫呼號召也呂曰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棲謂安止遲謂遲久言其安止無爲者久也偃臥則仰矣與息偃同重言者協韻故也左傳僖二十八年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杜注云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爲鞅掌（按樓鑰云毛氏曰鞅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煩汪韅靷鞅靽皆在馬之身維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兜在人之手掌也）議則有所辨難風者譏風也有所

譏而不切之謂風亦從容和綏之狀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疷音祈補音疷眉貧切劉氏七經小傳云博士讀疷爲邸非也疷當爲痻痻病也字誤而桑柔詩痻武巾切一音昏集韻痻與珉同亦訓病字書民與昏多互用如緡與緍皆音民恐此詩本作緍讀如珉或疷亦自有珉音補音珉莫迴切集韻正引此詩晉樂志地

郊饗神歌冥冥與景叶至傳咸賦毛傳云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讀爲平聲熲古迥反　是詩譏不明而近小人雖憂無益也而衞宏毛詩序曰大夫悔將小人非也使其果悔則明矣不止于熲則憂思爲有益矣何以曰祇自塵自疷自重鄭氏箋云大車載任之車孔疏云其車駕牛酒誥曰肇牽車牛服遠賈是詩言無近小人近小人適以累己大車載任小人之事故以比小人車大則塵多祇只也祇只職一音而記者不同其義同自塵塵汙己也

習之不明者雖深思百其憂適足自病其不明如故疷病也小人之不可近明者無疑焉不明者惑於小人之小善寸能惑而任之及其敗事誤己雖憂思在於百不出于熲之小明所見終不遠所行所任無以異於初謂之冥冥可也雝擁也塞也當作壅音雝豈古借字耶今京語謂擁爲雝聲音輕清故也箋云重猶累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於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除音余莫音暮補音暇胡故切賈誼鵩賦閒暇與故叶張衡東京賦府庫與末暇叶七辯閒暇與東素叶奧子六反補音戚子六反左氏傳作蹙釋名戚蹙也說文戚以蹙得聲集韻戚蹙皆子六切太玄清首孚于肉其志賫戚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窮困者呼天謂天必照之我之憂勞蘇曰艽野地名也毛傳曰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鄭箋云征行徂往也鄭謂以二朔始行非也至于艽野之日適當二月初吉也此二月周二月建丑之月也大寒之月寒苦之極故首章言之其始行乃日月方奧之時非二月初吉自初

往方暑至是大寒故曰載離寒暑離罹也先寒而後暑者便文也憂勞至甚故謂之毒且曰大苦共人謂周盛時在位恭敬之人我念之涕零如雨意謂使其人今在位爲政則必相好必不使我至于此極今豈不念歸畏此罪罟罟網也言其網密無所逃罪昔我往矣日月方余除者字之訛歟爾雅云四月爲余鄭箋此詩云四月爲除除字義不可施於建巳之月除其余乎萬物繁盛曰余昔往之時豈謂歲暮方還乎周禮兼用正歲正歲夏正也歲暮丑月之終乎以二月初吉至艽野二月丑月也則還之時云歲暮者丑月之中乎於正歲爲歲暮矣此詩士大夫所作故言二月用周正至言歲暮則人言習熟故云歟念我一身獨兮而我所任之事則甚庶而衆心之憂矣憚而畏焉誠無小暇此心睠睠反顧昔之共人豈不懷歸皆追言在道未還之時奧暖也建巳之月時也昔往之時政事雖已蹙急猶未至於甚豈謂其還而政事愈蹙急乎況歲暮又有采蕭穫菽之勞心之憂矣念自詒伊戚也詒遺也蓋悔其仕於亂國而不能去乃

自取此憂戚也念彼共人必不肯仕於亂國故興言出宿興起也言語助也於是勇作于中而決其去而出宿焉豈不懷歸舊廬旣成反覆旣已去國而復焉反覆可笑可鄙亦且獲罪大抵優柔寡勇之人自有進退之念而亦能知其不可而終於決去於是嗟歎而告未能去之君子曰無如他恆安處而已勉之使去君子雖靖共爾位又必惟正直是與乃可今亂國非正直也爾勿謂我靖共於位亦足免咎咎未必免苟去亂國而親正直則神聽之更善於女式更也穀善也謂有善祥以貽女也末章申言之爾雅介景皆大也然介亦有助義景亦有明義毛詩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詩言采蕭穫菽殆士也曰出宿則去之矣不止於悔而已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補音喈喈居奚切徐幹齊都賦磬管鏘鏘鐘鼓喈喈

制度之曲非衆所奇湝湝戶皆反補音弦雞切後漢謠諧不諧在赤眉周澤傳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僭七林反聲輕清故有此平音　孔疏云鼓擊也王氏幽王鼓鐘于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李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允信也毛傳曰回邪也鼛大鼓也呂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鼛鼓長丈二尺韓人云鼛鼓長尋有四尺孔疏云鼛卽皐也蘇曰水落而洲見也妯者其抽之音而字訛歟憂之切者如抽焉不猶不若是也蘇曰雅二雅南二南也樂先金奏次歌管象而舞籥序與則籥居後歟不僭差不相奪倫也籥釋見簡兮章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邢疏云郭云二十七弦未見所出禮圖舊云雅瑟長一尺八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之熊氏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樂記云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釋樂云大琴謂之離郭注云或曰琴

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爾雅邢疏云文王武王加二弦爲少宮少商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郭注云毊形似犂錧以玉石爲之禮記云女媧之笙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毛詩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

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祀補音周官以血祭社稷五祀又保郊祀于社鄭氏皆云故書祀作禩字書凡有異音者多以異得聲易巽之蹇曰礉磽白石作嗷礉不生黍稷無以供祭靈祇之祀祊補彭反補音蒱光切旁也說文鬃从示彭聲門內祭詩祝祭于鬃又曰鬃或从方彭與旁同慶補音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今漢書亦有作羌

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漢書作慶文選作羌周易乃終有慶與疆叶必有餘慶與殃叶中正有慶與剛叶大有慶與當叶（壽鏞按原本此下衍六字今删）亦與光叶往慶與光叶亦與亡叶太玄廷入不慶與喪叶有于謙有慶與疆叶得不慶與民叶體不慶與疆叶韓愈劉統軍銘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公侯維德不爽我銘不忘後人之慶明讀郎切爽師莊切碩補音常約切太玄斷首我心孔碩乃後有鑠炙補音陟略切枚叔七發膾炙與錯字帛字席字叶帛僕各切席祥龠

切格補音說文格从木各聲考古圖鐘鼎象王格大廟字皆作各史記沮誹注格廢格明詔廢格沮事劉伯莊皆音各漢書太后議格顏師古音各善各五孟康音各凡格少用今各頟切一音著愆補音起巾切韓愈祭兄文愆與親墳恩原文叶原魚倫切柳宗元閔生賦愆與闇叶補音位力入切左思魏都賦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卽帝位江文通詩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所位眘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曹植禹贊舜將崩殂告天禪位虞氏既沒三年禮畢（按原本四句脫）王融太

子文辯域展圖揚軀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周官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卽立　鄭箋云茨蒺藜也蓋用爾雅釋草文郭璞注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朱曰抽謂其條抽發王氏曰今蒺茨所生乃自昔我蓺黍稷之地毛傳曰露積曰庾甫田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周語云野有餘積其俗所謂囤歟四旁及上維結以藁而覆之惟不屋爾箋云十萬曰億毛傳曰妥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介助也孔疏云

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是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箋云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釋宮云閍謂之門郭注引詩云祝祭于祊禮器曰設祭于堂爲祊乎外祭統曰詔祝于室而出于祊郊特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家語高子皋曰周禮繹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而毛傳曰祊門內也不知何所據而鄭箋同之毛傳曰保安

也皇者尊大之也孝孫尊大先祖之誠於是乎著神安是饗報以大福使孝孫萬壽無疆是爲有慶此先祖報其孝孫之辭介有大義者以古者字畫大字與介字相似故通用歟劉曰孝孫謂天子也毛傳曰爨饔爨廩爨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君婦謂后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孔疏云祭祀之禮饔爨以煮肉廩爨以主米執爨竈之人踖踖敬慎巨曰爲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孔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

稱毛傳曰莫莫清靜敬至也孔疏云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共籩豆此言爲豆孔庶不言籩者爾雅云竹豆謂之籩亦豆也孔甚也庶衆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獻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于旅也語毛傳曰格來酢報也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先祖嘏孝孫以萬壽所以報酢孝孫也說文曰熯乾貌蘇曰行禮既久筋力竭矣陳曰勞而乾竭蘇曰式禮莫愆敬之至也莫無也簡謂式更也雖熯乾勞竭更能於禮無愆

毛傳曰善於其事曰工賚予也工祝致先祖所告之辭往賚孝孫曰爾致孝於祀其物苾芬馨香神嗜爾之飲食已卜知爾百福如先祖所期如孝子孝孫所當得之式幾期也毛鄭皆曰期齊者五齊之齊稷者黍稷之稷言稷則黍舉矣稻粱亦從之矣協韻故止云稷既有齊既有黍稷又匡整又敕而敬正此即天下極至之道此心不改則極亦無失永錫爾極非以極與之也人心自善自中自正自順自清明自神自廣大即此孝祀之心是已即此匡整敬正之心是已不必求諸幽遠高深而此已臻其極人能自信此心之即極勿動而改則何失之自何不永之有永錫之爲言猶曰使之永保之云爾獲極則獲福是萬是億無不富矣祝傳致嘏辭當在旅醻交錯之先而至是乃言者前已言介福萬壽此又申言其詳箋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極西也毛傳曰致告告利成利成謂利養之禮已成也此工祝自致告於尸也而箋謂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則悖矣非孝孫所當言也具皆也於是尸皆醉矣

於是載起箋所云是不知神所歸也然則神何歸謂歸於天非也鄭不知神所歸也然則神何歸也曰無往而非歸也知心則知神矣此心無體孔子猶曰莫知其鄉而康成曰歸天陋甚矣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學者惛何思何慮之心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皆具此神無死生之異無往來之殊矣箋云廢去也尸

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遲則慢矣箋謂以疾爲敬則太甚特不可稽遲非謂欲疾也毛傳曰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後祿者祭之後凡百不失其道則不失福箋云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考此其慶辭惠順也又稱贊其君曰甚惠有慈義孔甚也孔時祭不失時也君則皆盡之願子子孫孫勿替廢而引長之引長不

斷絕之謂毛詩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然是詩辭氣頗不迫切疑非幽王時人心或平王時詩與有黍離之意焉然關雎不言太姒此不必深辯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甸補音地鄰切丘甸也周官掌令丘乘田之政令（按原本四字脫）注云四丘爲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古陳作敶劉劭瑞龍賦（按原本劭誤作昭）有蜿之龍來遊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補音既渥烏谷切說文從水屋聲陸機漢祖功臣頌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左思吳都賦伊茲都之函宏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汁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嵇康琴賦優渥與屬叶

易林臨之明夷優渥與斛叶或音郁補音於逼切盛貌說文作𡿧水流也從川或聲孫愐于逼切玉篇作彧隸變𡿧作或列音于六切　毛詩序謂君子思古之詩是也而謂刺幽王則未可知也亦安知非他王詩董曰南山終南山也鄭箋云信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墾闢而勻之使平曰畇畇曲禮曰曾孫某侯某諸侯五廟而曰曾孫者雖玄孫來孫以至于無窮皆稱曾孫曾重

也武成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而毛傳謂曾孫爲武王則似不可必矣王氏曰疆者爲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古者一畝三甽甽長終畝隨地勢之所宜而或南之或東之雲色同則下雪雨下也雪爲豐年之兆毛傳曰小雨曰霢霂益之以霢霂俗以雨繼雪爲善以日繼雪爲未善詩意亦或以是歟而鄭箋謂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毛傳曰埸畔也兩畔有疆埸如羽翼然毛傳謂讓畔其說鑿矣或或茂盛貌種曰稼斂曰穡畀與也謂薦之尸與賓致孝有禮故尸

嘏曾孫曰壽考萬年受天之祜箋云中田田中也農夫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毛傳曰剝瓜爲菹也箋謂清爲玄酒未安此清酒固非三酒之清酒三酒最卑諸臣之所酢也此所謂清酒者雖五齊亦就中取其清者薦之商頌亦曰清酤必非三酒中之清酒毛傳曰用騂牡周尚赤也而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牲祭生必用牡故詩又曰廣牡犉牡白牡書曰玄牡孔疏曰鸞卽鈴也謂刀環有鈴鄭箋云膋脂膋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冬祭曰烝烝盛也此以其盛者言也餘釋見楚茨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旣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有補音羽軌切敏補音毋鄙切說文從文每聲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篨幾陷大理（按原本理字脫）嵇康琴賦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擢如志惟意所擬何晏景福殿賦其祜伊何宜爾孫子克明克哲克聰克敏子奬理切　倬高也言禾之茂而長也齊甫田毛傳曰甫大也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以今二百四十步一畝推之則古百步之畝歲得禾百秉秉把也十畝千秉百畝十千秉一夫之田歟歲豐有餘

積故猶得取其陳以食農人農人壯者則取新以養老歟不獨今有年自古有年諸儒咸以今適南畝爲成王之時殊未安毛傳初不以爲成王亦無思古之說自衛宏作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康成惑於序說故以今爲成王孔疏同之其實牽合文理不然殆平王之時歟平王末年始作春秋東遷之初禍難之餘宜其尙遵周禮當有此詩宏序差謬多矣康成不知序乃宏作謂序作於毛公之先故尊信之又康成不善屬文故於此牽合今適南畝乎王之時歟毛傳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介其屆字之訛歟詩若是之類多屆至也烝眾也周官自鄙師鄰長里宰皆士也鄰長亦不命之士歟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其祭也宜眾士在焉髦俊也眾髦士皆至而止也朱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曰齊明便文以協韻爾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按原本脫九州也其四字）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公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爲社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則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所謂方者蜡祭歟毛傳曰田祖先嗇也鄭箋云御迎介助也設樂以迎祭先嗇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爾雅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穀者粒食之稱曾孫釋見信南山曾孫來止王親農事也王肅曰農夫務事使其婦子幷饁饋也田畯於是至而喜攘卻其左右而嘗其所饁之旨否毛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朱曰有猶多也終善且有又言其後秀實而所穫多也詩之所敘不止於一時幷敘其終也孟子曰春省耕秋省斂曾孫省斂以其善有而不怒曾孫不怒由農夫克敏于事其有無水旱之交以荒惰而所穫無幾者則王將怒之矣今不怒知歲勤有年箋云稼禾也有藳云茨屋蓋也毛傳曰梁車梁也京高邱也孟子曰十二月輿梁成水土之橫橋也稼之高茂如梁庾釋見楚茨庾殆即今之囤不屋其高如京稍低者坻鄭箋云坻水中之高地本秦風蒹葭釋邱云絕高謂之京箋云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箱者車中容物之處其言曾孫之稼蓋以王

者兼統凡萬物之祿皆曾孫之稼也故末章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言萬民也農以有年爲慶此箱言萬倉言千者公賦也倉穟古道也穟能養衆其遠者則爲粟益遠者則爲米地官倉人惟言粟入殆舉其中而通上下歟黍稷稻粱備序四者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者以社以方之報辭歟介大也孔疏云報我農夫以大夫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按少牢饋食禮嘏辭亦曰萬年今則萬年唯可施於天子自宰相以下不得稱矣古今異禮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弇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覃音潭弇音奄毛詩作有渰萋萋呂氏春秋引詩曰有晻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注曰晻陰

雲也　熟觀此詩非刺詩而衞宏作毛詩序以爲刺幽王非也宏謬誤甚多矣止此是詩殆平王時詩歟繼甫田次瞻彼洛矣宛然平王之詩也宏蓋拘于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歟春秋作于平王之末年餘釋見甫田大田者彌望平遠闊大大田多稼者言豐年大槪既種既戒以下乃從初次第敘之種者藏其種也戒者父老戒其子弟相與告戒農事也甚多曲折萬狀所戒亦不一其事無所不備覃深也其耜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葛之覃兮葉大而蔓墜有深意實覃實訏后稷呱音深廣也覃及鬼方因深生廣義今俗謂墜下曰覃又謂善沒者深入曰覃水之深曰潭加水以別其字覃文如水一方如潭故加竹去水而異其音歟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靡然從之又轉音爲剡又轉字[illegible]字義如此類因古傳注而浸訛者甚多今不得已正其字義平聲如字王曰俶始載事也堂下門內之地曰庭不穟白實密比平偃視之若平地而白庭似之故曰庭以田疇廣大成實故

曰碩歟王心順焉故曰曾孫是若曾孫釋見信南山穀之狀似楞楞亦可以言方亦有楞方不著而渾然如阜實者阜實外皮無楞釋草云稂童粱郭璞曰似莠殆非也莠與莨苗異類凡草之莠于田間者皆莠也其童苗非其所種弱不能實徒取地力當耘除者根也謂其食莨禾而童稺無所成也毛傳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釋蟲云食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陸璣疏曰螟似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

云蟊螻蛄也犍爲文學曰此四種皆蝗也實不同今或者又以所親見而言曰食苗心者白而稍長如蠹書食葉者以所出之糞包身爲衣時露首食苗而其所食苗節之蟲似食心之蟲不白而微長殆一蟲也食根者螻蛄又禾將實初花時有蟲食焉似螢而微大人名之曰天蜱所謂賊者豈是歟或多見食苗葉者蠦蜢蝗類也大抵未至于堅實則亦可以言穉蟲多投火而死農人謂田祖有神如神秉執害稼之蟲而付畀于炎火之中焚之也飛蟲赴炎蠦蜢爲多彼

無翼者故不能飛秉畀炎火謂蠦蜢蝗類爾韓詩作有弇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晻淒淒釋文云漢書作䮪祁祁興雲貌世以雲興曰雨至則曰興雨亦可孟子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其在孟子亦意之爾非確然之辭也孟子尙誤以禹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云雖周亦助亦誤爾公田者謂田敘次役民所耕而藝之者民愛公上故有此先公後私之語私私田也民所受之田也平王初年避難東遷恐懼勤政民心本善宜有此辭蝗畀

爾此繼秉畀炎火之後其謂是歟蝗卽蠦蜢盛而害稼甚則曰蝗蝗于稼將孰則爲害又稼將實尙需一雨者不必謂洗蝗而云也穉禾不堅好故不穫而他日稍有實則寡婦取焉孔疏云彼處有不穫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穟此皆主不暇取惟是寡婦之所利曾孫來止王省民之斂也農人務事使其婦子並饁歸南畝田官於是至而喜其多稼庭碩也來方禋祀祀者以社以方之方也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也牧令

之職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騂黑異祀祀不止于一也豐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享人鬼祭天神地祇四望以享以祀遁言祭祀也以大景明之福神之所報也降福明著之謂景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王氏曰洛水東都所在也毛傳以爲洛宗周溉浸水者蓋以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謂洛故以爲宗周鎬京之溉浸水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然君子至止有平王遷洛之義以作六師有平王避難遷洛作六師修禦備之意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以新遷詩人所祝之辭也是詩言大體溉浸小水不足以入詠衛宏因毛傳遂以爲刺幽王殊未安也以關雎不言太姒則餘詩固不必辯其爲何人何世之詩因毛衛差誤不得不辯福祿如茨草之繁盛既同謂朝野安平皆受福祿也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爲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呂曰此詩所謂洛指東都也齊人名蒨爲韎韐鄭箋云茅蒐韎韐聲也孔疏云奭然而赤毛傳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

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四

慈湖詩傳卷十五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五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毛詩序謂是詩刺幽王也亦未必然或規風平王歟詩辭無痛切之意不則幽王初年歟桑扈竊脂也詳

釋見小宛交飛之多故曰交交毛傳曰鶯然有文章胥相也君子之相交雖盡其歡樂而禮文無缺如桑扈之有文故受天之祜毛傳曰領頸也更韻故更辭爾君子相交相樂而不失其禮故足以爲萬邦之屏衞大抵得乎禮者其致利不一而足禮生於心心正則國正天下正不特萬邦賴之爲屏而已又如翰然興起人心興起治道百辟咸取法焉憲法也然其本原生於王心之不放逸戢斂不放逸也難卻不祥也凶惡之事將累己卻之不受猶儺也難儺字同惟哉惟難故動靜云爲無非道無非禮其受福多那多也不戢不難則受福不多此有所風也言受福不那其風平王情狀則著鄭箋云兕觥罰爵也故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旨酒思和柔不爲傲也罰爵之設所以致其戒也彼君子相交相樂不以傲慢故萬福隨之我不求福而福自來求我矣是章規風之意明矣當時燕飲有傲者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

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廏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廏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甚美而得賢材似之畢之羅之得賢也得賢則無所不利壽考福祿咸隨之矣在梁者不飛而止戢其左翼優游安止之態亦喻得賢也廏亦喻賢材在廏亦喻得賢摧之秣之喻得賢也艾耆老也綏安也得賢爲輔德修政行民安氣和無所不宜詩人愛敬稱頌撫所不極其至以魯僖公而頌之備極其美乎

王初遷恐懼亦有賢輔宜有此詩此詩辭氣無傷今思古之意而毛詩序以爲思古之詩且云刺幽王殊未安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補音柏通莫切楚辭九歌柏與若叶井作字叶易林鼎之黍柏與落字樂字叶蹇之訟柏與薄字樂字叶何邵遊仙詩柏字與樂字叶弈弋灼反說懌弋灼切孫莫榮啓期贊榮心溫雅既夷（案原本既誤作怡）懌濁以徐清寂然淡泊陸雲喜霽賦懌與作叶　毛傳云頍弁貌弁皮弁也說文云頍舉頭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燕羣臣之禮諸侯朝服用之今毛傳謂王皮弁者謂王亦以朝服燕也孔疏云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卽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有爵弁無韋弁則知爵弁卽韋弁歟毛傳曰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釋草無蔦惟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注云別四名詩曰爰采唐矣釋文云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靑與菟絲異頍然之弁

服之在首者伊何而服之也所以燕兄弟甥舅也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其微情謂所少者惟愛敬爾今俚語曰非別人蓋親之之辭也此言非他人兄弟也謂同姓異姓之親也蔦與女蘿施於松柏喻同姓異姓之親皆依託於王王宜善撫之愛敬之彼其未見王也憂心弈弈怲怲憂王憂國今既見君子庶幾悅懌庶幾有臧善也乃不臧善君子王也不悅不善謂傲慢無禮也何期何時也燕禮之時兄弟俱至豈宜有不悅不臧也如彼天將降雪則小霰先集國將喪亡

其兆往往先著是時申侯已怒戎計已合王國破亡則兄弟甥舅亦從之亡矣故曰死喪無日相見亦無幾矣且樂酒今夕王維姑備宴儀而已安有親親之誠意哉無日猶云不久也無多日也人憂慮無如之何則曰姑舍且飲酒其情與此同毛詩序謂是詩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是詩情狀非不宴樂而無禮詩言甥舅則不止於同姓而已康成注冠禮謂頍圍髮際結項中且引詩有頍者弁爲證及箋毛詩則無是

說豈悔禮注之未安歟康成自言先注禮後始見毛傳禮注有差謬而已行於世不可追改案禮皮弁有笄無缺項緇布冠有缺項無笄康成讀缺爲頍然始見毛傳謂弁皮弁也故知無缺項禮注誤

閒關車之舝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仰補音五剛切說文作卬　毛傳曰閒關設舝也變美貌變者德容之美毛詩序曰車舝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鄭箋云疾褒姒之惡思變女有德者往迎之以配幽王代褒姒也逝往也季少也朱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毛傳曰括會也德音來會者變女來配則正而不淫德音聞者思賢女如飢如渴苟變女來配雖無相

好之友我更燕安且喜樂也式更也今方言多云更安樂言甚於常時人之常情於相好之友最樂今喜樂之至雖無好友亦燕且喜毛傳曰依茂木貌平林林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釋鳥雉之屬不一鷸雉鷮雉鳥雉鷩雉不可勝數郭璞注鷮雉即鷮雞也長尾走且鳴陸璣疏云鷮尾長肉甚美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似鹿而小鷮亦文采而肉最美有碩德之象碩大也大德之女也邱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鷮喻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辰擇吉也思

擇吉辰迎彼碩德之女或曰辰晨也謂昕時昏禮用昏昕取其陰陽之交天地之大義也今以昕辰往迎碩女以令德而來教告於王我則更燕安且將譽王好王無厭射也以女教王雖非禮之常而幽王無道之甚詩人故思碩女以令德來教也雖無旨酒式更飲焉以樂故再飲雖非旨亦庶幾也雖無嘉殽以喜樂故更食焉雖非嘉亦庶幾也蓋其善甚也常情當樂其人則施德惠以與之我雖無德以施於王而喜王不甚更歌且舞蓋其思得賢女來配以代褒姒如飢如渴之情深思切念若王納賢女去褒姒誠不勝其喜重言複辭至於是也女謂王也德如以德報之德爾阿有王之象也幽王昏迷閉固不可告語詩人直欲如析薪析而啓之也大雅旱麓云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又曰瑟彼玉瓚則知瑟者堅膩之貌柞薪堅實之薪王閉固似之其葉湑兮湑者扶疏之狀以草釃酒謂之湑伐木云有酒湑我說文云湑莤酒也莤草也釃酒於草中散落則疏矣蓼蕭云零露湑兮露亦疏矣幽王閉塞如頑鐵堅石如柞薪堅固不可啓

告今若如析柞薪析啓也其葉散離而疏不併蔽矣但我鮮見王爾覯見也使我多得見王我心將盡寫以告王今人患苦人之蔽塞曰安得彼心中玲瓏也玲瓏亦疏朗之意高山猶言高岡也亦喻王也王者天下所仰景明之行當行之褒姒當去碩女當納此事理甚著明也安得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迎碩女覯見爾之新昏以慰我心耶止猶之也音相近故記者不同意亦微異當從之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樊補音汾乾切左思贈妹詩樊與篇叶漢書昌邑王戾太子傳皆作藩古藩亦汾乾切崔駰司徒箴藩與愆叶晉陽后文藩與賢叶張華詩藩與篇叶（案原本七字脫）歐陽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毛傳曰樊藩也鄭箋云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案原本四字脫）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於樊欲外之令遠物也豈樂也弟順也豈弟和順君子常稱棘榛更韻爾董氏曰營營說文

作營營小聲也箋云極猶已也孔疏云君子謂今王毛詩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孔疏曰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言四國明其罪之大也二人或謂皆見讒者構結也合也議言不一其事亦不一聚合以成其罪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

設補音書賓切關鴻羽扇賦暑氣雲銷獻酬乃設停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翔迴清風盈室（案原本六字脫）醻卽酬字抗補音居郎切舉也既夕禮抗席抗衾一音剛張衡思玄賦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抗（案四句從韻補補入）的補音或與爵爲韻古亦讀子藥切潘岳芙蓉賦丹煇拂紅飛鬚垂的斐披赩赫散煥熠爚郵補音云集韻一音垂衛地古字多假借或以郵爲誰若曰不知其誰箋義假

借爲尤漢書凡尤皆作郵然韻不叶傞倉何反　毛詩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左右秩秩意謂下文籩豆整楚殽核眾旅也謂有秩敘不亂也爾雅訓秩秩爲智非殽雜也核謂桃梅有核之屬也餘雜物菹醢之屬甚多然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則核亦可以言殽箋云和旨調美也孔甚也眾賓之飲酒威儀齊一箋云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鄭以天子宮縣四面皆

縣將避射當改縣然禮無正文可考惟鄉射禮未旅將射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孔疏云琴瑟猶遷之明鐘鼓之縣改之矣然大射諸侯之禮不言改縣何以知天子之禮必改縣鄭爲意說孔因之況大射禮亦不遷瑟天下事理不可固執況他無改縣正文鄭禮學雖詳亦閒有差誤改縣之說未可信也又況作詩異乎序禮鐘鼓當先設而於飲酒孔偕之次始言鐘鼓既設者以此詩本意言飲酒故先言飲酒況言既亦非始設舉醻往來和樂逸逸在禮始酌之曰

獻再酌之曰醻醻卽酬也復其獻曰酢毛傳曰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歟鄭更毛傳燕射之說改爲大射非也康成不善屬文屢屢而見是詩言因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於是乎燕射詩言醉舞其爲燕射甚明豈有將祭擇士大射而有舞傲傲傞傞者乎張侯久矣其始不繫左下綱至將射乃繫左下綱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案大射禮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是詩惟言大侯益以驗其言燕射孔疏云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箋云射夫眾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眾耦乃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傳曰的質也孔疏云周禮鄭箋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

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貫逵周禮注云四寸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射儀引此詩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毛傳曰秉籥而舞與笙歌相應烝盛也亦冬祭名衎樂也洽溥也猶備也因祭行禮品節又爲詳矣有酢有嘏有交獻有酬旅有餕有歌有舞有八音有爵賞之施士禮有祀爨而況於天子之禮乎禮文廢滅不可備知總言百禮百禮既至猶盡也而有任事之大夫

士又有不任事之眾諸侯意謂祭訖不可不燕諸侯卿大夫士也故鄭謂王爲卿大夫爾雅謂林侯君也毛傳亦云林君也又云壬大也雖本爾雅然爾雅多差失未可盡信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者此言祭時先祖既錫賚我以純一不雜之嘏使子孫皆湛樂所謂湛者卽樂之謂也是殆天子祭禮中之嘏辭有子孫其湛之辭有此釋文也凡與祭執事之大夫士及餘不執事之眾諸侯多是吾先祖之子孫及異姓之親子孫先祖之錫嘏固欲徧及其子孫也固

欲咸燕樂也則祭罷豈容無燕因燕而射故各奏爾能載則也仇匹敵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賓黨入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康安也酒可以安養衰病故飲不中之爵曰康爵蘇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反反者每每反顧其身也謹於禮幡幡揚動不謹重也舍其坐而遷屢舞僊僊飄輕之狀也抑抑卑恭也怭怭者抑抑之反也其心怭怭者容不和順不知其秩敘醉甚昏甚也毛傳號呼呶讙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郵誰也不知其誰醉不知人也箋云側傾也俄者俄然而側也俄然忽然也傞傞則止於傲斜而已幾於傾倒失足之狀也既醉而出則合乎禮合乎禮則賓主並受其福醉而不出則失禮是自伐其德也飲酒其嘉維不失令儀則可不然則不可也董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監者司正之謂乎箋云彼醉則已不善復取未醉者恥之言此者疾之也式敎也此戒其勿從反恥之謂謂言也恥之必有其言也戒勿從其言無使至於大怠也非其所當言則勿言非禮事由乎己則勿語其有

由醉之言妄亂之言則罰之俾出童羖羊必有角無童者箋云云俾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深戒也朱氏曰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丁寧以戒之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何在在藻也藻水草也在藻得其所也韓詩云頒衆也詩意謂其首頒然不亂王與羣臣燕樂有禮不

亂如之王何在在鎬京武王之所居也今王居焉得其所矣當豈樂飲酒豈樂和樂也非荒淫無度之樂也當如魚之和樂不亂如武王之豈樂也而今不然矣傲傲傞傞側弁之俄其亂甚矣有莘其尾魚尾如莘也莘音辛一名細莘藥草也一根一葉相連此亦眾而不亂之物故以喻之蒲亦水草魚亦在藻又依蒲甚言其得所也王居武王之所居那有其居若此者乎甚言鎬京之美也其意憂王將失其所居矣其亡將不敢明言毛詩序云刺幽王也君子思古之武

王焉言刺非詩人之本情又大悖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亦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縭音离爾雅釋水作纚毛詩作纚　毛傳曰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疏云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即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案原本脫二字）共其膳羞之牛食亦有牛舉饗則食可知矣方曰筐圓曰筥毛傳曰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

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尙以爲薄毛傳曰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周禮司服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覲禮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鄭注云賜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毛傳曰觱沸泉出貌釋水云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釋曰濫檻音義同毛傳曰檻泉正出言語助也箋云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

也周禮芹葅孔疏云車馬鸞鈴之聲嘒嘒然釋文觱沸音必弗今俗語沸如字於檻泉之水中采其芹朱曰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君子之至則有如上之儀物居至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疏云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芾之元由也毛傳曰諸侯赤芾紓緩也孔疏云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偪說文曰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彼諸侯之交於天子者非紓緩而怠也故爲天子心之所予樂只言君子和樂也天子於是命之不止於命之又有福祿以申錫之以山川土田車服器物之類也毛傳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枝葉足以芘根幹根幹如天子枝葉如諸侯爲蕃輔故天子之邦得以安鎮無虞萬福攸同者凡從君來朝者同被其福祿也不特其大臣雖其平平左右羣臣亦率從被其福言並蒙賚賜也爾雅釋水曰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楊木之舟輕浮汎汎得大紼小縭以維之而後安定天子如楊舟諸侯如紼縭王畿賴侯國藩維而後安定葵心向日如天子心向諸侯先王親愛諸侯其心似之膍牛百葉也天子以福祿重重錫賚諸侯申之膍之謂錫賚重複也今王優哉游哉緩慢不復紹其禮亦違戾於先王矣其辭甚婉其憂甚深毛詩序曰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其禍著以徵云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

如髦我是用憂

補音遠於圓切易林明夷之漸曰轉行軌軌行近不遠且夕入門與君笑言韓愈閔己賦遠字與賢字年字難字言字叶然則遠字宜音圓而補音於圓切失毋矣（案韓愈閔己賦已遠與漫漫叶漫補音音綿則遠字音淵故於元切也）補音讓如陽切禮記左右攘辟注云攘古讓字古文尚書作攘六韜與陽光叶楚辭大招讓與張叶與王叶荀子成相篇讓與王叶急就章讓與莊叶此詩或用韻宜從此讀猱乃刀反屬音蜀讀者音近樹見晛聿消聿韓

詩作聿毛詩作曰董呂皆同解許慎作弰言用角抵卬便也許義未盡其如牛羊角觩然歟弛弓則忽反矣兩弰雙反如羽疾飛故曰翩王之背棄親族如之胥相也兄弟婚姻民相傚皆然矣胥亦皆意蓋王教之也王雖未嘗教詔之而身行之民傚之謂王教之可也令善也令兄弟卽今俗云好兄弟裕寬也和樂從容之意其不令者則交相病瘉病也相詬訾相傷害此泛言也雖泛言而意則譏王周偏處西北一方王者統臨天下而曰一方者王失德天下不歸心故

詩人小之止言一方言周之民無良相怨相惡皆王所化也詩人灼見本末源流之所致其端甚微其流禍甚大姑舉受爵不讓一端言之受獻爵殊無遜讓之容此不敬之心其過似微而其末流致亡乃已當時蓋有其事亦假以明王之將亡也作詩者其父兄尊老者乎以老馬自況反爲駒言其時反以幼穉相待不加禮敬以少陵長以卑陵尊呂曰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如若也食則甚宜者心好之而務饇飽酌則甚取而務多孔甚也且

言後生輕侮貪饕之狀古又以如爲而屢見大戴禮猱猴屬自能升木輕薄小人自好陵犯長上而王又敎以助戲侮其長老如泥塗又加其塗以附益之詩人於是思君子有徽猷徽猷善道也上有善道則小人咸服屬而自化不至如今俗習惡毛傳曰晛日氣也小人道長小人陰類如雨雪瀌瀌得陽和之氣卽消化矣是時心莫肯爲善棄其下之親族翻更居愚驕乎式更也詳釋見式微婁愚也惟愚故驕聖賢未嘗驕惡驕者故加愚字毛傳曰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孔疏云髦四夷之別名今上下胥然於親族無禮義仁恩如蠻夷矣我是用憂憂其無道必致禍亂也毛詩序曰角弓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鄭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呂曰都人士者卽喪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陳曰周鎬京也毛傳謂周忠信也此雖本之春秋國語然非聖之言穿鑿由取迂儒常態穆叔曰忠信爲周左氏知其未安已刪之矣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此義亦未白學者習說不可盡信皇皇者華之周周徧也此都人士之周西周也都士之行歸於周家所行之道謂合乎文武所行之道萬民之所仰望也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毛傳曰緇撮緇布冠也孔疏云撮言小撮持其髻而已呂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綢者以絲周之其卷髮之纚歟如而

也屢見大戴禮以而爲如古語也以音相近故記者或作如或作而也綢其髮而直也綢直而髮而猶其也亦古語也書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我今不見斯服矣傷禮服之亡習俗趨於薄故我心不說毛傳曰琇美石也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朱曰尹吉未詳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言有禮法苑中草木蘩積故言積曰苑積結不散鬱之深也毛傳曰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

揵然似婦人髮末曲卷然左傳桓二年鞶厲游纓昭其數也杜柱云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春秋紀裂繻或作履緰鄭或以厲履裂聲相近取裂之義歟鄭必以而爲如殆不必也鄭不善厲文不解垂厲之文耳當從毛傳說文長尾爲蠆卷髮如蠆以纚卷髮也我不見兮見則從之往矣邁往也言我心敬之歸之匪伊特垂之帶則有餘帶當有餘有餘則有垂者今不見垂者是其時特不垂其帶俗尚新奇也昔君子女匪特卷之以髮有旟揚者故以纚卷之

也毛傳曰旟揚也盱呼之音而字訛歟卷耳曰云何吁矣毛詩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鄭箋云綠王芻也爾雅釋草云菉王芻郭注云菉蓐今呼鴟腳莎楚辭曰薋菉葹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綠箋云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盈手憂思不專於事毛傳曰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沐非爲容飾也久不沐櫛太甚故薄沐也出而采綠曰予髮曲局矣歸而薄沐乎箋謂君子將歸故我沐也康成不善屬文故曲推而文不然毛傳曰衣蔽前謂之襜箋云藍染草也朱曰五日去時之期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詹與瞻同箋謂五日爲五月之日六日謂六月之日鄭意以六日不歸何遽憂思之甚故云

云亦猶豳風曰一之日二之日謂十一月十二月然六日不詹非謂六日卽憂思深也自六日不瞻以來至於今積思而憂深也後漢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箋云之子謂君子也邱氏曰是子往獵我則爲之韔弓於韔中往釣我則爲之繙繩於竿今遠行役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孔疏云言綸之繩與之作繩也得魚之盛頗有觀者故曰薄言觀者俗本觀作覩定本集注並作

觀毛詩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牛補音魚其切楚辭天問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九章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招魂敦脄血拇逐人駓駓叅自虎首其身若牛易林履之蠱

曰齊景箴疑孺子口牛蠱之同人曰伯氏殺牛行悖天時咸之小畜曰許人買牛三夫爭之頤之遯曰穎豕童牛害傷不來來陵之切　嵩高之詩言宣王邑申伯於謝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徹申伯土田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此詩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工役既大故用師旅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蓋用徹法治其土田而爲溝洫也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蓋南行之役徒所見因感召伯見勞之恩故聊所見黍苗蒙陰雨之所膏潤以喻之鄭箋以任爲負任未安遠行不可負任負任而遠行則太勞任者任之以事任輦以輦所當載任車以車所當載任牛以牛所當挽下文徒御師旅四類此輦車牛三物不必與下文齊同鄭豈拘於同下文耶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是詩蓋訖役將歸時所作歟徒行者御車者夏官司馬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成之者成其邑謝之功宣王欲邑申伯以報其功邑成則王心寧矣毛傳初未嘗言刺幽王而衞宏作序則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宏蓋拘於世次故強歸

幽王且清人鄭文公時詩而置於莊公昭公詩之前詩經秦火口誦所傳難執世次況宏序謬誤良多不可盡信孔子所取大旨固不在其人與世而宏謬大甚不得不辨鄉師治其輂注云輦人挽行載任器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薄笨車周曰輜輦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愛補音許旣切說文從心㤅聲徐鍇繫傳曰㤅者惠也古文尙書㤅古愛字集韻㤅許旣切周易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楚辭九章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傅幹皇后箴臣猾是緣禍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袁宏三國名臣贊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楊戲贊吳子遠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皇甫謐釋勸若實可謂習外觀之暉未覿幽人髣髴也髣方未反見俗人之不容未喩聖王之兼愛也若字形則當如方言所載揚雄答劉歆書與說文古篆從㤅從久其義與音昭然可見郭璞方言注用此字自是之後不復見矣　隰桑之盛如此足以濟利生人以其可蠶也故人心喜見之故取以喩其喜見君子之心當是久亂忽見君子故其樂甚也君子之德音甚膠固不斷絕也吾心愛君子不謂相去遐遠而憚於往見也大抵善類之愛其善類中心懷之常不忘也是

詩殆以有君子在位遠方之士慕德而往見之喜而作也而衞宏作序文謂刺幽王謂思見君子熟觀本詩曰旣見君子非思也此又宏拘於世次之故也是詩之作或宣王之初歟毛傳亦無刺意亦無思見意孔疏曰夏書傳曰下溼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其美者以桑宜在溼潤之所隰近畔無水宜桑毛傳曰沃柔也幽黑色也（案孔疏曰以下原本缺今補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飮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是詩微臣感其所蒙飲食教載之大臣而作也而衞宏作毛詩序乃反之曰刺者蓋意周衰亂世必無若此仁惠之大臣故反之以爲思古之詩而本詩情狀非思古也觀詩固不可執其世其閒大臣豈無一人能憫徒行小臣之忠勞也此事雖甚微然道無大小其恤下之心感惠之心皆善心正心卽道心也聖人取焉大學篇引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繼引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于慈大學一篇非聖人作道一而已此心常覺常明曰仁其散見於諸善不一其此心之見於恭曰敬見於事親曰孝見于惠下曰慈而大學裂而分之殊爲害道毛傳又祖其說以釋是詩曰鳥止於阿人止於仁枝蔓轉涉失本詩之情遠矣行勞甚於是休止有如何之歎焉止丘阿卽所見以喩己之休止而已非有深義孔子舉此詩以明則意觀詩者不可執以釋詩而況可又祖大學之言乎有大臣者憫其勞飲之食之從容之亦又教之誨之又命後車語令載之丘隅丘側特更韻爾豈敢憚於徒行恐不能疾行以趨以從大臣之車也畏恐也趨行疾也爾雅云極至也恐不能至今勞憊於道途者亦有此言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燔音煩補音汾乾切曹大家蟬賦有翩翩之狡童運徽黏而紛纏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左思魏都賦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以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曹植琴瑟歌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灰滅豈不痛願與枝葉連陶潛遇火詩正夏風長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

毛詩序言不以微薄廢禮是也而曰大夫刺幽王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故思古焉則不可必也雖至亂之世豈無一人一事之善而必曰

古之人是絕滅人之道心大不可也毛傳曰瓠葉庶人之菜也鄭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王肅孫毓云惟一兔頭爾諸儒必曲取以為一兔非也三章者皆言兔首不及其餘瓠葉兔首雖至微薄而釆之亨之炮之燔之炙之誠意所將嘗酒而獻之酢之醻之誠敬彌著是謂道心人皆有是心而自不知其為道也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致之儀禮初獻次醻次酢酢者報所獻也獻至於再則謂之醻醻卽酬字毛傳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此君子窮

而在下者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東征之士所見或以為喻非繼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其情狀承接上文則無義喻曰不皇朝矣不忘君之情也沒盡也山川悠遠何得至於盡而止也此中途之情不皇出者不暇有他適也出適也豕涉波月離畢皆霖雨之先兆途行畏雨情見於此也是詩正矣無邪思矣無邪道也孔子取焉而毛詩序曰下國刺幽王也蕃服反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是詩本無刺王之情而序誣之不明本詩之正情不明正情之卽道故支離旁說徒亂後學況序文多意度妄謬不可盡信易曰離麗猶附也月離畢星則雨毛傳曰畢濁也鄭箋曰豕性能水（案毛傳以下原本脫今節補）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案二篇永樂大典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五

慈湖詩傳卷十六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大雅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躬補音姑宏切說文躬從呂或從弓弓聲本如肱周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又曰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案原本四句脫）班固東都賦登靈臺攷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又與稑字叶崔瑗祭和帝文元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攷妖遂當帝躬韓愈祭嫂文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天補音鐵因切　文王與天一也於者歎美之辭昭者光明不蔽之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文王有天道紂失天道天人一也人心去紂故天命亦去紂而在文王矣有周不易顯乎帝命不亦時乎適當其時也紂大惡文王盛德時適相值故帝命去紂而在文王不顯不時朱謂古語聲急而然詩人見文王之心卽天之心文王之所爲卽上帝之所爲如升陟於天在帝左右親承帝命降而行之於天下也亹亹不息也惟不動乎意故能不息也動乎意則有作必有息不動乎意故能無作亦無息舜之惟精惟一此也禹之安女止此也文王之不識不知此也文王之德不息故令聞不已爾雅云哉始也天於是始陳示錫命於周天不言不爲人心歸周卽天命在周也人心所以歸周者甚著則天之所以錫周者豈不亦著爾雅云侯維也侯文王孫子謂文王有聖子賢孫又足以繼承文王也謂文王又有子有孫也文王之孫子其本適爲

王其支庶爲諸侯世世有德繼繼承承可以百世也不惟文王之孫子光顯凡周之士亦世世光顯以文王道之所成又擇其尤賢者而任之也詩人之辭始也以不亦顯爲不顯其後流傳習熟則卽以不顯爲顯不復問上下文勢不顯亦世此之謂也世世之所以顯者以其猶之小心翼翼也猶猷也道也翼翼而敬無放逸故無所失道道卽文王之道也其道大故曰皇皇大也思語助辭也他國賢士甚寡惟周賢士甚多如特生於國也說文楨剛木也上郡有楨林縣一曰築牆具題曰楨旁曰幹廣韻云女楨冬不凋木也樓尚書云女貞卽今之冬青惟木之剛者可爲楨幹多士爲周之楨幹文王以生多士而寧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爲細微之閒熙有埋順之義緝熙者進德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爲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爲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爲所謂不識不知者此也惟精惟一者此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所緝熙者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爲故熙順融

釋如點雪之融於水微雲之散於太虛其緝熙於思爲微細之閒融釋於無思無爲之妙如此豈不甚美而可歎服哉故曰於惟其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爲穆穆假大也假哉歎天命之大哉爲絕句天命連下文是詩頗有參差不齊之語不可拘執天命有商之孫子其麗數不止於億盡命作諸侯於周六服之中既盡也服之爲言服從也服事也毛傳謂麗數也曰億者每國之公族子孫甚衆也商之諸侯而今服於周見天命之無常武王擇殷士之可用者亦用之故膚敏之士助祼將于京師祼者祼鬱鬯所以將誠通之於神故曰祼將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冔殷冠既歸周執禮而猶殷冠者當是武王初有天下制作未定故殷士尚得服殷之黼裳冔冠詩人見殷士黼冔祼將于京而傷之故以爲言因以戒成王曰王之忠藎之臣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不敢指成王而曰藎臣實戒成王也念爾祖文王之德則無敢放逸則天命可以永保周士未遐至於祼將繼周者之京也無放逸則德修矣德

修則天命在我矣可以永永配天之命多福非自外至自求之而已矣自求之者無他也無放逸也無動乎意也安女止也是數語者一也師衆也失衆心則人去之天亦去之方殷之未喪失衆心則與人同心與天同心是謂配天宜鑒於殷今殷失衆心而人去之天命去之於以知天之峻命不可容易再言命之不易者致意之深戒成王之切遏抑也毋遏抑爾躬至於卑下也放逸則卑下矣當昭德義之令問此非外飾而撰作之也問望由德義而宣昭無義問者中

心之無義也動乎意而放逸則爲無義矣有又也又當憂虞恐又如殷之降喪自天也欲知天心乎而人常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測度於是教之曰但法則文王則萬邦自孚信我之德矣載承載也上天之所承載者何所有也上帝雖有名而不可見無聲無臭而不可問作是詩者灼知文王之卽天故確然曰儀刑文王則得天道矣萬邦之心不計術而取也吾心不動乎意則無逸無逸則無私無私則與人心同矣與天道亦同矣天人形若有異道無異人心卽

道故曰道心不動乎意常虛常明何思何慮安女止是謂精一是謂帝則是則無聲無臭者此惟自省自則者知焉作是詩者其周公乎聖人之言也毛詩序惟曰受命作周也是何足以明是詩之大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案亮字楊氏從韓詩）

身補音尸羊切荀卿成相篇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士賢聖基必張易林蒙之垢曰足動目瞤喜未加身舉家蒙懽吉利無殃渙之兌曰昭公失

常季氏悖狂逕齊處野喪其寵身蹇之兒曰機餌設張司暴子貝范叔不廉凶害及身俔牽徧反俔韓詩作磬（案原本四字脫）亮韓詩作亮毛詩作諒或作涼　明明在下天明照在下者之善惡也赫赫在上天明威之可畏也天難忱信爲王者不易難也天既以紂爲殷適嗣而位天位矣乃又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然則天果難忱難恃也毛傳曰摯國任姓仲仲女也自彼殷商之國中來嫁於周朱曰自周而言則諸侯皆殷商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其國史所書之辭乎是謂

大任大任及王季皆維德之行事上帝之道不在乎他在乎善而已矣人性本善意動而遷斯喪厥善小心翼翼不動不遷是謂善事上帝懷藏也多福乃懷藏於文王小心之中不在求之於外也亦文王篇自求多福之意也進德亹亹不復回轉故四方歸之文王遂受四方之歸也天監在下紂惡既盈維周世世修德至文王之德益盛則天命自然集於周載年也文王初生大姒作文王之配合在洽之陽毛傳曰洽水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涘厓也朱曰嘉昏禮也前漢

地理志馮翊有郃陽縣（案原本三字脫）洽水之陽渭水之涘莘國所在是爲大邦子爲大姒大姒盛德配天天使配文王文王爲天子則王后非天妹乎俔者灼見也灼見大姒之爲天妹也說文謂俔譬喻許慎不明天人之一致也何以喻爲心疑而強爲之說也字作人見曷爲譬喻人心無私之心也大姒寤寐思求淑女以配君子此天地無私之心也無私卽道心後學不知道不悟中庸之心卽天道故自昏自蔽自棄而又疑大姒非天之妹文王行嘉禮於大姒止語助也納采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嘉禮之吉事也祥者吉之初兆也天生大姒作文王配初祥既兆至於文王親迎于渭則其祥於是定矣造舟爲梁孫炎云比舟爲梁也杜預云河橋之謂也孔疏云纘大任之女事天命文王於周京纘繼女事維莘國爾實維長女行猶嫁也詩云女子有行篤實也實生武王保右武王命武王燮伐大商燮和也聖王之征伐豈得已哉奉天命平大亂誅君弔民歸馬放牛是謂燮和之伐非暴怒之伐旅眾也矢陳興起也孔疏云牧野紂南郊箋謂

諸侯予我也予雖諸侯而興起自上帝觀武王則曰女帝臨護之又命之曰無貳爾心恐其以紂衆如林之盛而疑懼也所謂天命帝命天帝不言卽人之所言人心恐武王之疑貳故謂上帝亦恐武王之疑貳凡人事之所成卽天命之所成車宜檀木毛傳曰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本爾雅釋畜文郭注云騵赤色黑鬣肆猶遂也有無所畏忌之意爾雅釋詁云亮介也左右亮也韓詩傳云相也毛傳曰佐也大公望爲大師號曰尙父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齊也家曰居尙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雨止矣詩人喜其會戰之朝淸明也故云毛詩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序旣失詩旨又不足以明文王武王之德徒爲蕪贅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爾雅釋草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案原本誤作瓞）瓜也邢疏云紹先歲之瓜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瓝周推本始繼繼承承如瓜蔓生緜延不絕初瓞雖小而後滋大生民篇以后稷爲民詳觀是詩通上下皆曰民謂周之子孫與凡周之民歟孟子莊子呂氏春秋皆言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以犬馬以珠玉俱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遂去豳邑于岐山之下孟子作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毛傳亦引此於是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又曰周京

漆沮之閒也案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左會漆水逕岐山西爲岐水而屈逕周城南歷周原下徐廣曰漆水出杜陽西岐山許慎亦曰漆水出岐山杜陽縣有漆溪謂之漆渠又西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燋石山東南流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又得黃嵚水口乃東南逕祋祤縣夫宜君之南與今邠州接境邠卽豳今邠州有古豳亭有栒邑城古鶉觚縣漢地理志右扶風郡有豳國公劉所鄉詩豳國公劉所都而鶉觚乃在北地郡則知扶風郡與北地郡接境今

邠州西南接鳳翔府扶風郡界不過六十里本府之岐山又本府之東四十里則岐山與邠州益近岐山去沮水亦不遠則岐周之地有杜水沮水漆水明矣而鄭箋輒異毛傳而謂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又謂陶復陶穴本其在豳時也箋義殊未安豈有自公劉居豳以來至於後古公亶父皆穴居而未有家室乎此斷斷乎無是理康成不善屬文每每見其箋注文理不順於是益驗然地理志扶風杜陽注云詩自杜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

地古書多差況非聖說此實足信以本詩本文熟讀之文理甚明非言豳地言古公亶父初遷岐周之事也康成謂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亦然今考地理岐山邠南下甚遠孔疏謂禹貢之漆沮與詩之自土沮漆別又謂詩之沮水則未聞何地曰未聞者考之未詳歟謂禹貢之漆水異乎詩之漆水則誠有故也岐山所出之漆水在漆縣西惟與杜水合南至美陽縣而南流於渭初未嘗與沮水合也故孔疏云異禹貢導渭會於灃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河者以沮

水一名漆沮沮水入洛洛水入渭然則此二沮漆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沮水是水之入渭然則二漆沮水與前所言漆水出岐山與杜水合而入渭者又異矣大抵渭水之北涇水之東水名漆沮者二矣禹貢曰又東過漆沮不曰會而曰過者樓尚書云兩川相似而合曰會大川所過而小川隨之曰過小水入大水曰入漆沮小於渭古公之將遷岐必先相其地始至岐山陶土爲穴而居未有家室來朝謂後朝之日儀禮所謂來辰者自明日以後凡後來之日皆謂之

來也古公既相地至來朝遂與其妃姜女來胥相其所居宇居也孔疏云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號魯頌閟宮云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以去豳居岐豳人從之如歸市四方悅其愛民而去國王業由此而始故詩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孔疏引說文云陶瓦器竈也（案原本有誤今攷正）蓋竈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許氏淮南子注云復重窟也上古穴居野處古公時殷世古質雍州地高尤宜穴居岐周西夷之地遺俗益近古故以穴居爲常今俗猶謂取土而出之曰陶所謂陶復陶穴者陶之復陶之謂穴以居乎自爾雅訓釋猶多謬誤前儒訓釋亦難信釋水云滸水厓率循也胥相也今俗猶以觀視爲相相字平聲得非字義本因相與觀視曰相而胥相同義乎箋云膴膴肥美釋文曰堇音謹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徒弔反說文云藋堇草也內則曰堇荁枌榆釋草云芨堇草郭注云卽烏頭也音靳本草謂煎之則殺人然則生食之亦可乎荼釋見衞谷風堇荼甘如飴以地之肥美也甫田鄭氏曰飴餳也周禮春官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契龜之鑿也箋云時是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也宣開也今俗謂初作田曰開荒自豳遷岐必率循西之滸而至岐陽大王居岐之陽凡豳人自西而徂東從大王而遷岐陽者皆執事効勞周徧也皆也箋云繩者勞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板上下相承而起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翼翼者廟檐如羽翼也說文曰捄盛土於器也毛傳曰捄虆也劉熙云虆盛土籠也王氏曰度傳土也蘇氏曰削屢重複削治也陾陾取土於虆衆多之狀也薨薨傳土者衆多之聲也登登築土寖高之謂也馮馮張氏曰削土聲箋云五版爲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以爲堵版廣尺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考工記匠人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左傳隱元年杜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毛傳曰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曰以鼛鼓役事

人聲之盛鼛鼓弗能勝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魯有雉門禮記魯有庫門家語衞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箋義殊未安孔疏云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晳遂謂諸侯有皐門而左傳乃曰澤門之晳非皐門也杜注亦曰澤門非訛誤也然則疏謂皐門之晳者

其心記之訛歟又案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子家子謂兩觀為僭以觀者臺土之加高者也於以知雉門非僭而康成謂天子加以庫雉何也康成殆以魯得用王禮故魯有雉庫以未見家語故不知衞有庫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無皐應特其制似之爾閎大也將將人出入之多也冢土社也禮國主社主也尊之曰冢土毛傳曰起大事動大衆（案原本四字脫）必先有事乎社戎大也醜衆也戎亦有兵義肆猶縱其愠怒我者不殄絕謂昆夷數侵侮而

亦不足以隕墜我之令問孟子答貉稽引此詩謂文王也觀此詩蓋序大王以來至於文王之事亦不止言文王樓尙書謂孟子斷章取義但取此詩以言文王又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邶柏舟之詩孔子本無與及其久也我之植木拔拔其盛行道之人兌然而四國之人咸歸之國勢盛強昆夷提其盛服其德故疾趨而來服維其喙者言其敬畏而形容之也謂疾趨維喙息而已不敢有他也孟子曰文王之事昆夷以大事小箋云柞櫟也棫白桵也陸璣疏云

周秦人謂柞為櫟釋木云棫白桵注云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璣疏云三蒼說棫即作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今人謂之白挼一說不同未知孰是易曰兌說也丘氏曰混夷當為昆字之誤也毛傳曰駾突也說文曰駾馬疾行貌呂曰喙張喙而息也蘇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毛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蹶者動之疾也生者虞芮之善心由中以生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虞芮之爭心忽變而爲讓心何其疾也此實文王之德有以感發之故曰文王蹶厥生謂文王發動其善心也而文王退然而不敢當曰予有疏附之臣爾予有先後之臣爾予有奔奏之臣爾予有禦侮之臣爾謂

皆羣臣之力爾此蓋當時有稱贊文王之德者故文有此讓辭者歟疏者遠臣也附者近臣也行則在我之先者在我之後者皆輔佐我以正者雖奔奏小臣亦吉人善士禦侮雖無所先不得已而命將率以禦之其將率皆行文王之德意無暴無怒觀埶訊連連攸馘安安之狀則文王禦侮之臣亦輔文王之德文王之臣無非聖賢文王此言亦非徒謙而空言也文王之謙讓若是益以見文王之盛德故詩著之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易剡木爲楫漢書忘維楫有風波舟楫之危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皆此讀　自文王大明緜而下皆成王時所作之詩故曰文王曰武王至於棫樸其武王時周人贊勉武王之詩歟毛詩序惟言文王能官人而不及武王殊未安文王能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何止於能官人而已其言辟王或通言文王至於周

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惟言武王爾文王不可以言六師人材之盛如棫樸之薪左右皆髦俊之士標積也聚積人材固由選擇而人才之盛亦道化作成之功至於武王征伐或巡守六師及之皆有德有造之人也盛矣哉觀文王伐崇攸馘安安有德之容則知文武之時作成人材之盛有至於此其曰趣之曰及之曰峨峨皆髦士攸宜之意狀有不可形容之妙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其變化之所及者廣矣今周王方壽考未艾豈不能作人於遐遠乎以紂積惡化亦廣故

今有望於武王盡作成遐遠之人也武王聖學如追琢之章其性如金玉之質王其勉勉無怠綱者道德之本紀者禮樂刑政之詳本末具備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無不有德有造矣毛傳曰追雕也相質也棫白桵也樸枹木也釋木云樸枹者郭注云樸屬叢生者為枹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棫木僕附叢密芃芃然盛也趣趣辟君也淠舟行貌楫櫂也烝衆也邁往也倬高也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祭統云君執珪璋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王肅云羣臣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王肅說為安爾雅云峨峨祭也爾雅義多差謬奉璋可以言助祭峨峨者璋之狀其高峻巍峨非祭也又考工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案原本四字脫）射四寸厚寸黃金勺有纚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其宗人與祀奉此三璋於天子車馬之前歟又云琢圭璋八寸以頫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

治兵守又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然則王左右奉璋亦不特於祭見之靜觀是詩所謂干邁六師及之其追記武王伐紂之事歟抑記武王巡守薄震之師歟辭氣舒徐和緩殆言巡守時邁之事爾抑總言之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毛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干求也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黃流秬鬯也榛栗屬簡兮山有榛陸璣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斗筥箱器又屈以為釵榛楛濟濟福祿之盛似之於是稱贊君子所以求福祿者以豈弟而已豈弟之道何道也豈和樂也弟孫順也君子之和樂孫順初無意說也融融怡怡是謂道心舜所謂精一執中者此也禹所謂安女止者此也孔子所謂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此也詩云自求多福此之謂也君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瑟堅膩貌考工記玉人之事祼圭尺有二寸（案原本脫尺字）有瓚以祀宗廟（案原本脫宗字）此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毛傳言金飾鄭言其詳蓋據玉人大璋中璋邊璋之制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案原本衡訛作衡）四寸有繅故意圭瓚之制亦同詳觀王人本文祼圭瓚與三璋黃金勺之文隔絕甚多文理

未見其同毛鄭說俱未安孔疏謂秬黑黍一秠二米釀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鬱金色黃如金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以璋制考之則祼圭之瓚如勺歟其勺用瓚玉故圭勺名瓚歟孔叢子子思曰吾聞之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孔疏謂鄭不見孔叢子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是章言受圭瓚秬鬯之賜為福祿惟君子豈弟福祿所以降也攸所也謂福祿因豈弟而降也說文云鳶鷙鳥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喻豈弟之德所以感動人心而興起之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孔子所以能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所同者自然相感應也文王之所以蹶動虞芮之君善心由中以生者其機同也其機無他其道無出豈弟而已是心甚神是心甚平無所不通無所不感豈弟君子不能作人於遐遠乎言無所不作成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不獨文王有之自太王王季同此心也同此豈弟也故亦同此化成也清酒非此謂三酒自五齊皆酒也雖齊亦就中取其清者用

之至於三酒則卑矣商頌烈祖亦曰既載清酤非謂在下之登酒也箋云載在樽中也騂牡赤色之牡是章言祭而獲福也界大也景明也其福明著而大也無德者雖祭不獲福此介景福由豈弟以致之也瑟柞棫堅膩甚美民取為薪以燎育濟乎民矣君子有濟世之功似之君子豈弟濟世神所勞矣故降福祿如榛楛葛藟施于條枚有福祿滋蔓之象豈弟之君子求福有進而無退回者旋轉也退之謂也是求不以思慮是進不以思為豈弟不已卽求福不回之謂

也非果有心於求之也于祿求福詩人歌詠之辭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毛詩序曰旱麓受祖也失本詩大旨矣本詩發明豈弟道化之妙而序惟言受祖不知道也豈弟君子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之所同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男補音尼心切釋名男任也典任事也白虎通男者任也任功業也易林屯之離曰陰化爲女陽化爲男治道得通君臣相承曹植宜男花頌草號宜男既嫓且貞　朱曰思語辭也至哉大任之思齊乎大任之神氣定靜如齊非大任堅持強取此定靜也人心本定本靜動於意則失之大任不動乎意故常靜也愛媚其姑周姜能順事也後武王有天下周地爲京師詩人尊稱大任爲京室之婦文王之妃大姒又繼嗣大任徽美之德音徽音猶令聞也其名聞不虛得由實德而生故不妒忌敘進眾妾致生男之多詩人美其不妒忌之志極其美而言之謂亦可以致百男也觀關雎寤寐求淑女以配君子至於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大姒盛德至是不妒忌不足以言之故詩人稱之曰則百斯男孔疏引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皇甫謐云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杜預不言曹叔振鐸而有毛叔聃淵明言曹叔而注云有毛叔國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則百斯男詩人意欲言其眾妾生男之多也惠順也孔疏云宗公是宗廟先公毛傳曰恫痛也時是也追王止於太王自公叔祖類而上曰先公盛稱婦

德故及於承祭祀順惠宗廟神無怨恫晉語胥臣雖謂文王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爲惠宗公然先儒釋詩未必皆得且叔孫豹誤釋皇皇者華以忠信爲周又以懷和爲周又以懷和爲每懷左氏以爲未安而削之然則雖言書亦難盡信夷攷思齊之詩上下文理謂大姒惠順宗廟先公毛傳亦曰宗神國君自稱曰寡人則稱其妻宜曰寡妻蓋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謙辭也刑法也此曰寡妻殆文王嘗自稱寡妻法度儀刑之善故載之詩歎宮中之事惟文王知之詳歎是詩推本文王上有聖母下有聖妃雖大姒自有盛德亦文王盛德感應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道化由中而達於外詩人於是備贊文王盛德謂在宮則雝雝在廟則肅肅雖居不顯之地亦若有臨之者雖人心悅我無厭射亦兢兢保守無怠呂曰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殄絕也無也縱大患難不無而文王之功烈光大而無瑕玷假大也心無所動自敬自善故雖室中屋漏人所不聞知之地亦敬如式在車致敬則式他人諫而後入於善文王雖不因規諫亦入於善肆有甚盛廣肆之意又言文王道化廣大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造者造之既興起其善心又左右之輔翼之使之入於善是謂造亦謂之作人古之人猶曰昔之人無斁曰昔之人謂老成人成德已久惟亹亹無厭斁斯士者總言成人小子及故老之人皆文王作成使之有譽爲髦俊也毛詩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蓋文王之所以聖由上有大任之母下有大姒之妃故也衛宏不知道故有斯言人心本善非自外至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人心卽道故曰道心動乎意始失心所謂作人亦作其所固有爾非能強其所無也學者知道不信己心之卽道故謂文王之聖亦由外助縱有佐助亦不過助文王本心之善而輔成治化爾衛序之言殊爲害道使文王如舜不幸其母嚚豈失其聖乎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補音赫黑各切淮南子汙壑穽陷之中高誘注云壑讀如赫赫明明之赫荀勖大會行禮歌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蠻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格祈祈邦家是若禡補音滿補切野祭也說文以馬得聲馬本音姥晉鼓吹曲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節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　赫者明威之謂莫者其瘼之音而字訛歟瘼病也不然則民心之所不可者歟莫不可也二國其謂密與崇歟是詩惟言按密伐崇獲得也得其政不得謂失道也二國不道上帝於是究度四方諸國可以使征伐之者然上帝不

遽伐之又久待之尙覬其或改也耆老也猶久也及其久也二國之惡終不悛反更張廓不少衰止式更也上帝憎惡之乃眷顧西國西周也上帝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民惡之則帝惡之民歸之則帝歸之文王未遽伐二國久待之卽上帝之耆之此指西周也維與西周安宅焉於是作治西周之宅而又屛障之作者作治其田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釋木云立死椔斃者翳郭注引詩其椔其翳周禮夏官掌固司險五涂徑畛涂道路之上樹之林以爲阻固林木

啻比蔽翳修理之平正之人爲之所作卽上帝之所作也毛傳曰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豈爾雅有別本歟抑傳者意之歟國家作治庶務不必專言治其木況爾雅亦多差誤今詩本文曰菑當從釋地田一歲曰菑立國治田蓋其先務林木之盛有灌木之從生焉有栵木之比列焉釋木曰灌木叢木又曰栵栭郭注云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江東呼爲栭栗內則云芝栭蔆椇程曰行生曰栵啓之辟之謂芟除釋木云檉河柳郭注云今河旁赤莖小楊釋木云椐樻郭注云腫節可以爲杖釋木云檿山桑柘惟可攘剔不可除伐矣以其可以蠶也凡此土田道涂林木屛翳修治就敍則西周之居宅安矣周世世有德其德昭明人心歸往至於所患之昆夷亦畏力懷德恭順歸往往來載路遷往也串夷往服卽上帝之所以向往也人心之往卽帝命之往天立厥配大王得大姜王季得大任文王得大姒益助周德周受天命於是益固鄭箋云串夷卽昆夷西戎國名爾雅釋詁云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配帝省西周之山柞棫拔然而長松柏兌然而悅陶淵明曰木欣欣以向榮易曰兌說也林木之盛其國富饒斧斤有時其國有政其邦固矣人道之所至卽天命之所作有王季又有大伯爲對大伯能讓故王季得傳文王旣有王季又有文王爲對旣有文王又有武王周公自之爲言後有繼矣因心則友者友愛其本心之所固有非自外而至非勉強而爲后稷公劉大王天命漸歸周矣至王季復有德心友其兄則天命之祥慶於是益篤厚矣天命之慶非無故而自篤也王季之德心有以篤之也帝於是錫之以光輝周家之德益著令聞益廣國勢益強有光輝爲周家之所有卽天之所錫受祿者享國也世襲不絕是謂無喪遂至於奄有四方備言慶祥之篤厚左傳昭二十八年晉成鱄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

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先儒以已意解釋古訓豈能一一皆中後世以左傳古書也一切信之不敢有改而本詩帝度其心豈成鱄之謂哉帝擬度王季之度爾而成鱄又誤言文王豈所傳之誤也（案王肅注及韓詩亦皆作文王）審觀本詩上下文勢當從此本維王季帝度其心成鱄言維此文王非莫者廣莫溥大之謂明者無蔽類者倫類不勊咸有其理惟克明故克類長猶君也析而言之則於親族言長於臣民言君克盡其道則能君矣克能也王季

而言王此大邦者追王之後作此詩故云也順者順事殷王順事長老敬順臣民育順無悖比者親比鄰國臣民親比宗族王季之德眾言咸備比於文王亦併比無異於王季無有愆失無可悔之事是謂靡悔成鱄所釋未盡其義樂記作克順克俾傳之差也比當昆至反而陸德明必里反者陸從樂記陸多好異失理既受帝之福祉又延及於孫子文王小心卑恭當紂大難見囚羑里惟有覬援於他人之心如溺者求援於畔維慕古聖羨治世初不敢有自爲之心然

是也帝謂文王無是畔援歆羨誕先登於岸勸文王自奮自濟無小心卑恭太過也文王即古聖大抵聖人不自以爲聖上帝雖實有言諭文王哉大公之所啓告武王周公之所贊助閎夭太顛諸臣之所輔翊勉文王自奮自濟濟海內塗炭之苦無卑恭小心而已人事即天道人言即天言密人不恭敢拒違我周大邦之命既侵阮又阻往其國將侵之文王爲西伯密拒命侵小文王於是從眾聖羣賢之請一怒而安民眾聖賢之言即上帝之言文王赫怒即上帝之怒

爰整師旅以按止徂共之旅孟子引此詩作遏莒二者必有一誤若孟子徂莒爲是則上亦當言侵阮徂莒其莒二字近似故訛救衛小國足厚周福篤厚也祜福也足以答天下望救於周之心矣對答也密人初依近周京先侵阮疆升陟我高岡無矢射我陵此我之陵也此我之阿也無飲我泉此我之泉也我之池也此皆止遏之辭文王未欲遽誅伐之姑止遏之故三軍之士從文王之旨亦姑止遏之文王之怒非私怒非生於忿之怒乃迫於義不得已之怒密之事

情可以師臨之諭之而止文王無過怒也密服則止釋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郭注云不相連釋地云廣平云原文王於過密之後度其鮮原於居岐山之陽在渭水相將稍近之地而遷邑焉故疏云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案原本三字脫）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山之陽豐在岐之東南三百里耳萬邦之方者雖居一方而萬邦之所歸也下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爾畢恭小心聲音顏

色殊不大肆不以國勢滋長夏大而變革其心如無所知如無所識常靜常敬常止常一是謂順帝之則三才無二道道在人心人心即道故曰道心是心無形是心無我虛明無際天地無間惟動乎意流乎邪故失之故與天地睽隔不動乎意則融融渾渾即帝則也如水鑑未嘗有知識也而自能鑑物如日月未嘗有知識也而自能照物文王之赫怒即是心也文王之遏密伐崇即是心也即舜之精一也即禹之安女止也帝謂文王詢問爾之仇方詢其事狀情理若

不可不伐則與爾兄弟之國以爾鉤引攻城之具與夫臨車衝車以伐崇國之城崇侯虎導紂爲惡虐囚文王於羑里文王非伐已仇乃伐天下之所仇非告語之所及故伐之凡可以在上臨下之具皆臨也凡可以從旁衝擊之具皆衝也閑閑暇不急遽之狀文王不得已而攻崇城猶或覬崇侯之怨悔而改也人性本善因物有遷其本善終不磨滅聖人心量如天地故三軍之士行文王之德意其狀閑閑毛傳爲言言高大也安知非墉之崇人有順迎王師之言不

一乎毛傳亦多差謂此閑閑爲動搖亦非箋謂言言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連連而至不絕也此德順者故不殺而執至也如崇侯惡黨凶徒則殺而馘之釋詁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其未致者猶招致之使附不忍驟伐寬徐如此而四方無敢侮周者王氏曰仡仡壯也說文引詩崇墉仡仡高貌周書曰仡仡勇夫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毛傳曰忽滅也朱曰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以爲文王師也茀茀者臨衝密比如草之鬱茀也毛詩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此序未爲全非大抵贅語無所發明是詩言天人無二不識不知閑閑安安非聖人豈能作爲序者固不識也又本詩惟言遏密伐崇而伐殷之意尚隱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囿音又麀音幽補音伏周官考工記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注云故書伏作偪杜子春云偪當爲伏音同而字異也賈誼鵩賦伏與域叶東方朔七諫伏與息叶揚雄長楊賦伏與息叶班固幽通賦伏與逼叶揚雄上林苑令箴伏與頤叶補音伏筆力切未安集韻鼻墨切偪筆力切又伯逼反同音有偪而唐韻堛芳逼切簡謂伏宜芳逼切既與逼同韻又與諸賦箴韻叶又與今音同毋特聲未轉爾服蔔菔若筆力切則異毋翯音鶴孟子鶴鶴牣音刃

文王爲臺方經畫而營之而庶民咸來其攻治之不盡一日而已成之故當時有言曰有司經始勿庸急庶民如子而來矣文王爲臺非如後世侈故不日而可成然民來如子成之速人異之於是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謂其囿曰靈囿謂其速若神靈然孟子所謂民歡樂之謂臺沼曰靈麀鹿牝者獨言麀蓋所親見見所伏於

囿中見其光澤如洗濯然故曰濯濯劉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然則首言麀伏亦以人異故歟白鳥翯翯然張羽而高滿沼魚多而躍此不爲異而詩人高之者民歡樂所覩皆樂故云也毛傳曰牣滿也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板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孫炎曰虡栒之植所以縣鐘磬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孫疏云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爲大牙

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崇牙之狀樅樅有瞽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虡業之下故知樅卽崇牙之貌考工記韗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大鐘謂之鏞呂曰於歎美辭也樂記云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箋云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毛傳曰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約觀者鼉魚屬有眸子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孔疏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書傳云鼉如蜥蜴長六尺陸璣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其皮堅厚可冒鼓毛傳曰公事也爾雅釋詁云公事也爾雅及毛傳亦多差誤案燕禮樂正告歌備於公公者諸侯之通稱文王時殷世尙質故矇瞍告歌備於公而不以樂正歟所謂矇者矇矇略見故可奏公特目視不明之老稱歟視不明者聽必精故樂工用矇瞍鼓鐘於樂音最著故言樂之倫理必曰鼓鐘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不過望氛祥孟子曰民之歎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鼈毛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夫民心親附文王也久矣奚始於此餘贅辭爾雅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含神霧曰作邑於豐起靈臺左氏說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王制云太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康成謂辟廱及三靈同處在郊矣爲圜爲沼可知在郊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九室室有四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廱夫文王追王詩作於後固可稱王至於辟廱事實文王豈有僭天子制耶殆文王創之後周有天下始定爲天子制歟亦猶大王立皋門應門後定爲制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今俗語下來謂後來也武步武也有前步而無後步者不繼也維周有後步夏有禹有啓而無繼商有湯

而無繼周有大王又有王季又有文王有武王如前步有後步相繼不絶故以下武爲喩而曰下武維周謂有後步者維周爾周世有哲王大王王季文王三后雖已在天在天謂已殁也而武王配於周京配合也其道與三后無異也周家世世以德爲務作求卽爲務之謂也維世世求德故永永配天命四海之內皆願望周有天下皆信周之必王孚信也周成王業天下咸信其必言三后之心與武王之心一也一者德也四后之心與上帝之心亦一也與四海之心亦

一也是一德之中無利心也無黨天下之心也無動心也禹曰安女止是心也舜曰精一執中是心也湯與伊尹咸有一德是心也是固海內之所共服其言其行固海內所法式是心寂然不動如大虛感而遂通如四海微動乎意則徭則尨何式之有湯表正萬邦武王作式惟聖人王天下故天下咸師仰之世世繼德是永永能孝曰思者助辭歟其曰心思則所思者德心歟所思安止歟精一歟維是維則易曰乃見天則詩曰順帝之則詩又曰有物有則則者大公至

正中庸不可變改之則也三才之所同也故天下同心歸之媚武王雖諸侯而有天下咸媚之者應侯之順德不知者以武王伐紂爲非順也知者以武王爲順德也使武王有毫釐不順之心則何以爲武王何以配天命何以配三后之德服事也大王王季文王順事殷商武王乃伐商其事不同也而曰嗣繼其服事昭明者其德同也其無利心無黨天下之心同也寂然不動同也故特曰昭哉嗣服眞繼志述事也昔者以跡爲事明者以德爲事又曰昭茲來許許所也

昭其先祖之所自來者德也安止者也精一者也不動者也是謂來許是謂祖武是則三后之步武也是則武王之所繩也繩循也循繩而往也詩人謂武王受天之祜於萬年者知周世德深入乎人心深入乎人心則深得乎天心故云也今武王有天下四方來賀是受天之祜也詩人謂豈特於今遐遠之方咸來佐助於後萬年亦無有遐遠而不來佐助乎毛詩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不以武爲步武而曰武王則何以曰維周也不

曰昭其德而曰昭其功不明四后之心甚矣衞宏之書詩也如此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亟或作棘毛詩此篇聿並作遹禮器作聿　聲聞譽也文王有聲其聲甚駿美聿發語助也文王之所以有聲維求安寧而已求安民而已初無圖王之志其後雖不得已而有伐紂之事實無利心無私心一於求寧而已而卒觀厥成詩人贊之曰烝哉烝盛也爾雅釋詁雖以烝爲君然爾雅多差誤不可盡信烝衆也故因有盛義盛有大義聖人無心於成公業惟有志於安天下此文王之所以大也受命之義備見皇

矣無然畔援之章所謂天命即大義之必不可得而已者是或因衆聖之啓告或因內志之聰明欲已而義不得已於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密人徂侵之師以伐崇墉此即受天命而行之有此武功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天命也作豐邑當時人情事理必利害曲折文王因其義之所當爲而爲之皆天也使文王微置私意於其閒不由乎天則必不合乎人何以爲文王何以有成再贊曰文王烝哉所以大其功也亦以大其道也淢溝也有城必有淢取土爲城因

以爲溝爲險匹兩也昔者作程今又作豐是爲兩非亟有所欲爲也乃追奉其所自來之孝道也周世世有道由道而行今更作豐亦由道而行雖欲以就王業亦以順民之所欲順天之所欲順義理之所當而作之也文王之心常安常止若亟其欲是人欲非天道也周世世不失其道謂之孝文王亦追此道而已王后亦謂文王也濯光潔也亦猶新臺之有泚有洒光潔如洗滌也文王既追王其大臣後亦爲公侯文王與其臣潔濯豐邑之垣蓋凡百君臣同謀協議故

詩人言王公也四方咸歸故曰攸同也豐邑漸臨中國四方又咸歸豐邑城滅又崇壯險固國勢益強文王至是如插羽翰而飛不可得而摧遏矣此在奸雄以私意行之謂之術在文王由義理行之謂之天命使有毫許私意則得罪於天矣豐水東注於渭禹導治之功也因豐水思禹績曰王曰后曰皇曰辟皆大君之通稱尊而大之屢更其辭愛敬文王之志也鄭箋謂鎬京在豐水之東遂謂此章言武王未是觀文理猶謂文王也自鎬京辟廱以下則言武王矣康成

不善屬文故有此曲說豈平分此詩四章武王故斷之歟然古詩與後之詩不同辭以達意意止則止意未止則未止奚拘整整為兒童態哉鎬京外水如璧壅之故曰辟廱不必專言學後漢郡國志言鎬在上林苑中注云長安西南有鎬池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餘一猶未盡服也至於武王則四方無思不服故武王有天下考成也卜宅鎬京成謀本於文王卜而得吉是龜正之文王已得吉武王成之而遷焉古者城邑宮室之制不侈費又庶民子來其攻故易於遷得非四方會同日盛於昔故豐邑又不足以容人又人情事理利於遷鎬為多故不得已而遷歟毛傳曰芑草也仕事也人士之仕皆從其事故仕事通稱歟古士事通稱詩陟降厥士保有厥士康誥百士播民和見于周皆以士為事豐水猶生芑武王豈得不有所事事猶生也言有滋生於昔以國勢益大而遷鎬猶滋生也祖父有成謀詒於孫成王以燕安羽翼之遷鎬謀於文王成於武王本於文王故以成王為孫又以武王言之故又曰子

子亦謂成王也是詩言文王武王同心於安寧天下作豐作鎬皆所以奉天命慰人心也而衛宏作毛詩序曰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心卒其伐功也宏不明文王本志於永寧奉天命武王同道而以繼伐為大旨失二聖之本心矣廣聲卒伐蘖辭贅語殊為害道

慈湖詩傳卷十六

慈湖詩傳卷十七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大雅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毛詩曰敦聚貌行道也鄭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叢生曰苞泥泥有柔意歟蘆葦叢聚如兄弟會聚牛羊勿踐履愛之之辭泥泥和柔喻其親愛兄弟之情似之戚戚者親愛切至之心其閒兄弟之遠者往往以疏闊謙辭故曰莫以爲遠俱兄弟爾具俱也陳肆筵席老者則授之几毛詩曰設席重席也春官司几筵筵在下席在上鄭箋云御侍也謂敦史奚謂緝爲猶續未安緝有比密之意老者之旁有侍御者比密焉毛傳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箋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

不犫也考之禮儀如箋所云洗爵奠斝錯舉互見毛傳曰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箋云薦之禮韭葅則醓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加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周禮天官醢人注云醓汁也孔疏云用肉為醢特多汁故以醓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屬為之名也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函舌也按燕禮雖諸侯之禮其與王禮宜多相似歌必以琴瑟故此毛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今彈琴多近咢則聲高此謂或咢疑指琴瑟也而釋樂云徒擊鼓謂之咢郭注引此詩詩云或咢然爾雅亦多差謬亦難盡信當兩存之以待來者董曰舊書作加殺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孔疏云正饌以外所加嘉殽則脾之與臄毛傳曰敦弓畫弓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已均中蓺鄭箋云舍之言釋也孔疏曰敦與彫古今之異集韻彫音育作弴者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彫畫蓋周公削之欲從質也周官之書周人不能盡行自洛都封建大事猶莫之行而況他乎敦弓未

必畀音彫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孔疏以為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況徐氏敦都雷反不音彫先儒好異改字强音者亦多今闕疑以待來哲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考工記矢人為矢鍭矢三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孔疏云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均周禮司弓矢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恆矢庳矢用諸散射注謂散射禮射也此詩禮射而曰鍭者詩言大略鍭矢通稱周禮八矢名物詳辨不必牽合也鄭箋謂將養老先射擇士王肅以為燕射呂曰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疏非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於旅醻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哉從鄭氏以為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禮如鄉射之禮雖畢而飲未終畢觶無算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耇

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朱曰既燕而射以爲樂也連中者發矢必均齊有毫髮之差必不中矣安能四鏃皆中如樹射禮釋獲者取賢獲執以告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孔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箋云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朱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毛傳曰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孔疏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先祈祀於黃耇尊幼之序也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若鮐魚郭云

背皮如鮐魚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毛傳鮐背大老也箋云背有鮐文諸儒所言皆莫知鮐魚之狀毛傳疑焉惟曰大老雖釋詁亦莫釋其鮐背有疾文隱藏不見亦非美談觀詩文未必謂背文老者髮黃則可見也豈以老壽者背多隆起若台耶爾雅作鮐則或以鮐魚之狀如老者之背耶台背其老壽者體狀可見於外者歟黃耇將受爵之時侍御者或引之於前或翼之於左右愛敬之至也祺猶祜歟介大也景明著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皆所祝黃耇之辭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此序亦差黃耇言宗族兄弟之老者非外也祈福乃祈祝黃耇之辭豈成王自爲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豈由愛物故能睦族耶序差謬多矣言辭似典雅而實不可考因鄭康成不知其爲衞宏作謂序在毛公之前遂尊之致悞後學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

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至矣既醉之詩非聖人不能作諸儒不知道阻滯不通大失厥旨是詩言公尸嘉告又言孝子執競祀武王之詩亦曰既醉既飽然則祭祀歟或曰既祭而燕也祭與燕不必深辯而其大旨則同以放逸不知道

者之心醉之飽之則酒也食也以不放逸道心醉之飽之則皆德也皆昭明融一之妙也是謂靜嘉是謂三才其貫百聖其由之道是爲福祿之本人情多因醉飽放逸故是詩首言醉飽以明德性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君子謂王也爾亦謂王也萬年蓋嘏辭以士大夫祭禮嘏辭推之宜有之此則因嘏辭而祝頌之贊詠之介大也景明著也爾雅雖以景爲大爾雅固多差悞殺者殺雜之薦折俎之類羣臣之所其饗將持也言爾我以別羣臣歟萬年所謂祝其壽考也此君子萬年推福於與祭諸臣歟人心無體自廣大自昭明自融一意動而遷始昏始雜始卑陋故此以爲高因言高朗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此心之神未始不一動乎意始失其一故有始無終故此言令終俶始也其終如始也復吾心之本一也發明德性於是爲詳周祀先王先公言公尸尊祖也嘉告嘏王也其告維何當是受福於天眉壽萬年之類而此惟曰籩豆靜嘉何也至矣大矣惟知道知之籩豆有列靜乎嘉哉此嘏辭之所有聖人取其要語以明道也此可以默會而不可以言宣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說蓋有意則可以詳說無意則不可詳說孔子曰陳其薦俎序其禮樂而君子知仁焉者靜嘉之旨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者靜嘉之旨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二三子猶以爲隱者靜嘉之旨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說也非祕而不可以詳說也無可說者不可得而詳也朋友諸臣也書曰臣哉鄰哉與祭諸臣威儀肅雝彼此感攝齊明融合威儀無失隨時而中孔甚也至也隨時中節之至也朋友之所攝者靜嘉融明之心也威儀之所時者靜嘉融明之變化也君子有孝子此君子謂前王也此孝子謂今王也融明靜嘉之謂孝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然則此孝豈有匱竭耶宜其錫被爾類永永無窮爾雅云宮中衖謂之壼郭注云巷閤閒道蓋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有巷道也室家之壼言子姓與宮允嗣也福祚及其嗣有永也蓋由乎道者何所不利何所不通也僕附也其景命

之集不特於其躬又於其子孫故謂之僕及已爲正及子孫爲附釐正也女與士皆子姓也王能釐正其女士卽景命之延及於女士也又從其釐爾子孫卽景命之延及於孫子也於以明其道不絕則福祿亦不絕其道絕則福祿亦絕禹啟之後太康遂失邦者道絕也大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不絕者以道不絕也毛詩序曰旣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此序辭似雅正實失詩旨徒爲榛蕪以蔽大道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公尸燕飮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殽旣嘉公尸燕飮福祿來爲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旣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飮福祿來下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飮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燕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飮無有後艱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於天子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假樂中庸左傳皆作嘉樂毛詩假樂者嘉音之訛也嘉善和樂蓋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徒樂而非善固非德性之樂徒善而非樂亦非德性之善既嘉善而又和樂德性之光自然而然初非有意於爲善又爲樂也德性之光輝合嘉樂一言庶乎形容之也此

惟有德者自知惟有德者知之非章句儒所能識也君子謂王也德性人所同有惟不昏蔽是爲君子卽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顯著其言行政令令德益顯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由此德此性而發無所不宜無所不通人心在是天心亦在是故受祿故天保右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是天實自君子之德性千祿非干求也千字似干傳之微訛也闕疑則可簽謂干求則大不可十百爲千千祿百福言其多願王子孫蕃衍至於千億穆穆靜默之容皇皇聰明

尊大之容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也非有心於爲靜默爲精明尊大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自然有若是穆穆皇皇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之辭也不愆差不昏忘率由先王舊章由德性而發自不愆不昏自率由舊章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行合也威儀抑抑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類其善不一而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甫田鄭曰匹類也率由羣類衆欲而行無已私也凡是皆德性所發自若是也是固可以受福無疆而爲四方之綱不特

爲四方之大綱而已又爲四方之紀紀者每事咸宜雖小事無一失也如罔紀之畢張也箋云燕者燕飲毛傳曰朋友者羣臣也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呂曰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詩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毛傳塈息也孔疏引釋詁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而爾雅疏無某氏曰何耶按呬許四反然則塈者呬之音而字訛歟詩此類多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

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按此篇以下永樂大典缺卷）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於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

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

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舃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

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

有舊

（按此篇以上永樂大典俱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七

慈湖詩傳卷十八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者歎美之辭穆者深遠之貌清者潔清也大抵皆贊美之辭相助祭者顯者儀物顯著肅敬雝和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康成不知衛宏作序意毛公之前已有序

悉尊信之故箋謂顯相爲諸侯案士虞禮祝辭哀子顯相則凡助祭之人皆可以言顯相不止於諸侯也言多士秉文之德不及諸侯者諸侯被文王之化淺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非文王能强人以其所無也人皆有德性文王有以感發之秉猶秉彝之秉非强力外取言不失爾對猶配合也夫文王大聖而多士卽能秉其德配合在天之靈者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感而化之非由外鑠駿敏也美也奔走在廟執事也肅雝濟濟駿敏不亦顯乎不亦順承乎承文王之德也射厭也文王之道士民之所共由中正平常本所固有何厭射之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之命天之道也不知道者謂命自命道自道周公作是頌知天命之不已不已不息也穆者言其深遠不可測於者歎美辭天道變化至如今不已也天雖無聲無臭不可測知而文王之德卽天德也故中庸

引此詩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文王之心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無形體清明無際純一無二天人道殊其迹則一惟純故不已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惟天人一故能發育孔子曰天之經地之義明三才一致也是故天命之不已卽文王之不已文王之德不亦顯乎文王之顯著卽天命之幽穆文王之心卽衆人之心卽千萬世之心孟子曰堯舜與人同爾此曰我其收之曾孫篤之者以其一故也我者周公自謂也文德假大盈溢以及我我收受之曰溢

曰收嵩默通其意無執其辭孟子嘗言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此之謂也曰溢曰收不可以二言不可以思爲言惟心通內明者自知自信駿俊也惠順也曰駿曰惠曰顯曰純曰穆皆所以贊說斯道而非五也如玉曰白曰瑩曰潤而無二玉也如金曰黃曰剛曰利而無二金也曾孫謂成王也成王未能收也篤之斯收之矣篤即收即純知篤與收與純之一者可以觀此頌矣何則道無二道也百姓日用者無二也衞宏作序曰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失周公之旨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文王之典則即文王之道後王之道其維清乎清者不動乎意者也禹曰安汝止之謂也舜曰惟精惟一之謂也詩曰不識不知之謂也易曰無思無爲之謂也即孔子毋意之謂也不動乎意非本石然也中正平常正直之心非意也忠信敬順和樂之心非意也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此之謂也於平常正直之心而起乎意爲不直爲正爲則渾濁矣非清也人性本清明起乎意始昏不起乎意則未始不清明清明無體無我如水如鑑文王由是清明而發諸云爲是謂典則武王由是清明而緝熙之念慮云爲無一之蹟乎意無一之不清其緝理密矣虛明和融是謂熙矣如水鑑照物不動乎意自無一之不理矣自無一之不合乎文王矣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始也始禋祀昊天上帝而文王配焉迄至也亦有終義武王至是功成皆緝熙文王之典所成也是爲周之禎祥在此緝熙之中不在乎犧牲幣玉之間犧牲幣玉所以致其禮行其誠而其所以致夫禎祥者在道而

不在物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傳曰烈光也文文德也辟君也辟公諸侯也烈文贊美之辭諸侯助祭先王降福于王有嘏辭爲王不專有其福祭訖而燕諸侯所以均其祉福子諸侯也曰錫云者先王錫之也載見之詩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亦猶是也毛詩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也惠有順義又有受利之義辟公獲茲祉福其惠我於無疆乎無疆猶無窮也諸侯能修德任賢如後所云則自然順事無違忠愛於王王室受其惠又願其子孫永保祉福其有不順不德則禍亦隨之是謂不克保其福祉毛傳曰封大也戎大也無封大侈靡于爾邦爾不封靡則王其崇之矣崇謂慶賞之左傳封豕長蛇封豕大豕也念爾祖考有大功故有國繼其序者當益有以大之皇大也爾欲競強乎莫競于用人所用得其人則四方皆聽爾之教令是謂訓之自方伯而下凡有屬國皆當奉王命以教訓屬國爾欲顯著乎莫顯於修德爾有德則百辟咸儀之矣於是歎美之曰於乎爾若是則先王將不忘女益錫女以祉福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先王之所以錫之祉福以爾己德之足以致之也然則烈文之詩諸侯助祭祭訖王燕諸侯之樂歌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祀先王也而衛宏作毛詩序幷言祀先公不可

信也先公尊太王卑今也於先公之前專頌太王而下之美其理也哉宏序差謬不可盡信何止此宏豈拘於七世之廟祀必公叔祖類以上故云乎然天下事自古及今斷不可以執一論觀此頌則特祀於太王廟之樂歌與祀有特有祫祫則羣廟之主合祀於太廟毛傳曰作生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太王去豳遷岐初治此山治荒曰荒亦猶治亂曰亂治擾曰擾歟彼作矣彼謂太王初作治此山建置社稷宮室庶司至文王益廣其治康之功彼徂矣謂太王亡矣徂逝也岐山有夷平之行言岐所以言太王也夫道平夷而已矣勤乎意則失之故孔子之毋意禹之安女止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記曰中庸洪範曰王道平平王道正直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斯道甚平夷甚易簡而自古學士大夫多求諸意舍其本性之善而外求其故外起其意故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故孟子謂之自棄而諄諄言必稱堯舜孟子深信其平夷故也子孫言王季文王而下也子孫保而守之無敢逸也動乎意則放逸放逸則失之矣夫道一而

已矣夫道心而已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紂大惡人心怨苦之文王武王有盛德人心歸之則天命固在二后矣文王本無伐商之志往往以衆聖贊輔紂惡滋熾憫斯民塗炭義不得而已是天命在周文王武王不得而違始有安天下之志是謂受故遏密人伐崇侯度鮮原作豐邑成就王業不敢康寧命不本於彼宥乃基本於二后之心凡二后之心夙夜念慮云爲動靜無非所以成天命也是基命之心寬宥精密其寬宥廣大而無外其精密無思而無爲蓋人心卽道故曰道心此心無體而神用無窮有體則有限量故曰寬宥有體則可知無體則不可知故曰精密人皆有此心動乎意則昏昏則蔽蔽則立我立私不宥不密二后不動乎意卽禹之安女止動靜云爲如天地變化日月之照臨無所不思而非動乎意也無所不爲而非動乎意也曰宥曰密所以發明乎是也孔子嘗引以明無聲之樂使二后之成王業一動乎意則私矣蔽矣天命將去之何以基命於是歎美之曰於是其念慮云爲無二之或動乎意無一之或失其道緝理無差熙和順洽意消而道心自明心明而時措自宜舜命禹曰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一則中矣此聖人緝熙之功也單盡也有一念慮動乎意則猶未單厥心也有一云爲未中乎節則猶有未單厥心也人心本廣大清明無所不照微有所蔽則亦微有所不盡苟有所不盡則於靖安天下之功亦有所不盡二后單厥心故其靖安之功霈然有餘裕矣肆者霈然有餘之意毛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案孝經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二詩惟言二后何耶衞宏作序固多差誤未必果郊祀之詩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往也時邁其邦巡守諸侯也王者天之子得乎天道而後可以居天位是故王者無私惟天道而行之故天右序有周右助也序者王宅中諸侯環屏皆序順也雖人道之序順實天道之序順也道無二也二則違矣安能王薄略也言語助也震威之也立政曰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知巡守

以師行也震疊畢而莫敢妄動故震疊文武不可偏廢諸侯不能皆賢其有亂德不可告教則誅君弔民義之不可已者也懷柔百神致禮於百神也毛詩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謂燔柴告天以巡守而至又望秩山川也蓋繼虞書之言此言百神又不止於山川矣首言昊天則柴可知矣不繼言百神河嶽而言有序震疊者欲急明巡守以師非私也奉天道而行也自西周東行巡守必經大河喬嶽也毛傳謂嶽岱宗周禮五嶽毛傳何止於岱也允信也后猶王也

武王初有天下初巡守遠方諸侯於是咸信武王之王天下矣昭明有周明今王爲周矣式更也義見式微不特明昭今王爲周又昭明次序在位諸侯謂從行公卿欲四方知大臣名德諸侯咸順無所誅伐則干戈無用而戢斂之矣弓矢無用而櫜藏之矣武王本心之所求者懿德而已干戈非所尚也時是也肆陳懿德於是夏歌之中夏歌有九歌何以名夏夏大也由道而行是爲大也允信王心之保守斯道而無失也周禮鐘師鄭注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人皆爭競求己之強而得其所競者千無一萬無一至於武王則得其所競矣故曰執競蓋惟無競者能競而競者不能競故古志曰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武王中虛無我豈以伐紂爲己利哉天下萬世皆信武王之心無一毫爲私也武王之心信於天下故武王之功烈天下無

能與競武王不爲私惟成康濟斯民之功其心甚顯明人皆信之不亦顯乎其爲民不爲己之心甚明也故上帝大之皇大也大武王之心也彼謂武王也奄有猶曰盡有之也四方諸侯咸服之也中虛無我故清明無所不照鐘鼓磬筦祀武王以樂也喤喤之聲洪將將之聲倩降福穰穰如禾稾之多也爾雅簡簡如竹簡之多也爾雅曰簡大也未必然也爾雅多差誤威儀反反每每反顧至謹也有獻有酢有酬故醉飽福祿來反者明福祿由己德所致非自神也出乎爾反乎爾毛詩序曰執競祀武王也孔疏云祀武王之樂歌也晉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曰夫樂先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后也韋注曰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周禮鐘師鄭注曰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文者事業之可觀也即堯文思之文也即文王之文也道不可見惟發諸事業乃見之思語助也后稷德配天故周郊后稷以配天天人本一人心動而昏始異是故克配爲貴克配非有他也不失其本心而已矣教民稼穡民得以立莫非后稷之道也極至也道之異名書曰皇極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道不可以復加也故極聖人知衆人必以后稷稼穡之事爲淺者不知其爲道故大爲之言曰極此頌武王或周公所作也非聖人不能爲是言道無精粗一貫無二天人本一事理無殊是道大同人自異意不起乎意本同本一孟子曰麰麥趙岐注云麰麥大麥也說文云麰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峰象其芒刺之形廣雅云來小麥也牟大麥也說文齊謂麥曰麰鄭箋乃引僞泰誓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謂此來牟鄭未知僞泰誓乃張霸所爲故信之來牟亦見臣工篇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草木之變昔所無而今忽有世雖有之而此來牟忽生足以濟民此天也事物之變無非天者而況於忽生濟饑之來牟乎后稷始獲此來牟遂以貽種蓺遂廣布其種不閒中國四

裔率偏也是上帝命后稷徧養其民無此疆爾界之閒而后稷與天合也旣言配天又言極又言無此疆爾界之廣大而卒曰陳此常道於是夏歌之中者何也夫道一而已矣平常而已矣聖人慮天下後世求諸高遠而反失之故又曰常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曰中庸皆言道不離乎日用庸常也平直而非遠也聖人慮人以爲淺故大之又慮人以爲高故曰常皆所以啟人心之蔽而明道也夏歌有九夏大也亦見

時邁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毛詩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疏云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毛傳曰嗟嗟敕之也工官也嗟嗟歎息之辭重農事憂切也公公家也敬爾在公之事蒼頡篇釐賜也王賜爾成法有道焉其有未明則來咨詢深入其中得其法意而行之而後可大抵法簡而意深長不可盡述故須咨詢茹入不可草草詩云柔亦不茹茹入也舜飯糗茹草謂食而入也菜茹柔而易入故茹有入義鄭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敕其車右以時事急教農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孔疏云月令說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不敕御人偏敕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敕車右言保介之御閒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毛傳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蓋本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易曰不菑畬詩曰於彼新田此臣工詩謂諸侯反國時維莫春亦何所務求猶務也新田當如何畬田當如何於歎美也皇尊大之也歎美尊敬令茲來牟之麥乃本於后稷之時上帝神化之所

生至於今種蓺滋盛然實受天之明命今當稷而糞之將受上帝粒食之賜必明昭其本於上帝之命故迄用康年迄終也康樂也民足於粒食而樂亦曰樂歲卽康年也意謂康年乃本於上帝使民敬天亦導民之良心也毛傳曰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孔疏云庤具釋詁文說文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地去草也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雅曰定謂之耨呂氏春秋耨柄尺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閒此云鎛鎒當是一器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鎒一銚夫銍旣爲穫刈之器則銚不得爲刈宋仲子注未必然而孔疏遽信之何也意錢者耜端之金歟後世錢貨其體圜取此爲名歟王氏曰戒使衆人各庤乃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已觀銍艾矣其謂農事不可緩之意歟是頌專於務農者孟子謂仰事俯育之足然後可以驅而之善救死不贍則奚暇治禮義哉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其言藉禮甚詳

噫嘻成王旣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傳曰雝澤也客二王之後故衛宏作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案周禮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又掌客之職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蓋周禮以諸侯爲賓其使者爲客況頌言諸侯必曰辟公凡辟公之使其辭隆重有客之詩其辭略於以驗禮文之有闕毛傳亦有差誤不可盡信大行人凡諸侯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則國客亦有饗食之禮此其樂歌歟王氏曰西雝蓋辟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朱曰先儒多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鷺振羽飛集潔

雅可愛此愛敬國客故以振鷺比客客既愛敬之又從而勉之曰在彼居國無惡之者來此王朝又無厭斁之者人無不愛敬庶幾夙夜進德無怠不特始有譽而終亦譽又願其終譽永久不已戾止也止語助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傳曰稌稻也廩所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孔疏器實曰齍在器曰盛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賦納銍即穗也而地官廩人職掌萬民之食三釜四釜皆米事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則亦藏米可知王氏曰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溼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此酒非三酒澄酒在下者五齊亦通稱酒醴齊濁禮之所尚故以祀祖妣凡言祖則妣從可知此必言妣者以周特祀姜嫄大司樂特享先妣生民閟宮言姜嫄特異言百禮則不止於祀祖妣箋云烝進畀予也祭而神降之福孔皆皆降福也是頌豐年報祭之樂歌也毛詩序曰秋冬報也言秋末安以時考之周建子今之

八月爲周孟冬豐年之報勢在冬矣諸儒考春秋不詳者多謂周用夏時非也周雖不廢夏時而朝廷大禮則用周正　孔皆補音舉里切葉勛東西廟頌賓之初筵諤諤濟濟既朝乃晏以洽百禮□以位敘或廷或陛登價台叟亦有兄弟胥於陪賓憲茲度楷觀頤養正降福孔偕楷古讀如杞後漢李膺傳時爲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曰有瞽有瞽言瞽之多也案合止柷敔出益稷孔誤作臯陶謨爾雅邢疏本鄭注及此詩孔疏皆謂敔所以止樂今太常寺樂合以柷止以敔於聲音序次爲宜況益稷篇合止柷敔文理亦合爾雅多差誤鮿從竹是古用竹爲之所謂木長尺者謂鉏鋙之木爾孔氏云柷敔古今字耳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郭云毊形似犁館以玉石爲之釋樂云大籥謂之言小者謂之筊大管爲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箹郭云編

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筊十六管長尺二寸籥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篪六孔邢疏云風俗通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博雅曰簫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二管有底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筊筊小也簫一名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管吹之聲音生於人心樂官之心肅敬則音亦肅敬心雝和則音亦雝和其心之不肅不和者其音亦不肅不和毛詩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謂合諸樂而奏之故曰先祖是聽是詩適

有四方之使者至觀此大樂之成故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曰永者言繼此永用此樂亦善頌美辭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釋魚云鯉鱣鰋鮎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呼爲鮎夷邢疏曰舍人曰鯉一名鰋孫炎曰鰋一名鮎則是舍人以鯉鰋爲一孫炎以鰋鮎爲一魚郭氏以爲四魚者如陸璣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鱣鰋鮎皆異魚也故郭氏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氏所以異也爾雅固多差難盡信然鮎魚身圓長而首鰋匾故亦名鰋歟鄭箋亦云鰋鮎鰷白鰷也釋魚云鮂鯉鰦郭云卽白鰷江東呼爲鮂邢疏云詩頌曰鰷鱨鰋鯉是鰷鯈音義同鱨揚也釋見小雅魚麗介大也景明著也箋云介助也毛詩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孔疏云潛詩者季冬薦魚春

獻鮪之樂歌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諸儒紛紛異同謂烈考武王者以武王宜稱烈又洛誥曰烈考武王故也然此文連文母則烈考爲稱文王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若謂武王則文理殊不安

烈考皇考皆文王也特更辭爾毛詩序曰禘太祖也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箋亦因之謂皇考文王然武王之時王季太王公叔祖類亞圉高圉之廟猶在則文王未爲太祖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爾未可言太祖孔疏謂於禮當諱而經曰克昌厥後乃四海歌頌之聲非廟中之事及採得之後則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爾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然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詩也文也禮不諱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意古者之亦然雝和綏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不言也於歎美也廣大也牡明非牝也故又曰騂牡曰玄牡曰白牡曰犉牡肆盛也假大也綏安也燕亦安也文王知人所用皆宜力明哲之人後嗣賴以爲輔又文王之爲后有文德足以深入人之心又有武功足以服人之心道兼文武故後王依賴以安文王安民民安則皇天亦燕安天心不可見以人心見之人心卽天心於是知燕及皇天文王所遺有宣哲之人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其道燕及

皇天故能昌其後祭有嘏辭綏我眉壽介助我以繁多之福祉皆嘏辭之所有也王禮嘏辭雖無見□而少牢饋食禮嘏辭有眉壽受祿之辭此詩其武王受嘏之樂歌歟右助也不特蒙右於烈考亦蒙右於文母文母大姒也此句法與我將伊嘏文王同謂蒙嘏於文王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嘏公土切韓愈元和聖德詩歆沃羶薌產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舞字以古得聲毛傳載始也爾雅釋詁哉始也載哉義同陽陽言有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旗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王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箋鶬金飾貌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李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是天子之享其福也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君臣皆受其福也（按以上原本脫今補）眉壽多祜知先王嘏今王之辭有是也皇大也祜福也昭考既嘏於嗣王復以遍及於諸

侯謂獻酬及燕虞故光烈文德之辟公均綏以多福雖然福非自外至當自求多福俾緝熙使自求也使緝洽也緝則鉅細無失矣今蒙福嘏未保其後不雜以福故使自此緝熙無失則福嘏純一不雜矣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詩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殊未安夫始見則於廟

矣詩言宿宿信信是四宿也薄言追之是追止留燕非朝中之辭也又淫威非所宜言於微子之前是頌殆燕餞武庚之使者樂歌也衛宏作序差誤之迹良多不可盡信殷尚白馬知其殷後周禮四方之使者曰客諸侯曰賓詳釋見振鷺周不廢殷祀使得用殷禮故白馬曰亦者不特其君白馬其臣亦白馬毛傳萋且敬慎貌孔疏謂敦彫古今字旅眾也使者之屬眾也雕琢儀物文辭之美也爾雅釋訓曰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箋曰縶絆也毛傳謂欲絆其馬而留之禮備客歸追而留之又問其左右而綏安之恐其有不安便故不肯留也禮所以著誠也此頌所以道王愛敬客不已篤厚之誠心也故禮有追餞非虛文也此追餞國客之樂歌也夷平也孔甚也夫既有淫威今則降福甚平言無彼此輕重之閒所以慰安武庚之使者也淫威謂伐紂也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殷後爵上公故其臣下二等於四宿而歸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武頌無此二章後乃析而爲賚爲桓殆秦火之後毛詩錯置之而杜預謂蓋楚歌之次第亦曲矣於者歎美之辭皇尊大之稱烈者功業之光顯武王之烈人無得而競也天下莫與之爭矣允也文王之文德天下信之文王初無取天下之心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誕先登

于岸盡眾聖贇起文王始赫斯怒以遏徂旅而猶事殷然其計安天下則文王已開之矣嗣子武王受之既勝殷則遏止劉殺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定者安定之云爾楚子引此詩耆定爾功亦言其不尚威武之意文王武王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其心皆在於安定天下之民非私於已也非私其怒也耆老也有終極之義謂終定爾功其功乃安定之功文王開於始武王成於終故曰耆若夫後世動於已私過於劉殺何功之有毛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然則武王作此樂

至成王時周公作此頌而樂歌始備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毛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武王卽王位未久而崩是家業不造成於乎歎辭皇考武王也武王上壽永世克盡孝道謂能繼志述事光有天下皇祖文王也文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陟降言文王動合天道如陟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下當時人稱美文王斯言盛行故多見於詩訪落又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頌乃嗣王免喪見於武王廟故首言皇考因上及皇祖文王以文武二后道同功並世接親近也皇王兼稱文武也今予小子繼序不忘文武之道思語辭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傳曰訪謀落始時是率循猶道判分渙散也釋詁云艾歷也郭璞云長者多更歷予謀其始率循昭考武王之道歎曰悠哉悠悠未濟之意朕未書艾未有所經歷予將有所就而繼有三監淮夷之叛周道分散親族離渙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所願武王昭繼文王上下帝庭之道陟降我家以保右我大雅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頌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上下猶陟降也謂陟於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下此則願武王昭繼其道降於我家休矣者願佑我以休祥保

我身使安明我心使不昏明之爲言亦欲啟成王之心釋其疑也是頌成王祀武王有所祈也而毛詩序曰嗣王謀於廟不曰祀何也衛宏作序多鹵莽訪云者謂成王始訪問詢謀不謂今也爾雅多差艾未必果訓歷謂朕未嘗艾謂幼沖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朱氏思語辭也李曰鄭氏以爲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傳曰士事也桓頌康誥亦以士爲事天昭顯可覩而命不易保無曰高高在上未必監察于下也天神降監人事復陟而升日日監察於此自敬之至是一節所以致戒於王也於是又言王致答謙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惟敬而已日日進而就之至於月而寖熟將持漸固謂稍能持執不失也緝而治之漸有光明爾其弼我仔肩之任示我顯德行予將學焉敬言進德之大要緝言細密學患疏略行必本於德不可務外而不由中空言無所據必明示以顯德行當時大臣必有進戒之言如右王亦必有致答謙辭自序及求輔之意略如右作爲樂歌以燕羣臣與其言敬若緝熙言示德行其教者致教之辭歟抑王親聖賢之教自能爲此辭與夫燕而聞是歌自然感發君臣之德意潛釋非心毛詩序惟曰羣臣進戒嗣王猶未盡其旨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孟子佛士亦輔弼也拂佛通諫則拂逆之矣說文仔克也所以荷任者肩也時猶我也示其我之邅使我克

勝其肩任社稷民人之任重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

此成王悔過之詩也毛詩序曰嗣王求助未得其情草之相比曰荓竹之相比曰荓今俚語相并比曰連荓曰成荓當日成王惑於管蔡之流言而疑周公後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啟金縢之書將卜而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始感悟始不疑周公始悔昔者信管蔡之非蜂喻管蔡王與管蔡連比是

拜蜂也王惑于管蔡故管蔡依王以作亂幾危社稷是王自取辛螫也蜂螫毒人罹之痛如辛故曰辛螫王曰予其懲創前事而毖慎後患懼後有若管蔡之類爲患故加愼也莫如予之拜蜂自求辛螫肇始也始信彼桃蟲雖至微後乃拚飛維鳥武王崩子幼沖未堪家多難而又集于蓼蓼味辛亦猶蜂螫之辛更辭叶韻故又曰蓼其意則同鄭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孔疏曰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月令季冬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

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鴞不類諸儒又以鷦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箋以三者爲一其義未詳（按原本鄭箋以下缺今補入）郭璞注云桑飛即鷦鷯也又名鷦鸎亦名巧婦江東呼布母案爾雅云鸋鴂鴟鴞屬非此小雀明矣說文云鷦鷯桃蟲也毛傳謂拜蜂摩曳也蓋本於釋訓甹冬擊曳也毛義未安成王悔過如此明白明以告人自怨自艾此其所以爲賢王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芟所銜反澤補音一讀直格切一讀徒各切畛之忍反補音之人切張衡東京賦殿未出乎城闕旆巳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神明毛傳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

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鄭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氏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爾雅侯維義同語助也下溼曰隰不必留水故無畛徂往也澤澤耕田有水也李曰嗿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傳曰士子弟也箋云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思語助也士夫也曰媚曰依言夫婦親愛也毛傳曰略利也問之田家曰耕罷略去耜端之積土爾非略而利之孔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箋云實種子

也函含也活生也穀種浸而芽蘖乃播布之釋訓曰繹繹生也邢疏云含人云穀皆生之貌載芟云驛驛其達箋云達出地也毛傳曰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云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簡謂厭者飽飫充盛之貌歎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氏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濟濟者刈穫齊整不亂有序也其積厚而其實多萬億及秭宜其積實也所積少則虛矣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釋見豐年毛傳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

胡壽也考成也孔疏引左傳僖二十二年雖及胡耇諡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釋詁云考成也蕩曰雖無老成人今爲酒有用椒者夫年豐爲酒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又酒飶然其香豈不甚美豈不爲邦家之光胡考之寧者神降福嘏也毛詩序曰載芟春耤田而祈社稷也差誤頗多是頌首章似耤田其後非矣亦非祈社稷情狀周禮右社稷左宗廟今首言烝畀祖妣則知非祀社稷也社稷尊於宗廟此乃百禮之一爾孰究始末其蜡祭之樂歌與蜡亦農事之祭也序陳農事之勞勤又言嗿饁媚婦依士亦近於戲樂且者苟且也蜡所以戲樂疑苟且徇俗故曰苟且先聖王雖本因俗然旣制而爲禮後王尊行不廢非苟且也匪今始有今禮乃振古如茲爾雅釋言云振古也振其塡之訛歟塡長久之義也詳釋見大雅桑柔此曰久古如茲爾熟玩辭情依然蜡祭之樂歌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此蜡之道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郭曰畟畟言嚴利也箋云良善也筐筥所以盛黍也毛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利也箋云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其笠糾結而成者鎛鉏類釋見臣工說文云薅拔田草也毛傳曰蓼水草也釋草云薞委葉郭璞云以茠薅蓼朱曰今人取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荼毒毛傳曰挃挃穫聲也墉城也栗栗實也其積

厚實也載芟云有實其積釋獸牛屬黑脣犉毛傳曰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角稍長故有捄然之勢古之人謂祖考以上也皆重農事皆報社稷今似續古人遵行其禮亦猶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大抵聖賢好古遵古故必及此毛詩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言秋未安秋方刈報在冬耳今八月乃周之孟冬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伏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於者歎美之辭王師周公之師王謂文王武王也師眾也自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武王即位猶須暇之猶覬紂惡之或悛也是謂遵養時晦鑠光也人心歸周王師義勇豈不有光至於紂惡滋熾人心滋憤天下咸願武王必伐熙和也人心歸周咸和而純一故天下大介助武王不止於三分有其二而已人心之大助即天命之大助武王於是不得不順受其大介曰龍者如龍之奮飛變化也下文蹻蹻亦有龍之象奮武也於是大有所造為而往伐或曰龍寵也承天寵而受之長發亦云荷天之龍鄭箋曰載則也允信也載猶則爾大抵語助也惟王有造故今成王得為之嗣故曰有嗣實惟文王武王大公足以信於師眾咸信文武志不私於己亦猶湯四海皆曰非富天下也而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毛詩序曰酌告成大武也朱曰內則十三舞勺即此詩也學業其謹諸始哉諸儒自不究詩序之是非一從其說厥後卒至牽強穿鑿而不可解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詩中無此意桓之序曰講武類禡也詩中無講武之意又曰桓武志也益乖矣武王之公允信於師眾徂往伐紂維求安定斯民爾用武非武王之本志也賚序曰大封於廟也詩亦無此意求賚意不得不得不為曲說爾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詩近似矣而實非何謂翕河何以言允猶下文全不類巡狩詩序自關雎以來其差謬纍纍是四篇者其

大武樂章之異名乎酌者酌時而行也時晦時純熙靜動隨時酌而行之也恆則取諸桓桓賚者以敷遍當時之人皆繹思周德思願武王之伐紂出民於水火之中武王往伐維[illegible]亥定斯民是大賚於四海也般者武王率師而東陟其高山及嶞山又及喬嶽渡孟津故詩人即河取喻天下咸知文武大公而非私猶道也允信之道也如彼翕受河流人心篤信畢趨敷天之下裒眾其時之對向周王而不違去者不期而會伐若是其眾也是時樂武王之必伐樂水火之

今出其樂可勝旣耶故曰般樂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輔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前之武與此酌桓賚般皆武樂異章之名而毛氏錯置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武王伐紂萬邦咸綏安屢年豐登其以人和故天地之氣亦和歟天旣命武王伐殷又錫之以屢豐年故詩人謂之天命匪解謂天命洊錫勤勤而不懈也桓桓者武德所有植立也武王能保有其事四方征伐滅國五十克定厥家功成業定是謂植立是詩序武王伐紂已後之事詩人歎美武王之德蓋與天通其桓桓征伐無非天道皇大也大矣哉天以武王伐殷也閒伐也散之亦以士爲事亦見康誥餘釋見酌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止語助也文王本無伐紂之心後以紂惡滋熾民久苦其毒羣聖賢贊文王之安三分天下共時歸文王

密人無道助紂爲虐文王曰天命也始修王業旣勤勞矣大勳未集武王應受此志而繼行之敷遍一時之人皆繹思周德思願周伐紂惡之不已曰繹武王不得已而往伐徂往也維求安定斯民爾非私於己也時是也是周之天命也天命周往伐也夫周之所以致天下之繹思不已者何也是道甚美也大公無私天之道也使文王武王有一點動乎私之意則安能致天下之繹思於歎美之辭也餘釋見酌言時是多通用蓋記音異爾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
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歎美也皇大也歎美尊大周王伐紂其時東伐升
陟高山嶞山喬嶽渡河而伐紂其致天下允信之道
如翕河流畢赴會伐敷天之下裒聚其時之對向於
周者畢會是周之天命也時是也必曰命者時非武
王之私心皆天道天命也爾雅釋山云巒山嶞郭璞
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詩曰嶞山喬嶽餘釋見
酌

慈湖詩傳卷十八

慈湖詩傳卷十九

宋慈谿楊　簡敬仲撰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
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
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
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
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才柏梁臺七言才與時叶易林履之巽曰蹇驢不才
駿驥失時明夷之觀曰德積逢時宜其美才舜南風
之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記龜筴
傳天地合氣以生百材陰陽有分不離四時（按韻補有陸雲
詩咨子頑瞭蕞爾弱才沈曜元渚挹庛雲淇四語）補音才前西切脩疑前移
切邪補音祥余切不正也太玄法首邪與辜叶羨首
邪與夫叶班彪北征賦邪與圖叶班固王汲贊邪與
徒叶急就章邪與胡叶　毛傳不言僖公而衛宏作
序曰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乎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衞宏固多妄而此序若有所據者鄭云史克魯史也孔疏云僖公旣薨之後魯請爲作頌旣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以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故知史克魯史然熟觀是頌殊無追頌情狀餘頌亦然安知非僖公末年公兩朝于王所後王使宰周公來聘時邪安知非作頌以陳公之美而請錫命邪晉大夫爲武公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亦此類爾以春秋觀魯君

其失道不一以詩觀魯君其得乎道亦不一明道不在遠人心卽道順則正不則邪毛傳曰駉駉良馬腹幹肥長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鄭箋云必牧于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腳色也郭璞曰跨髀間也釋畜又云黃白皇孔疏云其驪與黃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檀弓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毛傳曰黃騂曰黃王氏曰彭彭張也車雖彭彭張大馬能以之以者負之而行也魯君思慮政事無有彊限言勤思廣博以至於思牧馬有驈皇驪黃之臧善斯此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黃白雜毛駓毛傳曰赤黃曰騂蒼騏曰騏伾伾有力也孔疏云騂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騂犅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思無期限

常常動思也才者篤之反才猶良也釋畜云青驪驎驒白馬黑鬣駱孫炎云驒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云淺深班駁隱粼今之連錢驄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毛傳曰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孔疏云駵雒爾雅無文釋畜云駵馬白腹騵駵白駁郭璞云駵赤身黑鬣繹繹行不息也魯君思政理無厭斁作動作也言其善行也釋畜云陰白雜毛駰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今嚴娶人皆以陰爲因亦猶咽咽卽淵淵釋畜云形

白雜毛騢郭璞云卽今之赭白馬也釋畜云二目白魚郭云似魚目也毛傳曰豪骭曰驔骭戶宴反孔疏云驔爾雅無文說文云骭骹也郭璞云骭腳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毫骭白之名傳言毫骭白曰驔者蓋謂毫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孔疏此說少思爾何其曲也毛傳止曰毫骭白不曰皆白自與驓不同何必曲解祛祛猶去去也魯君所思無邪僻思馬能如此徂往也諸儒因孔子蔽三百篇以思無邪

之一言而疑思無邪之高遠甚矣道之不明也自諸儒不省中庸不出日用庸常而道始不明矣洪範曰王道平平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書曰彝曰常而諸儒自不悟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傳曰駜馬肥強貌孔疏云四馬曰乘魯君燕羣臣以車來此言于乘之馬悅其臣故亦悅其馬而見諸詩稱臣夙夜在公之勤又稱其在公明哲無所不明故曰明明鷺潔白羣飛可愛故以比羣臣來燕威儀濟濟愛其臣故取可愛之物喻之燕羣臣有樂故鼓咽咽鼓音也本淵淵方音訛而爲咽隨方音皆可醉而起舞者禮樂之事士大夫所習學燕而醉亦舞舞與鼓節相應故連言之鼓而舞所以相樂也胥相也皆也黃釋見駉釋畜云青驪駽郭璞云今之鐵驄白

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相與祈祝之辭也有年豐年也詒遺也毛詩序曰有駜頌僖公也君臣之有道也此序固無害於道然舉天下古今之人皆可言有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僖公羣臣亦有時乎無道見諸春秋若此頌所言無失道者亦可以言有道但恐衞宏本心未必明此以他序知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陶補音夷周反易林遒之既濟曰鎡基逢時稷契皐陶貞良得願微子解囚顏師古漢書注凡繇皆讀爲由獨於皐陶作士正五刑乃云繇弋昭反蓋未盡也先儒謂秦人猶搖聲相近云猶卽搖也古今字爾吳如字又音話訩音凶逆補音宣腳反苟勛正旦大會歌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蠻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格祈祈邦家是若 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箋云辟廱水外圓如璧泮半水王制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芹水菜也方言云戾至也止其語助歟言亦語助魯人樂泮宮而從容焉薄采其芹而魯君至矣觀其旂茷茷然車馬之鸞聲噦噦然魯人無小大皆從公而往泮宮邁往也藻釋見采蘋蹻蹻馬足高也馬高者爲美魯君語音清明故曰昭昭魯人愛其君故云釋文之繞反非盡拘於協韻如字亦協色者顏色和美也和顏笑語無所有怒維教之毛傳曰茆鳧葵也鄭小同云江東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或名水葵孔疏釋文同曰蓴菜永錫難老者獻

酢祈祝壽考也亦猶祭禮嘏辭眉壽萬年也後世亦有以酒爲壽人言道理有長有短俗曰從長魯侯從羣臣所謀之理長者順之用以屈此羣醜羣醜謂淮夷叛亂之衆也醜類也穆穆淵默也考之春秋魯君每每失道而此曰敬明其德者亦非誣也人惟自善其德自明自敬維動乎意始昏始失如雲翳太虛及雲斂則太虛清明如故矣是故人心善惡是非雜錯是頌亦稱其善者是者爾是則是道非則非道其敬明其慎儀誠可以爲民則誠有文誠有武允信也誠

也假者格音之徵轉也卽格也至也烈祖周公魯公與魯君之德昭格之非徒祭而蒙嘏辭乃自求多福祜福也言魯君修已故致祜也旣作泮宮未幾而淮夷服上言明德謂有德故能服之鄭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執獲者聽獄之寬平者卽皐陶之心也故言問譬淑善如皐陶古者士君子皆從軍旅故克廣魯君之德心亦承上獻囚寬平之意不吳譁不肆揚此文武周公之德化亦魯人德性之所自有也不吳亦見絲衣桓桓武德之貌于征謂往而征

之淮夷在魯之東南釋詁云烝進也烝烝進進也皇大也軍旅盛大也不告于訩不以凶敗聞也獻功以有功聞也觩者角弓弛而觩曲也搜索其矢而束之淮夷服我戢兵也戎車孔博以人不在車而寬博也孔甚也無斁不厭倦也謹終如始用師之道也驕惰者敗雖克淮夷甚淑善而不暴逆苟克勝而不淑善或暴逆不順乎道則道雖始善而終敗矣今孔淑不逆則其道益固不驟敗也故淮夷卒於得其心故以鴞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爲喻黮桑實也鴞雖惡鳥甘我桑黮而食之喻心服我以好音語寬諭之而彼心懷服也說文云憬覺悟也毛傳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荆揚也禹貢荆揚貢金三品琛或作賝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毛詩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未盡詩旨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

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多補音一讀章移切廣雅祇也（按原本祇誤多）周公無祇悔九家本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本亦作祇揚雄冀州牧箴仰觀前世厥用孔多初安如山後傾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何晏景福殿賦葩如蜺虹赫如弈蝸南距榮陽北極幽厓任重道遠厥用孔多一讀當何切集韻亦有章移切巖補音魚杴切邦補音卜功切繹補音弋灼切宅補音達各切嘏補音果五切母補音滿罪切有補音羽軌切斷音短度待洛反尺補音勑略切十寸也後漢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額逆各切帛樸各切王褒僮約讀券文訖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穿額早知當是爲王大夫沽酒眞不敢作惡搏遒莫切陌莫各切額逆各切舄補音七約切碩補音常約切下同奕補音弋約切揚雄太常箴翼翼太常是爲常伯穆穆靈

祇寢廟奕奕陸機七徵敷延袤之廣廡綺陵霄之高閣秀清輝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按韻補有此四句今補入）陸雲祖考頌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奕伯通莫切且碩補音同上孔碩讀

毛傳曰孟仲子曰閟宮禖宮也侐清淨也枚枚礱密也毛傳先謂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是以大司樂饗先妣故曰先妣而曰常閉而無事何也孔疏謂大司樂云舞以大濩以饗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

五廟皆月祭之二祧饗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閟而無事也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戶拒公故閟爲閉也毛傳孔疏甚當時情但閟宮之名蓋世所稱非本立是名諸儒謂舊有姜嫄廟蓋考是頌之不審是頌惟言僖公之美推其本始故及姜嫄因稱其廟曰閟宮實實枚枚申言其美使是頌專言姜嫄廟新廟奕奕謂姜嫄廟則所謂路寢孔碩者何耶下言松柏斷度尋尺

蓋修治路寢并修羣廟奕奕明煥亦以爲僖公之美故言之以修治非大功故言於卒章毛傳以新廟爲閟宮廟則未安夫閟宮之廟已新作於僖公之初年常事亦不足稱頌況文承路寢之事情非閔廟蓋路寢孔碩興役特盛故首言至於廟則略修飾而新之故言公子奚斯董其役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以此略飾而不大治故壞歟鄭箋謂上新姜嫄之廟非也鄭不善屬文於此益驗況是頌前篇蓋美僖公辭情甚明非專頌姜嫄也此尤見康成之不善屬文不省文意不相接應毛傳謂常閉而無事蓋言其大常非絕無祭事也實實壯實也不回者言正直而行不回邪也上帝是依履帝武敏歆也彌滿也滿十月卽生不遲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稺毛傳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稺釋草云秬黑黍李曰菽大豆后稷幼而好種蓺種蓺軓豐茂穎栗此降福之始後爲后稷之官教民稼穡百穀豐熟奄有下國則天降福多矣奄盡也下土猶下國言盡下土皆有黍稷穋稙穉菽麥稻秬也禹治水后稷纘繼

其緒而稼穡焉大王避狄而居岐陽邠人從之如歸市以大王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之一言也王業自此始故此曰實始翦商居至也武王至於牧野卽天致牧野此明武王之心一無己私皆天道也無疑貳無虞度而懼上帝臨護女敦厚也旅眾也武王遏劉止殺厚恤商之旅有道如此萬姓悅服故所至皆克濟厥功咸皆也毛傳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箋云叔父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欲封伯禽魯公乃策命伯禽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王制名山

大澤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法不得有故謂之賜降福既多云者（按原本王制以下缺今補入）亦猶少牢饋食禮之嘏於主人曰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也魯國于東使永保東方常常不絕詩人因是廣其祝頌祈願之辭不小虧不大崩不震動不騰踰此又言保其德也箋云三壽三卿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也朱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爲三也公車千乘者按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明堂位謂方七百里此張大之辭非事實明堂位之誣謬多矣此不可信孟子謂周公之封于魯方百里子產亦曰諸侯一同三子所見乃事實周禮諸侯封疆方四百里者蓋周公懲三監淮夷之亂新封諸侯勢懼於不敵故增武成三等之制著之周禮蓋武王始則因古制不變然自唐虞萬國歷夏商及周彊陵弱大并小何止於百里矣殷止三千諸侯至孟津者八百國耳餘雖有未至大槪又少于殷可見大益并小新封百里之國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力將不敵周公知其不可不變故增其制蓋欲益周公之所封以藩屏周室所增多者殆亦附庸并計爲是頌雖曰賜之附庸亦不及四方百里之地矣至戰國之時孟子唯曰今魯方百里者五爾侵并至是尚無方七百里而況於始封之時乎成王不能行周公之制大司徒地中建王國是即洛邑成王終不能遷而安於西都則周禮一書之不盡行者有矣今以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之則方百里之國唯有百乘而此曰有車千乘者以此頌不用司馬法出軍之制而言魯地賦有之數古者出軍非竭作而出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而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則又寬優國方百里方里而井井九夫方百里則爲方一里者萬爲九萬夫大約三分去一以爲山林川澤城郭宮室塗巷餘六萬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通之則六萬夫之地實三萬夫正廳夫三爲一屋之義凡三夫之地實一家也則方百里實有三萬家以家一人計之則三萬故曰公徒三萬以大司馬全賦之制計之上地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家二人下地家一人今通以中地計之

則三萬家爲七萬五千人正應千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之數詩人所言亦不過制矣毛傳曰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按原本中誤作弓）箋云備所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小戎云竹閉緄縢又云交韔二弓孔疏云二矛共束以緣繩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欒鍼爲右（按原本右誤作左）曰持矛哀二年衛太子爲右曰備持矛焉毛傳曰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增增眾也箋云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斬孤竹又南艾荆及羣舒無敢當之詩人既鋪張公之功又致其祈願申言俾爾昌熾壽富髮將白則黃台背釋見大雅行葦老壽之狀也胥相也相與試驗氣力神色以知壽考詩人又重複申言所願昌大耆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所害萬有千者萬而又千也有又同朱曰詹與瞻同毛傳曰龜山蒙山奄盡也龜蒙二山則盡有之餘東境甚廣大魯雖不盡有而大略無不順而相違者荒略也至于海邦及淮夷來同無有不率從者此魯侯之功也毛傳曰鳧山繹山禹貢徐州之地魯之所宅雖不盡有大略包荒之矣毛傳曰南夷荆楚也（按原本楚誤夷）蠻貊蓋外域之通稱此謂淮夷之外又有餘蠻貊故云若順也言之順應曰諾大略無相違異者魯侯是若謂莫不惟魯侯是若謂順魯侯也雖有福嘏而雜之以禍災非純嘏也僖公在位久故是頌多言壽毛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許田魯朝宿之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曰復周公之土是嘗失之矣往者鄭以璧假許田至是復耶居云者欲其永止之意耶燕安也令善也其妻令善其母壽考其大夫士宜咸是有謂保有之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毛傳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桷榱也孔疏曰桷與榱是椽之別名奚斯公子魚也有舄者圓而無琢痕如舄也毛傳曰曼長也碩大也萬民是若民咸順之無忤也公之正寢曰路寢路者無所不通如路也路寢通接外事君雖居宮中貴乎通達而無壅蔽也

衞宏作序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不盡詩旨

慈湖詩傳卷十九

慈湖詩傳卷二十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衞宏作毛詩序曰那祀成湯也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今所存五篇而衞宏倘言十二篇何也　斁補音弋灼切奕澤並同上切昔補音息約切古也昔有三音一如交錯之錯類篇倉各切注引周官老牛之角診而昔一如鳥鵲之鵲說文鵲寫昔三字同音一如侵削旁紐削轉爲昔故昔削互用楚辭大招昔與作澤客叶左思魏都賦昔與魄叶又詠史詩昔與壑叶左貴嬪楊后文昔與閣叶澤徒各切客克各切魄白各切用韻皆與詩同特不知於前三音

之中當爲何讀詩韻多得之旁紐今定讀如削夕補音祥龠切左貴嬪楊后文思媚皇始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　毛傳曰猗歎辭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毛詩鄭箋云置讀曰植金縢曰植璧夫璧不可植也唯可置之而已故徐音置然則植置通用歟故鄭讀此置曰植楹謂之柱貫中而樹之也鞉則楹鼓之小者加兩耳搖之耳還自擊故曰置立然則音義置植皆通歟或欲作樂先設置歟爾雅釋詁云那多也此那與專指鞉鼓非謂大鼓也而箋謂鞉與鼓爲二未安下文奏鼓簡簡則大鼓矣康成不善屬文而好拘故分鞉鼓爲二簡簡聲辨而不雜如簡也衎樂和也箋云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是頌始作則太甲時也後世亦可用之亦可稱湯孫假格也假格音相近記者不同也格至也來也湯孫奏樂以來其神歟綏安也神其安我所思而成之歟湯孫思得烈祖之神至而享之也淵淵鞉鼓之音小嘒嘒亦小貌風云嘒彼小星比管聲小矣平

者不焦急（按原本誤作意）又不緩濁也和則衆音諧協舒暢中平也鼓管皆依磬聲於歎辭赫盛也於是告湯孫曰此樂盛矣穆穆者和靜微遠之音毛傳曰大鐘曰庸鐘鼓餘音未已而又續是謂繹如也斁繹也奕盛也舞者多而盛也周禮謂四方之使者曰國客此雖殷禮或當同歟不然則殷不異賓客此謂諸侯歟然殷頌言諸侯曰龍旂十乘曰多辟其辭則重矣夷平也懌悅也和平而樂也箋云亦不夷懌乎言夷懌也自古在昔之先民有所作爲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今與祭之人亦然詩人於是又曰顧我今烝嘗之祭乃湯孫之所將奉也將奉出於誠敬夫溫恭也恪也將也皆此心也此心道心也祖考之所以來格者此也既和且平者此心所同自古先民之道皆此也所謂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此也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淸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肇音兆史記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帝

舜命契爲司徒封於商毛傳曰玄鳥鳦也諸儒習於孔子不語怪神而不肯信姜嫄履帝武敏歆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商之事夫天地閒怪神之事何所不有簡册所載耳目所及若是者多矣子不語怪神乃門弟子所記孔子亦未嘗斷然曰天下無怪神之事生民玄鳥之詩孔子取焉諸儒則穿鑿爲說強使之無孔子未必如此諸儒爲說終不若詩文之明白坦夷道無所不通故變化無所不有惟知道者信之特難於言以天下執己見執迹不化者多難告之多疑

故孔子不言爾自簡狄至湯歷年久矣故謂命玄鳥降生商之上帝曰古帝是時古帝已命湯武域有四方矣湯者契後世之孫生契所以生湯也域謂包有之也四方咸命湯后奄有九有蓋湯得四方之心故四方咸戴之欲以爲王九有九州也奄盡也猶言域四方也特更其辭爾人心所歸即上帝之所命民爲貴君爲輕故此謂方命厥后商之先后所以受天命繼繼承承不危殆者以有武丁孫子繼其後也武丁爲先后之孫子兩言武丁孫子贊美不已也武丁高宗

有武功故曰武王靡不勝易曰高宗伐鬼方說命曰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知高宗有武功伐而克之曰勝建龍旂者十乘謂諸侯來助祭也大糦是承祭以黍稷爲重也鄭箋謂諸侯奉承而進之未安奉黍稷主婦之職攷特牲（按原本作時牲誤）少牢禮則然天子祭禮不存今獨以此文承龍旂十乘而遂以爲諸侯則難詩文固多承連而意別者諸侯助祭爲賓於奉糦非其類韓詩云大祭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者高宗能安民民安其居故云也肇始也帝小辛帝小乙

之時殷道衰雖不至危殆而四海之心不悅服諸侯來朝貢者鮮矣至高宗始能得四海歡心始能統域四海四海諸侯來假假格也格音之訛也至也謂朝貢也祁祁盛貌箋云員古文作云河或作何字訛也箋云所云惟何乎言殷王受命皆宜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箋意謂來假者所云也稱頌歸美之辭也景明也明言也云言也後篇何天之休何天之龍皆擔何之義也衛宏作毛詩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幁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九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方補音方字絕句幁音員娀音嵩撥韓詩作發相意亮反球音求何上聲下同絿音求遒在因反共音恭厖莫邦反戁奴版反蘖五葛反阿衡補音戶郎切史記商紀敘傳幾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荀卿賦篇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下飭帝王晉樂章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唐虞（按原本無荀卿賦篇晉樂章二段今從韻補增入）漢書霍光敘傳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中配阿衡左右並去聲

濬深哲明商先王有是德性人所同有物欲遷則昏昧淺近故謂聖賢濬哲商不失濬哲之德故其發祥也長詩人推本洪水芒芒禹敷治下土盡力溝洫故地形方正不特畿內而已畿外之國皆修理其疆畔不言小國獨言大國者有娀大國也將大也有娀之女簡狄契母也毛傳曰幅廣也鄭箋曰幁當作圓圓謂周也箋意謂內廣而長其閒有娀之國方盛大其女生契堯封之於商天也故曰帝立其子而生商毛傳曰玄王契也桓大撥治也簡狄取玄鳥卵吞之

而生契故曰玄王桓者有才力之謂撥者分撥也契治五典五典分撥不亂又截內外之地不勝其多契一一辨治故曰桓撥畿外侯國皆當施教而達之諸國皆聽命於契契受諸國之請則以是道達之自是內外率循是教而履行之不踰越所教於是遂往審視之則既皆興發而率履焉其躬視與使其屬視則不可必也文王蹶厥生生卽興發也謂善心興起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其義同周官大司徒布教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相土繼其職業雖海

外之邦亦截截整整不越教典自契以來繼世皆不違道故天命亦不違商至于湯齊同尊湯而神之如自天降適當興王之時不遲也湯之德性則聖矣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因物有遷者不勝其多矣多不足以言之其不遷者則不失其本性之聖是謂聖人而庸人皆不得言聖矣聖生敬敬者不慢易不放逸之名意動卽謂之放逸不動乎意則不遷不放逸是謂敬禹曰安汝止敬也舜曰惟精惟一敬也伊尹曰欽厥止敬也止者不動乎意也如此則進德無疆矣故曰日躋躋升也進也德性清明本不可以升降進退言之以眾人遷於物動乎意滯陷而不能進乎善故以不滯陷而通達無阻者謂之躋升舜言惟精惟一以其進德亦有未精一者故也不精不雜不一則有閒閒則雜雜則閒閒雜則遷卽動意也然則聖人之進德也至矣非思慮之可言非云爲之可執詩曰日躋易曰進德皆因人之常言而言不可執躋進爲有意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湯進德如此固自知可以昭格于天而湯心遲遲

不動乎意惟祗敬上帝而已祗敬上帝之心正心也惟祗敬而不動乎意若夫急於昭假急於事功是動乎意而遷也何以爲聖敬何以能昭格至矣哉遲遲兩言足以形容聖敬日躋融融怡怡不遷不動之道心矣維其若是故帝命湯作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亦曰九有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朝聘之玉也旒者冕之旒以絲綴之旒在目前目所正視爲下國所瞻視尊敬也小國大國如此尊敬是天之休命至也故曰何天之休謂諸侯歸湯猶未伐桀之時也不競心無

所競也不求心無所求也無所競無所求不動乎意而遷也不動乎意故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敷政優優寛裕從容不迫急也湯之心雖遲遲優優而百祿之來則遒急也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夫湯未伐桀未正天子之位而諸侯已如此共貢故殷爲下國之駿厖駿俊也厖厚也諸侯歸仰則湯爲俊咸其貢焉則殷國爲厚矣下國畢共是天之龍我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詩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毛詩作何天之龍箋云

能當作寵敷徧也諸侯之來致其朝貢者與凡臣民咸進伐桀之謀是謂敷奏進也眾進勇說而湯不爲震動亦不以爲難而有戁心亦不懼而竦嗚乎湯之道心安止不動雖若此大事亦不微動此其所以爲聖也百祿自總集於湯及其終也湯之下民之罹毒也深使伊尹五就桀以補之終不可變又諸侯之咸歸天命之既至不得而已乃奮其武德軍載其旆秉鉞有虔虔敬也雖武而非肆也如火烈烈莫有敢曷者湯至是行其義亦非動乎意也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也此惟得道者自知自信而未得乎道者終疑也毛傳曰苞本也朱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正不義桀與三蘖皆不得遂其意九有皆截然無爲亂敗道害民者惟苞有三蘖當除去故既伐韋顧遂伐昆吾夏桀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釋文云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毛傳曰葉世也爲義未明人自少至老歷年之多如葉昔湯之中年始震動業業於平亂安民信乎爲天所予天又降

生卿士曰阿衡伊尹也阿安也衡平也伐桀之謀本於伊尹相湯伐桀伊尹有安平天下之功故號阿衡曰卷阿曰阿邱曰阿旁皆人之所安也衛宏作毛詩序曰長發大禘也劉曰功臣與祭故言伊尹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撻擊也殷之武威撻擊以伐荆楚深入險阻荆之旅眾恐懼保聚也截然不敢微動此湯孫之功緒也衛宏序曰殷武祀高宗也毛無傳然則孫不知何王鄭箋云氐羌在西方饗獻也周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貊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

月祀時饗歲貢終王終謂世終也箋云世見曰王昔成湯之時自彼遠夷氐羌猶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享者曰享于商王王者曰來朝于商王每每曰商是其帝也女荆楚居國南鄉不為甚遠而不享不王也明其有罪而伐天命眾多之辟建設國都于禹績之中辟君也謂諸國之君也來辟猶曰來王曰歲時來朝覲勿使予適于禍也若不來享不來王則王朝不得已而征伐是使予適于禍也適往也往入于禍患之中也惟當務農勸率稼穡不解周公作無逸首言知稼穡酒誥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蓋稚穡之心正心也非放逸之心也古聖賢深知治亂之機在此故云夫天命降而監察下民甚嚴言有罪則有災其有不僭越不淫濫不敢怠荒則天命下國大建厥福毛傳曰封大也孔疏引定四年左傳封豕長蛇為證商邑翼翼言宮室之盛如鳥羽然四方之所仰是為極如屋極然其所以致四方之歸仰者以有道德之聲靈感服之也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蓋以言夫不可形容之狀甚矣道德之甚且靈也夫道德正而已矣而

天下同心之所服焉商之賢王饗國久長見諸無逸曰壽考且寧惟其壽考故德業益固以保安我子孫升彼景著之大山掄材焉松柏丸丸然圓而直乃斷而遷之方正而斲之虔敬不敢慢易以松為榱桷而長旅眾也楹柱之眾其閒空立者有閑之意廟有寢朱曰此蓋廟始祔而祭之詩也安所以安其神自封建厥福已上其所廟之王在昔訓辭之所有乎高宗多征伐衞序曰祀高宗或然

慈湖詩傳卷二十

慈湖詩傳附錄

壽鏞案慈湖解詩往往別書心裁而得其深奧攻媿答楊敬仲論詩解見於攻媿集卷六十七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也因取集中答書附錄於詩傳之末袁清容稱其經訓小學精据可傳信於此益見矣

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

鑰蒙示敎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于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于禮與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爲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已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覃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訏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旁淺曰潭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轉音爲剡又轉字爲棪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

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說文覃長味也从旱鹹省聲詩曰實覃實訏徒含切又𠪚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深義字書凡有意者如人爲爲僞人言爲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王荆公字說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體皆入

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亦未爲重複也覃耜之音剡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剝棗剝音普卜反剝公以爲養老者剝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羣兒相呼扑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攷之

鵲巢維鳩居之○爾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鴶鵴者乃居鵲巢爲鸜鵒舊昭公二十五年鸜鵒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則鸜鵒亦鴶鵴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鴶鵴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鸜鵒亦有之而鸜鵒身色黑戴勝身色駁而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歟布穀其音渾然鸜鵒其音亟然穫穀毛駁頭有斑者李氏亦以鳴鳩爲鸜鵒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鳲鳩之爲鸜鵒甚明浙人呼爲八八兒川人呼爲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爲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鸜鵒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鳲鳩之刺不壹正謂鸜鵒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鸜鵒呂氏具載皆未當也

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將祭習舞以日中爲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俁俁德容也

前輩嘗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卽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兔爰雉離于羅○雉文明比君子

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網密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蘀兮○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之稱我爲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我自有員姓者吾妻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爲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候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咮○鵜鶘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羣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

翼咮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爲長

不遂其媾○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媾也

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董曰集注作嬒蔚文也南山朝隮蝃蝀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隮喻淫縱淫縱者惟其意所溺固有其妻雖婉孌而自不說者如衛莊美雖美而不見荅蓋不樂于靜正而放于情慾季女者年少之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則失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舉知

趨利靑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今爲一媾字一嬒字又婉孌季女遂生此說然朝隮實非蝃蝀也彼蝃蝀之詩首章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至兮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隮爲蝃蝀則不可旣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爲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

喻高位朝隮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觱發者寒氣勁發萬竅盡鳴如觱栗也野俗有語籬端吹觱栗謂烈風吹籬端之虛管作聲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歟

毛氏曰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尙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觱栗乃胡樂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爲眾器之首周時安得尤此俗語有不足取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沖沖○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傷人也豳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冱寒于是取之豳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傳曰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螘

避濕而上冢鸛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歎于室聞其夫將歸感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于垤之義惟胡德煇珵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釋鸛鳴于垤謂垤爲丘垤非螘冢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螘冢有極高大者如冢墓然每天將雨則鸛集螘垤而鳴螘知雨鸛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垤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事至自在下句婦歎于室意聯于上孟

子所謂巨垤以是知巨是自然高處垤乃螘塚下王洪盤馬于螘封亦謂此也

狼跋○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狼疐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疐故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縶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

步舒泰赤舃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與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未爲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遶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疐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說最爲得之

常棣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瑟琴之好毛傳曰翕如孥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之閒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閒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二章言凡人以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爲樂若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

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眞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倘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閒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棲○六月建巳之月也棲凄也凄凄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曰棲棲簡閱也蘇黃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引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雖未爲定論然以爲棲棲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

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惟善御者兩驂不猗雖馳而一無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爲之範則雙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吉日既伯既禱○毛傳曰禱禱獲也禱未必爲獲也云云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閒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爲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爲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不必專爲獲亦不必專爲求無傷人與廄焚不問馬之意不侔

漆沮之從○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入從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

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毛傳曰庭燎大燭也云云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就盆者庭燎歟就麻𢆉也音說毛傳以爲大燭未安

今說亦未安就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就盆也

斯干如跂斯翼○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甍兩翼如二霤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翬矣不應又以跂爲鳥之跂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此固

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爲亦無所懾但聖智雖不懾亦無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云云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況于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云民窮苦握粟出卜問曰何自而能穀善耶此章言貴賤皆困窮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靑色然則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顚倒矣惟其塡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爲卜筮之卜則意差

何人斯維暴之云○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則畿內此說亦不定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攷

巷伯捷捷幡幡○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

起于何代更攷

北山或王事鞅掌○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爲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韅靷鞅靽皆在馬之身惟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襻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陸機草木疏

機當作璣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皆作璣

慈湖詩傳附錄

詩考補注

二卷

詩攷補注補遺序

宋王厚齋譔詩攷錄齊魯韓三家詩及異字異義爲一卷後人以其書與周易鄭氏注附刊玉海之後顧鄭易有惠氏新本校勘精詳詩攷則傳寫訛舛莫之是正且此書爲厚齋艸艸之本未及審定有前後重出者如予襝憂心炎炎禮甜而不泲之類是也有編次失當者說苑甘棠傳用禮注引嘗嘗原隰皆與韓詩無涉不當繫之韓詩初學記引韓詩飲之禮當入飲酒之雁下不當繫之湛露文選注引韓詩靑靜也卽靑陽婉兮章句又引韓詩介界也卽無此疆爾介章句厚齋不得其次寘之卷末則非也有援據未精者董逌詩故所稱齊詩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崔靈恩集注皆後人贋作厚齋引以入書失之矣益以近世刊本之譌魯魚焉馬觸目紛如余所見玉海刊本外有胡文煥百家名書本毛子晉津逮祕書本近又有趙紹祖巾箱小本并以董斯張所增十九條附於後較舊刻差爲精鑿然如韓詩厲附也附誤作刑賤捷也捷誤作揵仍沿舊本之誤又如漢書誤作漢水李迂仲誤作迂仲尤爲踳駁則亦未爲審也余不揣固陋檢閱原書著其所出凡舊言漢書注文選注今皆著某篇其它皆類此複者删之訛者正之失次者移之未詳者申之加案字以別於舊爲補注二卷復摭其缺畧蒐羅遺軼爲補遺一卷而明代之僞魯詩說則削焉不載蓋其愼也昔惠氏校鄭易爲三卷余此書亦三卷末學寡聞其視惠氏書不逮遠甚然纘述厚齋之學而慮其貽誤將來勞心瘁力以迄於成則其意將毋同與

道光三年十月十一日淮安山陽丁晏自序

詩攷原序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

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攷補注卷一

宋浚儀王應麟原輯　淮安山陽丁晏補注

韓詩

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晏案漢書儒林傳文）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晏案後漢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馮衍傳注引薛夫子章句惠氏棟曰薛夫子名方回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困學紀聞謂夫子即漢非也）韓詩翼要十卷漢侯包撰（晏案包舊本一作苞隋志作包）梁有韓詩譜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隋志韓詩存無傳者崇文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說絕異（晏案今本崇文總目闕此文見歐陽文忠公集玉海藝文詩類亦引歐陽脩曰漢志嬰書五十篇今存外傳非傳詩之詳者）正義云齊韓之徒以詩經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據（晏案十月之交正義）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晏案詩之序論文）晁公武曰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晏案郡齋讀書志文）

周南召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二南按韓嬰敘詩云晏案江水篇南國名也南氏用分爲二南國也厚齋原本入異字異義今案當在此）

關雎　韓詩序曰刺時也（詩說　晏案舊本附後今移於此）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晏案明帝紀注作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晏案明帝紀注作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薛君章句　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　晏案李賢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化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云云又馮衍傳注薛夫子曰云云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云云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云云大人見其萌晏案馮敬通顯志賦曰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李賢注薛夫子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于色大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窈窕貞專貌（晏案顏延年秋胡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注　晏案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引韓詩　晁說之論云齊魯韓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爲康王詩　晏案詩之序論文舊本康王訛作文王一本作康王是）

葛覃　惟辭也（晏案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毛詩作維維惟古今字凡毛詩多用古文三家詩多从今文也舊本列生民下今移於此）萋萋盛也（文選注　晏案潘安仁藉田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毛傳萋萋茂盛貌）刈取也濩瀹也（釋文　晏案陸德明云韓詩濩音羊灼反毛傳濩煑之也）

卷耳　頃筐欹筐也　罍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釋文）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

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晏案禮器正義不下有能字）自節爲人所謗訕也（晏案詩正義作爲人謗訕禮器正義與此文同）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晏案舊本有誤作以今據詩禮正義改正）過廓然著明（晏案禮器正義作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韓詩說正義又儀禮疏晏案孔穎達正義引異義韓詩說卽漢許慎五經異義周禮司尊彝賈疏引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云云至以梓考工記梓人賈疏引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儀禮士冠禮士昏禮正義並引韓詩外傳一升曰爵云云五句大射儀疏引此五句作韓詩傳禮記禮器鄭注凡觴一升曰爵爵盡也云云至不得名觴左氏成十四年傳孔氏正義異義韓詩說觥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毛傳亦云人君黃金罍義與韓同）

觥容五升（釋文）

云辭也（文選注晏案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

朴木（釋文晏案陸氏云樛馬融韓詩本並作朴音同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晏案關雎序哀窈窕正義）

兔罝　施于中馗　馗中九交之道也（薛君章句文選注晏案孫興公遊天台山賦注韓詩曰施于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引同說文馗或作逵）

芣苢　傷夫有惡疾也（文選注晁說之論薛詩序傷夫也）直曰車前瞿曰芣苡（釋文）芣苡木名實似（晏案今繫傳引作如）李（說文通釋晏案繫傳苢字下徐鍇引韓詩）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菜（晏案今選注作草正義引陸疏云可鬻作茹菜

字義亦得通或厚齋所見本如是）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晏案今選注作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薛君章句文選注晏案劉孝標辯命論冉耕歌其芣苢注引韓詩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澤瀉也云云太平御覽疾病部引韓詩外傳芣苢傷夫有惡疾也采采芣苢薄言薄之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菜猶擇之不已君子雖有惡疾猶不能去離也）

漢廣　悅人也（文選注韓詩序晏案曹子建七啟注引韓詩序）不可休思（外傳晏案外傳一釋文休息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正義云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言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沖遠之說甚是惜不引韓詩證之）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薛君章句文選注晏案嵇叔夜琴賦齊敬皇后哀策文注韓詩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云云七啟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注引韓詩漢有游女洛神賦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以漢女與湘妃對舉亦以游女爲漢神矣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湘靈下漢女游善注漢女漢水之神劉向列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皋見之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江之漾矣　漾長也（薛君同上晏案登樓賦注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說文羕水長也从永羊聲詩曰江之羕矣）

汝墳　辭家也（釋文）惄如調飢（晏案陸云惄本又作愵韓詩作愵同）王室如娓　雖則如娓（晏案今後漢注娓俱作燬此後人據毛以改韓不可從據厚齋所見爲宋人舊本當从之釋文燬字書作娓音毀說文引詩亦作如娓）娓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

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薛君章句後漢周磐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注云　晏案周磐傳注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曰赬赤也云云韓詩外傳云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毛詩傳亦云赬赤也勞則尾赤列女傳周南妻[illegible]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乃作詩曰父母孔邇蓋與韓詩同）

采蘋　沇者曰蘋浮者曰藻（釋文　晏案一本作浮者曰薸音瓢方言云江東謂浮萍曰薸今本釋文引韓詩沇者曰蘋浮者曰藻與此止同蜀本石經載毛傳亦云沇曰蘋浮曰藻）于以鬺之

唯錡及釜（漢書注顏師古曰鬺亨也　晏案郊祀志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師古曰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韓詩曰云云亨音普庚反）

甘棠　蔽芾甘棠（外傳　晏案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斂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云云此之謂也）勿翦勿伐（釋文翦初箭反）

勿剗勿敗（集韻　晏案二十六產剗楚限切削也引韓詩）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厚不伐甘棠（漢書王吉傳　吉學韓詩　晏案本傳吉上昌邑王疏曰昔召公云云甘棠之詩是也吉傳韓詩見儒林傳本傳不載舊本此下有說苑一條與韓詩無涉今改移於後）

羔羊　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絜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薛君章句後漢書傳　晏案王奐傳注羔羊之義李賢注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云云毛詩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逶迤公正貌（釋文　晏案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牧人逶[illegible]進自公退食李善注引毛詩亦作逶[illegible]方碑云禕隋在公隸釋　晏案今外[illegible]傳寫佚脫耳厚齋所見尚屬完本宋[illegible]衛尉卿衡方碑又漢酸棗令劉熊碑[illegible]扶頌在朝委隨費鳳碑陰逶盛碑又[illegible]體）

標有楳（釋文[illegible]　晏案陸氏[illegible]）莩有梅（莩零落也孟子注　晏案梁惠王上音義云宋孫奭撰又孟子疏相傳亦孫宣公作而此疏乃云案毛詩而言也與音義不合朱子語錄謂疏爲邵武士人依託是也）迨願也（釋文）

小星　寔命不同實有也（釋文寔韓詩作實云有也　晏案今毛詩作寔是大雅實墉實壑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江有汜（說文作洍　晏案說文洍水也从水臣聲詩曰江有洍汜字下又引詩仍作汜徐鍇曰前洍字音義同[illegible]）

一溢一否曰渚（釋文[illegible]　晏案爾雅亦云[illegible]有時溢有時涸也）

一溢而爲渚（文選注西京賦李善注引薛君章句　晏案張平子[illegible]）

何彼莪矣（說文莪音戎毛詩作穠　晏案陸氏云韓詩作莪[illegible]）

騶虞　天子掌鳥獸官（[illegible]）

騶虞聖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illegible]性令本作

性

二

柏舟　衛宣姜自誓所作（李迂仲云　晏案李黃集解引韓詩說文迂从辵亏聲即迂字也宋志有毛詩詳解三十六卷李樗撰樗字迂仲舊刊本皆作适仲誤撿字書俱無适字乃迂形之譌津逮秘書本作李适仲亦誤今改正下文同）如有殷憂（文選注　晏案養生論歎逝賦阮嗣宗詠懷詩劉越石勸進表注並引韓詩今毛詩作隱古殷亦讀如隱）胡載而微載常也（釋文　晏案今詩作迭少牢饋食禮注秩或爲載古秩迭載並聲相近）

燕燕　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李迂仲云　晏案李黃集解引韓詩）定姜歸其婦（補傳　晏案詩補傳三十卷宋范處義撰列女傳以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衛定姜送婦作與迂仲迂齋說正合然劉向之說多本魯詩今以爲韓詩未知所據且韓詩宋世已亡二君未必親見抑亦傳聞之說歟）嫕悅也（晏案文選神女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錢大昕曰詩其心塞淵傳塞瘞也瘞當爲瘱之譌說文心部瘱靜也李善注引說文瘱靜也瘱與㥷同疑三家本作瘱故毛訓从之如傳甲狎也韓詩作狎俔磬也韓詩作磬之例一本作瘱訛胡文煥本不誤原本置卷末今綴於此）

日月　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　文選注　晏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韓詩今詩作述士喪禮鄭注古文述皆作術）

終風　終風西風也涙起也（釋文）時風又且暴使己思益隆（文選注薛君章句　說文作瀑　晏案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說文瀑疾雨也一曰沫也一曰瀑賈也從水暴聲詩曰終風且瀑舊刻說文作暴誤今改正）𡒄𡒄其陰天陰塵也（董氏云說文同　晏案讀詩記引韓詩章句同宋志有廣川詩故四十卷今不傳中興藝文志迺云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乃據毛氏以攷正於三家陳振孫亦謂適說兼取三家不專毛氏茲所稱董氏云韓詩即董彥遠之詩故也然董氏生於宋世實不見三家詩其云章句猶存乃妄說也所述韓詩皆僞撰不足據依後凡引董氏皆同說文𡒄天陰塵也詩曰𡒄𡒄其陰从土壹聲董氏因此而托爲韓詩耳）

擊鼓　契闊約束也（釋文）括約束也（文選注薛君　晏案劉越石答盧諶詩注辨亡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據此則韓詩作括與毛異也）于嗟夐兮夐亦遠也（釋文　晏案呂氏春秋盡數篇高誘注引作夐據韓詩也今詩作洵傳洵遠與韓義合舊[illegible]有不我信兮於韓詩無攷王氏別上于嗟闊兮故連書此四字今刪）

凱風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太平御覽　晏案御覽羽族部九百二十三引韓詩一本作簡斤疑誤）

雄雉　雄耿介之鳥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潘安仁射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匏有苦葉　至心曰厲（釋文　晏案玉篇水部[illegible]說文引詩深則砅或作濿）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　晏案周禮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賈疏引[illegible]又引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今荀子大略篇作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楊倞注引詩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陳風東門之楊正義亦引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初學記婚姻引董仲舒論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止殺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內）招招聲也（釋文）[illegible]也（[illegible]集韻十虞昫日始旦也[illegible]說文旦明日始出昫音並與盱同舊本附後今系於此）

谷風　密勿同心密勿僶俛也（文選注　晏案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illegible]）遲很也　發亂也　潰潰不善之貌（釋文　晏案毛傳潰怒也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皆連言以申之與韓注同）

簡兮　萬以夷狄大鳥羽（正義　晏案[illegible]韓詩說[illegible]）[illegible]碩人俁俁美貌（[illegible]）萬大舞也（初學記　晏案唐徐堅初學記樂部舞類引韓詩[illegible]）

泉水 祕彼泉水（說文作䀿晏案說文䀿讀若詩云泌彼泉水釋文引說文作䀿悲訣）飲餞于坭（釋文晏案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泥釋文作于禰云劉本作泥音同則坭字之異文康成曾從張恭祖受韓詩也）送行飲酒曰餞（薛君章句文選注晏案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毛傳云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

北門 敦迫 室人交徧讙我（就也釋文說文作催晏案陸氏云摧或作催韓詩作讙音千隹子隹二反說文催相擣也從人崔聲詩曰室人交徧催我）亦已焉哉（外傳晏案外傳一）

靜女 靜貞也（晏案張平子思元賦李善注引韓詩宋玉神女賦注引韓詩同毛傳靜貞靜也）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文選注晏案禰正平鸚鵡賦注韓詩曰搔首踟躕薛君曰踟躕躑躅也思元賦注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思舊賦注韓詩曰搔首躊躇琴賦注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躊躇猶躑躅也左太沖招隱詩注引韓詩搔首躊躇何敬祖贈張華詩注韓詩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

新臺 新臺有漼 河水浘浘 漼鮮貌 浘浘盛貌（音尾釋文晏案陸氏以此爲文音之異文今漼作泚浘浘作瀰瀰上文毛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與韓詩訓同）燕婉之求 燕婉好貌（文選注說文作睼婉晏案西京賦李善注引韓詩說文睼目相戲也从目晏聲詩曰睼婉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太平御覽晏案御覽九百四十九引韓詩說文引詩鼁鼀詹諸也言其行鼁鼀與薛夫子義同許君蓋本韓詩御覽蟲豸部引韓詩外傳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蟾蜍蟙蛸喻醜惡）

柏舟 實維我直 相當値也（釋文晏案今詩作特玉藻鄭注植讀皆如値道而行之値）

牆有茨（說文作薺晏案說文薺疾藜也从艸齊聲詩曰牆有薺）中冓中夜謂淫僻之

言也（晏案玉篇冓夜也引詩中冓之言廣雖審夜曾詩亦以冓爲夜與韓詩同）不可揚也 揚猶道也（釋文）

君子偕老 他他德之美貌（釋文晏案今本釋文引韓詩作佗佗盧文弨曰宋本作他他釋元應摩訶般若波羅蜜音義引詩委委佗佗韓詩委佗德之美貌也）邦之援也 援取也（作援同上說文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引詩邦之媛兮晏案今詩作媛爾雅釋訓美女爲媛）

鶉之奔奔（左傳作賁賁晏案左氏襄二十七年禮記表記呂氏春秋慎行論引同）奔奔彊彊乘匹之貌（釋文）人而無良（外傳晏案今俗刊外傳仍作人之無良非）

螮蝀（說文作蝃蝀晏案爾雅釋天同）刺奔女也 詩人言螮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泆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韓詩序曰云云後漢書注晏案楊賜傳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螮蝀者也注韓詩序曰刺奔女也螮蝀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云云今本范書注臧作藏說文無藏字新附有之非也漢書多以臧爲藏當從厚齋所引爲正）乃如之人兮（外傳晏案外傳一引詩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列女傳孽嬖傳引詩亦作兮）

相鼠 止節無禮節也（釋文晏案鄭箋云止容止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與韓義同）

載馳 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釋文）尤非也（文選注薛君章句晏案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淇奧 綠薄猗猗 薄篇筑也（晏案陸氏云韓詩竹作薄音徒沃反石經同元朗唐初人所言蓋漢熹平石經蔡邕石經爲魯詩然則韓魯詩同也說文薄水篇筑也）有邲君子 邲美貌也 僩美貌 赫兮宣兮宣顯也（釋文）綠薄如簀 簀積也（薛君曰簀綠薄盛如積也薄音竹文選注晏案張子平西京賦李善注引韓詩云云）

考盤　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文選注　晏案左太沖吳都賦劉淵林注引韓詩今詩作澗斯干傳干澗也）干墝埆之處也　碩人之僩　僩美貌（釋文　晏案廣韻八戈僩美也與𢢼同音）曲景曰阿（文選注　晏案西京賦注引韓詩釋元應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引韓詩曲京曰阿阿謂山曲隈處也毛傳曲陵曰阿）

碩人　倩蒼白色盼黑色也（晏案毛傳盼白黑分）退罷也　濊濊流貌　鱣鮪鱍鱍貌（晏案玉篇魚部鱍市活普活二切尾長廣韻十三末鱍魚掉尾普活切又音撥馬融云魚著罔尾發發然說文作鮁發鱍鱍聲相近）庶姜鱍鱍（長貌　晏案呂氏春秋貴直論過理注引詩亦作鱍鱍高誘云孛與鱍其音同）庶士有朅（健也釋文）

氓　氓美貌（釋文）將辭也（文選注　晏案揚子雲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履無咎言　履幸也（釋文　晏案禮記坊記引詩亦作履鄭注履禮也）吁嗟女兮（外傳　晏案外傳二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芄蘭　垂帶萃兮（垂貌）能不我狎（釋文　晏案毛傳甲狎也）

伯兮　偈桀侹也　疾驅貌（晏案宋玉高唐賦注引韓詩云云毛傳揭武貌玉篇偈音近烈切武貌引詩伯兮偈兮與韓詩同）焉得諠草　諠草忘憂也（文選注　晏案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韓詩曰焉得諠艸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薛君曰諠艸忘憂也李善曰萱與諠通痗音悔陸士衡贈從兄車騎引韓詩焉得諠草言樹之背）

黍離　伯封作也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太平御覽　晏案御覽四百六十九人事部憂下引韓詩御覽百穀部八百四十二引韓詩黍離伯封作也薛君注詩人求已兄不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爲稷）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陳思王植貪惡鳥論　晏案御覽羽族部引陳思王植貪惡鳥論羅泌路史發揮引曹子建惡鳥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讒欲殺伯奇厥弟伯封求之不得乃作黍離之詩又七月正義亦引陳思王惡鳥論）

君子于役　佸至也（釋文　說文伯俖　晏案說文佸會也从人昏聲詩曰曷其有佸說文凡从舌之字皆作昏）

君子揚揚　陶暢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後漢書注　晏案枚叔七發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後漢書文苑杜篤傳注引薛君注韓詩同釋元應衆經音義詩憂心且陶陶暢也暢達也）

揚之水　戍舍也（釋文　晏案今本釋文注疏音義並引韓詩云戍舍無也字）

中谷有蓷　蓷茺蔚也（釋文）說云益母（正義　晏案孔氏引陸璣疏云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案本草云益母茺蔚也一名益母）暵其泣矣（外傳　晏案今外傳二俗刊作暵非釋名釋言語云啜惙也心有所念惙惙然發此聲也）

兔爰　施羅於車上曰罿（釋文）張羅車上曰罿（薛君注太平御覽　晏案御覽八百三十二資產部引韓詩有兔爰爰雉離于罿薛君注曰禮部鬭器引韓詩施羅于車上曰罿）

緇衣　席儲也（釋文）

大叔于田　禽獸居之曰藪（釋文　晏案毛傳藪澤禽之府也）兩驂左右騑驂（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曹子建應詔詩注韓詩曰兩驂騑馬行薛君曰云云）

清人　二矛重鷮（釋文　晏案箋云鷮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陸德明云鷮鄭居橋反雉名蓋本韓詩）

羔裘　侯美也（釋文）恂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外傳汾沮洳彼己之子同　左傳一作彼己　晏案外傳二引羔裘三章俱作彼己又引汾沮洳彼己之子美如英又）

（引彼已之子碩大且篤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詩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東門之墠　有靖家室（注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室家也事類賦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靖作請　晏案吳淑栗賦注引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注靖善也言東門栗樹之下有善人御覽九百六十四引韓詩栗木名[illegible]樂也餘同藝文類聚菓部八十七引韓詩請善也）

子衿　子寧不詒音　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出其東門　聊樂我魂　魂神也（釋文　又文選注薛君曰晏案鮑明遠東武吟注引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東征賦曹大家注引韓詩同）

野有蔓草　青揚婉兮（玉篇集韻　晏案玉篇面部婉於遠切眉目之閒美貌引韓詩云清揚婉兮今作婉集韻二十阮婉面柔也韓詩青陽婉兮通作婉）青陽宛兮（外傳　晏案外傳二今仍作清揚婉兮明萬厤時刊本亦然蓋按書者不學妄改爾當以王氏所引爲正家語致思篇引詩清揚宛兮）青靜

也（晏案文選射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傳附於後今移於此）

溱洧　溱與洧方洹洹兮（音丸　又後漢書注同）蕑蓮也（釋文　臧氏鏞堂曰蕑與蓮是兩物太平御覽三十引韓詩蕑蘭也方執蘭而拂除後漢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文選注皆引韓詩秉執蘭草也蓮也蓋作蘭也晏案臧說非也古蘭蓮聲同通用爲一字陳風澤陂云有蒲與蕑箋云蕑當作蓮爾雅釋草邢疏引詩作有蒲與蓮御覽九百七十五亦引作蓮以爲旁證之一證河水清且漣猗爾雅釋水作瀾漸漸之石鄭箋與眾豕涉入水之波漣矣釋文漣一本作瀾漣瀾無別此蘭蓮亦然也又案易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以韻與言叶楚辭招魂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以蘭與筵叶足證古蘭亦有蓮音故相通用元熊氏古今韻會亦引韓詩蕑蓮也與釋文正同陸氏未嘗誤也）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眾

士與眾女方執蘭而拂除（太平御覽）三月桃花水（漢書注引韓詩傳　晏案溝洫志顏籀注引韓詩作桃華水事類引韓詩作桃華水御覽香部九百八十三引韓詩曰）人言溱與洧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後漢書注）（薛君注云藝文類聚　晏案漢書袁紹傳注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此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舊本祥作詳古祥詳通用明錢唐胡文煥刊本作不祥與後漢李賢注同今从之又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宋書禮志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歲穢通典禮十五祓禊引韓詩云溱與洧方洹洹兮唯士與女方秉蘭兮注謂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歲穢荊楚歲時記引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韓詩曰

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初學記三月三日引韓詩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招魂續魄秉蘭祓除不祥也事類賦春賦注韓詩章句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注蘭蘭也三月桃花水下鄭國之俗上巳於此祓除不祥案渙渙毛本作洹洹後人據毛詩改）洵訏且樂　訏大也（[illegible]）古曰洵信　勺藥　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釋文　晏案陸氏埤雅引韓詩云勺藥離草也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以勺藥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蓋本韓詩之說也）

雞鳴　說人也　蒼蠅之聲（薛君曰雞遠鳴蠅聲相似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蟲豸部一本作讒人也　晏案謂此詩爲讒人者蓋以蒼蠅與青蠅一類歟）

嫙　子之嫙兮　嫙好貌也（釋文　晏案說文女部嫙好也从女旋聲還嫙古今字）歎三

歲曰肩（後漢書注薛君傳　晏案後漢書馬融傳注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云云毛傳亦云獸三歲曰肩說文引詩作兩豜云三歲豕肩相及者廣雅釋獸云三歲爲肩七月獻豜于公毛傳三歲曰豜皆與薛君同蓋兩漢經師相傳之故訓也惟周禮大司馬先鄭注引詩獻肩于公云四歲爲肩其說特異豜肩古通用）

揖我謂我婘兮（音權）好貌（釋文　晏案廣雅婘好也玉篇婘好兒與韓訓同）

東方之日　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宋玉神女賦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注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顏延年秋胡詩明豔侔朝日注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曹子建美女篇容華耀朝日注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注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古樂府日出東南隅行淑貌耀皎日注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又洛神賦云皎若太陽升朝霞是古多以日光況顏色陳風月出皎兮箋云喩婦人有美色宋玉賦云皎若明月舒其光下文東方之月義亦當然宋歐陽子解詩與薛君正同津逮秘書本佚脫一行凡十九字玉海本不誤）

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南山　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釋文　晏案衡門音義引沈云衡古文橫字毛从古文韓从今文故許君異義稱毛說曰古韓說曰今也釋元應妙法蓮華經音義引韓詩南北曰縱東南曰橫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引韓詩南北曰從東西曰橫）

盧泠（盧泠泠也　董氏云說文作獜獜　說文獜健也从犬粦聲詩曰盧獜獜　晏案董氏董逌）

敝笱　其魚遺遺　言不能制也（釋文　晏案毛傳唯唯出入不制義與韓同）

載驅　發旦也（釋文　晏案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楚辭招魂章句引詩明發不寐王逸云發旦也）

猗嗟　舞則纂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傅武仲舞賦注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日出東南隅行注韓詩曰舞則蕤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今詩作選蕤纂聲相近）

四矢變兮　變易也（釋文）

葛屨　纖纖女手纖纖女手之貌（文選注　說文作攕攕　晏案古詩十九首纖纖出素手注引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傳云摻摻猶纖纖也義兼韓詩說文攕好手兒詩曰攕攕女手从手韱聲又戈部韱下讀若詩云韱韱女手）

園有桃　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章句　初學記　晏案毛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初學記樂部歌類引韓詩章句）

伐檀　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釋文　文選注作從流　晏案謝希逸月賦注薛君韓詩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貌毛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名水小波爲淪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

如尸焉（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潘安仁關中詩愧無獻納尸素以甚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餐者質人但有質朴云云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尸素當言歸注韓詩曰何爲素餐素者質人云云譬若尸矣曹子建求自試表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注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云云譬若尸矣七啟注引薛君韓詩章句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王充論衡量知篇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無道藝之業不曉政事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

蟋蟀　歲聿其莫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張景陽詠史詩注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沈休文鍾山詩注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郭景純江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又長歌行注三國名臣序贊注王文憲集序注沈休文道學省愁賦詩注引同）

綢繆　見此邂逅邂逅不固之貌（釋文　晏案明本舊本俱作遘今本釋文汲疏）

（音義引韓詩作覩）

鴇羽　悠悠倉天（外傳　晏案外傳二仍作蒼天非明刊亦譌）

有杕之杜　逝肯適我逝及也（釋文　晏案毛作噬傳噬逮也北風逝不古處傳亦云逝逮也噬逝音義同）道周　周右也（釋文　晏案韓詩作右正與道左相對）

車鄰（漢書作車轔　晏案地理志引作轔文選藉田賦注同釋文云本亦作隣又作轔）寺人之伶

使伶（釋文　晏案毛作令廣雅釋言云令伶也）

駟驖（漢書作四載　晏案地理志引俱省馬旁）鸞在衡和在軾（內傳　禮記經解注　晏案經解升車則有鸞和之音鄭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周禮疏　晏案周禮夏官大馭鄭注鸞在衡和在軾賈疏引韓詩傳升車云云禮記玉藻鄭注鸞在衡和在式孔疏以爲韓詩外傳文荀子正論篇和鸞之聲揚注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外當作內大戴禮保傅篇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賈誼新書容經云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說苑說叢篇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與韓詩合續漢書輿服志注引胥訓曰和設軾鸞在衡是魯詩亦與韓同藝蕭毛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言鑣與韓異鄭於烈祖箋用毛說此箋亦同又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鸞在鑣和在衡文選前緩聲歌注引應劭漢書注云鸞在軾和在衡與毛韓俱別）

小戎　駟馬不著甲曰俴駟（釋文　晏案傳俴駟也四介馬也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左傳成二年齊侯不介馬而馳杜注介甲也）

蒹葭　大渚曰沚（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潘安仁河陽縣作注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

終南　顏如渥沰（沰頳也　趙各反釋文　外傳作渥頳　晏案今本外傳二引詩顏如渥頳廣

韻十九鐸沰頳也他各切）

晨風　鴥彼晨風（外傳　說文作鴪　晏案今外傳八仍作鴪彼後人據毛妄改耳文選王子淵講德論注引韓詩外傳鴥彼晨風與厚齋所見本同今說文駿下引詩作駿亦非釋文云說文作鴪則唐時說文本倘不誤也郭注爾雅引詩亦作鴪文選古詩十九首曹顏遠感舊詩注俱引詩鴥彼晨風足徵古本皆作鴪木元虛海賦鴪如驚鳧之失侶李善注鴪疾貌毛傳亦云鴥疾飛貌鴥與鴪音義同）

東門之枌　穀旦于嗟（釋文　晏案王肅音嗟見釋文）

衡門　可以療飢（外傳　晏案外傳二引詩泌之洋洋可以療饑陸氏德明曰樂本又作𤻲說文云𤻲或療字也箋云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蓋本韓詩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注引韓鄭箋李善云𤻲音義與療同列女傳楚老萊妻引可以療飢）

墓門　訊諫也（釋文　晏案陸元朗云訊本又作誶王逸離騷章句引詩作誶云諫也廣雅釋詁亦云誶諫也皆本韓詩）

防有鵲巢　誰侜予　娓娓美也（釋文　晏案說文娓讀若媚廣韻七尾娓美也）心焉惕惕以爲悅人（爾雅注　晏案爾雅釋訓惕惕愛也郭注引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漢書叙傳孟康注嫪嫪惕惕愛也）

澤陂　展轉伏枕（文選注　晏案文選張茂先雜詩注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潘安仁懷舊賦注引毛詩亦作展高誘注淮南子說山訓引詩同釋文輾本又作展）碩大且嬇（薛君曰嬇重頤也　五檢反　太平御覽　晏案說文嬇含怒也一曰難知也从女酓聲詩曰碩大且嬇許氏所引是韓詩薛君訓嬇爲重頤者言豐頤若重道其美也廣雅云嬇美也今詩作儼禹貢厥篚檿絲漢書地理志作酓絲儼嬇酓聲相近）

匪風　匪車揭兮　中心怛兮（古怛字　晏案小顏說曰注文舊本怛作怚）

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漢書王吉傳　吉學韓詩　晏案吉上昌邑王疏引詩匪風發兮云云毛傳云發發飄飄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與韓詩說同韓詩外傳國無道則飄風厲疾引詩匪風發兮）

蜉蝣　采采盛貌也（晏案文選鸚鵡賦注引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王氏以爲粲粲衣服之異文係大東下恐誤今改正）

七月　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太平御覽　晏案御覽資產部八百二十三毛傳云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義與韓詩同御覽資產部八百二十三引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耩之至於四月始可以舉足而耕也）宇屋霤也向北向窗也（釋文　晏案毛傳向北出牖也與韓同）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初學記　韓詩說云　晏案地部冰類左氏昭四年傳申豐曰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于是乎取之又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韓說本於此）六月食鬱及藿（爾雅疏韓詩云　晏案說文藿艸也从艸霍聲詩曰食鬱及藿許君蓋據韓詩釋草邢疏引韓詩）

鴟鴞　鴟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蕳風至蕳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　晏案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注韓詩曰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鳥名也云云毛傳云鴟鴞鸋鴂也本釋鳥文與韓詩同爾雅疏引陸璣疏云鴟鴞取茅莠爲窠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大戴禮勸學云南方有鳥名蒙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楊倞注引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托者然也易林蠱之蹇云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諸書所言皆一鳥而異名）

徹彼桑杜　口足爲事曰拮据（晏案釋文桑土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舊本及明刻皆作桑土非也今據釋文及注疏音義改正）租積也（釋文　晏案廣韻十一模租積也）

東山　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張茂先情詩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注引韓詩曰鸛鳴于垤婦嘆于室韓詩曰鸛水鳥云云案下韓詩曰當爲薛君曰今本誤刻毛傳云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鄭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與韓詩合又段成式酉陽雜俎羽篇云羣鸛旋飛必有風雨陸佃埤雅云蟻將雨則出壅土成峯其場謂之垤亦謂之垤易占曰蟻封其垤大雨將至）烝在蓼薪（力菊反　叢薪也　釋文　晏案釋文一本蓼作蓼毛本注疏虞刻本文與此同）褵帶也（文選注　晏案思元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破斧　錡木屬銶鑿屬也（釋文　晏案毛傳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銶與韓詩異）

九罭　取鰕芘也（太平御覽　晏案御覽八百三十四資產部引韓詩云九罭之魚九罭取鰕芘也廣韻十二齊芘取鰕竹器部迷切芘本或作芘）

四牡　周道倭夷（釋文）周道威夷（文選注　晏案潘安仁西征賦登崤坂之威夷注引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周道郁夷（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　晏案班志右扶風郁夷注引詩周道郁夷小顏曰韓詩作郁夷字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

皇皇者華　莘莘征夫（外傳　國語　說文　晏案國語晉語引詩莘莘征夫注眾多也說文焱部引詩莘莘征夫文選西京賦注引毛傳亦作莘莘今本作駪駪列女傳晉文齊姜

（傳亦引莘莘征夫）

夫移　序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詩說　晏案夫移今詩作常棣讀詩記十七引韓詩序毛序亦云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原本附後今移於此）夫移之華蕚不煒煒（藝文類聚　晏案類聚八十引韓詩原本附後今移於此）賓爾籩豆飲酒之醧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初學記服食部酒類引韓詩　文選注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　晏案初學記禮部饗讌類引韓詩外傳曰不脫屨而即席謂之禮下跣而上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止謂之醧閉門不出客謂之湎舊本引文選注湎字誤作流今據明胡本改正藝文類聚禮部引韓詩不脫屨而即席謂之禮下跣而止謂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謂之醧閉門不出客謂之湎吳俶事類賦酒賦注引韓詩外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今外傳無此文文選東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魏都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張景陽七命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又魏都賦劉淵林注引韓詩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醧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今毛詩賓作儐醧作飫毛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與韓詩正類王氏列於湛露之下非也今改移於此）

伐木　伐木廢朋友之道缺　序曰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　晏案潘安仁閒居賦注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謝淑源遊西池詩注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毛詩序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與韓詩同）鳥微物也（文選

注　晏案禰正平鸚鵡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飢者歌食勞者歌事（太平御覽　初學記宋樂部歌類引韓詩　古樂志）

天保　吉圭惟饎（周禮蜡氏注疏曰鄭從三家詩儀禮注作為饎　晏案秋官蜡氏令州里除不蠲鄭注蠲讀吉圭為饎之圭圭潔也賈疏毛詩云絜蠲為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同又周官宮人除其不蠲鄭注蠲猶潔也詩云吉圭為饎賈疏蜡氏注云圭不同者彼蓋是三家詩儀禮士虞禮記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為饎毛傳蠲絜也舊音圭尚書多方不蠲烝釋文一音圭左傳成九年鄭人吏伯蠲行成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釋文並云又音圭呂氏春秋臨飲食必蠲潔高誘曰蠲讀為圭蠲圭同聲古字通用）承受也（章句　文選注　晏案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厚齊引少三字）

采薇　昔始也（釋文）依依盛貌（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潘安仁金谷集作詩注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又謝元暉休沐重還道中注引韓詩楊柳依依）

杕杜　檀車緩緩（音同韓釋文　晏案舊本緩緩作張張董斯張吹景集已辨其誤今檢釋文及注疏音義俱云幝從巾單韓詩作緩音同說文緩偏緩也廣雅釋訓云緩緩緩也蓋本韓詩）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韓詩說　禮記正義　又詩正義二十從役云云　又周禮疏　晏案王制疏異義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內則疏引韓詩說三十受兵周禮鄉大夫疏引韓詩外傳二十行役此條疑當入岵予子行役下）

湛露　愔愔夜飲（說文作懕懕　晏案說文懕安也從心懕聲詩曰懕懕夜飲爾雅釋訓篇懕懕安也毛傳亦云懕懕安也）愔愔和悅之貌（釋文　文選注　晏案文選琴賦注引韓詩愔愔和悅貌左氏昭十二年傳祈招之愔愔杜注安和貌又小戎厭厭良人列女傳亦引作愔愔古厭愔聲近通用）離離長貌（初學記　晏案果木部桐類引韓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離離長貌）

蓁蓁者莪　蓁蓁盛貌（文選注　薛君曰云云集韻作蓁蓁　晏案班孟堅靈臺詩注韓詩

（曰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說文蓁艸盛貌桃夭其葉蓁蓁毛傳蓁蓁至盛貌此傳亦云菁菁盛貌蓁菁聲近義同又集韻一先蓁將先切詩蓁蓁者莪李舟說廣韻二仙蓁子仙切草茂貌出字林）

六月　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章句　史記注　晏案史記三王世家裴駰集解引韓嬰章句云云箋云元戎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義本韓詩東萊先生讀詩記亦用韓說）

采芑　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周禮注引詩傳疏謂是韓詩　國語注詩傳曰上有葱珩　晏案天官玉府鄭注引詩傳云云賈疏謂是韓詩晉語韋昭注引詩傳曰上有葱珩下有雙璜明本舊本引國語注珩作衎謂今改正大戴禮保傅篇云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瑀以雜之衡牙蠙珠以納其間皆與韓詩同又女曰雞鳴篇雜佩以贈之毛傳云雜佩者珩璜琚瑀衡牙之類）

車攻　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文選注　後漢書注　晏案文選東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後漢書班固傳李善注引韓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薛君傳云甫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鄭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蓋據韓詩讀如圃）東有圃草（後漢馬融傳注　晏案舊本作圃草與今後漢書同錢氏大昕後漢書攷異云圃當從閣本作圃汲古閣本引韓詩亦作圃草明刻詩攷作圃與文選注正同今從之）奕奕盛貌（文選注　晏案謝惠連秋懷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貌廣雅奕奕盛也）

吉日　駓駓俟俟（後漢馬融傳注　晏案馬季長廣成頌鄙騃譟讙李賢注鄙騃獸奔迅貌也騃音俟韓詩曰駓駓俟俟或羣或友）趨曰駓（音鄙）行曰騃（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張平子西京賦羣獸駓騃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駓音鄙騃音俟毛傳曰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義同韓詩玉

篇駓與騃同楚辭招魂逐人駓駓些王逸章句駓駓走貌也廣雅駓駓走也說文騃馬行仡仡也說文俟字下引詩又作伾伾俟俟駉云以車伾伾釋文字林作駓走也駓伾並聲同通用）醴甜而不泲也（文選注　晏案張平子南都賦注引韓詩玉篇醴甜酒也周禮酒正醴齊鄭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鄭又云酤與酒味異也又酒正四飲一曰清鄭注清謂醴之泲者漿人鄭注醴濁也蓋醴有清濁二者濁者不泲清者泲也）

鴻雁　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韓詩說　正義）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韓詩傳　公羊傳注　晏案孔氏正義引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云接五堵而爲雉也公羊定十二年傳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疏云韓詩外傳文左氏隱元年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劬數也（釋文　晏案釋元應攝大乘論引韓詩劬數也）

沔水　讒言緣間而起（文選注　晏案范蔚宗宦者傳論注引韓詩）

鶴鳴　九皋九折之澤（釋文　晏案毛傳皋澤也王逸楚辭章句云澤曲曰皋王充論衡藝增篇云鶴鳴九皋言鶴鳴九折之澤本韓詩說）

祈父（左傳作圻父　晏案左氏襄十六年引詩）有母之尸饔（外傳　晏案外傳七）

白駒　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　文選注　晏案西都賦注引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在彼穹谷考工記韗人注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毛傳空大也釋詁穹大也古空穹通用）

斯干　如矢斯朸朸隅也（旅即反　晏案今詩作棘傳棘稜廉也抑維德之隅傳隅廉也毛韓同意）如鳥斯翶翅也（晏案今詩作革傳革翼也說文羽部翶翅也從羽革聲許君本韓詩廣雅

翔翼也　載衣之禘（音同裼　釋文侯云示之方也正義　晏案正義引侯云侯苞說也說文引詩載衣之禘）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內傳　白虎通姓氏引韓詩內傳云）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不絕也（晏案白虎通爵引韓詩內傳舊本有諸侯世子至天子十五字附後今移於此）

無羊　或寢或譌　譌覺也（釋文　晏案今詩作訛訛譌古通用）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晏案廣韻五十九鑑監領也）昊天不庸　庸易也（釋文）騁馳也（薛君章句　案文選登樓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雉賦注同箋云蹷蹷然難彶馳騁無所之也鄭本韓詩）萬人口口仰天告愬（薛君文選注　案百辟勸進令上牋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安陸昭王碑文注引韓詩曰仰天告訴）

正月　夢夢惡貌也（釋文）箸追（董氏引章句　晏案讀詩記引韓詩章句同說文箸追也董廣川襲說文托為韓詩）速速方穀天天是椓（後漢蔡邕傳注韓詩亦同　晏案李賢注詩小雅速速方穀天天是椓鄭元注云椓破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韓詩亦同蔡邕引速速方穀天天是加與毛韓異邕書石經魯詩疑此亦據魯詩文）

十月之交　繁維司徒（晏案今詩作番番繁通用）抑意也（晏案釋文抑徐音噫論語抑與之與隸釋漢石經抑作意）憖闇也（晏案後漢張衡傳思元賦曰戴勝憖其既歡兮李賢注引張揖字詁憖笑貌也玉篇心部憖一曰說也與韓詩訓闇同意）讒口嗸嗸（釋文　晏案今詩作囂董仲舒傳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師古曰囂與嗸同）

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劉諫議安世曰嘗讀韓詩云云　晏案集傳引元城劉氏說朱子曰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攷也林駉源流至論後集引韓詩序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困學記聞引解頤新語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讀詩記引韓嬰章句雨無政無眾也皆後人依托不足信）熏胥以痡　熏帥也胥相也痡病也　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注　晏案蔡邕傳下獲熏胥之辜注云見韓詩）熏胥（後漢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顏師古曰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　晏案漢書敘傳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耳楚元王交傳胥靡注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

小口　謀猶回鴥（釋文　晏案毛傳云遹[illegible]是韓詩亦訓[illegible]）謀猷回穴（薛君曰回邪僻也　文選注　晏案西征賦注引韓詩章句今本文選注作謀猶回穴）穴僻也（晏案幽通賦曹大家注引韓詩穴即鴥之異文音義並同）訿訿不善之貌　民雖靡腜　腜猶無幾何（釋文　晏案今詩作膴膴腜古通用大雅周原膴膴韓詩作腜腜）是用不就（外傳）集（晏案毛詩作集傳就也義兼韓詩）

小宛　翰飛厲天（薛君曰厲附也　文選注　晏案西京賦注引韓詩今詩作戾傳云戾至也卷阿亦傳于天傳傳至也）哀我疹寡　疹苦也（[illegible]）宜犴宜獄　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釋文　晏案初學記獄類引詩宜犴宜獄韓詩外傳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文犴胡地野狗从犬干聲或作犴詩曰宜犴宜獄周禮射人注犴讀如宜犴宜獄之犴鹽鐵論刑德引詩宜犴宜獄文選范蔚宗皇后紀）

（讞注引毛詩宜犴宜獄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楊注引詩宜犴宜獄後漢書崔駰傳獄犴實滿注引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朝廷曰獄）

小弁　惄焉如疛（除又反釋文　晏案今詩作擣傳擣心疾也釋文本或作𤸷同說文疛小腹病也廣韻四十九宥疛心腹疾𤸷上同）萑葦淠淠（外傳　晏案外傳七言大者無不容也）

巧言　昊天太憮（外傳　晏案外傳七）僭始既減減少也（釋文　晏案今詩作涵傳涵容也鄭音咸古函咸聲近通用）匪其止恭惟王之邛（外傳　晏案外傳四引詩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今詩恭作共惟作維箋云邛病也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所病義本韓詩）趯趯毚兔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韓嬰章句史記注　晏案春申君列傳引詩趯趯毚兔裴駰集解引韓嬰章句毛傳毚兔狡兔也漢書李尋傳顏注趯與躍同）寂無聲之貌也（晏案文選西征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毛傳踧踧平易也司馬公類篇𡁒行平易也說文𡁒嘆也玉篇口部𡁒嘆而無聲言安靖也𡁒即寂之正文與𡁒通用說文宀部宗無人聲也義本韓詩舊本附後今姑系於此）

何人斯　我心施也施善也（釋文　晏案今詩作易大雅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禮記正義許慎據韓詩云　晏案曲禮正義毛傳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與韓小異）

巷伯　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晏案白虎通誅伐引韓詩內傳舊本附後今疑投畀有北傳文姑系於此）

谷風　將辭也（文選注　晏案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同）

蓼莪　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晏案釋元應大般涅槃經音義引韓詩曰無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僧祇經音義引韓詩同）

大東　嬥嬥公子（音挑）往來貌（釋文　晏案今詩作佻佻古佻嬥通用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文選魏都賦注引作嬥嬥李善云佻一作嬥廣韻二十七篠嬥嬥往來貌韓詩曰嬥歌巴人歌也韓詩曰三字當在往來貌之上）襄反也（文選注薛君曰　晏案文選顏延之引韓詩終日七襄薛君曰襄反也毛傳襄反也韓同）與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索隱韓詩云　晏案毛傳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正義引爾雅孫炎注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

四月　歎征役也（董氏云讀詩記　晏案董氏所述韓詩皆贋作不足信東萊呂氏取之過矣）百卉俱腓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晏案謝靈運送孔令詩注引韓詩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云云釋文引韓詩腓變也）亂離斯莫莫散也（薛君曰文選注　晏案關中詩注引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又讓吏部封侯表注引韓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

小明　眷眷懷顧（文選注　晏案思元賦引韓詩眷眷懷顧登樓賦注王仲宣從軍詩陸士龍答張士然詩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引同今詩作睠睠皇矣乃眷西顧釋文眷本或作睠玉篇睠同眷）靜恭爾位（外傳　晏案外傳四）

鼓鍾　昭王之時作（正義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者依三家爲說也　晏案正義云鄭時未見毛詩鄭君初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多依韓說後乃得毛詩也）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注薛君云　晏案毛傳南夷之樂曰任禮記明堂位正義引作南夷之樂曰南與薛夫子合南任聲相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內傳）

（文選注　晏案魏都賦注引韓詩內傳白虎通禮樂引樂元語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公羊昭二十五年何休解詁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與韓詩同）

楚茨　禮儀卒度（外傳　晏案外傳四）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　文選注　晏案蘇子卿古詩注引韓詩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引韓詩馥芬孝祀馥香氣也蔡中郎集陳太邱廟碑銘有馥其芬隸釋膠東王君廟門斷碑有馥其馨卽詩有飶其香之異文古飶苾馥聲相近）

信南山　維禹敶之（周禮稍人注疏云韓詩　晏案今詩作甸周禮甸祝注甸之言田也小宗伯注甸讀爲田說文田陳也攴部敶列也玉篇阜部陳列也或作敶廣韻十七眞陳敶古文爾雅郊外謂之田釋文引李巡注田敷也謂敷列種穀之處古甸田陳敶聲近通用）壃場有瓜（外傳　晏案外傳四作疆場後人妄改）

甫田　菿彼甫田（菿卓也音同釋文圃田說文云卓大也）（爾雅菿大也疏作案釋詁郭注菿義未聞邢疏顧氏云都角切說文草大也韓詩云菿彼甫田玉篇艸部菿都角切韓詩菿彼甫田毛作倬又音到廣韻四覺菿竹角切說文云草大也本音到今說文艸部䓌艸大也从艸致聲菿艸木倒从艸到聲疑菿卽䓌之譌後人又云綴菿字訓曰艸木倒於義不可通今詩作倬毛傳倬明貌雲漢傳倬大也桑柔箋云倬明大貌毛韓義同焯齋謂疏作圃田與今邢疏本異）

大田　卜畀炎火　卜報也（釋文）有弇淒淒興雲祁祁（外傳漢書同　晏案外傳八漢書食貨志引作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顏之推家訓書證篇詩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雲當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釋文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正義經典雨或作興雲說也定本作興雨陸孔皆從顏說說文水部淒雲雨起也从水妻聲詩曰有渰淒淒呂氏春秋務本引詩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隸釋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趙明誠曰漢以前本皆作興雲因顏氏改之三公山碑興雲致雨開母廟石闕銘脩淸興雲降雨大雅云祁祁如雲當以興雲爲長今詩

作萋萋玉篇廣韻皆引作淒淒唐石經釋文作祁祁相臺本同今作祈祈亦傳寫之誤）

鴛鴦　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晏案廣雅釋詁戢插也古插捷通用張揖據韓詩集韻三十二洽插或作捷書本捷作揵誤）莝委也（釋文　晏案傳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

頍弁　先集維霰霰霙也（薛君章句文選注太平御覽　晏案文選雪賦注引韓詩先集維霰薛君曰霰霙也初學記雪類引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藝文類聚引外傳同又云六出者陰極之數同雲謂雲陰與天同爲一色也玉篇雨部霙雪雨雜下集韻十二庚霙霰也通作英）霙英也（宋書符瑞志　晏案宋書第二十九引韓詩）

車舝　以慍我心慍恚也（釋文　晏案說文心部慍怨也怨恚也釋文引毛傳慰怨也與韓同意）

青蠅　構亂也（釋文　晏案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義本韓詩）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爲惡也（漢書注　晏案孔融傳注引韓詩初學記酒引西晉張載酃酒賦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毛傳云秩秩然肅敬也與韓詩義同）威儀昄昄（蒲板反）善貌（釋文　晏案今詩作反反傳言重愼也）

魚藻　頒衆貌（釋文）

采菽　便便左右閑雅之貌（晏案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章左傳襄十一年引詩作便蕃左右古平便通用）纚筰也（釋文）纚繫也（文選注　晏案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纚繫也說文筰筊也所以繫舟也王逸九歎章句云楊木之舟縱而易浮必竹筰維繫以制其行）福祿肶之（釋文　晏案傳膍厚也釋詁膍厚也說文月部膍或作肶）

角弓　人之無良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

於一方而怨之（後漢書注　晏案肅宗紀注引韓詩箋云戾書也義本韓詩）如食儀饇

儀我也（釋文　晏案今詩作宜大雅我儀圖之傳儀宜也釋名儀宜也古字聲近通用）雨雪瀌瀌（外傳　晏案今外傳四作瀌瀌）曣晛聿消曣晛日出也（釋文　晏案專晛日氣也說文晛日見也从日从見見亦聲引詩見晛曰消曰聿古通用）隤猶遺也（章句　文選注歎逝賦引薛君章句毛詩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引作莫肯下隧說文隤下隊也隧隤遺聲相近舊本附後今案當係於此）

菀柳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外傳　晏案外傳四今作上帝甚慆津逮秘書外傳作蹈）

都人士（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左傳襄十四年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詩也　晏案禮記緇衣引詩彼都人士云云鄭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賈誼新書等齊引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毛公親事荀卿賈誼從荀卿弟子受左傳後傳至賈長卿亦毛公弟子淵源則一故得依用之）

采綠　薄言覩者（釋文）

白華　泱泱白雲（晏案說文泱滃也雲氣起貌潘岳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徐爰注泱音英李善注泱與英古字通）覩我怫怫（說文同孚吠切）意不悅好也（釋文　晏案說文怫恨懟也从心市聲引詩覩我怫怫毛傳邁邁不說也與韓義同）

緜蠻　緜蠻文貌（薛君章句　文選注　禮記作緡蠻晏案文選景福殿賦緜蠻鸒劉注引韓　緜蠻黃鳥薛君曰緜蠻文貌王元長曲水詩序胬鸒聲于緜羽注引韓詩同禮記大學作緡蠻）

何草不黃　何人不鰥（董氏云　晏案董逌引韓詩偽撰不足信）

文王　過病也（釋文）

大明　天難訦斯（外傳　說文作諶　晏案外傳十說文言部諶誠諦也从言甚聲引詩天難諶斯訦諶忱古通）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外傳　晏案外傳五今詩作挾法言淵騫篇睬灌嬰鄭曰俠介注俠與挾同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師古曰俠與挾同）磬天之妹磬譬也（正義）

（釋文　晏案傳俔磬也說文俔譬諭也引詩俔天之妹）亮彼武王亮佐也（釋文　漢書同　晏案傳涼佐也毕命疏引釋詁亮佐也今爾雅無此文應劭風俗通三王引詩亮彼武王小徐說文繫傳亦作亮）檀車皇皇（外傳　晏案外傳三）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爵會臣者王不行（晏案白虎通王者不臣引韓詩內傳王傳唐更引內傳同爵與虜同霸本附後文脫下二句今補正說維師尙父傳文）

緜　瓞小瓜也（釋文引韓詩緜緜瓜瓞　文選注　晏案潘安仁在懷縣作詩注引薛君曰瓞小瓜也說文瓜部瓞小瓜也）周原膴膴（莫求反　文選注　晏案魏都賦注引韓詩度填也）皐門有閌閌盛貌（釋文　晏案文選西京賦高門有閌李善注伉與閌同魏都賦高門有閌玉篇門部引詩亦作閌）

棫樸　亹亹文王綱紀四方（外傳　晏案外傳五今詩作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我王毛傳亹亹勉也）

旱麓（宋庠補音國語作麓　晏案周語鹿古字通）魚喜樂則踊躍於淵中（晏案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踊躍於泉中原本作泉疑李善避唐諱改作泉也箋云魚跳躍于淵中喩民喜得所與韓詩合）載設也（西征賦注引薛君章句）延于條枚（外傳　呂氏春秋　晏案外傳二引作延後漢書黃琬傳注同今作施箋云延蔓於木之枝而茂盛義本韓詩皇矣箋云施猶易也延也）

思齊　古之人無擇（董氏云　晏案今詩作斁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鄭本作擇董逌竊取鄭氏而托爲韓詩耳）

皇矣　其菑其殪菑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填下也（釋文　晏案今詩殪作翳釋名殪翳也猶隱翳也）維此王季（今王肅注韓詩亦作文王正義）唯此文王（今存）

（正義　晏案昭二十八年正義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樂記引詩莫其德音云云鄭注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鄭注禮時未得毛詩亦據韓詩作文王徐幹中論務本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皆韓詩說也）

莫其德音（左傳　樂記同）

莫定也（晏案正義引爾雅貊莫定也今釋詁作貊嗼定也釋文本亦作莫）

畔援武強也（釋文　晏案箋云畔援猶跋扈也）

羨願也（晏案天台山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四平曰陵（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長楊賦注引韓詩無失我陵薛君曰云云）

與爾隆衝（晏案鹽鐵論衝隆不足爲強淮南子氾論訓隆衝以攻）

仡仡搖也（釋文）

靈臺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章句　文選注　晏案顏延之曲水讌詩引薛君韓詩章句）

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草茅（一本作茅草）取其潔清也（韓詩說　正義曰　晏案詩頌五經異義引韓詩說毛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泮水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王制注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藝文類聚三十八天子立辟廱養三老事五更通典五十三引五經通義云謂以土雝水外圓如璧故曰辟雍白虎通辟雍引詩訓曰水圓如璧並與韓說同）

無珠子曰矇眸子具而無見曰瞍（文選注　晏案連珠注引韓詩矇瞍奏功薛君曰云云今詩作公古公功通用）

文王有聲

築城伊洫洫深也（釋文　傳本附後今編入）

生民

三王各正其郊（韓詩說禮記正義　晏案郊特牲正義）

姜姓原字（韓詩章句　史記注　晏案周本紀裴駰集解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徐天祐注引韓詩章句姜姓嫄字）

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異義齊魯韓說　正義　晏案公羊傳同）

誕信也（文選注　晏案大將軍讌會詩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拂厥豐草拂弗也（釋文）

或舂或抗（董氏引韓詩周禮注同　晏案毛傳揄抒臼也周禮舂人注抗抒臼也引詩或舂或抗釋文抗音由儀禮有司徹亦引作抗說文臼部舀抒臼也或作抗廣韻十八尤抗抒臼揄舀上同董逌以鄭注禮多据韓詩故斷取禮注而謬云韓詩）

公劉

芮阮之即（阮讀與鞫同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阮之間漢書地理志注師古曰云云周禮注作汭沅　晏案地理志詩芮阮雍州川也師古曰韓詩作芮阮云云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汭在豳地引詩作汭沅之即釋文爾雅釋邱厓內爲隩邢疏隩當作鞫傳寫誤也釋文作鞫引字林作阮云厓外也詩正義引爾雅作鞫李巡孫炎本同廣韻一屋阮居六切曲岸水外曰阮坂上同集韻阮水厓外也或作坂沅）

板

誘民孔易（外傳　晏案今詩作牖樂記引詩亦作誘板詩天之牖民傳牖道也召南傳誘道也牖誘古今字劉晝新論從化引詩誘人孔易）

蕩

其命匪諶

以無陪無側（外傳　晏案今外傳亦仍作以無背無側蓋俗刻之訛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爭之臣而亡天下矣）

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釋文　晏案文選注三十五引韓詩亦作不出客舊本客作容誤）

抑

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正義　晏案侯說本楚語刺王室與毛序刺厲王合）

遠猷辰告（晏案外傳六猶猷古今字）

荒愖於酒（晏案外傳十）

告爾人民（晏案外傳六今仍作質非）

無言不酬（晏案外傳十今作讎非後漢書明帝紀注陳球傳引詩俱作酬文選思元賦注引詩無言不酬鄭本作售古酬售讎通用）

子孫承承（外傳　晏案外傳六今作繩繩）

嗚歎辭也（文選注　晏案陸士衡赴洛作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聿喪厥國（釋文）

桑柔

往以中垢（外傳　晏案今詩作征箋云征行也與往同意外傳五云惟彼不順往以中垢閒行也）

雲漢　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內傳　禮記正義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　晏案郊特牲正義引韓詩內傳通典禮二引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外傳當作內傳）鬱隆烔烔（徒東切　晏案今詩作蟲蟲毛傳云蟲蟲而熱爾雅釋訓爞爞熏也廣韻一東烔熱氣烔烔出字林集韻烔博雅熱也或作爞）耗惡也（後漢書注同　晏案竇皇后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耗惡也）憚苦也（釋文）如炎如焚（後漢書注　晏案肅宗紀注引韓詩釋文惔徐音炎節南山憂心如惔韓詩亦作炎古字通用）胡口疹我以旱（疹恥吝反重也　釋文）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韓詩傳　公羊注　晏案僖三十一年傳何休解詁）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公羊傳注　疏云皆韓詩傳文　晏案桓五年大雩傳何休解詁）

烝民　夙夜匪解（外傳　晏案外傳八）仲山甫徂齊　封於齊（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注劉履曰韓詩以爲封於齊　晏案王符潛夫論式篇言仲山甫城彼東方而王封以樂土隸釋漢孟郁修堯廟碑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皆韓詩說也）

崧高　王踐之事踐任也（釋文）

韓□　有睟其道（釋文　晏案今詩作倬陸氏云古義皆同）幹正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晏案西京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董斯張謂厚齋引此缺下句鄭箋云作楨幹而正之義本韓詩）

江漢　肇長也（釋文）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外傳　晏案外傳八）

常武　敷敦淮濆敷大也敦迫（晏案後漢馮緄傳亦引敷敦淮濆今詩作鋪鋪敷古通用）民民翼翼（釋文　晏案今詩作緜緜周頌緜緜其麃韓詩亦作民民緜民聲相近）王猷允塞（外傳　晏案外傳六）

召□　我居御卒荒（外傳　晏案外傳八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今詩作圉桑柔箋云圉當作禦）

維天之命　維念也（釋文）惟念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晏案歐陽堅石臨終詩注毛詩古文作維韓詩今文作惟篇中皆然）

烈文　靡好也（文選注　晏案文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　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薛君章句後漢書注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晏案筰都夷傳引詩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此朱輔引詩沈括筆談云朱浮傳誤說苑君道篇引詩岐有夷之行韓詩外傳亦引詩岐有夷之行韓詩皆以岐字屬下讀傳云夷易也箋云徂往也行道也義與韓同）彼岨者岐（沈括引後漢書　晏案薛君訓徂爲往不當作岨此沈氏之誤）

時邁　薄言振之薄辭也振奮也　莫無也　震動也　疊應也　疊應也美武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薛君傳　後漢書　文選注薛君章句振猶奮也　晏案李固傳引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李賢注引韓詩傳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振奮也韓詩以時邁爲成王詩如傳箋言武王不同）

執競　執服也（釋文）

思文　貽我嘉麰（文選注外傳曰云云薛君曰麰大麥也　晏案典引注引韓詩外傳牟麰古今字）

介界也（晏案文選魏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無此疆爾界釋文作介韓詩亦作介仍訓爲界舊本附後今案當繫於此）

噫嘻 帥時農夫 穀類非一故言百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晏案東都賦靈臺詩注韓詩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曰云云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毛依古文韓依今文）

振鷺 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薛君章句後漢書注 晏案邊讓傳注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云云以西雍爲辟雍與傳箋不同）在此無射（射厭也同上中庸同 晏案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引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李賢注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音亦）

豐年 陳穀曰秭（釋文 晏案舊本此下有醴甜而不泲也與前文複出今刪）

涔（涔潛古今字正義）涔魚池（釋文 薛君章句文選注音岑 晏案笛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涔魚池也音岑傳潛糝也釋文糝也舊詩傳並作米旁參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揵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禹貢沱潛既道史記夏本紀潛作涔古字通用）

雝 禘取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三禮義宗 內傳 晏案通典四十九禮書七十一引韓詩內傳同舊本附後今案毛序雝禘太祖也故係於此）

閔予小子 嬛嬛在疚（文選注 晏案釋文嬛崔本作煢崔靈恩采三家詩爲集注是三家本有作煢者煢嬛古通用）

敬之 弗時仔肩（外傳 說苑同 晏案外傳三）

小毖 懲苦也 自求辛赦 赦事也（釋文）飜飛貌（文選注 晏案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陸士衡贈馮文羆詩劉越石荅盧諶詩注俱引詩翻飛維鳥今詩作拚箋云猶鳴之翻飛爲大鳥也拚翻古今字）

載芟 繹繹盛貌（文選注 晏案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今詩作驛驛釋文爾雅作繹繹廣雅驛驛盛也常武箋云繹當作驛）民民其麃眾貌（釋文）

絲衣 自羊來牛（外傳 晏案外傳三自羊來牛以小成大）

俅 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釋文 晏案陸氏云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曰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駉 驪白馬黑髦也（釋文 晏案爾雅釋獸釋文韓詩字林皆云白馬黑髦）祛去也（晏案殷仲文九井作引薛君韓詩章句舊本附後今系於此）

泮水 屈此羣醜 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晏案傳屈收醜眾也毛韓義同）

鬄彼東南 鬄除也（釋文 晏案今詩作狄箋云狄當作剔治也剔鬄音義同箋本韓詩）獷彼淮夷 獷覺寤之貌（薛君曰云云文選注說文作穬 晏案安陸昭王碑文注韓詩曰獷彼淮夷獷覺寤之貌說文瞿部矍讀若詩云獷彼淮夷之獷心部憬覺悟也从心景聲詩曰憬彼淮夷憬獷聲相近）

閟宮 枚枚閑暇無人之貌也 稙長稼也稺幼稼也（釋文）

騰乘也（晏案文選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騰乘也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注同毛傳騰乘也）

遂憮大東（爾雅注 疏曰或當在齊魯韓詩 晏案釋詁憮有也注毛傳荒有也荒憮聲之轉）

新廟□奚斯所作言其新廟□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薛君傳後漢曹褒傳注文選注 晏案曹褒傳奚斯頌魯注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西都賦奚斯頌魯注引韓詩魯頌篇新廟□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云云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注引韓詩同漢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張遷碑奚斯讚魯考甫頌殷楊震碑慕奚斯之追述饅民校財熊君碑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勲楊績碑考斯之頌儀張納碑庶幾奚斯□□之美共論載紀著休烈刊□□頌匡謬正俗引陳思王承露盤銘序曰奚斯頌魯野客叢書引宋魏服河靖頌藻拔歌頌則奚斯之待）

（皆韓詩說也）曼長也（文選注薛君章句 晏案非有先生論注引毛傳曼長也與韓詩同）

商頌 美襄公（史記宋世家襄公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攷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注韓詩章句美襄公 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 注商宋詩 正義 揚子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 晏案法言學行篇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後漢曹褒傳注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魯語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以那爲首注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困學紀聞云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世乎）

元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 文選注 晏案冊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毛傳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魯語作霸九有韋昭注有域也漢書律志作共工氏伯九域古域有通用）大糦大祭也（釋文）

長發 元王桓發發明也（釋文 晏案古發撥聲相近）率禮不越（外傳 說苑 漢書同 晏案外傳三今作履非蕭望之傳亦引作禮宣帝紀同毛傳履禮也隸釋周憬碑帥禮不越）至于湯躋（外傳 禮記注詩讀湯齊爲湯躋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 正義 晏案外傳孔子閒居注躋升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爲君與詩箋不同今詩作湯齊樂記注齊讀爲躋躋升也古字通用）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文選注 晏案閒居賦注引韓詩湯降不遲聖敬日躋云云）爲下國畷郵（禮記注 正義曰引齊魯韓詩也 鄭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武王載發（外傳荀子同 晏案今外傳三仍作旆非荀子議兵篇楊倞注發讀爲旆）蘖絕也（釋文）

殷武 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 按韓嬰敘詩云）撻達也適數也（釋文）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準傳注韓詩之文翼翼然盛也 晏案毛傳

商邑京師也毛韓義同）取松與柏（晏案笛賦注引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丸取也）閑大也謂閑然大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魏都賦注引韓詩）

魯詩

魯申培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者荀卿門人也（晏案見楚元王傳作孫卿）魯最爲近之（晏案藝文志）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隋志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今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家數篇之文又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鳴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晏案今殘碑以下洪适隸釋文）

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漢書杜欽傳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此事見魯詩今亡失矣 晏案後漢書皇后紀論康王晚朝關雎作諷章懷注引前書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見魯詩）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常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曰此是魯詩 禮記坊記注 正義鄭志答炅模曰注記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 晏案劉向列女傳母儀傳亦以爲定姜詩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所傳亦魯詩也）

中冓之言（漢書注　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晏案梁平王襄傳　集韻冓博雅夜也詩中冓之言晏
案見集韻五十候玉篇亠部冓夜也詩曰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冓韓詩亦以中冓爲中夜是韓魯說同）
素衣朱綃（儀禮士昏禮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禮記正義云魯詩爲綃　晏案
郊特牲繡黼丹朱中衣注繡讀爲綃詩云素衣朱綃玉藻元綃衣以裼之注綃綺屬也特牲饋食禮宵衣注詩有素
衣朱宵太平御覽八百十六引劉芳義疏繡朱當爲綃綃綺鄭箋亦從魯詩爲綃）
惟（毛作維　晏案維惟古今字列女傳魯秋潔婦引惟是褊心劉向世傳魯詩）是褊心是以爲
剌（晏案廣韻五寘剌剌俗隸法多減省變體故廣韻以爲俗也）誰知（闕一字毛誰上有其）之蓋亦
勿思　父兮父（闕一字毛無）曰嗟子子行役夙夜毋（毛作無晏案士昏
禮注古文毋作無毛詩多古文也）已尚（毛作上）慎（下闕）哉猶來毋死　兮（毛作猗
晏案秦誓斷斷猗大學作斷斷兮猗兮通用）不稼不嗇（毛作穡　晏案桑柔好是稼穡釋文穡本亦作

嗇陳球碑稼嗇繁阜隸釋云以嗇爲穡）欿欿（毛作坎坎　晏案易釋文坎京劉作欿坎欿通用）伐輪
兮　毋食我黍三歲宦（毛作貫）女莫我肎顧　山有蓲（毛作樞
晏案毛傳樞荎也本爾雅釋木文爾雅釋文蓲本或作蓲同）胡（毛作何　晏案伐檀箋云胡何也）不日
鼓瑟（石經魯詩殘碑　晏案漢熹平石經魯詩殘碑見洪适隸釋第十四卷厚齋但錄其異字文不具載）
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傳注魯詩傳曰　晏
案隱五年何休解詁白虎通禮樂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又引傳曰天子食日舉樂即魯詩傳文）
陽如之何（爾雅注　魯詩云陽予也　晏案釋詁郭注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邢疏中公以陽爲予故
引之釋文陽音陽又如字本或作陽今詩作傷玉篇阜部陽傷也）
和鸞雍雍萬福攸同啓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後漢
輿服志注　晏案續漢志劉昭補注與韓詩說同）

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　後漢書注魯詩傳曰　晏案後漢班固傳制同乎梁
鄒誼合乎靈囿李賢注引魯詩傳曰古者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文選魏都賦適梁騶之所著注引魯詩傳古有梁騶
梁騶天子之田也東都賦注引毛詩傳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當是魯詩傳之訛）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又曰閻妻扇方處（漢書谷永傳閻妻驕扇日以不
臧（顏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云云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
晏案顏注又云閻嬖寵之族也五行志注豔妻或作閻亦嬖妻之姓也班婕好傳哀褒閻之爲郵顏注引詩閻妻煽
方處鄭箋以豔妻爲厲王后義本魯詩十月之交正義曰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
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
阮徂共皆爲國名（正義　魯詩之義以云云　晏案皇矣鄭箋以阮徂共爲三國義本魯詩）
鼐小鼎（魯詩說从鼎乃聲　說文　晏案說文鼎部鼐鼎之絕大者引魯詩說爾雅釋器鼎絕大謂之鼐毛

傳云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劉向說苑云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及大也劉向世傳魯詩詩言鼐鼎及鼒
是亦以小及大故魯詩以鼐爲小鼎也）
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正義　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云云　晏案烈祖正
義）

齊詩

齊轅固爲傳（應劭曰后蒼作齊詩　晏案藝文志注）漢志齊后氏故二十
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
八卷隋志齊詩魏代已亡
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漢書地理志臨菑名營邱故齊詩曰云云顏師古曰毛詩
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嶩音皆乃高反言往適營山而相逢於嶩山也　釋文崔集注本

（作嶬 晏案水經注淄水篇詩所謂子之營兮遭我乎猺之閒兮毛詩鄭箋並無營字酈以爲非近之是未考齊詩也毛傳云猺山名說文山部猺山也在齊地从山猺聲詩曰遭我于猺之閒兮玉篇山部猺奴刀切山名嶩嶩同上廣韻六豪嶩乎嶩山名在齊出地理志猺上同說文營讀如闠闠之闠營還聲相近）

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洪邁容齋四筆齊詩以爲云云鼂氏詩序論齊魯韓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亦見新序云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 晏案劉向新序節士篇向世傳魯詩是齊魯說同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引齊詩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

四國是匡（四國是皇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 晏案董逌所引齊詩皆僞撰不足信中興藝文志廣川詩故董逌撰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托爲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逌說兼取三家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托爲之然則齊詩之僞昔人固已言之矣毛傳皇匡也董氏因此遂逆爲齊詩作匡其言賈公彥引此亦不知其何所出也）

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後漢書陳忠云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 晏案毛詩以雅以南傳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文選東都賦引毛傳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韎南任俱聲近通用韎任朱離當是說詩之辭章懷以爲詩之本文未免誤會文意矣且齊魯詩亡於西晉亦非李賢所及見其云齊者亦疑而不敢決也）

自杜沮漆（漢書地理志詩云自杜師古曰大雅緜之詩曰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晏案地理志右扶風杜陽說文水部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齊詩以杜爲地名也豳風徹彼桑土韓詩作杜古土杜亦通用）

爲下國駿駹（董氏曰齊詩謂駹也 晏案毛傳駿大厖厚箋駿之言俊也荀子榮辱篇引詩爲下國駿蒙楊注駿大也蒙讀曰厖厚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詩爲下國恂蒙古恂駿聲近假借論語恂恂祝睦後碑作

鄭箋逡逡可證也蒙厖亦通用小戎箋云蒙厖也荀卿大戴所引與毛詩正合且魯詩浮邱伯爲荀卿門人則荀子所引詩魯詩之源也后蒼傳齊詩戴德爲后蒼弟子則大戴所引詩齊詩之傳也而皆與毛義合則知漢世齊魯之詩必無駿尨爲駹之說也董逌以駿字从馬改尨爲駹望文生義遂云齊詩呂氏讀詩記朱子集傳皆誤信之遂濫漢以來經師之詁訓是不可以不辨也）

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本傳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正義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詩緯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詩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郎顗傳四始之缺五際之厄 奉又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 晏案關雎正義引詩緯翼奉傳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應說五際非齊詩之義當從詩內傳爲正奉又曰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狠也郎顗傳七事引詩汎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宋均注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閒乾所據也與孔氏引辰在天門不同詩疏作辰疑神之爲也李賢郎顗傳注引孟康說五際作韓詩外傳亦詩內傳之訛孔此齊詩非韓詩也漢志齊詩有后氏傳孫氏傳孟康所引當是齊詩傳文初學記文部引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引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改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據徐堅所引詩緯則孔疏辰字之誤明矣初學記又引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注曰六情即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文選文賦注引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曰申申公也宋均說六情與緯文不合當如翼奉說也其言絕於申者六情爲齊詩之說齊申公

（所不川也）

匡衡曰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晏案韓魯詩皆以關雎爲諷刺獨齊詩之義正大蓋齊詩作於后蒼后氏傳禮匡衡所述詩始國風禮本冠昏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兆而防未然也其論精矣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召南鄭注云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晏案釋文嬛嬛崔本作煢崔靈恩采三家本依齊詩作煢也）　商邑翼翼云云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本傳衡學齊詩）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漢郊祀志匡衡奏議　晏案皇矣箋云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同爾弟兄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伏湛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

方云云以爾鉤援云云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有其二（後漢書伏湛傳齊詩　晏案庸墉古今字）

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本傳望之治齊詩）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曹氏詩說　晏案困學紀聞亦引曹氏詩說宋志有曹粹中放齋詩說三十卷今亡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二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考之漢書后蒼作齊詩又傳儀禮十七篇則儀禮之先采蘋或齊詩之學曹氏之說有自來矣）

齊詩章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解頤新語　晏案宋志范處義解頤新語十四卷今佚與周禮鐘師疏引韓魯說同）

有狐綏綏齊詩作夂夂　靡所止疑齊詩作凝（晏案厚齋列齊詩三條附於卷後未詳所出疑亦董逌齊詩之類也夂夂一本作夂夂又作夕夕皆字之誤玉篇夂部夂思佳切行遲貌詩雄狐夂夂今作綏大雅靡所止疑傳疑定也正義曰疑音疑疑者安靜之意故爲定也茲所載齊詩所因舊說而傅會歟）

詩攷補注卷二

宋浚儀王應麟原輯　淮安山陽丁晏甫著

詩異字異義

周南召南　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儀禮注　晏案鄉飲酒禮注大雅曰刑于寡妻云云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鄉射禮注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塗山氏之女候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呂氏春秋　晏案季夏紀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云云）

關睢　康王晏出朝關睢預見（列女傳　晏案仁智傳魏曲沃負傳　周之康王晏出朝關睢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關睢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康王晏朝關睢作諷（後漢書　晏案皇后紀詳見前）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睢之人見幾而作（後漢紀楊賜上書　晏案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畢公作（補傳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　晏案補傳范處義撰初學記奴婢引張子并誚青衣賦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睢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好以窈窕防微杜漸諷諭君父孔子大之列冠篇首子并超之字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睢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揚子　晏案法言孝至篇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睢作又曰周室衰而關睢作（史記）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納於宗廟（荀子　晏案大略篇）在河之州（說文　晏案川部徐鼎臣曰今別作洲非州本從重川不應又加水旁）槮差荇菜（同上　晏案木部槮木長貌引詩竹部作篸差今詩作參差此皆聲近假借非謂詩槮差爲木長也）展轉反側（楚辭章句　晏案九歎章句王逸云展轉不寐貌釋文輾本亦作展後漢光武紀注文選秋興賦引皆作展說文無輾字當從展爲正）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歎關睢以感之（後漢注春秋說題辭　晏案明帝紀注）關睢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淮南子　晏案泰族訓舊本附後今條於此）

葛覃　服之無射（禮記　晏案緇衣引楚辭招魂章句同古射斁聲同通用）以晏父母（說文　晏案女部晏安也引詩疑歸宁父母之異文毛傳宁安也）

卷耳　菤耳（爾雅　晏案釋草釋文菤謝作卷蓋字本作卷後人加艸頭當依謝嶠本爲正）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荀子　晏案解蔽篇毛傳云頃筐易盈之器也毛公親事荀卿故訓多本師說也）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　晏案襄十五年傳毛傳云思君子官賢人與左氏傳合）酌彼金罍（漢書　晏案梁平王襄傳注應劭引詩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師古曰罍古雷字集韻十五灰罍說文龜目酒象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籀作罍）我夃酌彼金罍（晏案說文夃秦以市買多得爲夃从乃从夕益至也引詩大徐本古乎切玉篇夕部夃引論語求善賈而夃諸今作沽毛詩作姑亦聲相近）虺穨（爾雅　晏案釋詁虺穨病也今詩作虺隤毛傳用雅訓）瘣頹（說文　晏案釋

（文馳說文作瘏隤說文作頹今說文疒部無瘏字廣韻十五灰瘏馬病集韻十四皆䮲馬病或作瘏）陟彼砠矣（說文晏案山部岨石戴土也引詩毛傳云石山戴土曰砠釋文砠本亦作岨同）云何盱矣（爾雅注晏案釋詁盱憂也郭注引詩作盱毛傳吁憂也說文忬憂也盱吁忬聲相近）

樛木　葛藟纍之（楚辭章句晏案九歎章句釋文纍本又作藟）葛藟縈之（說文艸部縈艸旋皃也引詩毛傳縈旋也縈縈聲近同義）

桃夭　桃之枖枖（說文又作娱娱晏案木部枖木少盛皃引詩女部娱巧也一曰女子笑皃引詩凡許君引一詩而前後不同蓋兼取三家之本毛傳夭夭其少壯也）其葉蓁蓁（通典晏案禮十九）

兔罝（釋文作菟罝云又作兔）糾糾武夫（後漢書注）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左傳晏案成十二年傳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毛傳干扞也箋云扞城其民俱本左氏）

芣苢　蔡人之妻作（列女傳晏案貞順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王肅引周書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正義晏案釋文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此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駮難也說文艸部芣苢一名馬舄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陸元朗稱衛氏傳後漢衛宏傳毛詩此其說詩之文歟）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同上王肅云）

汝墳　周南大夫妻作（列女傳晏案賢明傳周南大夫之妻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生於亂世不得道理

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遵彼汝濆（爾雅注晏案釋水水自汝出爲濆郭注引詩）魴魚赬尾（說文晏案赤部赬赤色或作䞓毛傳赬赤也）王室如燬（列女傳晏案雖則如燬並見上）

麟之趾（釋文或無之字晏案釋文作止云序本或直云麟趾無之字止本亦作趾爾通）

草蟲　𨸏螽（爾雅注晏案釋蟲郭注引詩趯趯𨸏螽釋文𨸏音阜）孔子曰未見君子（止）我心則說詩人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晏案君道篇）亦既遘止（爾雅疏晏案釋詁邢疏今作覯）

采蘋　于以采藻（說文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季蘭尸之敬也左傳晏案艸部藻或作薻襄二十八年左氏傳）

甘棠　勿鬋勿伐召伯所茇（漢書說文作废晏案韋元成傳引詩思其人猶愛其樹師古曰鬋與翦同說文广部废舍也毛傳茇草舍也）召伯所稅（爾雅注晏案釋詁稅舍也郭注引詩毛傳說舍也釋文說本或作稅）勿翦勿扒（亦作拜廣韻晏案廣韻十六怪扒拔也引詩按本亦作拜與拜音同集韻十六怪扒通作拜鄭箋云拜之言拔也）傳曰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說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同上晏案貴德篇鄭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蔡中郎集劉鎮南碑蔽芾甘棠召伯聽訟蔡書石經用魯詩劉向亦世傳魯詩茲所稱傳蓋魯詩傳之文歟潛夫論愛日云召伯訟不忍煩民聽訟棠下）

行露　申人女作（列女傳晏案貞順傳召南申人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

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韓詩外傳文與此畧同蓋韓嬰釋經師授受之說也

小星　寔命不猶（爾雅注　晏案釋言猶若也注引詩玉篇犬部猶亦與猶同）維參與昴（集韻　晏案集韻十八尤昴星名引詩力求切毛傳昴留也集韻作昴正與下裯猶叶）

何彼襛矣　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鄭箴膏肓　儀禮疏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　晏案士昏禮疏引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云云以此鄭箴膏肓言之詩注以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以爲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也）

騶虞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墨子　晏案三辯云武王勝殷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云云）樂官備也（禮記　射義注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亾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儀禮注　晏案鄉射注）騶虞或作吾（劉芳詩義疏　晏案文選東京賦注引漢書吾邱壽王兩都賦序作虞邱古吾虞通用）

柏舟　衞宣夫人作（列女傳　晏案貞順傳衞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衞至城門而衞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衞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威儀逮逮（禮記　漢書出　晏案孔子閒居鄭注逮逮安和之貌也左氏襄三十一年傳作逮逮）威儀棣棣不可筭也（朱穆傳注穆集載絶交論　晏案毛訓選爲數釋詁筭數也古選筭通用）晤辟有摽（說文　晏案日部晤明也引詩今詩作寤擗近）寤擗有摽（爾雅　晏案釋訓擗拊心也唐石經作辟邢疏引詩作擗）我心非石　我心非席（列女傳　晏案貞順傳見上今本仍作匪後人改也孔疏云我心非如石我心非如席匪非義同）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賈誼新書　晏案容經毛傳云棣棣富而閑習也與賈太傅合）

燕燕　衞定姜送婦作（列女傳　晏案母儀傳衞姑定姜者衞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

擊鼓　擊鼓其鼞（說文　晏案鼓部鼞鼓聲也引詩金部鏜鐘鼓之聲又引詩作鏜毛傳鏜然擊鼓聲也）

雄雉　遙遙我思（說苑　晏案說苑辨物篇引詩瞻彼日月遙遙我思舊本作說文誤）

匏有苦葉　苞有苦葉（周禮注　晏案壺涿氏注杜子春讀匏爲苞有苦葉之苞）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國語叔向曰注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注佩匏可以度水也）深則砅（說文　晏案說文砅履石渡水也或作濿王逸九歎章句濿渡也由膝以上爲濿也禹貢礪砥砮丹一切經音義引作砅砥汗簡云砅古文礪今詩作厲濿厲通用）雍雍鳴鳱（鹽鐵論　晏案結和篇引詩鳱與鴈同即雁之異文也禽經鳱以水言自北而南注鳱音鴈隨陽之鳥冬適南方集於江干之上故字從干）噰噰鳴鴈（爾雅疏　晏案釋詁疏）旴日始旦（易釋文姚氏引詩　晏案豫卦姚信注引詩云旴日始出也集韻十虞旴日始旦也）

谷風　湜湜其止（說文玉篇晏案水部湜水清底見也引詩湜水清也引詩湜湜其止釋名沚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許君省從止）我躬不說（左傳）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禮記晏案表記）扶服救之（禮記漢書作扶晏案檀弓引作扶服釋文本又作匍匐音同奔喪故匍匐而哭之鄭注匍匐或作扶服左傳昭二十一年扶伏而擊之釋文或作匍匐同谷永傳引詩扶服救之師古曰扶古救字）能不我慉（說文晏案心部慉起也引詩毛傳慉養也釋文毛興也王肅養也作興正義訓起合孫毓引傳云慉興王肅申毛爲養正義從之非也蓼莪箋亦云畜起也今詩作不我能慉）既詒我肆（爾雅或作勩孫炎曰習事之勞也晏案正義引孫炎毛傳肆勞也釋詁勩勞也釋文勩字亦作肆雨無正莫知我勩左傳昭十三年作肆古字通用）

式微　黎莊夫人及傅母二人作（列女傳陳婦道）胡爲乎中路（同上晏案貞順傳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已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旄邱　留離之子（爾雅注晏案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注鶹鷅即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毛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釋文本又作鶹鷅正義曰流與鶹蓋古今之字）

泉水　眡彼泉水（說文直視也晏案目部眡讀若詩泌彼泉水非引詩作眡也釋文謂說文作眡誤矣厚齋亦沿其誤當依今說文改作泌今詩作毖韓詩作祕文選魏都賦注引說文泌水駛流泌與毖同音祕）

北風　其虛其徐（爾雅晏案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文選幽通賦曹大家注亦引作徐箋云邪讀如徐）

靜女　靜女其袾（又作姝晏案女部袾好佳也姝好也兩引詩不同蓋兼采三家之本所以廣

異文也今作姝文選神女賦注引方言姝好也集韻十虞袾或作殺姝）僾而不見（說文晏案人部僾仿佛也引詩祭義僾然必有見乎其位釋文僾微見貌正義曰僾髣髴見也引詩愛而不見方言掩翳薆也郭注謂蔽薆也引詩薆而不見烝民傳愛隱也爾雅釋言薆隱也郭注謂隱蔽僾薆愛聲相近）靜女之三章

取彤管焉（左傳晏案定九年傳）

新臺　新臺有玼（晏案說文玉部玼玉色鮮也毛傳玼鮮明貌玼即玼之假借）得此鼀鼀（說文晏案黽部鼀鼀詹諸也引詩言其行鼀鼀許君本韓詩說）暥婉之求（同上晏案目部暥目相戲也引詩集韻三十二霰暥或作曣今詩作燕一切經音義引石經晏古文燕同）

二子乘舟　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新序晏案節士云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云云）洋洋（爾雅晏案釋訓洋洋思也邢疏詩中心養養洋養音義同）

柏舟　紞彼兩髳（說文晏案髟部髳髮至眉也引詩或作髳毛詩髳彼兩髦傳云髦髮至眉釋文髧本又作优集韻四十八感髧优同髮垂貌徒感切角弓如蠻如髦正義引牧誓羌髳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君子偕老　褘褘它它（爾雅音義晏案釋訓委委佗佗美也釋文委委諸儒本並作褘舍人云褘褘者心之美佗佗本或作它顧舍人引詩釋云褘褘它它羔羊委蛇衛方碑作褘褘褘委古通用）㐱髮如雲（說文晏案彡部㐱稠髮也引詩或作鬒毛傳鬒黑髮也）不屑髢也（周禮注晏案追師注引詩作鬄釋文髢本又作鬄箋云髢髲也說文髟部鬄髲也或作髢）玉之瑱兮（晏案玉部瑱以玉充耳也引詩或作顛兮作也孫毓毛詩異同評引作玉之瑱兮古兮也多通用）是褻袢也（晏案衣部褻私服引詩作褻袢無色也又引詩是紲袢也讀若普）邦之媛兮（說文晏案女部媛女也人所援也引詩美）

鶉之奔奔　鵲之姜姜（禮記鶉之賁賁注云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晏案表記奔賁疆姜聲相近）

定之方中　騋牝驪牝（說文晏案馬部騋馬七尺爲騋引詩騋牝驪牝今詩無此文爾雅釋畜有之或曰詩騋牝三千而誤引）

相鼠　妻諫夫之詩（白虎通晏案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云云此妻諫夫之詩也）何不遄死（史記）

干旄　孑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左傳定九年傳　晏案）孑旄之忠告（家語）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綀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論衡率性篇　晏案本性篇文作染之丹則赤）

載馳　大夫跋涉（儀禮疏）言采其莔（說文繫傳晏案艸部莔貝母也徐鍇引詩毛傳莔貝母也爾雅釋草釋文莔詩作蝱同）

淇奧　瞻彼淇澳（晏案大學鄭注澳隈崖也毛傳奧隈也）菉竹猗猗（晏案大學正義菉王芻也說文艸部菉王芻也引詩菉竹猗猗毛傳綠王芻也本釋草文采綠箋云綠王芻也楚辭章句引作終朝采菉文選上林賦揜以綠蕙張揖曰綠王芻也綠菉古通用不當作綠色解）赫兮咺兮（晏案禮記釋文咺本亦作恒）有斐君子（晏案鄭注斐有文章貌也毛傳匪文章貌釋文匪本又作斐同）終不可諼兮（禮記晏案大學鄭注諠忘也毛傳諼忘也諼諠通用如諼草作萱之例）赫兮愃兮（晏案心部愃寬開心腹貌引詩大學引詩鄭注云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正與許君合）充耳琇瑩（晏案玉部璓石之次玉者引詩毛詩琇瑩美石也今詩省從艸）膾弁如星（說文晏案骨部膾骨擿之可會髮者引詩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綦鄭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膾用組乃笄膾讀與膾同書之異耳）

頎人　莊姜傳母作（列女傳晏案母儀傳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心淫泆冶容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

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頎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衣錦絅衣（同上）檾衣（說文）衣錦尚絅（書大傳）衣錦尚絅（禮記晏案說文林部檾枲屬引詩衣部褧檾也引詩又作褧鄭箋云褧禪也中庸釋文絅本又作穎詩作褧同士昏禮被穎黼注穎禪也賈疏此讀如詩云褧衣之褧故爲禪也雜記注穎艸名無葛之緆去麻則用穎典枲注葛蘔之屬與說文訓枲屬正合褧絅穎檾蘔蘔皆同音假借）覃公惟私（白虎通晏案號引詩云覃子也正義曰春秋傳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之稱便文耳）齒如瓠棲（爾雅注晏案正義曰釋草云瓠棲瓣也今定本亦然棲與犀字異音同）顙首（好貌說文晏部頁部顙注詩所謂顙首）翟蔽以朝（周禮注晏案巾車注引詩國風頎人作蔽翢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毛詩作茀傳茀蔽也）施罛濊濊（又作滅晏案水部濊礙流也引詩作濊大部奯讀若施罟濊濊廣韻十三末濊濊上同）鱣鮪鮁鮁（說文晏案魚部鮁字注）

氓　敦邱（爾雅注如覆敦者晏案毛傳邱一成爲頓邱正義曰釋邱云邱一成爲敦邱孫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又云如覆敦者敦邱郭璞曰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波涕漣漣（楚辭章句晏案九歎章句今本波仍作泣後人据毛詩改也）履無咎言（禮記注履禮也晏案坊記注）漸車幃裳（儀禮疏）信誓悬悬（說文晏案心部怛憯也或從心在旦下作悬引詩正義曰定本旦旦猶怛怛與許君合）

芄蘭　芄蘭之枝（說文說苑晏案艸部芄芄蘭莞也引詩說苑修文篇亦作枝今詩作支漢書地理志彊幹弱支揚雄傳支葉扶疎古多省枝爲支）童子佩鑴（周禮眂祲注晏案賈疏鑴是雖類內則釋文鑴本或作鑴音同）

河廣　企予望之（楚辭章句晏案九歎章句云企立貌今作跂小雅如跂斯翼玉篇引作企古

（字通用）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鹽鐵論　晏案執務篇）

伯兮　安得藼艸（說文　晏案艸部藼令人忘憂艸也引詩或作蕿又作萱毛詩作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古焉安通用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荀子焉作安初學記白帖引詩焉得萱艸亦說文之或體釋文諼本又作萱）焉得萲草（爾雅音義　晏案釋訓萲諼忘也釋文引詩作萲又引毛傳云萲草令人善忘集韻二十二元藼蕿萱萲同通作諼）

木瓜　下報上（賈誼以為下之報上晁氏詩序論　晏案賈誼新書禮云詩曰投我以木瓜云云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晁說本此）

黍離　彼黍穪穪（說文　晏案釋文離離說文作穪今本說文無穪字傳寫脫也廣韻五支穪長沙人謂禾二把為穪）愮愮（爾雅搖搖　晏案釋訓灌灌愮愮憂無告也郭注賢者憂懼無所訴也釋文愮搖本又作搖樊本作遙毛傳搖搖憂無所愬）

君子于役　雞棲于時（羣經音辨　晏案釋文作時云本亦作塒）

君子陽陽　左執翳（說文　晏案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繫傳曰今俗作翿毛傳翿纛也翳也釋文作翳云俗作纛釋言翿纛也纛翳也釋文纛字又作翳）

中谷有蓷　𤅩其乾矣（說文　晏案水部𤅩水濡而乾也引詩或作灘毛傳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

兔爰　雉離于䍖（說文覆車网也　晏案网部䍖或作罦毛傳罦覆車也）雉罹于罦（漢書注）

葛藟　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釋文　晏案正義曰定本刺桓王鄭譜作刺平王）

大車　息君夫人作（列女傳　晏案貞順傳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

大車　噋噋（廣韻　晏案廣韻二十三魂噋引詩噋噋重遲貌玉篇噋徒孫徒昆二切引詩大車啍啍噋同）

上毳衣如縐（晏案糸部縐帛騅色也引詩艸部菼萑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騅毛傳菼騅也）毳衣如璊（說文　晏案毛部璊以毳為罽色如虋故謂之璊虋禾之赤苗也引詩玉部璊玉經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赤色如之毛傳璊赬也）

大叔于田　兩驂如儛（家語）火列具舉（文選注）膻裼暴虎（說文　晏案肉部膻肉膻也引詩毛傳襢裼肉袒也說文無襢字當作膻為正）

清人　左旋右搯（說文　晏案手部搯搯也周書曰師乃搯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引詩左旋右搯毛詩作抽傳抽矢以射箋云車右抽刃義與許同古搯抽聲相近搯從舀聲抽從由聲說文引詩或籤或舀舀或作抽音由是其例也）消搖（逍遙臣鉉等案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　晏案說文辵部新附）

遵大路　無我𣀔兮（說文　晏案攴部𣀔棄也引詩毛傳𣀔棄也）

有女同車　顏如蕣華（說文　晏案艸部蕣木堇朝華暮落者引詩毛傳舜木槿也）

（今字）佩玉鏘鏘（楚辭章句　晏案九歎章句今詩作將將左傳莊二十三年和鳴鏘鏘釋文本亦作鏘鏘）

風雨　風雨湝湝（說文　晏案水部湝水流湝湝也一曰湝湝寒也引詩）

子衿　子衿（石經　晏案說文衿交衽也釋文衿本亦作襟正義曰衿與襟音義同廣韻二十一侵襟衿上同學齋所引蓋漢石經於今無攷）叏兮達兮（說文　晏案又部叏滑也引詩作叏辵部達行不相遇也又引詩挑兮達兮）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說文一作綥渠之切　晏案糸部綥帛蒼艾色從糸畀聲　引詩作綥或作綦毛傳綦巾蒼艾色厚齋所見本作綥今說文亦有作綥者周禮巾車釋文綥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眾家亦不見有音者是說文本無綥字一本作綥譌也）

溱洧　潧與洧（說文　晏案水部潧水出鄭國引詩水經潧水篇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酈注引國語主芣騩而食潧洧今國語亦作溱說文溱水出桂陽臨武入淮卽漢志臨武之秦水與鄭國之水不相涉當作潧爲是廣韻十九臻潧此水南入洧詩作溱洧誤）

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　恂盱且樂（漢書　晏案地理志顏注灌灌水盛也菅蘭也恂信也盱大也義本傳箋釋文渙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或疑汎爲汍之誤今說文仍作渙渙）

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公羊疏許氏云　晏案樂記疏許君謹按鄭詩二十一篇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按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初學記雜樂引許慎五經異義曰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

聲淫也）

雞鳴　東方昌矣（說文　晏案日部昌一曰日光也引詩今詩東方明矣朝既昌矣疑許君誤合爲一）

還　遭我乎猱之閒兮（水經注）　並驅從兩豜兮（說文三歲豕肩相及者）（晏案豕部豜引詩毛傳獸三歲曰肩肩豜古通用）

著　俟我於著乎而（漢書顏師古注著地名出濟南郡著縣也　晏案地理志引齊詩水經濼水東北逕著縣故城南）

甫田　婉兮孌兮（說文　晏案女部孌順也引詩小徐繫傳孌籀文孌如此）　莠喬喬（揚子　晏案今詩作驕禹貢厥木惟喬釋文徐音驕樂記齊音敖辟喬志釋文喬音驕本或作驕）

猗嗟　猗嗟䫇兮（集韻　晏案集韻十五青䫇眉目閒也玉篇頁部䫇引詩猗嗟䫇兮䫇眉目閒

也本亦作名毛傳目上爲名本釋訓文郭注云眉眼之閒張平子西京賦眳藐流眄李善注眳眉睫之閒古名眳䫇聲近通用）

葛屨　宛如左僻（說文　晏案人部僻避也引詩今詩作辟釋文音避）　好人媞媞（楚辭章句　晏案七諫章句毛傳提提安諦也說文媞諦也提媞聲相近）　媞媞（爾雅　晏案釋訓媞媞安也邢疏引詩好人媞媞）　姣姣（音義同漢書　晏案敘傳注孟康曰姣姣好貌也詩好人提提音義同耳）

陟岵　猷來無棄（爾雅注）　多草木岵無草木岐王肅解依爾雅（晏案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傳言無草木曰岵多草木曰峐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釋文云王肅依爾雅今釋山作無草木峐當作屺王肅解依爾雅釋文屺三蒼字林聲類並云猶屺字音起）

伐檀　伐檀其詩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文選注張揖曰　晏案上林賦悲伐

檀注）

河水清且灡漪（爾雅　晏案釋水注引詩說文灡或從連今詩作漣文淪字注引詩河水清且淪猗文選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注引毛詩河水清且淪猗亦作漪同說）

山有樞　它人是媮（漢書文選注　晏案地理志引詩師古曰媮樂也文選注媮音偷又音偷文選西京賦注亦引詩他人是媮）

杕杜　獨行焭焭（文選注　晏案思元賦注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注竝引作焭焭釋文睘本亦作焭又作煢洪範正義作焭焭）

駟驖　四驖孔阜（漢書地理志注引作四載孔阜　晏案馬部驖馬赤黑色引詩）　輶車鸞鑣（晏案車部輶輕車也引詩文選謝宣遠王撫軍詩注亦引作鑾說文鑾從金從鸞省）　載獫歇驕（說文　晏案犬部獫短喙犬也引詩作獢爾雅釋畜注漢書地理志注引作獫獢）

小戎　鋈以觼軜（晏案車部軜驂馬內轡繫軾前者引詩作沃金部鋈白金也從金省聲毛傳

（驂內轡也箋云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㕣矛沃錞（說文　晏案金部錞矛戟柲下銅鐏也引詩廣韻十八尤㕣引詩㕣矛沃錞厹上同二沃說文作芺皆鋈之省文）

竹柲緄縢（儀禮注　晏案旣夕注柲弓繫也）

竹䩛緄縢（周禮注　晏案弓人注紲弓韜今詩作閉毛傳閉紲正義曰竹閉一名韜也言閉紲者說文云紲槃也謂置弓韜裏以繩紲之因名韜爲紲閉柲韜並聲近通用）

懵懵良人（列女傳晏案賢明傳引詩）

蒹葭　泝洄　泝游（爾雅　晏案釋水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郭注皆見詩釋文泝詩作遡正義引釋水作遡洄遡游說文水部逆流而上曰泝洄泝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或作遡）

終南　有屺有堂（崔靈恩　晏案正義曰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釋文紀本亦作屺初學記終南山引詩有屺有堂蓋三家詩有作屺者故崔本從之）

晨風　鴥彼鷐風（說文　晏案鳥部鴥鸇飛貌引詩作晨風疑後人所改厚齋引作鷐是也說文鸇鷐風也鷐晨風也玉篇鳥部鷐鷐風鸇鷐鷐風鳥爾雅釋鳥晨風鸇釋文晨本或作鷐）

宛彼北林（周禮注　晏案攷工記函人注惌讀宛彼北林之宛今詩作鬱內則注宛或作鬱）

隰有樹檖（說文晏案木部檖羅也引詩毛傳檖赤羅也釋文檖或作遂）

枹櫟（爾雅　晏案釋木樸枹者郭注詩所謂棫樸枹櫟今詩作苞櫟）

無衣　與子皆行（漢書　晏案地理志）

權輿　胡不承權輿（爾雅注　晏案釋訓注引詩今本無胡字郭氏所引舊本有之）

宛邱　子之蕩兮（楚辭章句　晏案毛傳湯蕩也）亡冬亡夏（漢書　晏案地理志）

東門之枌　市也婆娑（說文　晏案女部娑舞也從女沙聲引詩作媻娑媻奢也徐鼎臣曰今俗作婆非是毛傳婆娑舞也廣雅云媻老媼也即婆之本文）

衡門　𢔶徲衡門（漢碑　晏案漢婁壽碑𢔶徲衡門嚴發碑西遲衡門古棲遲之變體各本俱譌

作漢書惟津逮秘書本作漢碑不誤）

東門之池　可與寤言（列女傳　晏案賢明傳晉文齊姜傳引詩今作晤晤寤聲相近）

墓門　墓門有楳（列女傳女爲歌　晏案續列女傳辯女者陳國采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采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章句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王逸所言與續列女傳合蓋漢儒相傳之古義也厚齋所見本作楳說文木部梅或作楳）

誶予不顧（楚辭章句　晏案離騷章句作誶今詩作訊上云歌以訊之釋文訊本又作誶徐息悴反誶與萃爲韻當作誶爲是）

防有鵲巢　卭有旨鷊（說文　晏案艸部鷊綬也引詩作鷊毛傳鷊綬也釋草作虉釋文云鷊又作鷊）

月出　佼人劉兮（羣經音辨　晏案釋文作劉云本又作懰同力久反好貌埤蒼作嫽嫽妖也集韻四十四有懰好也或作劉通作嬼力九切）

澤陂　有蒲與茄（樊光注爾雅　晏案正義引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樊光注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說文茄芙蕖莖也引漢書揚雄傳注茄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詁文選西京賦帶倒茄于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薛綜注茄藕莖也景福殿賦茄密倒植吐被芙蕖古茄荷聲相近如枷陵即柯陵之倒）

碩大且嬒（說文　晏案女部嬒含怒也一曰難知也引詩毛詩作儈假借字）

檜　鄶（左傳　季札觀樂爾在齊下秦在魏唐上鄶曹經焉　晏案二十九年傳周語云鄶之亡由叔妘亦）

（作鄃釋文揄本又作鄃）

素冠

棘人臠臠兮（說文 晏案肉部臠臞也引詩毛傳欒欒瘠貌箋云欒欒然臞瘠也毛詩作欒假借字）

隰有萇楚

長楚（爾雅 晏案釋草長楚銚弋釋文作萇云本今作長）旖旎其華（楚辭章句 晏案九辯九歎章句並作旖旎史記司馬相如傳旖旎從風注旖旎阿那也漢書作猗柅師古曰猗柅猶阿那也文選上林賦作猗柅張揖曰猗柅猶阿那也皆猗儺之轉也）

匪風

匪車嘌兮（說文 晏案口部嘌疾也引詩說文㶾作嘌漂標慓飄皆從㶾隸省作票）摡之釜鬵（同上 晏案手部摡滌也引詩毛傳溉滌也釋文溉本又作摡正義引少牢禮雍人溉鼎廩人溉甑今儀禮皆作摡）

蜉蝣

衣裳髗髗（晏案黹部髗合五采鮮色毛傳楚楚鮮明貌楚卽髗之假借）蜉蝣堀

閱（說文 晏案土部堀突也引詩今詩作掘）

候人

何戈與綴（禮記注 晏案樂記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引詩作綴正義今詩荷戈與祋不同鄭所見齊魯韓詩釋文綴詩作祋同古外反集韻十四太綴表也都外切引詩荷戈與綴鄭康成讀）彼記之子（禮記注汙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汙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詩禮注不同 晏案表記注正義曰詩注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毛傳鵜洿澤鳥也後漢明帝紀注亦引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彼已之子（國語 晏案晉語引曹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嬒兮蔚兮（說文嬒女黑色也 晏案女部嬒引詩）

鳲鳩

尸鳩（漢書 晏案鮑宣傳尸鳩之詩荀子勸學篇淮南時則訓注後漢書袁紹傳注皆引尸鳩在桑釋文云鳲本亦作尸）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說苑 晏案反質篇列女傳母儀傳詩云尸鳩在桑云云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理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風俗通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劉向應劭所引古經師授受之緒言也）其弁伊騏（周禮注 說文作璂 晏案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爲飾謂之綦引詩作綦釋文騏本亦作綦說文玉部璂弁飾往往冒玉也或作琪箋云騏當作綦以玉爲之正義引顧命四人騏弁執戈今書作綦弁釋文馬本作騏騏綦璂古同音通用）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淮南子）

七月

一之日滭冹（說文從仌 晏案仌部滭風寒也冹一之日滭冹毛傳觱發風寒也觱發卽滭冹之假借）四之日舉止饁彼南晦（漢書 晏案食貨志今作趾禮樂志獲白麟爰五止師古曰止足也士昏禮注古文止作趾說文晦或作畝）七月鳴鵙（孟子注 晏案趙岐注鵙博勞也引詩毛傳鵙伯勞也月令鄭注鵙博勞也左傳昭十七年正義引蔡邕章句鵙伯勞也夏小正鴂傳云鴂者百鷯

也博勞伯勞伯趙伯鷯皆一物音之轉也）集注作五月鳴鵙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因訛爲之（正義）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葽也（說文 晏案艸部葽艸也引詩毛傳葽艸也劉向世傳說詩蓋魯詩說也）獻肩于公（周禮注 晏案大司馬注引詩司農云四歲爲肩毛傳三歲曰豣）塞鄉墐戶（儀禮疏 晏案士虞禮疏引詩鄭注鄉牖屬謂北出牖也明堂位注鄉牖古通用）曰聿爲改歲（漢書 晏案食貨志曰作聿古曰聿多通用）鬱及薁（說文 晏案艸部薁引詩君與韓詩同）黍稷種稑（內宰注先鄭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稑）黍稷種稑先種後熟也稑疾孰也（說文 晏案禾部穋或作稑毛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釋文穋本又作稑或作穋初學記三白帖八十一並引作種稑）納于朕陰（說文 晏案仌部朕仌出也引詩作朕或作凌毛傳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早稱彼兕觥受福無疆（禮記注 晏案月令注引詩釋文觥本亦作觵）

鴟鴞　殆天之未陰雨（家語）隸天之未陰雨（說文　晏案隶部隸及也毛傳迨及說文無迨字逮及也大徐曰逮或作迨）唯予音之嘵嘵（同上　晏案口部嘵懼也引詩玉篇口部嘵引詩予維音之嘵嘵皆有之字）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孟子注晏案趙岐注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云云）憢憢（爾雅　晏案釋訓憢憢懼也釋文憢本又作嘵音同）

東山　零雨其濛（楚辭章句　晏案七諫章句）霝雨其濛（晏案雨部霝雨零也引詩霝雨零也即零落之異文）蜎蜎者蠋（晏案虫部蜀葵中蠶也引詩爾雅釋文引說文蝎桑中蠹也與今本異蜀本從虫後人加虫旁作蠋非也）又　雚鳴于垤（說文小爵也　晏案雈部太平御覽引說文雚雚爵也釋文鸛本又作雚玉篇雚水鳥雚本從隹後人又加鳥旁贅矣）燿燿宵行（同上燿盛光也　晏案火部燿引詩張戎先驪古詩云燿燿宵流）騜駁其馬（爾雅注　晏案釋畜黃白騜[illegible]引詩）

破斧　四國是訛（爾雅注　晏案釋言訛化也注引詩毛傳訛化也釋文作譌又作吪說文有吪無訛）

狼跋　載疐其尾（晏案足部蹎跲也引詩毛傳疐跲也正義曰蹎即疐也）赤舃掔掔（又作巳巳　晏案手部掔固也引詩又巳部巹讀若詩赤舃巳巳釋詁掔固也郭注掔然亦牢固之意釋文掔音牽又部閑反毛傳几几絇貌士冠禮鄭注絇之言拘拘與固意相近巳巳几几亦聲近假借）

小雅　宵雅（禮記　宵雅肄三注宵小也　晏案學記注）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

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司馬相如傳揄纍雅注張揖曰　晏案潛邱先生云小雅除笙詩凡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以篇數言也）

鹿鳴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記）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

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鄭注鄉飲酒禮）視民不恌（說文　左傳　晏案人部佻偷也引詩左氏昭十年傳亦引作佻今詩作恌毛傳恌偷也）

四牡　駟牡騑騑（儀禮）駟牡騤騤（說文　晏案馬部騤馬行徐而疾也無引詩之文集韻九魚騤說文馬行徐而疾引詩四牡騤騤類篇騤羊諸茹二切說文馬行徐而疾引詩四牡騤騤是說文本有之傳寫脫也）痑痑駱馬（說文　漢書注作驒驒　晏案广部痑馬病也引詩口部嘽喘息也引詩嘽嘽駱馬毛傳嘽嘽喘息之貌漢書敘傳顏注引作驒驒云喘息之貌玉篇广部痑引詩痑痑駱馬亦爲嘽廣雅痑疲也嘽驒痑聲相近漢書司馬相如傳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史記痑作癉是其例也）

皇皇者華　皇荂（莊子折楊皇荂本又作華　晏案天地篇爾雅釋草華荂也華荂榮也注今江東呼華爲荂音敷方言華荂盛也齊楚之間或謂之華或謂之荂）侁侁征夫（楚辭章句晏案招魂章句）莘莘征夫（晏案說文焱部燊讀若詩莘莘征夫毛傳駪駪眾多之貌螽斯傳詵詵眾多也釋文詵說文作辡音同今本說文無辡字玉篇多部辡又多也或作莘駪辡兟甡）我馬維驕（說文　晏案馬部驕馬高六尺爲驕引詩今詩作駒釋文駒本亦作驕株林乘我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作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周爰諮謨（淮南子）

常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左傳　晏案僖二十四年傳杜注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蕚不韡韡（說文　晏案𠌶部韡盛也引詩鄂鄂蕚之假借文選宣貴妃誄注亦引作蕚）鶺鴒在原（左傳　晏案昭七年傳今詩作脊令釋文脊亦作鵰又作鶺音同令本亦作鴒同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鶺鴒在原）外禦其侮（國語　周文公之詩曰　晏案周語韋昭注周公旦所作常棣之篇毛傳務侮也）飲酒之飫（說文　晏案食部𩛥燕食也引詩作飫說文從芺之字或省從夭）和樂且耽（禮記　晏案中庸引作耽與湛詩同）兄弟鬩于牆（說文　晏案門部鬩恆訟也引詩從門從兒兒善訟者也今詩作鬩隸省）

伐木 伐木所所（晏案斤部所伐木聲也引詩今詩作許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猶言幾許也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古所許通用）壿壿舞我（晏案士部壿舞也引詩今作蹲蹲毛傳蹲蹲舞貌釋文蹲本或作壿同又引說文云士舞也玉篇士部詩云壿壿舞我亦作蹲）竷竷舞我（說文 晏案夂部竷繇也舞也樂有章從章從夅從夂引詩今詩作坎坎鼓我釋文坎說文作竷音同舞曲也玉篇士部坎或作竷）

天保 絜蠲爲饎（周禮疏 大戴禮注 晏案周禮蜡氏疏引毛詩大戴禮諸侯遷廟盧注同毛傳蠲潔也）礿祠烝嘗（禮記注 晏案王制注今詩作禴釋文禴本又作礿）

采薇 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允之故（漢書匈奴傳 晏案史記周本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書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彼薾惟何（說文 晏案艸部薾華盛引詩毛傳爾華盛貌爾薾古今字）

出車 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書 晏案匈奴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云云韋元成傳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古今人表以南仲列于宣王之下屆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申伯吉甫之閒則以南仲爲宣王時人與毛傳謂南仲文王之屬不同釋文玁狁本或作獫允）出輿彭彭（史記襄王之詩晏案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我出我輿（荀子 晏案大畧篇易困九四困于金車釋文本亦作金輿輿車古通用）悽悽（爾雅 晏案釋訓邢疏郭音云悽本或作萋卉木萋萋是也）

魚麗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荀子 晏案大畧篇引詩楊倞注指與旨同美也）

南陔至由儀其義未聞（儀禮注 晏案鄉飲酒禮注今亡其義未聞）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同上疏）注禮之時未見詩序故云義未聞也 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正義）

南有嘉魚 烝然鯙鯙（說文 晏案魚部鯙烝然鯙鯙今詩作罩罩）

南山有臺 樂旨君子家邦之基（左傳 注言君子樂美之道 晏案襄二十四年傳正義旨美也又襄十一年昭十三年傳並引詩作樂旨俗本多改爲只唐開成石經皆作旨衡方碑樂旨君子口口無疆亦用此篇之文是漢人本有作旨者旨只聲近假借）

蓼蕭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賈誼新書 晏案容經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雝雝云云）

六月 玁狁孔熾我是用戒（鹽鐵論 晏案繇役引詩今詩作急爾雅釋言悈急也說文言部諽讀若戒大雅匪棘其欲箋云棘急坊記引作匪革其猶鄭注革急也古急棘革戒誡並音同假借）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史記襄王之詩晏案匈奴傳）吉甫宴喜（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漢書 晏案陳湯傳劉向上疏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云云師古曰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北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正義曰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焦護（爾雅 晏案釋地周有焦護邢疏引詩整居焦護釋文作獲云又作護同今毛詩作焦獲）

采芑 朱紼斯皇（白虎通 晏案紼冕云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引詩作朱紼又引赤紼金舃赤紼在股今詩皆作芾釋文芾本又作茀或作紱易困卦朱紱方來釋文紱字或作紼芾芾紼紱古通用說文作市振）

旅嗔嗔（說文·晏案口部嗔盛气也引詩今詩作闐說文闐盛皃也廣雅闐闐盛也嗔闐古同音通用）嘽嘽推推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漢書晏案韋元成傳師古曰推推盛也推音他回反南荊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與今詩作蠻荊異又毛詩作焞焞傳焞焞盛也漢書揚賜傳後漢鮮卑傳俱引征伐獫狁）

車攻 東有甫艸（羣經音辨）薄狩于敖（後漢書注東京賦水經注薄狩于敖晏案水經濟水注班固傳注俱引薄狩于敖徐堅初學記二十二引搏狩于敖何休公羊解詁曰狩猶獸也）赤紼金舄（白虎通晏案紼冕引詩）抉拾既次（周禮注晏案繕人注詩家說或謂抉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釋文抉本又作夬或作抉同佽音次正義曰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佽次音義同｜晏案上六府夬所以闓弦者引詩或作決通作決）助我舉柴（說文｜晏案手部㧘積也引詩玉篇手部㧘引詩助我舉㧘㧘積也毛傳柴積也柴即㧘之假借）

吉日 既禡既禂（說文晏案示部禂禱牲馬祭也引詩或從[illegible]今詩作既伯既禱大司馬先鄭

注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禡與伯音義同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故禱一作禂）麀鹿噳噳（同上晏案口部噳麋鹿羣口相聚也今詩作麌韓奕云麀鹿噳噳釋文本亦作麌同）其麌孔有（爾雅疏晏案釋獸邢疏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正義曰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曰其麌孔有與鄭同）伾伾俟俟（說文晏案人部俟引詩伾與駓通許君本韓詩）

庭燎 鑾聲鉞鉞（說文晏案金部鉞車鑾聲也呼會切大徐曰今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廣雅鉞鉞盛也今詩作噦噦噦與鉞通用目部眓讀若詩施罛濊濊大部奯讀若詩施罛濊濊與此同例）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說文·晏案厂部厝厲石也毛傳錯石也漢書地理志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字五經文字曰厝見詩又作錯）

我行其野 不惟舊因（白虎通晏案嫁娶云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引詩不惟舊因謂夫也釋名釋親屬曰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今詩作不思舊姻釋詁云惟思也）誠不以富（論語）

（晏案今爲作成禮記經解衡誠懸鄭注誠或作成）

斯干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漢書劉向傳晏案向世傳魯詩序宣王考室合）約之格格（周禮注晏案攷工記注釋訓格擧也鄭注皆擧持物格擧也閣格並從各聲聲近通借）載衣之褐（說文晏案衣部褐褓也引詩毛傳褐褓古今字）

節南山 節（左傳武子賦節之卒章晏案昭二年傳杜注節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董仲舒傳）維石巖巖（音巖晏案釋文巖本或作嚴）天方薦嗟（說文晏案田部嗟殘田也引詩今

詩作瘥）憂心夭夭（說文晏案火部夭小熱也廣韻夭熱也夭炎發音相近與韓詩作炎合又心部惔憂也）秉國之鈞（漢書今詩作均）天子是庳卑民不迷（荀子晏案宥坐篇楊注庳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不自爲正（禮記晏案緇衣注云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今詩作政古政正通用）不自爲政（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正義）

正月 民之譌言（晏案言部譌譌言也引詩宋書五行志亦引作譌今作訛玉篇言部訛譌同）謂地蓋厚不敢不趚（晏案走部趚側行也引詩今作蹐玉篇走部趚亦引詩）胡爲虺蜥（說文晏案虫部蜥易也釋名蜴易也）燎之方陽（晏案谷永傳作陽釋名陽揚也王注揚讀爲陽古陽揚通用）能或滅之（晏案漢書谷永傳）亦孔之昭（禮記晏案中庸注昭明也釋文昭本又作炤同之召反）協比其鄰（晏案左傳僖二十二年傳昭二十九年傳洽協

音義同）倜倜彼有屋（說文　晏案人部倜小貌引詩大徐本斯氏切玉篇人部倜小貌詩曰倜倜彼有屋本亦作佌毛傳佌小也）速速方穀（後漢書　晏案蔡邕傳李賢注蓋謂小人乘輦方穀而行方猶並也釋文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瘐瘐（爾雅　晏案釋訓瘐瘐病也郭注皆賢人失志懷憂病也邢疏引毛傳愈愈憂懼也）殷殷（爾雅　晏案釋訓殷殷憂也釋文作慇慇云本今作殷殷）

十月之交　日有蝕之　日月鞠凶（晏案告鞠聲相近師古曰鞠告也）山冢崒崩（晏案以上劉向傳釋文崒本亦作卒）中術（膳夫　晏案師古曰即所謂中允膳夫也）掫子（內史）蒍（師氏漢書　晏案師古曰讀與楀同以上古今人表）蹷惟趣馬（漢書注　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漢天文志　晏案五行志顏注引作蹷）擩維師氏（集韻　晏案九麌擩引詩通作蒍）豔妻傓方處（說文　晏案人部傓熾盛也引詩毛傳煽熾也）密勿從事（晏案劉向引詩魯詩作密勿說見前師古曰密勿猶黽勉從事也後漢傅毅傳注引詩密勿從事密勿黽勉也）讒口嗸嗸（漢書　晏案劉向傳韓詩亦作嗸嗸向世習魯詩是韓魯詩同釋訓釋文嗸嗸本又作謷又作囂同）僔沓背憎（說文　晏案人部僔聚也引詩口部噂聚語也又引詩作噂）悠悠我悝（爾雅注　晏案釋詁悝憂也郭注引詩作悝）攸攸我里（爾雅音義　晏案詩釋文云里本或作㾖後人改也玉篇疒部引詩悠悠我㾖）

雨無正

聽言則對（新序漢書）唯躬是瘁（左傳　晏案左氏昭七年傳）

小口

歙歙訿訿（漢書　爾雅作翕　晏案劉向傳釋訓云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詩釋文正義引爾雅作潝潝後漢翟酺傳引翕翕呰呰李賢云呰與訿古字通）嗡嗡呰呰（荀子　晏案修身篇楊注引毛云嗡嗡然患其上呰呰然思不稱乎上今毛傳作潝潝訿訿）膴王肅讀爲（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正義　晏案釋文膴王火吳反大也正義又云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或悊或謀（漢書　晏案敘傳）不可暴虎不敢馮河（鹽鐵論　晏案論聖引詩爲其無益也今本俱作不敢）戰

戰矜矜（左傳　晏案僖二十二年傳戰兢釋文本或作矜）

小宛

鳩飛（國語　晏案晉語秦伯賦鳩飛注小宛之首章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禮記　晏案祭義孔疏曰記者引詩斷章取義耳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宜犴宜獄（周禮注　晏案射人注犴讀如宜犴宜獄）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說文　晏案虫部蠕蠃蒲盧引詩或作蜾蠃同音通用古文鍾鼎銘命[illegible]令霝也廣雅霝令也是霝令相通之證也）毋忝爾所生（孝經）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呂氏春秋　晏案愼大覽曰）

小弁

小卞（音盤　漢書　晏案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師古曰卞音盤[illegible]成十八年左傳[illegible]御戎釋文本亦作卞同）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趙岐孟子注　晏案伯奇尹吉甫子見文選笛賦注引琴操[illegible]而孫奭疏乃云伯奇宜臼也）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惟憂用老（論衡　晏案書虛篇漢書中山靖王傳聞樂對曰臣[illegible]此伯奇所以流離下引詩我心憂傷惄焉如擣亦以小弁爲伯奇[illegible]曰伯奇孝而棄於親[illegible]）譬彼瘣木（說文　晏案疒部瘣病也引詩今作壞毛傳壞瘣也[illegible]）

巧言

僭始既涵（說文　晏案水部涵引詩[illegible]）卬勞也（禮記注　晏案緇衣注[illegible]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illegible]也釋詁卬勞也郭注引詩維王之卬鄭箋云卬病也）大猷（說文　晏案走部趨從走戴聲讀若詩戴戴大猷[illegible]秩秩戴聲相近）秩秩大猷聖人謨之（漢書注　晏案敘傳注引詩[illegible]釋詁繇道也[illegible]）

（秩大猷繇音義同又謨作莫毛傳莫謀也謀與謨通）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史記　晏案春申君列傳）居河之湄（爾雅注　晏案釋水注引詩今作麋釋文麋本又作湄文選別賦注亦引居河之湄魏都賦注引毛傳水草交曰湄古金石文多以麋壽爲眉壽）既微且瘇（說文　晏案广部瘇脛氣足腫引詩籀文作瘇毛傳腫足爲瘇）

巷伯

縷兮斐兮（縷白文貌　晏案糸部縷引詩廣韻十二齊縷斐文章相錯貌毛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萋即縷之假借）咠咠幡幡（說文　晏案口部咠聶語也引詩今作緝緝翩翩釋文緝說文作咠）取彼譖人（禮記注後漢書　晏案緇衣注馬援傳同）侈兮哆兮（說文　崔靈恩集注　晏案言部誃讀若侈兮哆兮今詩作哆兮侈兮大徐本疑誤倒小徐繫傳本誃一曰若詩曰侈兮之侈同當從之舊本載說文誃兮侈兮誤今正崔靈恩集注自正義釋文外無有存者此亦襲說文而傳會經義雜記曰呂東萊讀詩記載蕭氏說每言崔靈恩集注江左古本石經皆作僞欺人不可據）慅慅（爾雅　晏案釋訓慅慅勞也邢疏毛傳云草草勞心也慅草音義同）

谷風

棄我如遺（新序　晏案雜事引詩）

蓼莪

蓼莪　蓼蓼者儀（隸釋漢碑　晏案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衛方碑悼蓼儀之勤勞隸釋云義儀二字古皆音俄詩實惟我儀與在彼中河協樂且有儀與在彼中阿協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此碑又作蓼義皆以聲近相假借爾）瓶之窒矣（說文　晏案穴部窒空也引詩缶部罄器中空也又引作罄與今詩同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罄古文窒同）皞天罔極（漢書　晏案鄭崇傳師古曰字與昊同）

大東

周道如底（孟子　晏案趙注底平也底砥通用舊本此下其平如砥四字未知何屬今刪）苕苕公子行彼周道（楚辭章句　晏案九歎章句佻苕聲相近）哀我癉人（爾雅注　晏案釋詁癉勞也注引詩毛傳憚勞也釋文憚字又作癉）琄琄佩璲（爾雅疏　晏案釋訓疏今詩作鞙鞙釋文鞙字又作琄）歧彼織女（說文　晏案匕部歧頃也引詩今作跂）启明（爾雅　晏案釋天明星謂之启明邢疏引小雅云東有启明）

四月

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孔叢子　晏案記義篇孔叢僞書不足據）奚其適歸（家語　晏案辯政篇引作奚今詩作爰箋云爰曰也文選注兩引韓詩皆作爰詳見前劉向說苑政理篇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世傳魯詩是說詩亦作爰也左傳宣十二年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杜注爰於也漢以前古本皆作爰家語爲王肅私定妄改爲奚其無取也）匪鶉匪鳶（說文　晏案鳥部鷻雕也引詩𪀚鷙鳥也大徐曰今俗別作鳶非鷻隸省作鶉毛傳鶉雕也鳶貪殘之鳥也）

北山

普天之下（左傳　孟子　晏案左氏昭七年傳漢書司馬相如傳亦作普與韓詩同溥普古今字）率土之賓　或宴宴居息　或盡顇事國（漢書　左傳作憔瘁晏案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注濱本或作賓王莽傳作賓五行志引詩如淳曰顇古悴字也師古曰宴宴安息之貌左氏昭七年傳引作或憔悴事國）

小明

毋常安息（漢書　晏案董仲舒傳師古曰安息安處也今詩作毋恒安處漢文諱恒故武帝所改爲常）

鼓鐘

憂心且怞（說文　晏案心部怞朗也玉篇怞憂恐也今作妯）

楚茨

楚薺（禮記注　晏案玉藻趨以采齊注齊讀爲楚薺之茨周禮樂師疏引玉藻趨以采薺大戴禮保傅盧注引玉藻趨以采茨詩牆有茨說文引作薺今作楚茨茨薺古通用）楚楚者薋（楚辭章句　晏案離騷章句爾雅釋草釋文茨或作薋同）我埶黍稷（說文　晏案丮部埶種也從坴丮持亟種之引詩今作蓺）祝祭于𥛱（同上　晏案示部𥛱門內祭先祖所以旁偟或從祊毛傳祊門內也）

信南山

營營原隰（周禮注　晏案均人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疏彼書營營是均田之意今詩作畇畇毛傳墾辟貌廣韻十八諄畇均也詳遵切集韻十八諄畇墾田貌又畇爾雅畇畇田也或作畇

霂既瀀既渥（晏案水部瀀澤多也引詩今詩作優優即瀀之假借）取其血膫（說文晏案肉部膫牛腸脂也或作膋箋云膋脂膏也）

甫田　或芸或芓黍稷儗儗（漢書晏案食貨志鄭師注耔芸芓也三公山碑或耘或芓釋文耘本又作芸）

大田　以我剡耜（爾雅注晏案釋詁剡利也注引詩毛傳覃利也釋文覃以冉反文選東京賦介馭間以剡耜李善注覃與剡同）去其螟蟘（晏案虫部蟘虫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引詩食葉曰螣釋文螣又作蟘孫叔敖碑野無螟貸唐公防碑作蟘說文螣訓神蛇當作蟘爲正）有渰淒淒（說文晏案水部淒雲雨起也引詩）有晻淒淒興雲祁祁（呂氏春秋晏案務本引詩）

瞻彼洛矣　韎韐有赩（白虎通晏案爵引詩說文赩大赤也今詩作奭釋文奭赤貌奭即赩之假借）

裳裳者華　唯其有之（新序晏案雜事引詩）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說苑晏案修文引詩左之左之至君子有之傳曰云云）

桑扈　受福不儺（晏案鬼部儺讀若詩受福不儺今詩作那那儺古通用若猗儺一作阿那是也）兕觵其觩（晏案角部觩角貌引詩釋文觩本或作斛）匪徼匪傲（漢書晏案五行志引詩云云師古曰徼謂徼幸也謂飲酒者不徼倖不敢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匪交匪敖（左傳晏案襄二十七年傳引詩今詩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采菽彼交匪紓荀子引作匪交匪舒廣雅釋言云匪彼也古匪彼多通用）

頍弁　先集維霰（爾雅注晏案釋天雨霰爲霄雪注引詩釋文霰本或作霰同詩釋文霰消雪也字亦作霰）樂酒今昔（楚辭章句晏案大招章句王逸曰昔夜也今詩作夕）

車舝　展彼碩女（列女傳、晏案楊夫人傳引詩今本或作辰彼後人改也）高山卬止（說文晏案匕部卬望欲有所庶及也瞻卬釋文本又作仰卬即仰之省文）景行行之（史記晏案今詩作止篆法之之作屮與止形相近陳風歌以訊之列女傳作訊止）詩之好仁如此（禮記晏案表記）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棥（說文晏案言部謍小聲也引詩作營爻部棥藩也又引詩營營青蠅止于棥今詩作樊集韻棥通作樊）止于蕃（史記）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讒言罔極（漢書又云至于藩晏案武五子傳引詩敘傳引讒言罔極昌邑哀王髆傳引于藩毛傳樊藩也）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袁孝政注劉子）

賓之初筵　威儀佖佖（晏案人部佖威儀）仄弁之俄（晏案人部俄行頃也引詩古仄側通用箋云俄傾貌）屢舞姕姕（說文晏案女部姕引詩大徐本即移切即屢舞傞傞之異文鄘風玼兮玼兮釋文本或作瑳玼瑳亦聲相近）

采菽　采叔（國語）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國語注晏案晉語秦伯賦采叔韋昭注左氏昭十七年作采叔釋文菽本亦作叔）何錫與之（白虎通晏案考黜引詩又引雜無與之又何予之今詩皆作予古予與通用）觱沸濫泉（說文晏案水部濫引詩又毛字注畢沸濫泉今作觱傳濫泉正出也正義引釋水文今爾雅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赤芾在股（白虎通[illegible]引詩又毛[illegible]）匪交匪紓（荀子晏案勸學篇引詩楊注匪交當爲彼交）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左傳晏案襄十一年傳引詩今便蕃作平平毛傳平平辯治也韓詩作便便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章今文作辯章書黎民於變時雍漢書成帝紀引作於蕃易坤卦釋文由辯荀作變古平便變蕃辯並通用率帥古今字）紼纚維之（爾雅晏案釋水云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綍也縭緌也今詩作纚毛傳纚緌也紼纚綍近義同）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左傳亦是戾矣蓋師讀有異　晏案襄二十一年傳引詩杜注詩小雅釋文云案今小雅無此全句正義曰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角弓　騂騂角弓（說文　晏案角部觲引詩今詩作騂說文無騂字馬部新附騂從馬觲省聲）

民胥效矣（左傳　晏案昭六年傳引詩今作傚）雨雪瀌瀌見晛聿消（漢書　荀子同　晏案劉向傳引詩古曰聿多通用）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荀子　晏案非相篇引詩雨雪瀌瀌宴然聿消云云楊倞注今詩作見晛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隧讀曰隨屢讀爲婁婁斂也）

菀柳　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戰國策）

都人士　狐裘黃裳萬民之望（賈誼新書　晏案等齊引詩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禮記注）

采綠　終朝采菉（楚辭章句　晏案離騷章句王逸云菉王芻也箋云綠王芻也）

黍苗　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國語注　晏案晉語公子賦黍苗注）

隰桑　瑕不謂矣（禮記　注瑕之言胡也　晏案表記注）

白華　白華（漢書）滮沱北流（說文　徐鉉曰沱沼今別作池非是　晏案水部滮水流貌從水彪省聲隸作滮不省）

瓠葉　有菟斯首（後漢注　晏案兔罝釋文作兔云又作菟楚辭天問顧菟在腹司馬相如子虛賦掩菟轔鹿字皆作菟）

漸漸之石　俾滂沱矣（史記）

文王　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云以繩文王之德（呂氏春秋）其命惟新（禮記　晏案大學）娓娓文（宋注）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國語　晏案周語左傳昭十年宣十五年俱作陳錫載周詩今作哉毛傳哉載正義曰哉與載古字通用）本枝百世（左傳　晏案莊六年今詩作支支枝古今字）惟周之士不顯□世（後魏禮志）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漢書　晏案劉向傳）毋念爾祖（左傳　古孝經　晏案文二年傳）聿修厥德（漢書　晏案東平王宇傳毛傳聿述）儀監于殷峻命不易（禮記　晏案大學鄭注峻大也今作駿毛傳駿大也儀宜古通用）上天之載讀曰栽謂生物也（禮記注　晏案中庸注又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上天之縡（楊雄傳　晏案顏注縡事也縡讀與載同廣雅縡事也）

大明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漢書　晏案貢禹傳後漢胡廣傳亦引天難諶斯今作忱）

聿嬪于京（爾雅注）唯此文王允懷多福（春秋繁露　晏案郊祭也）在郃之陽（晏案邑部郃左馮翊郃陽縣引詩漢地理志郃陽顏注曰即詩所謂在洽之陽水經注亦引詩在郃之陽毛傳洽水名釋文洽案左馮翊有郃陽縣應劭曰在郃水之陽）其旝如林（說文　晏案㫃部旝引詩後漢馬融傳旃旝摻其如林正用詩語今作會）毋貳爾心（漢書）坶野洋洋（水經注　晏案正義引書序注云牧野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箋云牧誓釋文作坶誓云本又作牧）四騵彭彭（公羊疏　案異義）

緜　陶復陶穴（說文　晏案穴部覆地室也引詩今作復復即覆之假借）至于岐下聿來相宇（新序　晏案雜事毛傳胥相）爰挈我龜（漢書注　晏案敘傳注釋文契本又作挈）亦不殄厥問（孟子）畎夷喙矣（左傳注　晏案詩里克引書大傳同）犬夷呬矣（晏案口部呬東夷謂息爲呬引詩）昆夷駾矣（說文　晏案馬部駾馬行疾來貌引詩趙岐孟子注亦引詩昆夷駾矣今詩作混釋文混音昆）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楚辭章句　晏案離騷章）

（句釋文奏本又作走後漢何容傳亦作奔走）
棫樸　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賈誼新書晏案連語引詩容
擇同毛傳趣趨也）左右趣之　烝徒檝之　左右奉璋此文王之
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
後伐也（春秋繁露晏案四祭篇）追琢其璋（周禮注晏案追師注玉篇辵部引亦作瑑今詩作
章）彫琢其章亹亹我王（荀子晏案富國篇今詩彫作追毛傳追彫也又作勉勉文王傳亹
亹勉也毛公親事荀卿故訓多本師說）
旱麓　瞻彼旱鹿（夫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易樂干祿焉國語晏案宋庠補音鹿麓古字
通）瑟彼玉瓚（說文周禮注作卹彼晏案玉部璱玉英華相帶如瑟弦引詩典瑞注鄭司農引詩卹
彼玉瓚釋文卹音瑟又作邲今詩作瑟箋云瑟絜鮮貌正義曰以瑟爲玉之狀故爲絜鮮貌釋文瑟又作璱集韻七）

（櫛瑟或作卹邲璱璱通作瑟）凱弟君子（呂氏春秋禮記晏案恃君覽表記同說苑政理亦引凱弟
君子）葛藟（後漢書）
思齊　神罔時侗（說文晏案人部侗引詩今作恫）雝雝在宮（漢書注）厲假
不瑕（集韻晏案集韻十四太厲引詩厲假不瑕鄭康成說今詩作烈箋云厲假皆病也釋文烈鄭作厲正義
曰鄭讀烈假爲厲瘕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古厲烈多通用）廱廱（爾雅晏案釋詁廱廱和也毛傳雝
雝和也）
皇矣　求民之瘼（漢書）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
究爰度（左傳晏案文四年傳）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論衡晏案初稟篇今作宅易
乾鑿度云庀氏先文乾鑿庀注古宅字今變也古文度作庀與宅相涉故往往致誤）其椔其翳（爾雅注
晏案釋木立死椔蔽者翳注引詩釋文作甾云字林作椔同今詩作菑釋文菑本又作甾）唯此文王

王此大國（左傳晏案昭二十八年傳說見韓詩）貊其德音（晏案釋詁貊定也邢疏引詩貊
貊音義同）無然畔換（漢書注）以遏徂莒以篤周祜（孟子晏案毛傳按止也釋文
按本又作過）弗識弗知（賈誼新書晏案君道引詩古弗不多通用）是類是禡（爾雅晏
案釋天是禷是禡師祭也釋文禷經典作類）崇墉圪圪（說文晏案土部圪牆高也引詩）克順
克俾俾于文王（禮記晏案樂記注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今詩作比毛傳擇善而從
曰比俱本左氏傳文）
靈臺　白鳥鶴鶴（孟子賈誼新書作嗃嗃晏案新書君道篇今詩作翯翯鶴音義同說
文白部皠鳥之白也鳥部翯鳥白肥澤貌引詩亦作翯翯）巨業維樅（說文晏案丵部業大版也所以飾
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引詩說文虡鐘鼓之柎也省虡巨卽虡之假借上林賦作鉅可證
也）矇瞍奏工（楚辭章句晏案九歎章句今詩作公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引詩亦作工古公工同

音通用）文王有辟廱之樂（莊子）文王樂名巨業（樂苑）
下武　應侯愼德（家語淮南子晏案古順愼多通用）昭哉來許（漢碑）昭
茲來御愼其祖父（續漢書注晏案今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謝沈書大雅曰昭哉來許繩其祖父）
文王有聲　欥求厥寧（說文晏案欠部欥詮詞也從欠從曰曰亦聲引詩作欥今作遹班
固幽通賦欥中和爲庶幾兮師古曰欥古聿字古通聿亦通用）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革急也
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已之道乃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晏案禮器注箋云棘急也正義
曰禮記引此詩作革革亦急也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古革棘通用今詩作遹追古遹與聿通借已
見上文）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注度謀也禮記注晏案坊記注今詩作宅
古宅度形近多誤亦見上）旣伐于崇（書大傳）芑栒櫨（禮記注晏案表記注毛傳芑草也）
生民　不㡿不疈（晏案土部坼裂也引詩說文几從斥之字多作席若亦涧作坼涧是刀部副判）

（也籀文作疈今詩作不拆不副）實覃實吁（說文晏案㫗部覃長味也引詩今作訏訏吁古通用）克岐克嶷（晏案口部嶷小兒有知也引詩淮南子高誘注引詩克岐克嶷今作嶷毛傳岐知意也嶷識也亦）禾穎穟穟（晏案禾部穎禾末也引詩今詩作禾役毛傳役列也役即穎之假借）瓜瓞菶菶（說文晏案玉部玤讀若詩曰瓜瓞菶菶口部唪讀若詩曰瓜瓞菶菶艸部菶艸盛也今詩作唪唪毛傳唪唪然多實也說文唪訓大笑唪即菶之假借）瓜瓞瓞瓞（集韻晏案一董瓞補孔切瓜多實貌引詩作瓞瓞通作唪）

即有台家室（白虎通）

誕降嘉穀　惟秬惟秠（說文晏案禾部秠一稃二米引詩誕降嘉穀云云天賜后稷之嘉穀也毛傳秠一稃二米也）或舂或抗（儀禮注晏案有司徹注詳見韓詩）或簸或舀（抒臼也晏案臼部舀引詩或從抗或從䑛抗音由古由揄聲相近鄭箋讀猶爲瘉可證也簸當爲舂之誤涉下或簸而誤引也）烝之烰烰（說文晏案火部烰烝也引詩釋訓云烰烰烝也今詩作浮浮音義同）淅之溞溞（爾雅音義晏案釋訓溞溞淅也釋文引詩謝所留反詩疏亦稱樊光引詩釋文叟字又作溲溞溲叟聲相近）

后稷兆祀（集韻）

行葦

維葉柅柅（文選注晏案蜀都賦總莖柅柅劉淵林注柅柅盛茂貌也李善引詩作柅柅潛夫論德化篇引詩亦作柅柅毛傳葉初生泥泥釋文泥柅張揖作苨苨草盛也今爾雅釋訓苨苨茂也）肆筵設机（楚辭章句晏案招魂章句今詩作几易渙九二渙奔其机虞翻曰渙宗廟中故設机王弼注机承物者也釋文机音几左傳襄十年投之以机釋文机本又作几同莊子齊物論隱机而坐釋机本作几州輔碑有机杖之賜今詩作肆筵設席王逸作机疑涉下授几而誤引也）鮐背（爾雅晏案釋詁作鮐背箋云台之言鮐也仗老則背有鮐文義本雅故台鮐古今字）

既醉

類者不忝前哲壼者廣裕民人萬年者令聞不忘菲允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國語晏案周語毛傳壼廣也義本外傳）

鳧鷖

公尸來燕醺醺（說文晏案酉部醺醉也引詩今詩作來止熏熏）

假樂

嘉樂（左傳公賦嘉樂晏案襄二十六年傳毛傳假嘉也）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正義云案詩本文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也）保佑命之（禮記晏案以上中庸）不愆不忘（文選注說苑作亡晏案說苑建本引不愆不亡廣韻二仙愆過也僁俗史記三王世家厥有愆不漢書武五子傳作有庇藏）不騫不忘（春秋繁露晏案郊語）不解於位（漢書晏案五行志師古曰解讀曰解）

公劉

思戢用光（孟子）于邠斯觀（白虎通晏案京師引詩今本作于邠斯館）

汭坃之即（周禮注晏案職方氏注詩釋文芮本又作汭詳見韓詩）

泂酌〃可以饙饎（說文晏案食部饎酒食也引詩饙滫飯也或作饎或作餴）凱弟君子（禮記）

卷阿

嗣先公酋矣（晏案釋詁酋終也注引詩今作似先公酋矣毛傳似嗣也）祓祿康矣（爾雅注晏案釋詁祓福也注引詩郭氏所見本無爾字箋云茀福茀祓音義同）噦噦其羽（說苑晏案奉使引詩今詩作翽翽）

民勞

迄可小康（漢書晏案元帝紀）㬪不畏明（說文會也晏案曰部㬪引詩今作憯毛傳憯會也本釋言文）

板

版版（爾雅晏案釋訓邢疏版板音義同）下民卒癉（禮記晏案緇衣今作擅釋文擅沈本作癉）是用大簡（左傳）無然呭呭詍詍（說文晏案口部呭多言也引詩作呭言部詍多言也又引詩無然詍詍今詩作泄泄呭詍音義同）洩洩（爾雅晏案爾雅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唐石經作洩洩元本闕本同唐人避世字諱改作洩也厚齊所見當是宋人舊本）詞之斟矣（說文晏案斗部斟引詩今詩作辭之輯矣）辭之繹矣（說苑晏案善說篇釋文亦作釋云本文作懌左傳襄三

（十一年作辭）敖敖（爾雅　晏案釋訓文敖傲也釋文本又作聱又作嚣同毛傳嚣嚣猶警警也）勿用爲笑（荀子　晏案大畧篇今作以以用義同）懽懽（爾雅　晏案釋訓釋文作灌灌本或作懽同唐石經作懽懽說文懽下引爾灌亦作懽灌懽音義同）譑譑（爾雅　晏案釋訓邢疏熇熇音義同）民之方唸吚（說文　晏案口部唸吚也吚呻也毛傳殿屎呻吟也殿屎卽唸吚之假借釋文及五經文字並云屎說文作吚）與今本異　介人惟藩大師惟垣　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漢書晏案諸侯王表）敬天之畏不敢馳驅（後楊秉傳）

蕩

盪盪（爾雅　晏案釋訓釋文作蕩蕩云本或作盪）天命匪忱（說文晏案心部忱誠也引詩今詩作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傳諶誠也諶忱古今字說文諶下引天難諶斯今詩作忱）曾是彊圉（漢書注）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漢書晏案五行志師古曰仄古側字）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晏案周語箋云近在夏后之世或疑詩本有近字）

抑

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注懿讀曰抑國語）惟德之隅（漢書）有梏德行（禮記　晏案緇衣注梏大也直也今詩作覺傳覺直也古覺梏聲相近周禮注鵠之言較也釋名釋言語覺告也）荒沈于酒（漢書　晏案五行志今作湛湛沈音義同）詰爾民人（鹽鐵論晏案世務引詩說苑引告爾民人爾雅郭注引質爾民人今作人民恐誤）慎爾侯度（左傳）白圭之㓒（說文　晏案刀部㓒缺也引詩今作玷毛傳玷缺也玷卽㓒之假借）亡德不報惟民之則（漢書　晏案丙吉傳王莽傳引亡德不報）不醬于儀（禮記　晏案緇衣注醬愆古今字）我心懆懆（五經文字　晏案心部懆千到反見詩今此詩作慘慘釋文慘七感反北山釋文慘字亦作懆白華釋文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唐人慘懆多互用此與戚合衞宮作懆爲正）諄爾忳忳（禮記注　晏案中庸注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今詩作諄詩釋文字又作訑荀子哀公篇繆繆肫肫楊注肫與訑同）

訑訑（爾雅　晏案釋訓邢疏訑諄音義同）遈遈（爾雅　晏案釋訓遈遈悶也邢疏引舍人曰遈遈憂悶也）藉曰未知（漢書）懰懰（爾雅　晏案釋詁懰懰戒也釋文作懰懰邢疏懰懰音義同）

桑柔

國步斯矉（說文　晏案目部矉恨張目也引詩今詩作頻莊子天運篇西子病心而矉其里釋文引通俗文曰蹙額曰矉說文頻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大徐曰今俗別作水賓非是矉頻音義同古字通用）告女憂卹誨女序爵誰能執熱鮮不用濯（墨子晏案尚賢中今墨子偁作爵誰作孰）胡此畏忌（漢書）泰風有隧（爾雅注晏案釋天注今詩作大釋文大鄭音泰）

雲漢

昭回於天　王曰嗚呼　飢饉荐臻　耗射下土（春秋繁露　晏案郊祀篇今詩荐作薦毛傳薦重正義曰釋言云荐再也釋天云仍饑爲薦此薦與荐字異義同古射數通用）多先祖於摧（爾雅注　晏案釋詁摧至也注引詩于於古今字今爾雅本仍作于）蔋蔋山川（晏案艸部蔋艸旱盡也引詩玉篇艸部蔋引詩蔋蔋山川本亦作滌廣韻二十三錫蔋艸木旱死徒歷切音與滌同毛傳滌滌旱氣也）有譩其聲（說文　晏案言部譩聲也引詩今詩作有嘒其星）爞爞（爾雅　晏案釋訓爞爞熏也邢疏爞蟲音義同）

崧高

嵩高惟嶽峻極於天　生甫及申（禮記注言周道將興五岳爲之生賢佐仲山甫及申伯正義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　晏案孔子閒居注毛傳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箋云申伯也甫甫侯也毛云四嶽鄭注禮器言五嶽者漢儒之說多謂崧卽中岳嵩高不以崧爲高貌也傳箋以甫侯爲四嶽之苗胄此注文訓仲山甫者蓋三家之說也）錫爾玠珪（爾雅注　晏案釋器注引詩作玠釋文玠音介說文玉部玠大圭也引周書稱奉介圭介玠古今字）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楚辭章句徐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　晏案今詩作既入于謝）

烝民

天生蒸民　民之秉夷（孟子　晏案烝蒸彝夷古今字）不畏彊圉

漢書 唯仲山甫補之 左傳 四牡騤騤 四牡騶騶（說文晏案馬部騤馬盛肥也引詩作騤騶馬盛也又引詩作騶今詩作彭彭彭騶聲相近易大有匪其彭子夏作旁是其例也騶釋文云說文作騤同大徐本騤騤古熒切與駉音同當繫魯頌駉下）

韓口 奕奕梁山（爾雅疏晏案釋詁奕大也邢疏今詩作圍圍）王賜韓侯（周禮注晏案履人注嘉靖注本作賜毛本作錫後人攸舊本亦有誤作錫者今正古錫賜多通用）鈎膺鏤錫（說文晏案金部鍚馬頭飾也引詩集韻十陽鍚或作錫今詩作）鞗革金厄（爾雅疏晏案釋器轡首謂之革鋚今作鞗同說文金部鋚一曰轡首銅也古金器多用鋚勒或作攸勒又作攸革即鞗之省文）惟葦及蒲（說文晏案鬻部鬻鼎實惟葦及蒲陳留謂犍為鬻或作餗）邊豆有且（集韻晏案集韻入語且多兒引詩邊豆有且子與切）姪娣從之（白虎通晏案嫁娶引詩今詩作諸娣箋云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是毛詩不作姪娣班氏所據蓋三家之本）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水經注王肅曰云云晏案聖水篇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引詩韓口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曰釋文亦引王肅曰燕北燕國與鄭箋以韓為氏訓燕為安不同王符潛夫論亦云韓侯其國近燕則其說不始於肅矣）

江漢 武夫潢潢（鹽鐵論晏案繇役引詩今詩作洸洸說文黃从田从炗炗古文光古从黃从光之字多通若兕觵一作兕觥光被一作橫被可證也）肇敏戎功（後漢周舉傳晏案今詩作公古公功多通用）弛其文德協此四國（禮記注弛施也協和也晏案孔子閒居注春秋繁露竹林引詩亦作弛今詩弛作施協作洽毛傳矢施也釋文施爾雅作弛正義曰定本為弛字古施弛通用）

常武 既儆既戒（周禮注）敦彼淮濆（說文晏案水部濆水厓也引詩今詩作鋪敦淮濆）

瞻卬 女反脫之（後漢書）懿厥悊婦 匪降自天（漢書晏案谷永傳）鞫人伎忒（說文晏案人部伎與也今作鞫人忮忒）舍爾介逖（說文晏案今詩作狄毛傳狄

遠正義曰毛讀狄為逖故為遠也說文辵部逖遠也狄逖音義同）邦國殄顇（漢書晏案王莽傳師古曰顇古瘁字）

召口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正義晏案關雎正義云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是也今詩作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唐石經同詩序正義曰卒章曰有如召公正義前後不同者撰者不出一人彼此往往牴牾前作召公之臣疑涉詩序召公之臣而誤也抑所據本不同與）

清廟 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議詩傳曰云云）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尚書大傳）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書大傳）取其示祀之清貌則曰清廟（蔡邕明堂論）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王褒講德論）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賈逵左傳注晏案正義引）遂奔走在廟（禮記晏案大傳遂奔走注遂疾也引周頌今詩作駿）無斁於人斯（禮記晏案大傳引詩注斁厭也毛傳亦訓射為厭數射通用已見前）

維天之命 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正義譜云晏案今所傳歐陽公重修鄭譜無此六字後人傳寫脫也經典敘錄曰孟仲子鄭元詩譜云子思之弟子今鄭譜亦無此文）惟天之命（禮記晏案中庸）誐以溢我（說文）誐以謐我（廣韻晏案言部誐嘉善也引詩誐以溢我廣韻八戈誐嘉善也引詩誐以謐我左傳引何以恤我今詩作假以溢我毛傳假嘉許君誐訓嘉善與毛意合古假與嘉通用嘉音居何切東山頍弁以嘉與何協既醉賓之初筵抑以嘉與儀協古讀儀如俄也古假嘉誐何聲相近又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謐古謐恤亦通）何以恤我我其收

之（左傳注云逸詩晏案襄二十七年傳古叚何聲近假借杜預以爲逸詩失之）

烈文　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左傳）　不顯惟德（晏案中庸）於戲前王不忘（禮記晏案大學）

天作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說苑晏案君道篇詳見韓詩）

昊天有成命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國語叔向曰云云　晏案國語又云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口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毛傳俱本外傳）夙夜其命宥密（禮記晏案孔子閒居注詩讀其爲基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宥謐謐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

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賈誼新書叔向曰晏案容經引詩曰昊天有成命云云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口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云云周語謂成王明文昭定武烈直謂此詩爲周成王賈太傅說亦同與鄭箋以成王爲成其王功異也國語賈唐韋注俱謂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此毛詩之說恐非周語之旨）緝熙亶厥心（亶厚也國語晏案今詩作單毛傳單厚天保俾爾單厚潛夫論愼微引作亶厚亶單古通用）

我將　儀式刑文王之德（左傳晏案左氏昭六年傳今詩德作典）

時邁　肆夏時邁也（周禮注呂叔玉云晏案鐘師注呂叔玉云下同儀禮大射儀注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此詩云肆于時夏故呂氏以肆夏當之）及河嶠岳（淮南子晏案隋峻）

誰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云云（國語）

執競　繁遏執傹也（周禮注呂叔玉云晏案鍾師釋文傹音競箋云競彊也集韻四十三映倞傹說文彊也或從竟傹競音義同）鐘鼓鍠鍠（晏案金部鍠鐘聲也引詩禮樂志同今作喤喤）磬管鏘鏘（說文又作躄躄·漢書·晏案足部躄引詩今作鏘將詩之用鏘鏘鎗鎗瑲瑲鶬鶬者不一凡疊韻多取其聲無正文也禮樂志作磬管鏘鏘釋文筦本亦作管同）

思文　渠思文也（周禮注呂叔玉云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晏案魯語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與呂說不同）飴我釐麰（漢書晏案劉向傳引詩釐麰麥也師古曰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讀與飴同孟子趙注白帖八十一皆引作牟牟麰古今字）詒我來麰（說文晏案來部來周所受瑞麥來麰引詩）

振鷺　振羽（禮記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注振羽振鷺晏案仲尼燕居注）

有瞽　應朄縣鼓（周禮注晏案太師注明堂位注亦引詩應朄縣鼓今作應田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說文申部朄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柬聲九經字樣云朄朄縣鼓也上說文下經典相承初學記鼓類引纂要云應鼓曰鞞鼓亦曰朄鼓古田陳聲同陳从自从木从申聲東亦从申故鄭云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孔穎達謂申字又誤去其上下變作田其說陋矣且古申字作申从曰郎如孔說去上下亦不得作田也）肅雝和鳴（禮記爾雅注作肅雝晏案樂記作）

潛　槮（爾雅作槮釋文）

雝　雍（論語禮記晏案仲尼燕居作雍荀子正論篇亦作雍）有來雝雝（漢書晏案韋元成傳引詩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稱太祖之詩也）及徹帥學士而歌徹（周禮注徹者歌雍晏案樂師注又云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載見　鞗革有瑲（說文晏案玉部瑲玉聲也引詩今詩作鶬采芑八鸞瑲瑲商頌云八鸞鶬鶬）

（鍠瑝音同通用）

武　無競惟烈（左傳　晏案宣十二年傳引武）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墨子　晏案三辯篇）象謂周頌武也（明堂位注）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漢書　晏案禮樂志）

閔予小子　煢煢在疚（說文　晏案宀部疚貧病也引詩釋文嬛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疚漢書匡衡傳後漢書鄧皇后紀文選楊荊州誄注潘安仁河陽縣作注俱引詩作煢煢在疚）陟降庭止（漢書注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晏案匡衡傳注）

敬之　天惟顯思（左傳）

小毖　粵夆（爾雅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　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則自得辛螫之毒　晏案釋訓粵夆掣曳也郭注謂牽挽釋文掣本或作摩同毛傳荓蜂摩曳也釋文荓爾雅作粵音同蜂本又作夆摩本又作掣正義曰彼作粵夆古今字耳）

載芟　郝郝（爾雅　晏案釋訓郝郝耕也邢疏郝郝澤澤並音釋其義亦同）

良耜　其鎛斯𢯷（集韻　周禮注　晏案攷工記粵無鎛注引詩賈疏𢯷刺也釋文𢯷音趙集韻三十小𢯷刺也詩其鎛斯𢯷或作趙通作趙）既茠荼蓼（晏案蓐部薅拔去田艸也或从茠引詩今詩作薅）以茠荼蓼（爾雅注　晏案釋草注引詩邢疏今詩本茠作薅音義同）穦之秩秩（說文穦積禾也　晏案禾部穦引詩秩積也引詩同今詩作積之栗栗）

絲衣　素衣其紑（晏案糸部紑白鮮衣也引詩今作絲衣其紑毛傳紑絜鮮貌）弁服俅俅（說文　晏案人部俅冠飾貌引詩今詩作載弁）戴弁俅俅（爾雅注　晏案釋言注玉篇引詩亦作戴弁箋云載猶戴也古載戴多通用）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說苑　晏案尊賢篇毛傳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鼐鼎及鼒（史記音義　鼒音茲　晏

案釋文鼒音資徐音災郭音才論語公冶長篇鄭注古字材哉同釋詁邢疏哉古文作才說文鼒从鼎才聲省文作才才哉古今字）不虞不驁（史記　晏案孝武本紀釋文亦作不虞古吳虞多通用漢衡方碑不虞不揚即不吳不揚之異文何承天改作吳異矣）不吳不敖（釋文　晏案釋文引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為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本又作傲說文夨部吳一曰大言也徐鍇曰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

酌　汋（荀子左傳　晏案荀子禮論篇左氏宣十二年傳釋文酌音灼字亦作汋）勺（儀禮　禮記　漢書　晏案燕禮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內則舞勺董仲舒傳於周莫盛于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師古曰讀與酌同又禮樂志武王作勺）周公輔成王作汋樂以奉天（春秋繁露）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漢書　晏案禮樂志）

桓　屢豐年（左傳武王作武其六曰　注此三六之次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　晏案宣十二年傳）

賚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左傳武王作武其三曰　晏案今詩鋪作敷大雅鋪敦淮濆韓詩作敷古字通用）

般　於皇明周（白虎通　晏案封禪引詩今白虎通仍作時周後人據毛詩改也）

駉　駉駉牡馬河北本作牧馬（顏氏家訓　晏案書證篇釋文牡馬本或作牧正義定本牧馬字作牡馬文選答蘇武書注藝文類聚九十三太平御覽五十五俱引作牧）在駉之野（晏案馬部駉牧馬苑也引詩今詩作坰毛傳坰遠野也林外曰坰）有驈有騜（說文　晏案馬部驈驪馬白胯也引詩今詩作皇毛傳驪馬白胯曰驈黃白曰皇爾雅釋畜黃白騜郭注引詩騜駁其馬今東山詩騜作皇皇騜古今字古文从省不加馬旁）以車驛驛（釋文崔本）

有駜　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畝以鶩存其

風流（隋樂志）

泮水　薄采其芹（白虎通晏案辟雍引詩今本仍作芹後人改也）其旂伐伐（羣經音辨晏案釋文作伐伐云本又作茷毛傳茷茷言有法度也）言采其茆（說文晏案艸茆茆鳧葵也引詩毛傳茆鳧葵也）在頖獻馘（禮記注晏案王制注）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禮記注）束矢其搜（說文晏案手部搜眾意也隸變作搜毛傳搜眾意也）

閟宮　稙稚尗麥（晏案禾部稙早種也引詩尗即菽之本字稺亦通用）實始戩商（說文晏案戈部戩滅也引詩今詩作翦毛傳翦齊也箋云翦斷也）王謂叔父（禮記注）戎狄是膺荊荼是懲（史記晏案建元以來諸侯年表索隱曰荼音舒禮玉藻注荼讀如舒遲之舒古荼舒多通用）周公方且膺之（孟子是周公所膺也音義應訓當注膺擊也）太山巖巖魯侯是瞻（說苑晏案雜言引詩白帖五亦引作太山）寢廟□□（蔡邕獨斷周禮注作釋釋晏案隸僕注引詩寢廟釋釋相連貌也）

那　那（國語以那爲首）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國語晏案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云韋注引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毛傳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本外傳文）鼗鼓鼘鼘（說文晏案鼓部鼘鼓聲也今詩作淵淵采芑傳淵淵鼓聲也又魯頌鼓咽咽釋文咽本又作淵文選東京賦注作鼓鼘鼘）

列祖　亦有和鬻（說文晏案鬲部鬻五味盉羹也或作鬻小篆作羹今詩从小篆）亦有盉羹（說文通釋晏案小徐繫傳通釋皿部盉調味也臣鍇引詩作盉今詩作和借也）奏假無言（禮記晏案中庸注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今詩作鬷）鬷嘏無言（左傳晏案昭十二年傳今作鬷假鬷嘏聲近通用）

元鳥　惟民所止（禮記晏案大學）百祿是荷（左傳晏案隱三年傳）

長發　海外有截（漢書晏案蕭望之傳宣帝紀同今作截同）至于湯齊（禮記注讀爲躋晏案孔子閒居注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至于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詩見韓詩）湯降不遲降有禮之謂也（國語）布政優優（左傳說文作憂晏案昭二十年傳引詩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亦作布今詩作敷儀禮注今文布作敷夊部憂和之行也引詩布政優優毛傳優優和也說文優訓饒也憂訓愁也傳訓爲和當從憂爲正）百祿是揫（說文晏案手部揫束也引詩今詩作遒毛傳遒聚也釋詁揫聚也揫遒古通用）爲下國駿蒙（荀子晏案榮辱篇揚注蒙讀曰厖厚也）爲下國恂蒙　何天之龍傅奏其勇（大戴禮晏案衛將軍文子篇引詩羣經音辨人部亦引作傅釋文作傅奏云本亦作敷傅敷古通用箋云龍當作寵）武王載發（荀子晏案議兵篇楊注發讀爲旆）則莫我

敢遏（漢書）包有三枿（漢書注晏案敘傳三枿之起劉德引詩東京賦注蘖與枿古字同）韋鼓（漢書晏案古今人表師古曰即顧國己姓）

殷武　罙入其阻（說文晏案网部罙周行也引詩五經文字罙采上說文下釋文相承隸省）命于下國爲下國所命爲天子（左傳注）四方是極（後漢書）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傳晏案左氏襄五年傳引商頌此條傳列補遺今繫於此）

凡舊本補遺若干條今俱改入各詩之下其單辭片語未經編入者仍附于此留雖謙即酌彼康爵之康怡即亦不夷懌之夷犹即無與士耽之耽詢即洵訏且樂之洵亮即不諒人只之諒賴即維射是痒之痒痱即悠悠我里之里逐即考槃在軸之軸痱即百卉具腓之腓額即卬須我友之須胥即有胥其耕之器諸即哆兮侈兮之侈洵即其下侯句之句傳即抱會與鷊之鷊諸即采苓之苓檢即山有樞之樞鷊即卬有旨鷊之鷊余即奄有龜蒙之奄奄即維糜維芑之糜若即參差荇菜之荇械即經始勿亟之亟又匪棘其欲之棘[illegible]文桼即樹之榛栗之榛蠶即素絲五緎

之棫菡蕳即菡萏蟜蠏即蟛蜞又引不𥠖不來今毛詩無
之爾雅釋訓有不俟不來之文說文曰詩疑許君誤記也

逸詩

支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國語周詩有之曰云云昔武王克商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案周語）

貍首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禮記注諸侯之射節周禮諸侯以貍首爲節注貍首在樂記　儀禮注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　大戴禮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

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禮記）

轡之柔矣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周書　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見周書）

驪駒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大戴禮漢書王式傳歌驪駒注文選注同）

祈招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家語形作刑）

徵招角招　畜君何尤（孟子齊景公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麥秀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史記箕子作麥秀之詩）

九夏（王夏　肆夏　昭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祴夏　驁夏　周禮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

繁遏渠（國語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注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采薺（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樂名或曰逸詩　禮記作采齊）

招　雍　肆夏　孝成（尚書大傳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招樂與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新宮（儀禮燕禮下管新宮　注小雅逸篇左傳宋公賦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注管謂吹蕩以播新宮之樂　朱文公曰或曰恐即斯干詩）

鳩飛（國語秦伯賦鳩飛注謂小宛之首章）

河水（左傳晉公子賦河水國語注河當作沔）

九德之歌（周禮）

明明　崇禹　生開（周書世俘篇　籥人奏武萬獻明明三終奏崇禹生開三終　注詩篇名）

武宿夜（禮記舞莫重於武宿夜　注武曲名正義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茅鴟（左傳工誦茅鴟注刺不敬）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周詩有之曰）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淑愼爾止無載爾僞

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左傳）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口都邑以成庶民以生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禮記）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家語）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漢書武帝紀　案）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管子小問篇　案）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列女傳古有白水之詩　案辯通傳引詩）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荀子　案解蔽篇引詩）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案王霸篇引詩）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　恤人之言兮（案正名篇引詩又天論篇引詩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案法行篇引詩）

愚以爲明狐貍而蒼（荀子解蔽篇引詩　晏案）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案恃君覽行論引詩）

唯則定國（權數）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案仲秋紀愛士引詩）無過亂門（呂氏春秋　案貴直論原亂引注逸詩也案左昭十九年作諺）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大戴禮）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莊子　案外物篇引詩莊子下有二句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必擇所堪必謹所堪（墨子所染引詩　晏案）

樂矣君子直言所務（晏子春秋）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　樹德莫如滋降害莫如盡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大武遠宅不涉（戰國策）

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說苑）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尚書大傳樂曰云云）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兮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記伯夷叔齊作歌）（太史公曰睹軼詩可異焉）

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列子古詩言）

侯人如蜱（集韻　案六脂）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史記）
駕辯（楚辭大招伏戲駕辯楚勞商只古曲名文選注伏羲作琴始造此曲）
網罟（隋樂志伏羲有網罟之詠　夏侯元辯樂論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有網罟之歌）
豐年（辯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詠）
八闋（呂氏春秋葛天氏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案古樂篇）
卿雲（舜　尚書大傳）
南風（舜　家語　尸子　案樂記正義）
晳陽　南陽　初廬　朱于　芩落　歸來　䙰縵（尚書大傳）

（虞傳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其歌名後闕其一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以爲堯康衢童謠大夫曰古詩也　案湯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氏春秋以爲舜自爲詩　案愼人）

破斧（呂氏春秋夏孔甲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案音初篇）
燕燕（同上有娀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北音）
晨露（同上湯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
黃竹（穆王　穆天子傳）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畧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栢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於湯齊讀曰躋注周禮云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逵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

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睢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揚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淩遲鹿鳴刺焉聖人删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揚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

詩毛詩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錄之伯厚甫後序

詩考補遺
一卷

詩攷補遺卷三

淮安山陽丁晏甫著

韓詩補遺

吳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韓嬰燕人景帝時爲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閒殊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國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食生爲博士授泰山豐吉（依漢書當作栗豐此傳寫之譌）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爲部刺史由是韓詩有長食王孫之學豐授山陽張順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建武

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爲長後爲千乘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爲公車令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口口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馴閬中令巴郡楊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爲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　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將其來施施韓詩亦重爲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恐有少誤十月之交正義曰今韓詩亦在此者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晏

案朱氏經義考承師韓詩傳授自班范書所載外謝氏書有陳郿君期隸釋有祝睦馬江丁魴樊安隸續有關中田君集古錄有東平陽田君金石錄有武梁殺宗華陽國志有何隨晉書有董景道皆習韓詩今考後漢書劉寬明韓詩見本傳注引謝承書韋著持韓詩見徐穉傳注引謝承書朱勃能說韓詩見馬援傳注引續漢書梁商少持韓詩見本傳注引東觀記蔡中郎集陳留太守胡公碑治韓氏詩以上五人皆竹垞之所遺故特表而出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韓詩圖十四殆亦如馬和之毛詩圖與

關睢　序曰下以諷刺上（文選長楊賦注引韓詩序毛序云下以風刺上釋文引崔靈恩云用風感物謂之諷崔氏采三家詩爲集注故云諷也）子夏問曰關睢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睢至矣乎夫關睢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睢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睢之至則關睢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睢關睢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睢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韓詩外傳此一段論極精粹三家詩未可廢也）姜后曰睢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董斯張引文選注）房中之樂有鐘聲（陳暘樂書百十三引侯包韓詩翼要）后妃房中樂有鐘聲（隋書樂志牛宏修皇后宮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聲）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左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入告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曰鐘鼓樂之（外傳）

螽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外傳）

漢廣　鄭交甫逢二女魅服（說文鬼部魅鬼服也引韓詩傳）鄭交甫過漢皐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徐堅初學記漢水引韓詩）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文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珮兩珠大如荊雞之卵（南都賦注引韓詩外傳今外傳無此文太平御覽珍寶部八百二引韓詩內傳漢女所弄珠如荊雞卵）

汝墳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

茂霜露不揭使賢士彼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外傳塵史稱韓詩汝墳思親之詩）紂作炮烙之刑（江休復醴泉筆錄引韓詩）

甘棠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不恤元元稅賦繁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外傳）

行露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外傳）

騶虞　吁嗟歎辭也（文選謝元暉八山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雄雉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外傳）

谷風　既詐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賈百何時當售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八白三十五引韓詩）

簡兮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外傳又云善御之謂也）

定之方中　星精也（釋文一本作晴也案精晴古今字史記天官書天精而見景星漢書天文志作天暒孟康曰暒精明也郭注三蒼曰暒者雨止無雲也漢書京房傳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又說文夕部姓雨而夜除星見也玉篇夕部姓又作晴星即晴之正字星辰字當作曐春秋繁露止雨篇天大星一止盧抱經校本以星為訛改作晴謬甚說苑指武篇雨十日十夜晴韓非子說林下晴作星）

干旄　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外傳）

載馳　弔生曰唁（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韓詩）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外傳）　控赴也（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控于大邦韓詩）

淇奧　如磨如錯（御覽七百六十四器物部引韓詩）

氓　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外傳）

伯兮　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社在於桃殳（陳祥道禮書九二引韓詩傳）

有狐　狐水神也（太平御覽獸部九百九引韓詩蟲豸部九百五十引韓詩外傳短狐水神也）

兔爰　爰發蹤之貌也（釋元應對法論音義引韓詩）

大車　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文選寡婦賦注引韓詩）

羔裘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彼已之子邦之彥兮（外傳）

東門之墠　墠猶坦也（華嚴經音義引韓詩）

溱洧　漻清貌也（文選南都賦注引韓詩外傳今詩作瀏集韻十八尤瀏水清貌或作漻）

汾沮洳　彼巳之子美如英（外傳）

碩鼠　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外傳二新序節士引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與此文同）

蟋蟀　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馬乘車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錢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淩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七刑法部引韓詩）

椒聊　彼巳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外傳）

澤陂　展轉伏枕（文選張茂先雜詩注引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今詩作輾後人加車旁）

七月　三月之時可頁取耒耜修繕之（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三引韓詩）

鴟鴞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養以畜養其子也（文選洞簫賦注引韓詩）

東山　九十其儀言多儀也（外傳）

夫栘　耽樂之甚也（釋文）和樂且耽（外傳）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外傳）吉圭爲饎圭潔也（鄭樵六經奧論引韓詩）

采芑　元長也（玉篇一部元字注引韓詩）

車攻　春日畋夏日獀秋日獮冬日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枅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資產部引韓詩內傳）

斯干　朸木理也（玉篇木部引韓詩）

正月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外傳鄭箋云喩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義本韓詩）

十月之交　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外傳）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外傳）

小旻　靡共也（易中孚九二釋文引韓詩）

巧言　鬼神所居曰廟（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引韓詩）

何人斯　仲中也言位在中也（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韓詩）

谷風　棄子作遺（外傳）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外傳）維南有箕云云言有位無其事也（外傳）

北山　普天之下（外傳）

無將大車　惟塵冥冥（外傳）

楚茨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外傳）寞靜也（文選西征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寞卽莫之俗體毛傳莫莫言淸靜而敬至也）

信南山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　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外傳鹽鐵論本議注引韓嬰同）

大田　有渰淒淒（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引韓詩）

采菽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外傳）

角弓　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外傳）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並同上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義本韓詩）

隰桑　忠心藏之（外傳）

白華　言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正義引侯包）

文王　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史記注二十八引韓詩）

緜　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通典社稷引韓詩外傳毛傳冢土大社也）

思齊　刑正也（釋文）

文王有聲　烝美也（釋文）　濯美也（並釋文引韓詩）貽厥孫謀（外傳）

鳧鷖　亹水流進貌（文選吳都賦注引韓詩）

泂酌　愷悌君子（外傳）

卷阿　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愷悌君子四方爲則（外傳）

板　下民瘁癉　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外傳又云博謀也說苑尊賢篇同）

蕩　殷監不遠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已出也（外傳）

抑　灑掃庭內（外傳）　聿喪厥國（釋文）

雲漢　對彼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董斯張稱文選注北堂書鈔天部）

崧高　嵩高維嶽（外傳）

烝民　天生烝民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外傳）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胃者五谷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也膀胱者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後漢馬融傳注引韓詩王符潛夫論相列云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與韓詩所說畧同）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外傳）

韓奕　諸侯有德天子錫之（北堂書鈔三十引韓詩）

江漢　滔滔眾至大貌（正義引侯苞）　或辟四方辟除也謂從者也（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韓詩）辟除也（文選上林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　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外傳毛傳云九命錫圭瓚秬鬯義與韓同）

瞻卬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外傳）

時邁　明照有周（外傳）　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大戴禮盛德盧辯注引韓詩說）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外傳）

潛　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陽城陽縣（風俗通引韓詩內傳）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配以介景福（外傳）

載見　鶬鴰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大戴禮易本命盧辯注引韓詩內傳）孔子渡江見之異眾莫能氏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鶬鴰也（廣韻十三末鴰字注引韓詩）

武　耆巨移反（釋文耆鄭巨移反老也韓詩音同）

敬之　日就月將言學者也（外傳）

良耜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北堂書鈔二十七引韓詩）

酌　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于晦也（外傳）

閟宮　大山巖巖魯邦所瞻（外傳）

商頌　宋襄公去奢即儉（文選東京賦注引韓詩）

長發　湯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縣是也（太平御覽八十三引韓詩內傳）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為貴也（外傳又云言得中也）武王載旆此謂湯武之兵也（外傳）　命伊尹歌晨露（北堂書鈔十七引韓詩）

魯詩補遺

吳陸璣艸木鳥獸蟲魚疏云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邱伯受詩為楚王太子戊傅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是為魯詩于是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為郎中令綰為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魯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闕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瑕邱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為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先後事式為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為諫大夫其門人瑯琊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薛

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爲上谷太守傳子容少爲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爲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卽位徵詡爲博士至大司農咸擧孝廉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爲博士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漢藝文志考證魯詩荀卿子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閒引詩以證其說與毛義絶異蓋魯詩出於浮邱伯乃荀卿子門人荀卿之學魯詩之源也劉向爲楚王交之孫交亦受詩於浮邱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　晏案厚齋既著魯詩源流而荀卿劉向引詩不徧入魯詩者良以經師授受閒有改移不敢爲意必之說蓋其愼也近有編輯魯詩者以荀子說苑列女傳等厠入其閒是未喩厚齋之旨矣太史公爲孔安國弟子安國傳魯詩說史記所載詩多異說當亦魯詩然疑不敢定謹依厚齋之例附著其說於此其史公引詩別置于後又朱氏經義考列魯詩承師自兩漢書所載外謝氏書有李炳隸釋有魯峻武榮今考張敏傳注引謝承書李咸學魯詩亦竹垞之所遺也

三百五篇（漢書儒林王式傳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王式事魯許生免中徐公傳魯詩云三百五篇是魯詩篇數也詩正義曰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

云胡其（洪氏隸釋石經魯詩殘碑既見君子云胡其憂今詩作云何其憂古胡何聲近通用）

楊之水（石經魯詩殘碑云胡其憂楊下缺卽三章揚之水文魯詩作楊字从木與今詩作揚从手不同王風楊之水釋文揚或作楊木之字非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葛本作楊廣韻二十一震太平御覽七十二皆作揚州古揚楊通用陸元朗以爲激揚之揚不當作楊非通論也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並引揚之水三百三十三引詩序揚之水並从木旁）

綠𦲷猗猗（釋文綠竹韓詩竹作𦲷萹筑也石經同臧氏琳經義雜記曰陸氏隋唐閒人此所指石經亦漢熹平石刻也漢石經詩爲魯詩然則韓魯詩同作綠𦲷說文艸部𦲷水萹筑也从艸从水毒聲讀若督筑萹筑也从艸筑省聲萹萹筑也从艸扁據此知魯詩韓詩作𦲷以爲水萹筑）

獨行睘睘（五經文字目部瞏睘僃并反上說文下石經見詩凡還擐之類皆從睘張參序例稱蔡伯喈石經此云見詩則石經魯詩也張參書引石經頗夥大抵不著經名今以意求之曹卽曹風之曹明卽大明之明牆卽牆有茨之牆叔卽叔于田之叔淑卽其何能淑之淑旐卽設此旐矣之旐桃卽桃之夭夭之桃寡卽以勗寡人之寡石經魯詩雖亡畧舉闕尚可考見其大畧也）

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禮記郊特牲正義異義謹按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云云隸釋武榮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此其章句之文與）

有來雍雍（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曰引詩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禘太祖之詩也劉向傳亦引詩有來雍雍魯詩有韋氏學韋賢子元成孫賞皆傳魯詩劉向亦世傳魯詩是魯詩作雍也論語以雍徹禮記客出以雍後漢書宗祀注引詩亦作雍雝雍古今字）

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旣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一章七句祀先王公之所歌也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執競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振鷺一章八句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豐年一

章七句蒸嘗秋冬之所歌也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諸侯而奏之所歌也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雝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之所歌也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于廟之所歌也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敬之一章十二句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

社稷之所歌也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之所歌也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賚一章六句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右詩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邕書石經用魯詩則獨斷所引亦魯詩學也頌篇皆分章句石經魯詩殘碑悉載三章章六句是魯詩分章句之徵也其雝篇作雝則魯詩作雍之明證也其言大旨與今毛詩序同惟奏象武今毛序作象舞豐年言蒸嘗秋冬閔予小子言成王除武王之喪小毖言求忠臣桓言師祭皆毛序所無今案豐年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閔予小子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小毖箋云成王求忠臣桓箋云告師祭也鄭君博洽箋義本於魯詩也）

密勿祇畏（後漢書蔡邕傳宣王遭旱密勿祇畏錢大昕曰漢詩云黽勉畏去劉向引詩黽勉從事作密

勿從事向世習魯詩如魯詩黽勉字皆作密勿矣晏案蔡邕月令問答亦云晝夜密勿韓詩亦以黽勉爲密勿是韓魯詩同）

棠棣之華蕚不韡韡（蔡邕彈碁賦蕚不韡韡又彭城姜伯淮碑棠棣之華蕚韡之度與韓詩作蕚同）

鶴鳴九皐（蔡邕焦君贊說文鶴字注王充論衡藝增篇應劭風俗通聲音文選東方曼倩答客難趙景眞與嵇茂齊書注月賦注潘安仁爲賈謐作注引鶴鳴九皐皆無于字）

畏天之怒不敢戲豫（蔡邕答詔問災異）

禺禺昂昂如珪如璋（蔡邕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

唯此文王小心翼翼（答齊議）

周德既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正交論以上皆見蔡中郎集後漢朱穆傳注引蔡邕論同邕傳魯詩故備列之）

齊詩補遺

吳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

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彘帝憐之以利兵與固彘應手倒帝以固廉直拜爲淸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東海剡人后蒼蒼爲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瑯琊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邯瑯邪皮容皆至大官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伏嗣子恭恭以黯任爲郞永平中拜司空恭刪黯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　文獻通考經籍云董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疑後人依托爲之　晏案后蒼傳齊詩戴德戴聖皆后蒼弟

大小戴記引詩多異文其齊詩之流歟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漢書翼奉傳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齊詩經師之說也又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卽春秋緯所云詩含六情皆齊詩說也）

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翼奉以文王爲周公作詩呂氏春秋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云與奉說同）

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也初學記引張載酒賦哀秦穆之既醉歎良人而棄賢與應說同）載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曰坎其擊鼓云云）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漢書匡衡傳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漢書敘傳伯對曰云云伯少受詩於師丹丹傳齊詩見儒林傳）

關雎周衰之詩（李黃集解引齊詩）康王政衰之詩（鄭樵六經奧論引齊詩）

詩異字異義補遺

關雎　君子好仇（緇衣注釋詁郭注後漢張衡傳注邊讓傳注文選琴賦注景福殿賦注嵇叔夜贈秀才入軍注釋元應四分律音義仇古文逑同釋文逑本亦作仇音同）展轉反側（漢書匈奴傳三國吳志周魴傳後漢光武紀注文選風賦注登樓賦注謝惠連秋懷詩注）左右覒之（玉篇見部覒擇也引詩本亦作芼）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列女傳母儀傳）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論衡謝短篇）

葛覃　傳灌木叢木也江南詩古本皆爲蕞聚之蕞而古叢字似冣字近世儒生因改爲冣解云木之最高長者案

眾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字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徂會反皆爲穿鑿（顏氏家訓書證篇）

卷耳　採採卷耳（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陟彼高岡（文選張茂先答何劭詩注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注）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淮南子俶眞訓）

樛木　葛藟纍之（楚辭九歎章句）

螽斯　螽蜇羽（釋元應大乘莊嚴經論音義螽古文蠡同）詵詵（說文作㚬音同釋文案今說文無㚬字玉篇多部㚬又多也或作莘騂駪甡）

芣苢　采采芣苡（文選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釋文苢本亦作苡）

鵲巢　鵲巢者邵國男悅貞女而作也（文獻通考引樂書琴論）

采蘩　背宗族而采蘩怨（潛夫論班祿）夙夜在公（尉氏令鄭君碑）

草蟲　我心則夅（後漢東平憲王蒼傳）

采蘋　被之童童（禮記射義注）

甘棠　邵伯所茇（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召伯所稅（文選曹子建應詔詩注）茇草舍也夫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御覽六百三十九引劉芳義）

羔羊　逶迤逶迤（文選馬汧督誄注後漢楊秉傳逶迤退食與韓詩同）古者以素絲飾裘（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郭璞毛詩拾遺）

摽有梅　莩有梅（漢書食貨志）傾筐摡之（玉篇手部摡引詩本亦作塈）

江有汜　不我已（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麏（文選沈休文宿東園詩注釋文作麏云本亦作麕又作麇）

何彼襛矣　曷不肅雝（文選孝武宣貴妃誄注）

騶虞　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也（文選李少卿荅蘇武詩注引琴操）騶虞操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陵弱眾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于外女傷于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迫禮儀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大周正樂）一發五豝（說文豕部）

邶　邶字或作鄁（漢地理志顏注）

柏舟　如有殷憂（文選注謝宣遠荅靈運詩注）覯閔既多（漢書敘傳注楚辭章句釋文叢本又作覯）

燕燕　竚立以泣（楚辭九歌章句竚立也釋文亦作竚）

終風　願言則疐（一切經音義釋文疐本又作嚏鄭作疐）

凱風　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後漢東平憲王蒼傳注）

匏有苦葉　濟盈不濡軌（唐石經）雝雝鳴鴈（同上）迨冰未判（白虎通嫁娶）

谷風　不遠伊邇（呂氏春秋孟春紀高誘注）讌爾新婚（列女傳晉趙衰妻傳）就其深矣云云言必濟也（徐幹中論法象）僶俛求之（文選文賦注）不以我爲德反以我爲讎（後漢竇融傳注）昔育恐育鞫（唐石經）下體謂其根也

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于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坊記注正義曰此鄭別解詩義以注此記之時未見毛傳）

簡兮　赫如屋赭（堯廟碑）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中論貴驗）　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呂氏春秋盡數）

泉水　出宿于濟（列女傳楚子發母傳文選謝宣遠王撫軍詩注玉篇沛古文濟字漢地理志以泲爲濟）　載脂載轄（文選潘正叔贈陸機詩注漢書天文志晋灼曰牽古轄字）　旋車如邁（文選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注）

北風　雨雪其滂（文選雪賦注）　雨雪其雱（穆天子傳郭注）　雨雪霏霏（列女傳辯通傳）

靜女　愛而不見（方言郭注）

新臺　修舊曰新（釋文引馬融）　嬿婉之求（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劉越石答盧諶詩注曹子建送應氏詩注）　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外內各有官（御覽百四十五引劉芳義疏）

鄘　庸（漢地理志師古曰庸字或作鄘）

柏舟　之死矢靡它（唐石經）

君子偕老　玉之瑱兮（玉篇耳部瑱充耳也亦作顚本亦作塡）　展衣色赤（綠衣釋文引馬融）

鶉之奔奔　鶉之賁賁（呂氏春秋疑似注）

蝃蝀　蝃蝀在東（初學記虹蜺引詩釋文云爾雅作螮蝀音同）　不知命也言嬖色隕命也（列女傳孽嬖傳）　夫婦失禮則虹氣盛有赤色在上者陰乘陽氣也（北堂書鈔引劉楨義問）

載馳　不能旋反（文選思舊賦注）

淇奧　瞻彼淇澳（文選西都賦注魏都賦注同）　冠弁如星（呂氏春秋上農注）　倚重較兮（荀子非相篇楊注）

考槃　考盤在陸　考盤在阿（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永矢不愃（平輿令薛君碑）

碩人　稅于農郊（文選上林賦注）　譚公維厶（說文繫傳通論）　碩人頎頎（玉篇頁部）　鱣鮪潑潑（呂氏春秋季春紀注）　庶姜巘巘（呂氏春秋過理高注孽當作巘蘖與巘其音同）

河廣　跂予望之（文選劉公幹贈徐幹詩注）　企予望之（王逸九歎章句）

伯兮　焉得萱草（文選養生論注白帖同）　安得萱草（初學記萱）　邦之傑兮（玉篇人部）

揚之水　曷月余旋歸哉（文選謝元暉晚登三山注）

兔爰　有兔爰爰（漢書李廣傳注）　逢此不離（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釋文罹本又作離）

大車　謂余不信（文選劉公幹贈徐幹詩注）　有如皎日（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釋文皦本又作皎列女傳梁寡高行傳亦作皎）

大叔于田　袒裼暴虎（吳都賦注水經注同釋文耐本又作袒）捌檳丸益也（釋文引馬融）

羔裘　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新序節士同）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漢書何並傳新序節士同）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文選吳趨行注漢祖功臣頌注）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上素絲五紽也（初學記引郭璞毛詩拾遺）

有女同車　佩玉鏘鏘（楚辭九歎章句）

蘀兮　唱予和汝（文選孫子荊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狡童　山有橋松（唐石經）

褰裳　狂僮之狂也且（玉篇人部僮引詩）

子衿　佻兮達兮（初學記文說文繫傳辵部）

野有蔓草　零露團兮（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詩注謝元暉京路夜發注謝惠連七月七日詠牛女注江文通雜體詩注苦寒行注並同匡謬正俗曰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為漙字讀為團團之團作辭賦篇什用之遂相因襲曾無疑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反此字本作⿱雨專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

溱洧　贈之以芍藥（別賦注）

南山　蓺麻如之何（白帖八釋文蓺本或作藝）橫從其畝（孔子閒居釋文衡亦作橫字）雄狐夊夊（玉篇夊部夊思佳切行遲貌今作綏）

甫田　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太平御覽九百九十八引毛詩答問）

載驅　簟茀朱鞹（玉篇竹部釋文同）

猗嗟　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云云（中論務本）

汾沮洳　彼已之子美無度（文選謝元暉境內高齋閑坐詩注）

園有桃　不我知者（唐石經）

十畝之閒　桑柘閑閑（白帖八十二釋文閒本亦作閑）

伐檀　河水清且漣漪（文選蜀都賦注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注）寘之河之脣（易乾鑿度鄭注釋文漘本亦作脣）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隱處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大周正樂）

碩鼠　履畝稅而碩鼠作（潛夫論班祿）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鹽鐵論取下）甯戚飯牛于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後漢馬融傳注引說苑）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呂覽舉難篇高注歌碩鼠也其詩碩鼠碩鼠云云三章）

山有樞　他人是媮（文選西京賦注）他人是愉（後漢馬融傳注）婁牽也（釋文引馬融）弗曳弗摟（玉篇手部）弗擊弗考（文選注二十六釋文弗鼓本或作擊非）

揚之水　白石磷磷（文選劉公幹贈從弟詩注釋文粼本又作磷）

椒聊　碩大且篤（宋高宗書石經）

杕杜　獨行煢煢（文選思元賦注陸士衡為顧彥先贈婦詩注）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徐仙民音徒

計反集韻音弋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顏氏家訓書證篇）

釆苓　人之僞言（白帖九十三釋文爲言本或作僞字非正義曰定本作僞言）

車鄰　有車轔轔（文選藉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楚辭九歌章句同釋文鄰又作轔五經文字轔詩本作鄰）版有漆（初學記栗引）

駟驖　載獫猲獢（文選西京賦注）輶車鸞鑣（文選謝宣遠王撫軍詩注東都賦注）

卜戎　在其版屋（文選三都賦序注）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詩曰在其板屋（漢書地理志）蒙瞂有苑（玉篇盾部釋文伐本或作瞂）

蒹葭　泝洄從之（文選江賦注蜀都賦注）蒹葭淒淒（唐石經）

晨風　鴥彼晨風（文選蜀都賦注晉紀總論注古詩十九首注曹顏遠感舊詩注）駮馬梓

榆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枹棣隰有樹檖皆山隰木相配不宜謂獸（陸璣草木疏）

東門之枌　女也婆娑（潛夫論浮侈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越以鬷邁（玉篇彳部𢕌數也）

衡門　可以棲遲（文選鵩鳥賦注顏延之曲水詩注同）可以療飢（列女傳楚老萊妻傳文選郭有道碑文注）

月出　月出皦兮（文選月賦注釋文作皦云本又作皎五經文字皦皎今詩風通用之）佼人嫽兮（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同釋文佼字又作姣僚字又作嫽）舒憂受兮（唐石經）

檜　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潛夫論志氏姓）

羔裘　羔裘閔其痛悼也（潛夫論志氏姓）

匪風　匪風冀君先教也（潛夫論志氏姓）

候人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後漢書明帝紀注文選求自試表注）

下泉　愾我寤歎（楚辭九歎章句）

七月　二之日栗烈（下泉正義）七月鳴鵙（唐石經）鶬鶊喈喈（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蒼庚喈喈（文選王元長雜詩注）蠶月挑桑（玉篇手部挑引詩本亦作條）

鴟鴞　徹彼桑杜（方言郭注）予尾脩脩（唐開成石經南宋高宗書石經同呂氏讀詩記同）

東山　蠨蛸在戶（一切經音義釋文云蟰說文作蠨音夙）町畽鹿場（說文田部廣韻）

破斧　言東征遍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白虎通巡狩）古

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僖四年公羊解詁）

鹿鳴　忽養賢而鹿鳴思（潛夫論班祿）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于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呦呦鹿鳴云云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大周正樂）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嘉賓式宴以敖（中論藝紀）視民不恌（東京賦注）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緇衣注）嘉賓式讌

以樂言尊賓也（列女傳晉敬妻傳）
四牡　駕彼驂牡（文選頌懷詩注）
皇皇者華　六轡若絲（墨子尙同中）莘莘征夫（列女傳晉文齊姜傳說苑奉使
同）
常棣　棠棣之華（初學記友悌）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齊民要術文選孝武
宣貴妃誄注）鶺鴒在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初學記友悌）死喪之威云云言死
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列女傳聶政姊傳）原隰捊矣（玉篇手部捊聚也本
亦作裒）和樂且耽（楚辭招魂章句）
伐木　伐木丁丁云云言朋友之道務在切直以升於善
道者也（中論貴驗）無酒酤我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

人可以相御也（漢食貨志）
天保　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云云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
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眾焉（潛夫論愼
微）
出車　薄言旋歸（文選阮嗣宗詠懷詩王仲宣從軍詩注）玁狁于攘（舊唐書陸贄傳）
（釋文襄本或作攘如羊反）周宣王仲山甫（原注古本作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
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鹽鐵論繇役）
蓼蕭　和鸞雝雝（唐石經）
六月　玁狁孔熾（文選四子講德論注）戎車既飭（唐石經）識文鳥章（周禮
司常疏）白旆英英（出其東門正義）薄伐玁狁（漢書衞青傳文選史孝山出師頌）吉甫

晏喜（文選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采芑　克壯其猶（文選馬汧督誄）
車攻　決拾既次（文選東京賦注）東有圃草（楚辭九歎章句）
吉日　麀鹿噳噳（唐石經）
鴻雁　哀鳴嗸嗸（文選應休璉章臺集詩）
沔水　鴥彼飛鶽（釋元應觀無量壽經音義）
鶴鳴　鶴鳴九皐（說文鶴字注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月賦注東方曼倩答客難潘安仁爲賈謐作
趙景眞與嵆茂齊書注）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聞
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論衡藝增篇）它山之
石（宋高宗書石經）

白駒　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當衰亂
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口不見受國士詠而思
之援琴而長歌（大周正樂）於爲消搖（後漢東平憲王蒼傳）
黃鳥　言旋言歸（文選門有車馬客行注）
斯干　如企斯翼（玉篇人部）朱芾斯皇（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曹子建責躬應詔詩表）
無父母詒罹（唐石經）
無羊　眾惟魚矣室家蓁蓁（潛夫論夢列）
節南山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
祿而曾不肎察民之盡瘁也（潛夫論愛人）尹吉甫相宣王著大
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潛夫論志氏姓）秉國之鈞（文選晉紀

（總論注）天子是裨（隋書律志）不躬不親（說苑反質）瑣瑣姻婭（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注）駕彼四牡云云傷道之不遇也（中論爵祿）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頌領不亦宜乎（新序雜事）以蓄萬邦（陸賈新語術事）

正月　不敢不跼（後漢書仲長統傳注蔡邕傳注李固傳注文選東京賦注釋文局本又作跼）有倫有迹（春秋繁露察名號篇）胡爲虺蜥（鹽鐵論周秦）有菀其特（白帖八十釋文同）褒姒滅之（左傳昭元年傳漢書外戚傳呂覽疑似篇注列女傳孽嬖傳釋文威本或作滅）憂心殷殷（楚辭九歎章句）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過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

不敢不跼（說苑敬慎）

十月之交　百川沸騰（玉篇水部滕水上涌也）艷妻煽方熾（說文繫傳釋文閻一本作熾）密勿從事（後漢皇甫規傳注）僶俛從事（文選潘安仁悼亡詩注）讒口嗸嗸（關中詩注）讒口翽翽（後漢皇甫規傳注）

雨無正　慘慘日瘁（唐石經）

小口　翕翕訾訾（後漢翟酺傳）

小宛　小菀（晉語宋庠補音曰宛詩作菀）題彼鶺鴒（文選答客難注）顧彼鶺鴒（潛夫論讚學）相彼脊令（中論貴驗）宜犴宜獄（說文豸部鹽鐵論刑德荀子宥坐篇注文選范蔚宗皇后紀論注同）念彼先人（春秋繁露楚莊王篇）

小弁　莞葦淠淠（說苑雜言）鞫爲茂草（唐石經）維足跂跂（白帖九十七釋文伎伎本亦作跂）伺或殣之（說文歺部殣道死人人所覆也荀子禮論篇注同今詩作墐假借字）

巧言　予慎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遘咎也（續列女傳）趯趯毚兔（文選西京賦注）蛇蛇碩言（呂氏春秋重己注）昊天泰憮（新序節士）（唐石經）居河之湄（文選別賦注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注釋文麋本又作湄）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說苑政理）

何人斯　伯氏吹壎（文選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

巷伯　咠咠扁扁（白帖九十三釋文翩翩字又作扁）

谷風　棄我如遺（新序雜事）棄余如遺（文選歐陽堅臨終詩注）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衰落而與時謬者（中論修本）

蓼莪　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後漢陳忠傳）

大東　眷言顧之（文選頭陀寺碑文注江文通雜體詩注後漢劉陶傳釋文睠本又作眷）眷焉顧之（荀子宥坐篇）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鹽鐵論刑德）

四月　百卉具痱（玉篇疒部）

北山　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鹽鐵論地廣）普天之下（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選東都賦注賈誼新書匈奴篇鹽鐵論繇役篇荀子君子篇白虎通封公侯呂氏春秋愼人並同）莫知其尤言肆于惡不知其爲過（列女傳）

無將大車　維塵雍兮（唐石經）

小明　念彼恭人（鹽鐵論執務）　靜共爾位（春秋繁露祭義篇）　靖共爾位（說苑貴德中論法象文選女史箴注）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云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荀子不苟篇）

桑扈　有鶯其羽（文選射雉賦注）君子樂胥云云胥相也祜大福也（賈誼新書禮）

鴛鴦　畢之羅之（呂氏春秋孟春紀注）

頍弁　樢與女蘿（漢費鳳碑說文蔦或从木作樢）

車舝　慰安也（釋文引馬融義）

青蠅　止於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汙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論衡商蟲篇）　讒言罔極（論衡言毒篇）

賓之初筵　肴覈維旅（文選典引注）　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射義）　屢舞躚躚（文選蜀都賦注）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晏子春秋內篇襍上說苑反質同）

魚藻　愷樂飲酒（文選南都賦注初學記酒釋文豈本亦作愷）　飲酒樂凱（文選顏延之曲水讌詩注）

采菽　載驂載駟君子所誡（晏子春秋內篇雜）　赤茀在股（文選樂遊應詔詩注）

角弓　民斯效矣（潛夫論班祿）　人而無良（說苑建本）

菀柳　有菀者柳（白帖一百）

都人士　臺笠緇撮（文選謝元暉呈沈尚書詩注）　垂帶如厲（禮記內則注）

緜蠻　行人疲而綿蠻諷（潛夫論班祿）

漸漸之石　比滂沱矣（論衡明雩篇）

文王　穆穆文王令問不已（墨子明鬼下大雅曰）　令問不已（平都相蔣君碑）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白虎通三正）　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春秋繁露郊祭篇）　本枝百世（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儀形文王（潛夫論德化）　萬國作孚（禮記緇衣）

大明　天難諶斯（後漢胡廣傳）　于周于京言文王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白虎通三正篇）　大任有娠（釋元應大集日藏分經音義又前世三轉經引詩傳娠動）也　上帝臨汝無二汝心（春秋繁露天道無二篇）　亮彼武王襲彼大商（風俗通三王）　亮彼武王（說文繫傳通論）

緜　自土漆沮（水經注）　來朝趣馬（玉篇走部趣引詩言早且疾也）　帥西水滸（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捄之陑陑（玉篇手部）　高門有亢（周禮閽人疏釋文亢本又作亢）　高門有閌（玉篇門部閌本亦作伉）　予曰有胥附（後漢何容傳注）　昆夷突矣（文選魯靈光殿賦注）　大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列女傳母儀傳）

棫樸　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說苑修文）

旱麓　鳶飛戾天云云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忻悅豫（潛夫論德化）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同上）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白虎通三正）延于條枚（呂氏春秋卹分）莫莫葛藟　愷悌君子（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思齊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㜪姒氏之女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列女傳母儀傳）雝雝在宮（文選長楊賦注）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白虎通姓名）

皇矣　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言夏殷

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居之也（潛夫論班祿）鑒觀四方（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其正不獲（唐石經）乃睠西顧（文選長楊賦注頭陀寺碑注）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云云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中論務本）王赫斯怒云云當是時紂爲君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新書君道）無然伴換（玉篇人部末代文士引求民之莫改莫爲瘼釋文云求莫謂其疾苦用既易本字莫爲瘼說匡謬正俗）

靈臺　天子所以有靈臺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白虎通辟雍篇）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說苑修文）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麏裹而志問業而作之日日以眾故弗趣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靈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春秋繁露君道）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同上）鼉鼓韸韸（呂氏春秋季夏紀注釋元應維摩經音義同）矇叟奏功（呂氏春秋達鬱注）矇瞍奏工（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注）文王靈囿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三輔黃圖）

文王有聲　作邑于鄷（文選西征賦注）鄷水東注（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晏子春秋內篇諫下）貽厥孫子（列女傳母儀傳）

生民　時惟姜嫄（楚辭章句離騷敘）卽有邰家室（白虎通京師文選晉紀總論注同）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周禮大馭注）豆之秬秠（一切經音義顏氏家訓書證篇）后稷兆祀（表記注兆四郊之祭處也）

行葦　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潛夫論邊議）敦彼行葦云云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潛夫論德化列女傳辯通傳昔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後漢寇榮傳）

假樂　詩言子孫千億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眾多至于千億言子孫眾多可也言千億增

之也（論衡藝增篇）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春秋繁露郊語也）率由仇匹（春秋繁露楚莊王篇）

公劉　乃裹糇糧（楚辭離騷章句文選晉紀總論注釋文餱字或作糇）

泂酌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文王之德也（賈誼新書君道）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呂氏春秋不屈）

卷阿　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荀子正名篇又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唐石經並作如珪如璋爾雅釋詁疏文選魏都賦注史孝山出師頌注並引令問令望釋文聞本亦作問）如珪如璋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中論修本）雍雍喈喈（說苑辨物）

民勞　慘不畏明（左傳昭二十年釋文慘本亦作憯）

板　上帝版版（文選辨命論注）猷之未遠（列女傳楚江乙母傳）詢于芻蕘（列女傳辨通傳鹽鐵論刺議）無言訿訿（荀子解蔽篇注）辭之集矣（新序雜事）民之協矣（列女傳辨通傳）辭之繹矣（說苑善說）聽我藐藐（潛夫論明忠）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說苑政理）老夫灌灌云云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新序雜事）民之多僻（後漢張衡傳玉篇人部一切經大智度論音義釋文作僻）介人惟藩（荀子解蔽篇）不敢戲豫不敢馳驅（左傳昭三十二年後漢丁鴻傳引不敢戲豫）

蕩　其命多辟（說苑至公篇辟本又作僻）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列女傳孽嬖傳）內奰于中國（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不飲酒而怒曰奰）咆烋于中國（文選魏都賦注咆烋猶咆哮也）殷監不遠（漢書杜欽傳谷永傳又楊王孫等傳贊）

抑　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中論虛道）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春秋繁露郊祭篇）修爾輿馬弓矢戎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潛夫論勸將）白珪之玷（文選謝靈運初發石首城注）告爾民人（鹽鐵論世務）尚不媿于屋漏（唐石經）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墨子兼愛下大雅之所言曰）無言不酬（後漢明帝紀注陳球傳注文選思元賦注）無言不讎（列女傳節義傳）

桑柔　如彼遡風（文選月賦注）泰風有隧（爾雅釋天注釋文鄭音泰）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

風也必將有遂貪民也必將敗其類（潛夫論遏利）反予來嚇（一切經音義釋文赫本亦作嚇）諒曰不可（唐石經）

雲漢　珪璧既卒（春秋繁露郊祀篇）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論衡藝增篇）敬恭明祀（隸釋西岳華山亭碑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書釋文明祀一本作明神）靡人不賙（一切經音義）鞫哉庶正（唐石經）

崧高　崧高維岳（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注）嵩高惟岳（莊四年公羊注初學記嵩高山）嵩高維嶽（文選天台山賦注）維岳降神（初學記五百帖五）惟岳降神（後漢禰衡傳注）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云云南國于是

式又曰四牡彭彭云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致以盛服也（潛夫論三式）戒封於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潛夫論志氏姓）錫爾玠珪（文選史孝山出師頌）吉父作誦（文選張茂先贈何劭詩注）

烝民　夙夜匪懈（晏子內篇問下說苑立節文選東京賦注白帖四十一）不侮鰥寡（新序雜事）德猷如毛言其易也（春秋繁露玉英）既明且喆（丹陽太守郭君碑）征夫倢倢（玉篇人部倢樂事也本亦作捷）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于南陽（潛夫論志氏姓）

韓奕　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曰普彼韓城燕師所完（潛夫論志氏姓）維笋及蒲（文選枚叔七發注）

江漢　王命邵虎（文選求自試表）令問不已（夏承碑文選曹子建責躬應詔詩表注）

常武　詩美南仲闞如哮虎（風俗通宋均令虎渡江嚴訢碑威如虓虎武斑碑哮武之怒）敷敦淮濆（後漢馬緄傳）王猷允塞（荀子君道篇議兵篇文選補亡詩注張茂先女史箴注）徐方既徠（漢書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師古曰古來字）

瞻卬　瞻卬昊天（文選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潛夫論述赦）

召旻　鞫人忮忒（唐石經）不云自濆（續列女傳）

清廟　肅雍顯相（文選陸士衡大將軍讌會詩注）

烈文　烈文辟公云云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白虎通崩贊）毋封靡于爾邦（白虎通誅伐）

我將　維牛維羊（周書羊人疏隋書宇文愷傳）

執競　鐘磬鍠鍠磬筦鎗鎗（風俗通聲音）管磬瑲瑲（荀子富國篇）

思文　無此疆爾介（唐石經）

噫嘻　帥時農夫（文選曹子建贈丁儀注）浚發爾私（鹽鐵論取下篇釋文作浚云本亦作駿）

振鷺　于彼西雝（文選劇秦美新注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注唐石經同）

豐年　豐豐年（唐石經）降福孔偕（說苑貴德引周頌）

有瞽　鼗磬柷圉（爾雅釋樂疏）肅雝和鳴（唐石經）

雝　有來雍雍（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注陸士衡大將軍讌會詩注唐石經同）

載見　載見彼王聿求厥章（墨子尚同中周頌之道之曰）

有客　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白虎通王者不臣）

閔予小子　煢煢在疚（文選楊荊州誄注潘安仁河陽縣作注）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視我顯德行（賈誼新書禮容）

小毖　莫與荓蠭（潛夫論慎微）翻飛惟鳥（文選陸士衡贈馮文羆詩注謝宣遠張子房詩劉越石贈盧諶詩注于安仁若靈運詩注）余又集于蓼（文選夏侯常侍誄注懷舊賦注同）

載芟　有苾其香（白帖六十八釋文飶字又作苾）

酌　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者也（白虎通禮樂）

賚　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墮山喬嶽云云言望祭

山川百神來歸也（白虎通封禪）

駉　駉駉牧馬（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注）

有駜　鼓鼘鼘（文選東京賦注）歲其有年（漢西嶽華山廟碑周頌豐年正義唐石經釋文云歲其有年本或作歲其有有矣又作歲其有年皆衍字）詒厥孫子（唐石經釋文云詒孫子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後加也）

泮水　鸞聲噦噦（文選東京賦注）匪怒匪教（列女傳鄒孟母傳）逖彼東南（文選王仲宣從軍詩注）鄭小同云茆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釋文）

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白虎通辟雍）

閟宮　祕宮有侐（文選魯靈光殿賦注）赫赫姜嫄（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列女傳母儀傳）保有鳧嶧（初學記八釋文繹字又作嶧）卑爾熾昌（校官碑）

那　猗歟那歟（文選漢武帝賢良詔注漢高祖功臣頌注東都賦注典引注）鏞鼓有斁（文選東京賦注）

長發　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列女傳母儀傳）率禮不越（漢書宣帝紀）下國畷流（玉篇田部畷引詩畷表也本亦作綴）布政優優（潘乾校官碑）則莫我敢遏（荀子議兵篇）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文選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注揚子雲解嘲注二十八將傳論注運命論注辨命論注楊荊州誄注褚淵碑文注）

殷武　四方是極（潛夫論讚學）

逸詩補遺

勅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毋怠毋凶（周禮樂師鄭司農注疏曰以逸詩不知何從出）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大戴禮投壺篇）

嗟爾不口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大戴禮投壺篇）

惟若口侯毋或若女不口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考工記梓人祭侯辭）

皇尸命工祝承致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儀禮少牢饋食禮嘏辭）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大戴禮公冠篇祭天辭）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口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同上祭地辭）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惟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同上迎日辭）

國誠口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周書太子晉解師曠歌無射曰）

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同上王子歌嶠孔晁注嶠曲名也）

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管子）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墨子非攻中引詩曰）

雍雍鳴鴈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鹽鐵論利議引詩云）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後漢書楊終傳）

相彼元鳥止于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徐幹中論貴驗引古之人歌曰）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淮南子鼓缶詩）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淮南子）

羽觴隨波（晉書束晳傳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

後序

余之鈔詩攷也始於嘉慶己巳嗣後每歲續有所校中間兼肄它經於是編或作或輟迄今十有五年始定爲三卷益成書之不易如此昔人論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至哉言乎今書中引文選注最夥嘗細檢李注南徐州行狀注引韓詩子路曰褐衣縕緒未嘗完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韓詩曰利爲用本禍爲福先案其文已見外傳東京賦注引韓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任彥昇上蕭太傅啟注亦作外傳寡婦賦注引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曹子建應詔詩注引韓子百一詩注又引韓詩曰說之以名高韓非子說難文詩乃子之誤也皆不當錄入西征賦注引詩厥初生人文賦注引庶人宋之漢高祖功臣頌注引人具爾瞻此李善避唐諱改民作人非詩之異者亦不當采入又文選注引薛君章句賮猶遺也懽悅也厚齋以附韓詩末尚不失闕疑之恉近余氏蕭客古經解鉤沉肌撰棄宇如賮伊胡爲攙經文而以此二條繫於下斯爲妄矣余之述是編也頗爲矜慎其徵引皆據原書不敢展轉販鬻以誤來者然尚恐有脫陷之譌未及檢出世有學古之君子匡厥紛繆補其闕畧余日望之已丁晏識

書宋氏綿初韓詩內傳徵後

高郵宋氏著韓詩內傳徵四卷掇拾殘賸大旨本余仲林古經解鉤沈鉤沈引書紀卷數此亦承用其例中如棄予如贈伊胡爲膴肌造經文亦沿仲林之誤又如餅容五升誤作五斗九斝取觶笙誤作芘頗嫌踳駁又引韓詩民民靚也誤讀釋文以毛詩爲韓詩且其書多引外傳及章句之文概題曰內傳亦失其實自序謂从隋志然隋內外傳析言之未嘗併爲一也蒙爲此說匪敢掎摭前人意存媒蘖惟是心苦分明實事求是欲其博而能精以貽來學并冀後之是正余書者亦如余之匡正前人則躍然喜矣戊子長夏山陽丁晏識時館汪氏一卷一勺園

詩傳旁通十五卷

光緒丁酉武進盛
氏用　文瀾閣傳
鈔本開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詩傳旁通十五卷

元梁益撰益字友直號庸齋江陰人自署三山者以其先福州人也嘗舉江浙鄉試不及仕官教授鄉里以終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陸文圭傳內朱子詩傳詳於作詩之意而名物訓詁僅舉大凡益是書仿孔賈諸疏證明注文之例凡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因杜文瑛先有語孟旁通體例相似故亦以旁通爲名其中如聖人之耦則引西漢書劉歆論董仲舒語見堯於羹見舜於牆則引後漢書李固傳以明出典或朱子所未詳者亦旁引諸說以補之如五緎五總引陸佃之語三單引鄭箋爽卒孔疏副丁之類亦閒有與朱子之說稍異者如塤篪之集傳音許既切大雅民之攸塈集傳音許既切者從陸德明經典釋文益則引禮部韻謂許既切者在未韻音餼注云取也許器切者在至韻音洎作亘至切朱子之音與禮部韻不同云云是是非非絕不堅持門戶視胡炳文等之攀附高名言言附合相去遠矣卷首爲類目末一卷則其敘說內一條論秦造父封趙因錄羅泌國姓紀原之文自謂此於詩傳雖無所繫而宋氏有國其姓亦嘗知故通之則尤贅之文汗漫無理可已而不已者也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序明朱睦㮮授經圖遂以詩傳旁通爲思忠作殊爲疏舛今從朱彝尊經義考所辨（案彝尊所引乃睦㮮之言）附訂正焉

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刪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氏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注異焉同焉各成一家至于有宋文公朱先生爲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場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搰搰於此昧必欲開憤必欲解參諸先正間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旁通者引用羣經兼輯諸說不泥不僻如易之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至正四年秋九月十三日承直郎太平路總管推官致仕玄隱居士濱州翟思忠序

詩傳旁通類目

卷一

周南正風　周國名　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　古公王季文
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　武王克商有天下　文王徙豐　武
王遷鎬　房中之樂　關雎　興也　雎鳩一名王雎
毛傳　乘居匹處　摯至通　漢康衡　妃匹　葛覃
女師　煩撋　私衣　歸甯　卷耳　爾雅　荑里（云何吁矣）
（爾張注作肝附見五卷末）　樛木　小君內子　螽斯　以股相
切作聲　桃夭　嫁曰歸　仲春令　兔罝　椓杙
聲　逵九達之道　聖人之耦　芣苢　擷　漢廣
漢　江　大隄之曲　汝墳　汝　魚勞尾赤
麟之趾　祖廟未毀
召南正風　召地名　采邑　召亭　鵲巢　衆媵姪娣
采蘩　親蠶　公桑　陶陶遂遂　草蟲　迷陽（音）

（音）
采蘋　錡　室西南隅　薦豆　甘棠　思人
愛樹　勿拜　行露　牡齒　羔羊　緎緫
殷其雷　此人此所　摽有梅　塈　小星　齊邀
參昴　江有汜　以　待年　何彼穠矣　穠
平王齊侯　騶虞　中必疊雙　其民皞皞　儀禮二南

卷二

邶變風　邶鄘不詳始封　殷墟　柏舟　列女傳以爲婦
人詩　綠衣　正色閒色　莊姜　燕燕　戴嬀州
吁　陳在衛南　任　終風　雨土　歎嚏　擊鼓
刺　漕　伐鄭　凱風　浚　幾諫　匏有苦葉
厲　軌　昏禮用鴈　納采請期　谷風　畿　荼見艮
葑　荼（苦菜）（委葉）（英荼）（萑苕）　涇　渭　式微
黎　旄邱　與國　黎在衛南　簡兮　伶官　輕
世肆志　獻工之禮　美人目君　東方朔　泉水　淇

干　言　須　祖道之祭　靜女　彤管　牧　新臺
籧篨　二子乘舟　太史公　弟壽爭死相讓　申生
恐傷父志
鄘變風　鄘　柏舟　髧髮夾囟（午達）　共伯共姜
牆有茨　中冓　君子偕老　未亡人　副（副編次）
笄　六珈　揥　展衣　桑中　沬衛邑　桑間濮上
鶉之奔奔　絰綖不講　定之方中　楚邱　樹
八尺臬　測景正方面　景山名　騋　記　春秋傳
蝃蝀　周禮十煇　載馳　岸善崩　因魏莊子　見春
秋傳　叔孫豹

卷三

衛變風　衛　淇奧　淇園之竹（武公入相）　僩（[illegible]）（錫）
重較　張弛　懿戒（首章衛懷見五卷末）　考槃　盆缶節歌
碩人　邢　譚（鄉）　玉藻　河水北流入海　（氓）　頓

邱　體　童容　思終思復　竹竿　泉源　粲然皆笑
芄蘭　韘　朱極三（韘極二見五卷末）　河廣　衛宋
伯兮　女爲說己容
王變風　宗周　戲　黍離　彼　君子陽陽　房敖
揚之水　申　甫卽呂也（呂）　許　董澤之蒲　不共
戴天　中谷有蓷　益母草　脯脩　葛藟　不有
寡君　滑　采葛　萩
鄭變風　緇衣　好賢如緇衣（孔叢子）　叔于田　共
叔段　大叔于田　火焚而射　上駟　舍拔覆鐍　掤
冰　清人　高克　鄭棄其師　羔裘　君用純物
遵大路　攬子袪　女曰雞鳴　明星　弓繳加
鳧鴈　鴈宜麥之屬　珩璜琚瑀　觿燧箴管　褰裳
溱洧　丰　褧襌　東門之墠　陂阪（除地町町）
采　揚之水　迋與誑同

齊變風 雞鳴 無庶 還 猶 著 親迎（西）
（附）東方未明 瞿瞿 南山 雄狐 盧令
于思 敝笱 禚（祝邱 防 穀） 載驅 汶（濟）
（齊河）猗嗟 大射鵠賓射正 金僕姑 趙子
卷四
魏變風 魏 解 葛屨 廟見 汾沮洳（晉水 漕）
（水 絳水）公行公族 覜見 垣一方人 園有桃 徒
歌曰謠 伐檀 猗爲人猗 徐穉之流
唐變風 唐（堯都） 晉（陶） 蟋蟀 役車 山有樞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于側 揚之水 曲沃（絳 翼） 晉
昭侯封叔成師于曲沃（于 執） 田氏於齊（曲沃武公） 綢
繆 女三爲粲 無衣 七命六命
秦變風 雍 駟鐵 辰牡 逐禽左 驅逆之車（綏） 乘
車鸞在衡 小戎 驂之有靳 兩鞙將絕 鏤膺
終南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黃鳥 事見春秋
傳 始皇之葬 晨風 扊扅歌 酢 無衣 （稱）
（澤 招）渭陽 令狐之役 權輿 始也 楚元
王（吳 晉舅 杵臼 雅春）
陳變風 陳胡公 三恪（嬀） 衡門 阿塾堂宇 株
林 夏徵舒
檜變風 素冠 縞冠素紕 喪事縱縱 子騫子夏
曹變風 蜉蝣 掘閱 候人 縕芾赤芾（芾） 晉文
入曹 鳲鳩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書云四人騏弁
下泉 京師
卷五
豳 豳國名 部 秉稷不務 不窋（不窋 公劉） 涖阼 周公
詩爲豳風 爲周公而作者附 七月 夏正之歲（夏正）
（商正 周正）瞽矇（眡 世奠繫） 隋銎 曲薄 葽 同

三正 重穋 用民歲三日 正歲 斬冰 獻羔 藏冰
發冰 尊兩壺房戶閒 逆暑迎寒（王氏） 鵙鴂（五際） 管蔡（詩辯）
武庚 東山 行陳 枚如箸 穴處先知
（七緯）敦 施衿結帨 破斧 象 九罭 九
囊之網 衮衣裳九章 龍首卷然 狼跋 安土樂天
神龍醢而食之 豳國七篇 文中子 田祖田畯
祭蜡息老物（先嗇 司嗇） 鄭氏三分七月詩 國風補
卷六
小雅鹿鳴之什 受釐 鹿鳴 於旅也語 私惠不歸德
燕禮鄉飲酒禮 宵雅肄三 四牡 靡盬 傳曰
夫不 杞枸檵（椁） 序言勞使臣春秋傳亦云 外傳章使臣
皇皇者華 諏忍（陸 饋禮） 常棣 常棣（唐棣）
富辰 伐木 邪許 縮酌用茅 諸父諸舅（範 饌）
天保 爾指君（除） 昭受上帝 宗廟之祭 公叔祖類
后稷至公叔祖類 尸傳神意 文王時未曰先王 黔首
采薇 敵愾（防秋 胖） 魚日 出車 郊牧
旗旐 注旄 朱雀玄武（倪） 喪禮泣涕（臨事 饋賓）
杕杜 匪載（蘇） （腸 君子） 南陔 笙詩
白華之什 華黍 魯鼓薛鼓 魚麗 樂畢皆閒
南有嘉魚 丙穴 罩樔 南山有臺 臺 萊（樵）
蓼蕭 晉訊公子 泰鍼懼選 鞗革 和鸞
湛露 設燭（宗室 路寢） 朝正 過三爵（德 甫） 不繼以淫
卷七
小雅彤弓之什 彤弓 大飲賓曰饗 爲己私分 兵賜
弄臣 賜鐵券 屯膏（解 謝） 印刓不予 彤弓旅弓（賜弓矢）
九伐之法 拜表輒行 菁菁者莪 五貝爲朋
六月 建未之月 戎車 韎韋 司馬法 毛馬物馬
吉行師行 焦穫 千里之鎬 直壯律臧 太原 附衆威

敵　采芑　芑　新田菑畝　奭　蔞領（樊）　蔥珩　治
兵振旅（數）　車攻　傳　宣王時未有鄭　敖　爲　時
見殷見　決拾佽　𢍰　夜軍中驚　面傷踐毛不成禽　乾
豆賓客充君之庖　每禽取三十　澤宮　東有甫草鄭言行
狩章附見毛傳及孔穎達正義　吉日　剛日　馬祖
差擇齊其足　漆沮之從（鹽章鄭坊同）　羣友　五齊（三酒）
鴻鴈　勞者歌其事　庭燎　司烜（物百枚束之）
辨色　沔水　朝宗
祈父之什（上）　祈父　圻父薄違　司右（五兵）　虎賁　越
句踐伐吳　魏公子救趙　薪水之勞　不敢斥王　戰于千
畝　諫靈王　白駒　留客投轄　藿　大者王小者侯
我行其野　畜　六行教民　相保相受　不孝等刑
斯干　奧窔　占六夢　守至正　紡塼　孟子之母
（五儀）（冪）（中儀）儀　新宮（燕）　無羊　呞濕濕　建
旟建旐　節南山　譏世卿　均平（不平）（空）（昊天）
誦　正月　申包胥　子思衛侯（衰亂）（云簋）　燕雀處
堂

卷八

小雅祈父之什下　十月之交　日食（分至朔　月行遲）
（躔度）（星回于天）（天體）（渾天儀）　四分度之一（日之一）
正陽之月　春秋必書　董子　宰士　蔡仲爲卿士　膳夫
內史　趣馬　師氏　向　雨無正　昊天旻天　周
官八職　一曰正　退遂　漢侍中
小旻之什　小旻　作舍道邊　五事之德　小宛
齊壹　步屈　螟蛉蜾蠃　犴獄　小弁　鸒　鵯　屬
忍　德宗太子　巧言　忠言良藥　何人斯
蘇綦（陳）　字林　盱衡　祇　三物　巷伯　孟子以讒
被宮　永巷　班固司馬遷贊　谷風　焚輪　蓼

莪　蒿（蔚　莪　蔚　蘩　蕭　莘　蔞）　王裒父死非命
大東　罵詛更其肆　啟明長庚箕斗　四月　赤
棘輞

卷九

小雅北山之什　北山　獨賢　鞅掌　鼓鐘　淮
以雅以南　楚茨　茨蒺藜　妥尸侑尸　祊廟門內
靈保　肵從膰從　內羞庶羞　易幾而哭　少牢嘏詞　告
利成　尸出入奏肆夏　信南山　終南山　遂溝　畔
上種瓜（小甫）　鸞刀　記曰　焫羶薌　甫田　九一之
法　后稷爲田　秀民　陳陳相因　有年　句龍氏（社稷）
羅斃　倉廩禮節　大田　稙童粱　螟（蟲蝥）　螣
蟊賊　姚崇遣使捕蝗　瞻彼洛矣　洛（穀　伊）
（灑潤）　茅蒐　韋弁　琫珌
桑扈之什　桑扈　方伯連帥　鴛鴦　左翼右翼
莝　頍弁　頍弁貌　蔦女蘿　期　搏（車舝）
景行　青蠅　青蠅變白黑　賓之初筵　侯　白
質赤質　下綱　射禮三耦　的質　豐上之觶　因射而飲
拾發　崇坫康圭　因祭而飲　始治卒亂　司正
采菽　路車　袞冕　檻泉　行縢（幅　齊）　紼纚維
菀柳　瘵病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周尹姞　晉王謝　唐崔盧（貴）
黍苗　師從旅從　謝　隰桑　思公子　白
華　褒姒（褒）　滮池　疷病　緜蠻　朝隮夕極
苕之華　苕　芸

卷十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叔父陟恪　楨榦　某士　（愷）
昇（升）　統承作賓　敢告僕夫　孔子論詩　周公所作　兩
君相見之樂　大明　太任　莘國　太姒　俔　造舟

牧野（旅若林） 師尚父 太公望 涼漢書作亮 緜
沮漆 菫烏頭（苦菫） 楚焞（宗廟）（皋門） 謂之宜 虞芮
（祿）質成 虞 芮 閒原 棫樸 圭瓚璋瓚 其列在內
六師六軍 文王九十七乃終 旱麓 鬱鬯 抱
朴子 熇爍 思齊 太姜 百男言其多 羑里之囚
性與天合 皇矣 扶老（相 樻音） 太伯適吳（句吳）
（互臭）（二臭） 貊其 度莫明類長君順比文 文王征伐（密）
（阮）（共）（崇） 方鄉 程 類禡 黃帝 蚩尤（皇覽） 因
矗而降 靈臺 靈臺 栒虡 論倫 鼉 下武
天子致胙（於）
卷十一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姜嫄 郊禖 九嬪御（六宮） 弓
韣 側室（媵） 巨迹之說 先儒或頗疑之 郎部肇祀 軷
（五祀） 傳（折）（登） 行葦 几 斝 号 金鏃翦羽矢

三訂之而平 納奇均 揩三挾一 （憮）敖 偕立踰言 黃
耇台背（台）（駘） 古器物款識 用斳萬壽 永命多福 萬
年無疆 既醉 明而未融 人有十等 考終命 令終
令命 公尸 嗣舉奠 鳧鷖 繹賓尸 公
劉 后稷曾孫 不出封內 容臭 致邑立宗 考日景
三單 夕陽 鍛 芮水名（泝） 泂酌 餴饎 強教說
安 卷阿 飄 休 版圖 茀 廣載歌 民勞
大諫 板 凡 沓沓 同僚 擇兂
卷十二
大雅蕩之什 蕩 受中 力行之力 惛德 抑
三復此詩（宮縚） 屋漏 楚語倚相 師長士 旅賁 亡
官師 誦訓 暬御 師工 訓御 倭包（武公年數年表）
桑柔 芮良夫 疑立 綴旒 共和 圮族 榮夷公
千慮一得 陰 雲漢 雲漢天河 索鬼神 仍叔

奠瘞 等祀百辟 天宗 師氏以兵守門 徹膳 左右
不修 無佴 崧高 崧高 東岱 南霍 西華 北
恆 尹 四岳 大封 侯東平王諸子 近 烝民
保 燮 徙薄姑治臨菑 韓奕 士服入見 不庭
兩較 金厄 屠 侯氏 汾王 燕 追 城邢 城楚丘
江漢 淮夷來求 卣 敦 邢敦 常武 仍
班師 常武篇名 贈卬 懿 寺 歐陽公言 女
戎 召旻 疏粺
卷十三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周公成洛邑 烝祭歲 書大傳
僾 樂記 疏越 三歎 有遺音 練朱絃 乾豆上奏
登歌 維天之命 何以恤我 維清 典
烈文 君子小人 天作 岐（韓子） 徂 昊天有
成命 叔向引詩 我將 文王之典 人本乎祖 圜

（丘方丘） 器陶匏牲犢 大饗 曰天曰帝 以義起之
時邁 殷國 春秋傳 外傳 九夏 呂叔玉
臣工之什 臣工 保介 呂覽 噫嘻 萬夫之地
鄉遂司稼 溝洫用貢法 振鷺 杞 宋 膰拜
有瞽 合乎祖 悚 柷圉捐 潛 槮 雝
周人以諱事神 享右祭祀 載見 穆考 有
客 微子 萋且 武 周公作大武 干戚舞大武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予小子 煢煢在疚（匡鼎來）
奧牆 登降堂只 小毖 鷦鷯生鵰 載芟
柞氏 彊予任旺 閒民 函 飶 且 良耜 刺
荼蓼 絲衣 基 祝壺濯 告充 酌 勺 武
宿夜 桓 箄後凶年 克殷年豐 閒 賚 於
般 隋 河（海） 般
卷十四

魯頌　賜天子禮樂（請命作頌）　季子　駉　驈　魚　思
無邪斷章　泮水　受成訊馘　五十矢爲束（荀毛之歸）
閟宮　稙穉　楅衡　白牡騂剛　常　三壽　會朝
宿之邑　壽母　徂徠新甫
商頌　商（殷商）（商邑）（商洛）　戴公　正考父　亳（亳王）
那　商人尚聲　齊之日祭之日（懷遲愼齊）　容聲　嘉客
（丹朱）　閔馬父　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　名頌　其
輯之亂　烈祖　羹定　玄鳥　有娀　九有　武
王　維河　景亳之命　長發　玄王　日躋　旒綴
係屬　駿厖　韋　顧　昆吾　中葉　阿衡　禘祫
殷武　荆楚（荆舒）　鬼方　世見曰王　高宗享國　百世不
遷

卷十五

敘說

愚蓋此編不敢自謂成書不敢輒題目錄然又不可無目以紀錄其事故姑類聚其目備觀者之檢閱而以類目目之云

時有元至正四年甲申四月二十三日梁益識

光緒丁酉武進盛氏思惠齋刊陽湖吳文郁江甯馬長儒江陰繆九疇校

詩傳旁通卷一

江陰梁益友直

國風

周南

周國名

周祖后稷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元）帝嚳元妃生后稷棄而復收故名曰棄兒時游戲好種樹麻菽（樹藝也）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爲農師舜封之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者有爵土之稱稷者田正之官帝嚳高辛氏故后稷別其姓爲姬氏也至孫古公亶甫居周原因號曰周周原者岐山下小地名杜元凱春秋傳云扶風雝東北有周城徐廣史記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雝在唐爲天興縣周城即周原也昔者黃帝之臣有周昌商之太史有周任則周之爲姓古蓋有之非始於后稷稷所封之邰在永興之武功稷子不窋（竹律切）自竄於戎狄之閒謂之尉季慶州安化有尉季城亦謂之不窋城公劉居

邠邠本山谷之名字與豳同在扶風之栒邑（栒音荀）古公避狄遷岐之陽岐陽即美陽今鳳翔府岐山縣桓譚琴操文王初爲岐侯然則后稷自唐虞時受封歷夏商千有餘年至其十三世孫古公亶甫始有周號文王爲國號武王克商遂以爲天下之號也又有宗周成周東西周之名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自武王以鎬爲京而謂豐爲宗周周公相成王作東都於洛邑謂之王城其後周室下衰平王東遷遂居其地謂之東周而謂豐鎬爲西周方成王時周公既營洛邑又作下都徙殷之頑民居之謂之成周今河南洛城故城是也至戰國時周愈下衰分爲東周君西周君秦遷東周君於憚狐之聚（[illegible]音）遷西周君於陽人之聚而周亡矣　憚狐地名在洛陽南百五十里陽人聚在汝州之西周平王之子季封於汝川秦滅之爲汝南郡漢光武封姬常爲周承休公居麻城其地在汝州梁縣今汝東有承休故城

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

史記自后稷至亶甫父死子繼凡十三世而世本所紀與史記不同

史記

后稷　不窋　鞠（一作鞠陶）　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古公亶甫

世本

后稷　不窋　鞠　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僞榆

公非　辟方　高圉　侯牟

亞圉　雲都　太公組紺　諸盩

亶父

胡氏（宏）皇王大紀曰殷王小乙甲寅二十六祀豳亶父遷於岐

改號曰周（字仁仲號五峰建寧人）　羅氏（泌）路史曰不窋生鞠是爲鞠陶傳云有手曰鞠鞠陶生公劉公劉能修后稷之業民保歸之周道繇興公劉生慶節始國於邠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弗差（作差弗者非弗差者曰鞏當大系也）弗差生僞榆一作毀隃僞榆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能帥稷者是生侯牟侯牟生亞圉亞圉卒弟雲都繼雲都生公叔組紺是爲祖類祖類生諸盩是爲太公太公生亶甫是爲古公太王太王生泰伯仲雍季歷三人凡一十七世　按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組紺諸盩亶甫而已班氏表云辟方公非子高圉辟方子而夷竢亞圉皆高圉子雲都乃亞圉之弟杜預釋例云高圉僕窋九世孫史記索隱亦以辟方侯牟爲二人斯得之矣獨史記無辟方侯牟雲都諸盩至皇甫謐遂以爲公非高圉亞圉組紺之子盩牽於單穆公十四世之說而合二人爲一爾（字長源廬陵人路者大也）　國語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國語者左丘明作亦謂之春秋外傳）　金氏（履祥）通鑑

前編曰按遷岐之事據西漢書婁敬傳則古公遷岐下距伐商百有餘年當在廩辛之世據東漢書西羌傳序則古公遷岐又當武乙之時皆年數促數（音朔）該事不伸婁敬一時之言計不察察東漢書據竹書竹書載太丁艮久與經世曆不同皆不可考惟大紀條之小乙之年葢以甲紀也下逮克商凡二百年按詩稱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則其時古公太姜之年尚少未有太伯王季也至稱其治岐之後帝省其山斯拔（蒲貝切）斯兌然後作邦作對則始生太伯王季爾古公年壽甚高故號古公而王季文王皆且百年尚論其世則大紀之年近是（字吉甫號仁山金華人）竹書（亦云汲冢書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所得竹簡漆書）

古公王季文王

古公者豳公之號也亶甫字或名殷人尚質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行斷孟切）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

三分天下有其二

時天下九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今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此文王爲西伯時也文王所以爲西伯者以國君而賜弓矢得專征伐者也漢孔安國言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非也文王在日未嘗稱王詩中有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等語天子六軍侯國三軍所謂六師蓋追述之詞

武王克商有天下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反紂之政由商之舊）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音逡）奔走追王（去聲）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注不以諸侯之號臨天子

文王徙豐

本紀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張守節史記正義曰崇夏禹之父名鯀者所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國（鯀音衮）徐廣史記注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鄠音戶）

武王遷鎬

三輔黃圖曰漢京兆長安南數十里上林昆明池有鎬池其地即周之故都元和郡國志鎬在長安有武王宮漢穿昆明池鎬之遺址淪焉今永興昆明北之鎬陂即京周也世本六韜皆以鎬爲鄗史記亦作鄗池君

房中之樂

儀禮燕禮篇有房中之樂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姬唐山夫人所作也（唐山姓）　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樂樂其樂楚二樂字並音洛餘並音岳更音庚）孔穎達詩正義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

關雎

興也

賦比興者作詩之體風雅頌者作詩之名詩有六義三經而三緯之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三緯之中又復錯綜焉如興而比賦而興之類六義之旨粲然明矣

雎鳩一名王雎

雎鳩王雎爾雅文李巡注曰王雎一名雎鳩郭璞注曰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陸璣疏曰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其月切）似鷹尾上白　按郭注引毛傳之鷙今詩傳作摯字書鷙摯通而摯又與至通鄭康成箋云摯之言至也

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然則摯者情意深至之謂非鷙摯之鷙也鄭夾漈通志略曰雎鳩爾雅以爲王雎梟類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揚雄云白鷢舊說鶚類誤矣夾漈嘗曰凡雁鶩之類其喙扁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諳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關關然且鷙鳥之喙皆鉤曲銛銳而雎鳩則不然益見鷙而有別之鷙非鷙擊之鷙乃與摯通之摯也梟鷢皆捕魚以食豈亦爲鷙鳥乎張守節謂王雎爲金口鶚姑備其說揚子雲羽獵賦王雎關關鳴雁嚶嚶張平子思玄賦鳴鶴交頸雎鳩相和歸田賦王雎鼓翼倉庚哀鳴夫以王雎倉庚並言決非雕鶚或謂王雎即今杜鵑云

毛傳

漢世言詩者四家齊轅生爲齊詩（轅固生）魯申公爲魯詩燕韓嬰爲韓詩毛公爲毛詩齊魯韓三家詩並立學官毛詩至平帝時始得立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僅存外傳惟毛氏詩獨行以至於今初學記曰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大毛公之名惟見於此萇字或作長此毛傳者謂毛萇之詩傳也　訓詁漢書詁作故顏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流俗改故爲詁非也

乘居匹處

劉向列女傳周宣王姜后曰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遊　乘四也匹兩也匹之爲兩如解鴛鴦詩者曰鴛鴦匹鳥也蓋此禽之性止則相偶飛則雙翔故謂之匹鳥匹者兩也（乘去乖）

摯至通

書西伯戡黎大命不摯注摯至也漢班嗣報桓譚書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

漢康衡

西漢書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承音繩）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元帝建昭三年爲丞相封樂安侯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匹妃勸經學威儀之則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淮南王傳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　宋諱匡字故曰康

妃匹

史記外戚世家序甚哉妃匹之愛司馬貞曰妃音配又如字[illegible]

按妃匹之妃宜去聲

葛覃

女師

毛氏傳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穎達疏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爲姆

煩撋

鄭康成詩箋煩撋之用功深字略云煩撋猶挼莏也禮記曲禮共飯不澤手鄭康成注澤謂挼莏也撋而專切挼奴禾切莏素禾切

私衣

私謂平居燕私之服衣謂行禮之服如褘衣褖衣之屬（褘音揮褖音彖）

歸寧

左傳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歸寧者歸而寧問父母安否

卷耳

爾雅
史記五宗三王世家曰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公戶姓滿意名）司馬貞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爲近故云爾雅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夏所作以解詩書　郭景純注爾雅序曰爾雅者興于中古隆于漢氏

羑里
史記本紀紂囚西伯於羑里張守節曰羑亦作牖羑里城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相州今彰德府（羑音酉相去聲）

樛木

小君內子
朱子語錄鄭可學問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先生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　盍按國君夫人謂之小君卿大夫以下之妻均謂之內子

螽斯

以股相切作聲
謂以股相磨切而作聲如七月斯螽動股始躍而以股鳴莎雞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之類也考工記以翼鳴者以股鳴者謂之小蟲之屬

桃夭

嫁曰歸
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故謂嫁爲歸

仲春令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鄭氏注中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

兔罝

椓杙聲
杙音弋橜也橜音掘椓杙聲椓伐杙橜之聲也

逵九達之道
爾雅釋宮曰一達謂之道路（長道）二達謂之岐旁（岐道交出）三達謂之劇旁（數道交錯）四達謂之衢（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史記所謂康莊之衢）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聖人之耦
西漢書董仲舒傳班固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亡無同）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伯霸同）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與預通）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漸音尖）猶未及虖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漢宗室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曾孫名龔

芣苢

扱
扱與插音義並同扱收也

漢廣

漢
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爲漾水東流爲沔水又東至南鄭爲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而興元故漢中也又東與文州文水會又東過西城旬水入焉又東過鄖（音云）鄉縣南又屈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淸水自虢州盧氏縣北來入焉又東過中廬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襄陽南漳縣荊山而爲滄浪之水又東過宜城有鄢水入焉（鄢音焉又音偃）又東過於鄀（音若）敖水入焉又東南曰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爲夏水有溳水入焉（溳音云）雲杜舊屬江夏後并入安州安

陸又東至大別山下漢陽鄂州二城相對之閒南與江水合流而爲大江

江

江水出岷山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源亦甚微所謂江源可以濫觴濫之言汎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天彭門兩山相對水逕其閒其山屬彭州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湔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屬眉州又南過嘉州犍爲縣又南過戎州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僰蒲墨切亦僰字本作棘）又東南至渝州江津縣有羌水涪水巴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雲安今夔府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奉節逕永安宮及諸葛孔明八陣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音甲）城之東過巫峽巫溪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又東過夷陵又東過宜都又東過馬斷江又東過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又東過華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西來沅水西南來湘水南來入焉東至武昌漢陽大別山與漢水合而爲大江東過潯陽有彭蠡陂從南來入焉彭蠡即今鄱陽湖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南康饒州之境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邗溝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涌音勇澧音禮蠡音禮鄱音婆邗音寒）

大堤之曲

夾漈鄭氏（樵）通志略曰樂府清商曲襄陽樂（音洛）大堤曲者宋隨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夜聞諸女郎歌謠因爲之辭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後世如李太白大堤曲等作皆古樂府題

汝

汝墳

汝水出汝州魯山縣大盂山其地與弘農郡盧氏縣接界故許慎諛謂出盧氏也其水東南過故定陵縣澺（[illegible]切）水及昆水入焉定陵今許州舞陽又東南過上蔡至褒信縣汝口南入於淮溳水出汝州魯陽縣堯山東過定陵縣西不羹亭東入汝魯陽魯山皆縣名汝水周南之水也

魚勞尾赤

養生經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麟之趾

祖廟未毀

春秋文公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大祖廟中

召南

召地名

召公名奭與周同姓武王封之於燕謚曰康公字書召與邵同

奭音釋

采邑

西漢書刑法志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邑即采地也采一音去聲

召亭

王氏（應麟）困學記聞曰朱子詩傳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字[illegible]）括地志唐太宗之子魏王泰所撰張守節史記正義引用之

鵲巢

家媵姪娣

公羊傳莊公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媵音孕娣音弟）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才用切）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何休注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廣嗣續也左氏成公八年傳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

姓則否　媵者從姝之稱男爲媵臣女爲媵妾

采蘩

親蠶

西陵氏名傫祖黃帝元妃也羅氏路史曰黃帝命西陵氏勸蠶稼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褘而躬桑乃獻繭絲遂稱織絍之功因之廣織以給郊廟之服皇圖要覽曰伏羲化蠶西陵氏始養蠶故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稼親蠶始此傫或作嫘亦作纍並祖爲切　穀梁傳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公桑

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陶陶遂遂

祭義孝子將祭祀必有齊（側皆切）莊之心以慮事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注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陶音遙又如字復去聲

草蟲

迷陽（奇音）

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王伯厚曰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荊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巨擘手大拇指也）

奇音與奇耦之奇同

采蘋

錡

有足曰錡三足釜也

室西南隅

爾雅釋宮曰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音頤）東南隅謂之窔（音杳又一叫切）

薦豆

記祭統夫人薦豆明堂位夫人薦豆籩

甘棠

思人愛樹

孔子家語好生篇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勿拜

唐語林施士匄善毛鄭詩劉禹錫同韓退之柳子厚詣士匄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

行露

牡齒

楊龜山曰牙牡齒鼠無牡齒楊氏本於說文之說牡齒如俗所謂撩牙

羔羊

緎總

山陰陸農師曰蠶之所吐爲忽十忽爲絲五絲爲䌰（聶）十絲爲升二十絲爲緎四十絲爲紀八十絲爲總詩曰素絲五緎又曰五總其絲之數如此

殷其雷

此人此所

何斯之斯此人也違斯之斯此所也猶語斯焉取斯章集注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摽有梅

塈

頃筐塈之之塈塈者取也音許器切大雅假樂泂酌民之攸塈

之塈塈者息也音許旣切禮部韻許旣切者在未韻音餼注云
取也許器切者在至韻音洎作巨至切其曰許器切者陸德明
音也朱子之音與禮部韻不同

小星

齊遫
記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齊音咨謙慤貌遫音速
猶蹙蹙也

參昴
參白虎宿三星昴六星參昴二星皆西方宿

江有汜

待年
公羊隱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休注叔姬者伯姬之
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之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
二十承事君子

以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何彼襛矣

襛
古注本皆作襛音戎而中切音濃則尼容切

平王齊侯
周平王子桓王桓王子莊王莊王女下嫁於齊春秋魯莊公元
年夏書單伯送王姬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冬書王姬歸于齊
時周莊王四年也諸兒齊襄公名

騶虞

中必疊雙
班孟堅西都賦鳥驚觸絲獸駭値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
單殺中必疊雙（掎舉綺切控音空中音衆）

其民皡皡
皡皡廣大自得之貌

儀禮二南
鄉飲酒鄉射皆合樂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鵲巢采蘩采蘋

詩傳旁通卷一

詩傳旁通卷二

國風

邶

邶鄘不詳始封

史記本紀武王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張守節正義曰漢地理志云河內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曰三監（平聲）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未詳孰是羅長源路史曰邶霍叔尹之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見於詩譜謂之三監孔氏以管蔡商爲三監霍叔不與班固從之非也武庚不得爲監以蔡仲之命攷之鄭譜爲是武庚之封乃紂之都在邶境也

殷墟

朝歌北冢皆殷墟朝歌在衛之黎陽黎陽唐爲衛縣宋爲通利軍今爲濬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有朝歌故城史記項羽傳洹（音袁）水南殷墟有殷城亦曰北殷

柏舟

列女傳以爲婦人詩

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韓嬰氏以爲衛宣姜自誓

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華谷嚴氏取其說朱子不取以孔叢子僞書耳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魏相孔斌子順之子仕陳勝張楚爲博士不見用退而論集其先孔子仲尼孔伋子思孔白子上孔穿子高孔斌子順之言及己身行事爲書七卷凡二十一篇名曰孔叢子叢之爲言雜也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至子思見穆公時已七八十年書中有孔子子思問答可見其僞姑纂之以見非不取匹夫執志之言

綠衣

正色閒色

記玉藻衣正色裳閒色鄭康成注謂冕服玄上纁下纁淺絳色爾雅三染謂之纁青赤黃白黑五方木火土金水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爲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爲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爲騮此五方之閒色也（纁音熏閒去聲騮音留）

莊姜

春秋隱公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燕燕

戴嬀州吁

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秋州吁如陳陳人執之九月殺州吁于濮衛人逆公子晉于邢是爲宣公齊女姜姓陳女嬀姓（桓公名完）

陳

陳在衛南衛在河北陳在河南

任

以恩相信見周公諡法

終風

雨土

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夾漈鄭氏通志略漢昭帝始元年中雨土晝昏後魏景明四年涼州雨土如霧周大象元年雨土隋開皇二年京師雨土雨（子付切）

鼽嚏
月令人多鼽嚏鼽音求嚏音帝

擊鼓

漕
西征記今白馬城衛之漕邑今滑州白馬縣

刺
擊刺之刺音七亦切音在樂記駟伐注

伐鄭
春秋隱公四年春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凱風

浚
浚都陳留曰浚儀

幾諫
事父母幾諫幾微也內則循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匏有苦葉

厲
爾雅以衣涉水爲厲注衣爲褌又曰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注繇自也邢昺疏言水深至於褌以上者爲涉度之名厲

軌
軌矩美切謂車轊頭也轊音衛車軸耑也依傳意軌直音犯技說文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音鬼美切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字又作軓九經古注車轊頭所謂軹也軹字音止轂末也車輪所穿爲道也

昏禮用鴈
程子曰鴈取其不再偶

納采請期
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迎去聲）納采者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言定也

谷風

畿
畿門內也韓退之詩白石爲門畿門閾也

荼見良耜
周頌良耜以薅荼蓼

荼（苦菜　委葉　英荼　萑苕）
荼一曰苦菜一曰委葉一曰英荼一曰萑苕四名而爲三物（萑胡官切音丸）此詩之誰謂荼苦傳曰荼苦菜也大雅緜之堇荼如飴唐風采苓之采苦采苦皆苦菜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傳曰荼英荼也豳鴟鴞予所捋荼傳曰荼萑苕也周頌良耜以薅荼蓼孔氏疏曰委葉也

苦菜爾雅釋草荼苦菜郭璞注誰謂荼苦苦菜可食邢昺疏此味苦可食之菜也一名荼一名苦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

委葉爾雅釋草荼委葉郭璞注詩云以茠荼蓼茠與薅同荼與荼同邢昺疏穢草也王肅曰荼陸穢謂陸地蕪穢之草也舍人注爾雅曰荼一名委葉

英荼孔氏疏鄭康成於周禮地官掌荼及既夕注與出其東門有女如荼箋皆云荼茅秀然則茅草秀出之穗也又言英荼者六月詩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衰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夫音扶差音釵國語中吳語也）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陣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詩傳意同女

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萑苕孔氏疏謂亂之秀穗也毛公八月萑葦傳亂爲萑葭爲葦予所捋荼傳荼萑苕也然則萑苕之與茅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亂五患切音頑之去聲江東呼爲烏蓲（音邱）

涇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开頭山朱爲鎮戎軍古之安定朝那縣也开苦見切又音牽一名笄頭山一名都盧山一名崆峒山（笄音雞）

渭

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首陽唐省入渭源隸渭州朱隸熙州在州之東其水東過隴州汧源縣汧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過鳳翔府郿縣斜水從南來入焉（汧音牽斜音邪）又東過槐里縣南澇水入焉槐里今永興軍興平縣（澇音勞）又東北過咸陽縣灃水入焉又東北過高陵涇水入焉又東北過富平縣漆水入焉又東則同州之洛水入焉又東過臨潼縣灞水入焉又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船司空縣後省入華州之華陰

式微

黎

黎民故國或云黎山氏國子姓侯爵卽西伯所戡者與紂都接今潞城東十八里有故黎侯城有黎亭字亦作[illegible]

旄邱

與國

和好相與之國許氏說文曰與黨與也

黎在衞西

潞城卽上黨班氏志上黨壺關東北有黎亭隋九域志亭在黎山嶺上今濬州黎陽漢之黎縣有黎陽山皆在衞西

簡兮

伶官

黃帝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截筩吹律伶倫樂師世掌樂官故後世號樂官爲伶官晉景公見漢因鍾儀南冠而縶使脫之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與之琴操南音泠與伶同伶者弄也

輕世肆志

魯仲連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玩世不恭玩者戲也弄也東方朔依隱玩世柳下惠不恭

獻工之禮

儀禮燕禮樂賓升歌獻工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卒爵不拜主人受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辯音遍）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美人目君

文公楚辭注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離騷經恐美人之遲暮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厭一涉切又一琰切）班固漢書贊朔名過實者以其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容身避害）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滑音骨滑稽談笑諧謔也侏儒短人俳優雜戲

泉水

淇

干言

須

淇水一名鄭水鄭玄云卽降水出衞州共城縣北山或云出林慮東至湯陰又東至黎陽入河林慮卽漢河內隆慮縣改今隸相州共音恭慮音閭

干言厚齋紀聞曰隋書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李公緒紀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縣邢州堯山縣也邢州今順德

路

須漢地里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句（劬）國今東平之須城縣

祖道之祭

周禮大馭夏官屬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軷蒲末切音跋）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負倍二音）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後以車轢之而去喩無險難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聘禮曰及舍軷（舍音釋）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之祖祭左傳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重有事於其行也漢臨江王傳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世祭以爲行神祖祭因饗飲也荀或傳以爲共工氏子曰修好遠遊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轢音歷

彤管

靜女

毛傳云女史彤管之法鄭箋云筆赤管皆以后夫人言耳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

牧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爾雅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

新臺

籧篨

揚雄別國方言曰宋魏之間謂之笙或謂之籧曲自關而西謂之簟或謂之𥲤（之屬切音制）其粗者謂之籧篨𦤎竹席簟也國語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

二子乘舟

太史公

漢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皆爲漢太史官（尊談爲太史公）

弟壽爭死相讓

左桓十六年衛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急伋則）公使（去聲）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烏）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去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申生惡傷父志

左僖四年晉獻公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申生之母）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墳上）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辭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子新城樂音洛

鄘

鄘

楚邱城是也今衛之汲縣東北三十里有故鄘城新鄉鎮之西南或云楚邱城也有鄘水出宜蘇山

柏舟

共伯共姜

孔穎達詩正義曰共（音恭）伯衛僖侯世子名餘共諡伯字共姜共伯之妻婦人從夫諡姜姓

東萊呂氏讀詩記曰史記載釐（音僖）侯既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羨墓道也音延又延面切）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警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簒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長於武公安得謂之早死乎是共伯未嘗見弒武公未嘗簒弒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史遷之說非是

鬄髮夾囟（午達）

禮記內則子生三月之末擇日鬄髮爲鬌（徒果切音朶）男角女羈否

則男左女右鄭氏注髻所遺髮也（所存留不翦者）夾囟曰角兩髻也（囟一作顖音信又思忍切）午達曰羈三髻也縱橫曰旁午午達之午猶旁午之午謂一直也陳氏澔曰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者謂之角留頂者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羈

牆有茨

中冓

西漢書梁共王傳（蕃王名莊）谷永疏曰帝王不聽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爲去聲）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君子偕老

未亡人

左傳楚文王夫人聞令尹子元振萬於宮側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副

（副編次）

周禮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追都回切音堆編音扁又如字）副副之言覆（去聲）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步搖亦作步繇）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與髻同）矣服之以告桑也（告桑蠶事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亦作鬄並音弟）服之以見王　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鬄他髮與己髮相合爲紒是編次所以異也

笄

笄衡笄也鄭氏注曰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紞耽之上瑱顛之去）疏曰唯祭祀之副有衡笄編次則無衡笄　華谷嚴氏（粲）坦叔詩緝曰內則言女子之笄者簪也所以卷髮者也唯副之笄謂之衡笄毛傳以笄即衡笄一物也追師云追衡笄鄭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是鄭以衡與笄爲二物也其下文云唯祭服有衡釋衡爲一物又云笄卷髮者釋笄爲一物故鄭於此箋言笄而不言衡笄也疏混毛鄭爲一說又引追師注云唯祭服有衡笄彼文無笄字疏蓋誤也今從毛義（追音堆）

六珈

毛傳曰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鄭箋曰珈之爲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有所未聞孔疏曰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多少無文此副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

揥

揥所以摘髮以象骨爲之魏葛屨佩其象揥文言搔頭俗言篦兒摘字讀作剔他歷切

展衣

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褘音暉）揄狄（揄音遙狄與翟同翟雉也）闕狄（刻繒爲翟形而不畫）鞠衣（鞠同菊）展衣（展亦作襢並陟扇切）褖衣（褖音彖亦作禒）陸農師曰鄭氏解周官以爲王后六服翬狄玄（翬雉名音暉褘衣畫翬）揄狄青闕狄赤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若所謂翬狄玄揄狄青鞠衣黃其說是矣所謂闕狄赤展衣白褖衣黑非也按毛詩傳言展衣以丹縠爲之則展衣赤矣赤則宜布著盡有誠信之道焉故謂之展又或謂之襢禮記曰內則以襢衣亦通帛爲旜（與旃通用）旜絳帛也與此同義鞠衣黃展衣赤則褖衣白矣雜者曰褖衣吉服純白非婦人吉服所宜曰益不知褖衣之有纁袡也（雜者設爲問難也難去聲）袡時占切衣緣也（緣俞絹切）纁淺絳色三染謂之纁

桑中

沬衞邑

書酒誥注沬邦紂所都朝歌卽沬邑羅泌路史曰今滑之白馬縣有鄁水卽沬之邦紂所城也鄁與邶同一作衜殷武丁遷都于此

桑間濮上

禮記樂記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桑間在濮陽南東濮郡國志東郡濮陽故昆吾國桑中在其中史記樂書衞靈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夜聞鼓琴聲命師涓聽而寫之去之晉見晉平公置酒施惠之臺（卽虒祁之宮虒音斯）師涓奏新聲鼓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鶉之奔奔

經筵不講

紹興間王庭秀磨衲集中詆訾程子之學以荆舒章蔡爲賢王厚齋曰自荆舒之學行爲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湯晳秦晳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見矣

定之方中

樹八尺臬

樹立也臬法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去聲）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景居影切）鄭司農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

測景正方面

公劉既景迺岡卽司徒正日中景景者光也明也

景山名

殷武陟彼景山景爲山名商之所都

楚邱

孔氏詩正義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都界衞本河北至懿公爲狄所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羅氏路史曰郡國志成武有楚邱亭城冢記齊桓公築衞文公居僖二年所城今澶之衞南西北四里楚邱城也戎伐凡伯于楚邱執之以歸今楚邱卽戎州之邑漕在今之滑楚邱在今之澶不出衞之邦內非拱州之楚邱拱州楚邱乃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謂楚邱故城在宋州者然今楚邱縣有景山京山殆後人附會也

騋

周禮庾人六尺以上爲馬七尺以上爲騋八尺以上爲龍凡馬之用宗廟用龍田事用騋田事田獵之事也謂之龍者馬高八尺以上擬於龍

記

禮記曲禮數馬畜以言其富者不敢斥言也

春秋傳

魯僖公之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衞

蝃蝀

周禮十煇

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眡與視同祲音浸煇音運）一曰祲（陰陽氣相侵）二曰象（如赤烏）三曰鑴（許規切旁氣四面反嚮如煇狀）四曰監（雲氣監臨於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瞢（母亙切日月瞢瞢無光）七曰彌（白虹彌天）八曰敘（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之上）九曰隮（虹也虹音洪又音絳霓雌虹音鵝倪歷切）十曰想（雜氣有形可形想也）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必袂切）其事弊斷也

載馳

岸善崩

漢書溝洫志孝武時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漑重泉以東萬

餘頃故惡地穿渠自徵（音懲即澄城）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

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井渠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

龍骨渠

因魏莊子

左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孔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請和諸戎無終山戎國名子爵而名嘉父莊子晉大夫魏絳

見春秋傳

閔二年許穆夫人賦載馳

叔孫豹

襄十九年穆叔（即叔孫豹）見叔向（晉羊舌肸）賦載馳之四章文十三年鄭

子家賦載馳皆取控于大邦意

詩傳旁通卷二

詩傳旁通卷三

國風

衞

衞

衞者衞護曰晉曰衞以其在畿域之內而分晉邇衞左馮翊右扶風之義也（馮音憑）三國以淇爲分鄘云送我乎淇衞云送子涉淇邶云亦流于淇此以淇爲分界也衞本古觀國夏后啟之庶子太康之弟兄弟五人俱封于衞是爲五觀夏衰滅焉又有一衞國郡國志云東郡衞國公姚姓舜之後也有河牧城見於桑欽水經乃今之鎮州靈壽縣西北云觀去聲

淇奧

武公入相

嚴坦叔（粲）曰疏言淇奧之詩或幽或平未可知也歐陽補圖屬之平王今定爲幽王衞武享國五十有五前爲宣後爲平何以知淇奧之中爲幽也蓋淇奧美武公之入相其入者相幽也武公既入作賓之初筵入爲卿士之時幽王時也武公之相于幽至平而進爲公孔氏謂幽王之時武公已爲卿士是也

淇園之竹

史記河渠書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填）決河是時東郡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楗者樹之水中稍下竹及土木音其勉切

僩（下版切）

范處義詩補傳曰荀卿云陋者俄且僩釋之者引說文曰晉魏之閒謂猛謂僩所以僩爲威嚴之貌恂栗之恂音去聲戰懼意

見莊子

鑢刀庶切錯也錯者磨物之器也

鍚蕩之去聲

重較

孔穎達正義曰周禮輿人注云較（音角）兩輢（音倚）上出式者則較謂車之兩旁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范處義詩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五寸較既出于式上故謂之重較

張弛

禮記雜記記孔子之言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氏注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懿戒

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衞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于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韋昭注云懿詩篇名懿之曰抑即今大雅抑詩也

考槃

盆缶節歌

莊子妻死箕踞鼓盆惠子曰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趙王爲秦王鼓瑟秦王爲趙王擊缶（史記）李斯傳擊甕叩缻彈箏搏髀歌呼嗚嗚（史記）楊惲傳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漢書）缻甫有切與缶同秦人好擊缶以節歌爲樂其俗如此

碩人

邢

邢姬姓侯爵周公之後春秋閔以爲有姓無爵非也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後爲衞所滅邢治龍岡夷儀城內西南隅小城也秦爲信都王莽爲襄國隋爲邢州今爲順德路臣瓚曰夷儀城在襄國西百里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謂之邢邱

譚（郯）

譚之字亦作譚嬴姓子爵爲莊公十年齊桓公滅之今齊之歷城唐武德中爲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杜預云濟南之東平陵西南有古譚城字又作譚與郯異

郯子爵嬴姓秦爲郯郡漢東海郯縣唐入下邳沂沭（音述）二水
間周十餘里有郯子廟其地在齊莒之間宋淮陽軍治有古
郯城
玉藻
路寢公羊傳曰路寢者何正寢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
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小寢禮記玉藻注小寢燕寢也釋服服
玄端
河水北流入海
河海皆見周頌
坻
頓邱
爾雅釋邱一成爲頓邱謂一頓而成也成者重也頓邱以邱名
縣在朝歌紂都之東漢地理志頓邱縣在東郡羅長源路史曰
頓邱古觀國地夏同姓熙寧省入清豐縣

體
體兆卦之體金縢書云曰體王其罔害周禮占人凡卜君占體
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以此坻詩觀之固不拘其說
童容
童容婦人車飾孔穎達曰以帷幛車之兩旁如襃以爲容飾
巾車注謂之裳幃或曰幢容
思終思復
左襄二十五年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下孟切）思其終也思其
復也
竹竿
泉源
泉水即衛州共城之百泉淇水出相州林慮（閭）縣東流泉水自
西北來注之
粲然皆笑

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粲明也笑而露其齒白也選詩粲然啟
玉齒
芄蘭
韘
韘決拾之決也夏官繕人作抉決者包右拇指以鉤弦拾則韝
左臂以防捍弦以其遂弦故亦名遂
朱極三
儀禮大射儀曰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方皆以
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笥於陽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朱極
三鄭康成曰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孔穎達曰極猶放弦也
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挈音絜）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
指小指短不用凡皮生曰革熟曰韋此朱極三即俗謂之皮包
指（將子兗切中指也）
河廣

衛宋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
伯兮
女爲悅己容
史記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今知伯知我必爲
報讐而死則吾魂魄不愧矣
王
唐啖助春秋傳曰幽厲雖衰雅未有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及
化變風移陵遲久矣
胡文定公春秋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
孔子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幾及郊圻詩作後于衛
頃國地狹於千里故次之於衛也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頃音
傾）

宗周

鄭氏詩譜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今河南是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李氏迂仲曰成王營東都王城則遷九鼎成周則居頑民焉謹按宗周之地卽西都也自周平王東遷于洛之後豐鎬岐雍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皆爲秦人有而謂之秦矣

戲

戲地名亦水名在驪山之北今新豐有戲亭幽王死焉郡縣圖志昭應東北三十里有古戲亭武王克商命呂佗伐戲戲在紂都畿內章邯入關至戲亦此地戲音許宜切左傳襄公九年之戲乃鄭地

彼

黍離

毛傳彼彼宗廟宮室黍離離稷之苗箕子過故殷墟麥秀之歌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黍稷之詩意同漸音杉

君子陽陽

房敖

房毛傳國君有房中之樂鄭箋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朱子語錄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

敖舞位鄭箋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

揚之水

申

伯爵初爲侯平王母申姜國楚靈王遷之今信陽之方城內也方城山名漢平氏縣魏義陽郡劉宋立司州宋安郡梁曰北司州改郢州周爲申州隋爲義州唐爲申州宋曰義陽改信陽軍國朝爲信陽州淮水所出

甫卽呂也（呂）

孔穎達書正義記傳引呂刑多爲甫刑詩大雅崧高爲宣王時詩云生甫及申王風揚之水爲平王時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也宣王以後改呂爲甫而鄭語史伯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存乃幽王時言仍得稱呂者因申呂之文呂卽甫也

呂侯爵伯夷之封也舜紀云伯夷次禹能禮于神受封之呂杜預云在南陽宛縣西宛於後周併入南陽南陽本隸鄧而今之鄧乃隸南陽博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寰宇記齊之莒縣東百六十里漢曲海城太公出于東呂呂莒也霍邑亦曰呂唐武德中爲呂州十七年廢乃彘邑也晉獻公十九年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衞晉侯命瑕父呂甥邑于虢此河東之呂也圖經以新蔡爲古呂國後來之呂近于申在周亦曰甫字亦作郙

許

姜姓國大岳之胄也齊許申呂皆四岳之後春秋許男地卽今許州

萑澤之蒲

左宣十二年晉廚武子曰萑澤之蒲可勝旣乎廚武子晉大夫魏錡萑澤晉之澤名共地多蒲柳可爲箭蒲柳一名楊柳

不共戴天

曲禮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故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

中谷有蓷

益母草

蓷一名益母一名茺蔚爾雅萑蓷萑音追疏釋曰萑一名蓷郭璞注曰今茺蔚也茺音充蔚音尉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全似杜天麻而不生橫枝天麻則方莖紫華子黑色細長三稜

一名蔚臭劉歆云萑臭穢一名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悲也萑似紫蘇而高大音稚

脯脩

如脯之謂脩乾肉脯也

葛藟

不有寡君

有謂有心服事不有謂無心服事左傳昭公三年晉韓宣子（韓起）使叔向對宋子皮（罕虎）曰君若辱我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湑

夷上洒下曰湑孫炎云平上陗下也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湑洒取猥切音璀峻貌

采葛

蕭

爾雅釋草曰蕭荻李巡云荻一名蕭陸璣以爲荻蒿或以爲牛尾蒿陸農師曰蕭可以祭故其字從肅亦秋風之過肅意氣肅然故蕭亦名荻而其字從肅也蕭可以緯顏延年靖節徵士誄云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陸璣字元恪吳人陸佃字農師山陰人

鄭

鄭之名三桓公采地於咸林蓋未爲國其地在華陰鄭縣今鄭縣西北三里有古鄭城武公徙河南併虢鄶十邑居之故莊公云吾先君新邑於此是爲新鄭在今鄭州書舊傳云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漢中是爲南鄭今興元府路

緇衣

好賢如緇衣（孔叢子）

禮記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鄭氏注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曰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於既如）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孔叢子曰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至朱傳作賢）

叔于田

共叔段

左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卽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太叔出奔共（舉音供共音恭）

大叔于田

火焚而射

火火田也爾雅火田爲狩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周禮仲春蒐田用火弊火田者焚除萊草而田獵也弊者止也皆殺而火止故曰火弊

上駟

史記齊田忌與諸公子馳射不勝孫臏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忌一不勝而再勝乃得千金見齊世家

舍拔

拔矢末也所謂括也字亦作筈笴本受弦處也孔氏曰以鏃爲首故括爲末舍拔放箭也音跋彌與彌字同彌弓之梢末所謂弭也蓋弓弭頭也曲禮左手執簫疏者云弓頭梢剡差斜似箭故名曰簫又謂之弰（所交切）剡銳利也禮云圭剡上謂削之介上銳也

掤冰

左昭十三年魯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射音亦司鐸官之名冰與掤同箭筩也可以取水飲又昭二十七年晉范獻子曰豈其伐人而說（脫）甲執冰以游箭筩今謂之箶簏亦作䉚

清人

高克

左傳鄭人爲之賦清人清邑在滎陽中牟西

鄭棄其師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

羔裘

君用純物

君之衣用純色之物臣下之者下一等也如今之番披襖之類人君純用銀鼠人臣必雜以貂鼠不敢用一色也

遵大路

攬子袪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臣少曾遠游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倉庚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李善文選注曰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之以感動

女曰雞鳴

明星

爾雅釋星明星謂之啓明郭璞注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啓與夜同太白一名長庚餘見大東

弓繳加鳧鴈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之召而問之對曰小人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以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好音耗繳音灼頃音傾鶀音其小鴈也鸗音龍小鳥名直猶但也歸鴈謂北歸之鴈

鴈宜麥之屬

禮記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稌秔稻也稌音杜秔音庚黍秫粟也秫音述稷穄粟也穄音祭粱似粟而大五穀之長也苽茭苗米也苽音孤

珩璜琚瑀

毛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衡牙之類珩音衡璜音黃亦音横琚音居瑀音禹瑀石次玉製爲大珠

觿燧箴管

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鄭氏注曰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

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猶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箴管箴在管中也帨音稅礪音厲觿許規切燧音遂玦音決捍音汗遰音逝箴與針同纊音曠彄苦侯切彄沓也鞞音畢

褰裳

溱洧

溱水一名潧水一名澮水出滎陽澮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入於洧洧川出滎陽密縣西馬嶺山密今隸河南其水東南有溱水入焉又過新鄭有黄水入焉又東南至長平入潁水長平今爲陳州西華縣西漢地理志亦云洧川出潁州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今汴梁之洧川縣地近鄭州

丰

褧禪

記玉藻曰禪爲絅帛爲褶注曰絅有衣裳而無裏褶袷也有表

褎而無著褻與綢同襌音丹稠音牒袂音夾著音貯著音袍中
之絜所謂梟者
東門之墠
陂阪（除地町町　墠）
爾雅釋地陂者阪陂音坡與坡同郭景純曰坡陀不平
除地町町者町吐鼎切墠除也去草也封土爲壇除地爲墠
町町言有町畦
門之旁有栗毛傳行上栗也鄭箋行道也左傳趙武魏絳斬
行栗杜預云表道樹也
揚之水
迋與誑同
左定十年宋公子地出奔陳宋景公弗止公于辰爲之請勿聽
辰曰是我迋吾兄也按春秋迋字之義正與此揚之水詩人實
迋女（汝）之迋同迋音欺誑也音求況切又古況切

齊
齊地今之青州晏子曰爽鳩氏始居之季萴因之伯陵又因之
蒲姑氏又因之然後太公因之爽鳩在太昊時季萴夏季伯陵
蒲姑商之末
齊有二其一北齊逢伯陵之後伯陵先封逢後改封齊故稱逢
伯陵伯盎書曰炎帝生器器生伯陵周語曰周黿之分我之皇
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
陵之後爲商侯伯封于齊地是伯陵前封于齊而太公繼其後
也太公之齊侯爵居爽鳩氏之故墟太公都營邱今青州之臨
淄然營邱故城乃在濰州之昌樂故萊侯與太公爭營邱後胡
公徙蒲姑齊地記云邱高九丈下周三百步邱臨淄水故曰臨
淄
雞鳴
無庶

嚴坦叔曰無庶猶言庶無古人辭急倒用也坦叔曰齊亦二南
之變也
還
猺
地理志猺嶩嶁皆山名在齊地音乃高切
著
親迎（西階）
禮記哀公問冕而親迎（[illegible]去）不已重乎孔子愀（悄）然作色而對曰
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孔子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
謂已重乎昏義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醮冠昏祭
名酌酒而無酬酢曰醮
西階儀禮昏禮篇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
階

東方未明
瞿瞿
漢吳王濞傳曰西王瞿然駭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禮記檀弓
曾子聞之瞿然皆驚顧之貌
南山
雄狐
陸農師曰雄狐說者以爲牡狐非也宜讀如狐不二雄之雄雄
狐君象也狐一羣不二雄
盧令
于思
左宣二年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
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爲植者植謂將主也睅音還之上聲
敝笱
禚（[illegible]邛　防　鵲）

春秋莊公二年會禚音灼齊地祝邱魯地七年春會防魯地冬
會穀齊地

汶（齊）載驅（濟河）

汶水出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壽張縣入濟萊蕪今隸兗
州一云出奉符縣原山西北

濟 濟水從滎陽縣北東過敖山北東合滎瀆滎瀆今流已絕
東索水入之東過陽武縣北又東過封邱縣東過酸棗縣之
烏巢澤北又東過乘氏縣南分爲荷水東北過鉅野濮水入
之東北過壽張汶水從東北來入之北過須城漁山之東左
合馬頰水北過臨邑東北過盧城北東北濼水入之濼音洛
亦音鹿其水出齊州歷城縣西北入于濟謂之濼口又東北
過華不注山華水入之東北過蒲臺縣東過鄒平時水入之
時水一名耏一名如水一名澅水一名乾時又東北過樂安

故城南東北過利縣西利縣在濟城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河
分一枝入焉釋名云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濟水
多伏流地中南豐曾子固知濟南作二堂一曰歷山之堂一
曰濼源之堂以館使客曾公齊二堂記曰按圖泰山之北與
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
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
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
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
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
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
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
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過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
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
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
侯會於濼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
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趵北角切玉篇云
足擊聲

清河泗水舊云出汴縣故城東南桃虛西北卞縣今兗州泗
水縣是或云泗水出鄆州梁山泊許慎說文云泗水受濟水
桑欽水經云濟水至濟陰乘氏縣分爲二一水東北流爲北
濟一水南流爲南濟鄭夾漈曰今此水與濟已不通泗源出
泗水縣西南流有洙水入之洙水出魯城北下合泗水所謂
洙泗也西南至方與（音余）縣荷水入之其水出乘氏班固亦謂
之泗水方與今單州魚臺縣有鄆水至高平湖陸入泗水又
南至彭城名曰汴水有睢水入之睢水自浚儀縣東經陳留
梁譙沛彭城入泗浚儀故爲祥符縣西南至下邳有沂水入
之沂水舊云出蓋（音閤）縣艾山今其地在泗水奉符間南流又
南過臨沂至下邳入泗又南至楚州山陽縣入淮此水今人
謂之清河

猗嗟

大射 鵠 質射正（音征）

大射者將祭而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又
有燕射因燕賓客即與之射於寢此三射者射之禮也正鵠皆
鳥名齊魯之閒呼題肩鳥爲正小而捷黠射之難中故取名爲

金僕姑

左莊十一年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箭名
長萬宋大夫長上聲

趙子

唐趙匡字伯循天水人仕至殿中侍御史淮南節度判官明春
秋經學授關中啖助叔佐助授吳郡陸淳伯沖淳作春秋集傳
纂例行於世

詩傳旁通卷三

詩傳旁通卷四

國風

魏

魏

姬姓國郡國志陝州魏城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晉獻公滅之以賜畢萬或云魏在安邑與芮國相近芮城北五里魏城萬所封也

解

唐叔後今河中臨晉東南故解城在桑泉之南虞鄉東三十里後魏分為二南解虞鄉北解臨晉以蚩尤體解而名為解有解池今產鹽

葛屨

廟見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曰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沒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來婦者來為婦也廟見祭禰即是一事見音現禰乃禮切父廟也

汾沮洳

汾　晉水　澮水　絳水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汾陽今太原治陽曲也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入焉南與文水合西南過高梁遂西行過臨汾又西過絳縣西四十里虒祁宮北西過王澤有澮水從東來入焉西至汾陰縣北西入于河汾陰河中府滎河縣也

晉水出晉陽縣西縣甕山晉陽宋改平晉熙寧中省曰晉水過縣之南東入於汾

澮水出絳州翼城澮高山又西南過絳與絳水合又西過虒祁宮南西入於汾

絳水出絳縣西南入澮

公行公族

左宣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世也）卿之適（音的）子而為之田（田縣）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音杭）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公行即公路左氏趙盾以括為公族又云盾為軞車之族軞音毛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也杜預云公行之官也盾自以為庶子遜公族而為公行也公族掌公之宗族以適子為之

視見垣一方人

史記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勃海郡鄭人也長桑君以懷中藥與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胗脈為名耳今河間路莫州有扁鵲廟則徐廣謂勃海鄭人者非作鄭者是鄭音莫長桑君長上聲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者垣一方人垣牆也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也藏臟同癥音徵脈脉同

園有桃

徒歌曰謠

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孔穎達曰經傳諸言歌者皆謂以絃和之故行葦詩毛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也和比皆去聲

伐檀

猶為人猗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汝也）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於宜切歎辭也

徐稺之流

東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
儉義讓所居服其德

唐

唐（堯都）

唐國卽中山今定之新樂與唐縣俱是有堯山唐水望都故城
望都里東北有廣唐城東有堯故城張晏云堯爲唐侯國於此
地後都平陽安邑亦皆曰唐或曰唐本堯都
堯都有四一中山唐國一河東平陽一河東彘縣順帝改永
安一太原晉陽唐故墟晉水所出

晉（[illegible]）

唐本堯封在夏虛晉陽世本云叔虞居鄂鄂爲大夏卽夏虛也
後曰晉以水名今幷州之陽曲故平晉西南十六里有叔虞祠
墓嚴坦叔曰成王封叔虞於堯都晉陽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
以晉水所出改爲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唐以堯得名晉以水

得名其地一也
陶高辛封之今廣濟軍治古定陶城有陶邱鄆州平陰有陶
山

蟋蟀

役車

周禮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此車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
亦用此車

山有樞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禮記曲禮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揚之水

晉昭侯封叔成師於曲沃（千畝）
左桓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
桓叔於曲沃
千畝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界休今作介休

曲沃

叔虞三世孫成侯居之以封桓叔故其地有先君之廟獻公城
之以居申生曰新城漢曰曲沃今隸絳州嚴坦叔曰卽河東聞
喜縣

絳

叔虞八世孫穆侯僖侯之孫也自曲沃徙絳而居之魯莊二十
六年士蔿城絳二漢爲縣今隸絳州有絳山絳水有故絳城在
翼城東南曲沃南相近景公遷新田又曰絳乃以翼爲故絳

翼

叔虞十世孫昭侯自絳徙翼昭侯子孝侯居之因曰翼侯孝侯
名平今翼城東十五里有翼故城蓋其地去絳爲近

田氏於齊（曲沃武公）

春秋哀公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閏月葬齊景公六
年秋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鬻姒生荼）左傳齊燕姬生
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景公卒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遂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冬十月立之陳僖子田乞也陳公子完奔齊故齊有陳氏後又
改陳爲田氏陽生以五年冬十月奔魯故僖子召之國人知之
而不言者見陳氏得衆心也

曲沃武公魯惠公二十四年晉文侯之三十五年也其年文
侯卒子昭侯立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
桓[illegible]邑曲沃晉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爲孝侯孝侯八年曲
沃[illegible]鱓代立是爲曲沃莊伯魯惠公四十五年晉孝
侯之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孝侯之弟郄爲
鄂侯鄂侯二年曲沃莊伯之十一年魯隱公之元年也隱公
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周天子桓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

光于翼是爲哀侯隱公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魯桓公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公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公八年曲沃滅翼周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魯莊公十六年晉侯緡之二十七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始更號曰晉武公

綢繆

女三爲粲

劉向列女傳衛康公之母姓魏氏周恭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正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密蓋畿內諸侯也

無衣

七命六命

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爲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蓋視子男也

秦

雍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詩傳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爲雍王所都之廢邱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漢京兆扶風馮栩爲三輔京兆長安永興安西國朝改奉元漢扶風鳳爲始平今仍鳳翔

駟驖

辰牡

天官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注

曰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獸物者凡獸皆可獻也麕豕及狐貍之類百獸之物

逐禽左

地官保氏注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逐禽左者命御者左其車以射獸之左蓋自左膘（[illegible]）而射之達于右腢（[illegible]）爲上殺以爲乾豆（乾居寒切）奉宗廟膘者脇後髀（俾陛二音）前肉腢者肩前也上殺者中其心則死疾肉鮮潔也（中音衆）

驅逆之車（[illegible]）

夏官司馬中冬教大閱（中音仲）遂以狩田既陳（陣）乃設驅（平去二音）逆之車有司表貉（陌）于陳前注曰驅者驅出禽獸使趨田也逆者逆要（[illegible]）令不得走也禮記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也

綏音蕤如隹切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凡旌旗之上皆注旄羽於竿首橦音幢幰柱也

乘車鸞在衡

商頌烈祖八鸞鶬鶬鄭氏箋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鑣悲嬌切馬銜也孔氏疏云鄭於秦風駟鐵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於禮記經解注云鸞在衡車軛曰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詩烈祖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爲在鑣示不敢質也

小戎

驂之有靳

左定九年齊人王猛謂東郭書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言己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

兩靷將絕

左哀二年晉趙簡子與鄭人戰訖論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郵良即王良）乘載也材橫

木也以喻細小乃駕馬而載細小之横木使簡子覩之兩靷皆絕以明己能止使不絕之功

鏤膺

范處義詩補傳曰鞎以虎皮爲之而以金鏤飾其膺膺胸也謂弓室之胸也爾雅金謂之鏤此章不言馬皆言弓嚴坦叔曰補傳之義爲長

終南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記玉藻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裼音錫袒音但褻音薛

黃鳥

事見春秋傳

左文六年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秦穆公墓曰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恥堂高斯得詩傳膚說中取此詩

始皇之葬

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稽音計）並（蒲浪切）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於沙丘九月葬驪山令匠作機弩矢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從去聲）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事畢於是盡閉工匠無復出者

晨風

扊扅歌

百里奚妻琴歌三篇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黃藜搤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爲百里奚虞人爲秦大夫其妻寄之如此扊之染切扅音移門關也

酢

酢醋同召南摽有梅言梅實似杏而酢此言檖實酢可食凡言醋者猶言酸也

無衣

襺

澤　袍

襺古顯切禮記玉藻云纊爲襺縕爲袍孔穎達曰純著新緜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著音貯

澤如字鄭箋澤褻衣也澤音除革切說文袴也今鄭箋止云澤褻衣二章之澤

招賈誼過秦論招八州朝同列招音翹舉也以雍之一州舉八州也朝音潮朝同列與孟子朝秦楚語意同言致同列之來朝也

渭陽

令狐之役

左文六年八月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宣子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衞故有呂郤（呂甥郤芮）之難乃多與之徒衞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令音鈴）至于刳首十二年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侵晉取羈馬十二月秦軍掩晉上軍宣子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交綏者兩軍皆退也退軍爲之綏　令狐晉魏顆之食邑今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故城

始也

權輿

爾雅訓曰權輿始也羅長源曰帝顓頊高陽氏穪名岡俾大澤制十等之帶以通有無曰權衡陳少南曰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生造車自輿始以葢軫由此而起故曰權輿

楚元王（吳　胥靡　杵臼雅舂）

漢書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孫卿門人浮邱伯漢六年立交爲楚王元王旣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曰元王詩立二十三年薨子郢客嗣四年薨子戊嗣穆生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坐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吳吳王濞（譬）景帝時七國反者

胥靡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也

杵臼雅舂杵臼爲木杵而手舂卽今步臼曰雅舂雅者正也正面相對而手舂也

陳

陳胡公

虞舜三妃娥皇女英癸比娥皇一作娥肓女英一作女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均及季釐二子季釐封於緡義均封於商是爲商均今商於山有女英墓葢從其子來商也禹封其子于虞曰虞思次妃癸比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於大澤或以爲湘之神庶子七人皆釐降于齊民胡公世不淫至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妃（配）其子滿以大姬錫之嬀姓與肅愼氏之寶復封之於陳以備三恪齊民齊等之民猶言平民也

三恪（嬀）

左襄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莆田夾漈鄭氏漁仲曰周武王克商而封夏之後於杞商之後於宋皆公爵封舜之後子陳侯爵以備三恪恪者恭也義取王之所恭禮也三山梅溪林氏唐翁曰其禮轉隆示敬而已故謂之恪

嬀本作溈因水得名炎帝柱所都之蒲阪今之河東有溈水遷首山下復有一水曰汭溈南汭北注于河有舜帝廟潘城饒汭皆有嬀名泗水有嬀亭長沙有嬀水皆有舜祠柱炎帝

名

衡門

阿塾堂宇

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韓詩曰屋霤爲宇陸元朗曰屋四垂爲宇阿隈也曲也夾門堂爲塾故云阿塾宇簷下也

株林

夏徵舒

春秋宣公十年夏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平國陳靈公名楚子楚莊王少西夏氏祖轘胡慣切音患車裂之而死

曰轘

檜

檜亦作鄶國在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四曰檜人檜又與會同宋衷世本作會人卽檜之祖釋文曰王子雍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爲鄭武公所滅

素冠

縞冠素紕

記玉藻曰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注曰紕緣也音脾讀如埤益

之坤緣去聲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也祥祭大祥喪畢之祭

喪事縱縱

記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注云縱音摠趨事貌

子騫子夏

毛傳之言與禮記異同

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見孔子也音現）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生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生制禮不敢不至焉（予與音同義不同和字平去二音）

曹

曹叔振鐸所封之國地夾魯衛之間濟陰定陶皆其地昔堯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雷澤民俗始化遺風重厚多君子

蜉蝣

掘閱

慈溪黃氏日鈔曰說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雪山王氏（質）在晦菴前去小序以說詩其書名曰毛詩揔聞夾漈鄭氏亦去序言詩

候人

緼芾赤芾（芾）

記玉藻曰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緼音溫幽音酉注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爲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韎也韎音昧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芾韠也與韍同其色赤先儒云祭服謂之韠冕服謂之芾天子山龍以下有等鄭康成曰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晉文入曹

左僖二十八年二月晉侯圍曹三月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數上聲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薄音箔近也

鳲鳩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樂記和順英華

書云四人騏弁

顧命四人騏弁騏青驪色

下泉

京師

公羊傳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大雅公劉京師之野

詩傳旁通卷四

詩傳旁通卷五

國風

豳

豳國名

豳邠同本山谷之名因以爲國號鄭康成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栒音荀栒邑有豳鄉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之陽徐廣史記注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欒史寰宇記曰邠之三水東北二十五里栒原上有古栒城周鼎銘曰王命尸官此栒邑郡縣志云安定縣界有三水故城文王之後有郇國與栒異

邰

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張守節正義曰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邰城是也說文曰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棄之外家毛萇曰邰姜嫄國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之於邰也　邰后稷所封一作𥝢一作𪊍一作釐一作臺一作厤一作台一作駘八字同一音來與郡武功縣西南有故斄城有后稷姜嫄祠隋爲稷州駘有二帝嚳娶於有駘氏曰姜嫄生后稷而后稷亦封於邰稷之十三世孫古公亶父亦娶於邰氏是曰太姜稷封之駘在於武功姜姓之邰在於琅邪琅邪之駘古公所娶也

棄稷不務

國語周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竹律切）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韋昭注曰棄廢也謂夏太康廢稷官不務農

不窋（不窋公劉）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帝王世紀后稷納姞氏生不窋而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以不窋爲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唯十四代實不合事情孔穎達詩正義曰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夏之衰也自太康始故繫太康言之

不窋公劉羅氏路史曰嘗竊考之信書不窋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蘇去）不窋西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窋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每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耶匈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顏師古以爲稷之曾孫而鄭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妄矣傳曰太王亶父去公劉三百餘歲則其去文王纔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爰

復詳之夏氏之替記帝王之世云帝俈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夫帝俈者帝嚳之名而台卽邰也后稷封邰故其後有台璽有叔均既有台璽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明矣

涖阼

史記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注曰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以治天下也

周公詩爲豳風

鄭康成詩箋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己志故別其詩爲豳國變風焉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故是未居東時也范處義詩補傳曰公劉入於雅七月不入雅何也雅所言王者之事也七月之詩以周公之

故屈居於風也

爲周公而作者附

劉氏曰豳實周公詩爾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知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爲周公而作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

七月

夏正之歳（夏正　商正　周正）

南軒張氏敬夫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

夏正之歳斗柄指寅之月爲歳首也夏正建寅謂之人統人生於寅

黄實夫曰或謂周公周臣言夏正不順余謂后稷居邰至公劉居豳正夏之時也當夏時而言夏正其說明矣

商正建丑斗柄指丑之月爲歳首謂之地統地闢於丑此詩所謂二之日而傳謂二陽之月也

周正建子斗柄指子之月爲歳首謂之天統天開於子此詩所謂一之日而傳謂一陽之月也子丑寅之異建雖有夏商周之分然以尚書三正之說觀之古蓋已有之矣說見下文

瞽矇（眹　世奠繫）

周禮春官瞽（古）矇（蒙）掌播鼗（桃）柷（人充）敔（語）塤（暄）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定）繫（戶計切）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鄭康成注曰諷誦詩謂闇（暗）讀之不依詠也鄭司農云無目眹（直忍切）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叟）

眹目童子也童瞳通

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也瞽矇諷世系勸戒人君焉

隋銎

隋音妥圜而長也字亦作橢爾雅注橢狹長也銎邱容切音芎斧穿也謂斧空受柄之處

曲薄

月令季春具曲植籧筐植音値鄭康成曰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以爲蠶用萑音完韋昭曰北方謂薄爲曲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曲薄爲生司馬貞云以織蠶薄爲生業許慎注淮南子云曲葦薄也郭璞注方言云植懸曲杜也

葽

毛氏傳曰葽草也鄭氏箋曰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孔氏疏曰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葽之爲草書傳無文言葽其是乎爲疑之辭也曹氏曰葽遠志也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葽本草遠志一名棘菀一名澆葽澆葽一作葽繞一名細草一名小草七月采根陰乾嚴坦叔曰葽毛傳不指爲何草鄭箋疑爲王萯陸璣亦無明說惟曹氏以爲遠志證據甚明

同

二之日其同鄭康成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所謂

竭作以狩也

三正

夏書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仲默曰三正子丑寅之正也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朱子答潘時舉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月者故三正皆兼用之

用民歳三日

周禮地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歳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禮記王制用民之力歳不過三日鄭氏注云治宮室城郭道途

重穋

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孔氏詩正義曰後熟者先種之

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相傳爲然無正文也閟宮稙穉傳云先種曰稙後種曰穉是重穋稙穉四者皆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也

正歲

天官注曰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故也

斬冰

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凌去聲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所謂火星中而寒暑退也凌冰室也三其凌者三之以爲消釋之度也

獻羔

祭司寒也祭寒而開冰鄭氏禮注

藏冰發冰

左氏昭公四年春正月大雨雹（雨于付切）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十二月）而

藏冰西陸（三月）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互）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三月四月）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無夭札（大疫曰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菑災同）

尊兩壺房戶間

儀禮鄉飲酒篇曰乃席賓（句）主人介（句）衆賓之席（句）皆不屬焉（句）尊兩壺于房戶間（句）斯禁（句）有玄酒在西（句）設篚于禁南（句）東肆（句）加二勺于兩壺（句）設西蘚于阼階東南（句）南北以堂深（句[illegible]大射）東西當東榮（句）水在洗東（句）篚在洗西（句）南肆

逆射迎寒（王氏）

周禮籥章注吹籥章以爲詩籥春官宗伯之屬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面而可以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言以豳地之竹爲籥也鄭玄云豳籥豳人吹籥之聲豳詩豳風七月也逆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鄭康成吹籥謂豳人之聲與司農異鄭司農鄭衆也鄭玄字康成

王氏集傳所引王氏曰荆公王介甫及子雱元澤父子之說也

鴟鴞

管蔡武庚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太公召公）曰我之弗辟（音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史記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左傳云蔡蔡叔上蔡字音撒蔡者放也

東山

行陳

郭忠恕佩觿集曰軍陳爲陣始於王羲之羅泌路史陳國名記曰古字只作陣隸繆爲陳車列皁傍所以爲陣轉爲平聲古無從東之陳後世傳家繆車爲東世不之知反以陳爲正陣爲俗今難頓革郭羅二說不同郭說近是

枚

如箸

秋官銜枚氏軍旅田役令銜枚注曰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中箸直慮切繣音畫戶卦切又胡麥切繩也

穴處先知　五際　詩緯　七緯

漢翼奉奏元帝封事曰臣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

五際鄭康成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此見漢書翼奉傳孟康曰詩內傳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五際所以推得失考天心言王道之安危

詩緯凡書有經有緯詩之緯書有三曰汎歷樞曰推度災曰含神霧詩緯之外并緝他說

鄭康成注三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者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篇　易緯　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　書緯　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　詩緯　推度災汎歷樞含神霧　禮緯　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　樂緯　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　孝經緯　援神契鉤命決　春秋緯　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譚巴語題辭　論語緯　摘輔象　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王伯厚曰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附其書今惟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之文義純一而其言不果行按緯書如漢夏賀良所作者多隋雖焚其書然後世亦有存者

敦

有敦瓜苦之敦集傳與敦彼獨宿同音都迴切古注有敦音徒丹切毛傳敦猶專專也專音徒端切今朱子不解有敦之義想以爲與敦彼獨宿之敦同其音義云

施衿結帨

儀禮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施衿結帨曰勉之勉之夙夜毋違宮事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陸德明曰衿佩帶也衿其鴆切帨音稅褘許韋切緌音蕤

破斧

象

象舜之異母弟也封之之事見孟子

九罭

九囊之網

爾雅釋器曰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郭景純曰今之百囊

罟是亦謂之罶今江東呼爲緵孫炎曰魚之所入有九囊也或曰緵罟小魚網也緵子弄切又子公切罶落槌切

袞衣裳九章

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畫於衣以象陽藻粉米黼黻四章繡於裳以象陰尚書益稷篇注曰舜十二章周九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故衣裳九章登龍於山登火于宗彝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蜼音壘又音位）龍取其變山取其鎮雉取其文火取其明虎蜼取其孝藻取其潔粉米白米取其養黼取其斷（[illegible]）黻取其辨　虎蜼蜼虎蜼狖也似獮猴而小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則自挂於木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郭景純江賦云迅蜼臨虛以騁巧是也周禮注蜼禺屬卬鼻而長尾禺音牛具切卬音昂　羅端良曰古者有蜼彝畫蜼於彝謂之宗彝又施之象服夫服器必取象於此等者非特以其智而已蓋皆有所表焉夫八卦六子之中日月星辰

所以象指者也雲雷風雨難以象指者也故畫龍以表雲靁雉以表雷畫虎以表風畫蜼以表雨凡此皆形著於此而義表於彼非爲是物也端貝名願號存齊歙人著爾雅翼三十二卷

龍首卷然

三公一命卷王制文也天子卷冕卷古本切卷衮同音鄭氏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

狼跋

安土樂天

記哀公問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神龍醢而食之

左昭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魏舒）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而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龍見之見音現豢音患養也飂音溜好者飲食並去聲鬷音宗更音庚代也醢音海

豳國七篇

文中子

王通字仲淹隋人講道河汾門人謚爲文中子

田祖田畯

周禮籥章注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言其男女之正也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云畯田夫也　宋衷注世本云胲作服牛徐堅初學記云胲能駕牛胲音古才切黃帝之臣也山海經云稷後曰叔均始作牛耕羅長源曰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帝俊卽帝嚳也

祭蜡息老物（先嗇司嗇）

籥章注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故書者杜子春云周禮所引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鄭康成曰亥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建亥拳周正）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平）乃祀而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去）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也　八蜡　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貓虎也坊也水庸也昆蟲也（[illegible]說二切去音蠟入音轢）神農紀每歲陽月盍百種率萬民蜡戲于國中以報其歲之成

先嗇司嗇神農祭司嗇山林川澤神祇在位而主先嗇路史曰先嗇司嗇所謂田畝神苗稼神者說者以神農爲先嗇后稷爲司嗇蓋後世說也豈有神農始蜡而自祭其身哉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有天下者始爲蜡祭其先祖造田者故籥章注以神農爲田祖造田者謂之田祖先爲嗇事謂之先嗇其農業謂之神農禮書以先農爲卽先嗇陸佃以先嗇爲田祖司嗇爲田畯據樂章樂田祖樂田畯也

鄭氏三分七月詩

慈溪黃氏日鈔曰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以介

眉壽以上爲豳雅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周禮籥章逆暑迎寒歆豳詩祈年于田祖歆豳雅祭蜡則歆豳頌故鄭氏之分如此歆與吹同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爲三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歆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磬之聲合籥也頌與容同古容字作頌字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劑）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氣和聲有不同耳至晦菴則有三說一說豳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王介甫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矣震按楚茨諸詩序以爲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序以爲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爲豳若如介甫謂豳詩別自有雅頌則豳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謂吹豳詩之聲可雅可頌者爲得

之而其詳則雪山之考詳矣

慈溪黃震東發晦菴門人之門人有讀書日鈔東發云世有詩傳折衷一書後取小序爲說乃後人僞作晦菴名非眞晦菴書也幷識于此

國風補

周南卷耳爾雅注引此作盱爾雅釋詁篇恙寫悝盱繇慘恤罹憂也郭璞注云詩曰悠悠我悝云何盱矣繇役亦爲憂愁也

衛淇奧首章爾雅釋訓篇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郭璞注恂慄恆戰悚

芄蘭朱極三士喪禮曰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者用纊爲之而二明不用也大射禮曰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爲之彄沓食將無名三指也

詩傳旁通卷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受釐

釐與禧同福也漢文帝受釐宣室殿漢儀注曰祭天地二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受釐者受所祭之福也

鹿鳴

於旅也語

禮記鄉射義古者於旅也語鄭氏注曰禮成樂備乃可言語

私惠不歸德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鄭氏注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去）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音薛）瀆邪僻之物是謂不歸於德

燕禮鄉飲酒禮

儀禮燕禮篇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句）卒歌（句）主人洗升獻工（句）工不興（句）左瑟一人拜受爵（句）主人西階上拜送爵

鄉飲酒禮篇曰樂正先洗（句）立于西階東（句）工入（句）升自西階（句）北面坐（句）相者東面坐（句）遂授瑟（句）乃降（句）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句）遂卒歌（句）主人獻工（句）工左瑟一人不拜（句）不興爵（句）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宵雅肄三

宵小也禮記樂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注曰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喻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靡盬

四牡

盬亦鹽也出於池者爲盬凡鹽之出於海與井者皆須煎煮而成亦經久難壞出於河東之解池者不須煎水注盬池自結成盬不經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者爲盬也古者蚩尤之封域有盬池之利今河東路解州之池是也池方百二十里鹵色正赤俗呼解池爲蚩尤血池中有一甘泉得之則鹵乃成泉北一水曰巫咸河其水入池則鹵不復結

傳曰

凡詩之傳注毛氏謂之傳鄭氏則謂之箋此云傳曰者雜引康成之箋而總謂之傳耳不以家事辭王事見公羊哀公三年傳

夫不

夫不亦作鳺鴀上方扶切下方浮切音並同

杞枸檵（檕）

杞有杞柳之杞有枸檵之杞枸音苟檵音計鄭風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朱傳曰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

小雅四牡此篇集于苞杞朱傳曰杞枸檵爾雅釋木之文也邢昺爾雅疏曰杞一名枸檵郭璞云今枸杞也陸璣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本草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根爲地骨莖幹三五尺作叢按朱子集傳將仲子樹杞湛露杞棘皆杞柳也此篇苞杞杕杜采杞四月杞桋南山有臺之有杞皆枸檵也南山傳云杞樹如樗

樗樗散不材之木惟供爲薪爾雅於栲曰山樗郭璞注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山樗亦類漆樹故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陸璣草木疏曰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樗亦作櫟之類而柞棫栩櫟四者皆橡櫟之通名惟樗惡木也山與下田未知何別秦風終南有條有梅條山楸也陸璣亦云今山楸亦如下田楸耳

序言勞使臣春秋傳亦云

左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與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與國語相表裏穆叔魯叔孫豹武子晉知罃獻子晉韓厥

外傳章使臣

國語謂之春秋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和（韋昭曰當作私）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皇皇者華

調忍（陰　儀禮）

調忍之忍去聲音認

陰爾雅釋畜陰白雜毛曰駰郭注陰淺黑色今之泥驄

儀禮亦見鹿鳴言燕禮鄉飲酒禮皆見鹿鳴篇

常棣

常棣（唐棣）

常棣棣也唐棣移也郭璞爾雅注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陸璣曰許愼云白棣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陸農師曰常棣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釆薇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朱子曰爾華盛貌可以見常棣之華盛

移音移爾雅注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璣草木疏曰奧李也奧音郁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可食崔豹古今注曰一名移梅又曰移柳又曰蒲移羅端良爾雅翼曰移皮黃爲灰置酒中令味正經時不敗而枳椇木爲屋柱則屋中酒味皆薄物之相反有如此者常棣唐棣二木不同無可疑者而或有誤音常爲棠音者故幷纂之

富辰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如是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富辰周大夫富畿內邑名辰之采邑召穆公名虎周厲王時卿士三山梅溪林氏居翁曰常棣詩乃周公閔管蔡失道而作今富辰以爲召穆公所作者蓋樂章久廢召穆公始作周公樂歌也

伐木

邪許

淮南子道應訓曰惠子爲魏惠王爲（如字）國法翟翦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治國有禮不在文辯　與謣邪謣附見謣羽俱切　呂氏春秋審應覽曰惠子爲魏惠王爲法爲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高誘注曰輿謣或作邪謣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

縮酌用茅

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氏注曰謂泲醴齊以明酌也

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以縮茅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醴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酒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泲音子禮切齊音劑滓壯士切共音恭

諸父諸舅（乾餱）

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及其宗族之仁者

乾餱餱食也食之乾者

天保

爾指君（除）

歐陽文忠公詩本義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耳

除吳伯豐問何福不除朱子曰如除戎器之除易萃卦大象君子以除戎器程子傳除謂簡治也朱子本義除者修而聚之新安胡廷芳曰按此條雖不同集傳而義爲勝

昭受上帝

書益稷文蔡氏傳曰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宗廟之祭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公羊春秋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禮記王制篇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氏注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祭宗廟之名也礿與禴同並音藥薄也說者曰夏物未成其祭尚薄也尚薄者以薄爲尚也或曰新菜可汋也嘗謂嘗新穀烝謂進品物烝之爲言進也說祠者曰物品少而文詞多之謂祠

公叔祖類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羅氏路史曰祖類卽公叔組紺世表云叔類而古今人表曰公祖是爲祖戾亦曰公叔祖類祖紺也鄭玄云先公祖紺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圉侯亞圉侯又以公叔祖類諸盩爲三人繆矣

后稷至公叔祖類

金氏通鑑前編曰按世本自不窋鞠公劉至季歷已十七世史記拘於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爲不窋曾孫爲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劉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爲字而組紺又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辨路史已明辨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而始京師之名亦始此國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王爾然又安知非祖功宗德之云周世世修德者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文王乎　羅氏路史發揮曰禹爲夏契之後爲商而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下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

次僅是然其叙棄后稷十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疏脫甚矣夫繇堯舜至周文王子一百有餘載而其世止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考之信書不窋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窋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窋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每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耶匈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顏師古以爲稷之曾孫而鄭康成謂與太康並世妄矣傳云太王亶父去公劉三百餘歲則其去文王纔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云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卽邰也后稷封邰故其後有台璽有叔均旣有台璽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則世本史記所爲信者夫亦知夫所謂與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爲公劉也耶卽稽世本不啻而下至於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世而遽得而盡之哉甚矣系牒之難理也雖長源周世系攷之說如此今分紀於周南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及豳之不啻及此合而觀之可也

尸傳神意

儀禮少牢饋食禮之篇祝酌授尸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所謂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辭也嘏福也主人主祭之人也古者祭祀必有尸尸主也筮擇一人使坐以象神謂之尸若始死之奠及祭殤擇奠則無尸

文王時未曰先王

禮記大傳所謂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太王初曰古公王季初曰公季文王亦止曰西伯耳

黔首

史記秦皇帝更名民曰黔首黔黑也謂其黑頭無知也禮記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按古無黔首之稱而云爲黔首則此漢儒竄入之說無疑非禮記舊文黔音鉗其廉切

采薇

敵愾（防秋　腓）

愾口漑切音慨怒也卽甯武子所謂敵王所愾者

防秋秋高馬肥軍卒戍邊謂之防秋

腓咸六二咸其腓程子曰腓足肚行則先動

魚

魚獸名陸璣疏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外之潮自然相感也

日（人栗切）

豈不日戒古注本日作曰音越言也又人栗切

出車

郊牧

國外百里爲郊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郊在牧內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　邑國都也

旟旐

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白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遂）析羽爲旌

注旄

注旄於旗干之首謂注旄牛之尾於旗干之首也夾漈鄭氏漁仲曰爾雅犣牛郭璞云卽旄牛髀膝及尾皆有長毛此牛角向前毛白如雪其長毛今人用爲拂子出荆夔間犣音獵

朱雀玄武（怳）

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注者曰以此四獸爲軍陣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

怳詡往切怳惚慨怳之怳與況字不同

喪禮泣涕（臨事　懷襄）

老子偃武篇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孫子九地篇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魏武帝曹操注孫子曰皆持必死之計也諸謂專諸劌謂曹劌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黃勉齋謂行陣八字法

洪水懷山襄陵襄謂駕出其上

杕杜

匪載　騶君子

匪載匪來之載訓裝音宜作在昨代切

繇合言方繇繇者卦兆之占辭音宙

明君子小人不同日見禮記玉藻篇

南陔

笙詩

公是劉原父（敞）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本無也夾漈鄭漁仲（樵）曰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夾漈又曰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辭所以六詩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漢儒不知謂爲六亡詩非也

南陔爲笙詩白華爲次什之首朱子次序並依儀禮見燕禮鄉飲酒禮篇

白華之什

華黍

魯鼓薛鼓

禮記投壺篇末有魯鼓薛鼓方圓之節嚴陵方性夫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是以記者兩存之

魚麗

樂畢皆閒

禮記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東匯澤陳澔曰閒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閒音澗古莧切

南有嘉魚

丙穴

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李善文選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陸農師埤雅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穴口向丙故曰丙也舊言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魚尾皆象丙豈特嘉魚而已鱒音慈損切今人謂之赤眼鱒石湖范至能桂海虞衡志曰嘉魚狀如小鰣魚多脂味極腴美出梧州火山春末尤多彼人爲鮓以餉遠蜀道丙穴出嘉魚火山之名疑與同意一說丙穴出達州明通縣井峽中穴凡十產嘉魚春社前魚出秋社歸穴達州卽通川也集傳云鯉質鱒鯽肌埤雅云鯉質鱒鱗陸似近是赤眼鱒者鱒似鯉而鱗細眼赤云

篧槮

篧字亦作籗食角切音浞槮汕槮也鄭康成曰槮今之撩罟也

槮音嘲撩音聊又音料

南山有臺

臺

臺一名夫須夫音扶陸璣云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禹治水稱畚築賦蓑襚程土石夏時已有之春秋外傳齊語曰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注襏襫蓑薜音百

萊（稚）

北山有萊傳草也孔穎達以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如十月之交田卒汙萊周禮萊五十畝皆非草名然詩人對南山有臺言之臺爲夫須草萊亦當是草名故劉芳義疏云萊藜也陸璣疏萊草名其葉可食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山海經泰山有草名曰藜可以爲菹藜之莖葉皆似王芻　王芻爾雅釋草菉王芻郭氏云菉蓐也今呼鴟腳莎王芻卽終朝采綠之綠古人用以染黃本草謂之藎草俗中呼淡竹葉者是也

杻檍

檍檍材可爲弓弩幹於力切音憶

晉詛公子

晉獻公卒國亂左傳宣公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秦鍼懼選

左傳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春秋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晉封鍼於裴中曰裴君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音鉗數上聲

鞗革

毛傳曰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孔疏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氏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

和鸞

在軾曰和軾車中面前橫木可憑者在鑣曰鸞鑣馬勒傍鐵馬口兩傍者也周禮注曰和鸞皆以金爲鈴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之鸞者象鸞鳥之

音鑾鑾然

湛露

設燭（宗室路寢）

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執大燭於門外

宗室路寢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何休注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也寢者居也

朝正

左氏文公四年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玈音盧亦作盧黑也

過三爵（德將）

記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句）受一爵而色酒如也（句）二爵而言言斯（句）禮已三爵而油油（句）以退（句）酒如肅敬也言言和也油油說敬也　左傳宣公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晉侯嗾公其右車右也

德將書酒誥文王誥教小子德將無醉

不繼以淫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詩傳旁通卷六

詩傳旁通卷七

小雅

彤弓之什

彤弓

大飲賓曰饗

晉郤至謂楚子反曰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閒平聲謂諸侯當王事閒缺之時也饗禮有四諸侯來朝則饗之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則饗之及饗宿衞耆老孤子也饗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立而不坐依尊卑以爲之獻數畢而止孔穎達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

爲己私分

莊子天地篇不徇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里一府死生同狀

兵賜弄臣

漢哀帝賜侍中董賢武庫禁兵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今便辟弄臣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毋音巫姓也便音駢辟音僻

賜鐵券

楚漢春秋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自漢以下功臣賜鐵券至唐而跋扈之臣賜鐵券以堅其心唐以鐵券賜河中節度使李懷光懷光怒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亦賜鐵券耶是使懷光反也已而果叛

屯膏（解體）

易屯九五屯其膏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程子傳曰膏澤不下及是其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解體成公八年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解體謂有離叛心

印刓不予

史記韓信曰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酈生曰項王非項氏莫得用事爲（去）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刓音五官切謂刓斷無復廉鍔也

彤弓玈弓（賜弓矢）

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盧玈通黑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敵王所愾見文公四年孔穎達曰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舉重可包輕故直言彤弓

賜弓矢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

九伐之法

周禮夏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馮音憑眚所景）[illegible]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壇音讀）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行下孟切）注曰眚瘦也謂四面削其地也伐有鍾鼓曰伐壇謂置之空墠之地別立其次賢者削謂削其地侵謂師加其境而已正謂執而正其罪殘謂殺之也杜謂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滅誅滅去之也

拜表輒行

東晉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都督荊梁等州軍事桓溫帥師伐漢拜表即行三年三月漢主李勢降溫素有不臣之志及克蜀之後遂專制朝廷李氏據成都國號漢即行即輒行言上表即出師不俟朝廷可否也

菁菁者莪

五貝爲朋

前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岠其呂切）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岠至也冉龜甲緣（去）也度（入）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爲朋　孔穎達詩疏漢書以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鄭氏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朋爲一朋也

六月（先儒以此以下爲變小雅）

建未之月

濮斗南曰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爲夏正可知是建未之月也

戎車

鄭康成箋戎車革輅之等其等有五周禮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鄭康成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苹猶屏也苹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廣古曠切光之去聲陳與陣同苹薄經切又薄田切屏并傾切輕遣政切

韎韋

韎赤色韋熟皮左傳云衣韎韋之跗注韎韋戎服跗注亦戎服蓋以赤色熟皮爲戎服也韎音暮拜切跗音敷

司馬法

司馬法仁本篇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毛馬物馬

周禮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鄭氏注毛馬齊其色也物馬齊其力也頒授當乘之

吉行師行

荀子大略篇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漢文帝元年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焦穫

宋敏求長安志櫟陽縣焦穫澤在北亦名瓠口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詩獫狁匪茹整居焦穫謂此也史記鄭國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爲渠水經注曰涇水南流經瓠口鄭白二渠出焉鄭國水工姓名邸與抵同櫟音藥秦櫟陽唐萬年今爲咸寍

千里之鎬

孔穎達正義曰劉向上疏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顏師古曰非豐鎬之鎬

直壯律臧

春秋傳晉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臧善也不以律善亦凶

太原

實沈封於大夏是爲參今太原陽曲傳晉陽也參爲大夏沈與沉同按韻音審

附衆威敵

史記晏嬰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釆芑

爽

路車有爽之爽許力切音奭之入聲奭召公名奭之音異召公奭音釋

芑

芑有二此詩之芑傳言菜也大雅文王有聲豐水有芑之芑傳言草也此詩之芑陸璣草木疏曰芑菜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子曰即今苦蕒菜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曰芹蘧（其呂切）江東人呼爲蕒芹蘧收根種之常足水忌潘泔及鹹水澆之則死性繁茂而甜肥白蘧尤宜糞歲歲可收潘淅米水也故云潘泔（潘音番孚袁切泔音甘）

新田菑畝

孔穎達詩疏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反草爲菑

蔞頷（樊）

春官巾車注蔞頷之鉤蔞雕主切音縷繫也

樊蒲官切音盤大帶馬飾也

蔥珩

記玉藻三命赤韍蔥珩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

治兵振旅（銑）

左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振整也收也數所矩切計也

鐃音呶似鈴鐲音濁似小鐘皆鉦也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注曰錞音淳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鼓人無鉦之文而錞鐲鐃鐸皆鉦之

屬故幷紀之

車攻

傳

毛傳齊豪齊力齊足皆爾雅釋畜之文

宣王時未有鄭

周宣王母弟桓公友封於鄭其地在京兆鄭縣桓公之子武公滑突隨平王東遷遂居河南之新鄭其地在滎陽宛陵西南宣王時未有河南之鄭也圃田澤後爲鄭之原圃

敖

敖山名左傳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閒鄗邱交切音敲杜預云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

舄

毛傳舄達屨鄭箋金舄黃朱色孔疏屨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也下有白舄黑舄此金舄即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赤舄則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赤舄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舄也而謂之屨屨爲通名耳

時見殷見

春官注曰時見者言無常期也殷猶衆也

決拾佽

毛傳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鄭箋佽謂手指相次比也孔疏傳以佽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然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佽爲利也夏官繕人注抉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以其遂弦故亦名遂決古注九經本作抉周禮繕人作抉即丸蘭之韘大射之朱極三也

㧘

柴與㧘同子智切積也凡薪禽之積皆曰柴故許慎說文作㧘謂積禽也

夜軍中驚

西漢景帝三年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既會兵滎陽東北走（奏）昌邑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弓高侯韓穨當也穨與頹同挑徒了切

面傷踐毛不成禽

孔穎達正義曰凡射獸皆逐後從左箱而射之面傷謂當面射之踐音翦踐毛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惡其害幼小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則不取以示教法耳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糲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乾豆賓客充君之庖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居寒切鄭氏注曰三田者夏不田獵也惟春秋冬三時田獵耳　公羊傳諸侯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何休注　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膘音縹普沼切小腹兩邊肉一云脅後髀前肉也髃音隅又音偶肩前也一云肩前兩乳骨也射音石中音眾　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遠于萬切　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髀射之達于右䯚中腸胃污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充備也髀音俾又音陛股外也䯚音杳水膁也膁音歉苦簟切腰左右虛肉處也胃與胃同泡與胞同普交切蓋按何休解公羊第二殺與毛傳異毛公云射右耳本者次之鄭康成云射當爲達謂達右耳本者次之也

每禽取三十

穀梁昭公八年傳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范甯注曰取三十以供乾豆賓客君庖射宮澤宮也

澤宮

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鄭康成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之士也孔穎達曰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東匯澤陳雲住小曰澤宮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射宮即學宮也

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章附見毛傳及孔穎達正義

毛傳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

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艾魚廢切音刈槸倪結切又魚列切與槷闑同門中之闑也門下所限者謂之閾門中取正者謂之闑抗舉也綏如錐切音蕤擊古詣切音計握乙角切頃苦穎切

孔氏疏曰大芟殺野草以爲防限設防立門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兩傍門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以裘纏椹質爲門中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也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馳走入門不得徐也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一也以天子六軍分爲左右令各在一方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教戰畢士卒出門乃驅禽於防焚草而射之舉綏爲表因獻禽於下也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界椹知林切音砧軓音范車頭也綏解見秦駟驖五射有過軍表即褐纏旃也

吉日

剛日

吉日戊剛日也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甲丙戊庚壬剛
乙丁己辛癸柔外事治兵內事冠昏祭祀

馬祖

周禮夏官校人（校音效）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
鄭氏注曰馬祖天駟也孝經說云房爲龍馬房星名也先牧始
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孔穎達
詩疏曰謂之伯者伯長也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長上聲　周禮疏賈公彥作

差擇齊其足

爾雅釋畜曰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色注云尚純戎事齊力
注云尚強田獵齊足注云尚疾郭景純注爾雅又引毛公詩傳
之文

漆沮之從（監韋鄜坊同）

漆沮二水出[illegible]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之漆沮孔安國云在涇
水東一名洛水此與緜詩古公之自土沮漆異周禮職方氏雍
州其浸渭洛是也或云沮一名洛
監韋鄜坊同皆州名鄜音孚洛水亦經延安境又西自韋州
流至鄜州同州入河同華至河中府河叡在焉

羣友

列女傳獸三爲羣古語獸二爲友身二爲朋

五齊（三酒）

周禮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
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齊鄭康成讀去聲音劑杜子春
讀平聲音粢　鄭氏注　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城醪
矣泛芳劍切滓壯士切緇之上聲　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
如今恬酒矣恬與甜同　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
鄧白矣鄭白卽今白醝酒也盎烏浪切翁鳴動切醝當作酇並
在何切　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緹音體　沈者成而滓
沈如今造清矣沈沉同
三酒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周禮注鄭
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
也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
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醳音
亦鄭司農鄭衆也玄鄭康成名

鴻鴈

勞者歌其事

韓詩外傳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庭燎

司烜（物百枚束之）

周禮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烜音毀共音恭鄭

氏注故書墳爲蕡鄭司農云蕡燭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
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
物百枚束之禮記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
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孔
氏曰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
竹灌以脂膏也

辨色

禮記玉藻朝辨色始入謂昧爽既明之後目覩五色可辨之時
也

沔水

朝宗

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
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

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朝直遙切音潮朝也之朝張遙切音昭

祈父之什上

祈父

圻父薄違

書酒誥圻父薄違圻父政官司馬也謂之父者尊之也薄違圻父迫逐違命者也孔穎達曰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詩作祈尙書作圻

司右（五兵）

夏官司馬之屬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羣右者戎右齊右道右也齊■貲切

五兵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虎賁

司馬之屬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

司右注右謂勇力之士充王車右賁音奔與犇同虎賁勇猛犇突之意

越句踐伐吳

越句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禮已重矣子歸歿而（沒也）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

句踐越王名徇示也

魏

魏公子救趙

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公子將晉鄙軍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邯鄲趙建都之地

薪水之勞

陶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與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潛淵明名古今言陶潛字淵明然益觀淵明記其外祖孟嘉萬年遺事自稱淵明先親記尊者事不應自稱己字嘗是一名淵明而字元亮也

不敢斥王

斥者指斥之謂明白指其人其事而言之今不敢言王之過而責司馬故云不敢斥王也大雅文王篇傳言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左傳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不敢指斥言官箴王闕但云告於僕夫從者也

戰于千畝

國語周語曰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張守節史記正義曰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杜元凱左傳注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諫靈王

太子晉諫靈王之詞見國語周語韋昭注曰自厲王暴虐而流宣王不務修農而料民幽王昏亂而以滅西周平王不能修政至於微弱禍敗不止以宣王連數云厲宣幽平

白駒

留客投轄

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藿

小宛中原有菽毛公傳云藿也禮韻云藿大豆葉也菽者衆豆之總名豆於百穀之數其種二十於九穀之中則居其二其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元魏張揖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荅都合切）賈思勰（[illegible]）齊民要術曰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其生實又爲農祥故梅桃杏實多者來歲爲之

禝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蓋五果分五行所以表五穀也嚴坦叔曰藿用以作羹

大者王小者侯

史記田儋傳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祖聞之使（上）使（去）赦田橫罪而召之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來與客二人乘傳（去）詣洛陽未至三十里尸鄉廄置遂自到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拜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冢旁自到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到古頂切割頸而死也

我行其野

畜

畜養之畜許六切畜聚之畜敕六切畜聚亦作蓄聚許六切者一音吁玉切宋時諱避不用

六行教民

周禮地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鄭氏注曰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食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注六行曰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

相保相受

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鄭氏注曰保猶任也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讀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去則出之

不孝等刑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婣與姻同弟與悌同造言謂訛言惑衆者亂民謂執左道以亂政者

斯干

奧窔

奧室之西南隅窔室之東南隅窔一作宎一作突並烏叫切音要又音杳詳見抑之屋漏

占六夢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家之說曰正者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音鄂噩者驚愕而夢思者思念而夢喜者喜說而夢懼者恐懼而夢聘問也贈送也舍音釋萌者菜始生舍萌猶釋菜也陸農師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之吉凶各以類至

守至正

禮記禮運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鄭氏注曰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

紡塼

朱子語錄曰瓦紡塼也瓦紡時所用之物嘗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乃手執一物如今銀錠樣者意其爲紡塼也黃東發曰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與塼亦爲二物恐古今風俗不同爾嘗見湖州婦人各一瓦覆漆而索麻縷於其上歲久瓦卒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指之與

孟子之母（五飯　羃　中饋）

劉向列女傳孟母鄒孟軻之母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

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其婦道　列女傳不著孟母姓氏名字

五飯五穀之飯

羃音覓其狄切蓋覆也

中饋家人六二伊川易傳婦人居中而主饋

彘

彘地名周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史記周本紀曰厲王出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家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周公召公世世有之

新宮（慭）

儀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合音閒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宋公宋元公昭子叔孫婼車轄即車牽也

猛慈多力慈胡甘切（第六章）

無羊

呞濕濕

爾雅釋獸曰牛曰齝郭璞注云食之既久復出嚼之也呞且之切音癡呞齝齝三字通　陸農師曰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建旐建旟

春官司常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旜旃通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道車象路斿車木路也九旗皆畫成物之象

節南山

譏世卿

公羊春秋隱公三年傳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均平（不弔 空 昊天）

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按集傳訓均爲平世言鈞衡亦取其平也

不弔之弔如字又丁歷切

空苦貢切

昊天不傭傭均也敕龍切音衝嚴坦叔曰考字一音容傭者賃也此詩之傭音容則非

誦

家父作誦之誦歌誦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聽輿人之誦注云歌誦也家家伯采邑後爲家父

正月

申包胥

史記伍子胥傳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申包胥求救於秦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遣車五百乘救楚敗吳於稷

子思衛侯（褎如 云旋）

子思之言是孔叢子

褎如見後白華

云旋陸農師曰云者象雲氣回旋之形故釋云爲旋

燕雀處堂

吳薛珝（詡）聘蜀漢後主還對吳景帝（孫休）曰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燕雀處屋兩見呂氏春秋有始覽士容論一見通鑑赧王五十六年孔子順言其說皆相類

詩傳旁通卷七

詩傳旁通卷八

小雅

祈父之什下

十月之交

日食　分至說　月行速　璣衡　星回于天　天體　渾天儀

春秋左氏傳昭公七年四月朔日有食之晉平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士文伯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　春秋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日食凡三十有六

孔穎達詩正義曰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象爲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先在

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按朱子集傳取孔疏說謂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陳尚德謂月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陳說在朱子語錄後　歐陽文忠公詩本義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蝕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眚生之上聲）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先儒又謂交而蝕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

日食分至說左氏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宅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朱子語錄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爲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値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

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朱子又曰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于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天儀皆可參攷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

曆家月行速陳（晉）尚德曰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千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文公注十月之交以爲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恐未詳也　李迂仲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時之豔妻即褒姒故定爲幽王時

書疏璣衡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穎達尚書正義曰

在察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是玉飾但史之說文不可云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孔安國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象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爲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鎭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有異政故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

舜旣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五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其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在地上半在地下

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嵩高山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又一人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爲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禮疏星回于天月令季冬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去年季冬日次于玄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自此月與日相會于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曰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去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五十六日未得正終唯近于終故云數將幾終　幾音祈又音機

漢志天體西漢書天文志曰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

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北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進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

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沈括渾天儀夢溪沈括存中精天文學東坡亦敬為大儒渾天儀之說漢晉天文志孔穎達書疏大略已盡之蔡仲默書傳謂宋朝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次其外者曰三辰儀最在內者曰四游儀四游者東西南北無不周徧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銅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延亦為此蔡氏曰今太史局祕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

四分度之一（日之一）

陳壽翁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壽翁名櫟新安人為蔡氏書傳纂疏

正陽之月

沈存中曰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正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王厚齋曰予由詩說與存中同　集傳中蘇氏穎濱蘇子由也

春秋必書

春秋時日食隱公一桓公二莊公四僖公三文公二宣公三成公二襄公九昭公七定公三凡三十有六已見卷首此復出之

董子

董子董仲舒廣川人對漢武帝三策仕江都相

宰士

公羊傳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　咺吁阮切賵芳鳳切助喪之物車馬曰賵

蔡仲為卿士

左傳定公四年衛子魚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放也）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以車徒放之也）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蔡　蔡放之蔡一作𥻆桑葛切音撤惎音忌謀也間音澗離也帥入聲

膳夫

天官屬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內史

春官屬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枋與柄同兵病切

趣馬

夏官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注云簡差也差擇其馬以為六等

師氏

地官屬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丁仲切）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注云媺與美同告王以善道也虎門路寢門也中失之中杜子春云中當為得記君之得失也餘見大雅雲漢

向

向音餉或云向姜國河陽西北三十五里有向城鄘善長云軹南四十五里向城軹在濟源地名向上闞駰十三州志云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地即周之向國皇父所作都于向者楚州承縣亦有向城乃莒邑之向非河內之向

雨無正

昊天旻天

首章之首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次云旻天疾威弗慮弗圖昊天

旻天之辨說者引九經考異曰旻天疾威之旻天字元作昊天或併經與注改作旻天反謂昊天者非孔氏疏云上有昊天明此亦為昊天　考異引孔疏

周官八職一曰正

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注云別異諸官之八職以脩王之徵召所為正譬于治官則冢宰也　胥平上二音

退遂

程子易大壯傳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

漢侍中

後漢書百官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或置或否注曰侍中員本八人舊在尚書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書下侍中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入畢即出莽何羅即馬何羅謀逆故改王莽秉政侍中復與中官共上章帝時復出外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

小旻之什

小旻

作舍道邊

東漢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章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五事之德

洪範二五事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乂哲謀聖蔡氏書傳曰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序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肅乂哲謀聖

五德之用也

小宛

齊壹

人之齊聖齊音整齊之齊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壹專也章務酣飲也此嚴坦叔之說

步屈

步屈一名蠖許慎說文以為屈伸蟲易繫云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爾雅尺字作蚇从虫郭璞注以為蝍蝛揚雄方言以為蠀蝛其狀如蠶而絕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步屈中有伸故名屈伸鄭康成謂之屈蟲郭景純又謂之步屈今北方亦呼步屈老則吐絲作繭然不可用　蝍音即蝛音促子六切蠀在資切

螟蛉蜾蠃

蜾字亦作蜾　陸農師埤雅曰果蠃即今細腰土蜂好禁蜘蛛

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列子曰純雄其名稚蜂蓋其類也捷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爲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天蜂唉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蜂非此細腰土蠭也果蠃一名蠮螉蠮亦作螉並音蠮螉音翁一名蒲盧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也　南唐宋齊邱字子嵩著化書

書捷泥捷音搭搬運也

嚴坦叔詩緝曰近世詩人取果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爲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苦蠅亦寄卵子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蠶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

黃東發日鈔曰震戊辰考試省闈同官宮教天台董華翁　卄云蜾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煖之而使生然其子卽蜾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爲子也詩緝之說得之揚子雲之說則失之耳時有永嘉戴監倜聞其說亦云嘗親見蠮螉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蠮螉互飛而共營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爲子也今按陸氏蒲盧之名戴氏筆管之說則唐人有詩云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其蠮螉營子之謂耶獨陽無子穀梁莊三年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犴獄

韓詩辥君章句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辥君辥漢也亭道路所舍也　狴犴狴邊兮切犴犴同胡地野犬也所以守者故謂獄爲狴犴（狴又音[illegible]）路史小昊記云乃立犴獄造科律聽獄執中爲虞之士而天下亡冤封之于皐是曰皐陶

小弁

鷽

鷽雅烏也雅鴉通平上二音

鵯

鵯烏之鵯音匹又音卑鵯烏亦名鵯鶋

屬

三章經文不屬子毛之屬音燭傳文毛膚體之餘氣末屬此屬字音蜀

忍

六章維其忍之之忍當訓爲殘忍之忍如左氏傳所謂忍人也

德宗太子

唐郜國大長公主肅宗之女下嫁蕭升其女爲德宗太子妃恩禮甚厚德宗貞元三年八月或告郜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之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婚帝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巳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柰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其國者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閒一日帝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illegible]仁孝實無它也

巧言

忠言良藥

孔子家語六本篇孔子曰良藥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沛公入咸陽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願聽噲言

何人斯

蘇暴

蘇已姓子爵在夏曰伯懷州之武德有蘇古城在濟源西北二里樂史寰宇記云蘇忿生之故邑也暴暴辛公采鄭邑也一曰隧世本云周圻內國名

陳胡逝我陳堂塗謂之陳堂下至門之徑也陳風中唐有甓廟中路謂之唐唐之與陳廟庭之異耳唐亦堂下至門之徑也

字林

字林呂忱作以解字義張目即爾雅注中語

盱衡

漢書王莽傳盱衡厲色孟康注曰眉上曰衡盱衡者舉眉揚目也盱許于切梁劉孝標絕交論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　晉左太沖魏都賦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李善注曰誥告也本文作誥今集傳作語

祇

俾我祇也祇音祁支切鄭氏音止皮切祇字又作衹無下一畫按無下一畫者正音祁支切

三物

犬豕雞三物以詛鄭莊公詛射穎考叔者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亦以此三物意古有其法爾

孟子以讒被宮

巷伯

漢書馮奉世傳班固贊馮參曰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而作巷伯之詩也　墨劓剕宮大辟謂之五刑宮爲淫刑男子去其勢而爲閹人婦人則幽閉之

永巷

劉向列女傳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史記范雎傳雎得見秦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三輔黃圖曰永巷永長也宮中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爲掖庭置獄焉謂之掖庭詔獄

班固司馬遷贊

司馬遷爲李陵爲將李陵戰敗降匈奴武帝怒處遷宮刑下蠶室遷有報任安書自陳己志漢書司馬遷傳班固贊曰嗚呼以遷之博學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孔穎達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刑也憤懣多懷慨是以班固云小雅巷伯之倫焉

谷風

焚輪

爾雅釋天曰風焚輪謂之頹郭景純注云暴風從上而下者頹與頹同焚輪亦當時方言

蓼莪

蒿蔚　莪　蔚　蕭　蘋　芹　蘩

蒿者衆蒿之總名蒿之言高也爾雅蘩之醜秋爲蒿郭景純曰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爲蒿也

菣鹿鳴食野之蒿傳云菣也即青蒿也菣音去刃切又音牽去聲爾雅蒿菣注云今人呼青蒿香而中炙啖者爲菣

莪爾雅釋草曰莪蘿郭景純以爲莪蒿亦謂之廩[illegible]蒿陸璣以爲蘿蒿又一名角蒿葉似邪蒿而細味似蔞而香

蔚牡菣也青蒿之類也釋草以爲牡菣陸璣以爲牡蒿蓋蒿之雄而無子者三月始生七月花八月爲角一名馬新蒿一名馬先蒿蔚有角而云無子者蓋今之青蒿葉端皆作子如米許大蔚則無之是以謂之牡蒿牡菣也

蘩白蒿一名皤蒿青蒿蓋蒿青之不白者白蒿乃蒿青之白者耳

蕭亦靑蒿爾雅蕭萩已見三卷王風陸璣以爲萩蒿或以爲牛尾蒿

莪蘱蕭亦名蘱蒿陸璣云葉靑白色莖似箸而輕肥

蔞蒿爾雅釋草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景純云蔞蒿也舍人漢時注爾雅者不減姓名有芸草者謂之芸蒿蓋香草也江東茹爲生菜呼七里香附見於諸蒿之末云

王裒父死非命

魏齊王曹芳嘉平四年吳諸葛恪修東興隄魏司馬昭與戰敗走司馬師削弟昭爵東關之敗昭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斬之儀子裒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于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

大東

駕謂更其肆

鄭康成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肆次也更平聲

啓明長庚箕斗

鄭漁仲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東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西故日將沒則西見箕斗謂南斗韓昌黎詩我生之辰宿直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揚州牛斗之墟指南斗也

四月

赤楝

所革霜狄二切

輞

攢車輪之木也

詩傳旁通卷八

詩傳旁通卷九

小雅

北山之什

北山

獨賢

呂成公曰孔叢子云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鞅掌

孔穎達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鄭以鞅如馬鞅之鞅掌如以手執物許慎曰馬之頸組曰鞅亦謂之纓　范處義詩補傳曰鞅掌皆所以拘物謂王事所拘也

鼓鐘

淮

淮水出唐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義陽今信陽州也東過褒信汝水自西北來入之東過安豐決水自南來入之東北有窮水從北來入之東過下蔡潁水從西北來入之東過壽春肥水從東南來入之淝河自安豐城中流出入淮今淤塞矣又東北有濠水入之東過鍾離又東過盱眙有汴水從北來入之有渦水出淮陽入淮謂之渦河渦與過同音戈東至山陽通邗溝邗音寒亦名韓江亦名邗溟溝春秋時吳將伐齊霸中國故于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通江入淮以便糧道今楚州淮安之水卽古邗溝之水率以壩堰限之其淮水自唐州信陽州來尚淺且狹其下諸水匯之乃大而深東至下邳之宿遷淮安之桃源二縣之境合大清口小清口黃河之水趨安東州入海安東宋之漣水軍也班固云淮水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以雅以南

羅（泌）長源路史載塗山氏之詩曰禹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候人兮猗而南音自此始也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實為周南召南長源子苹華叔注曰南樂名胥鼓南以雅以南若象箾南籥也　廬陵羅氏一門七世有大名者三人羅謙中名無競號遯翁門人私謚為孝逸潛菴胡公銓作孝逸先生傳謙中子長卿名長孺號蘭堂吉州圖經有先賢傳長卿子長源名泌號歸愚樽齋曾公丰作擬國史傳長源子華叔名苹承父命作路史注謙中曾祖晟祖亮父允以好善聞州里羅氏一門如此江陰邱貞長名壽儁以煥章閣待制知贛州日作路史序

楚茨

茨蒺藜

邢昺爾雅疏曰茨一曰蒺藜郭璞爾雅注曰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陸農師曰狀如菱而小可以茨牆故謂之茨今兵家乃鑄鐵為之以梗敵路謂之渠答漢書鼂錯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　渠答見兵書尉繚子

妥尸侑尸

孔穎達曰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定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角與斝皆酒器斝玉爵也角受四升　呂成公曰少牢饋食禮云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云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

祊廟門內

記禮器曰設祭於堂為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鄭氏注云設祭于堂者謂薦腥爓之時設饌在堂也祊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祊也記者又引古語云于彼乎于此乎言不知神于彼饗之乎于此饗之乎

爓徐廉切又音尋

靈保

楚辭九歌思靈保兮賢姱朱子集注曰洪慶善說靈保是巫詩

中不說巫當便是尸

肵從燔從

此郊特牲之文也注曰從如禮器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之從音才用切

內羞庶羞

孔穎達曰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邊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庶眾多也鄭玄注云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　糗去九切又音救餈音茨酏音移禮記內則糗餌粉酏糗又音昌紹切酏讀曰餈之然切又之善切食音嗣臐音勳膮許幺切音曉胾側吏切　臐羊臛膮豕羹臛黑各切音壑肉羹也羹與臛互文耳

易幾而哭

左氏定公九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子家子子家羈從昭公在外者幾音機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成子叔孫不敢季孫者季孫意如季平子子家羈莊公玄孫子家懿伯中音眾

少牢嘏詞

少牢饋食禮祝酌授尸以嘏于主人自皇尸命工祝至勿替引之皆饋食禮之文　嘏福也

告利成

儀禮少牢饋食禮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注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也謖起也謖所六切

尸出入奏肆夏

見周禮春官鐘師注

信南山

終南山

在京兆咸寧縣南五十里舊萬年縣接鳳翔府武功縣東古以太一山爲終南左氏謂之中南

遂溝

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遂溝皆通水于川

畔

上種瓜（小而）

前漢食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蓏魯果切場音亦

二章冬有積雪（句）春而益之以小雨（句）

鸞刀

禮記祭義鸞刀以封取膟膋封音睽膟音律膋音聊膟膋腸間脂也祭統鸞刀羞嚌（劑）郊特牲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公羊傳右執鸞刀何休注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

記曰

禮記郊特牲蕭也鄭氏注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于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奠或爲薦　鉶音刑羹器也薌香通合如字又音閤

焫羶薌

焫與爇同儒劣切燒也羶薌之羶音馨

甫田

九一之法

爲公田而行助法殷商之井田也

后稷爲田

漢食貨志武帝末年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

畮（計）三甽（叶）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廣深去音）長終畮一畮三甽而播種（上計）于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音頹下也）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耐）風與旱故儗儗然而盛也

秀民

管子小匡篇曰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于田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州二千五百家也槀枯草也槍音鎗陽庚二韻鎛音博襏襫音撥適暴步木切暱尼質切近也說又見

國語齊語

陳陳相因

前漢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而不可食

有年

五穀皆熟爲有年

句龍氏（社稷）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氏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爲稷蔡邕曰周棄播植百穀以稷爲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

羅弊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中（音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鄭氏注曰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罔網逼秋田主用網中（音仲）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是也　獮音鮮

四時獵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倉廩禮節

管子牧民篇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闢）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下服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

大田

稂童梁

爾雅釋草稂童粱郭璞注以爲莠類陸璣草木疏禾粟秀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梁今又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稂因郎有郎良二音說文作節謂之童節崱士力切嶷魚力切

螟（蟊蠈）

螟食苗心李巡爾雅注曰言其姦冥冥難知也劉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時則有贏蟲之孽謂螟螣之類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謂蟊蜚蝝之類或曰蝝螟之始生贏蟲之孽羅端良

爾雅翼曰如此則但知螟螣之爲贏蟊蝝之爲介而已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集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螟蟲讀如橫逆之橫言其橫生又爲橫災漢孔臧蓼蟲賦爰有蠕蟲厥狀似螟是螟爲無足蠕蠕之蟲也　蜚父沸切音翡蝝余專切音鉛贏魯果切音裸螟橫去聲蠕尺兗切音舛蠕乳兗切音輭

螽公羊傳作螺螽之類（甚）盛故書秋計雨螽于宋雨去聲言自上而下衆多之甚如雨之雨也

蜚

蜚者負盤臭蟲也亦作蜰似䗪（[illegible]）蟲而輕小能飛春秋書蜚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眚音生之上聲災也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羅端良曰今負盤好以清旦集穀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掇拾置他所至旦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人謂之蜚盤蟲亦謂之香娘子本

草謂之韎蓋羅端良先於晦菴數年晦菴稱羅豫章

螣

螣與蟘古今字通用食禾葉者謂之蟘是蟘卽蝗也其種類不一故月令曰百螣時起許慎曰百螣動股動股者蚣蝑蝗屬時起害稼蟘之言貸言假貸無厭故曰蟘此李巡輩之言李巡孫炎解爾雅並因託惡政爲說　螣蟘蟘蚮蟘並通敵德切音特

蚣一作蜙先恭切蝑音胥

蟊

蟊字亦作蝥食禾根者李巡曰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或曰蟊螻蛄也爾雅蝚（音柔）蛖螻（蛖武江切）方言曰蛄詣謂之杜蛒（音格）螻螲（音窒）謂之螻蛄或謂之蟓（音象）蛉（音零）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蛞螻

螻蛄食苗根爲人患

賊

賊食禾節者李巡曰言其貪很故曰賊陸璣曰螟似虸蚄而頭不赤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虸蚄一作子方

姚崇遣使捕蝗

唐玄宗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崇奏詩云秉畀炎火此除蝗之義也膜音模莫胡切膜拜長跪也

瞻彼洛矣

茅蒐

茅蒐茹藘也古謂之茅蒐今謂之蒨草蒨亦作茜一名地血一名牛蔓染絳之草也葉似棗葉頭尖下闊莖葉俱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八月采根以染說文曰茅蒐染草一入爲韎詩所謂韎韐有奭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皆茅蒐所染之皮爲之凡皮生者爲革熟者爲韋韎赤色茹藘音閭蒐音搜蒨倉見切

韋弁

周禮夏官弁師掌韋弁皮弁注云弁者古冠之名稱委貌緇布曰冠　韎韐朱子云只是戎服成公十六年韎韋跗注跗音敷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跗足之背也

洛（穀　伊　瀍　澗）

洛水出商州上洛縣冢嶺山桑欽水經云出讙舉山鄭漁仲云恐是上洛舊名讙舉東過熊耳山又東北過虢州盧氏縣又東過河南縣穀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洛陽南伊水從西來入焉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班固云洛水行千七十里又有一洛水出同州蒲城縣洛水谷谷在荆山禹貢所謂荆岐既旅者其水東南流至燿州富平入渭

穀　穀水出澠池縣陽穀谷入洛

伊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過陸渾伊闕至洛陽入洛

瀍　瀍水舊云出穀城縣潛亭北今穀城并爲河南縣地東過洛陽至偃師縣入洛

澗　澗水出河南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瀍　伊洛瀍澗河南之水春秋說題辭云洛之爲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王氏曰洛水有二其一在宗周其一在東都在宗周則周官職方氏所謂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也在東都則書康誥所謂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也

琫珌

毛傳曰士珕琫而珕珌琫必孔切佩刀削之上飾削去聲珕力計切音荔說文曰蜃屬蜃大蛤也蚌亦一名蜃周禮蜃物蜃器地官掌蜃春秋傳之蜃炭皆謂蛤蜃之蜃非蛟蜃之蜃羅端良云珕卽牡蠣

桑扈之什

桑扈

方伯連帥

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鄭氏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鴛鴦

左翼右翼

爾雅釋鳥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雖非橫渠並棲之說亦互相發

莝

莝音剉與摧同采臥切梗芻也

頍弁

頍弁貌

後漢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

蔦女蘿

蔦寄生孔穎達以爲爾雅釋草無文今說見於陸璣草木疏陸璣蓋因毛傳爲說也女蘿毛傳以爲菟絲松蘿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云蒙玉女唐也蒙也女蘿也菟絲也玉女也凡別五名陸璣草木疏曰菟絲蔓連生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

期

實維何期之期音基

摶

遇温氣而摶之摶音團徒端切摶擊也摶控也聚也

車舝

景行

慈溪黃氏（震）日鈔曰景者大也行者路也大路則行之也表記之言蓋斷章取義以爲嚮往而興起唐明皇序孝經有景行先哲之語後人緣此遂有景慕之說不以景爲大行爲路非經旨矣苕溪胡氏（仔）漁隱叢話曰黃魯直云俞青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景行行止景明也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

青蠅

青蠅變白黑

段成式酉陽雜俎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青蠅糞敗物雖玉猶未能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汙穢能變白黑謂其點白爲黑點黑爲白也一云青蠅點玉

賓之初筵

侯

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音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康成注曰謂之侯者天子中（音仲）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

白質赤質

鄉射記文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音箕）陰耦之數也凡畫者丹質侯皆畫雲氣於其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也

下綱

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縜于貧切又尤粉切亦古大切籠綱者也鄭康成云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植直吏切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衆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舌維持侯者　大射儀前期三日張大侯不繫左下綱孔穎達曰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

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

射禮三耦

儀禮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耦對也射必有耦上耦次耦所次決勝負別能否也

的質

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孔穎達曰鄭衆馬融注周禮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征音）四寸曰質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一說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方六寸槷即質也王肅改質爲六寸

豐上之觶

大射之禮司射命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奠于上勝者不勝者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坐取豐上之觶興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

因射而飲

射禮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周禮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云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大射之侯也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云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獸侯畫獸之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當質是獸侯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閒暇飲酒而射也勞力報切使色吏切

拾發

儀禮大射拾發以將乘矢拾音跲巨業切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

崇坫康圭

記明堂位崇坫康圭鄭氏注云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　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間康舉也舉圭於坫之上也

因祭而飲

蘇子由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懸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　崔靈恩集注以一章之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爲大射二章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爲燕射

始治卒亂

莊子人間世篇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郭象注曰治謂尊卑有別旅酬有次亂謂湛湎淫液也旅衆也衆相酬酢也湛音沈液音溢同

司正

儀禮鄉飲酒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由便）側降（側猶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作相爲司正（作使也相去聲）鄉射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燕禮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

采菽

路車

春官巾車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玉金象三路以玉金象飾諸末也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就成也五色備而一匝謂之一就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錫音羊樊音盤鞔音瞞罽音計斿音畱旂旒也

袞冕

周冕有五一袞冕二鷩冕三毳冕四絺（展九切）冕五玄冕第五卷
九罭篇已載九章之義茲再出十二章說邢叔明（昺）曰日月星
辰取其照臨於下山取興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
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
斷割黻取背惡嚮善

檻泉

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傳云直出直猶正也正出者涌出也自
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

行縢（幅　齊）

縢緘也行縢者言行而緘束其足

幅偪坦叔音偪言攷內則之偪及左傳帶裳幅舄幅偪字異
皆音逼

齊恭敬齊遬之齊音咨

紼纚維

紼者綍也纚維者繫也綍音律

菀柳

瘵病

戰國策楚春申君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因爲賦曰寶
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
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
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此孫子卽荀卿
子春申君黃歇楚之國相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周尹姞

春秋尹氏世爲公卿周之舊族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
之元妃也周舊婚姻故稱尹姞

晉王謝

王王導族謝謝安族王有太原瑯琊二宗瑯琊爲盛太尉王祥
與弟覽之後王導是也

唐崔盧（[illegible]）

山東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爲婚姻必多責財貨或捨其
鄉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更以妻族相陵唐太宗惡之命吏
部尚書高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以史籍考其眞僞褒進忠
賢貶退姦逆分爲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帝
更命刊定專以品秩爲高下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民幹
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貞觀十二年春正
月頒氏族志於天下李肇國史補山東四姓士門崔囘頭盧潭
底李榮陽鄭皆爲顯族

捷其言切舉也

黍苗

師從旅從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衞祝鮀曰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從去聲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謝

歐陽文忠公曰謝貢帝後周滅之以封申伯在南陽之宛縣荆
州記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桑欽水經云謝水所出棘陽在唐
之湖陽西北

隰桑

思公子

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白華

褒姒（褒）

夏后氏衰有二龍止夏庭夏帝卜請其漦櫝而藏之漦者所吐
沫也夏亡櫝傳殷周至厲王發而觀之漦化爲玄黿入王後宮
童妾遭之既笄生女懼而棄之宣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

周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之夫婦逃夜聞所棄女嗁聲
收而奔於襃後襃人有罪獻之以贖罪女出於襃是爲襃姒幽
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襃姒爲后

襃襃國姒氏與夏同姓夏有襃君古之襃國漢之襃中梁州
襃城縣有襃水襃穀　檿山桑　弧弓　箕木名　服箙箙
桼音時

滮池
宋敏求長安志云長安縣有滮池水出縣西北二十里蓋按滮
池焦穫澤之類殆因詩命名耳

疷病
無將大車祇自疷兮古注本音抵都禮切朱子讀平聲音痻眉
貧切從劉氏說也與此宜相通

緜蠻

朝駕夕極
春秋外傳魯語曰子服惠伯見晉韓宣子曰魯之密邇於齊而
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
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

苕之華

芸
裳裳者華篇云芸黃盛也此當與同

苕
苕有旨苕有陵苕陳風防有鵲巢邛有旨苕陸璣疏旨苕苕饒
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此小
雅苕之華之苕陵苕也一名紫葳一名陵時一名淩霄蔓生附
喬木上雖名紫葳花則不紫雜端艮云此花亦彌絡石壁如錦
繡盛暑勿仰視露滴目中傷目

詩傳旁通卷十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叔父陟恪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王周景王齊惡衛大夫

楨榦

楨榦版築之木也題謂之楨牆端之木也旁謂之榦牆兩邊所以障土者也

某士

禮記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鬯

鬯草名陸農師曰先鄭氏小毛公所謂鬯香草也築而煮之芬芳調鬯因謂之鬯記曰鬱合鬯蕭合黍稷此明築煮在於祭前及灌然後合而成之周官鬱人掌祼器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秬黑黍也秬鬯者秬爲百穀之華鬯爲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劉向說苑曰鬯者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芬芳調鬯亦作條暢

冔　升

後漢書輿服志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綃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蔡邕獨斷曰殷黑而微白前小而後大夏純黑亦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六升漆布爲之詩曰常服黼冔禮記注服黼衣而冔冠也陸德明曰冔大也夏后氏冠曰收殷曰冔周曰冕

升布八十縷爲一升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云古尺一尺當今五寸五分每幅三十六升可見細密升音登

成也

綂承作寶

書微子之命文作寶如虞賓在位

敢告僕夫

左傳襄公四年晉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叶音孤）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孔子論詩

漢書劉向傳向諫成帝疏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illegible]與[illegible]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

周公所作

呂氏春秋仲夏紀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高誘注曰淫過也翼佐也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勇力之士）之足刳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今按文王在而公旦稱文王呂不韋之言未可盡信

兩君相見之樂

國語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叔孫豹）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　左傳襄公四年叔孫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大明

太任

王季之妻文王之母摯國任姓之女尊之曰太任中女也中去聲

莘國

莘𣃘姺甡㜪侁六字同一音姒姓之國文王妃太姒之母家今同之夏陽漢郃陽也有太姒冢城祠廟唐十道志在同之河西河西即郃陽郡國志郃陽南二十里古莘國莘亦禹之母家緜納有莘氏女生伯禹

太姒

文王之妃武王之母張守節曰國語云杞鄫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太姒之家

俔

俔朱傳牽遍切按字書又胡典切音峴毛傳俔磬也孔疏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之義同也許愼云俔譬諭也蓋如今俗語比喻物云磬作然也按此皆方言漢唐人各異耳

造舟

孔疏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　水深不可施梁柱建橋連鎖其船於水面以渡謂之浮橋

牧野（旅若林）

衛之汲縣故商都牧野之邑

旅若林武成文

師尚父

武王即位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也毛公詩傳曰師太師尚父可尚可父也

太公望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螭）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是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吾先君太公謂周先君太公組紺世本作太公組紺史記作公叔祖類

涼漢書作亮

前漢書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武王涼字作亮注云亮助也

緜

沮漆

嚴坦叔曰沮漆名稱相亂桑欽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此沮水之源流也（馮音凭翊音亦祋音對祤音許）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又闞駰十三州記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沮出北地入洛漆水出扶風入渭沮自沮漆自漆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此則名稱相亂矣　樂史寰宇記曰邠之新平漢漆縣也有漆水屬扶風隗囂攻略陽上至漆漢之漆今邠治也　鄭漁仲通志略曰沮水出邠州界經華原縣北入于漆漆水出鳳翔普潤縣東或云出岐山經華原縣與沮水合南至富平縣入于渭鳳翔即漢扶風郡（小雅漆沮之從與此不同）

堇烏頭（苦堇）

堇有二有芨堇之堇有苦堇之堇芨音急一音及爾雅曰芨堇

草郭景純曰卽烏頭也鄭漁仲曰菫草初種之母如芋魁而首似烏烏之首故名烏頭兩岐如烏張口者名烏喙皆取其似烏頭傍生者爲附子附子傍生者爲側子烏頭不生附子者爲天雄天雄長大至三寸以上本草云春采爲烏頭冬采爲附子廣雅云一歲爲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今皆不然（作廣雅蓋人誤耳）但一歲下種卽有此五物以冬至種以八月采出於蜀中綿州彰明縣尤多世以烏頭附子天雄爲三建以此三物皆出於建平故也謝靈運郊居賦三建異形而同出　附子爲百藥之長一名奚毒

苦菫爾雅釋草曰齧苦菫郭璞注菫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禮記內則菫荁枌榆按內則之言蓋取其滑此菜野生俗謂之菫菜

楚焞（宗廟　皋門）

焞吐雷切音推儀禮士喪禮曰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燋音雀）　孔穎達曰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引士喪禮之楚焞卽契也所用灼龜者也楚荆也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也菙是捶切

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記曲禮文

皋門應門五門三門之說胡庭芳詩纂甚明此不再述越上一朋友嘗與益言詩傳集成非胡氏書益亦無以質其眞僞一日檢故書中有鄱陽李養吾（謹思）送胡庭芳入閩序言庭芳再入閩而詩纂成而序作於延祐甲寅之前二十餘年則今日之詩傳附錄纂疏不可謂非其書也

謂之宜

爾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而後出謂之宜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將出皆宜乎社鄭氏注曰宜祭名其禮亡

毛詩之說見於孔子家語　家語好生篇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虞

仲雍之後陝之平陸吳山有虞城虞井虞城在平陸東北六十里本帝舜之後所謂西虞也羅長源曰西虞者舜庶子之後也舜之庶子七人皆釐降爲齊民圭胡負遂盧蒲衛甄潘饒番傳鄒息有何母韓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凡十八邑皆其裔也

芮

伯爵周同姓國畿內諸侯爲王朝卿士大夫者今陝西芮城西二十里有芮故城酈道元注桑欽水經曰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有芮君祠

閒原

虞芮讓所爭田今平陸西六十里閒原者所爭田也東西七里南北十二里

棫樸

圭瓚璋瓚

瓚祼酒之器其形如槃以圭爲柄謂之圭瓚以璋爲柄謂之璋瓚以成器而言謂之玉瓚

其判在內（祼）

判分也半也毛傳半圭曰璋是璋爲圭之半也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是大中邊三者璋之等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者璋之飾也璋之爲用酌酒祼獻其分判處分一半處皆朝向祼酒之人所謂其判在內也故以揄趨向之意

祼者將祭而未殺牲之時酌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降猶求也

六師六軍

毛傳天子六軍孔疏軍之稱師乃是常稱益按文王未嘗爲天

子六師之說非所施及攷詩意蓋追稱之詞則六師亦追言之耳　嚴坦叔曰文王爲西伯奉王命以征伐則六軍與之俱進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耳

文王九十七乃終

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女（音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未嘗稱王武王曷爲稱父君王此記禮者之誤

旱麓

鬱鬯

周禮春官鬱人掌祼器鬯人掌共秬鬯（共音供）注云祼器謂彝及舟與瓚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子遙切）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禮圖云鬱草十二花狀如紅

藍羅端良曰秬黑黍也古者釀以爲酒以供祭祀謂之秬鬯亦曰鬱鬯周禮有鬯人之職鬱人之職鬱者鬱金香草鬯人既釀秬爲酒將用則授之鬱人鬱人築鬱金之草以和之芬芳調暢故謂之鬯築者擣也用則以瓚盛之酒既和鬱其色正黃在瓚中流動故曰黃流宗廟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追享朝享以至社壝門禜及山川四方之祭皆有祼鬯之事然鬱之爲物雖香久則失其芬芳故用時旋和之取其新潔耳鬯孫毓云鬯是酒名非草名劉向云鬯者百草之本陸農師云傳言鬯草生庭皆以爲草鐎音焦刁斗溫器三足有柄賜秬鬯孔穎達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

抱朴子

晉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文獻通考晁氏曰葛稚川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書甚富晉書內外篇通有一百一十六篇今世所傳者四十篇而已外篇頗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故子集附之於雜家者流焉

熂燎

許氏說文曰芟草燒之曰熂放火曰燎熂許氣切音餼　南史宋孝武帝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言上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宋史又云凡是山澤先恆熂爈種竹木薪果爲林爈刀居切皆熂燎之義也因

旁通

思齊

太姜

列女傳太姜有台氏女　台駘通太王娶於駘琅邪之駘國非后稷武功之駘琅邪在今山東

百男言其多

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聃季最少伯邑考前卒　左傳定公四年衛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此皆槩言文王之子衆多非必眞百男也

羑里之囚

紂囚文王於羑里時文王嘗作歌其詞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雪使我惌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國憂勤勤兮　天台陳德翁（仁王）曰羑里歌詞旨淺露疑非文王之言不敢質也

性與天合

毛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

皇矣（椐樻音）

扶老　西漢書孔光傳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顏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東漢書蔡順傳注扶老藤也

椐音居當云斤於切樻去愧切

太伯適吳（句吳　互吳　三吳）太亦作泰太伯古公太王之長子史記周本紀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荊蠻文身斷（讀上）髪以讓季歷張守節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如荊蠻者越滅吳吳地屬越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曰荊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　文身斷髪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髪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害　漢趙曄吳越春秋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于衡山遂之荊蠻斷髪文身爲荊蠻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義而君事之自號句吳　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髪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石林葉少蘊曰以傳考之斷髪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讀去）焉

句吳　吳言句者夷人發聲猶春秋之言於越也

互吳　吳伯爵吳大也即泰伯居句吳也句吳故城在無錫梅里平墟城內有泰伯井及泰伯之墓

三吳　姑蘇吳興丹陽爲三吳

貊莫　春秋傳成鱄之言禮記樂記篇引此詩皆作莫其德音貊莫通

左氏傳云德正應和曰莫

度莫明類長君順比文　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勞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昭公二十八年晉成鱄對獻子魏舒之言與周公諡法相表裏

文王征伐（密　阮　共　崇）史記周紀紂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征伐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耆即黎也邘音余

密　密須子爵商侯國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魯有密須之鼓杜預左傳注云姞姓之國在安定陰密

阮　元和姓纂云阮地在岐渭之間或云周中葉有阮鄉侯

共　恭共通虞公所奔之共池

崇　崇縣國伯爵永興鄠東之故酆宮是也酆與豐同鄠即扈也故扈一曰崇扈禹之父名鯀音衮

方鄉　六章萬邦之方鄭康成曰方猶鄉也言爲萬國之所鄉也鄉音向去聲

程　程者商封吳回之後今咸陽故安陵城周程邑也王季居之周書王季宅程世紀王季徙于程地志安陵隸扶風地在岐南與畢相接所謂畢程者武王嘗窮於畢程是也河南洛陽亦有程地乃程伯休父之邑

類禡　孔穎達禮記疏曰釋文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爾雅多爲釋詩然類不皆爲師祭但以事類告天如以攝位事類告天謂之類以巡狩事類告天亦謂之類古尚書說非時告天謂之類肆師注云爲師祭造軍法者禱之氣勢百倍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也

陳祥道禮書曰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禡貉同）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

號旣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者也古者將射則祭先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先爟（音貫）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貉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

黃帝

史記五帝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炎帝榆罔亂起黃帝親與帝榆戰于阪泉羅氏路史曰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名棻一曰軒軒之字曰玄律少典氏之子母吳樞曰符葆一名附寶祕電繞斗軒而震二十四月而生帝於壽邱故名曰軒太史公謂名軒轅後世從之非也壽邱在上邽或云濟南

蚩尤皇覽

蚩尤阪泉氏姜姓炎帝之裔也炎帝參盧曰榆罔居空桑命蚩尤居小顥以臨西方蚩尤作亂伐空桑逐榆罔居涿鹿涿鹿一云濁鹿自以爲炎帝之後纂號炎帝參盧遂委命於有熊氏有熊於是既力牧神皐率風后鄧伯温之徒及蚩尤戰於涿鹿山執蚩尤于中冀而誅之身首異處蚩尤封域有鹽池之利今河東解池是也皇覽冢墓記蚩尤冢在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尺中冀冀州也蚩尤正冢在壽張肩髀冢在山陽郡鉅縣故云身首異處

皇覽皇覽者書籍名也其書皆記古帝王及聖賢冢墓

因壘而降

左傳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靈臺

靈臺

三輔黃圖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左傳僖公十五年秦伯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杜預注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　孔穎達疏左哀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於籍圃則是新造其時僭爲此名耳

栒虡

冬官梓人爲栒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筍周禮作筍詩作栒同息允切虡或作簴曰許切音巨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縣縣通　孔穎達詩疏縣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橫牽者謂栒栒上加大版爲之飾謂之業刻版捷業如鋸齒也其縣鍾磬之處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樅音從容之從樅樅隆起貌虡鐘虡飾以臝屬磬虡飾以羽屬臝者謂虎豹貔螭爲

獸淺毛者之屬羽者謂鳥屬也栒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鱗者謂龍蛇之屬也宗廟脂膏以爲牲脂者謂牛羊之屬膏者謂豕屬也

論倫

禮記樂記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恆齋劉氏禮記說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極其和而無患害樂之本情也

鼉

象鼉形長一二丈灰黑色背尾皆有鱗甲身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枕瑩淨勝魚枕聲如鼓皮亦中冒鼓故詩言鼉鼓一名土龍字一作鱓亦作鼉汲冢周書王會篇云會稽以鼉

下武

天子致胙於

史記商君傳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秦傳周

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

五章於萬斯年之於歎美之辭當音烏

詩傳旁通卷十

詩傳旁通卷十一

大雅

生民之什

生民

姜嫄

史記姜嫄爲帝嚳元妃韓詩章句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諡號也

嫄原通有邰氏女邰國名雍州武功之邰非琅邪之邰

郊禖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　郊禖禖即媒妁之媒尊異之故從神祇之祇而謂之禖一云高禖一云皋禖一云神禖羅長源曰女媧女皇氏媧雲姓一曰女希太昊氏之女弟少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禖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是祀爲皋媒之神因典祠焉昔者駘姜從嚳郊

禖則郊禖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玄鳥至之日祠之蔡邕曰禖神高辛以前所有束晳曰皋媒者人之先也盧植曰玄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於是以三牲請於高禖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古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也

九嬪御（六宮）

禮記昏義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月令后妃帥九嬪御注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

六宮大寢一小寢五凡六

弓韣

呂氏春秋仲春紀高禖注曰韣弓韜也授以弓矢示服猛得男象也韣音獨又音蜀弓韜之韜亦作弢弓衣也並音叨他刀切

側室（娠）

記內則注側室謂夫之室次燕寢也

娠音身又貞震二音妊也妊如深汝鴆二切孕也

巨迹之說

毛公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也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　鄭康成箋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爲言肅也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之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　列子天瑞篇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倥條兒中）　史記周本紀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羅長源（泌）曰后稷之生鳥翼羊腓齊頃之誕貍乳雉嫗昆莫之棄野烏銜肉東明之擲豕嘔馬嘘是豈人爲之

哉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有身賤而不敢言生頃公棄之野貍乳之雉覆之故長名無野　烏孫昆莫生棄于野烏銜肉飼之匈奴收養之後爲烏孫王　槀離生東明棄之溷豕嘔之棄之廄馬嘘之後爲扶餘王　左氏宣公四年楚鬬伯比與䢵女生子棄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是爲令尹子文與羅長源所引皆相類昭菴亦言漢高祖之生亦類稷契非可以常理論也穀或作縠奴後切

先儒或頗疑之

今姑撫王充歐陽公一二說而黄東發語終之漢人王充論衡曰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契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主其說契稷皆帝嚳之子其

毋皆帝嚳之妃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制已設帝王之妃何爲浴於川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　歐陽文忠公曰秦漢學者喜爲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聖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爲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爲之說文忠公闢祥瑞之說有詩本義　嚴坦叔（粲）曰古無巨迹之說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藉口而爲是說毛氏不信神怪其說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爲帝嚳耳今依毛以敏爲疾而不用其帝爲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敏爲拇指之說合二家之說而去取之可以折衷矣　黄東發（震）曰鄭氏謂姜嫄履巨人跡歆動而生后稷近世大儒如晦菴東萊皆從之惟歐陽公嘗斥其誕至嚴谷華力主歐陽之說焉如諸儒說姜嫄正因履巨跡生子而驚異之是以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寒冰是以名之曰棄是以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

康我之禋祀乎何乃居然而生子也則其訓釋於上下經文皆協今華谷力排履武之說止以不難產爲神異而亦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說不通矣　坦叔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所著詩緝成時爲朝奉大夫知橫浦郡在晦菴後東發晦菴門人之門人其言皆可據以相發　橫渠張子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生民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

邰　邰肇祀

邰爲后稷毋家傳言或滅或遷以其地封后稷設爲疑而未定之辭姜嫄之國后稷之封皆難深考然味卽有邰家室之卽卽者就之意就有邰之家室而居之不勞餘力后稷肇祀肇者始也稷之始爲祭主則自封於此國而始也

軷（五祀）

軷者祭行道之神已見邶風泉水祖道之祭所謂行神也然行亦五祀之一　黄帝立五祀門戸中霤行竈見於儀禮湯之五祀見於世本戸井竈中霤行有行無門漢志一戸二霤三竈四門五井魏晉皆從之而無行唐開元禮祀戸司命以春祀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霤以季夏天寶修月令復井而絀行蓋以行神軷於始行非冬祀也故絀之絀與黜同斥去也山行曰軷封土爲山象謂之軷壤祀之在門外之西　因記祭軷并記五祀五子七祀有泰厲有司命有宮正有舞師故篇中有祀戸司命祀門厲之文

霤中霤中庭檐溜之處俗謂之檐神祭之位在牖下霤溜通檐簷通　竈祀之門外之東　戸祀之戸內之西　門祀之門之左樞凡祭五祀于廟皆布席于奧古者尸主並用祭五祀時各設其主三祭而後迎尸迎尸者祭所祭徹之後更陳俎饌卽其筵前迎其尸而祭於奧如祭宗廟之禮奧爲室西南隅室之尊處也

傳（抍　登）

燔傳諸火也傳音附與經之苑柳有鳥高飛亦傅于天之傅同抍神與切音機杼之杼除也臼中取出之也登豆之登與登降之登不同豆登之登從夕又登降之登从癶夕偏旁肉字又偏旁手字癶音撥从從字通用

行葦

几

几凭器也字象其形器物叢談之書曰古者坐必設几所依凭之具且所以優賓者也

爵

爵受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散去聲）

咢

爾雅釋樂徒擊鼓曰咢孫炎云咢聲驚咢也

金鏃翦羽矢

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郭景純注今之鉀箭是也釋器又云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景純注今之骨骲是也鏃作木切箭鏑也鏑音的箭之鋒鏑也鉀音畢骲蒲交補校平剝三切

三訂之而平

周禮冬官矢人爲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農鄭衆曰一在前謂箭槀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訂音亭又當定切殺所介切減也

純奇均

純音全奇音羇禮記投壺篇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所主切）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鄭康成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它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于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歟賓黨勝歟以勝爲賢尚技藝也均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　純鄭注儀禮如字均禮記作鈞

搢三挾一

孔穎達曰射禮搢三挾一搢插也挾謂手挾之也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閒挾一以扣絃而射也今言挾四鍭故知偏釋也嚴坦叔曰儀禮鄉射大射皆云搢三挾一个又云挾乘矢注云方持弦矢曰挾弦縱矢橫故曰方方者弦與矢作十字也兩物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是以謂之挾　挾決叶二音縱音蹤

憮敖偝立踰言

記投壺篇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辥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憮好吾切敖五報切偝音佩又符代切浮縛謀切罰也毋無通父母之母中從兩點象兩乳毋勿之毋中從一畫禁止爲姦也加圈者誤　鄭氏注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薛者禮衰求異不知孰是也憮敖慢也偝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罰也

黃耇台背（台鮐）

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也壽也老人面若垢謂之耇故解耇者以爲凍梨又謂之眉梨言老人眉秀而面如凍梨也

台音胎不圈

鮐圈音苔又音代魚名也舍人注爾雅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劉熙釋名曰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按今有魚名曰鯸鮐狀若河魨魚乖崖張忠定集有鯸鮐魚賦音胎者湯來切

古器物款識

古人製器物皆有款識款者識也識即志也志其作器歲月姓氏申以頌禱之辭

用蘄萬壽

周伯冏敦銘伯冏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蘄萬壽敦音對此銘見歐陽公集古錄

永命多福

周姬甗豆銘用蘄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萬年無疆

召仲考父壺銘用蘄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是尚　集古錄韓城鼎銘萬年無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既醉

明而未融（人有十等）

左昭五年初穆子之生筮之遇明夷之謙卜楚邱曰明夷之謙

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襍子叔傺豺）旦卿位也自甲至癸爲十日一日之中分十時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其當旦乎當卿位也

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昭七年芋尹無宇之言芋音彌芋尹楚大夫申無宇

考終命

書洪範傳曰考終命順受其正也

令終令命

周器物款識畟敦銘畟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龏彝畟其洍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益公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作懿公洍集古錄作熙畟平祕切音備當時諸侯也犕式羊切烹煮也洍詳里切

公尸

集傳云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公子璽公子也漢以後稱皇子冊立爲儲君則稱皇太子稱古之世子也按此云公尸楚茨云皇尸儀禮亦云皇尸說者以爲公君也后稷聖公之尸稱公尸皇王也太王王季之尸稱皇尸此順文解辭耳楚茨之詩爲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而亦稱皇尸殆不必拘泥也

嗣舉奠

儀禮特牲饋食禮曰嗣舉奠（句）盥入（句）北面再拜稽首（句）尸執奠（句）進受復位（句）祭酒啐酒（句）尸舉肝（句）舉奠左執觶（句）再拜稽首（句）進受肝（句）復位（句）坐食肝（句）卒觶拜（句）尸備答拜焉（句）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句）舉奠答拜（句）尸祭酒啐酒奠之（句）舉奠出復位　饋食之食音嗣啐子律切又食快倉憒二切啐嘗也

鳧鷖

天命之所附屬音蜀

鳧鷖

釋賓尸

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何休注禮繹繼昨日事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色界切）也殷曰彤（容）周曰繹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孔穎達曰宴尸之禮卽用祭之明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有司徹儀禮篇名）

公劉

后稷曾孫

晉人王基曰公劉字尚書傳曰公爵劉名陸德明曰公號也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伯厚引王氏名迭之說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

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餘歲未知何所据也

不出封內

成公呂伯恭曰以國語史記參毛鄭說自不窋已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爲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容臭

記內則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注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迫尊者給小使也　容臭香物後世香囊是其遺制楚辭所謂幃者幃卽香囊

致邑立宗

左傳哀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蠻于赤奔晉陰地晉執之以畀楚師于三戶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夷虎蠻夷叛楚者陰地晉地名三戶楚丹水縣地名致邑立宗爲之作邑立其宗主而誘其民以歸楚

考日景

地官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去聲下同）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鄭衆曰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徒結切）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鄭玄曰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云（景即字）

三單

鄭氏箋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單者無羨卒也羨音延之去聲孔氏疏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是無副丁

夕陽

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爾雅文

鍛

嚴坦叔曰鍛毛以爲石朱以爲鐵今考鍛打鐵也字從金碫者礪也字從石此鍛從金當爲鐵嵇康好鍛即此也

芮

芮水名（汧）

西漢地理志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

汧水出隴州吳山西北至汧源入渭汧音牽

洞酌

餴饎

餴一作饙毛傳餴餾也餾音溜爾雅饎稔也　孫炎云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璞云饙熟曰餾饎許慎云酒食揚雄云熟食字一作糦亦作饎

彊教說安

禮記表記篇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彊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彊教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之類說安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之類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彊渠良切毋荒之毋音無

卷阿

飄

飄風自南飄避遙切音標

休

優游爾休矣休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

版圖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鄭氏注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　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注云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鄭康成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漢蕭何從沛公入咸陽先入丞相府收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之阨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

茀

茀祿爾康矣茀集傳芳弗切毛音弗鄭音廢禮韻敷勿切（精芳）

弗未詳

賡載歌

書益稷傳賡續也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

大諫

民勞（先儒以此以下爲變大雅）

春秋左傳成公八年季文子與晉韓穿言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音甫文子名）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注簡諫也

板

凡

凡國伯爵周公旦之後左氏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祭側界切

沓沓

孟子泄泄猶沓沓集注云怠緩說從之貌

同僚

左氏文公七年晉先蔑使秦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　寮寀也郭景純注爾雅云寀謂采地同地爲寀同官爲僚采地食邑也寀與采同即謂受封之采邑使去聲

壎篪

壎亦作塤毛詩樂舞器圖云釋者皆以二者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壎篪爲況者蓋壎篪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壎篪二者其竅盡合則爲黃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獨相應和是以取之和去聲

詩傳旁通卷十一

詩傳旁通卷十二

大雅

蕩之什

蕩

受中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劉子劉康公畿內諸侯爲王朝卿士劉邑在河南緱氏杜元凱云緱氏西北有劉亭許氏說文無劉字故作鐂與[illegible]今鐂[illegible]劉三字通受中以生者言民受天地大中至正之理以生　緱音句

力行之力

史記儒林傳申公爲人天子使（[illegible]）使（[illegible]）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天子漢武帝

慆德

慆嚴字本作滔

抑

三復此詩（宮縚）

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注云異士殊異之士大戴禮引之以爲異姓婚姻以兄之女妻之（行妻並去聲）

宮縚南宮縚名縚又名适字子容居南宮諡敬叔孟懿子從兄弟論謂之南容縚他刀切從木用切

屋漏

室西北隅日月之光所漏照之處言隱深也

楚語倚相

左氏國語中楚語倚相楚靈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墳典索邱四者皆書名楚靈王倚相皆當魯昭公時相　息亮切

師長士

師長大夫也士衆士也

旅賁

賁音奔虎賁武勇士旅衆也韋昭曰勇力之士

宁

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屏上聲宁音貯凡處字上聲音不圈去聲者加圈

官師

諸有司之長亦云府史胥徒之長胥字平上二音

誦訓

周禮司徒屬有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注云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詔猶告也

瞽御

近侍也瞽近人君給使令者也

師工

晉師曠曰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工者樂工誦者誦箴諫之辭瞽者爲樂師故云師工師曠語見左襄十四年

訓御

御者進也

侯包（武公年數年表）

包一作苞孔穎達詩正義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王伯厚困學紀聞朱子謂不知此出何處愚按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附經籍志有韓詩翼要十卷侯苞撰然則苞學韓詩者也盍按侯苞漢時人韓詩之學今不傳矣姑存其目漢常山太傅韓嬰故訓三十六卷薛君章句二十二卷（薛漢）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十卷

武公年數年表嚴坦叔曰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卽位詩記以爲其齒四十餘是也孔疏以爲宣王三十六年卽位恐誤年表武公終於平王十三年年表史記諸侯年表武公名和（卽共伯和）

桑柔

芮良夫

芮畿內國名伯爵與周同姓爲周司徒左傳文公元年秦穆公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疑立

疑音疑魚力切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主人阼階東疑立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亟同

綴旒

公羊傳襄公十六年三月戊寅大夫盟君若贅旒然贅亦作綴去聲丁衛切入聲丁劣切綴旒者言其危而欲絕也大夫強而君弱之比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胡名）出奔於彘太子靜（宣王名）匿召公家召公周公二相行故號曰共和共和之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國語曰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國人圍之邵公曰昔我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韋昭注曰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召邵通召字加圖周召二公世有之非必公旦公奭之後羅泌羅苹以爲共伯和

共平聲

圮族

書鯀圮族圮敗也族類也鯀音袞夏禹之父崇國伯之名圮部鄙切音否卦之否伾之上聲

榮夷公

史記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illegible]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後國人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在位凡三十七年

千慮一得

西漢書韓信傳廣武軍李左車謂信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陰

於鴆切如張橫渠密告之說則陰爲平聲

雲漢

雲漢天河

曹氏曰或謂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或謂箕斗閒爲漢津雲在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爲漢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閒是爲漢津逶迤向西南行至七里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厚也宋有曹豳東畝亦解詩

索鬼神

地官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鄭氏注云求廢祀而修之

仍叔

仍圻內國邑名諸侯爲卿士者圻畿通仍叔芮夏夫榮夷公仍芮榮皆采地榮在河南鞏縣西

奠瘞

孔穎達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地按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祭地之禮瘞埋其牲幣於地泰折卽方丘祭地處折之列切音哲

雩祀百辟

月令仲夏之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鄭氏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

天宗

月令注日月星辰謂之天宗

師氏以兵守門

地官司徒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朱子於小雅十月之交傳云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於此詩傳云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各因其職之所在而分言之讀者互觀焉可也

徹膳

徹猶去也謂減損也孔穎達曰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　牛羊豕謂之太牢

左右不修

左右總謂君左右之諸臣不修謂無所修作

無俚

漢書季布傳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乃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蘇林曰俚賴也晉灼曰俚聊也許愼曰俚賴也其爲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以許叔重兼蘇晉二說故並存之

崧高

崧高

白虎通曰崧高山者中央之岳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云崧高在今河南府

東岱

泰山一名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宗長也言爲羣嶽之長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禪者增厚也封一山爲主禪一山爲儲副封泰山則禪梁父如天子太子然泰山在今兗州

南霍

周禮荊州之鎭曰衡山衡山南嶽也以灊霍爲副爾雅云霍山爲南嶽白氏六帖云衡山有三峰一曰紫蓋二曰石囷三曰芙蓉羅含湘中記云衡山上應斗衡位直離宮故曰南嶽又名霍山在今湖南衡州路泰岱衡霍皆一山二名

西華

華山記曰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曰華山周禮職方氏河南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在今華州

北恆

職方氏幷州其山鎭曰恆山白虎通云北方爲恆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恆久故曰恆山

尹

子朝入尹在周地尹氏采邑在鞏西南偃師縣尹吉甫墓在汾州或云榮卽其邑地

四岳

唐虞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故曰四岳在周則齊許申呂皆其後也

大封

周禮春官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鄙　蔡邕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受天子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封東方受青土封南方受赤土各如其方色藉以白茅苴以黃土授之歸國以立社稷故謂之茅土

侯

東平王諸子

漢書光武十王傳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明帝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爲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郡之南平陽（縣名）橐（縣名）湖陵（縣名）五縣益東平國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近

近鄭氏音記許氏說文从辵从斤按字書辵音丑略切斤音巨基切辵字入聲與走字不同

烝民

保

賈長沙治安策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

樊

樊莽鬱鄉四字通樊者仲山甫之采邑宣王封之京兆杜陵有鬱鄉樊川韋昭曰樊畿內邑王伯厚曰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

徙薄姑治臨菑

史記齊世家太公卒丁公呂伋立傳乙公得癸公慈母哀公不辰凡五世紀侯譖哀公於周夷王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哀公之同母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　春秋時齊襄公殺紀侯說者以爲復九世之讐　張守節曰薄姑氏殷諸侯封於此周滅之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鄭漁仲曰齊本顓帝之墟營丘今臨淄縣薄姑亦謂之蒲姑在其西北或云營丘故城在濰州昌樂而青州博興有蒲姑故城王伯厚曰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詩正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謂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與世家異毛公當有據

韓奕

士服入見

春秋之法嗣子定位於初喪明年正位改元又明年服喪已畢見（現）于京師而請命焉　公羊傳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不庭

左傳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說者曰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不庭言不趨走於庭故討其罪

兩較

周禮輿人注兩輢上出軾者在車之兩旁孔穎達曰式上二尺一寸別橫一木謂之較較音角輢音倚

金厄

厄蟲也爾雅釋蟲云厄烏蠋郭璞注曰大蟲如指似蠶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蠋音蜀

屠

杜一作屠杜者杜伯之國也漢之杜陵杜伯所築長安縣有杜伯冢萬年縣有周杜主祠

侯氏

儀禮覲禮篇天子稱來朝諸侯皆曰侯氏　禮記射義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曾孫侯氏以下八句舊說以爲貍首篇之文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云曾孫侯氏四正者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

汾王

嚴坦叔引解頤新語曰汾王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音糾）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爲敖葬郟者謂郟敖葬訾者謂訾敖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莒郊公黎比公爲比非也按左氏傳莒夷無謚於是有黎比公郊公茲丕公著邱公皆以號爲稱與汾王以地爲稱者不類矣黎比之比音毗

燕

召公初封春秋之燕亳以其僻遠有寢邱留侯之意地逼山戎六國時寖大置漁陽上谷右北平遼東西五郡地秦滅之爲上谷郡漢立燕國昭帝爲廣陽國廣陽郡唐武德爲燕州後爲燕山府金爲大興府周封康公於燕蓋爲歸老之地所謂寢邱留侯意也康公之召則在扶風羅長源云東遷後采於垣（食采垣邑）鳳翔天興縣東北六十里召原也有康公廟王厚齋說見召南

追

如字又都回切追貊如論語之言蠻貊

城邢

春秋傳公元年經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氏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具邢器用而遷之邢遷于夷儀諸侯之救患也

城楚邱

三年經書春王正月城楚邱傳云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邢困于狄齊桓公遷之邢遷如歸衛遭狄難君死國滅齊桓公封之衛國忘亡

江漢

淮夷來求

來求之求如左宣十二年晉大夫趙括趙同云率師以來唯敵是求

卣

卣中尊也古者之尊以彝爲上卣爲中罍爲下故祭祼皆用彝酢皆用罍賜皆用卣

敦

敦音對周禮天官屬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若合諸侯則供珠槃玉敦注云敦槃類珠玉以爲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　尸主也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

郱敦

先秦古器記曰劉原父家所藏郱敦銘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庭佑祝郱王呼內史冊命郱王曰郱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曈京乃命錫汝赤芾彤冕齊黃鑾旂用事郱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郱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郱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郱皮變切音汴弁通姓有弁氏劉曜太史弁廣明　益按春官有典庸器之職庸功也有功者爲之鑄器而銘其功於器上如郱敦之類是也後世謂之款識宣榭宣王之廟

常武

仍

老子道德經上德不德章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班師

禹謨班師振旅班還也

常武篇名

濮斗南曰詩中無常武字反因講師續說而命名此所創見也益謂漢儒尚專門之學異師相攻各講其所傳之經故有講師漢以前無之此詩之命名當從雨無正之例篇中無題字

瞻卬

懿

懿厥哲婦之懿古注作有所痛傷之聲故圈平聲今朱傳訓美也如字

寺

寺亦作侍寺祥吏切音嗣侍時吏切如字一作閹與侍同是寺有寺侍二音皆謂寺人寺人閹官也閹與奄同衣廉切音淹閹官男子去勢精閉者謂之中官謂之宦者謂之黃門亦謂之璫

歐陽公言

五代史宦者傳論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前後左右日益親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於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所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而圖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illegible]雖有聖智不能爲謀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

女戎

春秋外傳晉語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史蘇又曰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　夏桀妹喜有施氏商辛妲己有蘇氏周幽王褒姒有褒氏皆女戎也

召旻

疏粺

二者米之精粗疏米之粗者謂糲米粺米之精者鄭康成曰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切鑿子洛切呂忱字林曰糲米一斛舂爲八斗糲郎葛切孔穎達曰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算數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麤於粺故爲疏耳

詩傳旁通卷十二

詩傳旁通卷十三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周公成洛邑

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雒洛同蔡仲默曰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

烝祭歳

王在新邑烝祭歳洛誥篇文歳者歳舉之祭

書大傳

大傳釋書之文

愀

愀七小切音悄愀然變色之貌

樂記

樂記禮記篇名

疏越

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也疏音疎越如字

三歎

一倡三歎朱子云一人倡三人和之或以爲三歎息者非鄭氏明云三人從歎之詳味從字是從而和之也

有遺音

琴聲濁而遲是質素之音非極聲音之美然其中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

練朱絃

練朱絲以爲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

乾豆上奏登歌

西漢書禮樂志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樂名）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樂名）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箱坐定奏永成之樂美禮已成也采薺逸詩篇名薺才私切或作資亦作茨音同乾豆脯羞之屬休成樂叔孫通所作

維天之命

何以恤我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向戌宋大夫戌雪律切

維清

典

文王之典毛傳曰典法也

烈文

君子小人

大學注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

天作

岐（韓子）

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府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以山之岐而得名卽箭筈嶺也桓譚琴操云文王初爲岐侯岐亦作郊一分爲二曰岐筈古活切音括箭本受絃處曰筈其地有箭筈關

韓子昌黎韓子退之岐山操彼岐有岨我往獨處莆田方氏（崧卿）曰岨與阻同楚詞漢書多用岨字今以平聲讀之非也

徂

東漢書西南夷莋都夷傳（莋音昨）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　唐章懷太子賢注曰詩周頌也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　易（並去聲）

昊天有成命

叔向引詩

國語周語晉羊舌肸（許乙切叔向名）聘于周單（音善）靖公享之語說（音悅）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且其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者而稱昊天翼其上者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

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

我將

文王之典

嚴坦叔曰興毛於維清傳云法也於此傳云常也鄭氏以爲常道法者道之所寓其實一也

人本乎祖

禮記郊特牲篇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圜丘（方丘）

圜圓通周制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以禋祀昊天上帝精意以享之謂禋玉用蒼璧玉之圜者謂之璧牲及幣皆蒼色牲用犢幣繒文八尺王大裘冕無旒乘玉輅錫（音羊）繁（音盤）纓十有再就五色備一匝謂之就建太常十有二旒祀尊犧俎醯器並瓦

爵匏片爲之以藁秸及蒲爲藉神之席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圜鍾夾鍾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作鍾字太常旗天神主北辰　雷鼓雷鼗六面有革可擊　孤竹竹之特生者　雲和山名　祀天於南郊地上之圜丘立圜而高所以象天南郊之壇曰泰壇以之燔柴爲祭地於北郊澤中之方丘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北郊之坎曰泰折以之瘞埋焉

方丘夏至日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禮以黃琮瑞玉八寸形似車釭謂之琮鄭氏云琮八方象地之形牲以黃犢幣以黃繒王及尸同服大裘樂函鍾爲宮太簇（湊）爲角姑洗（蘚）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　祇與示同地祇主崑崙　函鍾林鍾也　鄭玄云雷鼓雷鼗八面靈鼓

靈鼗六面與前鄭衆之說異　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　空桑山名

器陶匏牲犢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illegible]）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大饗

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大饗帝（句）嘗（句）犧牲告備於天子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仲夏之大雩祈也季秋之大饗報也雩吁也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一說雩遠也遠爲民祈福也

曰天曰帝

朱子曰爲壇而祭故爲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爲之

命
以義起之
禮運篇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
時邁
殷國
殷猶衆也周禮秋官大行人之職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
歲徧存三歲徧頫（他弔切與眺同）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
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
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夏官職方氏注云十
二歲王若不巡狩則六服盡朝　通言語之官曰象胥如今之
通事朝音潮
春秋傳
左氏宣公十二年芘子（莊王名旅）曰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
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
有七德我無一焉
外傳
左氏國語謂之春秋外傳爲叔孫穆子（名豹）答晉行人之言曰金
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金奏以金奏樂
也
九夏
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音陔）夏驁（熬傲二音）夏鄭氏注曰金奏擊金以
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
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
呂叔玉

鄭氏鍾師注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
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
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臣工之什
臣工
保介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
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呂氏春秋孟春
紀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高誘曰元善也辰十二辰從子至
亥也耒耜耕器也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
耜之具於籍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
呂覽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呂不韋春秋十二

紀八覽六論十二紀六十一篇八覽八十三篇六論三十六篇
總百八十篇秦相呂不韋與門客同爲之謂之呂氏春秋高誘
爲之注八覽者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
離俗覽恃君覽凡八
噫嘻
萬夫之地
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字指甸稍縣都之地稍去聲）五家爲鄰五
鄰爲里五里爲酇（音贊）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凡治野夫
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貞軫二音）百夫有洫洫上有
涂（洫忽域切涂亦作途）于夫有澮（音膾）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
千畿鄭氏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
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徑畛涂道路皆
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
容二軌路容三軌凡車由軌以上爲軌軎轍車轍也萬夫者方

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而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貸音權）

鄉遂司稼

六鄉六遂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

溝洫用貢法

王厚齋曰周禮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

振鷺

杞

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傳西樓公題公陸湻曰東樓公封杞今陳留雍邱是九代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湻于凡二十一代楚滅之

宋

宋子姓公爵其先啟爲舜司徒而封商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春秋之宋古之商邱唐火正閼伯之墟相土因之漢爲睢陽隋爲宋城宋南京治縣西南十二里有微子廟五隕石

膰拜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皇武子對鄭文公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膰音煩祭肉也）

有瞽

合乎祖

孔穎達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經指言合諸樂器奏之祀事也言告于太祖則特告太祖不

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此太祖謂文王也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

鞉

鞉音脩小鼓在大鼓旁

柷圉挏

柷木椌也柷音充之入聲椌苦江切圉楬也楬苦瞎切挏達孔切音動義亦同

潛

槮

爾雅釋器曰槮謂之涔（古涔字）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槮郭璞云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取之　槮或從米旁爾雅從木旁音霜甚切（森之上音）亦作罧音疏簪切

雝

周人以諱事神

左氏莊公六年魯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臣子雖不敢斥言然禮卒哭之後舍故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云以諱事神名者生者之名終則諱之者人死曰終名終曰諱自高祖至父皆不敢斥言故云名終將諱之

周人諱殷人不諱

享右祭祀

周禮春官太祝辨九𢴨以享右祭祀　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也𢴨與拜同九拜者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二曰頓首拜頭叩地三曰空首拜頭至手今謂之拜手四曰振動拜動音董謂以兩手相擊五曰吉拜謂拜而后稽顙六曰凶拜謂稽顙而后拜七曰奇拜謂先屈一膝奇音基八曰襃拜襃音報卽今之再拜九曰肅拜但俯下手如今之揖也

載見

穆考

書稱穆考文王見酒誥篇宗廟之位太祖居中左昭右穆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故稱穆考

有客

微干

微國名于爵本扶風之郃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紂徙封之後內則在聊城今故城在潞東北樂史寰宇記微城在潞東北三十里

萋且

曹氏曰萋如萋兮斐兮且如籩豆有且言其萋且有文如曹氏說則且音子余切且多貌

武

周公作大武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

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

干戚舞大武

禮記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予小子

曹氏曰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然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蓋成王常以幼沖自處故每稱之耳

煢煢在疚（匡鼎來）

前漢匡衡傳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illegible]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首卷鼎來之義　無說詩匡鼎來鼎當也方也

羹牆

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節者　梁冀之黨作飛章以誣搆李固之罪故爲此言

登降堂只

楚辭大招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位九卿只朱子楚辭後語曰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於史學而不梏于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大

招辭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

小毖

鷦鷯生鵰

桃蟲鷦也今鷦鷯也一名鷦鵙（亡消切音苗）許慎曰鷦鵙桃蟲也陸璣曰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云鷦鷯生鵰郭璞曰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鵰鶚者也益謂鷦鷯生鵰之說物之變化容有此理世有鳥名雛禮者俗謂之鴉舅（[illegible]朱[illegible]切）郭璞注爾雅所謂鳥鷚者是也爾雅釋鳥謂之鷚鳩（音謬）及此鳥鷚巢中或時產鵰蓋其生乳衆雛亦或爲鷹然亦理之不可詰者也

載芟

柞氏

周禮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

日至令剃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化猶生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注云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柞剃之柞側百切

彊予任甿

地官遂人注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予與同一夫受田百畝有弟爲餘夫

閒民

天官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司農鄭衆曰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時雇力然閒音閑

函

戶南切良耜篇同函含音同其音咸者音義與戶南切者不同

佖

蒲節切又蒲必切嚴坦叔音離別之別

且

且七也切

良耜

剌

毛傳趙剌也鄭箋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剌七迹切

荼蓼

蓼一名薔一名虞蓼見於爾雅釋草毛傳於此云蓼水草也孫炎云虞蓼澤之所生故爲水草

絲衣

基

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陳少南曰廟門之外有塾焉所以繹尸也

視壺濯

周禮太宰小宗伯皆言眂滌濯鄭康成曰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眂與視同甗音彥又上聲孔穎達曰正祭則小宗伯省牲眂滌濯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此繹祭輕故使士基亦宗伯之屬齍音咨黍稷在器也

告充

鄭氏箋又視牲（句）從羊之牛反（句）告充（句）

酌

勺

酌卽勺也張橫渠曰勺是周公制禮樂時有所增添　毛傳朱傳分句　古注本實維爾公（句）允師（句）一章九句今通爲一句

武宿夜

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孔穎達疏曰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桓

軍後凶年

老子道德經儉武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好去聲

克殷年豐

左傳僖公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閒

閒代也閒代之閒去聲音澗與魚麗之閒同

賚

於

於繹思之於毛傳如字今音烏

般

嶞

嶞古注吐果切从山不從土

河（海）

爾雅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鬴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凡九蔡仲默云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遂分簡潔爲二古今言河者夾漈鄭漁仲最詳今纂其通志地理略云河水自西域來有大源有三正源出崑崙山東北陬而東行一源出天竺葱嶺一源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嶺河合而東入于崑崙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嶺河爾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而沒其正源也三河合而東過蒲昌或云入蒲昌海而復東出於理不然乃東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爲中國河積石山屬鄯州禹之所道自此始故其詳得聞焉遂過西平卽鄯州又東南過枹（音孚）罕河州也有洮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臨洮洮州也有離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允音沿吾音衙）湟水從西來入焉金城蘭州也遂轉而

北過武威涼州也又北至朔方故夏州也遂轉而東南又南過上郡白土縣圁水從西來入焉上郡綏州也又南過溼州大寧縣壺口山又南過北屈今慈州吉鄉也而爲采桑津又南過龍門有汾水從東來入焉龍門縣今隸河中又南過夏陽梁山之東又南過汾陰縣西郃陽縣東又南過蒲阪縣雷首山西蒲阪今河東也有涑（音速）水從東北來入焉又南過華陰縣潼關渭水從西來入焉遂轉而東過河北縣今陝州平陸也又東過陝縣厎柱山山在河中心水分流包山而過湍急多覆溺舟船又東崤水從右入焉是謂崤津亦謂之茅津又東左過絳州垣曲縣湛水從北來入焉又東而爲孟津又東過河陽縣南洛陽縣北又東過溫縣沮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右過鞏縣洛水從西南來入焉左過成皋縣北沇水（音兗）從北來入焉成皋今孟州汜（音似）水縣東過大伾山下又東汜水從南來入焉又東過滎陽縣西北而爲棘津又東過滎陽鴻溝出焉鴻溝一名官渡水一名狼蕩渠今謂之汴河大禹塞滎澤開之以引河水東南通淮泗狼蕩渠據桑欽所說卽此也而班固又云狼蕩渠受濟（上聲）水至陳入潁未詳其實又東北過懷州武涉沁水入焉又東過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或云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發卒塞之其水遂絕又東北而爲延津又東北左過黎陽大伾山黎陽今通利軍治也（宋通利軍今河北濬）有淇水從西來入焉淇水卽洚水也又東北過濮陽縣別出爲瓠子河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水注鉅野通于淮泗發卒塞之又東北過東武陽今大名朝城也而爲漯（詭切）河又東北過大名館陶縣別出爲屯氏河又東北過清河靈縣別出則爲鳴犢河靈縣隋省入博平今隸博州鳴犢河至瀛州蓚（它苗切）縣與屯氏河通三河今皆絕矣又北過德州平原又東北過棣州厭次又東北過濱州渤海又東北過青州千乘又東北過甲下邑別出一枝入濟又東北入于海舊說禹導河至頓邱分爲二渠一曰漯川出武陽至于乘入渤海一曰北瀆

出貝邱至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舊云大陸在鉅鹿此乃古大陸縣唐改爲昭慶開寶中改爲隆平近省爲鎮入趙州臨城然禹貢大陸當只是汲郡吳澤非趙州大陸縣也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又知其六河以次推之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潔曰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今按圖志瀛州有成平故城又有徒駭河永靜軍有光縣（[illegible]東光縣[illegible]州）東連滄州有胡蘇亭蓋因河命名而滄州復有鬲津鉤盤太史河之名鬲縣故城在德州與滄比境鄭氏云九河齊桓公塞之而北濵至王莽時亦絕故世謂王莽河在今永靜軍然臣樵每疑禹之所導無二河按禹貢文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按武帝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是爲朝城之漯河也然則今河之入海者入勃海爾禹貢所謂入于海者由碣石之海碣石今在平州北瀆者乃禹所導之河其後河奔漯川入于渤海故瀆遂絶九河不復通蓋故瀆在北漯川在東河決而東勢則然也恐非齊桓公所塞自河決漯川之後北瀆遂微九河皆絶但王莽河上承北瀆下入逆河爲一河微通奈北勢高故後亦絶但由漯川爾大抵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陝洛夾山而行故少有決徙之患自河陽以下東至海千里平田虛壤故多奔決而無定流也漢書溝洫志四瀆河爲宗愚按今黄河入海在淮安安東境內安東宋漣水軍

海晦也納百川之水包九州之廣晴晦難知也東海曰滄海曰渤海曰渤澥南海曰漲海西海曰青海北海曰瀚海大抵西海絶遠不可至東南之海水多傾泄就下所謂地不滿東南者謂皆水也大瀛海環九州者是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則

近誕而不經矣又今北方有小水輒謂之海子按史記注塞內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其小水海子之稱自古已然因併記之

般

般蒲寒切蘇氏曰遊般也曹氏曰般旋也取般旋之義

詩傳旁通卷十三

詩傳旁通卷十四

魯頌

賜天子禮樂（請命作頌）

衛正叔（湜）禮記集說曰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爾　陳用之（祥道）禮書曰天子之樂而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埽地而可知也　嚴坦叔（粲）詩緝曰曹氏曰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矣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考諸春秋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而惟僖公行之豈成王之命獨豫加於僖公歟故知其僭自僖公始也夫以

諸侯而僭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能討而天亦吐之矣是以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春鼷鼠食郊牛角牛死皆改卜牛然則天之不歆其祀亦可見矣夫祭天天子之大事大禮也猶敢僭而行之焉則其僭而作頌抑其次也

請命作頌黃東發（震）日鈔曰愚按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見於經者凡五十四年使行父壽逾七十計其在文公時年方弱冠僖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追事僖公而爲之請命於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年方見於經恐亦未必追事僖公也且序之爲此說者以魯有頌爲僭而行父魯名臣也謂其嘗請命於周則魯非僭耳然魯之僭莫大於郊矣明堂位言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審如此說亦未必使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況呂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於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作於秦明堂位

作於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未必有之以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愧反以郊爲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尚欲避頌之爲僭何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願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風所謂美耳郊僭也不以爲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爲僭而請之乎且此詩作於誰而請之也謂作於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於臣子臣子不應專達於朝然則序詩者特未可知也劉元城嘗言我藝祖不事虛文至太宗朝方用兵河東羣臣已作歌詩准夷固魯積患也僖公僅嘗從齊桓公會諸侯於准反因此見止於齊明年乃得歸可羞之甚者也魯人反作詩歌以誇大其功雖曰祈願之辭然此亦魯之所以不競也歟右請命作頌雖序說亦所當知

季子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徧歌之札吳王壽夢之第四子故云季子　延州來季子　州來古國也吳取之以封季子地志云吳封季札州來而居延陵故曰延州來按延陵有五一在代郡一在綏州一在丹徒皆非季子之居一在金陵然亦非古之延陵在今常州晉陵縣北七十里江陰之西三十五里地曰申浦札退耕在是有札之墓孔聖書其碣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凡十字羅長源路史曰江陰芙蓉湖西馬鞍山札耕處

駉

驈

青驪驈（頁忍切）

魚

或引爾雅作䁻

思無邪斷章

左襄一十八年盧蒲癸曰賦詩斷章　斷音短言賦詩者但取其一章爲義斷取其一章也

泮水

受成訊馘

禮記王制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鄭康成注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孔穎達疏訊言也是生而可言問者也馘截耳也是死而絕其左耳也

五十矢爲束（荀毛之師）

孔穎達曰古者一弓百矢毛以五十矢爲束荀卿論兵云負矢五十箇荀毛之師故從其言耳穎達又曰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爲兩束

荀毛之師　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以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授毛萇亨大毛公萇小毛公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

荀卿名況趙人

閟宮

稙穉

毛傳本云先種曰稙後種曰穉按稙穉非穀名乃生熟早晚之稱

楅衡

楅音逼以木束角也楅設於角衡施於鼻皆所以止觸

白牡騂剛

禮記明堂位云殷白牡周騂剛公羊文十三年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何休注公羊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謙敢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騂剛赤脊周牲也魯公伯禽以諸侯不嫌

故從周制以脊爲差

常

常魯邦是常之常鄭氏箋云守也載嘗之載傳以爲則箋以爲始

三壽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晉姜鼎銘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

魯朝宿之邑

左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元凱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其地近鄭故鄭易之按朝宿之邑者朝覲往來所宿之邑也此詩居常與許許即許田其地近鄭常一作嘗在薛之旁莊三十一年築臺於薛薛魯地後屬齊爲孟嘗君食邑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孔疏常爲南鄙許爲西鄙

壽母

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成謚也風姓也須句國之女風姓（句音劬）僖立時年長故稱成風爲壽母

徂徠新甫

王伯厚曰後漢書注兗州博城縣有徂徠山亦名尤來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商頌

商（殷商　商邱　商洛）

契封商子昭明居砥石復遷商昭明子相土居商邱帝嚳四后次妃有娀女曰簡狄簡亦作柬狄亦作翟感乙致胎疈而生契乙者燕也疈者胸剖而生也疈音平之入聲契字亦作卨亦作禼亦作偰四字同音堯命契爲司徒使布五教至虞不廢是以受商賜姓子氏商人謂之玄王契所封之商在商州上洛縣華陰鄭縣有𨛜都城及故潘邑世本云契居蕃闞駰云蕃在鄭西

今之欒城地有商山欒亦作欒並盧官切潘與蕃同音翻

殷商鄭漁仲曰契之封商本上洛後世遷於亳故京兆杜縣亳亭是也司馬遷云禹興西羌湯起亳俱在西也及湯有天下始居於商邱復命以亳衆之穀熟是也本帝嚳之都故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契至成湯凡八遷亳都有澱水在焉故亦謂之殷後世遷於囂遷於相遷於耿遷於朝歌而殷商之名未始偏廢以開國受命之祖所以命也

商邱乃唐火正之官閼伯所封之故墟相土因而居之其地在漢爲睢陽在唐爲宋州在宋爲南京應天府在亡金爲歸德府自契以下十有二世而湯遂興

商之商洛古義均國舜子義均封　故曰商均在漢爲商縣盛弘之荆州記云武關西北百二十里商城是也

戴公

成王殺武庚封微子啟於宋代武庚爲殷後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周宣王之時

正考父

宋緡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

亳（亳王）

亳之名則一其爲地則五譙郡之亳弗與焉而成湯都南亳在穀熟縣古商辛所都之地與葛爲鄰穀熟在宋爲南京屬縣葛則甯陵之葛鄉也一在長安杜縣南商先世居之有亳亭有澱水一在河南偃師謂之西亳或以此爲湯都然去葛七八百里非可使亳衆往爲耕者一在考城謂之北亳亦曰景亳有景山亳城湯亭古亳城在考城東北五十三里有湯葬處亦有澱水考城於今爲歸德睢州之屬縣一在鄭地左襄十一年盟於亳城北鄭地也亳縣本濟陰故亳今亳州譙郡近於穀熟之南亳又有南北亳亦皆曰商乃後代之襲名或以考城爲南亳安陽爲北亳安陽卽相州外城孔穎達亦不能辨又有以南西北亳爲三亳阪尹者羅長源曰按三阪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分亳民於三所爾

亳王周穆王桓王之時別有一湯亦號亳王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君葬於徵地者非成湯也

那

商人尚聲

禮記郊特牲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注云臭味未成牲未殺也滌蕩猶搖也迎牲迎於廟門之外也

齊之日祭之日（僾還愾音）

禮記祭日注見所爲齋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者也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飲閒則又出戶而聽之疏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在後

僾音愛微見貌還音旋平聲愾開代切

容聲

東匯澤陳雲住（櫟）曰舉動容止之聲也

嘉客（丹朱）

客謂先代之後如益稷書之虞賓在位謂堯子丹朱爲賓於虞

丹朱堯子朱封於丹淵

閔馬父

閔馬父魯人襄公傳書閔子馬昭公傳書閔馬父一人而異其書若子馬父者然

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

朱子曰太史公云宋襄脩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考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韓詩太史公之說

非也

張子曰魯頌之辭夸商頌之辭粹

名頌

韋昭注國語云名頌頌之美者

其輯之亂

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烈祖

羹定

定丁磬切音訂又如字禮器云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注云羹肉汁也定肉熟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乃薦熟未食之前也鄭康成曰羹定謂割牲時也羹以其味之和而羹成定以其體之熟而無變儀禮云肉謂之羹定猶熟也

玄鳥

有娀

淮南子有娀在不周之北張守節史記正義按記云桀敗有娀之墟有娀當在蒲州羅長源云蓋在陜虢之閒娀訛爲嵩故有娀氏嵩氏

九有

鄭氏箋九有覆有九州爲之王也

武王

史記殷本紀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湯名履亦曰天乙或曰字也或曰夏殷之王皆以名爲號按謚法除虐去殘曰湯然謚法至周乃有之

維河

朱子初解河商所都如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遷卽此河也景員維河則以諸侯輻輳而至於河也員音圓鄭氏音云下篇長發幅隕既長之隕亦音圓朱傳音員徐邈音予貧切

景亳之命

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靈王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鈞臺在河南陽翟縣啟享諸侯於此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卽偃師湯會諸侯於此

長發

玄王

國語周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魯語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韋昭曰玄王契也歐陽文忠公曰書稱格王寍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

日躋

孔子家語弟子行篇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

旒縿

詩詁曰旂所垂爲旒眾旒所著爲縿縿者旌旂之正幅也著者綴也縿音衫著直略切

係屬

公羊傳君若綴旒然注云綴繫屬也繫屬之與係屬音義並同屬音燭漢書五行志君若綴斿不得舉手應劭曰斿旌旗之旒隨風動搖顏師古曰言爲下所執隨人東西斿音由

駿厖

荀子榮辱篇作駿蒙蒙之讀如厖齊詩作駿駹駿駹謂馬也按隋書以爲齊詩魏代已亡今舉其說蓋雜見於傳注者耳

韋

大彭豕韋者顓頊孫陸終之子曰籛籛之字曰鏗封於彭是爲大彭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放勳夏之中興別封其孫元哲于韋

是爲豕韋迭爲夏伯元哲一作元喆哲喆音同羅長源曰國都記豕韋氏彭氏之國劉累更封之故世本謂豕韋防姓杜預云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隋爲韋城縣今滑州白馬縣南韋鄉也有豢龍井

顧

顧己姓子爵高陽之後氏有顧有溫夏諸侯之國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古顧城古今人表以爲鼓顏師古曰鼓即顧也顧爲商所滅溫爲狄所滅

昆吾

昆吾己姓國帝顓頊妻勝奔氏曰娽生伯偁卷章季禺卷章娶根水氏曰嬌生黎及回黎爲祝融回食邑於吳曰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曰嬇孕三年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坼左而生三人剖右而生三人所謂孿生坼疈者孿力兖切音鸞雙生也樊爲己姓封昆吾昆吾爲夏伯主其後裔與桀同滅此見羅氏路史東漢郡國志云東郡濮陽古昆吾國

中葉

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封於商賜姓子氏禮緯云祖以玄鳥生子也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圉曹圉子冥冥子振振子微微子報丁報丁子報乙報乙子報丙報丙子主壬主壬子主癸主癸子天乙是爲成湯司馬貞史記索隱云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相土烈烈是也

阿衡

唐河內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孫子兵書云伊尹名摯孔安國云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也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號非名也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呂氏春秋曰有侁氏采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湯使之正天下

禘祫

朱子於長發題下傳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經無明文不可攷也李格非禮記解曰夏道忠故大祭有祫而無禘殷人質故大祭有禘而無祫周則五年而兼用之謂殷無祫祭則長發之祫何爲而然禘祫無定說　唐陸氏淳春秋纂例曰趙子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以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某年或數年未可知也或問曰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趙子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鄭玄不相尋討本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禴注祭統王祭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趙子趙匡字伯循唐天水郡人橫渠張子厚曰欲知禘之說當如趙伯循斷然立義　信齋楊氏（復）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祫猶合也祫祭惟此二條此外無餘禮漢儒之論又混禘祫而幷言之何其紛紛多端耶　三山林氏少穎（之奇）曰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大小則鄭康成謂祫大於禘王肅謂禘大於祫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

卒無定論此皆循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爲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而設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爲之說者周禮盡在魯鄭氏所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爲此說後學又不察因爲所惑也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何者禘者以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推尊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祭名諸侯無禘禮若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祫卑可謂明矣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至於年數之久近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說也

殷武

荊楚（荊舒）

楚羋姓子爵（羋音彌）顓頊之子老童卷章之子吳回吳回之子陸終陸終之第六子曰季連季連姓羋氏曰季羋居荊州生子曰附敘伯禹定荊州卽季羋所居之地而封之於熊故其子爲穴熊夏有楚狐父其後鬻熊子者師臣周西伯成王時復封其子熊繹於荊居丹陽是爲楚荊楚本一木名曰荊楚者言荊州之楚也荊州蓋以荊楚之木爲其州之名云　許叔重曰堯以楚伯受命今之唐州故湖陽縣有西唐山　益按周武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今之秭歸縣也本曰西楚楚武王僭稱王徙枝江亦曰丹陽枝江縣隸荊南是爲南楚秦之鄭郡漢元封二年爲丹陽郡西丹陽縣乃潤州之境蕪湖縣東二十里有石城山或以爲楚始封之地楚文王徙郢在江之南是爲南郢昭王徙都今宜城也是爲北郢惠王遷鄢頃襄王遷陳號曰西楚蓋惠王滅陳頃襄王自郢徙都之今潁水西三里有章華臺者烈王徙壽春亦曰郢懷王徙於彭城其後以海州爲東楚廣陵爲南楚陳及彭城爲西楚因併記之且附荊舒之說都音若鄢音偃頃音傾

荊舒魯頌閟宮荊舒是懲傳謂荊者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按舒之字或作部亦作鄃羣舒皆子爵地近荊楚謂之荊舒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其後多爲楚所滅羣舒者舒庸舒鳩舒蓼舒龍舒鮑蓼字或作鄝舒龍亦云龍舒又有舒龔在兗州之龔邱與荊之羣舒異

鬼方

集傳云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伐其國平其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云益按朱子此傳以鬼方爲荊楚南方之地也史記黃帝紀北逐葷粥（葷音熏粥音育）司馬貞云葷粥匈奴別名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司馬貞史記索隱此說以鬼方爲北方之地也朱子雖不取索隱之言然鬼方實指北而非南耳

世見曰王

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一世一見於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卽位乃來朝謂之世見朝音潮見音現

高宗享國

書無逸篇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百世不遷

宗廟之制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高宗武丁中興故特爲百世不遷之廟公羊春秋文公二年傳何休注太祖東鄉（鄉音向）昭南鄉穆北鄉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南面鄉明

詩傳旁通卷十四

詩傳旁通卷十五

敘說

恭惟先正大儒文公朱子後朱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詩集傳成自以爲無復遺恨且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南塘趙公汝談於晦菴諸書尤服詩傳號稱簡明斯言信允末學梁益伏讀朱傳昧易多所未解如見堯於羹見舜於牆猶曰聖人之捫之類罔知攸出問之老師宿儒間有補助得之耳聞目見輒自筆錄久之設繁用纂成帙倣緱山杜文玉（瑛）語孟旁通之例目之曰詩傳旁通僭踰之罪諒無所逃妄誕之譏亦未能免尙明過人者藉此何以爲初學如益者或可資檢閱自視其中未能通者尙多儻未逮先朝露行當續而補之君子或憫其膚淺有肯相成誠所願幸惟是竊伏紬繹朱子傳詩之旨大節目大議論多於序說見之愚益未能發明其詳今姑纂輯其略

辨詩序之作引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按漢書初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朱子序乃宏作之言蓋實其說也

小序先自合爲一編後乃各引以超冠篇端今復幷爲一編綴於經後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此朱子去序言詩之本義也

去序言詩雪山王氏（質）夾漈鄭氏（樵）已有其法朱子蓋取之

謹案詩之一經有傳有箋有疏疏一名正義出於毛萇氏者謂之傳出於鄭玄氏者謂之箋傳之爲言訓也訓釋其書也凡書非正經者謂之箋箋之謂言薦也主於薦成毛傳之意也毛萇趙人爲河閒獻王博士所訓傳曰毛詩流傳北海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箋之當時學者尊信康成故毛傳得鄭箋而盛行自康成之後魏王肅字子雍有毛詩注有毛詩義駁司空王基毛詩駁太子文學劉楨字公幹毛詩義問吳陸璣字元恪草木鳥獸魚蟲疏晉孫毓毛詩異同評梁武帝毛詩大義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毛詩集注舒緩沈重劉獻張氏隋祕書學魯世達等之毛詩義疏至唐孔穎達氏取毛傳鄭箋而疏之謂之正義詩之制度名物於是大備然其訓說皆不敢背乎小序未有舍序而自爲之說者惟宋歐陽公王荆公諸先生出卓然有見高視千古之上舍序舍傳而研究經旨理明義精犂然允當如唐之啖助趙匡陸淳舍傳言春秋非尋常識見所及夾漈鄭（樵）氏漁仲之言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且爲作詩辨妄六卷詩經之旨大明逮晦菴朱子而大定矣蓋謂去古未遠有古書可攷莫若漢儒之毛氏傳鄭氏箋制度述作物性名件莫若唐孔氏之疏義讀此經者所當偏知而不可偏觀也

詩之音則後魏太常劉芳有毛詩音證梁徐邈等有毛詩音後徐氏音亡而陸德明之音所引多本於徐氏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德明吳人故多吳音

孔穎達唐書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云孔穎達碑子志盛撰傳云字沖遠不云字仲達穎達撰毛詩正義　繚戾碎破繚音了戾力結切繚戾乖戾不順之貌

周南　關雎　后妃文王未嘗稱王太姒亦未嘗稱后序乃後人所作不害爲追稱之辭　身修故國家天下治取南豐曾氏說曾氏名鞏字子固南豐人諡文定南渡後改諡文清　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程伯子明道先生之語關雎麟趾仁厚之意周官法度周公六典太平之書　關雎爲二南正風之首文王盛時之詩也論語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謂卒章也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

始清廟爲頌始大序所謂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爲毛氏之學者宗之而齊后蒼爲齊詩魯申公爲魯詩燕韓嬰爲韓詩此三家者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刺詩故有本諸衽席而關雎作之說揚雄謂周康之時關雎作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杜欽傳曰佩玉宴鳴關雎歎之臣瓚曰此魯詩說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剌世薛漢韓詩章句曰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記淑女以刺時魯韓之說大抵皆然說者以序有哀而不傷之文疑其容有此理朱子斥之而以儀禮正之是已儀禮鄉樂鄉飲酒之樂房中之樂后夫人房中諷誦以事其君子之樂　漢廣　蘇氏側取首句而去其下文蘇氏謂眉山二蘇東坡潁濱兄弟兄軾子瞻文忠公弟轍子由文定公蘇黃門有詩傳東坡有說蘇傳之例如云漢廣德廣所及也例取序之首句宋朝有邱鑄者著周詩集解亦取小序首一句以爲子夏作下文則削之因附見於此

召南　鵲巢　諸侯蒙化成德其道亦始於家人即周南關雎身修而國家治之意　何彼禯矣　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周禮春官巾車掌王后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按五路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之車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之車婦人車皆坐乘有容蓋容謂幢容蓋謂蔽蓋幢容則衛風氓詩之帷裳蔽蓋即衛風碩人之翟茀翟音狄雉也字亦作狄皆訓爲雉凡雉具五色者謂之翟禹貢羽畎夏翟爾雅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曰鷂鷂音遙鄭康成周禮內司服注作搖周禮禮記或作揄或作褕並音遙而訓雉與翟狄訓雉義同重平聲直龍切重翟謂重翟雉之羽厭入聲於涉切厭翟謂次其羽使相迫厭翟勒面繢總者厭次翟羽使相迫蹙以爲車之蔽蕃又以如玉龍勒之韋爲馬之當面飾謂之勒面皮之熟者爲韋馬之當面飾者爲鍚鍚音洋飾在馬額亦謂之當盧重翟有鍚厭翟次於

重翟故云勒面繢畫文也總以繒爲之著於馬勒直兩耳與兩鑣馬銜外鑣馬鐵亦謂之扇汗亦謂之排沬以畫繒爲總故云繢總著直略切五路之四曰翟車則王后乘以出桑之車也巾車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鄭氏注云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無蓋矣如今軿車是也軿薄經切今謂鄭氏東漢玄是也有握之握馬融作帷幄之幄

服則褕翟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狄翟同褘音揮褘衣畫翬雉揄音搖揄狄畫搖雉闕翟刻而不畫展與襢同音戰緣與褖同音彖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從祭先公則服揄翟從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三者皆王后之祭服刻繒爲翟之形或畫或不畫綴於衣以爲文章也褘衣爲盛揄翟次之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厭翟之車揄翟之服此其爲下王后一等而爲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之車服也　騶虞　汲冢周書王會篇云騶虞白虎黑文西方之獸歐陽公詩本義引賈太傅之說騶爲文王之囿囿未可据然虞爲司獸不爲無理傳說言虞多爲掌山澤之官伯益作虞遠自舜世周禮分爲虞衡屬之夏官司馬至如今時京師有仁[illegible]監正詩序之義而掌蒐田畋獵之事焉陳鵬舉少南氏引禮記騶虞爲節樂官備按周禮夏官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鄭司農衆謂析羽九重鄭康成玄謂奏樂以爲射節之差康成說是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謂歌騶虞之詩以爲射之節度古者射必四矢歌用四節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後歌四節以射歌一節則發一矢必發乘矢而後卒矢射齊風猗嗟之四矢反兮大雅行葦之既挾四鍭是也騶亦官名騶官虞官皆有人故云官備射義又曰天子以備官爲節

邶　頃公賂王請命　衛康叔之後武王同母弟康叔名封受封之國傳康伯考伯嗣伯疌伯靖伯貞伯頃侯凡八君頃侯者

貞伯之子也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鹿音捷頃侯子釐侯
釐亦作僖釐侯太子共伯餘餘蚤死弟共伯和立是爲衛武公
溫柔敦厚之教、　禮記經解篇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溫柔敦厚詩教也故詩之失愚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
也蓋聞諸說者云溫柔而敦厚資質淳厚之人也淳厚者未必
深察情僞故有愚之失　莊姜戴嬀　衛莊公名揚娶齊女曰
莊姜無子陳女厲嬀之娣戴嬀生子完是爲桓公齊女姜姓陳
女嬀姓婦人從夫諡故因莊公而爲莊姜厲與戴亦皆諡　桓
公州吁　嬖妾之子州吁弑桓公完而自立石碏之子厚與州
吁游從州吁朝陳將使陳侯請于天王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
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
執之而請涖于衛遂殺州吁石厚衛人立桓公之弟晉是爲宣
公左氏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
乎梟弑之賊必討不宥入春秋之初石蜡其知大義矣孔子之

春秋爲誅亂賊而作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奪黎氏地
赤狄潞氏奪黎氏地見春秋宣公十五年左氏言潞子嬰兒
之夫人晉景公之姊酆舒爲政而殺之晉伐狄數赤狄五罪奪
黎氏地亦其一晉殺酆舒略狄士立黎侯而還　衛宣公　上
淫曰烝衛宣公上淫于庶母夷姜而生急子急亦作伋爲（去聲）伋
娶齊女而自取之是爲宣姜生壽及朔宣姜寵而夷姜縊及新
臺二子乘舟之詩作風大變矣二南正家之本身脩故國家可
治變而至于如是人道或幾乎滅息悲夫

鄘　譙　譙讓質責譙才笑切與誚同以言辭相責也　中聲
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注云詩謂樂章所以節音主
乎中而止不使流淫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衛　從王伐鄭　春秋桓公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
周天子桓王也天子之兵有征無戰鄭祝聃射王中肩鄭莊公
使祭（側界）足勞（去聲）王且問左右敢抗王師恭而無禮鄭莊之罪有

不容誅實爲厲階之首人紀殆絕重可悲夫經書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正君臣名分之辭也　十曰多昏　周禮地官大司徒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
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
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散利謂貸種食弛力謂
息徭役舍禁謂公無禁利去幾謂關市不譏眚禮謂殺吉禮殺
哀謂省凶禮蕃樂謂閉藏器而不作多昏謂不備禮而以取婚
者多也按凶荒之歲每言多婚蓋欲使之相依爲命耳

王　王周天王　平王名宜臼幽王宮涅之子桓王名林平王
之孫莊王名佗桓王之子皆東遷後之王

鄭　父子司徒　鄭桓公名友周厲王胡之子宣王靜之母弟
爲幽王司徒其子武公掘突爲平王司徒　莆田鄭氏　鄭
漁仲名樵其居夾漈水自號夾漈道德高邵學博而雅大儒也
高宗時人　公子素　孔穎達曰文公捷厲公于春秋閔公二

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
侵鄭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　子皮
子產　鄭穆公七子謂之七穆公子喜字子罕七穆之一也子
罕之子子展子展之子子皮以王父之字爲罕氏公子發字子
國亦七穆之一也子國之子子產子產之子國參以王父字爲
國氏子皮子產鄭大夫之賢者　帥師　帥師之帥作入聲讀
入聲者如字將帥之帥圖去聲　公子五爭　鄭昭公名忽鄭厲公
名突孔穎達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爭也十五
年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
鄭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殺忽而立公子亹三爭也十八年齊
人殺子亹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四爭也魯莊十四
年傅瑕殺子儀而立突五爭也

講師　漢儒尚專門之學各講授其師之說故有講師之名各
入異師師各異說經之本旨反因之而亡呂伯恭氏所謂從而

附益之此講詩講經之弊也然亦有互相發明者不可一概而論故近世李性學先輩有繼序之說大序小序之下以經生講師所述者爲繼序性學著詩統一編其自序詩統有曰詩者聖人傳心之正印而五經之靈樞也士欲學道必自詩入經燬于秦惟詩詠免漢裂而四魯固齊陋韓厖惟毛以爾雅傳又曰至隋而王文中氏始窺其門至宋而歐陽氏蘇氏始撤其藩覩其堂室明道氏伊川氏橫渠氏發其蔀啟其鑰詩之眞隱而復豁紫陽氏鞴其結解其紛而詩之靈明公大中正純粹之天乃昭

昭　李先輩之自序此其大略然詩統每篇之首各有小序盡雪山王氏夾漈鄭氏子朱子之外言詩者率以序言非愚盍所敢妄議也

唐　不謂之晉而謂之唐初不爲此　叔虞封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晉之爲國蓋以水得名　晉武公　史記晉世家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春秋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立爲晉侯實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武公殺君簒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朱子自附于春秋之義以正人心以誅亂賊于小序深排之辭嚴義正武公之罪暴不可掩愚所謂大節目者於是乎在矣其後六卿分晉併歸于三而威烈王命魏斯韓虔趙籍爲諸侯篡奪强僭之臣天誅不加而寵秩命之王綱于是而自棄政柄以是而下移正人紀立人極者不可復言矣嗚呼悲夫

晉獻公　名佹諸武公之子

秦　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此嬴氏有國之始也非子封秦造父封趙因附見羅長源趙氏國姓紀原之說羅長源泌曰氏族之興所繇來遠矣自一姓以上推而至於有國有家者均不可不原其所自來也太史公作堯舜本紀謂其源皆出于黃帝後世目爲良史唐史臣作世系表先宗室而後宰相後世指爲全書恭惟國家列聖相承太祖太宗以英睿定大業眞宗仁宗以忠厚守成憲高宗孝宗以謨斷成中興之功而趙氏得姓之因歷諸儒討論猶莫之核識者徒見史記所載程嬰杵臼之事遂以爲趙氏得姓之始於此而不知其不止此徒見左氏所記趙朔趙武之事遂以爲趙氏得姓或繇於是而不知其不止是徒見史傳所謂造父以徐方功封于趙城爲趙氏及張說氏族對以韓陳魯衛許鄭若魏與趙氏並言遂又以爲趙氏得姓以國而不知其亦不止於國也嗟乎處劉漢之朝而不知劉氏之爲堯後居李唐之世而不知李氏之爲少昊裔者皆考訂有所未到趙氏得姓之繇例推援爲造父之後抑不知夏氏之季已有諱粲字者見於正史則趙氏得姓其不止于造父也明矣商氏之初有諱隱字者官爲牧師則趙氏得姓其不止于造父也審矣百家牒風俗傳易緯書是類謀俱言張王李趙皆黃帝之所賜姓抑又知趙氏得姓其不止于造父也亦校然矣按此子詩傳離無所繫宋氏有國其姓亦當知故遍之

穆康　秦穆公名任好康公名罃

陳　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于春秋　魯隱公六年傳書五父五父陳公子佗也父音甫桓公五年陳侯鮑卒陳亂文公子佗殺子免而代之免音問六年蔡人殺陳佗魯莊公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桓公名鮑厲公名躍史記以佗爲陳厲公躍爲陳利公陳杞世家云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與春秋傳異

曹　昭公名班僖公名夷之子共公名襄昭公之子

豳　金縢　金縢之匱緘卜書之匱以金緘縢之　奄　奄商奄二國名商奄之君附紂子祿父周公踐祚伐之又有魯奄之奄然與祿父所封相邇

謹按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十五國地周南則河南洛陽之境其地屬汴梁河南省周天子之王城陳鄭

鄁之三國皆河南省地召南則上接京兆陝西省境江漢則河南及武昌湖廣省境也其邶鄘衛曹皆在河北唐在河東則上隸中書都省齊魯山東之地亦隸都省豳秦則陝西省之地也玁狁之境則和林城嶺北省之地西戎則甘州甘肅省之地東海則高麗鎮東省之地醫無閭山則懿州遼陽省之地江之發源則成都四川省之地荊楚羣舒則湖廣河南及隆興江西省之地太伯適吳則杭州浙江省之地也中慶雲南省漢以前不與中國通其地蓋西南夷耳以九州言之直隸都省河北東魯皆冀州兗州之地齊爲青州之地河南省之地爲徐爲荊爲豫湖廣江西江浙之地爲揚陝西之地爲梁爲雍河東則并州之地遼陽則營州之地開平大興和林省則幽州之地甘肅雲南時皆荒遠高麗箕子朝鮮之域與遼陽壤地相接然此亦槩言之地形如犬牙相入故不截然整齊也以星土言之大梁之次州曰冀壽星之次州曰兗玄枵之次州曰青降婁之次州曰徐

星紀之次州曰揚鶉尾之次州曰荊大火之次州曰豫實沈之次州曰益益州與梁州同分野沈音審或云與沈同鶉首之次州曰雍析木之次州曰幽娵訾之次州曰并以分野之星言九州者如此詩之十五國風之地古九州內之地也而其地形皆陿隘今自都省行省所轄各道各路郡縣處所有古所未有之幅員不可與十五國同論然以輿地形勢觀之今天下卽古天下今山川卽古山川但有通未通闢未闢之分初無古今之異愚因以贅茲說

小雅　鹿鳴　賓　序詩者言羣臣嘉賓忠臣嘉賓必君爲主臣爲賓孔穎達引燕禮客爲賓宰夫爲主之說又云君設酒肴羣臣皆在君爲主羣臣爲賓當以後說爲是　常棣　國語春秋傳皆左邱明作謂國語爲春秋外傳邱明姓左名邱明與論語左邱明不同　富辰　畿內諸侯爲王朝卿士富其采邑也周文公卽公旦召穆公名虎宣王時人　天保　與鹿鳴相似蓋謂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　南陔　笙詩　笙中吹其詩故有聲無辭如俗中以簫笛吹歌曲得一曲之譜則此曲之類皆此聲不必求其歌曲之辭　六月　鄭譜　鄭康成詩譜分則時世必以某詩爲當某王之世此下不出詩篇名　世本　世本紀氏族譜系之類宋衷爲之注釋　譙周　周蜀漢人　錯脫　古者以韋編汗青之竹爲簡用以寫書藏久而所編之韋皮斷爛故有錯簡脫簡之謬誤　漢魏樂府　漢武帝云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魏武帝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大雅　文王　歐陽文忠公論曰書泰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幷數之耳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閒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幷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閒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槩然明白而不誣矣　東坡蘇文忠公曰昔漢高祖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終且辭以不德惟彼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且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君之命命于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旣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是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于文王自王乎　廣平游氏定夫曰武王于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游氏又曰禮記大傳載牧野之文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

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爲文王自稱王豈未嘗攷秦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當六國之時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曾謂至德如文王者反盜虛名而滅天理乎　赤雀丹書此讖緯之說不足取信如云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如烏其色赤之類是也漢儒解經多惑讖緯既已近誣而靈臺一詩乃追述文王之事遂以爲天子之制其誣甚矣

周頌　北郊集議　宋元祐八年禮部尚書蘇軾言古者合祭天地以爲祀上帝則并祭地祇歷舉漢魏及唐合祭之說其弟轍亦同其議諸家皆言南郊圜丘冬至祭天北郊方丘夏至祭地此蘇氏北郊集議之說也詩序未終姑輟于此者望來者云

詩傳旁通卷十五

右詩傳旁通十五卷元梁益撰益字友直號庸齋江陰人家本閩中父國柱至元中任常州路教授遂家於江陰自署三山以其先閩人也至正辛巳舉浙江鄉試明毛鄭詩通春秋文辭根据典雅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主浙西學者多從之游事蹟附見元史儒學傳著有詩緒餘史傳姓氏纂三山稾均不傳此詩傳旁通十五卷爲疏證朱子詩傳而作亦僅有傳鈔本譌誤多端今以朱傳略爲考訂有傳會朱傳而誤者如卷二定之方中篇騋牝三千傳引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旁通曰記禮記曲禮數馬畜以言其富者不敢斥言也案曲禮文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傳既誤以地爲馬旁通又牽連而及曰數馬畜誤之又誤矣有前後倒置者如卷一待年一條應移以字後卷二漕字一條應移刺後共伯共姜一條應移翦髮夾囟後樹八尺臬一條應移楚邱後卷四晉昭侯一條應移曲沃後卷五用民歲三日一條應移重穋後卷七爽字一條應移新田萬畝後卷九芋蒐一條應移洛後芸字一條應移莠後目次悉爲移正而原書未動所以存其眞也至此書之典要　提要已詳言之今不贅光緒丁酉十一月小雪日武進盛宣懷跋

卷十三閔予小子之什桓篇克殷年豐條師興而雨下脫夫伯音霸謂諸侯霸主如字亦通謂方伯也共十六字（刻成始校出難以涂改附注于此）

詩故

丙辰八月

清道人

乙卯冬月栞
于南昌退廬

詩故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朱謀㙔撰謀㙔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是書以小序首句爲主略同蘇轍詩傳之例而參用舊說以考證之其曰詩故者考漢書藝文志詩類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顔師古註曰故者道其旨意也謀㙔是編蓋用漢儒之舊名故其說詩亦多以漢學爲主與朱子集傳多所異同其閒自立新義者如以小星爲暬御入直以斯干爲成王營洛周公所賦之類未免失之穿鑿然謀㙔博極羣書學有根柢要異乎剽竊陳言蓋自胡廣等五經大全一出應舉窮經久分兩事謀㙔深居朱邸不藉進取於名場乃得以研究遺文發揮古義也經術盛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

詩故卷之一

明　南昌　朱謀㙔撰

周南者何岐周之風也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風之南也八風寒燠異德升降殊情不爲振掉則爲淒戾唯南風詳和暢達長養萬物有豈樂而無怫鬱文王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也召公分陝矣何以稱南其化同也造王業之本莫如周南成王業之效莫如召南故大胥鼓南而鼓鐘以雅以南有旨哉

關雎后妃之德也何以言德廣嬪御厚國本也國本莫重於嗣續婦德莫難於不妬太姒能求庶女於窈窕側陋之間廣爲則百斯男之地厥德又何加焉雎鳩王雎亦謂之鶚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名之曰鷲亦名曰鷟不類鳧鷖也此鳥鷙而善漁每得隈潭隩渚輒盤飛雲際哀鳴求類而後下集焉非爲其有別也窈窕猶言窅窱謂窮巷深閨淑女之所在非幽閒貞靜之說也荇菜葉紫莖白脃美可茹其葉如卷而漸開黃花六出今人不復采取第名之曰豬蓴關雎一詩初非難說而毛韓齊魯各立異義良由辨物未明比興失所守師

說者愈精愈遠愈索愈疏三百五篇用是不復得其故矣

葛覃后妃之本也何以言本內教之所由立也大姒位乎正嫡廣采庶妾並處宮中不有所以教之得無安于怠荒乎蠶桑者后夫人之所有事而葛枲細務則庶婦之職也太姒身率絺綌服之無斁蠶桑可知矣言告師氏太姒自盥其親也薄汚薄澣歸寧父母語庶妾也示之勤儉教之孝思非政本乎萋萋狀葛之始苗莫莫狀葛之成就莫莫云者誕節之謂非茂密也私者親體之衵服衣則洩者之常衣非褻服褘衣之謂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何志乎志遠人也丈夫有事四方無所庸憂文王則患在羑里禍有靡測是以彷徨不安永懷無已耳序乃謂求賢審官不幾侵公事已乎

樛木后妃逮下也何逮乎能以恩意接下使不自塞也上之臨下志于威嚴則其情不通志于妬忌則其生不遂能忠能恕上下泰然樂可知矣葛生山谷間附木而起長二三丈藟亦葛類又名巨苽本草所謂千歲藟也葛藟得託樛木以遂其生比庶

妾因后妃以進御所謂樂只福履則須禱之詞耳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非也衆妾相安相樂之詞也螽類有五在爾雅此土螽也其種獨蕃秋冬之際千百爲羣飛集田野絶不相害非以股鳴者振振言其衆盛非仁厚之謂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非也后妃昔樛木也凡木美實者未必華美卽華美矣不能早實唯桃華豐豔三年以上便能作實以比衆妾年少色好又宜子也大學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非君夫人能教國乎

兎罝后妃之化也非也文王之化也文治于岐四方無侮寢甲止戈武夫無所效其用相與優游田野從事罝罔以銷磨其壯心焉曰千城曰好仇曰腹心討其才也以此才而野處若深惜之實爲國家治平喜矣兎道爲逵往來有常所謂中逵自是兎逵非九達之逵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非也周民室家樂完聚也無征戍則民安其業無復離析死亡之憂所當恤者產難而已采芣苢宜產也治平之象溢于言表矣此其所以爲風乎

漢廣德廣所及也孰及之文德及之也岐周處西北而江漢實在其南文德被乎南國南國之民思欲奉戴猶畏紂之暴虐而不敢先賦此以見志曰喬木曰游女喻文德之可歡豔非犯禮妄求之說也錯薪也楚也蔞也皆可刈之物也以錯薪翹翹秀起姑欲待其黃落但刈楚及蔞而已喻借名分不欲先去紂也孰能先我歸周我當秣其馬而從其後矣

汝墳道化行也易行之行東諸侯也東諸侯服文德而朝周者必由汝墳而西故遵汝墳者往見伐其條枚令則伐其條肄計已經年而始一來感其聘問之曠也既見君子不以曠而棄我又私喜矣唯是王室虐燄如燬不遑寧[illegible]故有曠也敢貳心哉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於漢廣汝墳而見之言婦人能閔君子者何足以語此楚人謂火曰燥吳人曰娓齊人曰燬此稱王室如燬則齊語矣故知爲東諸侯之詞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易應之成王業者應之也周南關雎以至桃夭家之齊兎罝芣苢國之治漢廣汝墳則天下其將平矣然而大統未集文王卽世向

非武王周公繼述厥志王業何由而成乎麟趾物也世不槩有以比公子公孫不世出之賢聖耳曰子曰姓曰族舉皆賢聖非一故稱振振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夫人始來于何見德乎于其能將姪娣俱來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姪娣是嘗有挾忌心不與姪娣偕行者矣此夫人獨能將之故作者樂歌其事焉鵲工爲巢綢繆安固喻君夫人有國有家鳩拙于巢或託鵲巢而乳子則娣姪自喻也傳謂鳲鳩均壹之德以比夫人殆

不然哉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何以不失職祀以其時也祭有禴有烝烝以進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歲味莫先于蘩孟春芽始數寸香脆可珍碧葉白莖故謂皤蒿物雖微而敬薦之可謂能修常事矣被者祭服之通名少牢饋食主婦被鍚衣侈袂薦自東房是其事也傳以被爲首飾箋以被爲髮何其鑿邪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夫婦一體也遠離之久感時相念情之正也何必謂其以禮自防乎草蟲者蜻蛚寒蛩之總名張衡所謂大火流草蟲鳴是已阜螽即周南所謂螽斯也草蟲喓喓阜螽趯趯深秋候也采薇采蕨季春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吉凶莫卜是以用憂豈感物而興男女之思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何循乎法度善其能教女也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之公宮祖廟已毀教之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采蘋藻以芼魚也奠于宗室牖下教成之祭也不舉其物而舉所芼貴躬乘也曰季女大夫之妻之教也

甘棠美召伯也何美乎爲其分陜能奉王政以正諸侯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江漢之間附庸小國實賴之以安焉故託喻甘棠蔽芾之及物以志感豈聽訟棠下之說乎

行露召伯聽訟也此非也嫠婦執節不貳之詞也唯野田草萊之區乃多行露唯鰥夫嫠婦乃有速獄之婚錄是詩者明露屋草茅皆脩亦美也多露沾濡之可厭我常夙夜謂其可厭矣喻潔已之有素也雀無角而穿屋鼠無牙而穿墉猶我未嘗許嫁妄致我于獄訟耳

羔羊鵲巢功致也此序非也南國大夫能節儉也諸侯狐裘大夫羔裘士羊裘制也此宜羔裘而羊裘以是知其能儉服羊裘而委蛇自適無不足之色以是知其能節古者五羊而成一裘百里大夫五羖見稱即其事矣紽緎皆五知其皮之五也羔裘之直敵數羊裘以尙節儉故寍羊裘

殷其靁勸以義也此士妻之詞也按周制大行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小雅偕偕士子朝夕從事是已曰振振者衆詞也從者非一我所懷之人可少休矣何爲獨勞王事乎靁無形象猶有聲響可求不在山南則在山北君子行役顧不知所向往蓋傷之也

摽有梅男女之及時也非實男女也處士樂及明時效用也月令孟夏贊桀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故徵聘之典行焉梅實隕落正其候矣此時束帛之典不及必且後時矣故託士女相求以明志

小星惠及下也非及下也瞽御入直居寢之詞也古者王公臨事則有瞽史之道居寢則有瞽御之箴莫非賢也賢者在事故能安命而述職言列宿在

天小大異象王臣從政貴賤有等才有賢否位有崇卑各盡其職而已參昴以喻大臣小星則自擬也列星之中唯北斗參昴最爲著見夏小正於參昴之伏見也屢書之入直者因所見而興詞唯其入直居寢是以抱衾與裯豈賤妾進御之謂乎

江有汜美媵也何美乎以其不克與嫡偕行能待命於國無貳志也水已決去而復入者爲汜岐流爲渚別出爲沱汜也渚也沱也媵自喻也言江水同源尙然有汜有渚有沱我自宅國來媵寍能必其與嫡夫人偕往乎不怨不以而猶望其悔悟之萌可謂厚矣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非無禮也嘉其亦猶行古之道也上古昏嫁以儷皮爲禮此以白茅包束麕鹿則麗皮之遺俗也誘之云者麗皮導其來聘之禮也稱尨吠知爲山谷野鄙之氓也士以茅束麗皮而來女則施於結縭而往畧縶禮尙眞宿宛然羲黃上世之風矣二南之詩有美而無刺其述風化事行往往在乎景象之間不因言語文字而盡之學詩者所當知焉俗儒不通斯旨至謂此詩爲淫奔而欲刪之如其愚如其愚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非美王姬也美武王之能以女下嫁于齊也唐棣之華翩其反而語其能下降也故以興王姬之肅雝焉桃李異色同時並盛故以興王姬齊子兩貴之相當絲緡皆釣具絲以取小魚緡以致大魚各有宜也唯齊侯之子乃足上當平王之孫耳始周公未定謚法之時於文考或稱平王或稱寧王毛傳釋平王爲文王是矣彼平王宜曰齊侯諸兒烏足以汚召南邪王姬適齊實昉乎此帝乙歸妹之例故謹存之

騶虞鵲巢之應也非應鵲巢也記仁愛之及庶物也

古者春獀夏苗秋獮冬狩一以除田害一以講武事葭蓬之茁則春獀矣葭蓬記其時豝豵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記其仁弱也虞也記其旨吁嗟乎者隱痛之詞也呼騶虞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五豝而取一焉明不揜羣也六騶羣騶事在左傳山虞澤虞屬在地官七騶咸駕著之月令騶虞之爲官也顯矣而毛傳遽爲白虎黑文之說矣白虎黑文爾雅釋獸所不載豈其然乎

詩故卷之一

詩故卷之二

明　南昌　朱謀瑋撰

邶鄘衛商紂畿內地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其南謂之鄘邶鄘以東謂之衛始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爲殷後而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是爲三監武王崩武庚叛周公討三叔而誅之更建邶鄘衛而分治其地衛則康叔是已邶鄘之封莫可考厥後亦并於衛故邶鄘之詩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没邶鄘矣然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柏舟言仁人不遇也所謂仁人莊姜是已奚必頃公之世乎耿耿者伏枕終夕如有所聞也棣棣者自反之詞威儀棣棣自反而有禮也慍處憂戚之間記稱憂斯慍慍斯戚是已以慈訓慍則誤矣微者虧也謂日食也莊公失道反常如日虧其明非嫡庶之喻

綠衣莊姜之傷己也既失位嬖妾得以相陵也是詩前二章以綠衣比嬖人後二章以絺綌自比命數之凉薄綠兮絲兮當作絺兮綌兮傳寫之譌也言汝則然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孰爲妾陳女戴嬀是也燕之往來必雙故曰燕燕其飛也一上一下故曰頡之頏之言于戴嬀在昔興居未嘗或離如雙燕然今當長別能勿悲乎任以應物言塞淵以處己言縝密無所失之謂塞靜定能鑒物之謂淵淑慎其身先君之思皆勗詞也云淑慎者猶曰善自珍攝耳

日月莊姜傷己也非傷己也傷州吁之亂衛也吁弑君篡立敢爲悖逆不復名分之畏知其終不能定衛矣日盈月虧晝夜代明自古而然以喻君臣名分之有定也方其作逆我嘗以是教戒之終不我聽奈之何哉

終風莊姜傷己也非傷己也傷州吁之當見討也暴風終日拔木飛砂亂常甚矣喻其弑逆之事也異常之風非雨不解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將雨之候矣喻州吁之將見討也我以正而教戒之彼第謔浪笑傲以應之如是之人其能免乎寤言不寐悟之以廢寢也願言則嚏願言則懷謂我有所感悟願與之言也豈宰醜莅殺之謀既已聞之莊姜乎

擊鼓怨州吁也踊躍用兵言州吁之志也不我以歸憂敗亡也爰居爰處據兵車而言也車恃馬以行

馬之既喪敗可知矣敗則亡于林下而尸之鄉之戰趙旃棄車而走林者是也死生契濶夫妻始焉約與偕老之契甚濶遠也今廹死亡濶遠之契不我展矣偕老之言不我信矣

凱風美孝子也寡母不安其室七子自責以諷之幹母之蠱矣棘心棘栽也始則生稺弱之名也至于薪則材成矣黃鳥鸝也睍睆當作睆睆羽毛光華貌傳寫之誤也韓詩傳作簡簡黃鳥例可推矣

雄雉刺衛宣公也宣公不恤國事軍旅數起男女怨曠之詞也雉性妬壟護强飛不越域其高不過丈修三之雄雉雌應兩相依也君子獨從役遠去其存其亡杳不可知曾斯雉之不如矣瞻彼日月朔望盈虧者凡幾見矣道雖云遠亦可來矣百爾君子何其不知德行而我君子獨以德行見用乎然德行又豈難知哉若能不忮不求則無往而不可適矣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事載左傳縱欲瀆倫甚矣故國人亟舉悖理亂倫者反覆以刺之匏爲腰舟所以利涉也方其有葉之時濟渡之水正深矣垂帶而涉曰厲涉之淺也褰裳

而涉曰揭涉之深也今曰深則厲淺則揭何其悖哉雄雉雊而雌應之常也濟之方盈以舟不以車理也今曰以車濟盈以雌求雄得非反常乖理之舉乎昏禮用鴈何也以其夕則水宿旦則雲飛秩然有序不亂倫也今烝庶母而生子謂之何哉招招舟子以濟處方深不可徒涉也一舟所濟非一人故曰卬須我友安得犯險徒涉以取覆敗乎

谷風刺夫婦之失道也蓋賢婦見棄于夫之詞也采葑菲者用其葉而存其根須其葉之復生也今并根而去之無復生理矣是婦必以無子見去故爲是言非謂容貌之衰也方舟泳游喻其治家之曲折得宜匍匐救喪喻其供億之無所缺乏昔育字誤當曰昔者恐育鞠末章不念昔者可證有洸有潰言其該去如水之流不可復反也既詒我肄斬絕之詞也肄與汝墳之肄同塈與旣通左傳猶懼不旣謂始至也

式微黎侯寓衛其臣勸之歸也中露露中言無芘覆但露宿也泥中猶言塗炭言無安宅也

旄邱責衛伯也黎侯爲狄所廹去而寓衛久不得歸黎大夫責望之詞也晉景公滅赤狄數其棄仲章

而奪黎氏地事在衛穆公時則知黎之寓衛在成穆間矣叔兮伯兮謂同姓之諸侯狐裘蒙戎則謂黎侯也不得于衛而屬望諸侯亦可悲矣瑣尾流離之義當如朱傳

簡兮刺不用賢也簡兮簡兮擇才之精也方將萬舞僅用之爲籥師也以俁俁之貌如虎之力在前上處宜覩表而知裏矣方卒事之際公但錫以一爵與鞞鞄關寺無異何其無知人之鑒哉是以思西周庸庸祇祇之君耳籥但三孔左手以三指抑揚而吹之郭訓是已榛者木下小栽非栗屬也苓即

苓耳非大苦也皆在遠難可詳察之物

泉水衛女思歸也泉水即衛之百泉泉在衛北淇在衛南北高南下故泉水趨淇喻己思歸宗國也瑕者過差之詞不瑕有害猶言不甚害義也隋志邢州內丘縣有于言山內丘在衛東北邶地也故附之邶詩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非刺也錄賢大夫也斯人既與國政復從王事亦重臣矣而日終窶且貧室人交謫其廉潔之守幹濟之才存乎言詞之表矣無所怨望唯命是安得非賢乎敦厚也謂厚有所加及也

北風刺虐也非刺虐也異姓之臣違亂也北門蓋同姓大夫國雖危亂義不可去此則異姓而仕衛者也道不行言不用第有亟去耳風雪交作之際莫不閉藏與室今則相與銜冒而去知其亟于違亂耳是何可以虛徐邪狐者妖獸鬼之所乘烏者鬼雀鳴則凶咎所見無非鬼物喻在朝者皆不祥之人也

靜女刺時也何刺乎刺淫奔也曰靜女曰彤管男悅女之詞也夫淫奔密約而宅人歷歷言之其惡寧

可揜乎內則婦事舅姑左佩刀礪觿燧右佩箴管所謂彤管即所佩之箴管耳牧者園人所居荑則芳潔之物

新臺刺衛宣公也新臺之後莫不非議雖執土木之人猶能泚然而愧況衛君乎河水瀰瀰喻其淫泆汚濁之可厭也籧篨戚施胥臣所稱八疾之二皆人所棄者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汎汎其景言二子逐流而去無復形景來歸也養養猶言怏怏憤懣不平之意始焉猶望其能來不瑕有害則決其已死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宣公烝于夷姜而生伋公子頑通於宣姜而生戴公文公宜乎中冓之言不可道矣茨謂茅之有次第者所以覆牆也梓材稱既勤垣墉其塗墍茨即是茨矣毛傳朱傳並謂蒺藜何其謬哉中冓猶言中垢宮中垢穢之行也欲雅言之故變垢稱冓

君子偕老刺宣姜也副者覆首之飾編髮爲之笄以連副珈以飾笄唯后夫人得有之翟謂貫珠爲翟以冠副笄之上非刻繒以飾衣也承以鬒髮象揥蓋可知已如山如河如天如帝皆謂威儀莊嚴可敬憚也目中白處曰皙眉上廣處曰顏揚其用則皙撓而顏動是貞倨之狀有是威嚴舉國皆尊仰之奈何甘心汚穢以自辱乎斯言外意也

桑中刺奔也沫即妹邦朝歌以北之地也唐蓋北方蔬屬故毛傳以爲菜名非兎絲也唐也葑也麥也皆易求之物喻孟姜孟弋求之易許也桑中蓋爰之所聚上宮樓閣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歡于上宮耳姜齊女也弋莒女也庸則鄘女其邑人

也

鶉之奔奔刺宣姜也奔奔猶言賁賁鶉盛氣而怒也彊彊鵲有定偶不相亂也鶉姓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鬬鵲則傳枝而孕初不以形接也此刺惠公不能防閑其母使公子頑得通之耳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懿公爲狄所滅文公繼之徙居楚邱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衛人悅而歌誦其事焉作宮作室土木大興即通商惠工之事矣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務材也夙駕桑田訓農也星言夙駕戴星而駕也也人猶言此人謂勸農之倌也不獨勸農者秉心塞淵謹于奉職即牧馬之技亦咸得其人故所牧之馬騋而牝者至于三千極言蕃庶耳

蝃蝀止奔也非止奔也敬教乎內也文公懲衛之難由乎縱欲亡禮故薦是詩使瞽史朝夕諷誦于宮闈之內以示教戒焉陽蘊于上陰烝于下二氣交搆而爲雨陽蘊已解陰蒸未已則析而爲虹霓朝謂之隮暮謂之蝃蝀是地氣之淫也冥漠若無朕兆倏爾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曖昧之事終不可掩也借令縱欲之人不恥淫奔獨不爲性

命情乎禮所謂命以防欲是已

相鼠刺無禮也非刺也文公勸學也鼠有齒而無牙竊食偷生不能大害見人猶生畏心似有廉恥節儉之節倘任位者竊位尸居肆欲無厭不以禮度自檢有愧于鼠矣人而無止正謂止足之分非容止也

干旄美好善也非好善也文公授方授能國人歌其事也烏隼曰旟大夫之旃也畫烏隼于帛謂之干旟注旄牛尾于干首謂之干旄析夏翟之羽以為旌謂之干旌實一物也素絲者御馬之轡也轡有

六曰四曰五變文叶韻耳言大夫乘是車馬建是干旄出入都鄙尊顯光赫矣不審以何者嘉謨嘉猷入告我于內乎

載馳許穆夫人閔宗國也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衛武公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而賓之初筵抑抑威儀皆其所自儆之詩悅禮好文可槩見矣河朔無竹淇澳獨產故其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非王芻也淇之綠竹猗猗以興武公特稟異氣而生也有切磋琢磨之功乃復有琇

瑩會弁之飾兩章後先相應耳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所謂恂栗者戰戰兢兢制節謹度之謂也所謂威儀者臨民以莊尊其瞻視之謂也如金如錫語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語其能圓能方也車箱而上高三尺三寸橫一木謂之式自式而上二尺二寸復橫一木謂之較古人立乘憑較有所致敬則俯而憑式自式而上得較故曰重較大夫過二人則式國君唯式宗廟餘無所式矣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驕者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歡宴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武公則以

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圓之相濟者也

考槃刺莊公也非刺莊也美遯世者之無悶也考者尋繹之義槃謂樂也古言考槃猶今言尋樂耳或澗或阿或陸無往而不適或寤而言或寤而歌或寤而宿無適而不獨自以明遯世之志專一也邁與輠通劉向別錄所謂炙轂輠髡是也軸以運車輠以脂軸兩者皆進退自得之喻非寬大盤桓之說

碩人閔莊姜也非閔也蓋述莊姜始自齊來適衛也錦衣褧裳夫人嫁服也手如柔荑語指之秀而銳

也膚如凝脂語肌膚之白而澤也領如蝤蠐語項之白而延也齒如瓠犀語齒之白而齊也螓蟬之小而有文者螓首語額之方廣蛾眉語眉之曲秀孽孽字韓詩作巘訓長貌朅字韓詩作桀訓健也

氓刺時也何刺乎刺淫奔者失身也抱布貿絲知所誘者鄙夫也子無良媒知求嫁也乘垝垣而以賄遷知竊藏逾墻以相從也三歲食貧賄盡而厭棄之也兄弟咥笑知見棄而返于家也淇岸隰泮則總角相奔信誓之詞也里女失教不有其始終見棄黜悔恨何及孔子錄之所以昭世戒者深矣

竹竿衛女思歸也淇流廣大故多舟楫之嬉女伴羣出縱觀相與巧笑而佩玉蓋若江南觀競渡者述衛俗也思衛者發乎情也以遠兄弟父母爲嫌者止乎禮義也此竹竿所以見錄乎

芄蘭刺惠公驕而無禮也非驕而無禮也刺其縱母之欲無制彊解難之才也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有如觿狀其葉亦頗似韘韘以韝彊觿以解結各成其用芄蘭徒有形似耳喻惠公徒有國而無威嚴以制子頑也容兮遂兮容忍不斷使得遂其惡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而思宋也一葦航之謂河方冰時布一束之葦便可履之而度非用蘆葦渡水也今遼左冰結布葦度車馬猶然崇者峻極之謂不崇朝言不極一朝之久也

伯兮刺時也鄭康成以爲衛宣公從王伐鄭時詩然鄭在衛南即不得言自伯之東矣若文公以後徙居楚丘衛反偏在東北無所事於東矣豈東備山戎東胡之驕故爾久役乎首疾猶言疾首也諼草忘憂之草即鹿葱也言不得此草焉不能忘是以使我心痗耳

有狐刺時也何所刺傷貧困也狐性多疑當河冰初合未肯即度必伏竢岸下審無流凘之聲乃始度焉此云狐垂尾而在淇梁大寒之候將至矣彼之子者終歲且貧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乎此我所以用憂也

木瓜美齊桓公封衛也非美桓也蓋刺苞苴之禮公行也木瓜木桃木李皆刻木爲果以充遺貢者物至微矣報以瓊琚瓊瑤瓊玖而猶若有歉焉又爲遜順之詞以導之政以賄成有如此

詩故卷之二

詩故卷之三

明　南昌　朱謀㙔撰

王

黍離閔宗周也何以閔閔東遷之失謀也西周政令所以能行乎諸侯者非徒文武成康之德亦以地勢險固足食足兵可以東制諸侯之命耳幽王雖死驪山犬戎無盤據豐鄗之理乃因一敗遽爾東遷有識之士於其行也痛悼失圖故賦此詩黍稷離離下垂而頫猶有憂者中心思惟而傾其首也陳平深憂呂氏之亂陸賈入坐而平不見賈是其驗矣非故宮廟盡爲禾黍之場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非刺平也傷周弱也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四牡皇華之勞入有杕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爲盛典而寵勞之也逮夫東遷政在諸侯而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昔時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孔子錄之正以傷周室之日微耳不知其期曷至哉七言通爲一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非閔周也君子爲貧而仕卑官也所謂卑官則籥師也房者俎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魯頌亦稱籩豆大房萬舞洋洋盡房俎籥舞俱在堂下故曰招我由房非路寢之房也敖者燕舞之位樂記所謂綴兆是矣

揚之水刺平王也

中谷有蓷閔周也非閔周也凶年饑饉女子自傷困窮不能賙其母家也蓷名茺蔚亦名益母因與益母而知其爲念母家困遇人之艱難而知其爲女子也昔曾子覩益母而興悲殆有感於是詩乎

兔爰閔周也非閔周也君子哀時命也兔狡於避禍雉拙於自免二物小大相等故古人並舉之內則

雉兔皆有芼孟子雉兔者往焉是也兔以喻小人雉以自喻爰爰緩意謂能以技自糉其死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非刺也諷王親其族類以自立也鄭伯朝周王不禮焉周桓公諫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葛藟之諷殆爲是乎

采葛懼讒也葛喜攀附蕭艾並善蔽穢皆喻小人之黨也好讒之人醜正惡直唯依阿蹴戚之是近故我一日不見遽已相忘不啻三月三歲之久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非刺周大夫也商者之婦寄其夫

也周之地狹民眾多賈齊魯梁楚仰機利而逐乘業輕去家室其妻望子改過故賦此寄焉大車牛車任載者非大夫車也毳衣毛褐將車者之服非毳冕也我見毳衣之人數將牛車而來予獨不歸疑棄我矣我欲他奔猶畏子之或來有所不敢唯誓死以待之此其俗猶有足稱者焉

丘中有麻思賢也非思賢也商者荅大車也予言我久不歸資生無所然丘園之中有麻可績有麥可食有李可殺也凡此三物足以留予我亦將施施而來與子共之矣貽我佩玖者感其異室同穴之

誓實亟其言如瓊玖之可佩服也錄此二詩見周俗忠厚尚禮有如此

鄭詩二十一篇始武莊終忽突皆國事也其宅亦多賢人君子之詞而宋世之儒誤釋放鄭聲一語遂去小序盡以淫奔目之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措諸文詞是爲詩被諸管弦音律是爲聲鄭音好濫而淫志音故仲尼放之豈緇衣仲子諸詩乎

緇衣美武公也周人之詞也桓公以鄭伯入助于周死犬戎之難武公繼爲平王司徒世善其職故周人歌之適謂安適其館舍也若謂廩餼之不繼而

欲遺我將授予以粲焉是皆勉留之意也蓆有四訓毛傳訓大韓詩訓儲許慎訓爲廣多唯朱傳訓爲安舒者得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莊公志在除段欲其積釁累瑕而後動鄭人已知之審矣故託爲公拒祭仲之詞以杞桑與檀比叔段不欲即折喻欲待其自斃耳

叔子田刺莊公也非刺莊也著叔段之得衆也于田取禽也里塗曰巷里巷者細民所居叔段處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今乃獨爲里巷小人所好是速亡之道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非刺莊也著叔段以繕其甲兵也稱大叔者左傳所謂京城大叔是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所將者清邑之兵也曰彭曰消曰軸三境之地師所次也駟介者兵車之駟也車上載兵獨稱二矛者舉兵之最長者以該之左旋右抽者三軍之左右皆潰散而歸所邑也獨高克所將中軍在爾

羔裘刺朝也非刺朝也美賢大夫也古者君狐裘大夫緇衣羔裘以羊性剛直可尚羔裘柔澤濕煖可褻加以豹飾又表其武三德具備故曰三英謂此

大夫之德足稱此裘也舍命不渝守死善道也豈叔瞻子皮之徒與

遵大路思君子也非思君子也賢者以道去國也遵大路甚著明也疌者述也不疌故者與聞政事已久志好浹洽非新知比也此蓋託爲挽留者之詞嚴衆謂鄭莊公殺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殆有爲哉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非刺也賢夫婦交相警戒之詞也稱士女始婚者也弋鳧雁丈夫之事也調五味中饋之職也琴瑟靜好養德之具也宜其酒饌

以奉賓客所以成德也古者子事父母左右佩刀紛帨刀礪大觿小觿金燧玦捍管遰木燧謂之雜佩非珩璜琚瑀之屬也宜言飲酒與子偕老者言調和滋味佐酒以勞慰其夫願執此道偕老而不廢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何刺乎追刺之也忽以不昏于齊遂無大援終見逐于鄭國人追刺其失圖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何所刺之刺其闇于任人而致亂亡也扶蘇猶言扶疏木相扶而植者如所謂扶桑扶移扶栘之類非小木也扶蘇喬松宜在高山比

賢人君子宜處顯位荷華游龍宜生下隰比狂狡之童宜備奔走今所庸顯者莫非狂狡故刺之

蘀兮刺忽也非刺也鄭人思黜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鄭人故不義突而賦此詩託風之隕蘀以見志叔兮伯兮謂大國也安得大國秉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

狡童刺忽也非刺忽也刺突之與雍糾爲謀以殺祭仲也雍糾洩謀于妻而見殺突以出奔所謂狡童其謂糾乎惜其不與老成謀之而僨事

褰裳思見正也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不復以禮義

相見故思得大國以正其名分焉狂童之狂也且謂大國不來正之者直以突之狂而無禮不足正耳絕望之詞也

豐刺亂也非刺亂也志悔恨也鄭女蓋有矜其族類門地已許嫁而中悔者旣而愆期無歸還自咎恨耳悔婚之志未必親近之際曰巷曰堂直託喻耳叔兮伯兮不一人者也失所婚覬他姓之我求也

東門有墠刺亂也非刺亂也惜狷介者之遯世也除地町町然者謂之墠陂陀不平而可種藝者之謂阪踐謂樹栗之有行列也東門之墠其阪有茹藘

焉足其人所居之地也樹栗林然有行是其家室所在也弗絕人避世不可得而見耳

風雨思君子也喪亂之中樂見秉德不回之士也風雨淒淒以氣言風雨瀟瀟以聲言鷄鳴不已謂鷄能司晨不爲風雨晦莫而廢其鳴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非刺學校廢也朋友失好者之相責讓也城闕都會之所非遐荒也以細故而斷乎生之歡遂不相見是誠絕我矣

揚之水閔忽之無忠臣也非閔忽也諷聽讒也

出其東門閔亂也非閔亂也遯世者咨東門之墠之詞也鄭俗尙縞故僑札相見贈以縞帶此云縞衣綦巾已之室也荼者苦菜河北最賤今俗呼爲舒荼如荼猶言如雲喻女子之衆非喪服之謂也出城闉者蓋相率郊外墦間之祭耳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非思遇時思其治也有道之世俊傑在位野無與草矣此何時乎君子在野田卒汙萊國何當而治乎曰蔓草零露知田野之不辟也有美一人邂逅于草露之區知君子之在野也昔六卿餞韓宣子于雝首賦此詩宣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男女思不期而會者哉

溱洧刺亂也非刺亂也志其俗之荒于游觀也韓詩傳稱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士女競出溱洧之上執蘭招魂續魄以祓不祥是則漢世以來上巳祓除所防也蘭草一名都梁高四五尺性善殺蟲故士女秉之以祓不祥耳勺藥即今牡丹華于上巳之時中州等之荆榛折華以贈亦士女夫婦之相愛非妄一男子見所悅而贈之也

齊

鷄鳴思賢妃也非思賢妃也蓋賢夫人能警戒以成其君之德也鷄三號卒明而後蠅蚋交作已乃日出東方是爲黎明久之日光被物是爲大明朝會者鷄鳴來集別色始入其時蒼蠅交作而有聲自此以往日亦出矣故曰匪東方則明日出之光傳爲之誤遂作月出故說者費詞而難通考之周史武王女適齊爲乙公夫人乙公生癸公癸公之子爲哀公以荒淫誅此所謂賢者其乙公之王姬乎

還刺荒也何荒乎刺禽荒也哀公好田無厭國人化之遂以成俗狼似犬而大銳頭細腰高前廣後得人物則殘其軀體而食之出必兩頭相恃猛捷貪忍雖用兵者莫能免今曰竝驅而從兩狼信便捷

矣胥與猶通田豕之徒者

著刺時也刺不親迎也古者冕而親迎充耳瓊華乃冕服中之一物著與宁同人君塞門之屏也唯邦君乃樹塞門親迎宜乎國門今俟在朝宁之間簡褻甚矣送夫人者訝其非禮故賦此詩充耳曰瑱懸瑱之絲曰紞君紞五色臣三色曰素曰青曰黃謂紞也錯舉其色之三而五可知瓊華瓊瑩瓊英則紞之所懸之瑱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非刺衰也刺淫也旦而彼姝入室日夕乃出蓋大夫之妻入朝而其君以無禮加之

耳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周制大事用日出今東方未明已有以失朝獲罪者故託挈壺失職以刺之顛謂衣之領裳之要也今倒持之故曰顛倒裳衣晞者日光被物之名楚辭所謂晞髮是已曰未晞者日未出也柳木賤木植諸樊圃則有主者猶挈壺之有其職也狂夫趨樊折柳猶且瞿瞿四顧恐致譴讓況晨昏大朝之期可不以告其君乎此詩敘在哀襄之間蓋厲公時矣

南山刺襄公也南山崔崔宜爲虎豹所宅今乃雄狐躊躇其間喻齊國之大而襄公以鳥獸行君臨之也葛屨賤物猶兩兩相伍冠緌微物猶雙雙爲用各有耦也齊子已適魯矣豈吾耦乎藝麻之法須得其田而熟耕之縱橫七徧麻乃無葉婚配之際可無審處其禮而但窮極其淫泆之心乎

甫田刺襄公也襄公嘗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矣又嘗伐衛而納紀季之酅矣又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于諸侯之事也內行不治徒負衆而恃力何能有成乎總角而弁躐等驟遷之喻也

盧令刺荒也何所刺刺襄公也令本作獜犬之健也鋂者大鎖之名也北方呼罳爲盧而走狗之駿者則有韓盧環以繫項鋂以鎖之制其逸也鬈好貌偲强也義見說文

敝笱刺文姜也不獨刺文姜也正以刺魯莊公也莊公不能制母之欲使之潰亂乎齊如敝笱不能止細魚耳鰥與鯤通魚禁鯤鮞鳥翼鷇卵皆其微也鄭箋訓義是已盈車之鰥事出孔叢又因是詩而生其說耳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非刺襄也刺文姜也蓋莊公五

年夫人如齊師時事也薄薄輕疾貌發夕者急于赴齊即夕啟行不能待旦也豈原闕

得行志意內快于已無有阻之者

猗嗟刺魯莊公也是蓋莊及齊人狩于禚之詩也歷舉威儀技藝之長則其不足者自見頎而長兮言軀幹之壯偉也抑若揚兮言威儀之矜莊也美目而下皆述其善射之狀也目上為名謂張日注視而發矢也方射之時無所用舞舞則選兮謂射耦也射禮王六耦諸侯四耦猶舞佾列焉射者搢三挾一故稱四矢

詩攷卷之三

詩故卷之四

明 南昌 朱謀㙔撰

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武以封同姓晉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與畢萬此詩七篇皆未滅時之語仲尼何以錄乎魏者舜禹之故都其民俗儉約勤謹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可尚也

葛屨刺褊也何褊乎褊服飾之過儉也禮嫁者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曰女子未成婦也曰左辟曰象揥貴者飾也曰葛屨履霜知服之非其時也曰要之襋之知其裳之敝裂須縫紩也冬服夏屨女執

婦功在貧賤可耳貴者之家則固陋矣左辟言主賓相見主人就東階以辟尊是揖讓之事非婦初昏之禮也

汾沮洳刺儉也公路掌公之路車者公行主兵車之行列者正是一官變文叶韻耳公族則主公之同姓族屬者以是人而采莫采桑藚非厥飲食下侵細民之利過於儉矣莫菜莖大如筯而赤節節一葉似柳葉而厚有毛味酢而滑可羹亦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蓬楚俗三月三日采以和粉爲餌謂之龍舌粄本草所謂鼠麴者也桑謂桑葚藚謂牛脣

園有桃刺時也魏國褊急不能任賢日就侵削故刺之桃棘雖非美材苟樹藝得所其木亦可爲弧爲矢以除不祥其實亦可爲核以充籩豆魏國雖隘苟得賢人治之亦當不至侵削今之侵削由不善樹人故也不知我之憂者乃曰彼所用賢矣子何爲是言哉是蓋勿思而已

陟岵孝子行役念父母也魏國介在秦晉廹於徵誅終歲奔命有往無返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託爲內顧之詞以告哀耳岵屺之訓爾雅毛傳互異宜從

雅訓可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國勢日危在位者志欲潔身違亂隱跡農桑而已行與子還兮謂桑者也

伐檀刺貪也非刺貪也父老訓勉子弟之詞也魏人勤於治生謹於供上父老居常輒以耕稼狩獵之務勉其子弟言將治車必先伐檀以豫其材將効賦稅之供必先耕稼狩獵是務誠以君子勞心食必兼味非若庶民徒食而已此惟正之供所當急也其忠厚戒謹之風藹然可訓矣後世說詩者牽于孟子素餐之義大費辭而難通彼孟子斷章取

義焉耳何得執以說此乎三百蓋古語百猶廟也左傳曲踊三百曹詩三百赤芾皆同此義胡取禾三百廛兮猶言何所取此強勉盈廛之禾乎

碩鼠刺重斂也國小力微困於誅求民不堪命故託詞碩鼠以道意貫與慣通謂慣習也三歲貫汝言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殆已習爲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所能任乎郭景純言碩鼠頭似兔而尾有毛其色青黃好在田中食粟豆一名鼫鼠

唐堯故都也周成王以封母弟叔虞是爲唐侯叔虞之子燮嗣位以南有晉水改國號曰晉仲尼所錄皆晉事也必稱唐存舊封亦以先王遺風之可伺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非刺僖也民俗歲晚務閒相與燕飲而交相儆也蟋蟀八月在宇九月在戶云在堂則戶下矣是黍稷告成之時也物變時移不知老之將至可無聚族類隣曲以燕樂之乎然時不我與毋安于逸樂而忘其職業瞿瞿却顧不至荒淫可耳休休者勤勞之甚思欲以少息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非刺昭也晉人憂沃之逼故爲危言以諷于昭也昭公嗣文侯而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曲沃桓叔桓叔得晉勢正偪昭晉大夫潘父謀弒昭而迎強晉人不聽乃立昭侯之子孝侯焉此蓋有知潘父之謀者爲是詩以覺悟于昭侯耳樞卽刺榆榆則白枌也栲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杻材可爲弓弩之幹一名萬歲卽今冬青與漆栗皆堅韌之木積數十年乃成畢是六物者喻死亡在近不復能待其成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沃有纂宗奪國之謀而昭公不知晉人賦此以警之悟之耳揚之水水之淺而緩者中白石易見喻隱謀之彰露也不敢以告人故爲詭寄正以告昭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非刺昭也憂曲沃之益强也椒之爲物枝强于本及其成實蕃衍本常因之以拔喻曲沃之强盛終當并晉也

綢繆刺晉亂也何所刺刺潘父也三星在天夜之中也中夜束薪將俟旦而粥之賤者之事也于此而有美粲之婦來奔彼束薪者不擇義理亦遽受之邂逅相得何其樂哉賤其行而深惡之故託爲此詞

杕杜刺時也此何時哀侯時也哀侯之世曲沃益彊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於是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執陘庭之田蓋哀侯之弟所有者故以杕杜相玭者諷之杕者黎鬭實小而䏬枝疎葉大行者玭之喻曲沃也獨行踽踽喻哀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陘庭也

羔裘刺時也非刺時也晉翼已亡晉人重去翼也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也我人謂翼也他人則沃也居居安適貌究究淵微也言此羔裘之人於我甚適雖極淵微我無厭弃之心唯其舊好之難忘耳

鴇羽刺時也何刺乎傷晉亂也昭公之後大亂者五世君于下從徵役不得遂其養親之志故賦此詩陸農師言鴇無舌而連蹄性不集木今集木違其性雖羅危苦又以無舌不能哀鳴喻從役者濱于死亡無所控告也

無衣刺晉武公也非刺晉武也刺僖王也曲沃武公始并晉國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因命武公爲晉公列于諸侯翼人傷僖王不能正沃之罪顧受賂而封之是以刺也子之衣謂天子之命服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非刺晉武也好賢之詞也晉之好賢莫如公子重耳所從五臣卒以致霸此蓋公子時作杕杜生于道周有棐則人趨玭之今徒杕然挺立無復餘葉故行者逝而不顧傷已方處窮困無祿位以致士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獻公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皐落氏滅夏陽伐蒲滅虢襲虞伐屈以至敗狄于采桑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其喪亡戎陳者亦多矣角枕錦衾則卿大夫之室矣貴者且憂死亡況賤士乎葛蘞附物得遂其生子之所美顧從役在外不遑甯止使我常有仳離獨處之歎何哉

怨懟之詞也誰與獨處猶檀弓所謂誰與哭者倒句法也百歲之後以死相要也歸于其居居字與夜不叶當是舍字之誤

采苓刺晉獻公也（原闕）卽蔓菁生于園圃三者皆非山中之物今曰采于首陽則妄誕矣然者許諾之詞苟亦無然謂且詳察其僞勿卽以爲可信而遠諾之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以附庸之國入爲宣王大夫始有車馬之儀寺人之令還歸秦各邑人挕見其盛

故藏此詩秦仲既開略其名分與國中雄桀之士並坐鼓瑟其下感洪宗遇願得及時進志以効死力不能坐老牖下其悲壯之氣勃乎莫禦秦之所以强者由是夫

駟驖美襄公也襄公以攘西戎之功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逆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公之媚子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驚車而載田犬所得可知矣孔子錄此蓋譏之非美之也載獫歇驕謂車載獫獢二犬以歇息之非獫獨獢皆田犬也詩緝稱田犬長喙而短喙者非田犬也毛傳誤耳爾雅所載又後世因毛傳而竄入之者也

小戎美襄公也非獨美也述其用秦俗而變周制也周之出師路車有輿入鶩瑲瑲今則易以小戎俴駟不啻持重雖便利是棄良人賢士驅以即戎不復尚德而唯力是競作者託爲婦人念夫之詞蓋傷王政之不可復矣

蒹葭刺襄公也襄公在有成周不能訪求故老修復先王之政教故作者刺之蒹似萑而細高數尺葭即蘆也白露爲霜時之變也蒹葭蒼蒼物未凋也

喻周雖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用之耳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用非其道猶逆流而上也

終南戒襄公也終南惇物雍州之鎮也地土廣大故有條有梅有紀有堂生物悉備君子臨此而有之錦衣狐裘煥然改觀矣宜其以功德被民壽考不忘也條一名稻即今山楸梅則酢實之梅皆南土所宜者崔靈恩本紀字作北山之極北受風不生草木者也堂謂深山平衍之所隈燠能蓄草木者也舉是四者以明秦地之廣直被南北耳

黃鳥哀三良也黃鳥今之瑞雀棲止屋者此鳥十百爲羣恆集荊棘間交交喧噪若有所語喻秦人聞用三良殉葬街譚巷議沸騰不息有所驚怪也誰從穆公而下則其所爲譚議之略矣詩所稱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則黃鸝也交交黃鳥小雅黃鳥無啄我粟則瑞雀也名雖同而實異

晨風刺康公也何刺乎刺棄三良也三良見殺賢臣亦相率而避世矣晨風鸇也善擊鳩鴿燕雀之屬鴥然長鳴則鳥雀咸匿藏茂林之中所謂爲林敺雀者鸇也是已苞櫟六駮苞棣樹檖皆北林之物

烏雀所藏者也晨風一鳴而諸禽屏跡但見林木而已喻康公殺三良而羣賢競引去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據已去而言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託爲康公自詰之詞也

無衣刺用兵也非刺也秦用其教變周俗也相要于無事之日相死于有事之年其好勇輕生尙功貢氣至如此先王之風于是乎熄矣

渭陽康公念母非念母也送舅氏重耳入晉也

權輿刺康公也秦所尙者武功所共事者權謀變詐之士於賢人君子宜其見疎薄也厦屋申纍之設

采色者周官葉人秋染夏旐乘夏篆卿乘夏縵檀弓封之若夏屋者是也五色具備謂之夏四簋之食黍稷稻粱也權輿始也者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詩故卷之四終

詩故卷之五

明　南昌　朱謀㙔撰

陳

宛丘刺幽公也始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嬀滿而封之于陳是爲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之五世而至幽公滛荒昏亂游蕩無度國人刺之然其習俗則有自來矣宛丘之下蓋禱祈之所擊缶擊鼓而舞鷺羽娛神也蓋若孫皓于巫梁武于佛矣

東門之枌疾亂也何所疾疾男女之肆滛也始焉歌舞宛丘以娛神因而男女具集矣旣而男女雜沓淫亂之志肆矣積習生常自宛丘而婆娑于市矣已則男女相狎而相取如擧在野之莜矣欲成而貽握椒使之愼言耳所謂市者亦非他有市也因南方之原來遊者衆故市肆具集而百貨陳焉今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趁虛是也覈本訓數謂往遊頻數不一而足也

衡門誘僖公也非誘德也遯世無悶之詞也門之遂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爲寄樞之用故曰衡門泌本作淠水名也非泉也說文淠水出汝南弋陽垂山東入于淮洋洋水盛貌淠水廣大自有嘉魚可食豈必河之魴鯉而後樂饑取妻可矣豈必齊姜宋子而後適意皆寡欲無求之詞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何刺乎刺賢而遯世不見用也有衡門之遯而後有是詩焉水經注稱陳城東門內有池水至清潔而不耗竭卽此池矣漚者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淒麻必漸者使之柔韌可績耳

東門之楊刺時也何所刺之刺淫奔也東門有池匯宜楊柳其葉牂牂而盛肺肺然而垂則向春之末迎夏之陽矣游者於此邂逅期以初昏相奔已而

明星煌煌負約不至非謂親迎之際女有它志而愆期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不義殺太子免而代之以亂陳國也墓門隧道之所唯無人焉故棘得而生之鴞得而萃之佗唯無良師傅乃得肆於惡棘之傍道無不斯之理鴞之所萃無不彈之勢以喩佗之弑逆終必見討悔無所及矣陳人蓋知佗之逆謀已成猶未動于惡故賦此諷之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憂宣公之信讒也味其義非憂宣也蓋靈公私于夏姬憂其有所間阻也水隄曰

防萋胥曰若鵲巢于木不于防若生于下濕不于丘誰爲此言以侜惑我之所美致生間阻使我惕惕而憂乎說文訓隄爲唐中唐謂唐中非甓所也鷊謂綬草亦生下濕非邛之所產也

月出刺好色也何所刺刺靈公也靈公通于夏姬蓋嘗夜中微行往就之覬國人不我知也佼人謂靈公窈糾懮受夭紹皆微行潛藏之狀公欲隱其迹而人顯言之明穢行之不可揜也

株林刺靈公也始焉淫于夏姬猶有愧心故月夜微行久之狎習則車馬驅而就之矣禮義大防既決弒逆之禍必生故作者直斥其事也

澤陂刺時也非刺也傷泄冶之見殺也靈公淫于夏姬洩冶以爲君臣宣淫民無效焉靈公殺泄冶澤之有陂以防淫泆蒲與荷蕳皆芳潔挺直不屈之物喻洩冶之能以禮諫君也傷如之何悲其死也寤寐涕泗追惜之也卷與鬈同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則方正剛毅之氣可想見矣

檜妘姓祝融氏後周武王之所封國于溱洧之間後爲鄭武公所并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潁之間于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皆可取也鄶之爲卽鄶可知矣羔裘謂鄶大夫狐裘則其君也有所恃而驕慢宜其逍遥翺翔無儆戒之心賢者知其必亡故憂而去之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按縞素誠喪服矣然而孔子素衣麑裘許子冠素玉藻君韠朱大夫素士爵韋冠禮三王共皮弁素積緇帶素韠未見素冠素韠獨爲既祥之服也設果刺不三年胡爲舍衰麻齊斬而唯素冠素韠是思哉古者平時無事則素服戎

事則否是蓋厭苦戎馬者思得息肩之詞耳棘者急也介胄之士衣裝必急欒欒猶曰攣如拘束之貌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非疾恣也傷鄶之垂亡而君不悟也萇楚羊桃枝莖柔弱引蔓草上不能自立喻鄶君忘荒惕欲馳至亡國不如自謀也

匪風思周道也非思周道也鄶人傷鄶王室微弱無所控告追思西周之政不可復得也大風迅發行者遡之多至辟易車馬疾驅乘者雖逸多至怔忡今非風發也非車驟也而人心忡忡失常則以亡

在旦夕無復有可恃賴耳北方魚少而貴故舉魚以爲大烹

曹

蜉蝣刺奢也非刺奢也刺不知所務也曹在禹貢兗州之北濟之濟陰定陶是已靑兗之俗工絲枲故齊紈魯縞之名滿天下曹處其間習其俗而加工巧焉舉皆衣裳楚楚以相夸曹小國也不知務農講武而織縞是尙譬諸蜉蝣之羽朝生暮死而已我將何所歸宿乎憂其淪亡之詞也夏小正五月蜉蝣有殷此物伏柱礎間食木成穴久之生翼掘

穴而出千百交飛尋亦墮地而死所謂飛蟲者也掘閱猶言掘穴管子稱掘閱得玉古語云焦郭璞陸璣謂浮蝣爲有角甲蟲炙之可啖者誤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小人尸位君子必見棄矣荷戈祋者候人職也三百者勉强之詞以是人而强授赤芾使備大夫蓋若更始爛羊胃騎都尉事矣晉文公數曹共公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亦左氏誤釋詩義而附會之耳鵜之在梁勢必濡首以漁喻小人在位必肆貪殘安得不遂其所求哉朝雨旣隮虹霓西見薈蔚瑣瑣之物莫不光豔得遂

喻候人受赤芾之寵也季女婉孌願常饑餓喻君子之困窮也

鳲鳩刺不壹也非刺不壹也美公子欣時之壹其德也曹宣公卒公子負芻弒太子而自立欣時不義之也將出奔焉國人聞之亦將相率以從負芻懼自告厥罪請留子臧子臧反而致其邑明年諸侯盟于戚執負芻以歸將立子臧子臧固辭遂奔宋曹人請于晉曰若之何亡曹國之鎭公子乎晉人反之子臧盡致其邑與卿終身不仕事具左傳帶用素絲弁用綦玉卿大夫服也其帶伊絲其弁伊

騏著其章也觀其章則知其爲子臧矣鳲鳩秸鞠性嗜桑葚月令所謂戴勝降于桑者也始生山中數十爲羣來集桑上其聲秸秸鞠鞠此鳥知葚甘美常在桑間其子則六七遷徙于他樹喻它人或爲富貴移志子臧則守義不變足以正四國也梅也棘也榛也皆其子所遷之木非謂鳲有七子也

下泉思治也泉在井者謂之下泉易稱井洌寒泉食是也洌然寒泉宜以食人今顧以浸苞稂之屬費有用之財養無益之物民窮力困徵誅不已由無明王在上慶賞黜陟以正四國耳故思昔時郇伯

（學謂因字）諸侯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傷今之不然也

幽

七月周公陳王業也周之王業始造于幽無非農桑狩獵之務衣食厚生之原先事教戒不違其時上以誠撫下下以誠事上如是而已矣太王之時已自改朔故于十月而中命之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而建子之月則稱一之日也倉庚青鳥司啟者也以春分鳴今之百舌鳥也傳以爲離黃則誤矣采繁謂采皤蒿以薦祈感雨露之旣濡而興悲非欲嫁也七月鳴鵙月令所謂仲夏鵙始鳴反舌無

聲者也四月秀葽謂遠志也葽草微小而善延蔓僅可充藥必擧是者明勾萌庶物至此無不達也斯螽蜇螽爾雅所謂蜙蝑今世所謂蚱蜢者也動股言躍也莎鷄今之絡緯以股鳴者蟋蟀今之促織以翼鳴者鬱薁今之葡萄幽土所宜者葉大多陰故謂之鬱鬱小者曰薁供佳果也瓜卽甘瓠壺則苦瓠瓜以佐饌壺以涉水鶡冠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已黍稷重穋穉黍稷早晚之種言之也禾麻菽麥該五穀而言之也獻羔祭韭是仲春之禴祭非爲開氷也氷以去暑仲春猶寒何得便用氷乎申豐之說亦誤釋詩而附會之耳

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惡鳥常攫鳥子而食云徹桑土而綢繆牖戶則謂鵲巢矣鴟鴞以喩武庚鳥子以喩管蔡鵲巢則喩王室也恩斯其子也勤斯其室也桑土桑根之浮土上而生者毛傳訓荼爲萑蓷之茹韓詩訓租爲積風雨漂搖喩流言之惑成王也予維音嘵嘵正明作詩以貽成王之意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非始征也東征而還勞歸士也岐周在西故謂三監之地爲東山慆慆訓久在東三年故云久也蜎蠋屬自能作繭蜎蜎屈中蜺蠋在

桑野作繭喩丈夫無家自制冥衣而歸也伊威長角長股背罐而短斑色有文常依室中隈奧而生今俗謂之潛駝非鼠婦也熠燿宵行謂螢也夜中見光不見螢故曰熠燿非有所謂如蠶之蟲也鸛善瞻視四遠無人乃下取食今鳴于垤虛寂可知非爲陰雨將爲食蟻也瓜苦苦葉之匏也栗韓詩作蓼訓衆也親結其縭解其父母所結女子之縭也天一地二數之始也天九地十數之終也陰陽男女配合相成故曰九十其儀

破斧美周公也非美也西歸之士答東山也楯鑿曰

斧方銎曰斨皆析薪之具唯銎孔異耳釜之有足者曰錡無足者曰錸皆炊食之具非鑿屬也錡之爲釜旣見采蘋錸雖無訓可以類求矣斧斨錡錸之破缺明從役在東之久也四國謂殷東徐奄熊盈之屬欲匡正之使化于義固王室也乃今念我勞苦賦詩慰之其恩德亦何大且美哉

伐柯美周公也非美周公也周公將歸貽詩二公也周公以避流言居東二年適有風雷之變成王啟金縢而得周公請以身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諸史與百執事而信焉王乃迎公夫金縢之事史

與百執事皆得而知之二公豈不知而待問乎蓋以堅王之信也調劑啟廸之間二公之力多矣故周公將歸而賦此語之伐柯伐柯喻用力之勤取妻媒得喻調劑之善其則不遠喻已當與二公同朝互相師法以成治化也籩豆有踐謂得相聚同燕好也

九罭美周公也非美也東人送周公之詞也周公始避流言武服卽戎王是成王感悟以衮繡王公之服迎之故曰我覯之子衮衣繡裳故曰是以有衮衣兮託爲創見之詞也九罭魚網之多囊者所以致魚使不得逸也九罭之求鱒魴喻衮繡上公之服迎周公也所者用力之詞公歸無所言易於歸也

狼跋美周公也非徒美也二公答伐柯也狼之爲物大口細腰每殺一物隨咬而盡一皆聚之胡中纍纍然重徐步而反齧之當其行也常恐跋胡而跲尾以貪殘而致累耳小人患得患失之憂何以異此周公大不然矣昔以流言去位無愠容今以上公迎還無喜色東征克亂之功一切歸之戰士而不自居其度量廣大謙抑恭謹何如哉赤舄者衮

繡之一物舉赤舄而衮繡可知焉

詩故卷之五

詩故卷之六

明　南昌　朱謀㙔撰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曰燕羣臣是也曰嘉賓贊詞也

燕羣臣者通上下之情廣咨訪之益何取與于鹿鳴乎鹿性警而善猜見人必驚顧遁去此云呦呦食苹安適可知喻燕飲之際略威嚴洽歡好通話言去猜忌也猜忌去話言通德音可得而聞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自遠而來敬此以燕勞之也盬本池鹽因風日而成未經煅煉故其性不堅

固王事靡盬謂王事理須慎重不敢不堅固也鳥短尾者爲雛雛屬之翩翩而宿者莫如鵓鳩今鵻鴿也此鳥謹慤有常雖移之遠所猶識故處翩翩來歸喻使臣往而復返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皇猶煌煌言華之紅白燦爛也方當陽春桃李爛熳景物暄妍萬物各遂其生孰無室家燕婉之好乃今皇皇之華不卹于家庭而視于原隰怨曠之情不言可知矣詩人妙于體物不盡其詞往往如此善讀詩者自得其意

常棣燕兄弟也周公旣以大義誅管蔡矣恐兄弟之怨由此遂薄故因燕同姓而歌是詩常棣白華栘跌一苞數蕚子如櫻桃卽今郁李詩舉此者喻兄弟同胞而產非它姓比也裒之訓聚原隰裒矣言已死而葬原隰聚土爲墳也脊令小鳥其性慧黠每雙下取食慶啄屢顧見人必疾鳴飛去其疾鳴者警同羣也兄弟見患相救亦猶此矣恒訟曰鬩務與侮通言兄弟不幸而致恒訟情已乖忤一旦卒有外侮横加必且同力抗而禦之不覺宿忿之銷矣天性原親故也雖有良朋屆於理勢卽欲禦之不可得矣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非燕朋友故舊也燕異姓諸侯之樂也伐伐大木者始有丁丁之聲舉大木者乃用許許之力明致大物非一人可辦治天下國家必求輔相以佐助之也黄鳥冬蟄谷中春深乃出性好雙飛其始遷喬必嚶嚶求友得友乃去喻人可無求其朋友乎以筐箸酒曰釃酒之不釃安得奠然而衍以喻朋友不求安得成其好乎故有肥羜肥牡必速諸父諸舅而燕饗之也

天保下報上也鹿鳴以至伐木皆上所以燕其下此篇則下所歌以答其上也何福不除福日新也以

莫不庶福蕃庶也罄無不宜無拂逆也以莫不興無衰替也以莫不增無耗損也偏爲爾德無異心也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公先王以詒之尊敬之義也

采薇遣戍役也何以戍戍玁狁也玁狁北狄在漢爲匈奴今之北虜韃靼是矣春中往戍至冬始還故首敘薇之初生終以雨雪霏霏也維常之華郎唐棣也召南以興王姬之車此詩以興君子之車皆喻車飾之繁縟也制虜莫如車虜地廣莫侵掠無定所戍者聯車爲營無有定在一月三捷防秋之

效也豈不日戒待代者也

出車勞還率也南仲其率也毛傳謂南仲者文王之屬竹書紀年因附會之然尋考大雅蓋宣王時詩耳簡書者邊徼告急之書非戒命也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秋冬之際也斯薄代西戎之日也至春而歸則奏績矣

杕杜勞還役也出車以勞其率杕杜以勞其士衆周德于是乎浹于人心矣杜棃成實其葉盡脫杕然而立深秋之候也其葉萋萋復生則春晚矣明從役之久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非能備禮也蓋還率之答出車也西北土厚水深牛羊多而魚鱻少故燕享者以魚鱻爲備物舉所貴也魚具鱨鯊魴鱧與鰋鯉宅品之豐可知矣

南陔白華華黍有其義而亡其辭朱仲晦以爲三篇有聲而無詞夫無詞安得而有聲三篇之名何自而起乎由庚崇丘由儀三篇皆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燕享通用之樂也鎬京北高南下水澤歸南嘉魚集之故罩汕施焉與君子有酒宜與嘉賓燕樂也豈必江漢丙穴而後有嘉魚哉

曰嘉賓曰甘瓠上燕下也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喻嘉賓燕已而復燕之如鳺鴀往而復來敬愛無已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以答南有嘉魚也古者君臣燕飲必賦詩焉或以通其誠或以宣其志故小雅菁莪以前多上下施報之詞此詩五章所舉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地者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也李也能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杻也枸楰也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其取材

之相當非直叶韻而已也莖莎也萊藜也杞枸杞也栲栲樗也杻檍也枸苦枳也或曰枸椇一名枅

枸

蓼蕭澤及四海也非澤及四海也天子燕諸侯諸侯賦此以致頌禱也蕭蒿屬葉碎細而有香周人焫蕭合羶薌而祀神尙臭也蕭葉旣碎受露爲瀼今曰零露湑兮明燕飲之久夜向深也我心寫兮下情得上達也燕笑語兮歡威儼也譽處猶言游處振鷺之永終譽韓宣之譽嘉樹訓同也令德壽豈并壽考豈弟言之也已燕則有車馬之錫故曰鞗

革沖沖和鸞雝雝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蓋天子答蓼蕭之歌也湛露匪陽不晞期燕飲之達曙也露重則豐草俯垂飲在宗室則欲極其醉飽也杞棘葉小而受露夜極深也椅桐之實離離下垂喻諸侯旣醉能恭敬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天子賜有功者彤弓一彤矢百盧弓矢千今獨稱彤弓舉所貴者言之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非育材也諸侯答彤弓也莪謂之蘿似邪蒿而細科香美可餌卽今蒔蘿其苗與蒿相似者莪微物也以采自中阿故得登于食品

喻已有微勞見知天子得崇殊寵也我百朋謂彤弓也楊州沈浮未定喻已功罪未雲也旣已錫予之寵忡忡之心始獲安定矣敬愼之詞也古者以貝爲貨貝有五等二貝爲一朋大貝一朋直錢二百十文牡貝幺貝小貝次之不成貝者不得爲朋枚直三文曰百朋者二百貝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尹吉甫北伐而歸宣王燕勞之也焦護澤名在今陝西涇陽縣北去鎬京百里太原卽今固原去朔方五百餘里玁狁在其東北則入周要路當在此矣季本云然張仲蓋同吉甫北伐

而驂乘者

采芑宣王南征也荊蠻負阻自古爲患虞夏之際則有三苗成湯武丁之世則有荊蠻周公亦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及周之衰復抗王命宣王中興命方叔征之芑菜陸疏謂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可茹亦可生食蓋卽今之油菜南人布種田間用以腴田者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采之甚易爲力喻方叔之征荊蠻不難克也反草曰菑賈思勰言正月菑强土二月可菑美田三月可菑白沙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知

用芑于菑所以爲腴也服其命服蓋若杜預輕裘緩帶之意也鴥隼飛薄雲霄下察毫末所攫必得以喻方叔廟算先定師不虛發必制勝也兵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今日鉦人伐鼓明有進而無退也執訊獲醜詰問所獲之衆而差等其罪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旣攘夷狄復修文武之政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講武焉甫草者畜牧之地周語所謂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是也搏獸于敖圃草之所也敖山在今鄭州滎陽西十有五里會同

有繹諸侯相繼而至也決拾皆射具決以護右指拾以護左臂柴說文作㧗訓積也謂列所獲之禽也猗讀如綠竹猗猗之猗兩驂不猗謂範我馳驅不詭遇也破讀如波北方之音也有聞無聲言但聞金鼓之聲節制絕無徒御之喧囂軍政肅然蒐獮之禮於是乎大成誠可謂君子之軍矣

吉日美宣王田也何所田西都之田也大阜者草木隈隩之所獸所聚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爲田除害也害稼穡者莫甚於鹿豕故田獵獨取之曰麀鹿曰小豝皆是物也田而得兕是爲大獲徒林之殪青兕之殫皆其比矣

鴻鴈美宣王也何美乎謂能安集來歸之民也厲王之虐道路以目榮公專利民命不堪流散于四方者多矣宣王中興勞來而安集之還歸者喜得所而追賦此詩鴻鴈秋南春北以避寒暑民自喻也爰及攜挈之也攜挈可矜之人同歸故里哀其鰥寡孤獨無所恃賴耳凡鳥遠來棲集必嗷嗷羣鳴若自得其所也我今作歌非宣驕矜之意也亦自述其劬勞之苦耳鴻鴈兩物形略相似第鴻大而鴈小鴻白而鴈蒼古之所謂白鴈今之所謂天鵝

則鴻也漸爻取象于鴻飛有行列可知矣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者是也宣王始勤終怠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以納諫此殆姜后之所作乎夜未央未中夜也艾者衰未盡之名夜未艾漏未盡也夜鄉晨則漏盡而將曙矣

沔水規宣王也非規宣也諸侯相戒宗周也其時蓋有不來朝者王將起諸侯之師以伐之受命者賦此以諷諭將見伐者爲流水朝宗於海喻諸侯當宗王室也隼之飛揚將有所擊喻宣王將伐有罪也兄弟諸友諸侯相謂也師之所加國將蹀血誅

罪亦不小矣奈何獨無父母之念乎諷其悔罪人朝禍亂可免也畢之方揚未有定擊今則率彼中陵擊者有定所矣衆所共聞形之訛言矣汝獨不知所懲乎我之友邦誠能率職來覲則讒謗何自而生乎痛詩之詞也

鶴鳴誨宣王也鶴性嗜魚籌量進止所取必得方其欲漁之時寂然若麻魚不之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魚聞其聲爭自潛藏矣故曰鶴鳴于九皐魚潛在淵喻殺伐之志外形人將震懼而遠去也茂林之下不能無隕蘀喻大德者不能無小疵也它

山之石可以攻玉喻微賤之言亦有時而適用也水所衝盪之級謂之皐云九皐者喻涯岸之高深也鶴以取魚故卽彼皐壤耳石謂砂石今解玉者用邢砂詳味是詩豈諸侯之啓沔水乎抑將料民太原之時乎詩道廣博弘通不可以序槩之類如此

祈父刺宣王也傳稱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爲敗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蓋其事也祈與圻通謂王畿也司馬掌封畿之甲兵故曰圻父爪牙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者

今之衛士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諸虎賁氏今以軍數不足移之以行故曰胡轉予于恤尸典治也爲其母主治饔飱知其爲獨于無旁兄弟矣獨子違母從征是以其詞甚哀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何刺乎鶴鳴之應也王不納誨賢者懼禍及身故去之駕白駒者自比二王之後示不臣也前二章將去而勉留之後二章已去而懷念之生芻一束白駒樂得其所也其人如玉執志不回如玉之堅也

黃鳥刺宣王也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來依

于王室者及其季年政體怠荒禮意衰薄窮困而不遂思返故國而賦是詩黃鳥謂瑞雀非鸝黃也桑穀並有實栩卽杼也其實似栗而小狙公賦芧者是也凶年儉歲人皆采之以充饑託言黃鳥無啄此物留以待我爲糧困極之詞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黃鳥刺薄同姓此詩刺薄異姓諸侯也昏姻之故謂與王室有甥舅之稱也周制賓至門尹除門司里授館甸人執薪廩人獻餼以示厚也今皆不然故以行野蔽樗爲喻遂牛蘋今之羊蹄菜也葍蕢當根正白可熟噉療饑葍讀如

遹異讀如淢淢誠遹實也寔非賢哲富足而遠我亦直好新作異而已論語齊景公章所引斷章取義耳

斯干宣王考室也雅自沔水以下宣德日衰未久而幽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斯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繼管蔡之禍也成王時盡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妲己亡殷之事也前後間斷無所附麗故錄于此秩秩斯干堂基崇高階級以次而上若犯險也幽幽南山南翠微之山依希難審也竹苞喻堂基之堅固松茂喻南山之常青古公作岐百堵皆興此亦百堵不欲過侈故曰似續妣祖室西南隅謂之奧常患其闇築室之時于其所置戶牖焉故曰西南其戶如鳥斯革革者疾也謂棟宇之制如征鳥厲疾盤于雲中高且平也如翬斯飛謂丹彩之飾如文雉奮翼煥乎其有章也堂以構室垣以繚堂故曰君子攸躋殖殖深邃有容之貌覺明爽也庭則深邃有容楹則明爽通先噲噲猶快快爽塏之意也正謂正寢即路寢也奧謂奧窔則室中也大人謂太卜掌三夢之法者周禮赤璋

以禮南方弄之以璋南面之象也裼字韓詩作褅小兒被名也男子生衣而裳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則衣以褓被并手足而裹之示其無外務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考室考牧篇次聯絡蓋亦成王時詩世道綦隆生息蕃庶故史氏述之爾雅牛之屬黑脣曰犉黑背曰牰黑耳曰犚黑腹曰牧黑腳曰犈今獨舉一犉至于九十其餘可類推矣三十維物則牰犚牧犈之物也周人尙騂物至三十騂其備矣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也賈思勰言牧羊者須緩驅游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率十羊二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羣不孕必瘦瘦則經冬或死矣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陵矜不讓故曰矜矜兢兢非堅彊也羊皆健前知其羣羣無病不虧損矣牛羊既休牧人安寢明旦則以夢告于王王使太卜占之一國之眾非眾也乃魚也是乃豐年之兆也郊野龜蛇之旐非旐也乃鳥隼之旟也是蓋室家蕃息之兆也即一牧豎之夢孜孜焉卜以求之矧賢人君子之言乎此周室所以得人而國祚所以靈長也

詩故卷之六

詩故卷之七

明　南昌　朱謀㙔撰

小雅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何所刺之刺不平也曰尹氏大師託詞之婉也何以不平尊寵姻亞斥遠君子爲政偏頗不均平也曰不平曰國均曰式夷曰不傭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昔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今也不均不平王道其謂何哉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言南山雖極崇高然有石爲階級可履而登其上也師尹不均不平民畏其威卒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故我託詩以諷刺之也有實其猗實字蓋訛當作有石其猗言山石猗猗接引登履之人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謂幽王亦有加惡怒于小人之時若己將加矛戟其身矣然而包承之巧足以自解是以小人終不可去也小人不去君子不得而進矣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非大夫之刺也蓋申后太子之詞也曰念我獨兮哀我小心曰是以有侮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非並后匹嫡榮枯異等哀痛慘怛者能爲是言乎申侯犬

戎謀攻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詩褒姒滅之以上八章章各八句語意已盡終其永懷以下五章疑是錯簡于此以章皆六句不倫故也正月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繁霜猶易所謂履霜憂在堅冰者也因其有侮故怨毒生焉此召禍之本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謂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唯待斬伐而已喻周民死亡之迫也山本崇高今謂正如岡陵之卑可跨而越也以喻王室大亂可虞而亡也如此訛言可不知所懲乎局天蹐地畏禍也胡爲虺蜴構亂者也天天是椓蔡邕傳引作夭夭與周南夭夭同義謂少好之赤子以貧困不養遂椓喪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何刺之刺其任皇父以卿士也輔相非人故災異迭見而一小人在位羣邪附之及其陷危將迫則又請城私邑徙民以實之唐志周正十月辛卯日食在幽王之六年鄭箋以爲厲王者誤也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彼月而微謂九月之望也此日而微則辛卯之朔也向在東都洹上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陘是也去西都十里而近皇父侍寵請城規避戎禍土

水縈與徙世家巨姓以賓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此詩

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曰雨无正字之誤也詩三百咸即詩語而名篇或取諸首關雎鵲巢之類是也或取諸終騶虞權輿之類是也或即篇中而取之巷庭燎巧言之類是也或即其人與其事而命之巷伯賚般之類是也或篇名偶同而分別之小明大明小旻召旻之類是也因是而求則大雅必有大宛大弁之篇今則亡矣曰常武者奮武之謂也曰雨无正者正大夫之謂也此即篇中之語命篇耳

劉元城乃欲益以雨无其極傷我稼穡何其誕哉是蓋暬御之臣所作故曰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夫正大夫以暨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皆相率去位而遷亂矣我欲勉留使還王都則拒我曰予已未有室家在此矣泣血鼠思無非疾苦之言也則詰之曰昔爾由王都而出居誰爲爾作室乎昔旣能作于彼今亦可作于此何得以無室而拒我哉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曰小旻者小雅旻天之篇也何以刺乎刺謀國者顛倒是非洊至覆亡也幽王在位僅十一年詩以刺之者不一而足由夫婦父子之間大倫已斁設心處慮又何足觀此所謂謀亦黜申后登褒姒廢宜臼立伯服事耳國有大事雖集眾廷議亦唯面遞是從邇言是聽公論終莫遂也舍哲謀肅艾之士而唯小人是從將如流泉之決不復可收相與淪陷而已暴虎馮河固危道也謀之不善敗國亡家其禍尤烈故我用憂懼如臨淵履冰焉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非刺宣也次在小旻小弁之間知亦幽王時詩也詠其詞則兄弟相戒毋荒于酒教子義方求以免禍也鳴鳩古曰博穀今曰郭公

季春始鳴旦暮刺天而飛未嘗棲止月令鳴鳩拂其羽者是也鷹化爲鳩蓋即此物舉鳴鳩者明惡鳥化而爲善喻人性無不可化之理也故曰念昔先人明發不寐勉于進修無忝爾祖可矣飲酒溫克進修之一事也各敬爾儀舉全德而言也菽莢善折采菽者必乘晨露未晞之時則無遺脫喻教育者之宜早也螟蠃產卵于空穴之中必取桑蟲以嫗之喻教子者宜擇所師也脊令警悟而相覺察唯恐或蹈畢弋喻兄弟砥礪以德求免禍也桑扈戴勝即今鶻鵃其性嗜肉又名竊脂率場啄粟

違其性矣人不養之以學則天性謬戾勢必陷于刑辟卜以求免不亦晚乎握粟出卜細民事也嘗子秖庶神不格守蹇不兆握粟而筮者饜中是已末章集木臨谷之戒正成德之事

小弁刺幽王也孰刺之太子之傅刺之也鸒斯鵯鶋似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性不反哺好食禾麥即今所謂寒鴉也首上有毛卓起如弁故曰弁彼鸒斯詩言鸒斯多羣猶得養食田野朝往夕還提提自適以喻小人冗食于國者甚不少也我何獨見斥逐而失所乎踧踧周道人所共由今則盡爲茂草喻王廢弃彝倫之道不行也桑梓大葉多陰行者多趨其下以自芘蔭鞠躬然喻幽王獨不芘其子也鳴蜩依柳萑葦依淵異類相恃以爲命我獨流離失所是以憂王不寐也鹿見逐則疾走然必數數反顧以俟其類雉羣集則分龍然必雊雊朝鳴以求其雌物各念族類也今王獨如病木無復枝條可持矣何以自立哉死之投人人或脫之死於道路人或墐之皆惻隱不忍之心所感也王心奈何獨忍至此乎

巧言刺幽王也何所刺疾讒也小弁志在感悟其親故微及信讒而已此則太子已廢追疾讒人而詰責之所謂讒人蓋襃姒也呼昊天而及父母知處父子之間也君子屢盟蓋與襃姒定盟約立其子也廢置大事安危攸繫如作寢廟者經營非一日定大猷者聚議非一人我之見廢我忖知其故矣由布置之術密造膝之謀深也荏染柔木太子自喻也往來行言喻讒也河濱土疏善陷彼何人而居河麋喻善陷人者也無拳無勇知非大夫也既微且尰賤而惡之之詞也居徒幾何明其處衽席間無多人也皆斥襃姒也幽王廢嫡立庶嬖妾黜后以致父子相謀宗社覆滅自古禍亂莫甚于此仲尼錄詩不一而足厥有由哉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按左傳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讒失國當在平桓之際矣

巷伯刺幽王也巷即永巷宮中道也巷伯者寺人之長篇內所稱寺人孟子者也寺人親近宮掖目擊襃姒之讒中后太子之廢故推本其集小過以成大釁如萋斐小文而成貝錦也天文箕主口舌以喻讒者驕人指襃姒勞人指申后暨太子呼蒼天

使視之不平甚矣投諸豺虎有北而不受下所共惡也投畀有昊則謂大地無所復容矣楊園卑濕唯宜楊柳畝丘高敞可藝黍稷地有高下故所藝有貴賤然楊園所植之物猗猗而長喻寺人雖賤言偶有中也內讒如是在朝君子可不圖所以拯救之乎

谷風刺幽王也非刺幽也朋友相棄而相怨也春氣上升風自谷出謂之谷風草木乘此發生然其作也必繼之以陰雨甚則奮迅振掉傷殘草木者有之矣顧彼發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汝有患難恐懼則依據于我今者既安且豐遠以小怨而遂弃我如遺乎

蓼莪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孝子見放逐者所作也我一名蘿卽今蒔蘿菜之小而香者孝子自喻其幼時嘗見憐愛如莪也今者憎而見逐不啻若蒿之惡矣不敢怨望猶曰父母生我劬勞孝子不忍斥言也鉼罄罍恥喻子以不才放逐亦貽父母之辱也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放逐在外無所依託也山高則多悲風人情危苦則多悲嘆故以南山飄風悲厲喻已遠養之苦凡民莫不善于事親我獨何故不善致不得終其養哉罍酒具也鉼汲于井以濯罍鉼歲則罍無以潔故家恥耳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簋飧食之薄者棘七物之微者古往昔朝周資斧之具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目而擊之今唯貨賄是責勞役是供疲于奔命大異嚮昔矣所以睠顧周道而出涕也王子晉曰古之君子其行至塡委積弛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遠來視道如咫周道如砥之謂也穫薪樵蘇也蘇草刈而束之浸則腐敗喻小國單薄不堪過誅也仰視天漢呼天告困也跂彼織女之七襄求天代之輸布帛也所謂終日七襄者敏于織也古布帛匹長四十尺漢詩五日織一匹夫人故言遲七襄者成七尺也織女既不能代我之織牽牛不能代我轉輸南箕不能代我簸粟北斗不能代我挹酒我困終不可支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大東者東國困于征輸也四月者南國困于征輸也周正唯啓用之宅國不能盡然故稱四月雖夏六月徂暑耳觀江漢滔滔知其爲南國也盡瘁以事知其困征輸也當夏則苦煩

暑當秋則感凋零入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薇蕨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于豔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復須臾之歡矣利梅栗者蹂踐嘉草以喻利征輸者困苦貧民也泉水數汲則竭而濁久之泉至而復清我力既屈豈有可伸之期乎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何刺乎刺爲政者役使之不均也曰士子者上士中士下士之屬也北山極北之山苦寒之地胡虜域也杞謂枸杞令甘肅之杞最多疑即其所也曰四牡彭彭旅力方剛知防秋于北也杞實成於秋暮者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非此之謂也周室大亂垂欲滅亡君子憂之無可奈何之詞也所講百憂即兎爰之百罹百憂百凶也將負載之車者塵必及人思百憂者憂必傷人由禍亂已成勢不可救徒增鬱結而已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非悔仕也蓋賢大夫被讒見放之詞也艽野則所放之地也淮南子言禽獸有艽又稱虎豹有茂草野氣有艽荇則知艽野非復人境矣穆天子所謂北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鳥鵲與處是已載離寒暑經兩歲也念彼共人在朝共事之臣也與此罪咎于未予懷也嗟爾君子讒已者也靖共爾位誨以譏也正直則神聽之百祥矣欲其改前愆也不怨怒而顧教誨之忠至矣

鼓鍾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記徐夷偃王僭亂之事也大雅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鋪敦淮濆仍執醜虜宣王之世淮夷徐子嘗拒王命矣韓非稱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國荆文王滅之淮南鴻烈則稱陸地朝徐偃王者三十二國楚莊王滅之所記互異要知當在幽

王之世矣曰鐘鼓曰伐鼛謂築宮室城隍之舉也曰琴瑟曰笙磬曰雅南謂其僭用周樂也君子聞此而悲幽王之不知懼也王維凝碧池頭奏管弦之感同是感矣

詩故卷之七

詩故卷之八

小雅

明　南昌　朱謀㙔撰

楚茨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賓幽雅也后稷教民稼穡至于古公亶父世修其業以身率民此蓋序其左公田以供祭享之事也祭必先黍盛與酒醴非藝黍稷則粢盛酒醴何所從出哉楚楚整飭貌茨謂編茅茨以覆田舍非田舍之蘠非除蒺藜與棘也自昔爲此田舍正以藝黍稷故耳記稱大夫濟濟士蹌蹌此云濟濟蹌蹌知幽公

之祭先公也近火而熟者謂之燔遠火而熟者謂之炙所燔者肉也所炙者肝也神保者先祖神靈之所保蓋攝尸者之嘉號我孔熯矣熯之訓敬毛傳爲僾也說文訓熯爲乾亦君子終日乾乾之意耳如幾者如所饑望也如式者如所擬度也是皆百福之賚孝孫者也降福既已齊備又且稷速而不遲既已匡其所不逮又且勑其所未戒極億萬年而無替廢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非刺幽也亦幽雅也楚茨因祭祀而推原粢盛所自出此詩則因力田而成祭享之禮也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謂后稷教民稼穡夏禹表南山而封之有郃子孫世修其業因其原隰高下而疆理之盡地利矣又能上協天時雨雪露足故得黍稷彧彧然盛也少牢饋食之禮宿尸之明主人朝服視殺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人陳鼎于羊豕之西升胖以及腸胃實鼎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主人出迎鼎今曰取其血膋則視殺以至迎鼎時事也

甫田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先公勸農之詩也甫田大田也孫無撓言北方謂麥田曰小田種黍稷者曰

大田方里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一井之地爲田九百畝一邑爲田三千六百畝一丘爲田一萬四千四百畝一甸爲田五萬七千六百畝一縣爲田二十三萬一千畝歲取十千舉一縣而言十萬而取萬是徹法也介者間也勸農之暇相其秀民而進之語使就學也北方地高少水常苦干旱故祈甘雨

大田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農夫答甫田之詞也螟即螟蛉食葉青蟲也螣說文作蟘蓋螟類之尤大者蟊賊謂蝗也螟螣自內生蟊賊自外至穉與穉同

謂陰氣之蔽日者與雨呂覽漢志並作興雲祁祁舒徐貌韓奕所謂祁祁如雲是已雨我公田則雲者爲雨矣雲可以興雨則降矣云興雨者誤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成康之世巡于東都之詩也爲其時莫可必故次于幽雅之後以著王業由先公務農而後成也天子出巡必因狩獵講武故曰靺韐有奭以作六師巡狩東都諸侯畢會方國道里遠近均平故曰洛水泱泱謂得中央之勢也此朝會諸侯之所作故曰福祿如茨君子萬年詞兼頌禱有如此如茨謂福祿比密如屋之覆茨無所漏也靺者赤色韐者韋韠戎事之服鄢陵之戰楚子所謂靺韋之跗注者是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答瞻彼洛矣之詞也裳裳者華謂華之繁盛好下垂者疑卽今所謂棣棠迎春榔之類以其好下故曰裳裳其葉光澤故曰湑兮此華正視則黃覆視則白故曰或黃或白喻諸侯恭敬有光儀也白馬黑鬣曰駱夏后氏所尚之馬謂杞子也杞宋者夏商之後舉杞以該諸侯耳左之左之無不宜之謂諸侯率職來朝唯王命之是聽也

桑扈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諸侯時見於天子天子燕之之詞也桑扈戴勝季春來降于桑交交羣鳴應侯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鶯與瑩通謂其毛羽光澤非文章之說也不戢不難謂其恭儉有節不難子不戢斂也引兕觥而酹旨酒常思柔克以將之未嘗有驕敖之色此萬福所以不求而自至

鴛鴦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諸侯答桑扈之詞也鴛鴦之鳥交翼並棲羅者往往一舉而兩得之以喻王之福祿輻輳不偏至也古者四馬駕一車謂之一乘故曰乘馬云乘馬在廐喻王福祿之具備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非刺幽也王者燕親戚諸侯而諸侯歌其事也周禮玄冠以燕羣臣皮弁以燕兄弟頍許氏說文作頍卽古規字規爲圓者弁之貌也蔦與猶言猗與那與狀女蘿之輕眇也女蘿輕眇而託松柏喻己得託親戚于王也雨雪維霰班白之喻也因視頍弁覺華髮之在首知老死之漸至與禮有常期燕私有絕極雖兄弟甥舅之密親不能數數與言笑也今日之飲王故欲極其歡耳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答頍弁也車恃輪以運輪恃轍以立轍恃舝以進止舝者車軸兩

頭上所關鐵也車舝罔關有聲語其遠來之勞憊季女婉孌語其威儀之謹嚴及既相接莫非德音匪但慰我飢渴而已即是勞苦謹嚴已當燕勞之況復德音之好友乎鷮雉屬之最健者尾長六尺武人用以插冠示勇健也鷮集平林喻其有武備也令德來教語其有文事也山脊曰岡大陸曰阜柞木堅韌宜阜者也今陟高岡而析柞薪喻肴有之覯也高山仰止喻其德可師法也景行行止語其順大道也爾若四牡六轡數肴來此以慰我心又何老死之足憂乎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諷王勿近小人也蠅類有二一青一蒼蒼蠅能乳卵于俎豆中青蠅唯善汚黷絜白之物營營青蠅鳴飛求入之貌語此點白爲黑之蠅當驅而遠之使止樊籬榛棘間可也若使近人則必汚穢飲食變白爲黑矣其讒譖之言盍足聽乎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非刺時也燕大賓客歌此以諷荒于酒者使之進德也酒之爲物亂性靈助凶德益疾病長嗜欲者也故禹惡旨酒湯戒甘酒文誥彝酒先王制禮一獻之間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所以備酒禍也鄉射揖讓而升下而飲以酒示罰也此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明不以飲爲榮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約飲之至也籥舞一章內有烝衎烈祖子孫其湛之語與射侯祈爵似非倫類疑是由儀等詩逸簡因句法偶同竄入于此

魚藻刺幽王也非刺幽也朱仲晦所謂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蓱藻者魚之所芘網罟之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蓱藻生焉魚養于此乘流唼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至逸樂也喻已奉戴

王政各得其所恃燕樂于鎬京焉

采菽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答魚藻也古者燕享之禮必賦詩道意叔孫穆叔所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是詩之用于燕也秦穆公燕晉公子重耳賦采菽公子賦黍苗是采菽之爲天子命諸侯以命服之樂也采菽者懼或遺失必盛之以筐筥諸侯來朝懼或簡禮必錫之以車馬章服檻泉泉之出于石檻觱沸有聲若觱栗然者喻車聲嘒嘒而來響不輟也柞木枝幹繁

盛其性堅韌足以相載非若他木柔脆枝末大則披其本矣喻諸侯秉德守禮鎮撫王室而能來朝不驕蹇也紼纚皆維舟之索大曰紼小者曰纚舟有大有小故繫維之具亦有紼有纚喻諸侯五等有崇有卑而賚予之典有厚有薄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厲王時詩也天子于同姓諸侯稱伯父叔父稱兄弟于異姓則稱舅父稱昏姻此蓋諷王聯屬諸侯之詞角弓堅勁弧恒外向引而內其弭則足以威遲禦喻兄弟昏姻之國易以疎遠聯而親之則足以威不庭也綽綽有裕言能相容忍也交相爲瘉言能相蠹賊也相怨一方兄弟乖戾出亡外也求其禍端非有大故祇以巵酒未讓而生嗔恨耳甚言怨不在大也老馬識道引駒而行數數反顧恐其失路也王爲諸侯宗主可不顧其後乎如恣口腹而飲食則有醉飽之失矣由其不顧後患故也猱即夔也亦名沐猴人或觸泄之以爲弄且猱善升木不待教而能如以塗附於塗理勢必堅喻人情難合而易離貴乎聯屬者之有道則小人斯附屬之矣雨雪見日則消喻帶道之難自久也莫肯下遺謂王不肯下

撫親戚也式居婁驕謂屢用驕矜自居也戎狄貪而無親今王用其道故我用憂

菀柳刺幽王也按楚世家夷王之時王室始微諸侯相伐熊渠與其三子皆僭稱王及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遂去其號强楚畏厲如此則宅諸侯可知矣是蓋厲王時詩也菀柳喻王室木以芘覆爲德今則暴虐甚可憂悼不敢往朝懼其誅求無極也蹈鄭箋作悼於義乃通烏雖高飛傅天而止王心貪狠不知所極若或往朝但有凶危可矜之禍而已相戒之甚也蓋有角弓之諷而後有菀柳之詩矣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非刺衣服無常也蓋厲王暴虐而流死于彘周室無王禮樂崩壞文物墜失君子傷焉因思昔日都邑之盛也黃衣狐裘諸侯之服行歸于周自其國來朝於王也諸侯來王萬民是則無不宗周矣臺笠緇撮羅氏之冠也素錦綢杠旃旟之竿也羅氏天子掌烏獸者也諸侯之賁咸蔚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綢直如髮旃旄之密以喻車服之盛也舉臺笠以言諸侯之來貢舉綢杠以言諸侯之女之來嬪也充耳琇實歸之

服也謂之尹姑公卿之女也尹卽吉甫之先姑卽蹶父之先以衣涉水曰厲垂帶而厲謂庶士也施膏澤則卷髮如蠆謂庶女也末章申言士女之容儀以括前四章不盡之意

采綠刺怨曠也非刺也召伯勞南行之士也前二章代其妻述未歸時事後二章則述已歸時事予髮曲局語不膏沐也六日不詹語不盥浴也古者五日則燂湯請浴故曰五日爲期心有所虞故六日不詹耳詹與粘通卽燂字也韔弓綸繩以職其勞親愛之意也

黍苗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南行之士答采綠也召伯營謝事具大雅崧高之篇原隰旣平泉流旣清卽所謂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也因其篇章短小故附之小雅

隰桑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惜賢者之遯世也桑以飼蠶宜植宅畔今云隰桑則處下隰之地去人遠矣以其不復見采故深歎惜之我若得見是人樂可知已末章設爲自詰之詞言心旣誠愛此賢何不以告其君使徵聘之典行徒中心藏此誠愛何日忘之乎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所謂幽后則褒姒也此蓋申后見廢之後所作菅茅雖無絲麻之美亦有纖束之用王獨棄我曾二物之不若矣又言菅茅雖賤均受雨露之澤天步無微不及若甚艱矣王澤何獨偏乎水性皆趨東南今以稻田需澤激池水使之北流喻惠澤之曲施于物也王心獨不然矣桑木堅靭宜車今用爲薪枉其材矣喻已見廢非禮也鼓鐘聞外明已之枉天下共聞也鶖惡而貪以喻褒姒鶴潔而廉以自喻也鴛鴦雌雄一德死不相背王顧二三其德矣乘石巍然數級高與車等王者履之以升車此云扁石卑薄之石也豈足履乎喻褒姒之卑賤不足寵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周之盛時每有遣使往還必宴勞之四牡皇華出車杕杜所以作也及其衰也士之從役者則憚道遠而飲食是憂大夫之所燕者瓠葉與兎首而已禮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說見緜蠻夫藜藿之食已至薄矣今乃至烹瓠葉則尤薄惡不中食也禮有兎羹兎醢不聞兎首今乃至用兎首饗賓荒簡甚矣典禮廢墜故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武人東征小序以爲征荆舒也漸漸之石蓋積石孟門之險東征所由出也豥豕四蹢皆白性好負塗故其白常隱今以行潦滌其汚泥故見白蹢知征夫之苦雨矣而月又離于畢將復雨焉憂沾濡之不暇何心制敵哉在上者能恤人勞苦而慰拊之則在下者忘其勞苦此詩自述勞苦則在上者不能恤拊其下可知矣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何閔乎閔西周之將亡也苕華蔓生直上一名淩霄其華紫赤將落則色變而黃今日芸其黃矣將落之候喻周室亂極勢必亡也

羊墳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罶水無魚也人食鮮飽饑饉甚也天下將亂必先饑饉而後戎馬是生焉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幽王之世鮮所征伐此蓋王悅褒姒數舉烽火以召諸侯之師至則無寇而罷故諸侯之見役者怨苦之而賦此詩

詩故卷之八

詩故卷之九

明　南昌　朱謀㙔撰

大雅

文王篇者　文王受命作周也非受命作周也周公相成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因述文德以訓于王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之先公盛德莫如文王故宗祀之曰亹亹曰穆穆曰緝熙敬止皆其德之著見者唯其有是盛德故大命集于有周而其孫子光有天下濟濟多士爲之楨榦商之孫子咸來臣服而助祭于廟庭焉蓋殷未喪天下時亦

嘗以其祖之有德者配天矣今旣改命則配天者文王矣天命可不畏哉可不虞度其予奪之際哉然而上天之事無聲臭可求矧儀刑乎唯當儀刑文王之德則萬邦咸信而奉戴之天命嘗在我矣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言上帝敷錫大命以顯融文王之德故孫子世受其福也祼將謂將灌鬯之事北音重濁故讀灌爲祼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非此之謂也是詩蓋述武王伐商之事推本受天命則由王季文王之德也王季太任維德之行故能生此文王文王厥德不回又娶太姒是以篤生武王乃有伐商之事也調適得宜之謂燮武王應天順人而伐紂故曰燮伐大商矢誓也謂誓師也維予侯興三語卽誓辭也涼韓詩作亮訓相也謂師尙父實相佐武王成克商之功也古者兩君相見則歌大明蓋欲其知周德之有自使畏天命而述職耳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非此之謂也蓋周公相成王追王太王祀以天子之禮而述其造周之事以明常王之意也所謂太王者古公亶父是也太王自豳爲狄所逼避而之岐疆理土田營建宮室城

邑以完制度以備卽其勢力足以克復舊物雪前日之揾然猶與狄通其聘問待時乃舉故四郊之柞棫旣拔征伐之道路亦開混夷憚其報復不俟驅逐一皆遠遁維喙息之不暇也此詩八章大王之事已具末又舉文王虞芮之訟似不相屬疑他篇之錯簡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此蓋周公追述其事故稱辟王稱周王壽考首言棫樸小材祗供薪槱語奔走使令之臣也繼稱髦士奉璋則賢儁進矣繼言六師及之則得其人益衆矣水氣至薄積而爲雲漢猶

為章于天周王壽考德教入人深矣寍能不興起此多士乎金玉必追琢之乃後見寶人村必教育之乃後成德此文王勉勉設教唯以綱紀四方而已

旱麓受祖也是蓋王用享于岐山之詩也何以言之曰清酒曰騂牡曰干祿曰神所勞矣皆享事也曰旱麓知大雩也因雩而享故曰求福不回曰鳶飛曰魚躍言精誠之格于上下也錄是詩者著勤民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此周公述文王之德而推本其

所生之母能孝能慈教之有自故在宗則能順事于先公處家則能儀刑于妻子在宮則雝雝以和在廟則肅肅以敬不顯亦臨不愧屋漏也無射亦保斁身若不及也無射非無厭也謂無間隙之失如律中之無射也有是德矣故戎疾不殄烈假不瑕蓋其性與天合不必聞之傅師而自中法式不必資之諫諍而自入道義所謂戎疾大可疾惡者蓋謂紂也所謂烈假猶易稱王假有家之假功烈所假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言文王智力足以殄絕紂命則以畏天之故不卽殄之身受諸侯之朝願又率諸侯以事紂而人不敢瑕議之其敦德躬行有如此故成人小子莫不是則是傚一皆行古之道而得美俊之譽也

皇矣美周也非美周也述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而推本太伯王季克讓以至于文也周自后稷封邰歷夏商二代千有餘年而得文王中間自邰竄豳自豳遷岐皆在西北故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謂岐周也帝已作邦于岐向非太伯能讓則文王何能光有大業故太伯之讓實篤厚周家之慶也上帝耆之耆訓爲老謂求老成之國而式用以廓清

其亂乃援周以西王也串夷載路周頌所謂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畔援猶言判渙怠而後時之義也歆羨則汲汲而先事矣謂不能不先適當可伐之機也聲色孟子所謂聲音笑貌是也言執玄德而化馳若神不以聲色爲大也夏謂染采以飾外革謂鞏皮以矯揉不以夏革爲長謂其誠實無僞也

靈臺民始附也非民始附也文王爲靈臺以望氛祲察災祥因爲辟雍而作樂章以肄習其間也毛傳但言鼉爲魚屬陸疏乃云鼉皮可以冒鼓愚按八

皆之革原用牛革而鼉皮之鼓似非先生正樂當闕其疑

下武繼文也武王克商放牛休馬載櫜弓矢故周公述其事而作是詩下武謂以武功爲下明周家世尚文德也三后之神以文德在天故武王偃武修文于鎬京以配對之永言配命謂恒以配對天命爲言而成王者中孚之德也能成其孚則下國是倣矣守下國者莫大于孝思天下諸侯所以愛戴于王一人應以順德者由武王能嗣祖考未卒之業而定天下也凡此孝思不唯昭此嗣服亦將昭

之方來使繩祖武于萬年矣受天之祜四方來賀藩屏以佐周室至于萬年豈不同其久遠哉

文王有聲繼伐也言功伐之能相繼也文始治岐義聞豈昭西國來朝則以道路險遠艱于往來故自岐遷豐以求安定示大衆之亟成及武王克商撫有天下益廣其都會其所自豐遷鎬以詒子孫于安皆大君之淵謀也蓋岐在今陝西之鳳翔豐在今陝西之西安豐鎬相去二十五里而岐山則在豐鎬之西三百餘里矣

生民尊祖也何以尊祖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推本其受命之祥與樹藝稼穡之功也姜嫄者帝嚳之妃從帝祈子郊禖其精誠敏于感神故曰履帝武敏歆俗儒誤釋遂謂見大人迹而履其拇妄誕甚矣羅願稱羊生六月爲羍七月爲羍先生如羍蓋不俟十月之彌而先生故曰載震載夙語先期也大戴記稱陸終之妻女隤孕三年而始剔啟其左脅六人出焉昆吾參胡彭祖鄶人曹姓芊姓是已古先聖賢之產多異常人而后稷特無宅異故曰不折不副所以顯赫其靈者實上帝安寍之將欲使樹稼穡而康禋祀之典也腓字爲覆

極言其爲神靈所護不必實有其事也韍與祓通取羝以祓謂以犧羊祀方社田祖祓除螟蝗蟊賊之害故曰以興嗣歲皆農事也若謂較爲道祭大不然矣后稷勤勞稼穡民享其賜有如此故宜配祀於天乃無罪悔郭景純言秬秠皆黑黍一稃二米者而秬或一稃三四米故得巨名宗廟用秬釀酒尚稀異之物也糜與虋通今赤粱也芑即白粱粟也北方多黃粱而赤白粱以少見貴故曰天降嘉種

行葦忠厚也此燕諸父兄弟之詩也桓寬引古語曰

棫朴而有鄉萑葦而有叢言物類之相從也蘆葦旁無枝幹所恃叢叢相依而後能立喻兄弟親族理宜敦睦而後王室有所夾輔也春雨既濡正祭祀之時因覲行葦方苞以與感既祭而燕所以敦親既燕而射又以考德射不勝者酌以大斗祈其耄勤稱道不亂以引翼我曾孫並受福也

既醉太平也非也此此諸父兄弟答行葦也國語叔向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室家之壼猶言室家溱溱耳非謂宮巷之深遠也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此云昭明有融是皆平章之效也女士猶言士女倒文叶韻耳非謂女之有士行者從以孫子猶言以從爾之子孫蓋國以民爲本士女受釐而蕃庶是國家景命之著見者也

鳧鷖守成也非守成也燕公尸也祭先公必卜子孫爲之尸祭之明日又燕攝尸者此其樂敵也鳧鷖水鳥性警善飛苟有猜疑不安則飛擬遠去此云鳧鷖在涇在沙在渚知其安閒自適喻公尸之安其燕也

假樂嘉成王也非嘉成王也公尸答鳧鷖之樂歌也左傳中庸引詩皆作嘉樂嘉假聲相近而誤耳嘉樂君子猶言樂只君子也武王稱諸侯爲友邦冢君酒誥亦稱太史友內史友伐木詩稱友生故曰燕及朋友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詩無戒意蓋召公述公劉居豳之事以告成王使知王業所由始耳始后稷封于有邰蓋歷數世而後夏衰用失其官而不窋竄居戎翟之閒至公劉而始能國乃相民居定京邑立宗廟制三單行徹法足材用終周之世以徹田爲取民之則也公劉居豳而涉渭采取金石之材

就洧水以止其旅明關境廣遠爲遷岐之階級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非戒也乃誨也誨其化民當以漸也西北泉多苦鹹居民每挹行潦注之罍罍而澄清之以治飲食蓋行潦雖濁久澄則清喻民德雖閣教深則化故必豈以深教之弟以悅安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教民之道莫尚于此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非戒也亦誨也時公復子明辟成王始親政事召公故陳泂酌卷阿二詩以誨廸于王地之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云卷阿者大陵而卷曲足蔽衝風而集燠氣

者也飄風自南則仲夏也草木于是乎蕃廡景物於是乎鮮華王以是時來游欣暢可知矣誠能茂對天時覆育萬物使之各遂其生是謂能盡其性而能盡人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故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百神爾主矣純嘏爾常矣一語而三致其丁寧焉是乃啟廸之要也彌者滿也充滿其性純乎一仁無有不足也馮翼孝德顒卬圭璋皆譽從游卷阿之多士復以鳳凰比成王百鳥比多士翽翽其羽雝雝喈喈皆謂百鳥蓋鳳凰所止百鳥從之鳥非一物故但舉其飛

鳴之衆而已梧桐二木相類以子別之桐子小而圓梧子大而稱今蒼梧之桐其實長大而特甘知爲梧矣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墨子荀子並稱厲王染于虢公長父榮夷公終夫榮公之用芮良夫謂其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知周宗之必敗矣所謂詭隨則其人也所謂民勞謂困于繇役征輸之事也民困則貧貧則思亂故敢爲姦宄不遑以延旦夕之命於是有強陵弱衆暴寡寇虐之禍所由起矣勢使之然也王今用汝爲政存亡禍福之機甚弘且大我故進此大諫耳

板凡伯刺厲王也爾雅訓板爲僻謂王性僻移政令乖戾下民盡被疾苦也苟能悔禍自咎改易所出之話而輯和其民謗議斯熄矣殿屎說文本作唸吚呻吟內痛之聲也如壎如箎喻天人之相應如璋如珪喻天人之合德如取如攜喻天人之相授受也人心所歸即天命之所在人心去則天命移矣儆戒之詞也藩垣屏翰蒔以求輔自助也敬天之怒蒔以納諫改過保大命也出王猶言出往謂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天皆明察其得失而降禍福

焉奈何不敬畏乎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穆公故托爲文王傷殷之亂以致詞蕩蕩者廣大含弘之貌非法度廢壞之說也彊禦掊克皆滔德者也炰烋猶言咆哮熊虎獰怒殺物之聲也如蜩如螗喻在位者之謗議如沸如羹喻在下者之怨讟小大舉內外上下遠近而言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其辭自警也其志則刺厲王也抑抑威儀即假樂所謂威儀抑抑以言

厚自降抑謙虛以納規諫之益是乃進德之一隅也推而極之斯成全德矣靡哲不愚擬自賢者而言也一挾自賢之心必且拂諫飾非無往而不愚矣惟聖罔念作狂此所謂哲人之愚也一曰敬慎威儀又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輯柔爾顏不遐有愆又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又曰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又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皆語其謙和受諫而去矜傲也彼童而角謂頑童之總角者伊訓所謂比頑童遠耆德是矣頑童之比耆德必遠此大足潰亂汝小子之國政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荏染猶言忍冉謂木性強忍而可屈者宜被絃以爲弓人能溫恭下人者則必虛懷以成德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者畿內諸侯爲王卿士者謂芮良夫也桑葉多陰行者每息其下喻宗周爲四方小國所恃賴也今一朝傾覆猶桑未隕黃頓見捋采無復陰庇可冀矣故次章曰亂國不泯又曰云徂何往明亂自京師禍及天下也塡者積久之名愴怳塡兮謂憂亂而中心不適非一日矣四牡騤騤喻人心遑遽思避亂也國步蔑資言國運窮蹙無復四方援助之可資也爲謀爲毖謂謀國

者毖密自私不諮訪于衆也誨爾序爵明當時在高位者皆非其人也以匪人而當國政勢必引用阿私讒賊之徒猶執熱湯在前鮮不思濯其手也溯衝風而行者必唈僾而不前處亂世而仕者必失意而思退此稼穡所以維寶明仕之危不如農之安也鹿有長林豐草尚呼其類乃今朋友顧不相好而維譖害是用乎爾雅西風謂之泰風敗物之風也以此貪人唯聚斂是事雖大谷爲之一空無論君子小人皆被其害然良人猶能用善道以自勉不順之人必發揚其陰賊而思畔矣今不用其良乃謂良人爲悖何哉民之罔極言民心貪亂而難測者正由面是背非之人爲民不利所致耳民既已回遹矣而又專力激成之遂使爲盜爲寇猶然詈我刺其涼薄卽欲言我非有所刺然我實已爲爾作此桑柔之歌矣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故美之也占候之術欲知當雨當視天漢有無雲氣若雲氣塞河漢者當雨候也晷有黑氣相逐于天漢中不出三日當雨矣此言雲漢昭回于天

謂周歲之內河漢昭明未嘗有雲氣也久旱可知已昭回于天猶月令所謂星回于天也蘊隆蟲蟲韓詩本作鬱隆烔烔謂鬱熱之氣烔烔然盛也寍俾我遯自疑非德而居尊位上違天心思遯去也庶正謂六官之長友紀則六官之副貳僚屬也友紀之官散在冢宰禋祀之所唯正卿兼該庶務所以鞫且疚也始言雲漢昭回于天終言有嘒其星是終其禱猶弗雨矣大命近止饑旱之極國將亡也無棄爾成國再禱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何美乎美宣王之能封建諸

侯也大封建大征伐大巡狩皆成周之盛典宣王能舉封建之典以封申伯是可美也唐虞之世姜姓實爲四岳之官岳神享之降福于其子孫世爲侯伯故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申甫齊許皆姜姓也按郡國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所封之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是卽旣入于謝之地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仲山甫爲宣王卿士食采于樊時有城齊之役王命仲山甫蒞其事尹吉甫作此以送之民有耳目則能公視聽有心智則能別臧否故曰有物有則而民姓之常莫不唯懿德是好若仲山甫之爲卿士可謂有懿德者矣以後五章皆敘其懿德之實也柔嘉維則謂其高明柔克以爲法也愛莫助之言其德靡不舉無俟于助也城齊之事毛傳謂齊以邑居遷臨去薄姑而遷臨菑亦以土功大役皆稟王命明諸侯之宗周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何美乎美其能錫命也韓之先爲武王之子封國在涿郡方城縣宣王之時錫命爲侯伯總領北方諸侯及百蠻故曰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也貔羆皆猛獸白者貔黃者羆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而還錫命上公錫以圭瓚秬鬯故尹吉甫述其事而作是詩孔叢稱九命作伯乃有圭瓚秬鬯之賜考者成也古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故曰作召公考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經文有奮武而無常武疑字誤耳南仲太祖毛鄭異義若謂命南仲于太祖之廟則文近躁蹙若謂南仲爲皇甫之太祖則文又迂複總之出車南仲與此南仲未詳時世同異遐

日歙人吳元滿謂太祖是宜社造禰之祭謂使南仲尸之也文義似通

瞻卬凡伯刺幽王也婦有長舌爲厲之階謂褒姒譖申后廢太子事也有譖廢而後戎難興鞫人忮忒譖始竟背則長舌之實也商賈超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唯利是競故所謍常獲三倍褒姒以婦人而秉商賈之心則何惡而不可爲哉觱沸檻泉喻在下衆口之沸騰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篇末舉召公故名召旻所以異於小旻也瞻卬言亂自內作召旻言救亂非人坐

見喪邦也蟊賊內訌謂褒姒潰潰回遹謂皇父家伯仲允聚子之徒也昏椓謂昏惑于王椓喪國本也潰茂猶言潰茂呂覽所謂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蕡此言歲旱則百草萎黃何能蕡茂喻民之遭亂憔悴無生意也米經舂鑿麤者爲糲精者爲粺粺以喻賢人糲以喻回遹

詩故卷之九終

詩故卷之十

明　南昌　朱謀㙔撰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成王營洛而作清廟以祀文武此其始奏之樂也洛誥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而君牙之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此言不顯不承其義一也知文武並崇不獨祀文矣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非也清廟之樂凡四章此則獻文之樂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清則獻武之樂故曰文王之典尙纘述也烈文則祭禮既成而燕及助祭諸侯之樂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德也惟其命之不已故生生相繼文王之德之純言文德也唯其德純故誠一不貳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設爲問詞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則答詞也言能大順文德日篤不已則亦足以上合天德矣

維清奏象舞也非也清廟之祭獻武王也武王伐紂反商之政天下清明由其能率文王之典而得天心故自肇禋以至成禮肅雝顯相一切奉載于王

實維周室之禎祥也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此序非也清廟禮成燕及助祭者而奏是詩也始言諸侯能來助祭濟濟趨事上洽天心以故錫此祉福而子孫保其無疆之惠是宜燕樂以勞之繼言王室所以崇貴諸侯之來助祭者爲其能備四海九州之美味以致孝思非欲有所大費于汝之邦也汝當念此助祭錫福之功紹繼其美不廢斯禮可耳末又中言文武之德可訓可式而不可忘自宜來祭于周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此追王太王而祀之之樂故著其開岐之功言自古昔以來天作岐山唯太王始能荒之荒之云者謂奄有之也太王旣已作矣非有文王康安其民則亦無以成今日之王業故往者險阻之山今遂化爲平易之道先王生養之澤深矣子孫可無求所以保之之道乎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叔向以爲道成王之德是矣蓋祀成王之樂也胥則民懷其德密則民懷其刑懷德則仁昭矣懷刑則義立矣於此而殫其心新造之周所以安靜是守成之所當法者也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原闕）

此稱牛羊知祀帝于明堂也古禮尙右天在右則文王在左知配享也文有典則以貽子孫我旣師法文王昭祀上帝以日靖乎四方天必錫文以嘏福而右饗之矣我又敢不畏天之威以保天命乎

時邁廵狩告祭柴望也春岱岳夏南岳秋西岳冬北岳四時各以其方故曰時邁序天下之貴莫尊于有周故廵守之典自我行焉薄言震之謂發使告諸侯使來會行在所也莫不震疊謂諸侯聞來廵守懼以罪見罰畿內自震恐也百神河嶽省方之所有事也式序在位則班瑞于羣后也戢干戈櫜弓矢則武王時事也周官所謂九夏此則肆夏蓋取肆于時夏之語耳

執競祀武王也非祀武也祀成王康王而推本于武王也毛傳泥序而稱不顯乎其成大成而安之則誤矣

思文后稷配天也后稷播時百穀此獨舉來牟者月令麥爲首種汜勝之農書亦稱田有六道麥爲首種舉首種者以該其餘也大麥爲牟小牟爲來牟卽麥聲之轉耳生民敷陳其詳此則約畧其要雅頌之體則然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非此之謂也王者春省耕也臣工農官若周禮司稼之屬稱在公其所職也維暮之春戒毋後時也稱新畬著田野之日闢也庤具也錢鎛今世所謂銚鋤用以治新畬者也穫禾短鐮謂之銍奄觀銍艾以成功勗之明不徒勞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非祈穀也實戒農官之詩也孔子疏稱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其吏皆大夫爲之十千爲偶則萬夫也鄭箋謂萬夫之田方三十二里云三十里舉成數而言成王之世禮樂大備康王嗣位唯以務農官民爲事矣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杞宋者夏商之後猶之三恪有客禮焉杞宋來朝則諸侯莫不具集振振而盛比之白鷺羣飛行列整肅威儀可向也在彼無惡宜民宜人也在此無斁崇德象賢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奬進之詞也苟能夙夜敬是道也得無永終其譽乎

豐年秋冬報也禮有祈焉有報焉噫嘻祈也此則其報也月令孟夏元日祈穀于上帝而不見報祀之

畢登卽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者乎其所謂報乎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禮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瞽精于聽者也故帝命之典樂而肄業之所謂之瞽宗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知周公作樂始肄之也作是樂也將以娛先祖之神而助祭之客來止有以見禮樂之大成焉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云潛有多魚知季冬薦魚之樂也西北牛羊多而魚鮮

少故雅頌往往舉魚類之繁以著物之備耳

雝禘太祖也非禘也武王克商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之事此其樂章也皇考烈考皆謂文王也周公相成王乃尊謚文王而諱昌此云烈考又曰克昌厥後知爲武王時詩也毛傳以烈考爲武王誤矣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蓋非也有瞽始肄樂也雝則有事文廟諸侯助祭也此則祭禮告成諸侯咸來受命武王卒之再見文考而須爵于廟庭也介眉壽以下頌禱之辭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非見祖廟也賓微子之來朝周也萋且者包匭之盛多敦琢者玉帛之繁縟所謂旅者庭實旅百之物也淫大也威畏也知天命之靡常大懷畏懼故來朝周遂得助祭于廟而先王降以平格之福也

武奏大武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孔子所謂武盡美矣未盡善者此也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肆夏則時邁也樊與繁通則雝也過則此詩也所謂過劉是矣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成王免喪周公作此以啟詩于王勉之使法祖也非朝于廟也武王勝殷過劉既已奄有天下今王嗣位撫綏爲艱第須保有皇考之業永世克孝使無隕墜可耳然功莫大于武王德莫高于文王苟能上法皇祖夙夜敬止以繼序前王庶足以守成矣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非謀于廟也成王訪咨政所得而思所以率昭考也率時昭考則羣臣所以進語于王者未堪家多難蓋謂遺大投艱于己也紹庭上下陟降厥家則徘徊籌度所以圖治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周公既作文王在上之詩以述文德所宜配天此則成王剌取其詩之要以自警也命不易哉天難忱也將謂奉持之以行也日就月將謂日有所近月有所行也唯能就而近之乃能將而行之此學之所以緝熙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非求助也蓋成王側聽流言而迎復周公賦此以答鴟鴞也荓蜂必得辛螫喻小人流言之當遠也桃蟲翻飛維鳥喻賢不肖名實之當辨也蓋物有蟲鳥區已別矣今閱桃蟲之名昧于物理者莫不疑以爲蟲必覩其拚飛乃後知爲

鳥也人言可無詳審而輕信之乎說詩者未達此旨乃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乖僻甚矣未堪家多難謂以幼冲而當遭大投艱之任也予又集于蓼謂聽流言而捐棄聖輔自苦于治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此及良耜皆豳頌也實函斯活百穀既播含生意也有厭其傑苗氣充足傑然挺也緜緜其麃耘去稂莠宜及其早也周書緜緜不絕將尋斧柯是其義也胡考猶言胡耇老人瘦露高結如垂胡也古文祖字通作且匪且有且謂非獨祖先之世爲然也振古蓋謂后稷之時

良耜秋報社稷也其笠伊糾結其繫笠之纓也其鎛斯趙銳其剌耨之鎛也荼蓼一物紫色爲荼青色爲蓼百室百夫之室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稱百室舉一洫之田爲言也

絲衣繹賓尸也按禮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爲之故曰絲衣非公祭不得用故知絲衣載弁者士也正祭省牲眡滌濯皆大夫與之此省牲眡滌皆爵弁之士故知其爲繹繹之爲言尋也昨日祭已今日復祭也昨以爲祖考今則爲賓尸

酌告成大武也武王克商述其武功爲大武之樂此下四詩皆其樂章也酌卽內則之勺蓋卽籥字之誤耳遵養時晦覩兵孟津而還也是用大介牧野之會友邦冢君咸來助也我寵受之受其來助之師也天命既集人心亦順故建此蹻蹻之武功令王嗣之而天下無異志者實由武王弔民伐罪而起無自私之心大見信于天下也

桓講武類禡也非類禡也蓋述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也左氏稱周饑克殷而年豐此綏萬邦屢豐年是其事已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謂伐越戡方伐靡

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之類以是武功上昭于天故天命用集而伐商以有天下也

賚大封于廟也語稱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大賚于商民也言我所以受天命而克商者皆由文王勤勞撫綏三分有二我但纘繹其緒而求所以大定耳是周之所以爲周由乎仁及物也我敢不繹思其故而散此畜聚之財以賚善人乎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非巡守而祀也蓋克商之後列爵爲五分土爲三班瑞羣后改物革命也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謂遣使以革命之故告山川也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戒其順時恭命于周也

魯頌

駉頌僖公也駉爲考牧之詩魯之大政也似非僖公所能辦蓋伯禽時事耳充土宜牧今世猶然夫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思無疆言經略之思無所不至也思無期言無限極之期也思無斁言無厭斁之心也思無邪本讀作徐言無怠緩之志也孔子引此以蔽三百用爲邪正之邪斷章取義耳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非頌君臣也蓋諸侯相見燕會之詩也駜彼乘黃會同所駕之車也在公明明執禮以相見也振振鷺鼓咽咽樂舞之備也自今以始歲其有語能繼也君子有穀詒孫子以善相規也豈亦伯禽時詩乎

泮水頌魯僖公能修泮宮也此詩盛言克服淮夷獻馘泮宮之事按左傳僖十六年冬公從齊侯會于淮而被執明年九月乃得釋歸不聞僖有伐淮夷之功也伐淮夷而得志者魯公伯禽耳事具費誓通典載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知泮爲水名魯侯作宮其上故曰泮宮漢儒妄受師說以爲諸侯學宮曰泮宮失其實矣大賂廣賂也君及卿大夫皆有所賂是爲大賂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頌僖者頌之變也變則非正也何也魯周公之後禮樂之所自出也禮不王不禘而魯侯爵也乃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郊天而以后稷配也作者記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著僭天子之禮樂自僖始也俗儒不達經意反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不亦誶哉敎者治也治商之衆尙書所謂三千一心者也周公其首矣故但稱王曰叔父建爾元子省文也三壽上壽中壽下壽也三壽作朋謂并三等之壽而有之也黃髮台背壽胥與試若曰與彼黃髮台背之老試其强健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湯之功德偉矣宜在可述此詩獨舉鞉鼓管磬庸鼓之聲與萬舞之奕以及執事有恪者何哉商人尙聲聲之盛是德之盛也湯之功德自

有大濩之樂此所謂聲蓋卽大濩之聲耳自古在昔執事者恪以傳之雖助祭之賓聞此莫不夷懌則成湯來格綏我思成其可知矣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者湯之玄孫大戊也無逸稱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有五年殷道用以中興故號中宗申錫無疆中宗申錫之也及爾斯所所與王敬作所之所同謂致力以求治也旣載淸酤亦有和羹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所以交于神明之際也殷道尙質質生敬其于祭也一唯精誠之潛通不徒文物聲樂而

已假至享獻溥廣將助也言諸侯八鸞鶬鶬來假以四海九州之美味來獻大有助于我受命主祭者故天神祖考享之而降福非請于我受政教之命亦非自言受命之廣大若曰溥將我受命之人耳倒文法也

玄鳥祀高宗也高宗者中宗玄孫之孫武丁也玄鳥降而生契毛傳以爲高辛率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之時祈郊禖而生契是矣呂氏春秋乃爲玄鳥墮卵之說史遷述之以入殷紀中侯契挺從而和之鄭箋援緯以說經妄謬甚矣武丁孫子對先祖

之言也武王靡所不勝者若伐荆楚克鬼方之屬也湯有景亳之命高宗亦自河徂亳此云景員維河殷受咸宜者舉湯暨高宗會諸侯之地而言也員與云通語助詞

長發大禘也此祭契暨相土以湯配之也昔舜之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故此詩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明五教之達天下也契之孫曰相土蓋嗣爲司徒益明其教不徒中夏率服雖海外四夷亦截然而向化厥後子孫世其封能恭帝命無所隕墜以至

于湯而湯又能聖敬在躬昭假上帝而受命也玉之有聲者爲球小球大球綴冕之玉也袞冕十有二旒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綴合旒玉以成袞冕以比聯合大國小國而成至尊也小共大共謂梁棟之間節梲大小不一皆以成室也爾雅杗之大者曰拱長者曰閣說文麗高屋也此云駿龐謂高大之屋也中葉謂相土以後成湯以前有震且業謂國緒中微震懼將危也

殷武祀高宗也高宗武丁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用力蓋亦勤矣鬼方卽今貴州荊楚之尤阻

險者荊楚既克諸侯咸來受命于商故曰勿予禍適稼穡匪懈言侯之靖恭厥職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以言高宗刑政之明黜陟有其道也此所以宜號高宗者

詩故卷之十終

詩故校勘記

卷一

四葉三行而原作有　五葉三行姓原誤孫族原誤旂十五行常原誤當十六行通原誤道　六葉十行乘疑誤教原作故　七葉三行適原誤道　九葉四行具原作其六行或原誤盛

卷二

首葉十九行言原作章此處疑有脫誤　三葉六行則字疑衍十八行亟原誤作壘　六葉六行妖原誤作娛七行非下原脫鬼字十五行況原作洗洗原誤

作泆　七葉六行朱原誤作恭十三行用疑當作目　八葉五行頑原誤作損　十葉八行過二人有誤九行矜原誤作於　十二葉十二行娛原誤作竣十五行用原誤作周

卷三

二葉雉原誤作雖免原誤作兎　三葉二行塈原誤作重六行足原誤作是八行久原誤作大圖原誤作圖　四葉六行叱疑當作斥龏疑當作龔十九行羔裘柔澤裘原誤作大　五葉四行閒政原誤作閉故五行浹原誤作湙比原誤作此六行甚原誤作其七行去原誤作六十七行援原誤作檖圖原誤國　六葉十三行絕原誤作純十四行志原誤作悉　八葉三行捶疑當作招六行中原誤作申　九葉十七行瞿瞿原誤作瞿冒誚原誤作謂　十葉四行葉字疑誤

卷四

首葉十一行言原作首　二葉首行辱原誤作辱　三葉十行遏原誤作過　五葉首行益原誤作並二行益原誤作盂　六葉二行是原誤作美　七葉十四行輿原誤作興十八行故原誤作政　八葉十三

行驚原誤作嶲末行北原誤作杜

卷五

首葉十五行具原誤作其焉令原誤作爲令　二葉十六行傍原作旁十七行敘原作殺　三葉二行惑原誤作感美原誤作爽十三行效原誤作枚十四行泆原誤作浹　四葉首行兩侍字均誤作特二行怠原作息七行子原誤作予玉原誤作函九行果原誤作栗十五行柔原誤作來　五葉十行般原誤作般十三行啖原誤作淡　六葉首行喻原誤作踰寵原誤龍　七葉十二行宄原誤作究　八葉五行土原

誤作生而下脫生字末行楯原作脩　九葉首行方壑原作方壑五行正原誤作王于原誤作子十五行聚原作眾　十葉九行迎原誤作逐

卷六

首葉十行臨本原誤作監本　七葉十五行聲字疑衍　八葉十四行末蠶原誤者蠶　九葉十九行輿原誤作父　十葉十七行甥原誤作男末行菖原誤作燕

卷七

二葉末行近原誤作進　七葉五行逑原誤作逐

八葉八行弛原作施　九葉十九行子下疑脫傳字

卷八

四葉三行瑩原誤作塋九行四原誤作司　八葉十九行來原誤作末

卷九

二葉四行侚原誤作友十行室原誤作是　四葉十行帝字重出　八葉五行闔原誤作閶　九葉八行譽原誤作喻

卷十

二葉五行貴原作實　四葉首行春原誤作非　五葉七行以下原脫見字　八葉七行用原誤作頌　十葉十二行典原誤作典

原鈔據新安吳敬符遠甫校閱本譌脫極多勘定凡數百字茲舉其稍涉疑義者存以備考元曠識

詩故校勘續記

卷二

二葉十四行解誤鮮

卷三

三葉十行典誤與　六葉九行僨誤攢

卷四

首葉十六行桑下脫采字　五葉五行黎疑當作棃

七葉五行晉疑當作周十五行棗當作趨

卷五

二葉十一行宅誤宅　八葉十行申誤中

卷六

十一葉十八行光誤先

卷七

五葉十七行持當作恃　十葉二行議當作義

卷九

九葉十七行囧誤因　十一葉十八行憂誤愛　十

五葉十二行取當作聚

卷十

四葉八行子當作氏

丙辰八月中秋後十日思敬覆校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０６
作者＝
页数＝８７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